

## 第一九四回

地棘天荆 阴谴难逃惊恶妇  
途穷日暮 重伤失计哭佳儿

话说上册说到欧阳霜痛斥黄晚秋，言还未了，晚秋已接近身侧，倏地悄没声手起二指，照准欧阳霜腰间死穴点去。这一下，对方就是会家，出其不意，如被点中，也必倒地身死无疑。谁知欧阳霜依旧说她的，好似气极失神，全未丝毫在意。晚秋方幸手到必倒，就在这念头电转之际，猛觉右手二指如触坚铁，喳的一声微响，立时折断。方知不好，想要逃跑，已是不及。刚往前一纵，猛觉背脊上似着了一把钢钩，吃欧阳霜随手抓住，哪还挣扎得掉。晚秋近年心宽体胖，比起当年丰腴得多。自从丧夫失志，日夜悲恨，寝食不安，闹得腰围消瘦，玉肌清减了不少，背上皮肤本来发松。欧阳霜又是存心给她一点苦吃，这一把连衣带皮肉一起抓住，悬空提回。晚秋粉背欲裂，奇痛非常。虽然耻于出声，还在咬牙强忍，却已疼得星眸波浸，泪珠莹莹，满身都是冷汗。情知难免折辱，不愿现丑服输在仇人眼里，索性把双目闭紧，一言不发，任凭处治，一面暗想脱身报复之计。

欧阳霜知她倔强，必不输口，冷笑一声，喝道：“无耻贱婢！我被你阴谋陷害，几乎死为含冤之鬼，本来仇深似海。在我来时，受了恩师点化，知你害人反而害己，似你这等阴毒无耻，已非人类，不值污我宝剑，意欲任你孽满自毙。今日回家探望子女，无心中与你相遇，念在你成全我一场，本心不过让你知道，略微教训几句。谁知你竟敢乘我不备，暗下毒手，又想点我的死穴。想当初你我都是闺中幼女，以我们第身世，哪一样不比你相去天渊。我的品行心地虽和你有人禽之别，但是人心隔肚皮，谁看得出？况又有你母亲为你作主，萧、黄两家更是休戚与共的至亲至好，你的才貌又是全村上选，按说你的心愿不难实现。偏你一个世族千金，还不如我这个身世飘零的孤女。一心想嫁我丈夫，百计千方把持献媚，轻狂之态现于词色，全没丝毫顾忌，仿佛我丈夫成了你的禁脔。我偶然在村人宴集之间与他无心相遇，虽然一语未交，也得受你好几天的闲气。

实不相瞒，我和他从小一处长大，就承他厮抬厮敬，没拿我当下人看待。后来先父为主丧命，更是加意爱护，亲若骨肉，未始没有得夫如此，可以无憾之想。但一想到家世寒微，齐大非偶，又有你这廉耻天良一齐丧尽的贱婢在前，妄念立时冰释。休说像你那么明说暗点，央媒苦求，不要脸的行为没有分毫，还恐他真个垂青到我。生怕万一他因父母双亡，无人主持，任性行事，村人犹未免去世俗之见，因而轻视了他。所以平日总躲着他，偶然相遇也以礼自防，比对外人还要冰冷得多。万不料他真个情有独钟，非我不娶。一任你软缠苦磨，唆使你母出头强迫，终无用处，竟在就位村主之时，当众说出心事。我本来看得他重，感激他的一往情深，以前不作非分之望，原恐于他不利。既有诸位长老先德赞同主持，除你而外无一异言，便连你母也说不出再替你拼命争夫的话，我如不允，岂不是假惺惺作态？这事全是他看你不起，与我有什么相干？有一次，我在月子里，由镜中望见你对我发狠，还当眼花，谁知你是真具了深心来的。就算我夺了你的丈夫，害我死也就足以解恨的了，为什么要害我死后，还背恶名呢？薄幸人虽是心肠狠些，但他

用情还是专的。他起初中了你诡计，疑念还未消呢。你看他自我走后，常年只有悲苦悔恨，谁能勾引得到他一点？你对他那一番痴心妄想，他可曾用半只眼睛垂怜到你？我只一半恨他心狠糊涂，不问青红皂白，一半还是别有用意，不肯与他见面罢了。

照说他当初越对我心狠，才越见他的情重呢。鳏居多年，相思如一。你连崔文和那样没骨气的丈夫都没福保持，为了灭口，忍心亲手放冷箭将他害死。这样的情深爱重，文武全才，人品心术无一不佳的丈夫，再由畜生道中再转过千百劫也不配你遇上的了。你以为指使萧元、魏氏两个狗男女出头，阴谋深密，不会事发，就发也可狡赖。那么适才暗下毒手，想害我命，又当何说呢？”说时，手中连紧了几紧。

腕秋痛楚难禁，全身受制，无法闪避，咬牙闭目，任人摆布，听她历数平生罪过。

末几句话，直戳痛处，已是万分难忍。又说她谋害欧阳霜是想勾引萧逸，重拾旧欢；误伤崔文和是由于成心灭口，谋杀亲夫。都是有情理之说，有事实可证，别人问起无词可答的冤枉。平日那么恃强性傲，一旦跌到仇人手里，哪能不奇羞极忿，无地自容。加上背上紧一阵慢一阵的酷刑难当，不由一阵急怒攻心，逆气上行，忍不住一声惨叫，就此晕死过去。欧阳霜因她适才一暗算，勾起前仇，人虽气死，余忿犹未全消。方欲将她救醒，行法禁制，迫她服罪，当人眼里出丑。忽听空中有人唤道：“此人虽然可恶，已经够她消受。我适回山，师父命我赶来相助，适可而止，办正事去吧。”欧阳霜闻言，连忙应声飞起。这时空中还有一道光华闪动，两下里一同会合，往村外那一面破空飞去，晃眼隐入密云之中，不知去向。

腕秋只是一口闷气闭住，倒在地下，吃雪风一吹，不久悠悠醒转，仇人业已不知何往，恍如做了一场噩梦。回手一摸背上痛处，皮肉纹起了三四条，已经麻木。惟恐行迹败露，不顾恨人，首先四外一看。那立处左侧，是村中平地而起的一座小峰，峰上有三间小屋，上丰下锐。只峰背有一条铁环梯可供上下，原备村中有一长老和萧逸二人观星占验之用。右边是一方塘，塘水早成了坚冰。两行又高又大的树木，全被冰雪点缀成了琼枝玉干，银花如叠，晨光欲吐中看去甚是鲜明。地既幽僻，只积雪上面浅浅地留下两条橇印，依稀隐现，直到立处左近，为峰顶崩坠下的冰雪所掩，好似夜来有人乘雪具打此经过。积雪凝寒，冻雀不喧。遥听村中祭神的鞭炮之声，比起夜里密些。峰前一带，却是静荡荡的。只有枝头积雪，被爆竹声响震动，不时下坠，冰雪相击，碎音铿然，宛如鸣玉，更没一个人迹。一想那位长老年高德劲，儿女成行，这般大雪，无星可观，又当岁暮除夕，纵然他性情怪僻，也决不会一人到此。此外，峰顶上更无他人能到；如有，也无见死不救之理。只要这场丢人的事不被人发现，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心略一放，毒怨又生。想起仇人竟会生还，已经懊丧欲死；再加上这场奇耻大辱，切肤之痛。不禁把满口银牙乱错，颤声切齿，恶狠狠骂道：“该万死的小贱人，我和你誓不两立！纵令声败名裂，也必拉你母子夫妻全家同归于尽。只要你敢留村中，或是时常回来看望你那老少四个畜生，休想打我手内逃得命去。即使不再回来，也只是便宜你一个。”

骂完，忽想起自己在说狠话。可是年来林泉优游，夫妻恩爱，就到萧家，也不过陪了爱女前往学武，偶然给她指点武功，本身早就抛荒，体力业已减退。萧逸全家，连小的看去都有了根底，大人更不用说。昨晚仇人本领，

竟比他丈夫还要厉害。奸谋已泄，人家必有防备，休说斗她不过，近身都难，这仇是如何报法？有何好计，可以一网打尽？实想不出。边想边往前走，心气一馁，重又转念到仇人业已回家，即使所说不肯重圆旧好的话是真，难道前事也隐而不言？萧逸得知此事，岂肯甘休？照他为人，定要当众声讨。自己身败名裂不说，爱女纵不株连，也难在此立足；小小年纪，一朵鲜花也似的幼女逃出村去，地棘天荆，前途茫茫，何堪设想？此时母女二人的吉凶成败尚自难料，怎能先想报仇的事？仇人创巨痛深，分明是在外面苦练了多年武功回来报仇。如非另有毒恶方法报复，也决不会已落她手，又这等便宜放掉，必想当着全村的人明正己罪，借此向丈夫洗去污名无疑。果然这样，倒不如认作冤孽先寻自尽，爱女或者还有一点活路。

想到这里，不禁心中怦怦乱跳。想来想去，这等罪孽出不了十天半月，定要身受。目前只有万分之一的指望：但求神天默佑，仇人怀恨丈夫，暂时竟未吐实，或者还可挽救。

想时正经萧逸所居峰下，立定又想，丑媳妇难免不见公婆，迟早不免，何不先观察一个分晓，以便相机行事。强把心神放稳，仔细寻思，决计当时冒险蒙羞，先见萧逸探个虚实，如真事犯，索性拼忍奇辱，用苦肉计背了人痛哭，自吐罪状，历述暗害仇人，实由以前相爱之深，痛致悔恨。他平日对自己本非无情，只为有个仇敌在前，瑜、亮并生，遂致舍此取彼，想旧情总还犹在。事已至此，也说不得什么丢人舍脸了。想到这里，不禁头晕身颤，心都急成了麻木。一跺脚跟，硬着头皮，贾勇而上。

人当失意之际，任是多聪明的人，也会荒疏错失，举措皆乖。何况晚秋丧变之余，遭此意想不到的挫折惨败，心头无异插上数百枝利箭。来时刚刚苏醒，惊慌迷惘，没有平日那么心细，以为照理峰顶不会有人。既未查看那雪中橇印过了那堆冰雪还有没有，何为止点，见了萧逸又是三心二意，没有先打主意，明明见种种情形有异寻常，仍然倒行逆施，妄想离间。以致不但没把敌人心肠说软，反使恨上加恨，毒上加毒，终致一溃永古，不可收拾。自己身败名裂，还连累爱女、爱婿出死入生，受尽磨折凶险，岂非聪明反被聪明误？

萧逸见她毫不悔悟乞怜，反以虚声恫吓，不禁怒从心起，喝止之后，说完了适才那一席话。晚秋终是性情刚做，经此一来，益发无颜下台服低。当时愧恨交加，又羞又急，哇的一声，吐出满口鲜血，就此晕死过去。隔了好大一会，知觉渐复，昏沉中觉着头脑涔涔，天旋地转，胸中仿佛压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透气不出，难受已极。耳旁隐闻嚶嚶啜泣之声，勉强略稳心神，睁开倦眼一看，不知何时，身已回到家内，爱女瑶仙同了萧元长子萧玉，双双坐守榻前，正在垂泪悲泣呢。猛地想起前事，不禁心慌，只苦于说不出话来。

瑶仙虽不知道乃母恶贯满盈，自作自受遭了报应，但是天亮前闻得守墓人报信，说乃母不顾穿着素服，赶往萧家。天亮后，萧家便说乃母得了暴病，着人抬来。两家至亲至好，这样重病，萧逸并未亲自护送；适才出门取水，明明见他父子四人同了两个门人，由祠堂回转，又是过门不入，未来存问，料定其中必有原故。此时晚秋牙关紧闭，面如灰土，通体冰凉，情势危急万分。正在焦愁，恰好萧玉前来拜年，帮助她用萧家着人带来的急救灵药灌救，又按穴道，上下推拿，直到过午，人才渐渐回生。一见乃母瞪着两只满布红丝的泪眼，愁眉紧皱，嘴唇连张，欲语不能发声之状，便料她想问来

时的情形。

好在使女不在跟前，萧玉父母是乃母死党，本人更是自己没齿不二之臣，无庸避忌，便把适才萧家抬回情景依实说了。畹秋最怕的是萧逸当着村众宣示罪状，身死名辱，还要累及无辜的爱女。知觉一恢复，首先关心到此，急得通体汗湿，神魂都颤，惟恐不幸料中。及听瑶仙把话说完，才知萧逸未为己甚，看神气不致向外张扬。当下一块石头落地，不由吐出一口血痰，跟着又喷出一口浊气，心便轻松了一半。忙把倦眼闭上，调气养息。

瑶仙又忙着喂了几口药汤糖水。过有片刻，神志稍清，只觉周身伤处奇痛彻骨。静中回忆前事，时而愧悔，时而痛恨，时而伤心，时而又天良微现。想起孽由自作，不能怨人，尤其萧逸居然肯于隐恶，越觉以前对他不起。似这样天人交战了一阵，猛想起大仇强敌已经回村，听她口气，虽说不肯诛求，以后终身拿羞脸见人，这日子如何过法？想要报仇，又觉无此智力。加以事情败露，党羽凋残，人已有了戒心，简直无从下手。就此一死，又不甘心。思来想去，想到萧玉人颇英俊，又苦恋着爱女，二人倒是天生一双佳偶。

只可惜目前年纪俱轻，难成家业。莫如借着夫亡心伤之名，长斋杜门，忍耻偷生。挨上两年，暗中与他母子二人商量停妥，乘人不备，将村库中存来买货的金沙银两盗取一些，偷偷逃出山去，再把村中情形向外传扬，勾引外寇来此侵害，使全村都享不了这世外清福，岂不连仇也一齐报了？越想越对，料定魏氏也难在此存身，必听自己摆布。只丈夫灵柩无法运走，是桩恨事。她这里已熄昏灯，又起回光。

瑶仙见母闻言以后，面上时悲时恨，阴晴不定，好生忧疑，和萧玉二人一同注定畹秋面上，各自担心，连大气也不敢出。正悬念间，忽见乃母嘴角间微含狞笑，愁容立时涣散，面泛红晕，已不似先前死气沉沉。心方略宽，畹秋已呻吟着低声唤她近前。畹秋虽然不避萧玉，当着本人提说亲事终是不便。刚附着爱女耳朵断断续续勉强说了受伤经过，还未落到本题上去，人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作声不得。萧玉忙端了杯开水过来。

畹秋强作笑容看了他一眼。瑶仙接水喂了两口。畹秋见萧玉满面戚容守伺榻前，心中越发疼爱，无奈底下的话更不能听，打算略缓口气，令瑶仙将他支开再说。瑶仙听乃母连被萧逸夫妻母子羞辱打伤，咬牙切齿，心如刀割，又见乃母气息仅属，病势甚危，话都接不上气，还是说个不休。暗忖：“母亲机智深沉，今日之事虽说仇深恨重，也不致忙在这一时就要把它说完。看此情形，好些反常，迥不似她平日为人。”口里不说，心中格外加了忧急。

方想拦劝，有话等病体好了再说，目前还须保重为是。忽听雪中脚步之声至门而止，砰砰两声，门帘启处，闯进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一进屋便气喘吁吁地朝萧玉急叫道：“大伯娘疯了，满嘴乱说雷二娘显魂抓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气力，清弟和我妈妈、姊姊三个人都拦她不任。如今惊动了不少人。大年初一早晨，你还不快些回去，只管留在这里则甚？”说完，不等萧玉回言，急匆匆拉了便走。畹秋见那来人乃萧玉紧邻郝公然之子潜夫，也是一家随隐的至亲。公然为人方正，素与三奸面和心违。只郝妻为人忠厚，与魏氏还略谈得来些。闻信情知要糟，不由大吃一惊。想要嘱咐萧玉，并向来人打听几句，连忙强提着气，急喊瑶仙去将二人唤住，问两句话再走。瑶仙知道乃母心中有病，一听魏氏发狂乱说，也甚担惊，不等乃母说完，便会意追出。

萧玉毕竟母子关心，方寸已乱，一出门就往前急跑，虽只两句话的工

夫，已跑了四五丈路。潜夫因先跑了一段急路，反倒落后了些。瑶仙见积雪太深，二人都是如飞急驰，恐追赶他们不上；又自信萧玉素来听话，可以一招即回。忙站在门前娇喊道：“玉哥哥、郝大哥，快些回来，少停再走，我妈有话问呢。”萧玉相隔较远，心忙意乱，一味狂奔急纵，没有听清，竟未回顾。郝潜夫在后，却听了个真。他原是萧逸门下，从小聪明，最得欧阳霜怜爱，和欧阳鸿更是投机。村中不乏明眼之士。欧阳姊弟无故失踪，郝父公然冷眼旁观首先起疑，私下聚集村中诸长老一商量，知道昔日卦相早就算出今日之事，欧阳霜只是被人陷害，还要去而复转。目前仍以不问为是。虽然没再多事，父子二人背人密议，总料定三奸与此事有关，只未出口罢了。今早祠堂团拜，从一位长老口中得知了一点真相，回家便赶上魏氏忽发狂吃，大声疾呼，自供罪状，三奸阴谋益发败露。潜夫自然更恨三奸，不复齿于人类。只不过和萧清同门至好，出事时再三哭喊哀求，请他跑这一次，将乃兄追寻回去，情不可却。所以进门之时只对萧玉说话，拉了就走，对畹秋母女二人全未答理。行时正没好气，一听瑶仙喊他二人留步，越加愤恨。高声怒答道：“几条人命都害在你妈手里，莫非又要想方设计害人么？对你妈去说，报应到了，快些自打主意吧。”且说且跑，一晃老远。瑶仙从小性傲，不曾受过人气。情虚之际，听到这般难听的话，好似心头着了一下重锤。当时又羞又恨，又怕又急，只觉心跳脸热，耳鸣眼花。惟恐被乃母听去，不敢还言，连忙退了回来。萧玉似闻潜夫向人大声呵斥，回头看时，瑶仙业已进内，见潜夫不住挥手促行，未暇多问，也不知瑶仙见他未回已经迁怒，仍旧飞跑下去。不提。

畹秋伤病沉重，耳聪未失。又在担心此事，爱女一出，便侧耳细听。及见人未唤回，爱女面上神色有异；潜夫所说之言虽未听真，可是声音暴厉，料定不是什么中听的话。

忙问：“玉儿怎地不回？那小狗东西跟你吼些什么？”瑶仙忍泪答道：“玉哥哥业已跑远，没听见。那狗东西说他妈都疯了，我们还不容他走。”这两句话虽非原词，对于瑶仙却已难堪之至。畹秋见爱女说到未句，声音哽咽，眼睛乱转，泪光莹莹欲流，好生心疼。竟忘了日暮途穷，长夜已近，反而咬牙切齿愤怒道：“该死的小狗东西，也敢欺人么！乖孩子莫伤心。你妈反正不免身败名裂，我也想开了，现在犯不着和他计较。为你两个乖儿，我从此决不生气着急，只好生保养。等身体复原，挨过两年受气日子，要不连老带小，连男带女，把这一村的狗东西都害他个不得安生，我老婆二家的姓都倒过来写！”

瑶仙见乃母已遭惨败，大难将临，尚还不知收敛，豪语自大，心越焦急。又想起适才当着萧玉，话未说完。明知与己婚姻有关，有些害羞，无奈事情已急。母亲所行所为，按着村规万无幸免之理。萧逸纵肯容情，不为举发，魏氏一疯，万一尽吐真情，村中诸长老平日虽不过问村事，遇上大事，却是一言九鼎。欧阳姊弟和雷二娘均得人心。欧阳霜尤其是身应卜吉，全村爱戴之人。失踪以后，常听传言，诸长老早有灵卦，断其必归，且为全村之福，可知非常重视。一旦事泄，得知三人俱受乃母之害，大祸立至。如村中长老和全村公判，不是活埋，便是缢死。祸变俄顷，凶多吉少。此时把话问明，就将来为母报仇，也有一个打算。想到这里，心如刀割，扑簌簌泪流不止。

畹秋瞥见爱女又在伤心落泪，忙把她唤至枕前，抱头抚问：“何故悲

泣？”瑶仙乘机请问适才未尽之言。晚秋把前言才一说完，猛地想起适才魏氏疯狂鬼迷之事，此时不知如何了局，只顾宽慰爱女，一打岔，竟自忘却。因话及话，忽然想到，更觉此是天夺其魄，绝大破绽，不由急出了冷汗。早知如此，还不如当晚暗算萧元时，乘机暗点重穴，连她一起害死，灭口为是。只说她胆小口紧，不会泄露，万想不到会失心发狂，留此祸根。晚秋只想到这眼前的事，后悔失着，却不料自己早把马脚显露在要紧人的眼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转眼就要发作了。

瑶仙见乃母正说得头头是道，忽然沉吟不语，面有忧色，知她又在担忧前事。心想：“如果事泄，全村轰动，不等郝潜夫到此，村人间罪之师必已早到。二人去了这一会，尚无噩耗，也许新年大雪，路少人行，魏氏说疯话时，只郝家相隔最近，被听了去，所以潜夫出语伤人。后来便被萧清和郝氏母、妹拉进，并未泄在外面。郝公虽然也算长老之一，终是外姓，平日不肯多事。父子二人又都爱萧清，如要举发，萧氏兄弟岂有不苦苦哀求之理？他人见她已疯，两小无辜，人心是肉做的，顾生不顾死，况且事不于己，一可怜，也就解了。”越想越以为不是没有转机。为宽母忧，便只瞒起潜夫所说一节，把预料情形一层层说了。晚秋也觉爱女之言有理，叹了口气，说道：“但愿如此。我此时死活未放心上，只盼挨两年的命，看你两个成立，乘机把仇一报。依我心志，休说生遭惨死，便是死后堕入十八层地狱，也甘心了。”瑶仙人极聪明，虽然颇有母风，但她年齿尚幼，天良未丧，对乃母所行所为，本来不以为然。只不过是己生身之母，天性所关，不能不随同敌忾罢了。一听乃母害人之心始终未灭，只求蓄怨一逞，不特死而无怨，连堕地狱受诸苦难皆所甘心。看萧元夫妇相继遭了报应，料知无有善果，闻言甚是刺耳惊心。想要谏劝几句，又想她正受伤病重，心情忿激，不便拂逆，欲言又止。心中还在求告神佛默佑，想代母亲受过。忽又听有人踏雪到了门前，却没先前郝潜夫来得匆遽。

想要出视，便听使女绛雪在和来人答话。瑶仙的头被晚秋抱住，又不敢过露惊惶之状，方在疑虑，来人已走。心方微定，绛雪已持着一封素信进来。

这封信如果落在瑶仙手里，晚秋还能苟免一时，谁知合该数尽。那绛雪昨晚熬了一个整夜，天明主母忽然抬归，略微服侍，萧玉倒水，瑶仙便支她去睡。一觉醒来，挂念主母，跑出便遇送信之人。睡眼朦胧，也没看看小主人的神色，脚才进屋，便说：“这是四老太爷的信，说要本人亲拆，不用回信。”晚秋在床上听了个逼真，忙命拿过。瑶仙翻身坐起，想用眼色拦阻，已是不及。绛雪人颇机灵，看出情形不好，知道说得太慌，刚一停顿，晚秋连催：“快拿来我看。”瑶仙知瞒不住，用手接过，说道：“妈累不得，我念给妈听吧。”

那四老太爷双名泽长，别号顽叟，乃全村辈分最尊，年高德劭的一位长老。此人虽不说学究天人，却也博学多能，无书不读，尤精卜筮之学。选推萧逸做村主，娶欧阳霜，均是此老主持。全村老小，对他无不尊崇礼敬。可是他从不轻易问事，只是选那村中山水胜地，结了几处竹楼茅舍，依着时令所宜，屏退家人，体会星相，穷研数理。除村中诸长老外，仅萧逸一人最是期爱，常令陪侍从习。余下连那自己子孙在他用功之时，也只能望楼拜候起居，轻易见他不着。武功更是绝伦，八十多岁高年，竟能捷同猿鸟，纵跃如飞，内家气功已到炉火纯青地步。大年初一，好端端与曾孙辈晚亲，亲笔

写封信来，真是从来未见未闻之事。情知事关重大，哪得不心惊肉跳，母女二人俱料绝非佳兆。瑶仙答完母话，忙即拆信观看。才看数行，便吓了个魂不附体，哪还念得出口。晚秋作贼心虚，本来惊疑，见爱女颜色骤变，益知不妙。念头略转，倏地把心一横，猛然鼓劲翻身挣起，一把抢了过去，狞笑道：“左不就是事情穿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已至此，怕有何用？”瑶仙情急，想要夺回时，寥寥数行核桃大的字迹，晚秋边说边看，全都入目。瑶仙见乃母面容惨变，知己看悉，心中焦急，不由一阵伤心，趴伏在晚秋身上，呜呜咽咽痛哭起来。

晚秋自知无幸，比前更镇静得多。回顾绛雪尚在房内，事关重大，虽是心腹丫头，也不便当她吐露，拿眼睛一看。绛雪会意，知她母女有避人的话，又看出事由信起，情形大是不妥，想起平日相待恩厚，又是后悔，又是难受，眼圈一红，便自避出。晚秋何等心细，暗中点了点头，随用手抚摸着瑶仙的脸蛋说道：“乖儿，不可这样软弱，虽是女流，也该有点丈夫气。快些起来，妈有话说话呢。”瑶仙眼含热泪，抬头望着晚秋，心如刀割。晚秋道：“妈的事，你想必都知道了吧？”瑶仙呜咽着，勉强应了一声。晚秋叹口气道：“妈生平做事，从不说后悔的话。照你看来，这事到底怪谁不好呢？要换了你，设身处境，又当如何呢？”瑶仙天性颇厚，虽然不能公然责母之非，自从那晚乃父受伤，渐知底细，颇多腹诽，本不以母所行为然。但是这时看见乃母身败名裂，生死莫卜的惨状，哪能不顺着她说。母女情重，自然也要偏些。便愤慨道：“这事都是萧逸和那狗贱人害的，自然是他们不好，不过女儿设身处境，决不这样做法……”

还要往下说时，晚秋忙拦道：“话不是这等说法，事情难怪贱人。休说她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孤女，萧逸此等人才，全村的少女，谁也愿意嫁她。不过有我在头里，自惭形秽，不敢存此非分之想罢了。贱人那时正住我家，的确见他就躲，并无勾引。大对头就是萧逸这个该万死的冤孽。他不遵父母之命，目无尊长，这还不说。最可恨是他既不想娶我，就该事前明告父母。再者我同他从小一处长大，耳鬓厮磨，大来虽没小时亲近，也都常在一起相聚。妈乃行将就木之人，你是我身上落下来的肉，事已至此，也无所用其羞忌。我因见他老不插香，心下不安。为了此事，由他父在日直到死后两年中，曾经觑便探过他好几次口气。按说我一个女孩家，论才论貌都是全村数一数二，这等倾心于他，至少也有知己之感，两家又是至亲至好，就算他死恋上那下贱丫头，也该向我点明才是。谁想他一面装着照常和我同游同止，一颗狼心却早归了人家，外表上和那贱人一样不露一点神色。乖儿你想，我和他平日那等亲密，又有两家父母口头婚约，只差过礼了。休说我不作第二人想，全村大小人等，哪一个背后不夸男才女貌，是一双天生佳偶？众少年姊妹相聚，往往明讽暗点，简直认做定局的事。后来他父死后，我家久等无信，反而屈就。外婆屡次赅续他父在世之约，托人提亲催娶。他如明拒也就罢了，偏又阳奉阴违，拿孝服未满做推托。外婆见他只推没拒，还想他真有孝心。我虽疑心夜长梦多，但是环顾村中并无胜我之人。就说那贱丫头有点姿色，对他又是冷冷的，见了就躲。他为人可是素来温和，无论对谁都显得亲热。我想贱人是他家奴，名分悬殊，即使看中，也只纳为妾婢；如为正室，单村中这些老挨刀的假道学就不答应。想过也就放开。万不料这丧尽天良的猪狗，偷偷不知用什花言巧语挟制这一伙老狗，借他正位村主那一天，先故意拿冷脸子给我看，把我气走，然后迅雷不及掩耳，与老狗们一同赶往我家，说娶那

贱人为妻。你外婆如何肯和一个下贱丫头争女婿，气得也不等我回来商量，糊里糊涂就答应。小贱人这等良机自然不放，当时连假都未做。他那里更好，直和娶二婚婆一样，潦潦草草，当日成婚。我和你爹，还有几个女伴，正在村外闲游，一点影都不知道，先听奏乐，接着有人来唤他们回去道喜。这些刻薄鬼，因为我素来好强自满，忽然起了变局，虽未当面嘲笑，哪个走时不偷偷白我两眼。可怜你妈，那时气得身冷手战。人看我一眼，直似戳了我心头一刀。人情势利，一会全都狗颠屁股跑个干净。只你爹一人未走。

我才想起他多少年来对我钟情颇深，人才虽不如那猪狗，论情分却是一天一地。既感激，又可怜，一赌气，没多日子，便嫁了你爹。嫁虽嫁了，可是我这口怨气如何得出？本该找猪狗报仇，才是正经对头。说也冤孽，我已是有夫之妇，和你爹又甚恩爱，并无三心二意，偏不忍向他下手。只想拆散他们夫妻，把无数的怨毒都恨在那贱丫头一个身上，千方百计想将她害死，以致才有今日之事。如今虽说事败，但那贱丫头出死入生，在外多年，想必也受了些罪。加以她恨猪狗无情无义，已立誓不圆旧梦。他二人既不和好，便称了我的心愿。我挨她打，由于自取，她回来时并未亲来寻我，此恨已消。只是恨这猪狗，却饶他不得。还有那三个小狗，如不用重手法将我打成这样重伤，我母女也可逃出村去。现既不能逃走，事已败露，又来了这道催命符，我决不想再活在人世。想活人也不容，反而抖出弑夫的罪名，连你和玉儿兄弟都做不得人，更难在此立足。你如是我女儿，我今明日必死，死后千万不可露出一丝形迹。等两三年后，你们成人，与玉儿合谋，将猪狗父子四人能一网打尽更好，如其不能，除一个少一个，也算是报了母仇。事完，立时逃出村去。我虽死九泉，也甘心了。”

瑶仙因来信明令乃母限三日内安排后事，急速自裁，免败崔、黄两家声誉，遗害子女。并说魏氏与她同罪，姑念从凶，未手伤人命，而且丈夫已身为鬼，权从未减，过了新正破五便要永远禁闭终身，不见天日。本来众议给她封帛，因萧逸说她为人聪明，必知利害，故此函示，免得张扬，替她娘婆二家留点脸面。此事只萧逸全家和三五长老知道，如再执迷不悟，妄想贪生，过了破五，说不得只好由诸长老当着全村人等，按村规“杀人者死”，付诸公判等语。照此情形，除了一死，万无活理，闻言不禁抱头痛哭起来。

晚秋这时回光返照，心下坦然，点泪都无，反倒劝慰爱女莫哭。瑶仙几次商请，要向诸长老求说，愿以身代。晚秋狞笑道：“乖儿，你真呆了。留着你在，还好替妈报仇雪恨。妈心身两受重伤，你就替得我死，能活几时？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的罪。”瑶仙想了想，突然跳起，咬牙切齿，顿足骂道：“妈请放心，我如不把萧家这群猪狗一网打尽，誓不为人！”说到末句，“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再三哀求晚秋当日千万莫死，且活满这三天限期，一则母女多聚三日，二则也许还有别的生机。晚秋道：“我的生机定然一线都无。乖儿，我又舍得你两个么？也是无法呀。只恐连这三天都活不了呀！要是不信，姑且到你玉哥家中探听一回，就知道了。”瑶仙自不肯去。晚秋道：“乖儿，你当妈是寻常女子么？不等乖儿送终诀别，目睹我死时惨状，免得日久心淡，销了复仇志气，妈哪肯就死呢？多急也要等你见一面的。好在绛雪人甚忠心，她已看出不好，此时定在后屋哭呢。你不放心，快打发她穿上雪拖子跑去一看，就知道了。但是无论形势多恶，千万瞒我不得。须知妈不怕死，也不是能治不治，稍一应付失宜，在我不过稍缓须臾，仍是难免于死不说，还要白受许多奇耻大辱，留下无穷后患。我权衡轻重，看是哪个厉害。

事已至此，却忌感情用事，就是叫你用刀亲手杀我，必须听从，才能算对。

只盼你心志坚定，能为母复此大仇，使我死后含笑九泉，便是孝女。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到这紧要关头，要把心肠放狠，才干事有益呢。”瑶仙含泪应了，忙出房唤来绛雪，往魏氏家中探听动静。

瑶仙性情本有母风，经乃母连激带劝勉，知道悲急无益，互相商议日后如何向人寻仇报复。晚秋自免不了又出上许多阴毒险狠的计策，并教爱女对萧玉如何用心，驾驭操纵，务须使他甘为情死，死而无怨。好使事前既多一个得力心腹死党，事后又是恭顺宠爱，没齿不二之臣。瑶仙一个少女，平素和萧玉相爱全出天真，不懂得什么叫作权诈，这些话都是闻所未闻的妙语，不禁听得心动神驰，津津有味，连那生离死别之痛都几乎忘了。晚秋一面搂住她头颈说话，一面暗中查看她神色语气。见她前半截听话时悲愤填膺，目眦欲裂，为意中应有之状，还不敢断定异日如何。等说到后半截，命她用权术牢笼未婚夫婿，见她注目倾听之中虽未答话，时把牙关紧紧一咬，现出恨极之状，瞬间又复常态。知她母仇时刻在念，并不因所说新奇紧要，与她有切身利益关心过度，听出了神，以致把母仇抛诸脑后，好生欣慰。想起永诀在即，越发爱怜，手中搂得更紧。心里不住苦想，恨不能连爱女的生养死葬、百年大计都给她预为指点安排，才称心意。

似这样谈有个把时辰，晚秋心事说完，万虑皆空，转觉腹饥思食。年下有现成的丰美菜肴，正想命瑶仙去弄热了来吃，忽然绛雪踏雪跑回，刚在门外脱换衣鞋。晚秋何等细心，一听便知凶多吉少，大限将临，心中一紧。暗忖：“爱女从清早起，水米不沾牙。

自己说了这半天话，又饮了几杯茶，心横意定，虚火全部下去，也正饿极。早得凶信，爱女固吃不下去，我死后她更是伤心悲哭，难于下咽。反正要死的人，乐得享受一点是一点，临死也做个饱鬼。”连忙搂紧瑶仙，偏头向外，高声喊道：“绛雪，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先莫对我和小姐说。我正肚饿，可去到厨房炒点干饭，把所有的年菜和糕点糖食，有一样端一样，一齐拿来。你也伤心了半日，想必也是水米不沾。金福夫妻都在轮值，今天也许不来了。快去做好，我们三娘母做一起，快快活活补吃一顿新年饭吧。”

绛雪聪明不在瑶仙之下，练会一身武功，相貌身材也颇美秀。晚秋母女均爱怜她，不似寻常人家丫头看待。瑶仙与萧玉相爱并不瞒她，反带她同来同住，遮掩外人耳目。

因常随少主往萧家去，日子一久，不觉爱上萧玉之弟萧清。心想：“欧阳霜出身也是丫头，居然会做了村主之妇。全村俱是避地之人，不论世俗贵贱，只要男女双方愿意，就可通行。”于是便用下心思，想勾引萧清。无奈她本人年纪甚小，萧清比她更要小了两岁，童子不识风情，又一心一意想随叔父萧逸练童子功，简直没有把她看在眼里。她又胆小，不敢径求主人给她出力，闹成个片面相思。主仆感情既好，她也忠心为主。对晚秋近来举止神情，本已看透两分。见晚秋天明前好好出去，忽然受伤抬回，母子背人哭诉，便料东窗事发，难以收拾。一会，村中元老派人传书，看出晚秋母女神情更是不妙，好生愁急。后来奉命去萧玉家中探看魏氏动静，本心还想乘机向所爱的人献点殷勤。人没走到，便见村中老少人等，三三两两由萧家那一面踏雪走来，多半都是边走边说，面带恨恨之色，不似出门拜年情景。她人机警，知事若坏，自己主人更是要犯，恐被村人看破行迹，忙往树后一躲，想等人走完以后再去找萧家探问。不料去的人还未走远，又有赶了来的，有时两下里

对面路遇，说不几句，便随着忿忿咒骂起来。隔远听不真切，仿佛还带着萧元和主人名字，不仅魏氏一人。急于想知点底细，回去报信，偏生来往萧家的人出入不绝，却看不见萧清弟兄二人送出，不敢冒昧走进。心方焦急，忽见萧逸带了二子一女和使女秋萍各乘雪橇，如飞赶来，后面还跟着几个门人子侄，到了萧家门首，陆续走进。这一来，连那先走在路上的村人，俱都去而复转。秋萍乃另一家随隐亲友的世仆之女，因她长于女红，做得一手好菜，二娘死后，萧逸特向那家借来服侍两小儿女。

比绛雪长有五六岁，平日甚是交好。

这群人走过时，绛雪见萧逸忽然回头，朝自己藏立之处看了一眼，疑心被他看破。

隔有一会，秋萍独自跑来。一到便把绛雪喊出，说萧逸适才已看见，料是畹秋命她来此窥探。可速回去告知畹秋，说她和欧阳霜雪夜相遇，口角争斗，自泄机密。巧值村中长老萧顽叟，因占来年全村年内休咎，祭神以后，亲往峰上卜卦，刚到不久，全听了去。

次早家庙团拜，诸长老聚议，都说村中决不能容这等败类。经萧逸再四商请，为了保全崔、黄两家名誉，才由元老亲笔函示，令她限日自裁。本想畹秋服毒自尽，匆匆入殓，不致宣扬全村。谁知魏氏清早祭神以后，刚要往崔家去寻畹秋，商议二月间两家丈夫葬事，才出门外，忽然失心疯狂，不特自供以前三奸种种阴谋，并连畹秋用杀手暗算萧元灭口，当晚归途遇鬼误杀亲夫，一一绘影绘声从实吐出。当时大雪之后，村人出外拜年的不多，仅有紧邻郝潜夫父子正在开门，闻声赶来。因看萧清哭喊可怜，一面着潜夫去唤回魏氏大儿子萧玉，一面诸人合力把魏氏强拉进去。萧清向郝父跪求，头都磕破，鲜血直流。本想给她隐瞒，谁知魏氏好似凶神附体，力逾虎豹。只要门外一有人过，便如飞纵起，将人拦住，指天画地自供阴私。又费好些气力，才拉回去。等萧玉得信赶回，用棉被将魏氏裹起，闭置房中，出来进去已好几次。村人平日本厌恶她夫妻奸刁取巧，搬弄是非，听了当然愤慨。畹秋会作人，虽无恶感，但是村中出了这等人神共愤的事，也是一体痛骂，容她不得。可怜萧清一个小孩子，又要拦阻疯母，又要向村人哭求隐恶，如何顾得周到。还算郝老夫妻年高望重，素得人心，再四帮他求说，众村人碍于情面，当时虽然应诺而去，真给她隐而不宣的能有几个？有那疾恶喜事的，还当村主不知，竟往萧逸和诸长老家中告发，力主按着村规除此村中败类，害群之马。不消多时，就传布了多家。萧逸偏生带了子女往尊长家中拜年，不在家中。等到得信大惊赶来，事已沸沸扬扬，附近好些人家都得了信，赶往萧家打看真假，没一个不指了姓名大骂的。萧氏兄弟知道父母所行所为动了公愤，这些人又都是尊长前辈，不敢还言。所延村中懂医的人，闻信俱都不来；来了也只随众怒骂，不肯诊治，一任魏氏从床上滚到地下。人越多，她越胡说得声高。急得萧清、萧玉互相撞头跌足，抢地呼天，忿不欲生，已经急晕了好几次。众人还要赶往崔家，着村中妇女拖出畹秋，按村规吊打活埋。正拟议说畹秋元凶首恶，必须绑向村主那里，立即如法施行。还算萧逸赶到得快，一面喝止村人，新年里不可如此胡来，人已疯狂，未可据为信讫；畹秋丧夫守寡，重病在床，家无男丁，岂可越礼吵闹？事关重大，又属人山以来仅见之事，必须慎重而行。一面又命同来门人子侄分头去往各地招呼，禁止胡来。随将带来的安神药交给萧清，与魏氏灌服下去。等过了破五，病人神志清明，再按村规公审。众人自听萧逸的话，不再吵闹。萧逸来时瞥见

绛雪掩伺树后，料是畹秋差来，乘进房诊病之际，众人都在外面，暗命秋萍往晤，令其速回，报知畹秋。事已大泄，犯了众怒，自己无能为力，速自为计，免得临时多受奇辱，弄巧还有烈火焚身之灾。

绛雪闻言，吓了个魂不附体。适才又曾亲听散去的人指名谩骂，哪敢迟延，惟恐家中业已出事，气极败坏如飞跑回。见门外雪中无什痕迹，料被萧逸止住，略放点心。已经跑了个上气不接下气，匆匆换下雪橇，知事已不能隐讳，方要入门报警。畹秋心细，闻得她喘息之声，已经猜个八九，心只略惊，即行转念，呼取菜饭充饥，吃了再说。绛雪想起平日相待恩情，也甚伤心。暗忖：“她已不能再活多日，应该叫她死前享受一点。”

再者，小姐也还未进饮食。这一报警，何能吃得下？算计村人此时没有打上门来，危险已过，索性给她母女副宽心丸，好歹吃点东西。”念头一转，忙答道：“萧家大娘早起发烧，稍微乱说了几句，喜得无人听见，玉少爷一回去就好了。雪天无人，只郝家知道。”

来时，玉少爷还说，少时大娘吃药之后见好，还要来呢。”畹秋闻言，果然心神为之略宽。

绛雪把话说完，慌不迭地走入厨下，先把酒和熏腊冷盘端出。瑶仙早把火盆添旺，榻前拼好两个茶几，杯筷冷盘一到，连忙接过摆好。绛雪又去热菜。瑶仙在床当中堆上些被褥枕头，将畹秋轻轻扶起，靠在上面。又给披上一件外衣，把脚顺好，面向床沿盘膝坐定。自己摸了摸酒壶，觉酒已热。然后笑问：“妈吃什么？我喂妈吃。”畹秋见这一桌子的熏腊都是去年十一月下旬起始，照着常年惯例，和瑶仙、绛雪一女一婢，亲手制成之物，样样精美可口。像腊腰子、腊肝、风肠、风鸡之类，都是丈夫素常爱吃的东西，往年每逢年节，一家人何等快活。尤其年下，从祭灶小年夜起，年事忙齐，一家大小带着这个心腹慧婢，四人千方百计，准备新正取乐之事。向全村人等争奇斗胜，历来都仗自己的灵心巧思，博得全村称赞。又加夫妻都是好酒量，女婢也是不弱，到了三十夜里，略去形迹，都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这一顿吃了热，热了吃，总要吃到天亮。接着祭神祭庙，回来吃了应景食物，欢欢喜喜上床略睡。这时不过刚起，一家又吃团圆酒。初二早起，白日互相拜年，归来随众行乐。不是赌放花炮，便是玩灯斗彩，一直要乐到二月初二，才行兴尽。至于春秋佳日，乐事尽多，尚还不在于话下。谁想没有多日，都成陈迹。东西仍然摆在桌上，吃的人却少了一个。平日家庭和乐团聚惯了，倒不觉得；一旦人亡物在，满目凄凉，自己更是身败名裂，途穷日暮，怎不难受？刚在伤心，眼圈一红，忽见爱女侍奉殷勤，佯欢劝饮，越发心酸怜爱。念头一转，暗忖：“这是什么时候，她已一天水米不沾，怎还勾她伤心，不叫她吃顿好饭？”忙抑悲怀，装作满脸笑容，答道：“乖儿，我只是受了伤后，雪中受了点寒，服药后，养了半日，已好多了。乖儿，陪妈一同吃吧。你已一天没吃东西，妈心痛极了。你是我乖儿，就听妈话，多吃一些。妈正饿呢，你要不吃，妈一担心，也吃不下了。”可怜瑶仙既痛乃母，复悲亡父，心如刀绞。

因想乃母进点饮食，强为欢容相劝，自己哪里吞吃得下？心知乃母慈爱，又不敢露出，只得陪同吃些。母女二人都是一般想起伤心的事，眼泪尽往肚子里咽，除了互相催食催饮之外，恐怕勾起伤心，谁也不敢提一句别的话。局中人的酸楚，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母女二人吃了许多空心酒，菜却只动少许，悲急之余，食眠两乖。那大曲酒性又烈，如何能够禁受，都觉腹内发空，烧得难过。瑶仙只是晕沉沉

地欲呕。晚秋毕竟心肠较狠，一有醉意，胆气大壮，几乎忘乎所以，更不再想伤心之事，渐觉腹饥难耐，连声喊饿。

刚想命瑶仙去至厨下，有什现成熟好的东西，快先端一两样来，绛雪已忙得披头散发，用托盘热腾腾连饭菜，带糕点面食，端了十几大碗进来，两个茶几全都摆满。绛雪说声：“大娘、小姐请吃，还热的有。”

说完，拿了托盘就跑。晚秋何等心细，先时因自己心存必败之想，所以被绛雪乘机瞒过。这时见她明知三人全未进食，热菜去了老大一会，却端来借许东西。中有几样食物，照例都非初一所用，也一同蒸热了来。好似见那东西自己爱吃，怕日后吃不到，巴不得自己就此一顿，多享受吃些。否则此女素来机警聪明，主仆三人怎么也吃不下这么多的东西，何致如此蠢法？刚一心疑想问，一抬头，看见她眼圈红肿，泪容尚未尽敛，放下了碗，说一句话，匆匆回身就往外走。不禁恍然大悟，适才去往萧玉家中探听，必得了凶信，不然，不会去得那么久。如非危急，也不会连眼都哭肿。料知事发必快，本在意中，又仗着几分酒力，并不怎样忧惧。命瑶仙去盛饭来，准备饮餐一顿，吃完再问绛雪的下文。茶几上盘碗太多，饭盘放在另一桌上。瑶仙起身盛饭，刚一背转脸去，这里晚秋早回手里床，向枕褥下面，将丈夫死时备而不用的小银盒取到手中。瑶仙耳目甚灵，闻得床上有点响动，忙即回顾，晚秋已将小盒藏入怀内。瑶仙见乃母满脸俱是阴郁狠厉之气，情知有异。急问：“妈做什么？”手中的饭还只盛了半碗，也不顾得将它盛满，连忙端了过来，想追问底细，看看乃母怀中所揣何物。人才跑近床前，未容问第二声，晚秋恐她知道自己预定就死之策，着急伤心，饭吃不饱，还想装出无事之状遮掩过去。忽听雪橇滑雪，一片沙沙之声，杂以人声嘈杂，由远而近，似往自己门前滑来。

母女二人心刚一惊，正要侧耳细听，那喧哗之声已离门前不远。猛又听绛雪行至堂屋“哎呀”一声惊叫，紧接哗啦连响，盘碗碎落满地。跟着又听关门加闷和外面叫骂打门之声，乱成一片。

瑶仙料定祸事临门，吓得战战兢兢，面如土色，抱着晚秋，急泪如泉涌，哪还听得出来人所骂言语。晚秋胸有成竹，死志已决，早把来意听出。因绛雪叫小姐快来，知她门户关闭，因见来势凶猛，恐对头破门而入，独力难支，故喊瑶仙出去相助。俯视瑶仙，已听了绛雪唤她，挣扎欲起。恐爱女出去受辱，连忙一把先将瑶仙拼命搂紧，低声急说道：“出去无用，你去不得！”一面强把周身气力往上一提，向外屋大声高叫道：“你和他们说，我正换衣服，换完略待片时，容我母女诀别几句，立时随他们走，当年祖辈诸尊长所定村规，村人犯了大罪，村法虽严，罪人纵是男子，也只是派人传唤，按理而行。此时诸位长老既然知道今天正当正月初一，也不是凶杀的日子，按理决不会在今天便召集村众处罚罪人。我既没有抗传不往，又是个家无三尺之童的新孀孤寡，似他们这样纠众行凶，毁门破屋，任情辱骂，欺凌孤寡，难道也是奉了他们村主之命，特命他们如此的么？”这一套大声疾呼，说得甚是爽利激昂。

村中居室因势而建，仿佛花园中的屋宇，只居室门窗齐备，外面多半花木环绕，竹篱当墙，来人一到便可升堂入室。这时来的，连男带女约有三十余人，俱都围在这几间上房外面。一面拍门喝令速开，一面喝骂：“似此恶妇，全村从来未有的败类，断乎容她不得！省事知罪的快快走出，随我们到村主那里投到，按照村规发落，免得我们动手捉人，更吃眼前苦。”异口

同声，都是一样的话。

村人素来安分，轻易连个争吵之声都听不见，忽然发现畹秋如此恶毒，认作空前巨变，怒极而来，未暇寻思。屋里的人一发活，内中两个年长的首先喝止叫嚣，不等绛雪重诉一遍，已经全听了去。俱想起当天是年初一，又未奉有村主之命，怎能聚众先往孤寡门前叫骂提人？村人不问平日所业是哪一门，全都读过几年书，识得道理。起初不过激于义愤，这类事情又是初经，未免任性了些。几句话被人问住，觉得人虽可恶，罪该万死，这等作法，却是讲不过去。立时安静了好些，也不再拍门扣户，只是互相交头接耳，意欲等村主所派人来，再行处置，依旧守定门前不肯退去。

畹秋将群喧止住，知事已急，无可迟延。左手仍紧搂爱女，柔声抚慰；暗将右手入怀，将银盒用指轻轻拨开，捏了一撮毒药急放入口，就着面前烫杯中喝剩的大半杯大曲酒一口咽下喉去。瑶仙被母搂紧，伏身母怀，惊魂都颤，神志已昏，只是一味悲泣，心痛如割，早忘适才之事，并未看见。直到端酒咽药，余沥落了一点在她颈上，方始惊觉。

忙一抬头，见乃母目闪凶光，眸睛特大，口角沾药之处现出猩红颜色，才知已经服毒。

不由一阵伤心，急得抱定畹秋乱哭乱跳，急喊：“妈呀！”别的话一句也说不出。畹秋一则痛心过度，二则药性酷烈，再加上这半杯烈酒，至多不过半个时辰必死。知母女二人聚首无多，一心打报仇主意，想将死前惨状尽量现在一女一婢眼里，好使她们刻骨铭心，没齿不忘。还有许多话要说。不但没有一点怜爱悲伤之意，反恐把这黄金难买的一点光阴，白自由她哭泣之中混过。先喊了一声：“绛雪乖儿，快进房来！”接着两手把瑶仙用力一推，厉声喝道：“你这样没出息，哪配做我女儿、我死都难瞑目了！”

## 第一九五回

临命尚凶机 不惜遗留娇女祸  
深情成孽累 最难消受美人恩

瑶仙幼得乃母钟爱，从未受过斥责，闻言吓了一大跳。连忙强忍痛泪，把头抬起。

见乃母面上形容越发可怖，呜咽着答道：“妈，你适才所说的话，我都……”底下话未出口，畹秋恐被门外来人听去，忙伸手把她嘴捂住。回顾绛雪已经进房，把手一招，也唤至榻前，然后说道：“妈一时不忿，气萧逸骗我，闹得如今身败名裂。最伤心的是雪中鬼迷，误伤你爹，使我死犹抱恨，如今悔已不及。本心等你爹今年落葬之后再行自尽，不想事情泄露，早随他去也好。你们尽哭有什用处？这是我自作自受，不能怪人。我死之后，村中请位尊长必定怜你孤苦，决不因我而对你不好。还有绛雪，分虽主仆，情若母女。你二人可在我死前，当着我结为姊妹。好在我儿婚事已成定局，日后绛雪如愿与你同事一夫最好，否则你夫妻可给她物色一个佳婿。你两个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以后务要和好，千万以母为鉴，好好为人，不可忌恨别人，勿蹈妈的覆辙。妈此时静等他们传去，或是活埋，或是烧死，真说不定。话已说完，可乘此时近前来，由妈抱着你们亲热一阵吧。”

外面诸人闻言，俱以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晚秋临命愧悔，还替室中二女可怜。

谁想她这些话多半言不由衷，是想给女儿留地步，使人只怜她身世孤苦，不加防备，又借以洗刷暗杀亲夫的罪名。话一说完，便借亲热为名，把二人的头搂在胸前，又附耳低声向瑶仙说了许多机密的话。挨过一会，见外面尚无动静，估量死期将到，想再向来人说自己虽死，决不落于人手的话。忽想起门外人既未退，也未拍门吵闹，这事如奉长老、村主之命，决不会几句话就能喝住的。难道并非奉命，自己前来不成？因而又想起问绛雪的话，匆匆一问。绛雪把前事一说，才知自己毕竟受伤太重，为情势所慑，一时情急心慌，服毒太快，坐令母女二人这最终三五日的聚首，都因心粗葬送。眼看片刻工夫便要毒发身死，还有许多活不及细说。死时依旧粒米未沾，即便强吃，也咽不下。肚肠绞痛越来越烈，临死头上不禁又悔又恨，又惜命又伤心，百感交集，忍不住流下泪来。正在万分难过之际，忽听门外又有数人滑雪驰至，一到便高喊道：“此事已有诸位长老和村主主持，自会按照村规办理。适才传示全村，因你们路远，未曾走到。今天新年初一，要取全村吉利，百事暂时不究。她们满门孤弱，即便治罪，也有两分法外之仁，以示矜恤。你们不奉村主之命，行动躁妄，私自来此吵闹，成何体统？如今村主已经发怒，命我们前来传令快快回去，不可胡来。”说罢，众人略问来人几句，便边说边走，纷纷踏雪而散。

原来这些来人相离最为僻远，萧逸先时命众门人晓谕村众时，去这一路的两个门人新年有事，以为这十几家雪深路远不会闻知，便没有去。谁知内中恰有二人与郝家父子至好，天一亮就往拜年，目睹魏氏自吐阴私，得信最早，回去便对众人一说，偏巧又有几个性情刚暴，疾恶如仇的人在内，当时愤怒。因魏氏人已疯狂，那里已有不少人知道，想必不肯甘休。崔家相离较近，又是首恶，十几个少年好事的聚在一起，略微商量，一面着人去向各长老、村主告发，一面纠集众人赶往崔家来拿元凶，押往村主那里，请照村规除此害马，为死者伸冤吐气。也知崔家一门孤寡，家无男丁，晚秋母女又是会家，万一倔强动手，男女不便，还特意带来十来个妇女。有几个年老宽和的劝阻不住，只得罢了。事属创举，去时各人气愤填胸，未暇深思，到后拍门辱骂，吃晚秋拿活问住。虽然无言可答，仍想等告发人的下落，不肯即散。也是晚秋恶贯满盈，不能苟延。所行所为一时传遍全村，激动公愤。这伙人路上虽遇村人，因知尚未奉到村主传谕，乐得让他们前去扰闹辱骂，好出胸中这口恶气。尽管设词推谢，不曾同来，谁也不肯说出村主适才已有传谕：此事须等过了破五，再行举发，治以应得之罪，所以这伙人依旧冒失前来。

村中规令素严，来人虽被斥退，但是先前令未传到，事出无知，只不过扫兴忿忿而返，并无干系。

晚秋幸免凌辱。众人散后，药得烈酒之力，毒已大发，一个支持不住，往后一仰，跌倒床里。疼得满床乱滚，面色成了铁灰，两眼突出如铃，血丝四布，满口银牙连同那嫩馥馥的舌尖一齐自己咬碎。先还口里不住咒骂萧逸全家，要二女给她报仇雪恨。后来舌头一碎，连血带残牙碎肉满口乱喷，声便含混不清。二女知道药毒无救，目睹这等惨状，替又替她不了，急得互相搂抱，撞头顿足，心已痛麻，哭都哭不出来。实则药性甚快，真正药毒发透不过半盏茶时，便可了帐。晚秋因是一半乘机忍痛做作，好使二女刻骨铭心，

永记她死时之惨，所以闹得时候长些，势子也格外显得奇惨怕人。到了后来，碗秋心火烧干，肺肠寸断，无法延挨，惨叫一声：“我还有话没说完呀！”猛地两手握紧，把口一张，喷出大口鲜血和半段香舌，身体从床上跳起。二女连忙按住一看，眼珠暴凸眶外，七孔尽是鲜血，人已断气，双手尤自紧握不放。掰开一看，手指乌黑，平日水葱也似寸许长的十根指甲全数翻折，多半深嵌肉里，紫血淋漓，满手都是。二女出生以来，几曾见过这等惨状。瑶仙尤其是她亲生爱女，哪得不肝肠寸断，痛彻肺腑。“妈呀”一声悲号，立即晕死过去。

绛雪顾念主恩，虽未痛晕死去，却也悲伤肠断，心如油煎。一面还要顾全瑶仙，好容易强忍悲痛，揉搓急喊，将瑶仙救醒，她也几乎晕倒。瑶仙醒来，望着死母呆了一呆，倏地顿足戟指，朝萧逸所居那一面骂道：“我不杀你全家，决非人类！”又回身哭道：“妈放心随我爹爹去吧，你说的话，女儿一句也忘不了呀！”说完，一着急，“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绛雪抱住瑶仙肩膀，位劝道：“小姐，如今大娘已被仇人逼死，身后还有多少事要办不说，你这样哭喊，被人听去，莫说大仇难报，我们还难在此立足呢。既打算报仇，第一保重身子，快些把大娘安葬，照她话去做才是。你尽伤心，人急坏了，白叫仇人称心看笑话，有什么用呢？”瑶仙闻言警觉，忙道：“妹妹，你我现在已奉母命，成了患难姊妹，快莫如此称呼。你说得话对，但是妈一时失算，闹得全村都是仇敌。如今人死床上，叫我有何脸面去听人家闲话？我此时方寸已乱。你虽是我妹妹，论年纪不过比我小了几天，请你设法作主吧。”绛雪道：“既是妈和姊抬爱，妹子也不必再说虚话。按说死了死了，妈已自尽，他们决不会再和我们这苦命女儿成仇，也不会那么刻薄，还说闲话。妈做的事，平心而论，实在也难怪犯了众怒，只是他们不该逼人太狠。尤其萧逸该死，此仇不报，妈在九泉决难瞑目。姊姊出面找人安葬，村中照例应办的事，他们原无话说。不过姊姊此时人受大伤，心念母仇，难免词色太露。就此安葬也不易和仇人亲近。这事妹子义不容辞，姊姊就无病也装病，何况真地伤心过度，体力不济呢。姊姊可装作重病，睡在妈的身旁，见有人来，只管叩头痛哭，什话不说，一切由妹子出头去办。我看萧逸虽是大仇，一则此事少他不得；二则他自知行事对不起人，听他口气，如非萧家大娘发疯一闹，难保没有委屈求全之心，听妈惨死，必定可怜我们。乐得将计就计，乘虚而入。此时只寻他一人报丧，任他安排处置，立时可以办好了。玉哥兄弟，母病疯狂，泄露真情，妈今死去，萧家大娘病死不说，不病死也是要受全村欺凌，一样难免受害。他们虽与姓萧的是本家兄弟，但是情义不及崔、黄两家深厚，又是个起祸根苗，必更容他们不得。目前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时候。适才前去探看，已有多人出入辱骂。这半天不来，可知情势危急。他和姊姊那么好法，在此处境，送信去徒使为难。而我们除了村主，只向他家报丧，岂不越显我们形迹亲密，老少两辈都是一党？徒自使人疑心，为异日之害，干事无补。当这忧疑危惧之际，不但现在不可现出和他弟兄亲密，便是将来合力报仇以前，当着众人面前，也是越疏远才越好呢。”

瑶仙此时孤苦万状，举目无亲，除了绛雪，只有萧玉是她心目中的亲人。先还怪他一去不来，正想着绛雪与他报丧，就便略致幽怨，闻绛雪之言，方始醒悟。自知受伤过甚，心智迷惘，举措皆非，不如全由绛雪作主，还妥善些。便位道：“好妹妹，我人已昏乱，该怎么办，你自作主好了。”绛雪自从主人在她难中救回之后，几与小主人同样看待，读书习武，俱在一起。见

主人惨死，少主视同骨肉，越发感奋，早已立志锐身急难。闻言便道：“姊姊既然信我，你只伏在妈的身上，见了人来，悲哭不起好了。别的姊姊都不用管，切莫真个伤心，留得人在，才好成事。妹子去了。”瑶仙人已失魂落魄，一味悲急，不知如何是好。闻言甚觉有理，位道：“好妹妹，我此时也只好靠你了，快去快回吧。”绛雪又劝道：“趁这时候，就着桌上现成吃食，勉强吃些。既知人最要紧，便须保重。少时举办丧葬，当着外人，尚须做作，不到夜来人散，再肚饿想吃也吃不成了。妹子还不是一样伤心，比姊姊就想得开。事已想定，不必忙在一时，看姊姊吃点东西，我再走才放心呢。”随说随把桌上现成过年点心拿起吃了些。瑶仙此时立志报仇，虽然勉强悲怀，不曾哀毁过度，终是创巨痛深，五中如结，哪还吞吃得下。因见绛雪殷勤相劝，吃得甚是自然，不愿拂她好意，又在用人之际，怕她多心，勉强挣起，用筷子夹了一块八珍糕。还没进口，一眼望见上面有前两晚自己和乃母同剥的瓜仁果肉，忍不住扑簌簌又流下泪来。绛雪见状，叹了口气道：“我走后，姊姊要细想想。打算报仇，单是伤心无用，第一精力身体是要强壮才行的咧。我见姊姊这样，我也要勾起伤心，吃不下了，我还是拿些路上吃吧。反正村中都是仇人，我一个当丫头的照例馋嘴，也不怕他们笑话。”瑶仙也怕她难过，连忙擦干眼泪，将糕咬了一口。绛雪果把桌上点心拿了几件，起身出屋，穿上雪具，将口中食物吐出，连手中点心一齐丢掉，轻轻慨叹道：“我又何曾真饿想吃呢！”说罢，把满嘴银牙一错，朝雪中啐了一口，踏雪往萧逸家中驰去。

行近峰前，便见峰上三三五五下来许多村人，知道又是为了畹秋和魏氏的事。暗忖：“她三人做的事也真狠毒阴险，莫怪众人痛恨不肯甘休。无奈自己出死入生，受她大恩卵翼，死前又认了母女姊妹，这有什么法呢？也罢，命该如此，譬如从前不遇她夫妻，早被恶人虐待磨折而死罢了。按说，连这些年舒服日子都算白捡。此时只有恩将恩报，哪还能再计其他的是非与将来自己和瑶仙的成败？且看事行事，到时再说吧。”边想边走，因畹秋已死，无庸再见人回避，见众村人迎面走过，也不闪避，依旧低头向前急行。

村人俱都相识，众人因请处治二奸，萧逸不允急办，中有几人还吃了一顿抢白，路上纷纷议论，俱觉村主过于宽厚。见她跑往萧逸家中，料是畹秋派来请求宽宥解危的信使，虽未阻止喝问，语气都甚难听。绛雪闻人指摘，装没听见。

行抵峰下，恰好村人业已过完。绛雪一夜未睡，终日未食，气虚火旺，跑了一段急路，颇觉吃力。刚打算一定神，略缓口气再上，脚上雪具方脱了一只，便听峰上喊道：“绛雪来了，她是我妈仇人家的丫头，定是狗婆娘叫她向爹爹捣鬼。哥哥快来打她，不许她上！”绛雪抬头一看，正是萧璇、萧璉两小兄妹，各穿一件风披紧身，趴伏在平台石栏上。萧璉连声乱喊，萧璇一按石栏，身子前探，觑定下面。绛雪知道萧家这几个小孩都甚难惹，说得做得到，连畹秋都吃了那样大亏。危难求助之中，哪敢招惹，忙装笑脸。方欲婉达来意，刚一面开口说了“崔家”两字，底下话未出口，猛见萧璇把两只小手先后往下一扬，立时白乎乎打下两团暗器。绛雪因听萧璉高声乱喊，恐乃兄萧珍闻信由坡上赶来，吃了暗亏，脸朝上说话，眼睛却留神侧面的石级。不想萧璇更坏，悄没声地忽将暗器当头打来。等到发觉想躲，头一下已噗的一声打在头上，打了个满脸开花。

幸尚是一大团雪，不是真暗器，未受大伤。但那雪团团得甚紧，由高

下掷颇有力量，也把绛雪打个鼻青脸肿，头面冰凉刺痛，满嘴残雪，冷气攻心，第二下雪团更大，总算躲过，略扫着一点肩膀，未被打中。绛雪又疼又恨，恐防她再打，急得乱躲乱吐，又不敢丝毫发作，神情甚是狼狈。耳听两小兄妹在上面拍手欢呼，哈哈大笑。同时萧珍也在说话。一会萧璇又在上面对骂：“崔家丫头，快滚回去，我们就不打你。告诉我妈的仇人，叫她等着活埋。过了破五，全村的伯伯哥哥们要她给崔表叔和雷二娘抵命呢。”绛雪暗骂：“小狗种们莫狂，早晚不要你父子给我娘抵命才怪。”有此三小作梗，决上不去。

方想用什么方法去见萧逸，正在为难，还算好，萧逸见村人散后，不见三小兄妹，知他们又往平台上滑雪扑逐为戏，出来唤他们进去，闻声往下探看。绛雪见萧逸在栅栏上探头，慌不迭叫道：“村主，我家主母已服毒死了。”萧逸闻言，虽在意中，却不料晚秋会死得这么快。想起村中长老萧泽长所嘱之言，不禁把足一跺，一面喝住两小兄妹不许胡闹，一面命绛雪快上来。

绛雪到了上面，按照想就言语，说道：“我家大娘今早受伤回去，万分愧悔。小姐先不知情，大娘一说详情，吃小姐一埋怨，觉得此后不可为人，遂萌死志。复接四老大爷一信，跟着村人围门辱骂凌逼，当时正在吃饭，不知何时被她用烈酒吞下一包毒药，就送了终。毒发了时，痛得满床乱滚，牙齿舌尖一齐咬碎，两只眼睛突出眶来通红。事前还在叮嘱小姐说：‘为娘一时负气，铸此大错。我一生好胜，不愿身落人手。事已至此，你萧表叔虽看在崔、黄两家至亲至好情分，百计维护，也难保我不受村人凌践。即得幸免，这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含悲茹痛的苦日子也没法过，逼得我不能不走死路。

这事情实在是自己不好，不能丝毫怨人。不过我当年苦爱你萧表叔，后来许多乱子俱由这一念情痴而起。虽然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可是我何以今日落到这样悲惨结果，你萧表叔不会不知道。即便因我行事狠辣怀恨，追源穷本，也必有几分怜悯之心，死了死了，罪人不孥。何况你一个孤弱少女，身世遭遇如此悲苦，他那样宽厚多情的人，此后对你必然另眼看待。这毒药没有解救，妈是不行的了。妈这些话，千万莫对人说。乖儿总要记住，亲的还是亲的。村中诸伯叔虽也非亲即友，能原谅我，不迁怒于你，又能扶助你长大成人，尽心照看的，除了你萧表叔，还没第二个。妈少时毒发即死，死后只向萧表叔一人报丧，他自会助你料理丧葬。别家谁都不要去，免得受人闲话，再说别人也未必怜借我们。’正说之间，毒已发作。可怜她娘儿两个你抱我，我抱你，挤作一团。她更是疼得满头是汗，有黄豆大，话哪还说得出，一个字一个字地挣着命哭叫。后来舌头、牙齿一碎，更听不清说些什么。想是毒发太快，话未说完，心里头明白，干着急，说不出话，待了一会，两脚一蹬，就死了，直到如今眼还没闭。小姐眼睛都哭流了血，当时伤心过度，晕死过去。好容易灌救回生，抱住大娘尸骨哭叫，死去活来两三次。屋里又没第三个人，真把人急死。我和小姐从昨晚等大娘回去，一直没合眼，水米不沾牙。我还勉强能支持，小姐简直连站都站不起来。她先想自来，怎么也走不动。是我再三劝说，大年初一，新死娘的人不能到人家去报死信。不像我是丫头，不是你们家人，倒不要紧。

她也实在不能走动，我这才连忙滑雪跑来，路上连跌了两回才得跑到。请村主看在崔、黄两家已死老主人分上，赶紧派人前去，看是如何安验。我

说这些话，大娘再三叫我和小姐莫对人说，日后村主千万不要对小姐说，免她怪我。小姐正倒在大娘尸首旁边，人已一息奄奄，我还要赶紧回去服侍她呢。”

萧逸压住村人，不使妄动，固然是念在至亲世好分上，给畹秋少留余地。一半也因萧泽长曾说：“除夕推断，全村快有灾祸降临，元旦这日不宜再有丧亡，否则大凶。”那封手谕，明是死符一道。实则早上得知魏氏疯狂自吐供状，因畹秋昨晚今朝连遭挫辱，恐知事败求死，故示以破五限期，好躲过元旦这一天的凶日。原料畹秋死志已决，但她忧怜爱女，必把这有限末日苟延过去，她为瑶仙熟计深思，一一叮嘱部署，务使完善，然后在全村公决之前从容就死。想不到那伙村人一闹，一时惶急，没有细想，误以为当日便要落于人手，受那奇耻大辱，匆匆服毒，连这区区三五日的残生都活不过去。虽是她孽满数尽，但是元旦有人横死，恰巧这日犯了六十甲子中最厉害的凶星，关系全村安危。闻报先自心惊，暗中叫不迭的糟。嗣又听绛雪绘影绘声说到畹秋死时那等奇惨，所遗孤女如此悲苦。萧逸本是多情种子，不由想起畹秋以前款款深情，相待之厚。只为求凰未遂，反爱成仇，转痴为恨，致闹出许多离合悲欢，生仇死恨。固属一念之差，仍由爱己而起，不禁生了怜惜之心，掉下两行泪来。当时只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哪知畹秋仇深恨重，临死仍伏祸机。加上这一女一婢都是机智深沉，念切薪胆，来日殷忧，尚犹未艾呢。萧逸听完绛雪之言，人死不能复生，空自悼怜，无可如何。便命绛雪先回照看瑶仙，免其悲深又寻短见。一面命人传话，去唤本月应值办理婚丧执事人等，前往崔家代为料理，先设灵筛停灵，明早再择吉备棺入殓。

当时绛雪业已拜辞走去，还未走到峰脚，忽见一个童子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号陶痛哭而来。立定一看，原是自己心目中殷殷属望，思欲异日委身以重的萧玉之弟萧清。

情知魏氏又步了畹秋的后尘，见状又是伤心，又是怜惜。一时情不自禁，不但没让路，反伸手一拦道：“清少爷，你怎这样伤心，莫非萧大娘病重了么？你不知我……”底下话未说出，萧清一向没把她看在眼里，此时正当伤心悲痛，急于求见萧逸之际，急匆匆哭喊着由石级往上飞跑，三五级做一步跨，恨不能一步便到了上面。忽然有人阻路，一见是她，因恨其主并及其婢，哪还有心肠和她答话。哑着声音急喝一声：“快些躲开！”话到手到，左手往旁一拨，人随着擦肩而过，接连几纵到了上面。绛雪因他素来情性温和，骤出不意，又当饥疲交加之际，如非崖栏挡住，几乎滑跌下去。心刚一冷，耳听上面萧清已向萧逸哭诉起来。忍不住又往上蹿了几步，伏身崖畔，侧耳去听。

原来魏氏自从服药之后，本来已较早晨安静了些。萧玉、萧清随侍在侧，因乃母阴谋败露，村规厉害，听萧逸口气，至多看她没有下手杀人，得从未减，仅能免死，重罚禁囚仍是难免。正在焦急之际，魏氏忽在梦中自言自语。先说雷二娘、崔文和相继到来，说在冥间告了萧元；她也是主谋要犯，并且事由她向畹秋讨好藏鞋而起，决难容她漏网，要拉她前去对质。说时，手足乱挥，一会哭诉，一会哀求，一会又自打自捶。萧玉弟兄见势不佳，连忙上前想将双手按住。不料魏氏力大如虎，不但按她不住，萧玉还挨了一个嘴巴，几乎连大牙都打掉；萧清也吃她一脚踹下床来。没等二次上前，魏氏已回过身来，自将双手反折一拧，咔嚓连响，十根手指骨除拇指外一齐折断。同时狂吼一声：“我的报应到了！”猛地舌头伸得老长，上下牙齿恶狠狠一合，

滋出好几股鲜血，舌头立即落了半截。紧跟着喉咙里一声闷叫，双足一挺，平躺床上。等到萧氏弟兄抢上前去，身子已僵硬，鼻孔气息全无，人已死去。萧氏弟兄心伤欲绝，哭喊灌救了一阵，并未回醒。

萧清妄想救转，又往邻家，将郝老夫妻哭求请来，一看全身冰冷僵直，断气已久。

萧氏弟兄听说回生绝望，不禁号陶大哭起来。萧玉更是顿足捶胸，悲号欲死。经郝老夫妻再三劝导：“我们不是外人，什话都可说。照你母亲所作之事，至多挨过破五，必定难逃全村公判，谁也庇护不得。那时说重了，不是活埋，便是勒令自尽；说轻了，也须禁锢终身，不许再见天日。死活一样难受，还受千人指摘。你们年纪尚轻，眼看生身父母身败名裂，无法解救替免，怎能做人？这时不过早死三五日，免却多少羞辱罪孽，这正是你母子三人不幸之幸。你母新死，你父灵棺未葬。事已至此，不打算办理两老身后丧葬大事，日后好好为人，赎父母之罪，为祖宗争气，你们就哭死又有什用处？还落个不孝的恶名，永斩你家血食，岂非糊涂已极？”萧氏兄弟闻言，才勉强抑止悲怀，跪谢教训。郝老又道：“如照平时，你家有事，我们原可代为主持。但你父母俱犯村中大禁，虽说人死不究既往，但你父母以前并非同隐之人，情分本就稍差，平日又不会为人，更闹出这等乱子，村中人等必动众怒。恐村主要为惩一儆百之计，以戒将来，事尚难说。

为今之计，我看村主素来器重清侄，人前背后时常夸赞，此时求他必有几分情面。玉侄为长子，可由我们相助，先将你母断舌纳入口中，揩净血迹，料理一切应办之事，以备人来即可停灵设主。清侄速去村主家中报丧，痛哭哀求，务请他代为主持。你母死时情景，都照直说，他一怜念你，必命执事之人好好治丧，顺理成章，照例做去。村人中纵有几个余忿不已，心中不服，只要他一出头，决无人敢违抗。此后你二人便力学好人，依傍着他，不特免了当时之祸，连你们异日都不致遭人皆议了。”

萧氏兄弟闻言，心中醒悟，又急又怕又伤心，重又跪地磕头，谢教谢助之后，萧清忙即起身。行时，郝老又故意唤住说：“你此去只往村主家中报丧，众恶所归，又是新春元旦，别家不可前往。尤以崔家是罪魁祸首，不问晚秋是死是活，以后不可再有来往，免受牢笼利用，与之同败。”说时，看了萧玉一眼。萧玉伤心死母之余，仍未忘却晚秋母女。哪知郝老知人晓事，早看出和瑶仙相爱，深知晚秋阴毒险狠，奸谋败露，必不忍辱求生，死时难保不责令乃女代为报仇。此女聪明不在乃母之下，萧元夫妇当初急难来投，假使不遇晚秋，村中事事公平，人人循分，焉知不为善良之士？算来这两人也是害在晚秋手里，何苦子蹈父辙，再饶上一辈？明知萧清决不会去，故意指东说西，原对他含有警惕深心。萧玉此时已落情网之中，非但没有省悟，反觉郝老言之过甚，其母有罪，其女何辜？自己弟兄既可免人訾议，瑶仙一个孤弱幼女，更该得人怜悯才是，怎倒亲近不得？好生不平，益发加了相思关切。只当时母丧在堂，身遭惨变，不便抽空前去探望罢了。郝老暗中察其神色，料他未曾觉悟，萧清去后，又拿话点了两下。萧玉只是低头悲泣，不发一言。郝老本只看得萧清一人重，对他原无什么，因怜遭际大苦，加以劝诫，既不受命，也就不去理他，只把应办之事相助料理。不提。

萧清满腹悲苦，如飞驰往萧逸家中，见面之后，跪倒哭诉大概情形。说完已是号哭失声，泪眦欲裂。萧逸见他遭遇如此，甚是可怜。问知村人早散，乃母死时只有郝老夫妻在侧，便宽慰道：“人死不能复生。实则这样倒

好，既免我执法，又免你兄弟难为人子。郝老前辈素来隐恶扬善，我更不会对人提起。急速回去将形迹收拾干净。少时就命执事人去，今日设灵成主，明日再与崔家表婶分别人殓。我先到崔家，一会就到。”萧清听了晚秋已死，也没心肠细问，匆匆拜谢辞别。

绛雪隐身壁脚，听知经过，早把满腔幽怨去个干净，反觉萧清可怜，流下泪来。听完就走，先飞步往下跑去。二人前半截本是同道，原打算萧清脚程和自己差不多快，在前先跑，赶到离峰较远的无人之处，再假托瑶仙之言，将他唤住，诉说主人死况，托他带信向乃兄报丧，就便慰问一番。谁知女子终是气弱，加以眠食两缺，萧清来路较近，又因巨变骤膺，情急腿快，跑了不到半里来路，便快追上。绛雪偷偷回头一看，萧清脚上穿着一双雪橇，身左右雪尘如雾，低着头飞也似驰来。眼看越隔越近，如跑到半路再行唤住，必早被他追过头去，万来不及。一看所行之处，正是一片田畴，当中大路。

路侧两行槐柳，平日绿阴如幄，这时因白雪满树，都变成了玉树琼林，银花璀璨，耀眼生辉。那道中心的积雪，因村人连日随下随扫，除下层业已冻结外，上层雪较松散，俱被村人扫起，沿着道树成了两条又高又长的雪堤，蜿蜒曲折。休说新春初一，村人昨晚守岁，早晨团拜贺年，忙年积劳，又值大雪之后，除了通贯全村的两条大路而外，多半雪深数尺。就不补睡歌乏，也都约会至亲密友，或是会集全家老幼，关起门来，寻那新年乐事，谁也懒得出门走动。即便因事出来，被这墙一样的雪堤挡住目光，不到近前，也看不见。绛雪四顾无人，暗想：“这里喊他不是一样，何必还要跑远？”念头才转，猛想起：“他这人枉自聪明文雅，却性情偏直，跟他哥哥不一样。平时那么逗他喜欢，都没怎样和自己亲近。高兴时，还有说有笑，也肯随着他哥哥，与自己主仆做两对儿一处同玩；稍不高兴，就各走各的。尤其是在练武艺的时候，凡人不理。今天又死了娘，遭了这大祸事，更难怪他伤心。适才好心好意想问他几句话，你看他那个气急败坏的样儿，也不管雪地有多滑，把人推倒，也不扶，也不理，就往上跑，差点没跌到峰脚下去。

后来听他上面说话，村主也曾提起崔家死人的事，他连回问一句都没有。好像除他那个死娘，谁也不在他的心上。这时正忙着赶回，莫又来个凡人不理，挨他打一下子。”想到这里，不知如何是好。

她这里只管胡思乱想，萧清忽然跑离身后不过丈许。绛雪闻得后面沙沙滑行之声，越走越近，主意还未打定，越发心慌。连忙脚底加劲，拼命抢行，急切间虽未被萧清追过，却已首尾相衔，相差不过数尺远近。似这样跑不多远，绛雪已力竭筋疲，不能再快。

想由他自去，又觉这样独自相遇的良机难逢难遇，心中兀自不舍放过，已准备停步相唤。

忽然急中生智，急出一条苦肉计来。这时也不细想地上冻结的冰雪有多么坚利，竟然装作失足滑跌，前足往前一溜，暗中用劲，后脚微虚，就着向前滑溜之势，身子往后一仰，倒了下去。总算还怕把头脸跌破，倒时身子一歪，手先撑地，没有伤头。可是情急慌乱，用得力猛，脚重身轻，失了重心，这一下，直滑跌出两三丈远。扑通一声，先是手和玉股同时着地。觉着左手着地之处，直如在刀锯上擦过一般奇痛非常。两股虽有棉衣裤护住，一样撞得生疼。这才想起冻雪坚硬得厉害，想要收住势子自然不及。身子偏又朝后仰，尚幸跌时防到，一见不好，拼命用力前挣，头虽幸免于难，因是往

前力争，又想停住，惶急之中，不觉四肢一齐用力。滑过一半，手脚朝天，脊梁贴地，成了个元宝形，又滑出丈许方止。

绛雪身才后跌，先就急喊：“哎呀！”这一弄假成真，按说更易动人怜悯。谁知萧清此时心神俱已麻木，只知低头拼命向前急驶，连前面是谁都未看见。道又宽广，虽有两行雪堤，仍有三五人并行的路。身临切近，一发觉前面有人走，就准备绕过。雪上滑行不比行路，如欲越出前人，照例预先让开中间，偏向一旁，等到挨近，然后蓄势用力，双脚一登，由前人侧面急驶滑行过去，才不致于撞上，两下吃跌。绛雪原意，一跌倒便把身子横转，不容他不停步相救。然后再装跌伤太重，要他扶抱，以便亲近，略吐心曲。

谁想事不遂心，跌时萧清离身太近，也正准备越过她去，差不多两下同时发动。萧清连日在雪中练习滑雪之戏，又下过功夫，绛雪身子未曾沾地，萧清已擦肩而过。这还不说，偏巧中间有一条小岔道，由此走向萧清家中，要抄近半里，积雪甚深，已无人行。因萧清心急图近，仗着熟练滑雪功夫，来去都走此路。绛雪身未停止，萧清身子一偏，早拐了弯。跑得正急，先还不知有人跌倒，身才拐入岔道，耳听呼痛之声。偏头回看，紧跟身后一个女子，背贴着地，手足向上乱蹬，正从岔道口外大路滑过，这才看出是上峰时遇的绛雪。心想：“这样失足滑倒，常有的事，又非扑跌受什重伤，也值大惊小怪。到底女子无用的多，像姑娘那样的好本领，真找不出第二个人。”当时归心太急，以为无关紧要，只看了一眼，并未回救，依旧飞跑而去。

绛雪急遵中并未看出萧清走了岔道，先是连真带假地惊呼求救，势停以后，便横卧道中，装作伤重不能起立，紧闭秀目，口中呻吟不已。心里还以为萧清无论如何也要走过，万无见死不救之理。待了一会，觉着背脊冰凉，腰股冷痛，没听半点声息。心中奇怪，微微睁眼偷觑，身侧哪有半条人影，不禁心里一空。抬起上半身，定睛往来路一看，雪地上只有一条条的橇印，并无入迹。再望去路，正是全路当中最平直的一段，一眼望出老远。两旁琼枝交覆，玉花稠叠，宛如银街，只有冰雪交辉，人却不见一个。人如打从身侧越过，也万无不觉之理。自己明明见萧清追临切近，才装跌倒，怎一晃眼的工夫，又没第二条路，人往哪里去了？知道绝望，暗骂：“没有良心的东西！也许并不是他追来，或是没等追上，想起什要紧的事，返回去又找村主，慌慌张张没见我跌倒么？”自觉再坐无趣，站起身来一看，背股等处衣服俱被坚冰划破；腿股受了点轻伤，隐隐酸痛；一只右手也被冰擦破了好几条口子，丝丝血痕业已冻木红紫；半身都是残冰碎雪。还算脚底雪橇因跌得还顺，没有折断，否则连回去都大难。正没好气要走，就在这整束脚上雪橇的工夫，偶一眼望见前面大道边上雪地里，有一半圆形的新橇印不往直来，却朝右侧雪堤上弯去，心中一动。暗忖：“这条路上岔道原多，因为积雪深厚，一连多日不消，村人忙于年事，只把几条通行全村的大道要路每日扫开，别的都等天暖自化。一路走来，所有岔道俱被雪堤阻断，道内的雪俱深数尺，高的竟与堤平，不细看道树，真分不出途径来。看这橇印甚新，又是向堤那旁弯去，堤旁还有一点崩雪，莫非这没有良心的负心人，竟然飞越雪堤，由道上绕了回去么？你真要这样不管人死活，二天看我肯饶你才怪。”越想越不是滋味，急匆匆跑向回路一看，谁说不是，正是去萧清家的一条岔道。道侧堤尖已被雪橇冲裂出半尺深两个缺口，道内雪松，更深深地现出一条橇印。分明自己倒地时，他装着不闻不见，径由这里越堤滑去。当时气了个透心冰凉，几乎要哭。戟指怒骂：“小东西，你好，看我二天怎收拾你！”低头呆立了一

阵，再听来路远处，又有数人滑雪而来，猛想起自身还有要事，尚未回去交代，万般无奈，只得垂头丧气走上归途。

本就饥疲交加，适才拼命急驰，力已用尽，再受了点伤，又当失意之余，意冷心酸，越发觉着劳累。好容易回到家中，把雪具一脱，跑进房去。见畹秋生前那般花容月貌，此时攥拳握掌，七孔流血，目瞪唇掀，绿森森一张脸，满是狞厉之容，停尸床上。瑶仙眼泪被面，秀目圆睁，抱着尸臂，僵卧于侧。室中残羹冷饭尚未撤去，甚是零乱。炉火不温，冷冰冰若有鬼气，情形甚是凄惨，方觉悲酸难抑。瑶仙见她去了许久才回，便挣起身喊道：“妹妹，看你脸都冻紫了。快到这里来，我两个挨着说话，你暖和些。”绛雪见瑶仙双手齐抬，情真意厚，现于词色。想起途中之事，以彼例此，又是感激，又是内愧，不禁勾动伤心，忙扑了过去。瑶仙将她抱住，未容说话，绛雪再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瑶仙见状，以为萧逸仇恨未消，绛雪受辱回来，祸犹未已，心中大惊。

忙一把搂紧问道：“好妹妹，你怎这样伤心？妈已惨死，莫非仇人还不肯甘休，给你气受了么？”绛雪知她误解，这个时候虽有满腹委曲心事，怎好出口。恐瑶仙忧急，忙把头连摇，抽抽噎噎地答道：“仇人倒还好，我刚把话才一说完，立即答应派人来此料理办丧，定在明日成殓，并且叫姐姐放心保重。我正走时，那萧家老二也赶去了……”说到这里，眼泪又似断线珍珠一般落下，声音也益发哽咽起来。瑶仙见她悲伤不胜，便问：“妹妹你还劝我，这是怎么了？”绛雪勉强把所听的说完，只把跌倒一节以假为真，不提萧清坐视不救。只说因听魏氏同日身死，途中气苦劳累，快到时跌了一交，几难成步。

进门重睹室中惨状，因此悲从中来，难于遏止。瑶仙伤心头上，也没想到她还有别的原故。想起她如此忠义，以后二人相依为命，甚是爱怜。免不了抚问劝勉，互相悲泣了一阵。二人俱已力竭神疲，心身两瘁，四肢虚软，无力劳作。又想教萧逸到来，目睹乃母死状奇惨。只同在尸旁盖了一张棉被，互相拥抱取暖，守候人来。绛雪因少时难免有事，又取了点现成糕点，劝着瑶仙一同强咽了一些。

等约半个时辰，仍是萧逸同了几个门人子侄和两名村妇、火房先到。绛雪早就留神，遥听人声，立即站起。瑶仙仍伏卧尸侧，装作奄奄一息、积毁将绝神情。俟人进房，才由绛雪将她由尸侧扶起，双泪交流，悲号投地。萧逸见状，已甚凄然，命人扶起瑶仙，再四宽慰，晓以大义。一面又命随来村妇、火房帮同打扫，收拾器皿，升好火盆，煮水烧饭，以备应用，并令即日留住佣作。瑶仙乘机陈说绛雪聪明忠诚，乃母平日视若亲生，自己与她衣服易着，相待也无异骨肉，乃母临终遗命，已认了义女，如今结为姊妹等情。

萧逸也常听到畹秋夸绛雪聪明能干，心想：“瑶仙孤苦无依，有此闺伴同居，也是佳事。

她母女既已心愿，我当然更无话说。何况瑶仙身世处境可怜，正好顺她点意。”立时答应，不日传知全村，作为崔家收养的义女，不得再以奴婢相待。绛雪闻言，也甚感激。

不提。

一会，村中治丧办事的执事人来，萧逸吩咐了几句，便带原来诸人，又往萧玉兄弟家中赶去。那执事人等原分两班前来，等萧逸走到萧玉家中，有一班已经先到相候。进去一看，魏氏虽遭鬼戮，死状却没有畹秋的惨。又

有郝老夫妻和郝潜夫等近邻代为部署，有了章法。只等村主一到，立即分别举办，无需细说。萧逸又恨死人夫妻入骨，此来只看在萧清面上，不比畹秋娘、婆两家俱有厚谊，本人以前也还有几分香火情面。主谋虽说是她，如无萧元夫妻助恶帮凶，相安无事已有多多年，也许不再发难。故此对于死者只有怀恨，毫无感情可言。只略坐一坐，吩咐几句，便别了郝老等人回去。

萧清年幼聪明，从小亲热萧逸。萧逸爱他敏慧诚厚，也是独加青眼。萧玉近一二年苦恋瑶仙，无心用功，本就不得萧逸欢心；加以萧逸不喜瑶仙，不肯传授本门心法，与众人一般看待。瑶仙自视甚高，见萧逸相待落寞，常怀怨望，萧玉自然代抱委屈。见萧逸进来略看母尸，淡淡地分派几句；孝子叩头哀泣，一句慰问的话都没有，也无丝毫哀怜容色。反对郝老夫妻低声悄说：“畹秋也在今日身死，这样倒好，活的省去许多为难，死人也可免却不少羞辱苦痛。”意在言外，乃母这样惨死，尚是便宜。后又说起畹秋死状凄惨，瑶仙哭母血泪皆枯，适去看时人已气息奄奄。只说此女机智深沉，饶有母风，想不到尚有如此至性。以后只盼她能安分守己，不蹈乃母前辙。看在崔、黄两家至亲仅剩这一点骨血，定当另眼相看，决不再念旧恶，因母及女。萧清回来，本没提说畹秋死信。萧玉这时正坠情网之中，一听心上人遭此惨祸，料定瑶仙模糊血泪，宛转呼号，玉容无主，柔肠寸断，不知怎样哀毁凋残，芳心痛裂，不禁又是怜借，又是伤心。当时真恨不得插翼飞到崔家，抱着瑶仙蜜爱轻怜，尽量温存慰问一番，才对心思。无奈母丧在堂，停尸入殓，身后一切刚开始措办，在自悲急苦思，心如刀绞，一步也走开不得。

同时想起瑶仙近来又为了进境甚快，一心深造，萧逸偏不肯传她上乘功夫，时常气郁。

加以年前新遭父丧，气急带悲苦，常对自己说她成了多愁多病之身，哪再经得起这等惨祸。况且现在全村俱对她家深恶痛绝，好似比对自己父母恨得还要厉害，听萧逸口气，死前还有人去闹过。弱质伶仃，哀泣流血，连个亲人都没有。萧逸对自家已如此凉薄，她母是个中主谋，自必更无善状。万一悲切亡亲，再痛身世，积哀之余寻了短见，自己独活人间有何生趣，因为关心过度，念头越转越偏。又联想到事情难怪畹秋，都是萧逸一念好色，弃尊就卑，不惜以村主之尊，下偶贱婢，才激出如此事变。心上人更是无辜吃了种种亏，未了双亲相继惨死，受尽折磨。这回受创太重，还不知能否保得性命。万一哀毁过度，或是看出萧逸人死还要结冤，加以摧残刻薄，自觉以后日子难过，气不好受，寻了短见，岂不更冤？为报她相待恩情，那就不论什么叔侄师生，纵然粉身碎骨，也非给她报仇不可了。

萧玉想到这里，萧逸已经起身作别。虽然满腹痛恨，还得随了兄弟出房跪谢，拜送一番。伤心愁急，泪如泉涌，众人俱当他孝思不匮，谁知一念情痴，神志已乖。不用瑶仙再照乃母遗策加以蛊惑，已起同仇敌忾之念，把萧逸全家视若仇敌了。人去以后，萧玉虽随治丧诸人设下灵堂，移灵成主，哭奠烧纸，静候明早备棺入殓，办那身后之事，一心仍念瑶仙安危苦痛，放心不下。只当着众人无法分身，心忧如焚。还算村人对死人夫妻俱无什好感，再一发现恶迹，越发添增厌恨；又是新春元旦，谁不想早些回家取乐。

只为村规素严，令出惟行，这些人本月恰当轮值办理丧葬之事，村主之命不能不来。村主一走，各自匆匆忙忙，把当日应办之事七手八脚，不消个把时辰分别办好。除郝老夫妻念在紧邻，平日相处尚善，又怜爱萧清，诚心相助外，余人多是奉行故事，做到为止。

把孝子认做凶人余孽，任他依礼哭前跪后，休说劝慰，理也未理。事毕，说声明早再来相助盛殓，便向郝老夫妻作别，各自归去。孝子跪地相送，众人头都不回。

就这短短个把时辰，萧玉真比十天半月还要难过。好容易众人离去，郝老夫妻偏不知趣，看出萧玉悲哭无伦，似有别的心事，料是闻得畹秋凶信，心悬两地所致，好生鄙薄，也不理他。只向乃弟萧清一人叮咛劝勉，指示身后一切。并说：“你逸叔居然还肯亲临存问，以后更禁人提说前事，不念旧恶，可见对你兄弟不差。尤其对你格外期爱，才能如此。从此务要好好为人，遇事谨慎三思，才不辜负他这一番德意呢。”萧清自是垂涕受命。萧玉只盼人早走，好偷偷前去看望心上人，一句也没入耳。郝老夫妻直等乃子郝潜夫来请回家消夜，才行别去。人走之后，萧玉如释重负，匆匆把房门一关，回转身，急瞪着一双泪眼，拉着萧清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萧清惊问：“哥哥如何这样？”连问了几声，萧玉方硬咽着说道：“哥哥该死，快急死了！弟弟救我一救。”萧清因不知他在隔室偷听了萧逸的话，再三请问。萧玉方吞吞吐吐，假说自己与瑶仙彼此十分情爱，年前已随两家母亲说明。本定新正行聘，不想同遭祸变。今早崔家拜年，乃母又当面明说婚事。两人情深义重，生死不渝，谁也不能独活。如今瑶仙遭此惨祸，奄奄待毙，平日又极孝母，难免短见，非亲去劝慰不能解免。无奈母丧在堂，礼制所限，不能明往。

乘此雪夜无人之际，意欲前往慰看，望兄弟代为隐瞒，不要泄露。萧清一听，两家都遭母丧，热孝在身，怎会有新春订聘的事？分明假话。况且崔家没有男子，彼此都遭连丧，停灵未殓。孤男寡女，昏夜相聚，不孝越礼，一旦被人发觉，终身不能做人，好生不以为然。先是婉言痛陈利害。继又说：“此事关系重大。如今村人对两家父母视若仇敌，全仗逸叔大力，免去若干耻辱。我们孤臣孽子，众恶所归，再如不知自爱，不但为先人增羞添垢，还要身败名裂。瑶仙表姊人极聪明，崔、黄两家就数她一人。稍微明白一点的人，便不会行那拙见，何况是她。如果立志殉母，你也拦她不住。此去如被人知，同负不孝无耻的恶名，以后更难在此立足，岂不爱之适反害之？既有深情于你，她有丫头可遣，不比我们两个孝子不能见人。尽可打发绛雪或是报丧，或是探问母亲病状；再不就作为绛雪闻得母亲去世，念平日对她恩厚，自己前来看望，代为达意。哪一样都可借口。她连丧都不肯来报，不问情真情假，可知定有顾忌。哥哥一个年轻男子，热孝头一天，半夜三更到一个孤寡新丧家去，如何使得？”

萧玉对弟弟从来强横，以大压小惯了的，适才这一番商量，乃是天良犹未全丧，自知不合，尚畏物议，不得已腆颜相商。一听萧清再三劝阻，不禁恼羞成怒道：“事已至此，她死我不独生，宁可身败名裂，也必前往。你是我兄弟，便代隐瞒，否则任便。”萧清本有一点怯他，见状知他陷溺已深，神昏志乱，是非利害全不审计，无可挽劝，只得说道：“哪有不代哥哥隐瞒之理？不过请哥哥诸事留心，去到那里稍微慰问即回，千万不可久停，免叫兄弟在家中提心吊胆。你和瑶姊恩爱，为她不惜身败名裂，须知父丧未葬，母亲才死头一天，尸骨未寒，灵还停在堂前木板上，没有入殓哩。”说到末几句，已是悲哽不能成声，扑簌簌泪流不止。萧玉也觉自己问心不过，尤其不孝之罪无可推倭，见状好生惶愧。天人交战，呆立了一会，见萧清半睁着一双泪眼，还在仰面望他回答，心正难受。猛又想起此时瑶仙不知如何光景，当下把心一横，侧转脸低声喝道：“不用你担心，我自晓得。只见一面，说

几句要紧话，即时回来。”说罢，带了雪具，径由后面越房而出。到了外面穿上雪橇，四顾静夜无人，飞步往瑶仙家赶去。

萧清见兄长执迷不悟，崔家母女俱是祸水，将来必有后患。又怕当晚的事被人发觉，不能做人。又急又伤心，伏在灵前，止不住哀哀痛哭起来。夜静无人，容易传远，不想被紧邻郝老夫妻听见。先听萧清哭声甚哀，只当他兄弟二人思念亡亲，感怀身世，情发于中，不能自己，颇为感叹。以为母子天性，外人无法劝解，也就听之，嗣听哭声越发凄楚，又听出只是萧清一人，没有萧玉哭声。这等悲恸之声，外人闻之也觉肠断，何况同为孤子，目睹同怀幼弟哀哭号泣，而不动心，太觉不近人情，心中奇怪。知道萧玉性情刚愎，疑心又出什么变故，加以自来怜爱萧清，意欲前往慰看。郝潜夫因昨晚守岁，二老也一夜未眠，本应日里补睡，偏生萧家出事，过去整忙了一天，不得安歇。饭后略谈，已将就枕，恐累了二老，再三劝阻，郝老便命代往。

潜夫到了萧家门首，隔溪一看，一排房子都是黑洞洞的，只灵堂那间昏灯憧憧，略有微光，门户关闭甚紧。那哀哭之声，果只萧清一人，萧玉声息全无。知道那房沿溪傍崖而建，前门隔灵堂太远，打门不易听见。仗着学会踏雪无痕的轻身功夫，将身一纵，越溪飞过，正落在灵堂窗外。积雪深厚，北风一吹，多半冻结。落时脚步稍重，踏陷下去半尺，沙地响了一声。萧清耳目甚灵。这时正哭得伤心，恰值一阵寒风从窗隙吹入，吹得灵前那盏长明灯残焰摇摇，似明欲灭。因是亡人泉台照路神灯，恐怕熄了，慌不迭含着悲声站起，用骨棍刚把灯芯剔长一些。忽听窗外沙的一声雪响，有人纵落。以为萧玉回转，愁怀一放，不禁喊了一声：“哥哥！”话才出口，猛想起窗是南向，每年一交冬便即钉闭，要过正月才开，不能由此出入。来人不走前门，便须绕至屋后，积雪又深，哥哥怎会由此回屋？惊弓之鸟，疑心萧逸派人来此窥探，或是乃兄又出什么事。忙把长明灯往神桌下一放，将光掩往，方问是哪一个。来人已在窗外应道：“二弟，是我，我从这边进来好走些。”萧清听出是郝潜夫的口音，料是一时悲苦忘形，哭声略高，引了前来。恐被发现乃兄夜出之事，又悔又急，慌不择言答道：“郝大哥么？我们睡了。前后门已上锁，雪太深，路不好走，不敢劳动。如没什事，明天请再过来吧。”潜夫已听他口唤哥哥，又由窗隙中窥见灵前只他一人，以及神态张皇之状，料定萧玉他出。闻言答道：“家父家母因听你哭得可怜，不放心，命我前来劝慰几句。怎么只你一人在此，令兄呢？”萧清哽咽答道：“家兄近几日来人不舒服，遭此惨变，悲伤过度，更难支持，已由我劝去睡了。外面太冷，大哥请回去吧。”

潜夫此时也是年轻好事，疾恶如仇，平日又和萧玉面和心违，立意要看所料真假。

答道：“家父一则担心；二则还想起几句要紧话，非叫我今夜和你说不可。令兄已睡，这话正好先不让他知道，真是再好没有。这窗要不能开，你可到前面开门，我仍纵过溪那边，由正路走。这一带已扫出路来，并不难走。”说罢，不俟答言，回身便纵。萧清方想拦，重说前后上锁的话，又想这话不对：“村中都是一家，不是风雪奇寒，差不多连门都不关。父亲在日，每晚必锁后门，日久村人知晓，还传为笑谈。无缘无故，前后上锁则甚？郝氏父子患难相助，诸多矜恤，半夜三更为了关心己事而来，就上锁也得打开，怎能拒绝？”又听潜夫说完就走，知道来意坚诚，非开不可。想了想，无可奈何，只得强忍伤心，将油灯仍放桌上，燃一根油捻，往前面跑去。到时，潜

夫已在叩门。开门走进，头一句便问：“村中无一外人，就是寒天风大，略微扣搭，不使被风吹开也就罢了，如何闷闭这么严？”萧清只好说，萧玉睡前，为防有人闯入所为，含糊应了。潜夫本是来熟的人，不由分说，抢步便往里走。萧清又不便拦阻，急得连喊：“大哥，我给你点灯，外室坐谈吧。家兄有病，刚睡熟不久哩。”潜夫随口应答：“这个无妨，我只到灵堂和你密谈，不惊动他，说完就走。你家丫头今早吓跑，又没回来，省得又叫你忙灯忙茶费事。”萧清听潜夫这等说法，以为当真要背乃兄说话，才略放心。随到灵堂落座，请问来意。潜夫突作失惊道：“令兄如此病重，当此含哀悲苦之际，怎能支持？叫人太不放心了。我们又是世好，又是同门师兄弟，惊动他的高卧自是不可。偷偷看望他一下，看看要紧不要紧，也放心。”

萧玉弟兄卧室就在灵堂隔壁一间，门并未关，里外只隔一个门帘。潜夫进时就在靠近房门椅子上坐下，室内油灯未灭，隔帘即可窥见。萧清本在后悔出时忘了将灯吹熄，反闭房门，捏着一把冷汗。闻言暗叫一声：“不好！”忙说：“家兄不在这屋睡。”纵身拦阻时，潜夫已掀帘闯了进去。一见室中无人，事在意料之中，果然证实。深恨萧玉非人，不禁回身把脸一板，问道：“令兄平日睡此室内，难道因为令堂今日在他床上断气，害怕躲开了么？”萧清已知看出破绽，无法再隐，情急无计，扑地跪倒，忍不住伤心悲泣，哭诉道：“大哥不要怪我，家兄实是出门去了。”潜夫知他素受乃兄挟制，天性又厚，适才悲泣，定是劝阻不从，反受欺负，所以格外伤心。忙一把拉起道：“清弟快些起来。这是令兄不好，怎能怪你？实不相瞒，令兄为人乖张狂妄，我对他素无情分。”

全村的人居此已历三世，休看平日相处甚是敦睦，休看你也姓萧与村主是一家同族，若按全村人的情分来论，还不如我们这几家外姓。此乃习惯使然，并非有什亲疏。令尊令堂在日，与村人多不大来往。只有师父为人公正，不分异姓同族，都是一般看待。对你全家更多关注，偏又铸此大错。你二人身世孤弱，师父虽然不念旧恶，仍以子侄看待，可是村中素来安乐无事，近来之事出于仅见。师母为人贤淑谦和，与师父一样受全村爱戴。今遭此事，他们疾首痛心之下，即使洁身自爱，勉力前修，尚难免他们迁怒，有所歧视，哪可任性胡来呢？目前令尊负谤地下，窑窆未安；母丧未葬，尸骨未寒。令兄竟敢冒大不韪，半夜深更私会情人。我明知他和瑶仙早有情愫，见她母亲惨死，由爱生怜，情不自禁。以为昏夜无人知道，你又被他挟制已惯，不敢泄露，前往宽慰，就便献点殷勤。他虽不孝不弟，到底总有几分人性，双方都是新遭大故，不致真个还有心肠做什丑事出来。但是崔家无一男丁，孤男寡女，深夜背人私会，一旦被人发觉，怎得做人？照此情形，此人天良已丧，不复齿于人类，也不配做你哥哥。你的年纪甚轻，和他相处即便不受薰陶，从为败类，将来也难免受他的害。家父母和我对你很期爱，决不愿你同他一起堕落。明日入殓之后，我便和师父去说，把你移往师父家中居住。一则朝夕相随，可以用功；二则免得将来他有什变故，殃及池鱼。你看好么？”

萧清从小就喜依在萧逸时下，萧逸又甚爱他，原恨不得日夕相随用功，才称心意。

闻言暗想：“兄长如此行为和那天性心地，难免身败名裂，自以离开他的为是。无奈终是同胞骨肉，父母一死，兄弟二人本就孤单。他行为又不好，有自己在侧，还可从中化解一些；这一离开，不特手足情疏，照他心性，弄巧还要视若仇寇。”好生委决不下。

潜夫待了一会，见他双泪交流，伤心已极，答不出话来，知道为难，又告诫他道：“我知你因父母双亡，不忍舍他即去。须知豺虎不可同群。瑶仙机智深沉，因师父不喜她奸猾，本就怨望，更为母仇，我断定她必是将来祸水。令兄迷恋此女，至于不孝忘亲，如受蛊惑，什么事做不出来？平素犯了规条，村人尚动公愤，何况他们？倘再有甚变乱，决不相容。与其随之同败，何如早早打算。他如安分守己，同在一处，日常照样聚首，并非远别不能相见。你因年幼，为便于用功，依傍叔父也不为过。不幸而言中，他闯出乱子，你有此退步，免被波及，也不致使父母坟墓无人奉祀，先人血食由此而斩。此乃两全上策，还有什么为难呢？”萧清闻言，方始醒悟。哽咽着答道：“小弟方寸已乱，多蒙开导。就请姻伯和大哥代为作主好了。不过家兄此举虽于孝道有亏，但他去时也是徬徨反复，欲行又止者好几次。今晚之事，务求大哥代为隐瞒，最好连姻伯也莫提起，免得二老听了生气。”潜夫冷笑道：“他天人交战了一阵，仍被人欲战胜，怎还说天良未丧？看你面上，我也不值向外人提起。要瞒父母，却非人子之道，我自有处。你此后要为亡亲争气，向上才是正理；徒自哀毁伤身，并无用处，不可再悲伤了。瑶仙诡诈心细，决不容他久停，快要回转。我此时正气头上，见面难保不显露。谨记我言，明早事多，早早安歇。我回去了。”

萧清谢了厚意，仍由前门送出。同时感怀身世，又担心兄长异日安危，惟有伤心，低了个头，边想边往里走。才进灵堂，闻得里屋有了声息，心中一动。赶进一看，正是乃兄萧玉握拳切齿，满面忿怒之容，坐在榻前椅上。见了萧清，劈口便低声喝问道：“我叫你不许外人进来，郝家这个背时鬼，怎么放他进来的？快说！”萧清疑心话都被他听去，吓得心里乱跳，更不知如何答好，呆了一呆。萧玉又怒问道：“那小鬼看我不在，说我些什么？”萧清听出他刚进来，话尚没有听去，才略放心，定一定神，答道：“适才我打瞌睡，他拍窗户，说郝姻伯怕我弟兄伤心，叫他前来慰问，并商明早入殓之事。我说你人不好过，已经睡熟。他说什么也要开门进来，没法子，只得开的。”萧玉又厉声低喝道：“半夜三更，谁要他父子这样多事？小狗看我不在，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看我撕你的皮。”萧清见他声色俱厉，知他性暴，不顾什么兄弟情分，无奈只得说谎道：“幸亏我开门以前，早就说你因思念先母，悲伤过度，本来就带着病，我怕你在母亲咽气房内触目伤心，死劝活劝，劝到后面书房安睡，现时刚刚睡熟。将他哄信，还叫我不喊你，明早有事，多睡一会的好。”萧玉口里虽硬，终畏物议，一听说潜夫不知他夜中偷出，一块石头便落了地。此时正在心乱如麻之际，一意盘算未来的难题，哪还再有心肠计及别的。底下更不再问，只怒答道：“他姓郝我姓萧，我便出去，须不干小狗什么事，他就知道，有什相干？”萧清知他欲盖弥彰，且喜未再追问，哪敢多说惹气。想起适才潜夫劝他之言，至亲骨肉还不如外人，甚是心酸难过。天已不早，出到灵堂前，剔了剔神灯，假装困倦，倒在床上想心思。萧玉呆坐了一会，也往对榻躺倒，只管长吁短叹，时而悲泣，时而低声怒骂。萧清听了，觉着乃兄今日情形大变。如真受了瑶仙坚拒不与相见，不会去得这么久；如像往常二人口角受点闷气，又不是这神气。再者，两下里平日都有情爱，并说已定婚嫁之约，患难忧危之中，更应相怜相爱才是，万无被拒之理。猜他受了瑶仙蛊惑，有什极为难之事，以至如此。因而想起晚秋母女为人阴险诡诈，以及两家不应怀有的仇恨，不禁吓了一身冷汗。虽然暗中忧急，不敢公然明问，但对乃兄和瑶仙二人都留了心。

萧清这一猜，果然猜对。原来瑶仙自治丧人去以后，因有私语要与绛雪商量，推说明日有事，老早便把萧逸留下的村妇打发往后房中睡了。绛雪重往厨下端整了些饮食，劝慰瑶仙同吃。二女一个苦想萧玉，盼他夜深私来看望，述说心腹；一个仍恋着萧清，恨不得赶往萧家探个明白：日里雪中跌倒坐视不救，是否成心？正是各有心事。绛雪把火盆添旺，二女并躺床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望了一会。瑶仙忍不住说道：“男子真是薄幸。我这等苦难伤心，几乎死去，就说日里怕人知道，这静夜无人，怎也不偷偷前来看我一看？再等他一会，不来便罢，从此以后一刀两断。莫说我再理他，连去他家那条路，这辈子都休想我走。”说到这里，眼睛一阵乱转，气得几乎要哭。绛雪急道：“我的好姊姊，怎么一点不体谅人？我还觉他对你真好呢。请想啊，他父母和我们一样都遭全村人恨，他弟兄年纪轻轻，个个都是他长辈，不比你是一个孤女，容易得人怜惜。”

今天才出了这大乱子，哪里还敢再走错一步？你说得倒容易，萧逸在我们家既留有人，他家未必没有。何况郝家父子又是他的紧邻，老的为人古怪，小的更是可恶。你没见妈死以前，郝家小狗催他回去，那个该死挨刀的样子吗？一步走错，叫他怎么再在这里做人？想逃出去，村规又是不许，不是死路一条吗？你这里想他，只怕他还更想你呢。不信，我替你再跑一次，讨个信回，就知道了。”

瑶仙方在沉吟不语，刚想说绛雪今非昔比，此去被人看见，你我同被污名。忽闻门外有人弹指叩户之声，瑶仙心中一动，猜定是他。刚从床上坐起，念头一转，忽又拉了绛雪倒下，附耳悄声教了些话。绛雪悄笑道：“这么一来，不辜负人家苦心吗？”瑶仙把眼微瞪，挥手催去。绛雪只得走向中屋，贴门低问：“是哪一个？”外面忙答道：“绛雪，是我。快开门，外边冷得很。”绛雪一听，果是萧玉。想起自己的事，不禁心中一酸。再听仍和往日一样喊她绛雪，虽然萧玉不知她与瑶仙认了姊妹之事，不能见怪，心中总是有点不快。便照瑶仙的意思拒绝他说：“我姊姊今天伤心过度，水米不沾牙，哭晕死过去好几次。如今睡了，不能见你。”萧玉在外一听瑶仙苦状，越发担心怜爱，便央告道：“好绛雪，你和小姐去说，我为她心都快碎了，只求放我进去见上一面，立刻就走。”绛雪因已点醒自己身分，听他仍是这般丫头称呼，没好气答道：“我姊姊莫说睡了，我不能叫，就是没睡，大家都在风飘雨打的时候，半夜三更孤男寡女相见，被人知道，明日拿甚脸面做人？你不怕，我姊妹两个还当不起呢。”萧玉一心求见，什么话都没留心细听，只一味央告道：“好绛雪，好姑娘，莫作难我，改日好生谢你就是。”

哪怕她真不见我，你只替我喊醒，问上一声，就感激不尽了呀。”绛雪只管表示她和主人是姊妹，对方仍未听出，依旧左绛雪右绛雪地没有改口，越发有气。含怒答道：“你把人看得太小了，哪个希罕你甚谢意？实对你说，妈归天时命我和姊姊拜了姊妹，一家骨肉，且比你亲近得多呢。她就是我，我就是她。我说不见，一定不见。用不着问，各自请吧。”萧玉闻言，方听出有些见怪。忙又分辩道：“恭喜妹妹，恕我不知之罪，怪我该死。好妹子，千万不要见怪。你既能做主，请你快点开门让我进去吧。外边冷还不说，你知我提心吊胆来这一回，有多么难吗？要不见她回去，真要我的命了。”瑶仙早就随出在旁偷听，闻言也是心酸感动，想教绛雪开门，又因适才已嘱绛雪作难，不便改口。反正不会不开，何不忍耐片时？绛雪口虽那么回答，脸仍回看瑶仙神色行事。见她无所表示，乐得假公济私，话更说得坚决。萧玉

越等越心慌，一时情急，口里不住央告，好妹子喊了无数，手在门上连推带打，打得那门山响。打没几下，绛雪恐把后屋女仆惊起，忙喝：“后屋有人，你闹什么？这就给你开门，看我姊姊可能饶你！”瑶仙见绛雪要开门，连忙三步两步跑进屋去，身朝里侧面卧倒。绛雪等她进屋，才缓缓将门开放。

这一耽搁，萧玉在门外足等有半个多时辰，身子冻得瑟瑟直抖。好不容易听绛雪有了开门之意，惟恐多延时刻，慌不迭乘空先把雪具脱下。门一开便钻了进去，迎着绛雪的面急口问道：“好妹妹，姊姊现在妈房里么？”绛雪没好气低声喝道：“告诉你有外人在后屋睡，怎么还这样毛躁，大声大气的？”萧玉连忙谢罪。正还要问瑶仙住处，一眼瞥见左侧门帘内透出灯光，更不再问，揭帘跑进。绛雪随将正门关好，堂屋壁灯吹灭，跟踪走入，又将瑶仙房门上了闩。见萧玉站在门内，连正眼也没看他，径直转向后面套间去了。萧玉和瑶仙虽然两情爱好，彼此心许，因瑶仙颇知自重，从不许他有什么轻薄言语举动，萧玉对她又怕又爱，奉若天人，连手指都未挨过。这时一到，同在患难之中，爱极生怜，恨不得加倍温存抚慰，才称心意。况且晚秋死前虽未明说，语气中二人婚姻已成定局。加以室无他人，有一绛雪本是心腹，新近由主仆又结了姊妹。反正玉人终身属我，纵然略微放肆一点，也不要紧。先在床前喊道：“姊姊不要伤心，我看望你来了。”连喊两声，不见答应。自问并无开罪之处，连唤不理，也不知是伤心太过，忧急成病，还是有什么别的不快。方在惶急，想要近前，回顾绛雪将门关好走入后房，知她主仆通气，这等行径分明给自己开道，胆更放大。一时情不自禁走到床前，想扳瑶仙肩背。手刚接近瑶仙肩上。瑶仙倏地一声娇叱，翻身坐起，满面怒容，猛伸玉掌，当胸一下，将萧玉推出好几尺去。然后戟指低喝道：“该死的，妈今天才死，你就要上门欺负我么？”说到“欺负”二字，两行清泪似断线珍珠一般，落将下来。

萧玉见瑶仙悲酸急怒，吓得没口子分辩道：“好姊姊，我担心你极了。好不容易偷偷到此，因为姊姊不理我，急得没法，才想拉你起来。想安慰你都来不及，怎敢欺负？”瑶仙不等他说完，便抢口怒喝道：“多谢你的好心。还说不欺负我呢，我来问你：半夜三更，孤男寡女，你纵不畏人言，也应替我想想；加以你我两家新遭惨祸，成了众恶，好端端的还怕人家乱造黑白，怎能昏夜背人到此？如被人发觉，说些坏话，你就为我死去，也洗不了的污名。急切之间担心妈的身后和我的安危，以为夜无人知，偷偷前来，也还情有可原。但那绛妹也是我亲若骨肉的心腹近人，如今又承遗命拜了姊妹，就不能作我的主，也当得几分家。她既那么坚决回复，叫你回去，自然是她明白，揣知我的心意，知道事关我一生名节，比命还重，不可任性胡为，你就该立时回去才是正理。苦缠不休，已经糊涂万状，怎倒行强打起门来？你不知道我后屋住有萧家的人，便是欺我姊妹两个人少力弱，难御强暴，打算破门而入，见也要见，不见也要见，不能白来；如知后屋有人，更是意存要挟，行固可恶，心尤可诛！这都不说。你因妈死，怕我伤心，才来看望安慰，并且不畏艰险寒冷，可见爱我情深。古人爱屋及乌，何况死的是我母亲，她平日又那么爱你，果如你那痴想，便是半子。你一进门，便是灵堂壁灯已灭，灵床下还有一盏长明神灯，决不会看不见。你眼泪未滴一滴，头未磕一个，连正眼都未看，也不问我睡了未睡，便往房里乱跑。稍有天良，何致如此？进门之后，我不起来理你，当然不是伤心，便是生气。如真爱我怜我，就该想想你来得如此艰难，人非木石，怎倒不理？当然有什么错处，或对不起人

的地方。想明白后，再用好言劝解，我就有气也没气了。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跑过来拉拉扯扯。我平时如是轻佻，不庄重，和你随便打闹说笑惯的，也倒罢了。我又不是那种无耻下贱之女，你也不是不知道。偏当我悲痛哀伤之时，如此轻薄，不是看我家无大人，孤苦弱女，成心欺负，还有什么？我命太苦，只有父母是亲人，为了萧家欧阳贱婢，害得二老相继惨死。见你一往情深，只说终身有托，女婿就是儿子一样，可以存续香烟，继她未竟之志。我非庸俗女流，不会害羞作态，也不相瞒，对你早已心许；便是母亲临终遗命，也命嫁你。但照你今晚行为看来，心已冰凉透骨。你如此，别的男人更可想而知。我和绛妹约定终身不嫁，一了心事，便寻母亲于地下了。”说完，又哽咽哭起来。

这一席话，说得萧玉通体冷汗，面无人色。深知瑶仙性情刚强，词意如此坚决，难以挽回。想不到一时情急心粗，竟未细想，把一桩极好的事，惹出这大误会。欲火烧身的人，会不惜一切牺牲，明知它是火坑，也要去冒险。她虽错怪，偏问得理对，无词可答。又是委曲，又是愁苦，急得没法，只好自怨自捶。连说：“我真粗心，该死该打！”瑶仙见他自己发狠捶胸，也不拦阻，只是冷笑。后来萧玉见她心终不软，倏地跑过前去。

瑶仙凤眼一瞪，刚怒喝一声：“你要找死么？”萧玉已扑通一声跪到面前，哭说道：“姊姊呀，我不过是粗心大意了一些，你真冤枉死我了呀！你既一定怪我，我就死在你面前，明我心迹好了。”瑶仙冷笑道：“我说你安心挟制姊姊不是？我问问你：好端端男子汉大丈夫，寻的什死？还要死在我的面前，是何居心？如若是假，便是借此要挟，如若是真，岂非临死还要害我负那污名？几曾见一个孤男会死在寡女闺房中的？快些起来，这种做法，没有人来怜惜你，我见不得这种样子。”萧玉哭诉道：“姊姊，你今天想必因妈去世，伤心太甚，处处见我生气。我反正一条命已付给你，要我死就死，要我活就活，我决不敢挟制你。如今心挖出来，也是无用。我不过话说得急，怎会死在这里？不过姊姊不肯回心，百无想头，莫说不怜惜我，就怜惜我，身已化为异物，有什用处？望姊姊多多保重，过一两天就知我的心了。”说罢，起身要走，临去又回头看了一眼，见瑶仙仍是冷若冰霜，凛然不可侵犯。不禁叹了口气，低声自语道：“姊姊，你好狠心肠。”把足微顿，拔步便走。

## 第一九六回

宝镜耀明辉 玉软香温情无限

昏灯摇冷焰 风饕雪虐恨何穷

萧玉的手刚伸到门上，瑶仙低喝一声：“你等一会再走！”萧玉本已绝望，心里又冷又酸，闻言好似枯木逢春，立时生了希冀。连忙缩手应道：“姊姊，我不去。”回顾瑶仙，泪光莹莹，眼角红润，星眸乱转，灯光下看去，越显楚楚可怜，知她心软肠断，有了转机。方欲凑近前去温存抚慰，不料刚一转背，瑶仙便把目光转向床侧，面对后房低唤了一声：“妹妹！”萧玉见她忽又喊起绛雪，不知是什么意思，哪敢冒昧再问。正在逡巡却步，心里乱跳，绛雪已如泪人一般应声走出，到了床侧，喊了声：“姊姊。”瑶仙手指萧玉，

对绛雪道：“你送萧表哥出去，留神看看附近有人没有。如若有人，不可瞞我。我已孤苦伶仃，无人怜惜的薄命人，再冤冤枉背点污名，实在承担不起了。”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你看他来得多么冒失，去得多么唐突，只是满腹私心，从不替人打算。这样的人，我心已成槁木死灰，百无希冀。你快去快回，什么话都不要说，莫为他伤了我姊妹两个情分，我更成孤儿了。”说罢，侧身往床上一躺，竟未再看萧玉一眼。

这一来，萧玉的心二次又凉了半截，忍不住颤声连喊了两次姊姊。瑶仙理也未理。

还是绛雪看不过去，朝他使了个眼色，手朝门外一指，故意说道：“我姊姊心硬，不能挽回了。深夜之间，好些不便，房后又睡有一个外人。她哭了一整天，水米不沾牙，心已伤透，人更受了大伤，明早还有不少要紧事。你容她早点安歇，莫要逗她多伤心了，快些请回去吧。”萧玉见绛雪暗示神情似有话说，虽然将信将疑，但是事已闹僵，除了望她转弯，别无挽回之望。既然这等说法，再如不走，岂不把自己那一种深怜蜜爱之意，越发打消个净？忙答道：“妹妹说得对，我真该死。只顾看着姊姊生气，多心着急，忘了请她安歇了。”说罢，又对床上低喊道：“姊姊呀，只求你多多保重玉体，不要伤心，我就身遭横死，也是甘愿，请早安歇吧。”瑶仙还是不睬。萧玉无法，只得叹了口气，随着绛雪启门走出。到了堂前，悄对绛雪道：“我来时心急，只顾着先看望姊姊，没顾得先向妈的灵前叩拜，姊姊怪我，也由于此。妹妹稍待片该，容我叩几个头吧。”绛雪道：“后屋有人，虽然被我将穿堂屋锁断，不会闯出，到底担心，你改天再来，不是一样？”萧玉凄然落泪道：“我此时方寸已乱，万念全灰，知道能来不能？一则我们两家这么深的情分，妈是长辈，礼不可缺；尤其妈最爱我，视如亲生。今天姊姊这样错怪冤枉，妈阴灵不远，必能鉴我真诚，何况妈临终之时又有遗命。向她祷告祷告，也许冥中默佑，托梦给我姊姊，教她回心转意。既是后屋有人，我也不敲引神磬了。”随说，早抽三枝本村自制的棒香点上，跪在灵前，低声祈祷起来。

绛雪原知瑶仙故狠心肠，有意做作，欲擒先纵，给他一个下马威，以便激其同仇敌忾，永无反顾。见他如此情痴，也觉不忍，只得听之。强催着萧玉祷告起身，故意先开正门走出，看了看四外无人，才缩回来引送萧玉。到了门外，将门反掩，一同走到墙角雪堆后面，立定说道：“大表哥，你怎么这么呆？你还怪她狠心，全不看她平日多孝母亲，妈是为谁死的？女婿有半子之情，你这女婿更比半子还重。她既以终身相许，这不共戴天之仇的千斤担子，还不是望你能分担一半么？实不相瞒，她从妈死后不久，就想你。等到夜半不见你来，又气又急，如非怕人看破，还几乎要叫我到你那里去呢。谁知好容易把你盼来，进门时那么莽撞，已经不快。未了急匆匆打门闯进，既不问妈何时故去，身后事怎么办；已听我说她睡了，也不问问她身子好不好，吃东西没有，睡着没有，人怎么样。仿佛我家大人已死，百无顾忌，闯进她的卧房。见她面朝里睡，不理不睬，三岁娃娃也看得出是在生气。就该先陪小心，好生安慰，把她哄起了床再说才是。你却不管青红皂白，夜入深闺有无嫌疑，过去动手就扯。她心本窄，像你这样乱来，那还有不多心伤感的道理？这是你自己把一桩成了的好事，闹和稀糟，怨得谁来？”

萧玉吃绛雪数说了一顿，悔恨之余，满拟必有下文，一听到末句，并无可以转弯的活。急忙央告道：“好妹妹，我没有她，活在世上有何生趣？

我知错在粗鲁大意。姊姊听你的话，好歹给我出一个主意，挽回她心，感恩不尽。”言还未了，绛雪冷笑道：“无怪姊姊看你无用。话还用明说么？这事全仗人力去做，也不是劝得转的事。我已明点给你，就不立时去做，也该有句话，我才好说。一来就死呀活呀的，全没一点丈夫气，莫说姊姊，连我也听不惯这个。心坚石也穿，人只要肯真心着意去做，没有不成之理。

一味装疯卖呆，连句话都换不出，这样还说什么？”萧玉前后一思索，忽然省悟，瑶仙意思是要他同报母仇，不禁吓了一跳。当时只顾挽回情人的心，并未细想，脱口答道：“你说的话，我明白了。我还当姊姊真恨我呢，原来如此。请你转告姊姊，她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只管放心。但是一样，自来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为公的来说，我虽为她不惜百死，无如聪明机智都不如她。既然敌忾，理应同仇，和衷共济，随时密商，以她之长，济我之短，方有成功如愿之望。为私的说，我二人从小一处长大，情逾骨肉；又承先人遗命，订此良姻，虽未过门，也算得是个患难夫妻。境遇相同，遭受一样，孤苦惨但，言之伤心。她还幸而有你这样一个同心同德、休戚与共的妹妹；我表面上有个同胞兄弟，说起来总算比她多一骨肉之亲，实则心情两异，迥不相谋。最令我痛心的是事仇若父，仿佛理所当然。看来我还不如她呢。如今就把报仇一节，作为没有此事，也该日夕聚首，相敬相怜才是；如若转而忧谗畏讥，动辄害怕，不敢相见，只恐仇没报成，人早相思而死了。请妹妹务必代达，说我有她则生，无她则死，今生今世，永为臣仆。

只要她一说出口，天塌下来，也敢应承。只求她在她大仇未报以前，随时定约把晤，千万莫再不理，免我相思而死，就感恩不尽了。”绛雪听萧清和他面奉心违，暗自惊急。等他说完，笑答道：“你老是爱表白，看这一套话说了多少死字呀。你暂且请回家去，这些话我定给你带到。听与不听，却在乎她了。”萧玉发急道：“她最信服的是你，只要帮我多说好话，没有不信之理。好妹妹，劳你点神，容我在此稍等片刻，听你一个信。

哪怕人不出来，给我一个暗号呢。今日连愁急带伤心苦熬了一整天，得点实信回去，也好睡个把时辰的安心瞌睡呀。”绛雪便问：“这个暗号如何打法？”萧玉道：“她如回心答应，你随便拿件杯盘碗碟之类掷在地上，我就明白了。”绛雪笑道：“你真痴得可怜。他对我就不……”说到这里，忽然止住，心中一酸，转身就走。萧玉不明言中之意，只当她指的是瑶仙，话未肯定，人已走了。忙追上去，悄声急问：“妹妹，你说什么？”绛雪急答：“我晓得，你放心，回去安睡就是，再要磨人，连我也不理你了。”

萧玉不敢再说，只得抢口说了句：“多多拜托。”退了下來。因绛雪暗号示意不否不诺，心中不定，意欲等上一会。忽见绛雪走到门前，回身将手连挥，意似催走，不再回复。暗忖：“今晚我真呆了。这里住房都没墙垣，正好假装回去，等她进屋再绕转来，到窗底下听她二人背后真话，一听便知，不比得她暗号还强得多么？”念头转定，把手一挥，朝来路走去，先绕到房侧，见灵堂灯光一明一暗，瑶仙窗上影绰绰似有两个人影闪过，知己进房，没有留神自己。慌不迭提气轻身掩到瑶仙居室窗下，侧耳静听。二女语声细微，隐闻瑶仙在内悲叹，绛雪在旁劝解，只听不真切。雪地奇寒，朔风透体，脊骨冰凉，牙齿又不争气，偏在此时捉对儿上下厮击，震震有声，怎么也忍不住。惟恐二女发觉，再一弄巧成拙。更难挽回。急得一颗心怦怦乱跳，似要进出腔子外来。越急心越不定，两耳更失效用，在自惶惶，无计可施。后来在窗底下搜索，好容易找到一条小缝。刚凑上去，要往里探看，忽听瑶仙

在屋里唤道：“绛妹，你听窗外好似有人一样，快看看去。真是越闹越不成样了。”随听绛雪答道：“姊姊忒多心，明明是冰雪破裂的声音。这半夜三更，哪有这样下流没品行的？被人看见，捉住还有命么？明天还要早起，请姊姊早点安歇养神吧。”

萧玉在外，哪敢往下再听，没等说完，早吓得提心吊胆，接连几蹿，逃了开去。恐二女由窗中外窥，避开正面，先在房侧躲了一会，不见人出。探头外视，瑶仙室内灯光已灭，声息全无，知道冰雪业已冻结，自己轻功不曾学好，踏行有声，不敢再作留连。

心中一酸，越觉通体冰凉，彻骨寒心，冷不可当。怀着满腹悲酸，思绪万千，对着瑶仙卧房虚抱了几抱，四顾茫茫，凄然暗叹了一声。眼泪流到脸上，面皮微动，觉着有些发皱，举袖去擦，冰凉挺硬，袖已冻僵。只得把一双冻手搓热，露出一张无人见怜的哭丧脸，往回就跑，随跑随想。暗忖：“二女所说之事，何等机密重大，如若稍微看轻我，怎会吐露只字？分明念切亲仇，故意用激相试，好使我同心协力，锐身患难。尤其是当面说明婚嫁，不作丝毫儿女于羞态，可见倾心已久。只怨恨自己痴顽，全不体贴她的处境伤心，情热莽撞，不会温存。易地而居，便自己换了她的境地，遇了情人这样，恐也难免误会心寒，怎能怪她生气？话虽句句责备，而眉目之间隐含幽怨，深情若揭。又可恨自己太粗心，辩白的话全不中理，也不留神查看她的语气神色。直到她气极，下了逐客之令，我虽满腹心曲，竟未说出一句。如今想起，已是不及。她命绛雪送出，好似安心留一转弯的路。自己听出心事，就该誓死同仇，立即回去。她姊妹明明是一个鼻孔出气，话已说到这等分上，偏还要听什么壁脚，探什么背后言语。她那么冰雪聪明，耳目何等灵敏，如今定已被她看破无疑。其实越是责备，倒显情重，任她数说，并不妨事。

依这样讥斥几句，就此熄灯不理，又说自己是没品行的人，大有不屑之势，却是可虑之极。”这一疑虑，念头不由又转到坏处；想道：“彼此从小长大，早种情根。今日瑶仙家遭惨祸，自己还不是无独有偶，和她一样遭祸丧母？照着素日情分，理应相慰相怜才是。这样大雪寒天，始而闭户坚拒，任我僵立风雪之中，闭门不纳；后来勉强开门进去，先是向壁不理，继而尽情责问，全无一点慰藉，终仍逐诸大门之外。后来窗下偷听，休说名分已有宿定，即便算我越礼，也由于爱深情急所致，倘有三分爱怜，或命绛雪重出慰勉，或是故露口风。她不想只要暖室绣户中吐个一句半句，这风雪中的可怜人便可安心适意，免却无限烦恼忧疑。她不但视若路人，反说得人那么不堪，就此熄灯绝决，薄情一至于此。以后更不知她理我不理，真要决裂，还有什么想头？”越想越伤心，不禁又哑声痛哭起来。哭不几声，念头匆忙转到好上。又觉瑶仙深情内蓄，言行皆寓有深意，为了激励自己卧薪尝胆，不得不尔。自己不过受点冻，她这时人去后的伤心，恐怕还要更甚。不禁又起了爱怜，急得低声直喊：“好姊姊，你今日人已吃了大亏，千万不要再伤心啊！”念头忽一转到坏上，又把“好狠心的姊姊”叫了无数。

似这样时悲时喜，时忧时恨，神态怔忡，心情摇摇，也不知如何是好。在雪上滑行，快两步，慢两步，想着心思自言自语，独个儿尽在捣鬼，不觉到了自家后门。本就满腹悲愤牢骚，一看居室内透出灯光，更有了气。暗怪乃弟不知事务，出时再三叫他只留灵前神灯，这般夜深将灯点起引了人来，岂不又遭指摘？本就有气，正待发作，才一走进，便听兄弟送人往前门走出。由暗室中掩到灵堂探头往外一看，正是自己又恨又怕的紧邻郝潜夫，不由吓

了一大跳。尚幸心存顾忌，入门时没有张扬，又在暗室之中走出，否则岂不正被撞破？就这样，也拿不准潜夫来时早晚，机密泄露也未。一着急，把当晚的满腔怨毒全发在乃弟身上。暗忖：“事已至此，不泄露还可饶他，如由他口里吐出机密，反正清议难容，非重重收拾他不可。”当时忿极，怒气冲冲掩进房中坐下，真恨不能把乃弟毒打一顿才能出气。总算萧清运气还好，萧玉到时，刚巧潜夫起身。萧玉悲愤急怒一齐交加，昏愤心粗，没有跟出偷听，竟被萧清几句言语遮饰过去，以为真个无人知晓。

萧玉尽管怨气难消，天良犹未丧尽，自知所行所为不合轨道，加以作贼心虚，惟恐闹起来别生枝节，未操同室之戈，只怒声斥责了几句，便往床上卧倒。又把心上人所说的话重又反复玩味，似着了魔一般，不住展转反侧，短叹长吁，恨一阵，爱一阵，喜一阵，愁一阵。最终觉出如要挽回情爱，与意中人比翼双栖，不问今晚种种说话举动是真是假，非代她锐身母仇，决然无望。只要能将仇人杀死，即使她真个变心薄情，也能挽回。如若故意激将，正可增加情爱。越想越对，方觉还有转机。猛又想道：“报仇之事大不容易。萧逸是全村之主，人望所归。以下弑上，即使侥幸成功，村人定动公愤，休想活命。

全村的人都把瑶仙认为遗孽祸水，岂有不疑心到她之理？况且萧逸内外武功均臻极顶，灵敏非常。连那三个小儿女都不是随便能对付的。纵然甘冒不韪，灭伦背叛，身子先近不了，如何行刺？要想乘他教武，身子挨近时骤出不意，下手暗算，萧逸又得过祖先嫡传，长于擒拿，奥妙非常，不论旁刺侧击，敌人手略沾身，不被擒住，便被点倒。众目昭彰之下，就是得手，踪迹败露，也跑不脱。无论昼夜、明暗下手，均如以卵投石，一触即碎，真比登天还难。不办吧，情人的心又无法挽回。”怎么想，也打不出主意，闹得一夜不曾合眼。天亮便起来，等人筹办乃母身后之事。

萧清看出他受了瑶仙挟制，必然心怀不善，也是急得一夜不曾安睡。萧玉色令智昏，不但对乃弟毫无怜惜，反因昨晚之事迁怒，拿他出气。一起床，便厉声呼斥，借故喝骂。

稍辩一两句，便动手打。因是大年初二，执事人等差不多头晚都补除夕的缺觉，加上痛恶死人，心中不愿，挨到正午，才行陆续前来。郝老夫妻原是热肠相助，因昨晚潜夫回去一说，天生疾恶如仇性情，如何容得。如非乃子已经答应了萧清，不为泄露，更恐引起箕豆相煎，萧清吃了萧玉苦头，几欲过去当众宣示，大大打骂一顿，才快心意。背后尚且恨得如此，见了本人，怎忍得住，只好不去。到了傍午，潜夫才到萧家略为敷衍，推说二老晚间受寒感冒，不能前来。萧玉本和他不对，此时正盼早点事完天黑，好去崔家畅叙幽情，潜夫又是面对兄弟说话，乐得装未听见。郝老夫妻生病不来，更省絮贴，就此忽略过去。这些人一来晚不要紧，萧清却吃足了苦头，被萧玉骂前骂后，无可奈何，便去灵前抚棺大哭。到了人来入殓之时，萧玉虽然色令智昏，毕竟母子天性，也免不了一场大恸。萧清更不必说，众人都知他年幼可怜，齐声劝勉，方得少抑悲哀。

潜夫看他成礼之后，乘着萧玉不在眼前，悄问夜来之事。萧清知道隐瞒不住，只得说了个大概。潜夫暗忖：“乃兄为人无异禽兽，他却天性纯厚，弟兄二人如在一起，就不受害，也必受他人连累。父母昨日已经劝过，就这样劝他移居师父家中，未必肯去。

还是禀告师父，由他作主，唤去相依才好。”当下也不说破，见萧玉走

来，又宽慰萧清几句，便即辞去。回家换了雪具，跑到萧逸家中，将他弟兄之事和盘托出。萧逸沉吟了一会，答道：“伯祖嫡裔只此一支，便多不好，也应保全，何况还有一个好的。清侄灵慧，尚有至性，由我教养成人，自不必说。就是玉侄，他和瑶仙未始不是一双佳偶，年轻人身落情网，无可顾忌，自是难免。若说他们狼子野心，志存叵测，决无此大胆。纵敢犯上作乱，事情也万办不到。他两人既然心许已久，又有两家母氏遗命，等过百期，索性由我作主，给他们行聘，服满成婚好了。至于苟且一层，瑶仙平日颇有志气，昨日我见她甚是哀毁，便玉侄非人，她也决不肯以身蒙垢，永留终身之玷。不过他们平日情爱甚厚，同遭惨变，难免彼此相爱相怜。又因村人厌恶乃母，难免迁怒遗孤，不敢公然来往，只好背地相见，哪知这样嫌疑更重。玉侄昨晚尚且前往，以后自不免时常偷会。

你既发觉，务要装作不知，切忌传扬。须知玉侄不肖，尚有清侄可以继承。崔、黄两家至戚，却仅此一个孤女，若使羞忿不能立足，无论死走逃亡，或激出什别的变故，均使我问心不安。只等初六灵柩出屋，便将清侄招来与我同住。玉侄之事，只要他们发情止礼，不致荡检逾越，到时明订婚礼也就罢了。”潜夫哪知萧逸明知晚秋死前必有复仇遗命，因看仙人面上，意欲委曲求全，故意说她不会有什异图，日后暗中设法挽救。闻言颇不谓然，因未拿着逆谋把柄，不便深说，由此便留了神。不提。

萧玉因潜夫始终对他不理，想起昨晚之事，大是疑心。人去以后，强忍愤恨，勉强上完夜供，将萧清唤至房内，把门一关，拿了一根藤条，厉声喝问：“到底昨晚有无泄漏机密？”萧清从小挨打受气，积威之下，神色未免慌张，才说一句：“哪有此事？”萧玉便刷的一藤条打向身上。萧清虽然小好几岁，平日比他肯下苦功得多，力也较大，只是敬他兄长，一味恭顺，并非真个不敌。见他家遭惨祸，母死在床，停尸未殓，竟然背礼忘亲，去寻情人私会，昨晚神情言语均似受了蛊惑，欲谋不轨，已是老大不以为然。

日里既未尽哀，夜来又复欺凌弱弟，一言不合，持鞭毒打，全无丝毫手足之情，未免心寒气壮。先未及躲，挨了一下重的。萧玉见他答，第二下又复打到。萧清实忍不住，含泪忍痛，一纵避开，也喝道：“妈才去世，你我同气连枝，患难相依，理应兄爱弟敬，互相顾惜才是。我又没做什错事，来是人家自己来的，为何打我？”话未说完，萧玉刷刷又接连几下，俱吃萧清连使身法躲开。嗣见他不可理喻，追打不休，意欲拔脚逃出。

萧玉嫌他不似往日甘于受责，越发暴怒，低喝一声：“你敢不服我管，往哪里跑！”随着纵身过去，连头夹背，恶狠狠又是一下。萧清也真忿极，闻得脑后风生，将头往侧一偏，跟着身子一矮，转将过来。趁着萧玉一藤条打到门上，使一个叶底偷桃之势，抓住藤杆一拉，夺过手来。底下一腿将门踢开，纵将出去。不想迎面轻脚轻手跑来一个女子，萧清忙往外纵，对方来势也急，两下几乎撞个满怀。还算萧清眼快，身子矫捷，身刚纵起，瞥见对面跑来一条白影，喊声：“不好！”百忙中施展萧家内功嫡传，一个悬崖勒马之势，身子往左一横，就势单足往旁边茶几角上一点劲，往右上方斜飞出去。只听锵银、哗啦、乒乒、哎呀之声响成一片，灵堂内顿时大乱。

原来萧清急于避人，用势太猛，径由来人头上飞过。落时身子朝外，只顾想看来人是谁，不曾留意身后，脚跟正踹在神桌角上，一下将上首一座两尺来高的锡烛台踹翻折断。上半截连同半枝残烛掉在地下，下半截翻倒在桌上，将灵前供菜果盘撞坏了好几个。

同时萧玉见兄弟居然抢藤夺门而出，不受责打，益发怒从心起，恶狠狠跟踪飞身追将出来，势子也急。室中只有一盏半明不灭的神灯，加上三人一阵纵跑带起来的风势，灯焰摇摇，光景越发昏暗。萧玉正低声喝骂，两眼一花，见萧清纵起，只知怒极前扑，不想前面还有一人。来人也不知是否存心，明明见对面有人，仍往前跑。这一来，两下里都收不住势，恰撞了个满怀。来人又是女子，“哎呀”一声，跌了个屁股墩子。萧玉力大势猛，一把人撞倒，心中一惊，一把没抓住，身反向前一探，吃来人叭的就是一个嘴巴。

低声喝道：“你瞎眼了么？”萧玉这才听出是绛雪的声音，不由又慌又喜，哪还再顾别的，忙伸手想去扶时，绛雪已由地上纵起，低喝道：“你这个欺负兄弟的坏人，哪个理你？”说完，转身要走，萧玉悬心了一夜，方欲打完兄弟，再候片时，便硬着头皮再去见瑶仙倾吐心腹。想不到绛雪会来。昨晚曾经托她，料知必有佳音。半边脸打得火辣辣的，也忘了用手去摸。哪知绛雪是恨他追打她的心上人，又吃撞了一跌，心中不忿，先打了他一掌不算，还要故意做作，向萧清卖好。萧玉一见绛雪要走，如何肯放，也不顾萧清在侧与否，慌不迭纵步上前，将门拦住，央告道：“好妹妹，是我一时没有看真，误撞了你。我给你赔礼，千万不要见怪。请到屋里坐吧。”绛雪答道：“你撞了我不要紧，我只问你，为什么要打他？”萧玉道：“妹子你不晓得，一言难尽，人都被他气死，我们去至屋里说吧。”绛雪道：“我知他为人极好，又最尊敬你，妈才死了两天，你就欺负他，我就不依。”

萧玉知道瑶仙最怕物议，哪敢说了昨晚归来，潜夫方由家中走出之事。只得急辩道：“我恨他不听教训，想拿藤条吓他，不料他又凶又恶，反被夺去。你看藤条不还在他手里，刚放下吗？他仗着向外人学了点本领，哪把我当哥哥的放在心上，将来他不打我就是好的，我还欺得了他？不信你问他去，我刚才打了他一下没有？”绛雪见萧清已将手中藤条放下，刚把碎盘碎碗、断了的烛台一齐捡开，由桌底取了一对完整的烛台换上，一边擦着眼泪，好似伤心已极。情人眼里越发生怜，闻言忙就势跑过去，笑脸柔声问道：“清少爷，大哥打了你么？你对我说，我给你出气。”萧清先听这一对无耻男女的称呼问答，已是伤心忿激，哪里再见得这等贱相。怯于兄威，不敢发作，只鼻子里哼了一声，捧起那堆破碎祭器，回身往里便走，正眼都没看绛雪一眼。绛雪好生无趣，忽又想起昨日雪中滑倒之事，不禁心中一酸，一股冷气又由脊骨缝起，直通到脑门，暗中泪花直转。

萧玉仍不知趣，忿忿说道：“妹子，你看他多该死，你好心好意问他的话，他这个背时样子，怎不叫人生气？”绛雪怒道：“都是你不好，你管我哩！”萧玉因外屋隔溪便是郝家，恐被跑来看去，重又卑词请进。

萧清已走，绛雪无法，只得就势下坡，同到萧玉房中，把满腔怨愤，全发放在萧玉一人身上。坐在那里只是数说，又怪他昨晚不该窗下偷听，被瑶仙认为轻薄浪子。好好的事，自己败坏，要和他一刀两断，永不相干。急得萧玉无法，再三央告，托她挽回。

绛雪才说出经她一夜苦劝，略微活了点心。“如今才叫我来唤你，半夜无人之时前去。

仇人所留女仆已经设法遣走，家中无人，什话都可说。但是成败在此一举，莫要再和昨晚一样，自寻苦恼。”萧玉一听，立时心花怒放，破涕为笑。又怪绛雪：“这等好音，先怎不说？不然早就跟你走了，岂不害姐姐久等，又来怪我？你耽延时候，这里郝氏父子是奸细，如被闯来看破，如何是

好？”边说边忙着穿衣着屨。绛雪拦道：“你忙甚么？天还早呢。刚给你把事办好，又怪人了，以后还用我不用？我要怕人，还不来呢。姐姐是千金小姐。我呢，命是她家救的，本来根底，只有死去的恩父恩母知道，莫说出身平常，就是真好，总做过她家丫头。事情不闹穿，大家都好；如果闹穿，被人看破，自有我一个人来担这恶名，连你都不会沾上。我为你用了这么多心血，不说怎么想法谢我，反倒埋怨起来，好人就这么难做么？”萧玉连忙谢过，又说了些感激的话。绛雪微嗔道：“门面话我不爱听，尽说感激有什么用？这样雪天雪夜，不避嫌疑，担着千斤担子，悄悄冒险跑来，一半自然是为了姐姐，想成全你们，将来配一对好夫妻，但是我的来意还有一半，你知道么？”

萧玉一听，她的话越说越离径。一时误会，以为她也看中自己，想和瑶仙仿效英、皇，来个二女同归。绛雪娟丽聪明，瑶仙与她已是情同骨肉，此举如得瑶仙赞同，未始不是一桩美事。但是瑶仙机智绝伦，捉摸不定，自己常落她的算中。万一姊妹两个商量好了，来试探自己，女子性情多妒，这一决裂，更难挽回，哪敢轻率从事。便拿话点她道：“妹子成全我的婚姻，无异救命恩人。自古大德不言报，何况我这一身，业已许给瑶仙姊姊，没齿不二，死生以之。我不能昧起良心来说假话，妹子如有用我之处，还须听她可否。即便为你赴汤蹈火，也是出于她意，不能算我报德。别的身外之物，岂是妹子看得上眼的？”还要往下说时，绛雪见他仍不明白来意，反错疑自己也想嫁他，好生羞忿。心事本难明言，无奈时机难得，不趁此挟制，少时他和瑶仙一见面，经过昨晚一番做作，此后全是柔情蜜意，两人情分决比自己还深得多，如何能拿得他住？一着急，不禁把心一横，顿足立起，怒道：“你这些话，把我当作什人看待？昨晚不是我哭劝姊姊一晚，能有今天么？我把话都说明了，还装不懂，气死人了！”萧玉惶恐，直说自己实在糊涂，不测高深，你我情分无殊骨肉，有什么事，何妨明说呢。绛雪道：“我这事，你就问姊姊，她也极愿意的。我这时候和姊姊一样，只是一条命，不怕害羞了。本来我想由姊姊自己向你说的，但是我心都用碎了，这简直是前世冤孽，已不得早点说定，才朝你说的。别的我也不要报答，只要你帮我说几句话，问个明白。最好叫他同我当面说句话，能如我愿，不要说了；如真嫌我，以后也好死了这条心，专为姊姊出力拼命，报答她全家对我的好处。不管行不行，请你以后少拿出哥哥的威风欺压人家。莫看你比他大几岁，要照为人来说，你哪一样也不如他呢。这你总该明白了吧？”

萧玉闻言，方始恍然大悟。料她属意兄弟已久，情发于中，不能自制。暗忖：“她两姊妹如能变为妯娌，真再合适不过。无奈兄弟性情外面和顺，内里固执。从小不喜和女孩打交道，尤其对于瑶仙落漠无礼。便自己不爱他，也是由此。加以年幼不解用情，昨晚今朝又连遭打骂。如若日后软硬兼施，连劝带逼，或者尚可。当时要他吐口应允，必更说绛雪无耻贱婢，不屑答理。甚至还会说出全家遭惨祸，使命婚媾，丧心病狂，何以为子等等不中听的话，抬出一大篇道理来，叫人无话可答，岂非自找无趣？”想婉言回复，姑且从缓，包在自己身上，必使将来成为连理。话刚说了一半，绛雪冷笑道：“我也随姊姊读过两年书，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各有志，勉强的事，慢说不成，就成，有什么意思？就拿你这人说，品行学问，武功聪明，一无可取，哪点配得上我姐姐？不就是看你用情专一，对她至诚，将来不致负心这一点么？我只要你代我问两句话，好定我的心志。也不是非他不可，决不强求。”

说到就算你报答了我。不成我认了，以丫角终老，决不怪谁。天已快到时候，只管耽搁怎的？”萧玉见她意甚坚决，只得应了。忙往后屋去寻萧清时，谁知萧清见绛雪夜间到此，行踪诡秘，入室不走，疑有什么奸谋，早回到堂屋，窃听了个大概，咬牙切齿，暗骂：“天下竟有这样不顾廉耻的女子，慢说我不会娶妻，就娶也不会要你。”见乃兄走出，知要寻他麻烦，忙往黑影里一闪。萧玉刚进后屋，绛雪也悄悄跟了尾随在后，意似暗中探听萧玉去作说客，是否为她尽心。萧玉忙着去会瑶仙，巴不得早点说定好走。他以为兄弟定在后进暗室中哭泣，绛雪又一意尾随萧玉，二人全未看见外屋板壁间藏的有人。萧清知道兄长天良已丧，难免威逼纠缠，又要呕气，趁二人入内之便，索性溜走。到了门外，纵身上屋，再由屋顶施展轻功，踏着积雪，绕到后进屋上待了一会，侧耳往下静听。萧玉是由后屋又找向前面，萧清知他早就想走，后门未关，便轻轻纵落，如捉迷藏一般，由黑地里掩了进去，仍藏在灵堂隔壁屋内，偷偷听乃兄动静。

萧玉因前后进各房找遍，不见兄弟踪迹，又点了一个火捻子，二次到处寻找。作贼心虚，还用一块椅垫挡住向外一面，以防外人窥见。因为情急心慌，绛雪始终掩在他的身后，也未觉察。萧清进屋时，萧玉刚由后屋走到灵堂外去，见兄弟仍然无踪，气得乱骂：“该死的东西，往哪里撞魂去？这样要紧关头，害我苦找，又不好大声喊的。你要是去到郝家，向老鬼、小鬼诉冤去，那除非你不回来，再要为你尽耽搁时候，姐姐等久怪我，回来非跟你拼命不可。”绛雪见萧清不在，料知成心避出，决难寻回。又听萧玉一个人自言自语捣鬼，也恐瑶仙等久悬念，心里一凉，不禁“唉”了一声。萧玉闻声回顾，知她卫护兄弟，适说狠话，谅被听去。方恐嗔怪，绛雪却道：“你等不得，那就走吧。只要诚心照我话做，也不必过于逼他，在这三两天内给我一个回音，就承情了。”萧玉忙道：“那个自然，这样再美满不过。他又不是疯子，我想他一定喜欢，决无不愿之理。”绛雪闻言，似有喜色。忽又双眉一皱，叹口气道：“你倒说得容易，要知这是我前一世的冤孽魔债。不用找了，走吧。”萧玉巴不得说此“走”字，就势回步。因见绛雪钟情太甚，只图讨她喜欢，边走边道：“他决不敢不听我的话，真要不知好歹，看我饶他！这时不见，或许往郝家告状去了呢。”绛雪道：“这人天性最厚，任多委曲，也决不会坏你的事。不是见我不得，便是怕你有话避人，少时又欺负了他，躲出去了。”

向外人乱说，一定不会这样。你走后门，我走前门，分路出去，也许能遇上呢。但是你想他听你话，以后再也不可欺负他了。”

萧玉忙着快走，口里应诺。匆匆整理好了雪具，先送绛雪走到前面，探头细看，郝家灯光尽灭，谅已全家入睡。放放心心催着绛雪穿上雪具，约定同行地点，出门上道。

赶急闷闷，往后门跑去。萧清知道此时再不出面，必疑自己向外人泄漏机密，回来又是祸事。想了想，料与情人相见心急，必无暇多说。听他回转，故意出声走动。萧玉见兄弟忽然出现，虽然急怒交加，一则心神早已飞走，无暇及此；二则守着绛雪之诫，事须好商，不便发作。匆匆停步，喝问：“你往哪里去了，如何寻你不到？”萧清知道他适才没敢高声呼喊，随口答道：“我自在后房想起爹妈伤心，后来口渴，见崔家丫头在房内，不愿进去，摸黑到厨房喝了半瓢冷开水，哪里都未去。没听哥哥喊，哪晓得是在找我？”萧玉将信将疑，不及盘问，只低喝道：“表婶临终，已收绛雪妹子为义女了。”

她是你二表姊，以后不许再喊丫头名字得罪人。这会没工夫多说。今晚你再放个把奸细进来，就好了。”随说随走，说完，人已往后门跑去。

萧清见乃兄毫无顾忌，一味迷恋瑶仙，天性沦亡。神志全昏，早晚必定受人愚弄，犯上作乱，惹那杀身之祸。又是心寒，又是悲急，暗中叫不迭的苦。见人已走，只得去把后门虚掩，将神灯移向暗处，室灯吹灭，不使透光，以防潜夫再来叩门。也不敢再出声哭泣，只跌坐在灵前地上，对着一盏昏灯，思前想后，落泪伤心。暗祝阴灵默佑兄长悬崖勒马，迷途早返。一面再把潜夫所劝洁身远祸，移居叔父家中的话，再四考量轻重利害。最终寻思：“兄长受了贱人蛊惑，无可谏劝，祸发不远。自家虽是萧氏宗支，先世不曾同隐，情分上本就稍差。父母在日，与村人又不融洽。再经这一场祸变，难免不怨及遗孤，加心嫉视。安分为人，日久尚能挽转。若作那桑间濮上等荡检逾闲的丑事，村人已是不可容；再要为色所迷，受挟行凶，有什悖逆举动，不但本人难逃公道。自己也必受牵连，为时诟病，有口难分。纵不同谋助逆，也是知情不举。好了，受些责辱，逐出村去；一个不好，同归于尽。弟兄同难，原无所用其规避。但是父母已被恶名，他又多行不义，生惭清议，死被恶名。自己不能干蛊，反倒随以俱尽，父母血食宗祠由此全斩，不孝之罪岂不更大？何况他还要强逼娶那无耻丫头，不允，日受楚辱，更伤兄弟之情；允了，不特心头厌恶，以后事败更难自拔。”越想越难再与同处，决定敷衍过了破五，灵棺一葬，便即离去，搬到叔父家中避祸，以免将来波及，反而更糟。日夜悲思，疲劳已极，主意拿稳，心神一定，不觉伏到蒲团上面，昏沉入梦。不提。

且说萧玉出门，踏上雪橇，赶上绛雪。假说兄弟没有见到，以免无言可答。一路加急滑行，仗着沿途人家绝少，又都夜深人睡，一个人也未遇见。赶到崔家，遥见灯光全熄，全屋暗沉沉，料想来晚，瑶仙久等生气，以入睡相拒，好生焦急。又不敢埋怨绛雪，得罪了更难挽回，急得不住唉声叹气。绛雪明知他心意，也不去理他。快要到达，方对他道：“玉哥，叹气则甚？来晚了吧？”萧玉见她反而奚落，忍不住答道：“你还说哩，都是……”说到“你”字，又缩回去。绛雪怒道：“都是什么？都是我耽搁的，害了你是不是？”萧玉忙分辩道：“妹子，你太爱多心了，我哪里说你？我是说，都是我命苦，把心挖出来也没人知道，真恨不如死了的好呢。”绛雪冷笑道：“那倒用不着费那么大事，少埋怨人几句就好了。我既说得出，就担得起。你屋还未进，就着急做什么？”说时已到堂屋门前。萧玉见一排几间屋没一处不是黑的，料定瑶仙生气无疑。昨晚已经吃过苦头，哪敢再冒昧闯门而入。见绛雪推开堂屋门，走到瑶仙门前掀帘而入，心乱如麻，也没留神细看，恐又见怪，只得站在门外候信。

方在忧疑不定，忽见绛雪在房内将头探出帘外，细声说道：“到了家屋，怎不进来，还要喝一夜寒风么？请你把中间堂屋门关好，上了门闩。我冷极了，要回房去烤火，不由前面走了。”说时，萧玉瞥见帘内似有微光透映，又不似点灯神气。闻言如奉纶音，不等说完，诺诺连声走将进去，放下雪具，匆匆关好堂屋门，朝灵前叩了三个头。慌不迭掀帘钻入一看，室内无灯无火，冷清清不见一人，仅里面屋内帘缝中射出一线灯光。

不知瑶仙是喜是怒，许进不许，正打不出主意。忽听里屋通往后间的门响了一下，仿佛有人走出，跟着又听瑶仙长叹了一口气。萧玉忙也咳嗽一声，半晌不听见回音，提心吊胆，一步步挨到帘前，微揭帘缝一看，忽觉一股暖气

从对面袭上身来。室内炉火熊熊，灯光雪亮，向外一排窗户俱都挂着棉被。绛雪不知何往，只剩瑶仙一人，穿着一身重孝，背朝房门，独个儿手扶条桌，对着一面大镜子，向壁而坐。不由心血皆沸，忍不住轻唤了声：“姊姊，我进来了。”瑶仙没回头，只应声道：“来呀。”萧玉听她语声虽带悲抑，并无怒意，不由心中一放，忙即应声走进。瑶仙偏脸指着桌旁木椅，苦笑道：“请坐。”萧玉忙应了一声，在旁坐了。见瑶仙一身缟素，雾鬓风鬟，经此丧变，面庞虽然清减了许多，已迥非昨日模糊血泪，宛转欲绝情景。本来貌比花娇，肌同玉映，这时眉锁春山，眼波红晕，又当宝镜明灯之下，越显得丰神楚楚，容光照人，平增许多冷艳。令人见了心凄目眩，怜爱疼惜到了极处，转觉欲慰无从，身魂皆非己有，不知如何是好。坐定半晌，才吞吞吐吐道：“好姊姊，你昨日伤心太过，我又该死，害你生气。回去担心了一夜。今天稍好些么？人死不能复生，姊姊还是保重些好。”说完，见瑶仙用那带着一圈红晕的秀目望着自己，只是不答，也未置可否。看出无什嗔怪意思，不由胆子渐大，跟着又道：“姊姊，你这个弟弟昨天也是新遭大故，心神悲乱，虽然糊涂冒昧，得罪姊姊生气，实在一时粗心，出于无知，才有这事。刚才因绛妹怕走早了，防人知道，来得又晚一些。昨晚我心都急烂了，望好姊姊不要怪我吧。”说完，瑶仙仍望着他，不言语。

萧玉面对这位患难相处的心头爱宠，绝世佳人，真恨不能抱将过来，着实轻怜蜜爱一番，才觉略解心头相思之苦。无如昨晚一来，变成惊弓之鸟；再加上瑶仙秋波莹朗，隐含威光，早已心慑。惟恐丝毫忤犯，哪里还敢造次。又想不出说什么话好，心里也不知是急是愁，仿佛身子都没个放处。由外面奇冷之地进到暖屋，除雪具、风帽留在堂屋外，身着重棉，一会便出了汗，脸也发烧，又不便脱去长衣。心爱人喜怒难测，尚悬着心，呆了一会。

萧玉还在忸怩不安，瑶仙忽然轻启朱唇说道：“你热，怎不把厚棉袍脱了去？”萧玉闻言，如奉纶音，心花大开。忙即应声起立，将长衣脱去，重又坐下。瑶仙忽又长叹了一声，流下泪来。萧玉大惊，忙问：“好姊姊，你怎么又生气了？是我适才话说错了么？”瑶仙叹道：“你适才说些什么，我都没听入耳，怎会怪你？我是另有想头罢了。”

你这两天定没吃得好饭，我已叫绛妹去配酒菜、消夜去了。等她做来，你我三人同吃，一醉方休，也长长我的志气。”萧玉知她母仇在念，情逾切割，怎会想到酒食上去？摸不准是什用意。想了想，答道：“我这两天吃不下去，姊姊想吃，自然奉陪。”瑶仙玉容突地一变，生气道：“事到今日，你对我说话还用心思么？”萧玉见她轻嗔薄愠，隐含幽怨，越觉妩媚动人，又是爱极，又是害怕，慌不迭答道：“哪里，我怎敢对姊姊用心眼？实对姊姊说吧，现时此身已不是我所有，姊姊喜欢我便喜欢，姊姊愁苦我便愁苦，姊姊要我怎么我便怎么。不论姊姊说真说假，好歹我都令出必行，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哩。”瑶仙闻言，微笑道：“你倒真好。”萧玉方当是反话，想要答时，瑶仙忽伸玉腕，将萧玉的手握住，说道：“你当真爱我不爱？”萧玉先见瑶仙春葱般一双手搁在条桌上，柔若无骨，几番心痒，强自按捺，想不到会来握自己的手。玉肌触处，只觉温柔莹滑，细腻无比。再听这一句话，事出望外，好似酷寒之后骤逢火热，当时头脑轰的一下，不由心悸魄融，手足皆颤。爱极生畏，反倒不敢乱动，只颤声答道：“我、我、我真爱极了！”瑶仙把嘴一撇，笑道：“我就见不得你这个样子，大家好在心里，偏要表出来。”随说随将手缩回去。萧玉此时手笼暖玉，目睹娇姿，正在心情欲化的

当儿，又看出瑶仙业已心倾爱吐，不再有何避忌，如何肯舍。忙顺手一拉，未拉住，就势立起挨近身去，颤声说道：“好姊姊，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心。真正想死我了。”边说边试探着把头往下低去。瑶仙一手支颐，一手在桌上画圈，一双妙目却看着别处，似想什心思，不怎理会。

萧玉快要挨近，吃瑶仙前额三两丝没梳拢的秀发拂向脸上，刚觉口鼻间微一痒，便闻见一股幽香袭入鼻端。再瞥见桌上那只粉团般的玉手，益发心旌摇摇，不能自制。正待偎倚上前，瑶仙只把头微微一偏，便已躲过。回眸斜视，将嘴微努道：“人来了是什样子？放老实些，坐回去。我有话说。”萧玉恐怕触怒，不敢相强，只得返坐原处，望着瑶仙，静候发话。等了一会，瑶仙仍是面带笑容，回手倚着椅背，娇躯微斜，面对面安闲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萧玉见她今日哀容愁态全都扫尽，目波明媚，口角生春，似有无限情愫含蓄在内。不由越看越爱，心痒难搔。早知不会见怪，深悔适才胆小退缩，将机会错过，未得稍微亲近，略解多少相思之苦。

正打不出主意，借什机缘二次发动。瑶仙见他呆望，嫣然笑道：“你想什么？我有哪点好，值得你这样爱法？”萧玉闻言，心花怒放，赔笑答道：“姊姊，你玉骨冰肌，灵心慧质，我想天上神仙也未必有你这样美丽，怎叫人不爱呢？”瑶仙见他口里说着话，手却悄悄伸将下去在拉坐下椅子，似想挨近。笑道：“呆子，你拉椅子做什么？要坐过来，就大大方方把椅子搬过来，莫非挨得近些还有什好处么？”萧玉吃她道破，不由脸上一红，乘机涎脸笑答道：“好处多呢，我得和姊姊稍微亲近，死也甘心，便叫我做神仙我都不换。我跟姊姊同坐一起吧。”随说随又起立，走向瑶仙身侧，一面留神觑着瑶仙面色喜怒，一面移坐过去。瑶仙所坐靠椅本宽，可容二人并坐。萧玉玉肩相并，息胜吹兰，目觑瑶仙并无怒容，自觉心口怦怦乱跳。正待再进一步，回手挽肩相偎相倚，瑶仙只将身子微侧，人已轻巧巧离座而起。笑道：“少爷，这把椅子好，我让你如何？”萧玉慌不迭伸手想拉时，瑶仙一偏身转向椅后，手指朝萧玉脸上轻轻刮了一下道：“没羞的东西。”萧玉猛觉一股温香自瑶仙袖口透出，不禁心中又是一荡，忙伸手一把拉住瑶仙的手腕。方觉柔腻莹滑，无与伦比，瑶仙已甩手夺开，斜睨萧玉，白了一眼，翩若惊鸿，往外屋走去，萧玉忙喊：“好姊姊莫走，我不敢了。”待要追出，瑶仙隔帘微嗔道：“我有事去，就来。又不听话了么？”萧玉忙应：“我听，我听。”接着便听履声细碎，走向别屋中去。

萧玉独坐室中，回味适才情况，直似痴了一般。心神陶醉，周身火热，通没一个安顿之处。彻骨相思，一朝欣慰，一心只盼瑶仙顷刻即回。看今夜情景，纵不能销魂真个，也必可以相偎相抱，得亲玉肌，爱她一个半够。这时有天大的事，也都置之度外了。

谁知等了一会，全然无信，连绛雪也不见到来。耳听室外铜漏水声滴滴，算计天已不早，家有重丧不容不归。自己一肚皮的话，一句尚未向瑶仙倾吐。当这千金难买的光阴，平白糟掉，岂不可惜？始而心焦。明知二女必在别屋，以前也曾去过，一找就到。有心寻她回来，无奈玉人难测，闺令森严，不容假借。自己又曾答应性命是从，万一借此相试，误走了去，将她惹恼，如何弯转？想去不敢，不去又急得毛焦火燎，心旌悬悬；越等越情痴，满腹热爱无从发泄，倏地起身扑向瑶仙床上，先抱起瑶仙常睡的枕头，连亲带嗅，搂得紧紧，低声喊道：“好姊姊，亲姊姊……”发狠亲热了一阵。后又得到瑶仙两只绣鞋，抚摸亲爱，朝鞋里不住乱亲乱闻。低声直唤：“好姊

姊，爱死我了。”

似这样狂热虚爱了一阵，二女依旧一人未来。渐渐爱极生恨，在室中抓发捶胸，低骂：“狠心姊姊，害得我好苦！”不禁伤心，落下泪来。刚在酸楚难受，忽听身后有人嗔道：“好！你骂姊姊，我去告诉她去，看还对你这个没良心的好不？”萧玉大惊，回头一看，正是绛雪，三不知掩了进来，正站在自己身后，手里捧着一个木菜盘。绣鞋正在手内，床上枕被也都零乱，惟恐真去告发，慌不迭将鞋先藏在怀中，忙着作揖打躬道：“好妹妹，亲妹妹，我哪敢骂姊姊？谢谢你，她刚对我好一点，你一告我，就全糟了。”绛雪嗔道：“说你没良心，还不认。她才对你好一点么？这比骂她还要可恨。”萧玉信以为真，急得一面打躬，一面慌不迭分辩道：“她对我真好极了！我怕你告，才那样说的。谢谢妹妹，成全我吧。再说，她走来听见就糟了。”

话刚说完，忽听瑶仙从别屋中走来。口喊：“绛妹，打帘子，我腾不出手。”萧玉方在惶急，绛雪笑道：“姊姊说你呆子，一点不差。也不帮我接接东西，尽说这些空话有什用处？”萧玉才想起绛雪手里有托盘，忙即应声接过，放向桌上。绛雪随转身将帘揭起，瑶仙也用木盘托着一个小火锅和好些食物走了进来。笑对萧玉道：“大少爷，受等受等。这火锅是用鸡汤煮，现吃现下的抄手（即馄饨），外配糟冬笋、梨窝菌油、风鸡、烧腊鸭子和两盘四饷腊味。这都是妹儿见我两娘母年前没心肠办年货，她私自做的，也都是你爱吃的东西。今夜我安心振起精神，高高兴兴消个好夜，补补我们三个这些天的苦。快请一同享受吧。”萧玉见了瑶仙，不由得又喜又恨。暗忖：“你原来帮着绛雪做消夜裹抄手去了，谁希罕吃这些东西？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来一步，领你的情呢。又偏要来在绛雪后面，当着人，一定又是拿架子，连手都不能挨了。”心中怨望，却不敢现于词色。忙说：“谢姊姊厚意。只是良宵苦短，为乐不长，是件恨事呢。”瑶仙道：“初春夜长，包你吃完回去，还来得及。今天过完还有明天，就这一夜工夫完了么？明天一黑，你就想法子自己来。好在你那兄弟虽不和你同心，准定不坏你事。我已拿定主见，不畏天命，不恤人言，好了在此，不好同走，还怕什么？不过不像你这位呆相公，只图眼前，不作长久计算罢了。我姊妹都饿了，快吃吧。”说时，绛雪已把杯盘菜碟摆在旁边八仙桌上，火锅放在当中，由木盘里抓些抄手下去，将锅盖好，斟了三杯酒。瑶仙让萧玉坐左，绛雪坐右，自己打横居中而坐。二女俱都有说有笑，高兴已极。萧玉因瑶仙虽然暂时使自己失望，话却有因。而且明日可以早来，无须候召和托绛雪先容，从此变为入幕之宾。丧事办完，便可整日厮守，设有碍难，立即相携出山，地久天长，永不分离，真是美满非常。加以旨酒佳肴，秀色同餐，不禁又快活起来。

一会抄手煮熟，二女先盛出三碗，续上新汤，抓些再下。瑶仙吃了几杯酒，再吃些热抄手，玉颊生春，越显娇艳。萧玉不由得越看越心痒，上面不好动手，始而试探着一点一点用脚在桌底去挨瑶仙的脚。暗觑瑶仙神色自如，仍是劝吃劝饮，纤足由他挨踏，也未移动。料定瑶仙已经决意委身相从，可以任凭亲爱，不再矜持，胆渐放大。又嫌两鞋相挨尚不称意，便把脚缩了回来，将棉鞋暗中褪下，轻轻踏在瑶仙脚背上，觉得软绵绵舒服已极。有心踩她一下，又怕踩痛。手里拿着羹匙方在胡思乱想，绛雪忽然嗔道：“我为你半夜里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又做消夜，却拿我当脚踏板用。总算你这位大少爷体贴人，居然肯把老棉鞋脱掉，没拿了泥脚踩我。还不缩回，莫非这两天嫌我脚没为你跑断么？”绛雪口里说话，脚仍不动。萧玉正当得意出神之

际，先未入耳，到了末两句，才听出绛雪似朝自己发话。偏头一看，原来瑶仙料出他坐在一起不肯老实，早把双脚缩在椅环以内，以致萧玉错踩了绛雪脚。不禁脸涨通红，又愧又急，又怕瑶仙生气，错疑自己和绛雪也有瓜葛。一面慌不迭偏转脚将鞋穿上，以为瑶仙必要责难，只觉无地自容，想不出说什么话好。谁知瑶仙低头看了一眼，抿嘴微笑，面上更无丝毫不快之色。

绛雪也是说过拉倒，脚缩回去，便去揭锅抓抄手，更不再提前事。心始稍安。怩怩怩怩吃完消夜，二女共撤残肴。萧玉恐瑶仙又要随出，红着一张醉上加羞的丑脸，笑向瑶仙道：“让妹子一人偏劳吧，天已不早，我还有两句话要和姊姊说呢。”瑶仙笑道：“先在桌上怎么不说？我们说话还背绛妹么？”绛雪冷笑了一声，只收拾盘碗，却不走出，意似等了同行。萧玉知话说错，又不能说出是想背了绛雪好和她亲热。一着急，越发口吃，结结巴巴，只说：“我、我……”答不出来。瑶仙仍作不解道：“你说有话，叫你说，又吞吞吐吐。再不说，我就收拾东西去了。”萧玉无法，勉强答道：“那就等姊姊、妹妹收拾回屋再说吧。”绛雪撇嘴悄语道：“这时候，顶好我一辈子不回屋，才对心哩。

等我？奇怪！”说罢，掀帘自出。瑶仙也拿着残肴随同出去。气得萧玉坐在椅上，眼对着房梁直叹气，以为二女必是同回，今晚定成虚愿。

不料没有半盏茶时，瑶仙拉帘走进，绛雪并未偕来。萧玉心中狂喜，忙离座迎上前去，喜道：“好姊姊，适才怎去半天不回？等得我好苦。”瑶仙接口道：“天都快亮了。

也是我今晚想得大开，忘了忌讳，差点误事。什么都等明晚早些来了再说吧。这时我的心慌，你快些回去吧。”说完，转身拉帘，直催快走。萧玉见她面带惊惶，知她性情，如再纠缠不舍，定致触怒，只好应声随出。瑶仙在前领送，行动急迫，哪有亲近机会，萧玉自然失望已极。到了堂屋，瑶仙催着他将雪橇穿上。快出门时，萧玉刚跨门槛，酸声喊了一句：“姊姊！”瑶仙忽从身侧椅上拿起一顶风帽和一件狐皮斗篷，唤道：“玉弟慢点，风雪寒天，这时更冷。等把爹爹的风帽、斗篷穿上，招呼冻病了，哪个来管你？到家藏好。明晚再来，不要被旁人看见。”随说随给萧玉亲手穿戴。萧玉见她深情款款，关爱周至，益发感激热爱，浃髓沦肌，口中应谢，将头一回。恰巧瑶仙正系风帽飘带，没留心他回头，这一来两人的脸相隔只两三寸。萧玉闻着瑶仙嘴内酒香，心神大荡，再也按捺不住，就势往前一凑，正亲在瑶仙玉颊上面。方觉神魂飞越，半身酥麻，待要不管青红皂白回身搂抱，着意亲热一下。谁知瑶仙已将帽上飘带结好，微嗔道：“你醉了么？还不快走！”顺手一推，萧玉被推了出去。萧玉觉着无什怒意，还待回身略微缠绵再走，瑶仙更比他快，人一离门，早随手将门关上。萧玉急道：“好姊姊，今晚我真感激你……”底下还未出口，瑶仙已对着门缝朝外低声说道：“我晓得你的心。乖些回去睡个好觉，明天话多呢。我也回房安歇，今晚这门是万不能再开了。”说罢，微闻履声入室。

萧玉知道无望，只好踏雪上路，一边想着今晚这样出于意外的喜遇。当此男女热爱期中，初尝到一点甜头，好似饿婴见乳，只尝一口，比起未吃时还馋十倍。回味固是无穷，比没得到时也更难受得厉害。思潮起伏，周身火热，脚底无形加快，不消多时便到了家。仍由后门入内，见到处漆黑，不听一点声息，心疑萧清已睡。摸黑走过灵前一看，灯烛全息，只有灵前一盏神灯半明不灭，吐着星星残焰。从欢场到此，愈显凄凉，这才想起母死悲惨。

心方一酸，猛瞥见蒲团上蜷伏着一条人影，剔去灯花一瞧，竟是同胞骨肉萧清。看室中情形，分明防有人闯进，熄去灯火，在此守候，为时过久，倦乏睡去。

不由天良激发，生了怜爱，俯身下去，想将萧清抱向房中安睡。手才挨近，忽听萧清哭喊道：“哥哥，你莫打我，我没对人说呀！”萧玉听他梦话都在怕受责打，想起连晚迁怒打他情形，越发内愧心酸。忙喊：“弟弟，快随我到屋里睡去，地下恐怕冻着。”萧清闻声惊醒，见是乃兄，连忙爬起，便问：“哥哥何时回家？怎我睡得这么死？”萧玉答说：“天快亮了。屋里火盆不知熄了没有？”萧清算计火盆将熄，恐怪他贪睡偷懒，慌道：“也许没灭，我这就生火去。”萧玉见他惶急，忙道：“我不冷。神堂四面透风，你先到屋里暖和一会，我生火吧。”

萧清平时惯受乃兄呼喝支遣，闻言颇觉奇怪。猛看到萧玉那身穿戴，又闻见口中酒气，才想起乃兄到崔家去这一夜，将亮才回。神情和顺迥非昔比，定是有点问心不过，才会这样。不禁又急又怕，呆在那里做声不得。萧玉还当他刚刚醒来之故，便道：“你已冻了好一会，我们且去房内，看火盆熄了，再生不迟。”说罢，拉了萧清一只冰冷的手，同走进房，壶水正开，火盆恰有余焰。萧玉便将斗篷、风帽脱下，叠好藏起。萧清便向盆中加炭，将火添旺。望着萧玉想问，又恐触怒，只得自去将桌上的灯剔亮，喊道：“哥哥快睡，不多一会，就该起了。”萧玉回时满心欢喜，只信瑶仙之言，没有注意天色。闻言想起路上走了一阵，好似天快亮情景。揭开窗帘，就窗隙往外一看，四外仍是黑沉沉的。忙到外屋一看壶漏，离天明少说也有个把时辰。先颇怨望，后悔走回得太快。

继一寻思：“瑶仙今晚那样深情蜜意，不是她家壶漏不准看错时候，便是怕自己连日忧劳，好令我安心早歇。分明好意，怎又怪她？”萧清也觉出离明尚早。再看乃兄神色，猜又受人愚弄，似未作什过于越礼之事，心始稍安。方在暗中留意观察，萧玉也料兄弟怀疑。一则自觉对他不过，又想起绛雪之托，便走过去拉手并坐，温言说道：“好弟弟，你莫乱想。休说哥哥发情止礼，不会做什坏事。便你崔家两个表姐，也都幽娴贞静，知书明理，决不貽笑于人。心迹久而自明，这个只管放心好了。我此时一点不困，你连日悲苦劳倦，想睡先睡一会，天亮来人，我再喊你。要不我们商量日后之事也好。父母双亡，剩我弟兄两人，以后大家亲热，不能再淘闲气。”说时眼圈一红，不禁落下泪来。

萧清此时已把主意打定，料他受人指使，化刚为柔，来作说客，想自己娶绛雪为妻。再坐下去，仍非呕气吵闹不可。心中急虑，哪敢再反口探问今夜崔家情景，只得将计就计，装着神倦，答道：“我今晚不知怎的又不舒服，又怕和昨晚一样，外人硬闯进来，守在灵前，熄灯装睡，不知何时睡着。如今周身发冷发噤，有点支持不住。哥哥也是连日愁急忧劳，一同睡吧。就睡熟了忘起，人都知我弟兄可怜，连夜不得安歇，一时睡熟，我想不会见怪的。”萧玉闻言，面容陡变道：“我们就只四个亲人，外人不过彼此做个假过场。我只是不想睡，谁还怕他们怪么？”萧清见他时目闪凶光，满脸厉色，再听那等语气，知已受瑶仙主仆诱惑，心里一冷。绛雪既已成他亲人，惟恐再说下去又生纠葛，不禁笑道：“既是哥哥疼我，只好先睡一会了。”说罢，歪身睡倒。

萧玉暂时天性发动，对于萧清确有几分友爱。当他真个疲倦欲眠，自

己还想心事，有话明日再向他劝说，也是一样，随拿条棉被给他盖上。其实萧清满腹忧愁苦急，又挂着明早人来，不过是想躲他，以免麻烦，身虽躺倒，哪里睡得着，虚合着眼，自在暗中偷觑。萧玉情欲蒙心，全然不觉，萧清睡后，也躺向对面榻上，仰望屋梁盘算心事。一会想起今晚瑶仙相待，简直出人意料。那情景，便软玉温香，尽情搂抱温存，爱她个够，也决不会生气。只恨适才胆子太小，把机会错过，没敢伸手抱她亲她，非再挨到明晚不能相见。越想越可惜。渐渐想到明晚可以尽情温存，越想越甜蜜，喜得几乎笑出声来。

方恨时光太慢，明日这白天如何挨法？明日还是母死接三，讨厌人多，要受许多闲气嘴脸。因又想到乃母死时惨状，不禁伤心欲哭。这一伤心，连带勾起瑶仙姊妹同仇敌忾的默示。今晚佳人情重，易冷为热，分明由自己为她锐身急难，誓复亲仇而起。话虽容易，真要下手却是难于登天。一不成功，或是临机怯懦，自身难保尚在其次，心上人决不会再有丝毫垂爱，岂不大糟？越想越难，越难越怕，又把萧逸父子恶狠狠咒骂了几句。最后把心一横，奋身纵起，咬牙切齿，自言自语，低声唤道：“好姊姊，我爱你如命。决计过一天算一天，只让我眼前先爱个够，到时管什成败，拿这条命报答你恩情好了。”说罢，将足一顿，重又躺倒，心定神安，不复再作他想。连日疲倦一齐发作，转瞬如死一般睡去。

萧清见他时喜时悲，时急时怒，坐卧不宁，最后竟从床上跃起，肆无顾忌，自吐心事。知道陷溺已深，万难挽救，又急又怕又伤心，吞声痛哭，直到天明。见萧玉睡得正香，也不去唤他，径往厨下烧火煮水，准备少时人来饮用。魏氏在日，人虽奸恶，却甚能干，事多亲自操持，不肯假手他人。萧清不过偶然在侧看过些时，从没有亲手做过。

偏生所用丫头胆子最小，自从魏氏元旦疯狂吓跑，便没回来，也忘了命人去找。所有茶水点心，连日全仗郝氏全家代为料理。萧清面热，多劳外人，于心不安，只得强忍悲苦，练习家务。当日因是接三，惟恐人来，热水却没一碗，黎明便起来忙碌。因素未作惯，又当三日不眠不食，悲苦愁急之余，一人要备多人之需，如何能做得好。

正忙得晕头涨脑，乱七八糟，眼看阳光已上，心中惶急，郝潜夫忽然叩门走进。见萧清眼肿如桃，满身水湿油污，一脸乌黑，问知就里，又怜又敬。便劝他道：“不怕你多心，今天大年初三，谁不图个顺遂，昨前两早，因村主之命，那是无法。接三应该下午人来，怎会早来？我知你三天没进饮食，我已拿你当亲兄弟看待，须得听我的。人死不能复生，责重日长，徒悲无益。这些事，我还会做一点。好在东西现成，你自坐一旁等我做来，你陪我同吃，我再告诉你一个喜信。”萧清原和潜夫至厚，自己也实不会，只得应了。潜夫先就锅中开水下了两大碗挂面，打了几个鸡蛋，撕些瘦腊肉在内，加上油、酱，盛起递给萧清，劝同吃。萧清听说早间人不会来，心里略定。再经潜夫不住劝慰开导，悲怀略解，渐觉饿疲交加，也就吃了。吃完，潜夫觉着来了未见萧玉，便问：“那丧心病狂的一个呢？”萧清答说：“连日熬夜倦极，适才劝去安睡，在房里和衣小睡。意欲等会众人来了，再唤他起来。”

## 第一九七回

强欢笑 心凄同命鸟

苦缠绵 肠断可怜宵

潜夫冷笑道：“恐怕昨晚私会情人，跑累了吧？你怎对真人还说假话？”萧清忙叫：“好哥哥，莫要这样。”潜夫道：“这样败类，不但不屑说他，昨晚明知他私会崔家丫头，我却没过问。他三个只管奸谋诡计，早晚犯我手里，自有公道。”萧清见他神态激烈，出声渐高，恐兄长走来听去，一面低声求告，一面又问：“我这孤孽之子有何喜信？”潜夫见他急得可怜，便道：“看你面子，只要不生变，从此我不再提他三男女就是。我和你商量的话，已对师父说了，定准你母亲一葬，便由师父把你唤去同住。你如迟疑，不躲开他们，早晚同归于尽，悔不及了。”萧清年幼胆小，天性又厚，始而不舍兄长，意欲相机挽回，委决不定。继而吃萧玉气寒了心，又强迫他娶绛雪为妻，一同苟且，便决计与兄决裂。但决定以后，又想起萧逸平日虽爱自己，无奈父母所行太恶，焉知无恨？万一迁怒，不肯过于关照，如何是好？一听潜夫之言，也颇心喜。又想：“自己一去，兄长无人谏劝，不知伊于胡底。自己在侧也是无用，事已至此，照昨晚自吐心腹，天良丧尽，说不得只好先打脱身主意，日后再竭尽心力，挽救一点是一点吧。”想到这里，不住悲叹。潜夫知他天性至厚，恐其顾此失彼，故意怒问：“你还不愿去么？那我就回复师父去。”萧清慌道：“哪有不愿之理？我是觉着家兄孤单可怜，我又劝他不转，太伤心了。”潜夫冷笑一声，正要答话，忽听萧玉在喊：“毛弟！”萧清想起了今早无人，必说绛雪亲事。一面应声，一面悄嘱潜夫千万等有人来再走。潜夫怒问：“莫非怕他欺你不成？”萧清不好明说，只答：“有为难事，不是欺我。请你陪我一陪，却不要给他难堪，免得走了生气。”潜夫把头一点，萧清忙去煮面。

萧玉刚起，见日光已上，四无人声，昨晚友爱之情尚犹未尽。喊了两声，只听人在厨房答应，不见走来，料是新起烧水。也想到兄弟劳苦，昨晚不知受冻没有。今天人多事多，意欲赶往相助。刚进厨房，一眼瞥见潜夫坐在饭桌旁，桌上放有年菜空碗剩汤，勾起前隙，好生不快。勉强向潜夫略为招呼，便问：“弟弟在做什么？”萧清忙答：“我早起烧水待客，肚皮饿了，多亏郝世哥来帮我下了两碗挂面吃了，正给你煮呢。”萧玉心想：“此时无人，正好向兄弟劝导，偏生小郝跑来，撞魂碍眼。”心中有气，又不便发作。舀些汤罐水洗漱后，自往房中等面。满拟潜夫与己面和心违，不会随来。谁知潜夫知萧清相留作伴，必有原因，乘他回房，抽空跑回家中告知二老，决计守着萧清，不到午后客来不走。面好人回，也同走进。人家丧乱相助，还须承情，不能过于怠慢。

潜夫也不理他，自和萧清谈说，帮同料理一切。萧玉每唤萧清，潜夫必定随往，在自厌恶，无计可施。萧玉也颇聪明，几句喊过，恍然大悟。明白兄弟不愿绛雪为妻，有心找出人来作梗，不禁忿怒。暗骂：“不知好歹的东西，除非你不认我为兄，离家别居，谁还能保你一世？我如不把这亲事做成，四人合力同报亲仇，誓不为人！”因绛雪叮嘱不许硬逼，成否都不许再给兄弟气受，否则不肯甘休。当时恨在心里，索性避开，不再答理。

直挨到申未之交，才来了二三十人，还俱是萧逸门下，萧清相厚的同门师兄弟，因奉师命，会同前来。事前已先着人送信，说丧家无人，所有祭席纸箔俱都带有，一到就上供，供完一起烧。佛事照例由本家子弟和村中一些信佛通经的人，在灵前唸诵。来人一半师命难违，一半看在萧清面上，草

草终场。萧清自觉冷落，不似往日别家热闹虔敬，事难怨人，好生伤心，人走将尽，犹在灵前悲声诵经不起。萧玉却知这是具文，巴不得早些人走天黑，好去赴约，见状正合心意。不料郝潜夫受了乃弟之嘱，独独不走。萧玉实忍不住厌恶，方要发作，还算萧清见机，看出乃兄神色不妙，悄嘱潜夫，自己难关已过，可请回去，明早再行详告。潜夫也要归侍父母安歇，方始别去。

萧玉因瑶仙令他早去，奉若纶音。潜夫一走，更无避忌，只和萧清说了句：“留心门户，不许外人走进。”匆匆进房，披上昨晚斗篷风帽，立即起程。这时天未夜深，又值新正初三，人都睡足，各家都在想法行乐。花炮满天，爆竹之声此起彼伏，密如贯珠。

四外红灯高低错落，灿若繁星。去崔家这条路虽最僻静，山巅林抄，也有好些灯光掩映。

这还是大雪之后，村主情趣不佳，无人为首，仅仅村人自为点缀。如在昔年，还要热闹风光得多。萧玉终是作贼心虚，一路掩掩藏藏，如飞驶行。且喜路上只回避不及遇到过两次人。又因有风帽遮脸，都吃误认，不知是己，喊了两声别人名字，装没听见；再故意向旁路一绕，藏向隐处，看人走远，再加速前行：所以全未看破。暗赞：“瑶姊真个聪明。如非这身装束，几露马脚。”边想边走，一会赶到。由外望内，仍和昨夜一样冷清乌黑，不见灯光。轻轻往门上一弹，绛雪首先应声而出，引他入内。到了瑶仙室内一看，镜子梳妆桌已经移开，却把方桌摆向正中，上首设着四副杯筷，桌前放着蜡扦香炉，尚还未点，满桌菜肴，像是摆供神气。两旁各有两把坐椅，却没杯筷。地下铺着红毡。

这还不奇。最奇是二女都穿着一身吉服，瑶仙薄施脂粉，越显美艳，面上神色也看不出是喜是恨。萧玉不解何意，喊了声：“姊姊。”未及问故，瑶仙不容说话，径令绛雪领往别室更衣，出来再说。萧玉只得随去，乃是绛雪卧室，见大椅上放着一身吉服。心中奇怪，二次想问。绛雪眼圈一红道：“姊姊今天就嫁你，这新郎不愿做么？快换了衣服出来，我去她房中等你。”萧玉闻言，虽是心愿之事，但想起双方母丧三日，便这等举动，未免于心不安。瑶仙性情，说了就做，又不敢迟疑。一面脱去斗篷风帽，忙喊：“妹妹，为何今晚便要行礼？快请言明，免得少时不对姊姊心意，招她生气。”绛雪把嘴一撇道：“少时她自会说。凭你这样人，我姊姊的心意才测不透呢。从今以后，你只照她说的去做，包你没错就是。我先走了。”说罢，不再答理，径直走出。

萧玉见那衣服俱是乃岳生前所穿，长短大小俱差不多，匆匆穿好，赶将出去。二女已将香烛点好，先同向上跪下，叩头默祝，容甚悲愤，却未流泪。叩罢起立，瑶仙朝绛雪看了一眼，绛雪便对萧玉正色说道：“姊姊为你痴情所感，本来决计嫁你。今日母亲接三，下午来了几家女眷，男的只萧逸同了三个小狗男女。走时居然暗点姊姊亲事，意思百期之后，便由他作主过礼。分明有人泄了机密，他为卖好，顺水推舟。姊姊恨他入骨，怎肯让仇人出面主婚？当时哭诉：母死伤心，不愿为人，今生决以丫角终老。因料他已知姊姊和你有了情分，并还和他说明：母亲在日，曾将姊姊许给萧玉表弟，彼此也都爱好。但遭此祸变，万念皆灰。加以两家均受村人嫉恨，难保日后不有口舌。前日还令我与你送话，请抽空来此当面说明心意。谁知你也和她一样想头，等服终以后，便即出家为僧，以后彼此不婚不嫁。姊姊劝你不从，只好听之，知他怜悯遗孤，心迹是非久而自明，所以不避嫌疑羞耻，明说出

来，出嫁一层再也休提。这该死的竟信以为真，不但把你来此私会一节掩饰过去，反倒夸我姊姊有孝心，有志气，再三劝慰。还在想等日久哀思少减，心活一点，再行劝办。姊姊等他走后，一想奉有母命，不是私约。当此危急艰难之际，不久又要设法报仇，名分一日不定，万一有什挫折，也对不起你。此时全村皆仇，事贵从权，能继母志为上，顾忌什么虚情浮礼？恰好今晚吉时，决计先和你祝告过两家父母，当时拜堂，定了名分。然后换去吉服，三人同心，共报亲仇。你意如何？”萧玉虽觉这样过于草率，但为美色所惑，也就没有深思，反附和道：“我早说过，只要姊姊说话，生死祸福，无不惟命，说什么听什么，还用商量则甚？”瑶仙笑道：“只恐口不应心，未必能都听我话吧？”萧玉力言：“哪有此事？”绛雪道：“我信你。莫要错过吉时，姊姊和姊夫该拜堂了。”

瑶仙为报母仇，虽然心深计毒，终是红闺幼女，一听拜堂，也是有点腼腆。人既美貌，再带几分羞意，益更娇艳。萧玉看了，越发心荡魂销，直恨不能一碗水将她生咽下去，先向红毯上立定。瑶仙经绛雪一拉，也随即走过，由绛雪低声赞礼，同拜下去。跟着奠酒。然后将上位杯筷撤下来，分到两旁。萧玉、瑶仙并坐，绛雪对面相陪。刚一坐定，瑶仙又给绛雪斟了杯酒，然后离座，扑地拜倒。绛雪骤出不意，忙同跪拜，大惊问道：“姊姊，这是做什么？”瑶仙慨然答道：“由明日起，我们三人便入忧患之中，仇敌厉害，人事难知。我是母亲生女，不问是非成败，俱非继她遗志不可。玉弟有半子之义，又是我亲爱丈夫，承他痴情钟爱，随我卧薪尝胆，虽然为我所累，一则出诸他的心愿，二则我仇也是他仇，义不容辞。惟独妹子于仇敌素不相干，只为母亲临终一言，便随我共赴汤火。在你固是孝义忠烈，在我却是问心不过。今生无以为报，只好叩几个头，略表我感激之意。你若不受，我便不起来了。”绛雪也慨然道：“姊姊既这么说，妹子如不敢当；倒觉不好。妹子告罪，先起就是。”瑶仙又叩了几下，绛雪受了，方始归座。

萧玉肩挨玉人，正涉遐想，见此悲壮情形，看出瑶仙今日之举，全为前路艰危，吉凶难卜，又不愿受仇人主婚，暗和自己正了夫妻名分，以便策励复仇，兼免嫌忌。看神气，定是有名无实，未必肯让自己温存抚爱。不禁把满腹热念消去一大半。瑶仙二次入座，便举杯劝饮，谈笑风生，更不再提伤心之事。萧玉见她玉面生春，目波明媚，端的容光照人，仪态大方，令人爱而忘死，不禁又心荡神移起来。坐既挨近，瑶仙大方，毫不羞涩，乘她劝饮之际，试触柔荑，全无愠色，心中越喜。暗忖：“既已拜堂，当然还要合卺。虽然新遭大故，不能丧心病狂，销魂真个，照此神情，每夜来此相偎相抱，并头共枕，睡上一会，总可如愿。”正在胡思乱想，绛雪道：“大家酒足饭饱，该请新夫妇合卺了。”萧玉看瑶仙醉态娇慵，星眸微展，半睁半合，似有睡意，闻言未置可否。

见绛雪起身来扶，也装着有点醉意，半假半真地随同绛雪将瑶仙扶向床上，脱鞋倒卧。

绛雪将帐帘放下，悄声说道：“姊姊几夜没睡过一时好觉，照例酒后必睡。你帮我收拾完毕，我走，你自陪她。茶桶内泡有好茶。她气不得，莫再气她。”萧玉诺诺连声。二人合力忙着收拾餐具，一切还原。事毕，绛雪抿嘴一笑，端了残肴退向别室而去。

萧玉独坐房内，对床寻思：“今夜之事，该当如何？女儿家爱羞，如不趁热开张亲近，明夜必难。有心上床温存一会，玉人喜怒难测，一个不巧，

误会自己欲谋不轨。愿了还好，一非情愿，必然大怒，不好收拾。按说此时最好守侯床前，待她醒转，自己开恩，以表忠诚，方为上策。无如一刻千金，良宵易度。当夜必须归去，其势不能终夜，到时绛雪必来催走。万一不醒，或是怕羞不愿亲近，好容易有此一日，错过岂不可惜？”似这样进既不敢，退又不舍，眼巴巴望着心上人，只有一帐之隔，不能亲近。思潮起伏，心中乱跳，举棋不定。忍不住走到床前，偷偷揭开帐缝一看，瑶仙面朝外侧卧枕上，睡甚安稳，实在不忍惊扰。看过两次，心想：“放帘时瑶仙已经合眼，不曾看见。不能亲近，且看她个够再说。”随把帐子挂起，将灯移近。灯下美人，又当醉后，越看越爱。

爱到极处，试把被角微微揭开，忽闻见一股温香自被中透出，立觉心旌摇摇，不能自制。

瑶仙本是和衣而卧，被揭处姿态毕呈，首先触目的，便是平时最心爱的那双纤足。村人自从上辈迁隐以来，便订规章垂诫，不许妇女缠足，以免习武操作全都不便，一有事变，妇女不但无用，反成累赘。瑶仙天生丽质，本就通体秾纤合度；加上母女二人俱都爱好天然，把一双足整理得踵跗丰妍，底平指敛，柔若无骨，虽不缠足，临睡仍穿睡鞋，以免走样，端的美秀已极。这时穿着一双雪也似白的袜子，净无微尘，俏生生叠在一起，格外显得动人。再加上那玉股丰盈，柳腰纤细，虽被衣服裹住，外观只是一点轮廓，越易引起人的隐微思索。萧玉对此活色生香，一时情不自禁，悄悄俯身下去，先从双足嗅起，以次而上，闻来闻去。快要闻到脸上，有心亲她一亲，又不敢造次。只得跪在床前，凑近口边，尽管偷闻芳息。正在得趣不解馋之际，瑶仙倏地由醉梦中，将两条玉臂向前一伸，恰将萧玉的头搂住，口中模糊梦话道：“玉哥哥，你真爱我么？”原来二人年岁相差只有十多天，以前瑶仙尚存客气，先喊表哥；两小无猜，日渐亲密，又改称玉哥。

平日喊惯了口。直到晚秋死前不久，才问明生日，改呼玉弟。萧玉却始终呼之为姊。爱极忘形之际，忽然娇呼亲密，玉腕环抱。玉人梦中尚且如此，可见情深爱重，如何消受得起。忙就势温存，紧紧贴在玉腮上面，尽量亲热起来。才亲上几口，正在魂销心醉，欲死欲仙之际，瑶仙突地惊醒。见萧玉跪在枕前，正和自己亲热，立即挣身坐起，似要发作。见萧玉满面惊惶，跪地未起，又觉可怜。叹了口气，说道：“还不起来，是甚样子？”

萧玉慌不迭应声起立，忸怩道：“姊姊不要生气，我实在太爱你了。”瑶仙也不理他，自起对镜理了理发。手抬处，露出嫩藕一般半截玉臂。看得萧玉心里直痒，只是不敢再为冒失，深悔适才只顾亲她，手在颈上环抱，就忘了抚摩一下。瑶仙理完了发，仍回卧枕上，向萧玉道：“你来同我躺在一个枕头上，应个景儿。适才酒醉，我还有好些话没对你说呢。”萧玉受宠若惊，忙即应声走到床前，偏身卧倒。瑶仙往里一让，萧玉方想就势拉她，瑶仙叹道：“痴儿，痴儿！你怎一味情痴，丝毫不知利害？”萧玉惊问何故。瑶仙凄然欲哭道：“我对不起你，好在只有这片刻之间，只要不胡来，由你爱我一会吧。”萧玉忙一把将她抱住，惊问：“姊姊何出此言？”瑶仙叹道：“你哪里知道，你不用说，连我和绛妹都落在妈的算计中了。实告诉你，妈为报仇，死时对我曾用不少心机，还教我对你许多权谋。我事后追思，始得明白。其实妈平日爱我如命，便不如此，非再转过一个人生，此仇也是必报。何况我又性情刚烈，言出必行，怎肯负我死母？明知不可为，仍然照她所说去做。前昨两晚，我对你忽冷忽热，以及今日，均照妈的指使。

前晚你在外面受冻，我的心直如刀刺一样，但是无法。事已至此，不这样，怎会使你死心塌地为我尽力呢？可是你知道么，由明日起，便是起始复仇之日？仇人何等厉害，你我如何近得他身？即或侥幸成功，他手下有本领的门徒那么多，全村何人不会武艺，我夫妻姊妹三人，一个也休想落个全尸。事如不成，守着对妈誓言，你我夫妻永无团圆恩爱之日。地老天荒，此恨无穷，叫我这负心人怎对得起你？”越说越心酸，竟把头埋在萧玉怀中，哀哀痛哭起来。

萧玉闻言，忙宽慰她道：“好姊姊，快莫伤心，你听我说……”瑶仙泣道：“她老人家只顾复仇心切，到死还用心机，害了爱女，又害了爱婿。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绛妹怕你寒心矢志，让我不向你吐露。我知道你爱我入骨，为我死了都甘心，不说更难对你，好歹死时也做个明白鬼。女人终是祸水，我也不懂有什么好处，值你这等爱法？为我一个苦命人，害得你不孝不弟，不仁不义，未了再送一条小命，真冤枉呀！”萧玉慨然道：“姊姊对我这样说法，怎样横死都值。何况人定胜天，也还未必。你说我爱你如命，可知你也和我一样。适才你还怪我亲你，实在我先虽爱极，并没敢乱动。还是你在梦中喊我玉哥哥，伸手先抱我的呀。”瑶仙闻言，益发伤心，重又哽咽，悲泣不止。

萧玉一面温存抚爱，一面温言劝勉道：“人活百岁终须死。我不信只有今生，就无来世。

只要彼此心坚，今生能报仇，逃出山去团圆，固是求之不得；设有差池，你我不再托人生，重结夫妻么？不过今生姊姊惯冷落我，来生我也变个女的，让姊姊变男的，也来爱我，却不似姊姊那样心硬，要亲就亲，要爱就爱，那比今生还好呢。”这一番痴话，把瑶仙也引得破涕为笑。凄声说道：“好弟弟，我照母亲之计，本定今夜正名以后，稍微让你亲近，把心系住。到了明早，不是为了本题，决不许轻易相见；就见也做得你啼笑皆非，近身不得。适才我是装醉，本意你那样热情，不会不起儿女之私。我呢，既要你为我效死，名分上又是你的妻子，为报母仇，稍微不遵母计，以身相报，不使你枉负虚名，也不为过。可是这么一来，你虽是个人，却近于禽兽。从此我非但看你不起，虽为我百死，也是应该，并且也不会再有好嘴脸对你。谁想你对我真个情有独钟，并无邪念。始而绛妹暗号说你换衣踌躇，继又见你行礼勉强，已觉出你并非禽兽爱。后来我装醉卧床，仍没有丝毫邪念。我姊妹事前已露出合卺同床口风，你不会不晓得。你爱只管爱极，连惊醒我都不舍得，别的更无庸说。到此才知妈乃临危乱命，所说男子皆为色欲，十九无天良，女子一失身立败之言，不足为凭。现在事情不容易改，我也决不再对你用什权谋。不过人言可畏，事贵机密。你到我家，清弟决不向人泄露，仇人如何知晓？可知有人已对我们留意。尚幸仇人犹念旧情，不但说时用话暗示，连儿女都不使在侧，听那口气，还不许别人欺侮编造。但我们到底不可不防。还有绛妹钟情清弟，劝她不听，我看此事直和报仇一样艰难。并恐清弟不久还要离你往依仇人，到时千万不可拦阻。你只弟兄二人，他不在内，还可留根，以免覆巢之下，更无完卵。便绛妹虽然情痴，也不愿她和我们一起受害。这都是前世冤孽，没法子的事。我已想开，时光不再，反正是你妻子，一会该走，且由你亲热个够吧。”

萧玉起初不是没有欲念，只为新遭丧变，私会情人已乖伦理，如何还敢生邪心。天人交战，时起时止，心终不能无动。及至瑶仙披诚相与，自吐

心腹，心中加了许多感激快慰，情爱也随之加增，色欲之私，反倒去了个干净，只相偎相抱，蜜爱轻怜。转不似起初微触肌肤，立即心荡神驰了。一个是多年渴望，才将温香在抱；一个是为檀郎痴情感动，尽去昔谋。二人你爱我，我爱你，恨不能将两个身子融化作一团。偶然想到未来的忧患，又乐极悲来，不可断绝。未了再互相抚慰，尽量温存怜惜，重复拭泪为欢。端的荡气回肠，无限缠绵恩爱，比那真个销魂还要甜蜜亲爱得多。无奈时光易逝，欢娱苦短。瑶仙觉得已到时候，连番催起。萧玉自然不舍，又知瑶仙已不会再加嗔怪，推说到时绛妹必要进房来催，她没前来，可知尚早。只管赖在床上，紧搂瑶仙不肯起来。瑶仙实在也是又怜义爱，不舍分别。

二人又恩爱了一阵，瑶仙方估计时久，不能再挨下去，忽听绛雪在帘外咳嗽。萧玉还在留恋，瑶仙无法，只得星波微睨，佯嗔道：“你又不听我的话了么？”萧玉毕竟久受挟持，见她有了怒意，慌道：“好姊姊，莫生气，我走就是。”瑶仙听到“走”字，心里一酸。又见他说完，放手欲起，仍是平日丝毫不敢和自己拂逆神情。忍不住挨向萧玉身上，双伸玉腕，紧紧搂定。边亲边凄声说道：“好弟弟，莫伤心，我还不一样舍不得你？这是没法的呀。但愿皇天鉴怜，使我夫妻不问如何，将来仍得团圆吧。”说时，满腔热泪，夺眶而出，流了萧玉一脸。重又叹道：“唉！照我们日后所行所为，只恐鬼物见嫉，天是不会垂怜的了。”萧玉眼含痛泪，反手搂抱，正待慰解。绛雪在外说道：“姊姊，我已来了一会了，请和姊夫起来，说几句话，走吧。”瑶仙闻言，料时不早，心中一惊，连忙松手挣脱萧玉怀抱，略拭眼泪，由床上纵下地来，取鞋要穿。萧玉也跟着坐起，见瑶仙坐在床边，跷起一只俏生生的纤足。适才床上一滚，袜带脱落，恰将足踵露出，玉肌如雪，又白又嫩。不禁情动，觉着这双香脚，尚未亲热抚爱，是个憾事。

惟恐瑶仙又说他苦缠，连忙改坐为跪，先朝瑶仙扮个苦脸哀乞之容，然后俯身下去，将那一条软玉捧将起来，先是连摸带微闻，随又朝她袜口露肉一段狂嗅不已。继见瑶仙停手相待，任他爱玩，愈发心贪，又试探着想将素袜脱去。瑶仙见他太已情狂，不忍斥责，只得喊道：“绛妹进来吧，我下床了。”随手一推，将脚夺过，朝萧玉白了一眼，似笑似愠地低语道：“这大半夜还没狂够？天都什么时候了？看爹爹这身衣服被你揉成什么样子？”同时绛雪也掀帘走进。萧玉知道再闹，恐要触怒，只得穿鞋下床，自去椅上坐定。

绛雪抱着萧玉衣服走来，见萧玉满脸泪脂狼藉，目光注定瑶仙，如呆子一般。一身吉服满是皱痕。瑶仙也是云鬓蓬松，泪光莹滑，脂粉零乱，皱纹满衣。直似二人扭结着，打了一次长架神气，暗中好笑。想起适才所闻情景，又代二人可怜可惨，眼睛一酸，几乎落下泪来。瑶仙原不避她，便问：“妹子既然早来，天想快亮了吧？”绛雪道：“时候倒还不算很晚，但你必有话没对姊夫说呢。”瑶仙闻言，略一寻思道：“妹子，你到这里来，我有话说。”绛雪倏地面容一变，随了过去。萧玉见状，暗忖：“她姊妹说话，此时怎还避我？”留心一查看，见瑶仙附着绛雪耳朵说了几句话，绛雪始而摇头，继而耳语，意似不愿。未了瑶仙面带惶急，又拜了两拜。绛雪方始有了允意，朝萧玉瞟了一眼，又叹口气。萧玉先前不解，后见瑶仙不住万福央告，从小自今，第一次看见她软脸向人，才悟出瑶仙必是见兄弟不要绛雪为妻，怜她孤单，意欲二女同归。暗忖：“姊姊对我恩情如海，怎还忍心再爱别人？何况她又一心恋着兄弟，此举万来不得。且装不知，等将来姊姊对我提起，我

再婉言相拒便了。”

正在胡思乱想，瑶仙已把话说完，走过来说道：“天还尚早，玉弟吃点东西再走，我已请绛妹偏劳了。”绛雪又看了萧玉一眼，转身走出。萧玉大喜，又想过去搂抱。瑶仙说道：“你这人怎这样俗法？乖乖给我坐在那里。”萧玉央告道：“那么我和姊姊都坐在床边去吧。”瑶仙假怒作色道：“我偏不坐床边。”说罢走了过来，推萧玉道：“过去些，我还没有地方坐呢。”萧玉已知她怒是假的，连忙让出一半椅子，二人并肩坐下。瑶仙道：“妈对爹常说：上床夫妇，下床君子。本来你此时该走，是我可怜你太不容易，和绛妹求说，留你稍坐一会，吃点东西，身上暖和些再走。你如像方才一样胡闹，我就生气了。说点正经话多好。”萧玉装着委曲应了。瑶仙说道：“你莫和我做作，我此时为你，心比刀绞还要难受呢。”萧玉惊问：“姊姊说不伤心，怎又伤心了？”瑶仙道：“不是伤心，是难受，这且不对你说。我来问你：明日该是起始复仇日子，虽不是当天行事，要在两家葬母之后才行发难，事前总该有个打算。我知你已豁出一条命，但白送性命于事无济，岂不更冤？你打什么主意没有？”萧玉道：“昨晚为此我想了一夜，觉着人要舍命，事无不成，只有一桩难处。现在主意已经想好，但我不能先说。姊姊必须怜我，不要见怪，也必须依我的话做。总之事成，我必能脱身。不过姊姊、绛妹事前务要先逃。一则免我心悬姊姊，于事有碍；二则免你两姊妹事后白白受害。”还要往下说时，瑶仙已明白他心意，不过身任其难，拼死行刺，却放自己逃走，并非什么好主意。笑说道：“你倒说得容易，果真你能近得人身也罢。告诉你，这个方法我们早已想过，只是万般不得已的下策。须到万般绝望，只杀老的一人，才拼这命呢。此刻还不到时候，千万做它不得。我适才想，到底事缓易图，到时看事行事的对，用不着先就愁烦。现和绛妹商定，改换前策。决计过了百期，商好步骤，出其不意，说下手就下手。”

横竖我三人早晚死在一起，乐得快活一天算一天。明天你先不要来，等过破五或首七葬后，清弟必走，那时再想法时常聚首。一则你母亲生你一场，也该尽点孝心；二则你也少受人一点唾骂；并且还可证实我对仇人日间所说的话，免去他的疑心，日后下手也较易些。你看如何？”

萧玉自是不愿，方要开口，瑶仙微怒道：“你这人不知好歹，不是冒失，就是只图眼前。本来为避仇敌和村人疑忌，今日一聚，便当与你疏远。因为可怜你，推后了几天。”

适才又向绛雪求说，拼着多受艰难，反正不要性命，下手日期既改在百期以后，还由你时常相聚，你偏连这个三五天的分手都耐不得。绛妹为此还埋怨我对你情痴，恐怕难免将来误事，倒落个两头不讨好，真呕人呢。”萧玉慌道：“我又没说不听，姊姊错怪我了。”瑶仙说道：“你那几根肠子，我数都数得清，还看不出你的神气？才一点也不错怪你呢。既肯听我，从此我在下手三日以前，决不再想伤心的事。只等你过了破五常来，只要不思邪，一切由你。总算报答对我的痴情，做鬼也心安些。就这机会，万一能想法使清弟和绛妹这段姻缘成就，我就索性把他两个撇开，否则万无两全之理。报仇之事，有我夫妻已足，但能少饶一个，总是好的。话却要出丧以后得便再说，不可操切。清弟如再固执，绛妹虽是女流，刚烈更胜于我，便是清弟允婚，也只心上安乐，未必就此罢手。她叫你不要勉强清弟，便由于终不能长相爱好之故。再如不允，忿激之下，更是无法劝转。适才看她神情，弄巧还会先我发难。为你这冤家，此后还得对她多留一点神呢。”萧玉听了，才知

瑶仙适才和绛雪耳语，另有深意，益发刻骨沦肌，感激涕零。瑶仙又劝他，彼此心迹已明，此后好在心里，不可过于轻狂。萧玉把她爱若性命，敬如天人，一一应了。瑶仙见他果然不再乱动手脚，无形之中又加增了若干怜爱。一会，绛雪端着三份挂面进来，催着吃完。萧玉受了瑶仙之教，知道绛雪不怎看得他起，不能再留。于万般无奈之中，不等开口，起身告辞。瑶仙请绛雪收拾盘碗。待萧玉穿好衣服斗篷，亲自送出。到门口，又任他紧紧搂抱亲了两亲，方始各自凄然分别。

萧玉别时虽然难受，走到路上，想起前事，恍如梦境，只觉心身康泰，无虑无忧。

到家天已快亮。轻轻掩进一看，兄弟正跪灵前，对着一盏昏灯默默诵经，尚且未睡。不禁重又激发天良，抱愧万分，低声唤道：“毛弟，我身坠情网，甘为罪人，实在对不起你这好兄弟。”萧清如在平日，经此一言，早已感动。因日里见他那等神情，全不以亡母为念，入晚便赴情人幽会，彻夜不归，料定与瑶仙有了苟且。三奸同谋。祸发无日，万难挽救，心已凉到极点。只当又是受人指教，软语卖好，便作说客。自己本是睡了一觉起来，想借为亡母念经乞福为名，以备抵挡他的絮絮不休，挨过破五，舍此他去。闻言不但没觉出乃兄天良发现，反觉惶急，怕听下文。故意念完一遍，才答道：“我跪在神前许下心愿，今晚为妈念完这一藏经。哥哥请先睡吧。”萧玉听了，越发惭愧，有心陪他同念，又觉不孝之罪已无可追，不是念这一夜经便能挽盖，心也沉不下去。知道乃弟志诚心坚，说了必行，只得说道：“毛弟累了三天，早些念完进来睡吧。你该死的哥哥不陪你了。”萧清也没听进耳去，含糊应了。

弟兄二人同室异梦，各有各的心事，勉强挨过破五。到了头七，崔、萧两家同时出殡，萧逸亲往照看，两家子女各不免悲哭一番。等到安葬完毕，萧逸便把萧氏弟兄唤至面前，先训勉几句，教以后如何为人。临分手时，忽作不经意地对萧清道：“清侄你年纪大幼，用功正紧之际，天性又厚，日内可搬到我家去住，免得孤凄伤心，耽误进境吧。”郝潜夫在侧，首先赞诺说：“清弟每日在家哭得可怜，好在都不在家里做斋，索性今天搬去也好。”随约了两个同门弟兄，不由分说，拉了萧清就去搬运铺盖和兵刃书籍。萧玉自受二女指教，虽在意中，见乃弟对他避之惟恐不逞，看神情似早预定，别时只说了“哥哥保重”，全无留恋。想起众叛亲离，不以为人，又是伤心，又是气忿。

二女在葬场上尽哀尽礼，正眼也没看萧氏兄弟一下，做得极好。连萧逸都几乎觉得人言难凭，未必会步乃母后尘了。萧清因郝潜夫和诸同门苦劝，依叔受业，又非远离，永不相见，再加目睹乃兄种种倒行逆施之状，为顾大局，自以洁身避祸为是。又见兄长自初三夜回来，直到出殡，都守在家中，同办亡母身后，更不外出，神情也不似日前昏乱，也不再代绛雪说亲，相待更是和善。以为乃兄受人愚弄，忽然悔悟，不禁又勾动手足之情，不舍弃之而去。继一想：“本就不远，天天都可相见。只要查出哥哥真个改好，索性和叔父求说，连他一齐搬过去，永离祸害，岂不更好？”迁居叔家，事已定局，想过也就拉倒。郝潜夫虽然就近，因防出事，不便托他查看。在萧逸家中住了三日，每日归视，萧玉俱在读书习武。成心隔上三日又往查看，仍未离开。萧清问他：“怎不去向叔父求教。”萧玉说：“叔父定信郝家小儿馋言。否则你也不会搬走。自来消谤莫如自修。自从毛弟一去，我十分愧悔发奋。

好在郝老还讲公道。我是想做出点样子，等吹到叔父耳中去，连恨我的人都改了口气，说我好时，我再往求他连我一起叫去，弟兄一同受业多好。这也是瑶仙表姊的好处。我实在爱她如命，她妈又曾许我。谁知母死伤心，立誓不嫁。我连求她三日，始而还存客气，未一天竟下逐客之令，使我伤心已极。不信你问郝家小鬼，哪晚我不在此看书习武到深夜，几曾离开过么？”萧清闻言，大为感动。

私底下一问潜夫，潜夫冷笑答道：“你不用问，此人丧心病狂，无药可医了。”萧清再三盘诘：“哥哥每夜出去也未？”潜夫答道：“每夜室中必有灯光和些似练武非练武的声音，有时深更半夜还有，灯光也时有时无。天一黑老早关门，书声经声从未听见。谁知道他闹什把戏？”萧清知他厌恶乃兄，不再夜出幽会情人，似可证实，也就不往下问。

后来越想前情越觉可疑：“第二夜绛雪来唤，所说之言曾经暗中听见，还要强制自己娶那贱婢，第三夜天亮回来，忽然改变，并还说明心事，要为二女报仇。说他悔悟还可，二女怎会和他决绝，誓死不嫁？他既从此灰心，怎口口声声又说瑶仙好呢？”话大难信，决计亲往一探。因每日均有夜课，不能分身，这晚借口回家取课本，向萧逸告假往取。

萧逸见室中无人，点了点头叹道：“清侄，我知你心事。你天性真厚，潜夫昨日已和我说过。你去了徒自伤心，还有气呕，不要去了。”萧清脸方一红，萧逸又说出一番活来。

原来近日瑶仙也入了情魔，每晚萧玉必往相聚。惟恐人知，绛雪出主意，每晚由绛雪前往李代桃僵，故意做出些灯光人影和脚步跳动之声，直等天亮前萧玉回家，绛雪才走。其实绛雪也有深心。知道萧清友爱，又不放心他哥哥。村人俱恨萧玉，只要看出他在家，不难瞒过，必不会入内相见。可是萧清疑兄不在，早晚必乘夜查看谏劝；知兄在家，更少不了常来慰问。明知不是伴，无如爱之过深，只要能见到，说上些时的活，凭自己的口齿心思，未必无望；就不行，也死了这条心，到底还见着他一次。此一念痴情，每夜替人守空房，眼都望穿。萧玉和瑶仙是情爱愈浓，愈忧异日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每聚必定尽情亲爱，也必定痛哭几场。萧逸因二女装得甚像，几被瞒过。谁想门人虑祸，早在暗中查探，据实禀告。虽然三人知道私情泄露，至多略受羞辱，还可借此掩饰，无关紧要；心事却关系太重，丝毫泄露不得。所以葬母以后，彼此暗中相戒，永不再提，防备周密，不但机密未泄，二人暗室无亏情况，反藉以露出。萧逸闻报，又怜又恨，知道二人每聚必哭，情迹可疑。继一想：“二人本来相爱，又有母命，乐得成全。即便畹秋遗意有甚奸谋，一坠情网，彼此都想顾全，互不舍情人送死，纵有逆谋，日久自消。

反正小夫妻不会分开，管他则甚？”便把这情理暗中晓谕告密之人，坚嘱不许张扬。他们本是夫妻，不过不该丧中私会。窥探隐私，不是正人君子所为。既未探出逆迹，就有也无能为，可由他自去，以后不再作窥探，违者处罚。众门人知师父智勇双全，所说也极有理，谁都害他不了。既是心念旧好，诸多回护，探了几次，不过如此，也就不以为意。萧逸只疑心瑶仙有诈，却没把绛雪放在心上，疏忽过去，以致闹出不少事故。

潜夫因师父不许再对人说，萧清问他，也未明言。这时听萧逸一说真相，才知兄长实在非人。与人幽会无妨，照他那晚自言自语口气，逆谋迟早发作。此事只自己一人知情，举发吧，同胞骨肉，于心怎忍；不举发，迟早

祸发，万一真个伤了叔父，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只盼叔父所说二人为了情爱，不敢妄动，渐息逆谋，方是绝妙。此外，除了随时随地跟定叔父和诸弟妹，留心戒备，更无善策。这一来，反盼兄长和瑶仙情爱日厚，不但不想劝阻，连旧日的家都不再回去，免他见了内愧碍眼。

于是苦了绛雪，每夜盼穿秋水，不见萧清归家，其势又不能去寻他。由想成痴，痴极转恨。忿激之下，自觉生趣毫无，有时赌气不去。看了两小夫妻人前人后，卿卿我我情景，虽然为乐不长，结果一样伤心，到底人家你怜我爱，偿了心愿。自己能够过这样半天日子，当时死都不屈。相形之下，越发难堪。暗忖：“姊姊忽然把握不住，会把姊夫这样的人爱如性命。近来日子越近，二人每一想到报仇的事就抱头痛哭，大有怕死之意。自己承她母女视若姊妹骨肉一般，报仇二字，原本不在多人，反正活着无味，何不把这事一人承担下来？事完给她开脱，作为替主报仇，与人无干。再骂上几句因私情不忆母仇的话，以为证实，成就他们美满姻缘，何苦非三人同死不可？”越想越激烈，勇气骤增。决计照畹秋遗言，将所用之物暗中准备，即日乘机发难。瑶仙先对她还留神防范，日子一久，见毫无异状，应用各物又在柜中锁着，算计她不用那两样东西无法下手，既未明索暗取，也就不以为意，疏懈下来。

## 第一九八回

国土出青衣 慷慨酬恩轻一击  
斋坛惊白刃 从容雅量纵双飞

一晃到了畹秋终七之期。事前萧逸觉着畹秋虽然行为恶毒，终是热爱自己过甚，一念情痴而起。再又想到崔、黄两家至戚世交情谊，人死不结冤，况且诸凶所受罪孽已足蔽辜。意欲借这一天，做一大法事：将从去年年底所有新死亡魂，自雷二娘起始，以至萧元夫妻，一起设法超度，传令下去，凡是通晓经典的人，到日齐往诵经追荐。

这日早起，萧逸亲率子女、门人到场主持一切。瑶仙一日前闻说此举，知道不能不往。为表哀诚，准备到日天还未亮，便赶向祭坛，候村主到来，开经行礼。绛雪本和瑶仙约定同往，到了头天，忽然头晕心痛，口吐白沫，痛倒床上，起坐不得。瑶仙自是着急，要为延医。绛雪说：“不过前夜由姊夫家回来，路上风大，受点春寒感冒，无什大病，明早到祭坛上一累，出点汗就好。姊姊虽视我如同胞骨肉，村人仍拿我当丫头看待，又当忌恨之际，何若受人指摘？再和姻伯母死时一样，请他们不来，更叫人生气。好在妈的成药丹方甚多，找点来吃，也是一样。”坚持不令延医，瑶仙细查病状，只是身上发烧，人倦呕吐，不进饮食，面色不算甚坏。料是感冒，此说也极有理。知她想见萧清一面，这三日法事正好相见，许是怕病在家中不能同往。村人厌恶自家，真要病重，便延了来，也未必肯尽心诊治。与其这样呕气，还不如明早任其扶病前往。萧逸曾夸过她忠义，又正向自己卖好之时，见了不用求说，自会命人诊治；就便还可借此抬高她的身份。岂非一举两得？便取些现成丸药，与她服了。不多一会，便已睡熟。一摸身上，也退了烧。瑶

仙方始宽慰，以为无碍。

近来萧玉是越来越情热，除却白天不敢公然聚首外，差不多天一擦黑便到，索性连夜饭都一起吃了。瑶仙明知非计，无奈自己已落入情网，不见无欢。春昼渐长，一个白天如度岁一般度过。尽管口里劝萧玉不许来早，可是一入黄昏，便坐立不安起来。稍微天晚，便自悬念。时间久了，更自己给自己开脱：“即使行迹被人窥破，只要机密未泄，有何妨害？举村皆仇，异日所被恶名尤甚于此。反正不会好，耳不听心不烦，至多村人背后辱骂，决不会上门寻事，顾忌这些则甚？为些闲言闲语，把我这一对苦命夫妇短短白日的光阴还平白虚度。”想到这里，把心一横，便不再十分劝阻。萧玉见她劝时不甚深说，益发胆大，口里应诺，仍是早来。天一黄昏，略为做作，关上家门，越墙而出，抄着僻路，掩掩藏藏，恨不能肋生双翅，如飞跑到。最近半月，每夜总是三人吃完夜饭，谈上一会，绛雪才行起身代他在家中作假，从没晚到之时。当天因明早是两家亡母终七，仇人代营斋奠，不受不可，受了于心又不甘。瑶仙知道亡母黄泉饮恨，必不来享，特意约定，提前在家为两家父母设奠私祭。恰好郝氏父子俱往村主家中，郝妻年老轻易不出，无人碍眼，所以到得更早，天未黄昏，便赶了来。瑶仙告诉萧玉说：“绛妹病了，刚吃药，在我房中睡着。我还要去做供菜，她终日水米未沾，人软得很，你在我屋照应她，以妨醒来要茶水吃的。可怜她自妈死后，终日悲愤忧劳，一点顺心的事都没有。今天上供，她平时有病都强打精神抢着任劳，这还是头一回，但凡支持得住，早就起来做事了。”萧玉不舍瑶仙离开，便道：“绛妹睡得这么香，我看一时不会醒转。莫如我随你到厨下，帮你快些把菜做好，省得你累不过来，倒多挨时候；还免我在房吵她，睡不安稳。”瑶仙知他推托，想和自己在一起，娇嗔道：“你这人真没良心，过河拆桥。可知我最信服她，有病你不管，把她弄寒了心，几时她一说你不好，莫怪我不理你。人家帮你多少忙，如今病得这个样子，还不稍微照看，有点良心没有？我不管你尽心不，只要她醒时你不在屋，我再和你算帐。”说罢，穿上围裙，自往厨下走去。

萧玉见她轻嗔薄怒，愈显娇媚，爱极之下，不便拂逆，勉强在屋中坐了一会。后来实坐不住，心想：“绛雪服药才睡，不会即醒。”随往厨下赶去。见瑶仙在灶前烧水煮饭，东西堆了一案板，迥非昔日绛雪那等从容不迫的情景。瑶仙回顾萧玉前来，先问绛雪醒未。笑道：“我真弄不惯这些。往日也和绛妹一同做过，全不觉得。今我一人动手，才知不是容易。这还是今早她都做好八成，共总几样炒的要现下锅，她也切好现成。不过烧一锅饭，就把我闹得手忙脚乱。如此看来，绛妹只是出身稍低，论起人品心胸，才能性格，哪一样都是上选。清弟娶了她，真是前世修积，偏会一点不爱。她说清弟不肯回家，定是避她，伤心极了。就这样，明日还想见上一面。这病也未始不是因此而起。

真个比你对我还痴得多。我们命若，到底还恩恩爱爱，有百日名分夫妻可做。她才是真苦到极点。我虽是她知己，也安慰不了她的心。上天无眼，这有什么法？此时只要我们四人真能配成两双，哪怕伐毛洗髓，到地狱里去，把刀山剑树都身受个遍，也是甘心。转眼百期又到，我是早已想开，不然哭都哭死了。”说时，萧玉早凑过去，并坐一起，帮她往灶里添稻草扎。说着说着，忽闻一股焦香自锅中透出。气得瑶仙伸出粉团般的拳头，回手捶了萧玉一下，说道：“叫你不来，偏来。来又偏如麻糖一样粘在人身上，也不帮

我看看。只顾和你说话，饭烧焦了，怎好？”随说随把萧玉手上稻草夺过丢开，赶忙往锅里一看，只靠底烧焦了一些，上面还好，无什糊味。嗔道：“都是你闹的，少时焦饭你一人吃。”萧玉笑道：“好姊姊亲淘亲煮的饭，不知多香。吃不完，连锅巴我都带了回去。”瑶仙随手又打了他一拳，啐道：“人家正忙，你还有心思占人便宜。炖的蒸的，煮的切的，都是绛妹先铺排好。我就怕煮饭，你如不来，再好没有。现在只剩炒菜，下锅就熟。你在此越帮越忙，快些给我回屋，留神绛妹醒来没人招呼。别的都已齐备，只把饭装到桶里，带去好了。”

萧玉应声，将饭装好。刚到堂前放下，便听瑶仙屋内床响。疑心绛雪已醒，飞步赶进一看，绛雪只翻身朝外，并未醒转。条桌上放有一支笔，当是瑶仙适才在此写字，随手套上笔套，放入筒内。因恐瑶仙端不了许多菜，又赶回去，将现成的先端了来，斟酒上供。跟着瑶仙端了余菜来到，入房洗手更衣，去到床前低唤：“绛妹，你好些么？”绛雪迷糊答道：“好倒好些，只是心里难过，想睡得很。该上供了吧？姊姊扶我起来。”

烧完香回来，容我回房睡个好觉，明早再喊我起，同往祭坛上去吧。”瑶仙知她一心挂着明日之事，好生怜爱。便答：“摆好再来扶你。”随退出来，将香上好，夫妻二人跪叩默祝了一番。本想不令绛雪叩祭，进房时绛雪已经勉强坐起，知她非祭不可，只得扶出。绛雪跪在地下，也不祝告，也不哭泣，缓缓叩了几个头，便自起立，瑶仙见与往日激昂悲愤情景不类，当她人病气短，伤心只在肚里。恐久了仍要触动悲怀，不等祭酒烧纸，忙着扶进。说道：“妹子你在屋睡吧，夜来我好招呼你。我给你熬得有稀饭，吃点再睡可好？”绛雪意似感动，摇头叹道：“我生来苦命，只姊姊一人疼我。明早走时再吃吧。”瑶仙见她眼眶含泪，忙宽慰了几句，扶她睡下。重到堂前，一切停当，夫妻撤供同吃。本就想起亡母伤心，绛雪一病，更无心肠，草草终席，回房对坐。

二人俱觉心中烦躁，神志不宁，以为室有病人和连日悲郁所致，均未出口。二人原定早散，以便早睡早起。萧玉更恐瑶仙连累三日，缺睡伤神，意欲早回，好使二女安歇。

瑶仙不知怎的，兀自不舍他走。留住之后，又觉心乱如麻，相对枯坐，无话可说。但萧玉连走四次，俱被留住。随后瑶仙道：“我今晚真怪，绛妹一病，我心大烦，竟不愿你离开。好在因适才上供，你的孝衣已带了来，不必回去。索性你住这里，明早我们三个一同起身，出门再分路吧，我扶绛妹横睡，困来时，我睡中间，你睡我的身后，只不许闹好了。”萧玉自是心愿。二人又枯坐了一阵，益发无聊。恰好绛雪要起床走动，瑶仙令萧玉在外屋避过一会，就势将绛雪扶作横卧。瑶仙见夜未深，本不想睡。萧玉劝她早睡为是。瑶仙应了，叫萧玉也睡上去。床是晚秋在日精心自制，舒服宽大，三人身材又小，同睡还有富余。如在往日，萧玉得与心头爱宠并卧终宵，真不知要如何欢喜亲热。

便瑶仙近来对萧玉也是一往情深，怜爱备至。当夜不但鼓不起情致，俱觉烦闷已极，说不出所以然来。萧玉当瑶仙担心绛雪忧思，瑶仙又当萧玉听了自己不许他闹的话，虽然也引臂替枕，一样搂抱，但迥非往日销魂荡魄，心身欲化情景。尤妙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都似有心事，神魂不定，想不出一句话说。挨到夜深，才互动入睡，各自把眼闭上，双目二合，益发心如繁丝，乱到极点。因恐对方惊醒，强捺心情，不肯声张，其实二人一个也

未入睡。末后绛雪算计时候将到，呻吟呼问。二人原本未睡，相继下床，出门一看铜漏，该是起时。同向厨下烧水洗漱，将昨晚备就食物略吃一些。

瑶仙因绛雪仍在病中，不思饮食，又偏执意非去不可。心想扶去看病也好，只得助她洗漱。刚把孝衣给她穿上，就已累得娇喘微微，支持不住。心想这样如何去法？再三劝止。绛雪也似自知不行，含泪允了。只再三吩咐：“妹子是心病，千万不可延医，徒找无趣。即便延来，我也不看。真要不好，过这三天，姊姊送我到仇人家去，我才看呢。”瑶仙知她性刚，只得允了。正要扶她上床，床侧立柜上面放有一个古瓷花瓶，原是房中的陈设，那晚拜堂，移放上去，忘了取下，这时忽然倒将下来。瑶仙手扶绛雪，不曾看到，本非碰向头上不可，幸而绛雪眼尖瞥见，一时情急，喊声：“不好！”随手一推，将瑶仙推出好几尺远近。同时萧玉也已看见，纵身一跃，伸手接住，没有跌碎。绛雪随往床上卧倒，累得直喘，断续说道：“恭喜姊姊、姊夫，危而复又平安，这是吉兆呢。”二人正忙着走，苦笑了一声，通未理会。收拾停当，萧玉因要绕路，开门先走。瑶仙把风炉、稀饭、茶缸、糕点一一移向床前，又向绛雪再四抚慰。绛雪只将头连点，一言不发。瑶仙见不能再延，只得忍痛走出。

到了祭坛，因各灵位设在一起，恰和萧氏弟兄分跪两边。萧逸闻知绛雪病重未来，也就罢了。瑶仙跪在灵幛以内，卧忆绛雪，看不出病势沉重，人却不饮不食，那等软法；早来瓶坠时，她那一推，怎又那大气力？念头才转，猛想起推后吃力，倒床直喘情景，倏地省悟。当时又急又怕，自己又分身不得。这时诵经的人都已散去，幛外只有萧逸父亲和三四门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谈说。郝潜夫手里拿着一封信，刚交萧逸拆看。急迫无计中，觉着那信甚是触眼。心想：“村外素无交往，此时怎有信来？”萧逸看信之后，含笑和在座长幼各自说了两句话，众门人便都走开。心想：“此时剩他父亲几个，如要报仇，也许能成？”想到这里，不禁又惶急起来。正打算由筛后溜走，若被人闯见，便说觅地解手。猛瞥见萧逸身侧僻径上，连跌带爬，跑来一个孝服女子，正是绛雪赶到。

知她假装生病，拼命行刺，已经发难，心中大惊。当时想要跑出，示意拦阻。又恐白白债事，枉送她一条性命，糟掉那宝贵东西，还便宜了仇人父子。方悔昨晚心粗，被她瞒过，说时迟，那时快，绛雪装着跌跌撞撞，如飞跪伏在萧逸身前，喘吁吁哭喊道：“村主救命伸冤呀！”萧逸并未觉出有诈；三小兄妹却都立起，似作惊讶之容。瑶仙方佩服绛雪胆智绝伦，萧逸父子纵不全死，也没两个幸免，手里捏着一把冷汗。猛听上首帏内一声断喝：“叔父小心，贱婢有诈！”身随人起，萧清纵身飞出，瑶仙正在吃惊，再回头一看，绛雪已仰跌地上。三小兄妹齐喝：“该死丫头，敢于行刺！”纵将上去。瑶仙知道事败，当时一急，就此晕倒。萧玉一把未拉住萧清，回顾瑶仙晕倒，方寸大乱，忙奔过去急喊：“姊姊！”瑶仙一时急晕，知觉未失，被萧玉一喊，又急醒过来，低喝：“快由帏后回去，假装不知，还有挽救。此时三人徒死无益，不要管我。”萧玉被她提醒，只得忍痛回转原处。这情景怎瞒得过萧逸，早被看在眼里。但仍作忙乱中未见，声色不动，吩咐三小兄妹：“不许妄动，将绛雪押过来，我自有道理。”

原来绛雪自从誓死发难以后，知道萧氏父子难于近身。晚秋在日，曾偷偷制有一件暗器，通体形如莲蓬。上有九个洞眼，内藏寸许长的钢针八十一根，均经奇毒煨制，见血立毙。用时可以暗藏手内，随意发射。射出如一

蓬急雨骤降，中人见血必死，专射人的五官，丈许方圆以内无能幸免，机簧精绝。当初畹秋暗制此物，原为逞能矜奇，以备村中有了外敌，作万一之用。制成以后，惜乎只射两丈，过此力弱无功，意欲改制，能够远射，再行献出。忽值婚变，灰心搁起，用来行刺，再好没有。死时曾嘱瑶仙保密。

另给萧玉、绛雪留有一把锋利无比家传匕首，一包制针时所剩毒药（畹秋自尽，所服之药即此），一起交与瑶仙保藏，到时再按预计分给。惟独这件暗器，如若所计无差，尚可借此脱身，必须亲用，连萧玉、绛雪都不许告知。瑶仙因感绛雪忠义，竟然泄漏。绛雪自信有此利器，只要不惜死，事无不成。绛雪因见小夫妻两个悲苦相恋，可怜已极，决计锐身相代。假装生病，等二人离房，盗到手中。便故意非往祭坛不可，临期不支。

等瑶仙、萧玉走后，立时吃饱，潜踪跟来。不料萧逸忽接到顽叟萧泽长来函示变，表面不动声色，将众门人遣开，使她乘机发难。

绛雪哪知就里，由伏处跑出，哭跪在地，刚把手一扬，吃萧逸腿抬处，先将暗器踢下。防她身寻短见，又一伸手点倒。先还不知暗器如此厉害，拾起一试，也甚惊心。忙命把绛雪押到面前。绛雪被点麻穴，四肢不能转动，只口能说。事败垂成，又急又伤心，不等发问，便把想好的话慷慨说出：为复主仇，情甘一死，任凭处治。只要不连累小姐姑爷，做鬼也感你宽洪大量。并请速照村规处死。声色激昂，通没一句软话。萧逸知她明是骂瑶仙、萧玉溺情忘仇，实则是反面文章，替他们开脱。心方怜她苦志忠烈，潜夫也已赶回，手里又拿着一封信。萧逸看完，笑对绛雪道：“我知你忠心耿耿，惟恐连累你姊姊，必还留有遗书，以防万一当场毙命之用，果然被我料中。如今情真罪实，你还有什么说？”一言甫毕，瑶仙已在帏中听明就里，实忍不住，眼含痛泪奔将出来。萧玉不知何意，也跟在身后。萧逸有心保全，恐瑶仙自吐逆谋，反难处置。不等开口，便怒喝道：“你这两个糊涂东西，出来作什？我已命人去嘱咐经人，听信再来，还不回去！”瑶仙一听，便知绛雪有了生机。想不到萧逸如此宽洪大量，当时也不知是仇是恨是感激，只觉心中一松，颤声说了句：“多谢开恩。”便又返身奔回。萧玉红着一张羞脸，也就回帏跪定。萧逸又对绛雪道：“你想求死么？我为保全他两个，暂宽你们初次。不过你还需另有发落，晚来须到我家去住。以后过这三天，你只有一死，他两个也难逃公道，你意如何？”绛雪不知何意，心想：“死生已置度外，我也许因住他家，能把心事向无情人说个明白。”立答：“身落人手，生死任便。只要不害我小主人，无不甘愿。可是我虽女流贱婢，也随主人读过诗书。你如留我，只要三寸气在，如有机缘，故主深仇仍非报不可。那时莫要说我昧良心，又再牵连别人。”言还未了，萧清在旁气她不过，上去就是一脚。绛雪忍不住痛，刚“哎呀”一声，回看踢她的人是萧清，立转喜容笑道：“你踢死我，才好呢！”萧逸一面喝阻不许伤她，笑答道：“你想做女豫让么？这个不在我的心上，任凭于你。我知你主死时已认你为义女，本应入帏守孝。幸好在场的都是我的门人子女，奉有我令，不许传扬。趁此无人知晓，速去帏后，与姊姊同在一起守孝行礼。夜间佛事散后，再到我家去住好了。”潜夫、萧清见萧逸宽纵凶逆，并还任她主仆相聚，大是不忿，齐声劝阻。萧逸作色把手一摆，众门人也就不敢多言。

萧逸随将穴道点开，绛雪大出意料，仿佛做了一场噩梦，怔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方一迟疑，忽听瑶仙在帏中悲恸哭声，心中一酸，就势哭了进去。见

着瑶仙，悲声泣诉道：“姊姊，我悔不听你日前苦劝，妄想报仇，差点没连累你受那不白之冤。索性死了也好，如今闹得人人不鬼不鬼，死活都难……”还待往下说时，瑶仙旁观者清，已看出萧逸心如明镜也似，分明成心不究，欲盖弥彰，反吃见笑。事已到此，惟有听之，不再做作，还显得大方一些。忙使眼色朝绛雪摆手，一面故作不理，依旧嚶嚶啜泣起来。萧玉心想：“萧逸行事难测，此时虽然宽容，到底犯上罪重，吉凶莫测。”本就忧急万状，再从帏帐里遥觑二女悲哭之状，不能过去劝慰，急得抓发捶胸，虽不敢出声，也是泪流不止。

这时萧清也已回帏，料定乃兄必预逆谋，至少也是他和瑶仙怕死胆小，买通绛雪下手。越想越痛心，不由放声大哭起来，一时哀声大作。诵经村众也相次听唤来到，梵唱声喧，倒显得这场法事做得十分热闹，因事机密，不许泄露，除萧逸门人子女外，更无人知，瑶仙一边悲泣，一边盘算。暗觑萧逸在帐外闲眺，不时照料一切，依旧没事人一般。怎么想，也想不出他命绛雪移居他家是何用意。村人终究忠厚，见两家子女哭得可怜，虽觉其父母万恶，子女无辜，纷入帐中劝勉。内中还有好些和崔、黄两家有亲戚交情的女眷，晚秋葬后数日，也曾想着随时照看孤女，并未迁怒推恶。只为二女因恐走动人多，诸多妨害，不便公然得罪，便装作少不更事，不知远近好歹，才冷淡疏远下来。

二女平日本讨人欢喜，多日不见，越易生怜，俱都守在帐中照料，劝茶劝水，不忍离去。

瑶仙想乘喧闹中偷偷和绛雪密语几句，但连打个手势都不能够。越急越伤心，越伤心越哭，越哭人越不走，反倒越来越多。村人也听萧逸说晚秋生前已认绛雪为义女，见状俱称赞她忠义。谁知二女都是苦在心里，说不出来。男帐之中，因萧元夫妻所行既恶，又不善为人，无甚亲厚。所去的都是同门师兄弟，自然都不把萧玉看在眼里，只劝慰萧清一人，有的还借话警诫。萧玉越发愤激，也是恨在心里。法事做完，萧逸命众先散，忽然借口二女伤心太过，欲加劝慰，命瑶仙也随同前往。二女已横了心，死生早置诸度外，闻命即行，并未踌躇。这间却苦了萧玉，关心瑶仙太过，不舍分离，当时又没法拦阻，急得心魂都颤。萧逸始终没有理他，自率子女，同了二女往家中走去。

只因萧逸未依顽叟将三人分别禁锢三年，再行放出完姻之言，宽容太过，以致三人不久逃出，为后山妖人掳去，披毛戴角，变去人形，受尽苦难。日后行使妖法，命其行刺萧逸，并欲将全村人众一网打尽，几乎惹出灭村之祸。中间萧清、绛雪二人更有好些惊险动人事迹。村众正当危急之际，恰值李英琼、余英男、金蝉、石生四人奉教祖妙一真人之命，为了峨眉开府，往大熊岭苦竹庵专诚投帖，邀请郑颠仙到会，欧阳霜就便求四人抽空相助，才得与刘、赵诸人一同协力，扫荡妖魔，使全村转危为安。

## 第一九九回

旧梦已难温 为有仙缘法孽累

更生欣如愿 全凭妙法返真元

萧逸一心顾念崔、黄两家世戚至好，黄畹秋虽然阴险毒辣，死时甚惨，已是蔽辜。

瑶仙、绛雪二女，一个是志切报仇，一个是以死报主，事虽犯法，心迹可悯。意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绛雪行刺之事掩盖过去。不特没有处治之心，反使众门徒子侄迎头拦住诵经村众，以免泄露。夜来从容做完佛事，又令二女随往自己家暂住，以免二女自相忧疑，情急心窄，生出别的变故，违了自己矜全深意。抵家之后，便给二女安置一间静室居住。表面上依旧和悦相待，如无此事一般。暗命子女、秋萍等人监防，以备二女万一行了拙见。静候七天功德做完，再行婉为开导。满拟人非草木，二女俱甚聪明，不是不知母恶。现时不过目睹乃母死时惨状，再受一些煽惑，孝思奋发，孤忠激烈，甘冒罪逆，以冀一逞。只要自己曲意矜全，日久自能感化。

谁知瑶仙性极刚烈，心切母仇，实不在绛雪以下。不过被萧玉痴情所感，身落情网，互怜互爱之余，儿女情长，挫了一些志气，不敢遽然发难，心中并未忘却。及被绛雪看破，决计成全二人婚好，拼着一死，代主发难，事败被擒时所说那一套话，虽代瑶仙开脱，到了瑶仙耳中，却是句句刺心。目睹绛雪那种慷慨激昂，视死如归之状，心想：“绛雪以前不过一个丫头，只为亡母临终一言，并非亲生，从此便锐身急难，受尽劳苦艰危，未了居然拼死报仇，血诚忠义，古今罕有。自己也非寻常女子，又是生身之母，不共深仇，怎倒一心念着情人安危，只管迁延不决，把母仇置之脑后，反累绛雪以下犯上，几受火焚之刑？”当时激发初志，萧逸只管委曲宽容，一点未受感动，复仇之念反倒更切起来。自觉再不及早下手，既负死母，并且愧对绛雪。明知无济，也妄想就乘寄居萧家之便，骤出不意，拼死一击，成败安危，已全置诸度外。心横计定，料定萧家有人密伺，反正事情已被看破，索性虚实兼用。先向绛雪暗打了个手势，故意低声嗔怪绛雪：“怎不商量，就冒昧下手？幸而事出意外，不曾当场擒付村众，按规处治，否则岂不冤枉？如今寄身虎口，安危莫测，言行还须小心些好。”口口声声仍把萧逸全家当作仇人，却露出胆小忧急之状，说萧逸父子个个厉害，近不得身，报仇不是操切之事。好让伏伺的人隐约听到，传将过去，以示在自怀仇蓄怨，幼女胆小，实在无所作为，以便减去仇人防患之心。萧逸何等机智，一听二女既是低语密谈，身居仇家，怎会令人隐约听去？有此一番做作，逆谋更速。自己令二女来家居住，原知不会就此死心，如能事前感化，固是佳事；否则使二女在自己家中发难，也可免去传扬，为众所知，难于掩饰周全。闻言知道不会自寻短见，要死自是拿命来拼。立命众人不必再为窥伺，听其自然，暗中打起主意相待。除命小兄妹三人同出同住入住在自己里间，告以机宜，随时暗中预备外，自己还故意给她们留下行刺机会，等其自行投到。

果然瑶仙情切心急，主意一定，便难再耐；加以萧玉不曾同来，免却许多顾忌。头两夜特意把心思抛开，早睡养神。暗中和绛雪几次突出查看，并无一人在外窥伺，心中奇怪，萧逸怎会如此大意？好生不解。第三日留心仇家行动，简直一点戒备没有。以为萧逸妄想以义相感，又中了自己轻敌之计，所以如此。仇人早晚都难近身，成功一节全出侥幸。古来忠孝义烈之士，都是不惜微生，当机立断。此事只能打尽心主意，成败听天，哪有许多顾虑？越想越心壮，决计夜间下手。先不想告知绛雪，继一想，她比自己还要激烈，自己如死，她也不生。独自下手，乘夜成功，或者还能逃去；一旦事败，她

就不从死，也为仇敌按村规受那火焚毒刑。转不如把话说明，如能听劝，在下手之先翻墙逃去，免多饶一个，再好没有，否则多一帮手也好。佛事做完，回房便和绛雪说了。

谁知主仆二人竟打的是一样主意。绛雪比她心思还要周密，非但定在日内下手，并且还乘着萧逸隐秘此事心理，日里在祭坛上装着回家去取衣物，将畹秋密藏的那把匕首毒刀也暗取回来，用不着再使萧家堂屋架上的兵器。

此外萧玉关心二女太过，惟恐萧逸不能就此罢休，想约二女同逃。知村中前后两出口常年有人防守封闭，决难逃走。每夜佛事一完，便借月光照路，偷偷往村外危崖一带，连夜遍寻迷路。恰巧也在昨晚无意中发现当初畹秋和崔文和定情的山窟深处，有一大石竟可移动。试搬开深入一探，居然几个曲折便到村外壁腰之上。最可喜的是出入口均极低狭，虽要蛇行出入，只要入口一石活动，里外均可移堵。余均整石，别人决难发现。

洞外下临绝涧，虽极险峻，但是藤树杂生，凭自己和二女的身手，足可攀援绕越。自觉有了生机，高兴已极。细查看后，忙赶回去写了一个纸条，几次想背着兄弟，由帏后抛与瑶仙。偏生瑶仙捺定心志，连正眼也没看过他一次。当中又有桌围遮住，双方定要同时在围缝中窥探，才能望见。萧玉故意将桌围弄开一些，对缝斜坐，目注对方。看了一早晨，也没见二女影子，又不知对面有无外人，不敢乱投。正急得没法，后来绛雪取衣回来，听出萧玉叹声有异，先也不理他。后听萧玉连连干咳，恐人听出，打算瞪他一眼，不令这样。往帏缝一看，正值萧清被萧逸唤出。萧玉见绛雪怒目示阻，忙把纸团丢过。

绛雪连忙拾起，背人一看，觉是一线生机。想在二次下手以前，苦劝瑶仙随了萧玉先逃，由自己一人拼命，事后如能逃走，跟着追去。及听瑶仙说出心事，知不能阻，便劝她留一线生路，再等两日，布置好了出路，再同下手。瑶仙想起萧玉痴情可怜，也就活动。

好在所居室中纸笔现成，便写信令萧玉先运一些衣物、路资藏在洞内。只是备用，逃日尚早，临时还有通知，布置停妥，千万不可再在洞侧逗留，以防被人看破。次日乘便抛与，萧玉自是奉命维谨，照书行事不提。瑶仙此时已非昔日利用萧玉心理，以为萧玉已可置身事外。经过绛雪行刺，一来深知人多无用，白饶一命，巴不得不要累及萧玉。自己只要能事成免难，逃出山去，有此密径，萧玉终会寻去。只要不当场显出同谋，有乃弟萧清情面，决可免祸，何苦白白害他？所以信上那等写法。因此一来，阴错阳差，以致日后三人受了危难，惹出许多事来。

一晃五天。再有二日，功德便完。这日夜间，萧逸从佛坛回来，格外有兴。特意把二女唤进卧室，慰勉了一番，一同饮酒消夜，二女才行告退，此时众门人只萧清一人寄居，本是二女住的一间，二女一来，便移在山亭以内，相隔颇远。萧清年幼疾恶，对于二女甚是厌恶，见即作色远避。因此绛雪越发痛心，凶谋更急。二女因连日观察萧逸仍和往常一样，父子四人分住里外两间，萧清又住半山，秋萍早睡，此外更无他人，不须顾忌。一回房去，立即装束准备。睡在床上，放下帐子，静等夜深人睡，便可下手。挨到三更光景，绛雪首先下床，走向萧逸窗下，弄破窗纸，往里偷看。见萧逸床前放着一盏油灯，灯花结得很旺，床头半边帐子高悬未下。人睡床上，衣服未脱，只搭着一床夹被，手搭床沿，下面压着一本书，睡得正香。二女适才告退时，萧逸饮酒颇多，已有醉意。看神气，分明醉后还想看一会书，再起脱衣安歇，

上床不久便自入睡。前两晚曾来偷觑，每次房门俱上闩。这时房门也未关闭，仍还是适才退出时为虚掩之状。益发以为天夺仇人之魄，醉卧疏忽，忘了关闭。侧耳细听，里屋也是静悄悄睡熟神气，此时下手，极为容易，不禁喜得心房怦怦跳动。方要回房去唤瑶仙，瑶仙已经跟来，见了室中情况，也甚心喜。

二女原来商定：三小兄妹俱甚机警，又同在一房卧起，稍有警觉，立即无辜。虽有伤母之恨，但他们一样怀有杀母之仇，其情可原。再者年幼无知，看在萧逸不伤害自己和绛雪分上，也不杀他子女，专心刺死萧逸一人，下手也较易些。又因绛雪人虽忠义，本领太差，那日手持那么厉害的暗器，已与仇人对面近身，竟会被仇人身未离座，微一举手抬足，便把暗器踢飞，点倒在地。虽则强弱悬殊，武功稍有根底，何致僨事？行刺之事，本不宜于人多，毒刀又只一把。执意只令绛雪在外了风壮胆，略备接应，自己单身入房下手。当下仍令绛雪伏窗窥伺，手握毒刀，走到房门前，把牙一咬，正待揭帘掩进，忽听叭的一声。瑶仙心疑仇人已醒，连忙缩步，退向院中。见绛雪伏伺窗下未动，才略放心。双方打一手势，才知敌人梦中转侧，无意中將手压的书拂落地上，人并未醒。

又待了一会，看见仇人实已睡熟，二次鼓勇再进，轻悄悄微启门帘，由门缝中挨入。

一看，萧逸仰卧榻上，床边上的手已缩回去搭向胸前。老远便闻到酒气透鼻，睡得甚是香甜。知道手上毒刀见血立毙，萧逸虽然武功绝伦，寻常刀剑刺他不进，幸在醉卧之际，刀又锋利异常，如向面部口眼等容易见血之处刺去，万无不中之理。杀心一起，更不寻思，轻轻一跃，便到床前。单臂用力握紧毒刀，照准萧逸面上猛刺下去。满拟这一下必定刺中，谁知竟出乎意料，萧逸平卧身子忽又折转向外，放在胸前的那只有手也随着甩起，无巧不巧，手臂正碰在瑶仙的手腕上面。虽是睡梦中无心一甩，力量也大得出奇，瑶仙手腕立被向上荡起，震得生疼，几乎连刀都把握不住。心方大惊，眼前倏又一暗，床前那盏油灯，也被这一甩熄灭。跟着便听里屋萧珍在喊爹爹和下床之声。同时床上作响，萧逸朦胧中也似有了醒意。瑶仙虽是拼死行刺，毕竟情虚，一击不中，手反震伤，又酸又麻，灯再一暗，怎不胆寒。再加萧珍一喊，武功好的人最是警觉，晃眼人醒，再下手，只有送死，决难得手，哪里还敢逗留，慌不迭往外逃出。仗着路熟心细，暗中逃退，并未弄出声响。走到门前，正揭门帘想往外走，那柄毒刀忽吃门帘裹住。心慌意乱，手又酸麻无力，竟然脱手。又惊又急，还想回手摸索，忽听里屋三小兄妹相继惊醒，齐喊：“爹爹，外屋什么响动？”边喊边往外走。萧逸在床上也似有了应声。不由心胆皆裂，不敢再事摸索，急匆匆逃到院中。

绛雪见瑶仙刀已刺下，床上仇人微一转侧，灯光便熄。三小兄妹惊醒唤父，萧逸又无应声，还当得手。心方庆幸，也没往下细听，便即赶前迎接，准备同逃。及见瑶仙一出门，便手招自己，往原卧室中退去，神色甚是张皇，又料事败。心方一惊，忽听萧逸在房喝道：“珍儿，外屋没有什么。适才酒醉睡熟，门也忘关。我把灯点好，关上房门，也要脱衣安睡了。天已夜深，各自回床去睡吧。”二女先颇惊惶，闻声细听，又似萧逸刚醒，醉梦之中并未发现有人行刺。一会便见窗上有了灯光，又听关门之声。只那柄刀没听坠落，以为仍挂在门帘上面，当晚不取，明日便是祸事；再者利器难得，失去此物，更难下手。当时不敢往取，在暗中挨了一会，想起伤心，二女又相抱

饮位，吞声痛哭一阵。后听无什动静，仍由瑶仙掩至房前，轻轻向帘上一摸遍，哪有刀的影子。料已吃门帘裹住，跌落房里。愁急无奈，又去隔窗偷视，灯已熄灭，月影西斜，房中黑洞洞地全看不见。情知明日万一发现，难讨公道。有心逃走，以后决无重来复仇之望。得豁出两条性命，挨到明日再说。萧逸如系当晚将刀藏过，不为泄露，决意矜全，日后仍可再尽人事；否则索性痛骂一场，以死报母，做了鬼再来寻他报仇。

于是重又回房，同卧床上，急一阵，伤心一阵，不觉天光大亮。吉凶莫测，方在惊忧，秋萍忽来唤用早点道：“村主已起，说天不早，命速吃完，好同往佛坛上香开经。”二女见萧逸命人把话点在头里，明示无他。才知真个曲予优容，不与计较。弄巧连昨晚行刺，都被警觉窥破，特意使自己知难而退，息去妄想。为防冒失，屡犯不已，致被村人发现罪状，难于保全，仅将凶器暗中收去。越想越对，否则事情哪有这等巧法？自己纵然手被震麻，怎么无力也不会被门帘将刀裹住，始终又没听见毒刀落地之声，定是萧逸有心作为无疑。照此情形，母仇万报不成。悲痛急愧，心乱如麻。秋萍走后，彼此面面相觑了一阵。瑶仙忽发奇想，决计再图一个未必之功。催着绛雪匆匆洗漱，赶往堂前。

见萧逸仍和无事人一般，越知所料不差。忙回手拉了绛雪，纳头便拜，不发一言。拜罢起立，便进去用茶点。萧逸原是预有安排，见二女拜倒，只当心中感悔。尤其看出二女行径，不伤自己子女，可见尚有天良，不似其母。照自己这等应付，就是二女仇恨未消，也必知难息念。心还喜慰，不便明言。一面笑容唤起，借口二女是谢为母超度，略微慰勉几句。一同吃完，便去坛上诵经答礼。哪知瑶仙因想起欧阳霜遇救成仙之事，心想：“凭自己三人，万近不了仇人的身，徒死何益？欧阳霜尚且成仙，只要心坚，不怕磨折，凭自己这番孝思至诚，难道还求不到仙人怜悯？难得现有逃路，何不同了绛雪逃出山去？只要寻访到一位仙师或是异人，拜在他的门下，学成仙法本领，回山再复母仇，岂非举手之劳？”

当夜回来，便和绛雪密商。绛雪也觉仇人睡梦中尚如此警觉，不能近身，毒刀又失，报仇之事简直难于登天。常年在此鬼混，也是伤心。求仙访师虽是渺茫，以欧阳霜前例来看，也许能有遇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未始便没指望。仇既无法再报，只好如此，立即赞可。便问瑶仙，可要通知萧玉一同逃走？瑶仙不觉为难起来。因出家人最忌情欲，同行，惟恐因他误事；不同行，又觉萧玉天生情种，丢他一人在此，见自己一走，必定相思而死。就不带了同行，好歹也给留点指望。于是便背人写下一封长信，大意说自己母仇难报，决计逃出去寻访仙师异人，可为他年归来复仇之计。如能相待，固是佳事；否则男子寻师较易，也可出山另访高人拜师，学成本领，以图聚首。总之，自己已许死母，此仇不报，此生决无与萧玉同栖之望。见爱深情，铭于肺腑，务望保重。事如不济，惟有期诸来生。不过出山须俟已行十日以后，不到复仇有望，誓不再见。如寻了去，休说难于追踪，即被寻到，也是徒伤情感，转昧初衷，连以后都不与他再见等语。写得甚是沉痛悲壮。连改数次，才行写好。却不先交，知道自己走后，萧玉必往密径追索，将信放在洞内，定能见到。等法事做完，待了三日，恰值阴雨，萧璇又受了点感冒，二女便乘隙冒雨逃出萧家。又由萧玉所辟密径，取了预藏衣物包裹，连夜逃出村去。

萧逸料定二女已无异举。众门人虽各怀有戒心，因师父本领机谋，二

女凶谋万无效果；就是几个恐怕千虑一失的，也只防二女日后还要再举，谁也没料到会逃走出去。二女行时，房中又布置得妙，竟被容容易易逃走。直到次日清晨才行发觉，人已无踪，再为搜索，哪有影子。只萧玉一人知道去路，已不得二女能逃，他何肯说出来。惟恐被人看破，头几天连山洞密径一带，也没敢去。萧逸为寻二女，还特意开山出去，率领门人村众四出追寻。第二日欧阳霜奉命回村有事，就便探望子女，听萧珍兄妹说起此事。三凶惨死，前恨已消，反觉二女志行可怜，也代寻找了一回，均未寻到。萧清本拟将萧玉唤来盘问，不料欧阳霜这次回来，为植七禽毒果，在村中住了数日。萧逸每日心悬爱妻，渴欲一叙衷曲，心无他顾。萧玉先颇拿稳，吃欧阳霜回来一耽搁，当她仙人，恐被识破，益发不敢妄动。好容易盼到她走，夜往密径，移石入洞一看，只寻到瑶仙一封手书。再往前进，洞已倒塌，急切间无法走出，知二女必已去远。先见欧阳霜都寻她们不回，已是惊疑。这一看信，并未约地相待，越发绝望。每日哭笑无常，眠食均废，直似疯了一般。萧逸见二女初逃，萧玉虽也面现忧急，还似有心做作，突然变态，必有原因，便命人暗中查探。萧玉把瑶仙那封信珍如性命，放在身旁，时常背人取视，哭诉相思。日子一久，竟吃萧清看破，告知萧逸。萧逸只当他受二女愚弄，弃他而去，又不知所逃路径方向，所以悲急，也就没去管他。不料萧玉积想成痴，迁怒怀恨，意欲代替瑶仙行那犯上逆谋。二女智勇深沉尚且不行，何况是他，连下两次手：一次事前吃乃弟萧清看破，中途戒阻；一次被萧逸亲手捉住，本要按家法处治，萧清再四哭求，萧逸才严加告诫，命萧珍行刑，打了顿竹板。萧玉知难再在村中立足，暗备了些兵刃用具，衣服干粮。仍由二女所逃故道，先把石头移开，藏在里面，一点一点向前开进，中间洞石崩坠不多，萧玉以决心毅力从事，两日一夜，竟被开通。因地太僻，外观无路，里面整日移石开路，通没一人发觉。萧逸本不喜他，只看萧清情面，不肯重处。逃走以后，村人一找不见，也就拉倒。

一晃两年，三人均未回来报复，也未发生变故。倒是欧阳霜因师父郑颠仙借来岷山白犀潭韩仙子制伏的一只金蛛，自己还养了一只较小的金蛛，准备取那元江水眼中的前古金仙广成子所遗留的金门至宝金船宝库，须要预储到时金蛛吃了增长精力的七禽毒果。

遍查地势，只有卧云村外峡谷之中的土地，下蕴奇毒，种植最宜。以前早已布种，现时树渐长成，还须加意培植，特命欧阳霜时常回村查看，此数年中，差不多每月必回。三小兄妹随习内功，大为精进，母子相聚自是欢欣。只苦了一个萧逸，日夕苦想和爱妻相见，哪怕不能言归于好，再作双栖，便是握手相聚，不再如尹邢之避面，也称心意。偏生欧阳霜志切清修，誓法尘念，一任萧逸用尽方法，子女再四哀求，始终不允丈夫见面。

偶然回家小住，总是预令子女转告萧逸移居山亭，不令入室。萧逸见她居然肯在家中暂住，越以为日后尚有重圆之望。始而惟恐招恼，不敢违逆，仅在窗外窥视过两次。还吃欧阳霜令子女警告，再如这样，便不再回，索性连隔窗相望都不能了。后来萧逸实是思念不过，忽然想到欧阳霜每次归来，俱往村外峡谷培植毒果，往往营营终日。此事奉有师命，平日还令自己派了几班门人，持着她所给的灵符前往轮值，看得甚是重要。果林对面，有不少崖洞可以藏身，她又每月来有定时，何不在她未到以前，藏身洞中窥视？纵不能对面一吐衷肠，她奉师命而来，决不致因己在侧，便即舍之而去。常日相望，一则可以略慰相思，二则能有见面之机，也可伺机感动，比起永不相

见终是强些。于是照计行事。

那片果林便是本书前文所述陆地金龙魏青误食毒果中毒之地。欧阳霜为植毒果，便于浇培照看，又开了一条小溪谷径。树共三百株，一边紧靠峡谷，前有大片竹林，山形甚是险僻。欧阳霜对于丈夫深情，未始无动于中。只恐尘缘纠缠，误了仙业，故意决绝。

始而装未看见，继见丈夫为多看自己几眼，竟是终日伏身崖洞中守伺，不等己走，决不开。那毒果又最难培植，须费不少人力，始能应那到时之用。往往由早起经营，深夜始归，时常眠食均废。萧逸又防自己看破，不许门人接近。本是恩爱夫妻，未免触动前情，心又活动许多。萧逸更是聪明，早就看出爱妻明知自己偷觑，故作未见，越料有望。

当年冬天，又想下一条苦肉计：装作想望已绝，成了心疾，每日书空咄咄，饮食锐减；再故意受些风寒感冒。连真带做作，就此卧床不起。萧逸因知子女天性极厚，无庸指教，自会照计而行，一任焦急，并未明说。果然欧阳霜一到，小兄妹三人便迎头跪下，哭诉哀求起来。说父亲因母亲归已两年，终无回心之望，苦思成疾，状类疯狂，已有多日，又不吃药。昨日人稍清醒，说母亲今日回来，恐在房中见怪，意欲移居山亭，又要去往果林崖洞中守伺。是儿女们再三苦劝，并假传母命，允其不久相见。也未深信，只狂笑一阵，勉强劝住，不再迁居。如今在房呆卧，务望母亲看在儿女幼小分上，与爹爹和好吧。欧阳霜由窗缝中往里一看，丈夫果是面容苍白，人瘦好些，目光发呆，醒卧床上，若有心疾之状，不由不信。便取一丸药，叫萧珍拿去给萧逸服了；再对他说，毒果行将成长，开花以后，来得更勤。为看儿女面上，可以相见，但是每三月中，只许相聚两次。

届时由早上相见，全家团聚，至夜夫妻各自归卧。萧逸原知自己的病即使不重，爱妻也不会坐视。听儿子传完了话，立即服药，欣然坐起。当时便请爱妻进屋，握手悲泣，历述衷肠。力说自己知她将证仙业，决不以儿女之私累她修道，不过相爱太深，相思太苦，务望宽容既往，稍念前情，许其经常相聚，稍有读犯，任凭处治。

欧阳霜见面以后，看出他二目神光未散，分明有心做作，一时不察，竟为所愚。本心虽然感动，因丈夫机智百端，惟恐日久牵缠，又中他的道儿，执意只允三月两见，不得再多。可是每次相见，除却不能涉及燕婉之私，别的仍和以前夫妻相处时一样。便三小兄妹离开，也不禁止。萧逸倒也知趣，并无他念，至多情不自禁，偶然温存抚爱。欧阳霜纵不十分严拒，也是适可而止。只不过会短离长，聚首苦短，是一憾事。后来又和欧阳霜说：“聚时太少，你只不许我室中共对，外面相见并未禁止，譬如你我在村外无心路遇，难道你也怪我不守规约？你每来，还率子女门人前往果林，何妨许我前往？既得夫妻相见，还可随时帮你小忙。如嫌厌烦，至多当我路人，不加理会。容我在旁守着你，多看些时，总可以吧？”欧阳霜见他痴得这样，越生戒心，也不忍过于使他难堪，只得允了。

转过年，又聚了两次，彼此甚是相安。未次夫妻相聚，欧阳霜忽说毒果已结，行将备用，自己回庵有事，须三日后才来。因萧逸苦求，还将应相晤聚之期提前，又聚了三日。萧逸忽然想起昔年被妖鸟抓去长子萧璋，次女萧玠，问：“是何妖物伤害幼童？你是剑仙，怎不将它除去？”欧阳霜说：“前已问过师父，那鸟名叫猜雕，乃南疆深山所产凶禽。大的有人般高，两翼舒开，各宽丈许，独角秃顶，爪似钢钩，惯与山中毒蛇猛兽相斗。作巢于山巅

危崖之上，猛恶非常。但有一样短处：两眼看远不看近。越飞得高远，越看得真切。全仗飞行迅速，老远便算准人畜逃路，所以发无不中。小的野兽，如猴、兔之类，反时常得脱毒爪。生性凶残，最喜抓婴儿吃。胸前有白毛处最易射透。这东西仇心重。除它时，只须先引逗它飞来追，如若昂头低翼来往下扑，倒不可前逃，须要返身倒退，急用手中有毒矛箭往上掷射。中在有白毛的要害之处，固然立毙；只要能透肉，也可致命。无须飞剑，只要武功稍好，手准心灵，应变不慌，不为它两翼风力所慑，便可除它，遇时如逃，自是遭殃。侧避也易为两翼所伤。知道禁忌，便可无害。本山危崖甚多，巢穴必定在彼。去年回家，曾便道寻找，以报爱子之仇，兼为人畜除害，曾杀过两只，只不知抓去大儿、二女的是否此鸟。巢穴却未寻到，打算异日有暇，再往一搜，目前还顾不得去呢。”

萧珍在旁说：“那年大哥二姊遇害时，原在一起玩耍。先听天空嘘嘘乱响，狂风大作。那怪鸟已从上空飞过，大哥正在放花炮，将它惊动，才飞回来，一爪一个，将大哥二姊抱起便飞。等人追出，已经飞远。儿子正站在树下，见此鸟狗面秃头，眼睛通红，身子好似比人还长，两翼更是宽大。飞起来，人差点被风卷起，沙飞石走，半晌方息。

通身俱是虎皮色，头上是凸出一块，尾巴好似被人斩了半截，露出鲜红鸟股。娘杀的跟这一样么？”欧阳霜惊叹道：“照此说来，杀我儿女的，竟是那只秃尾老雕。本来已经到手，又被逃去，早晚要遇上，决不容它活命了。”萧逸父子四人齐问经过。欧阳霜道：“我杀雕时，恰遇慕容二师姊路过，送我到家。此雕正在崖外后山，与一白额猛虎恶斗。

本心想用飞剑一并斩了，吃慕容师姊拦阻，说二恶相斗，正好两伤，都是害人之物，你助虎杀雕则甚？我便说起失子之事，微一迟疑，那雕甚是机警，不似先杀二雕胆大，见了剑光，竟然吓退，飞行甚速。忙于到家，又有话和慕容姊姊说，并未追去，竟被逃走。

这才想起去年原听珍儿说过，怪鸟尾是断了半截。因这类恶鸟多是短尾，此雕定被什人断过后股，所以光红无毛。早知我儿是它所害，飞剑神速，多快也能追上。今已错过，看这行径，事隔多年仍然发现，巢穴必在后山无疑，早晚必能除它。此后回山，路上留心，也许能遇到呢。”萧逸父子俱都愤愤不置，说过丢开。

欧阳霜第二日便要回转大熊岭苦竹庵，行时忽见萧逸面藏晦色，心中大惊。匆匆占算，不特萧逸，全村都将有危难到临。虽然先凶后吉，终于无害，自己学道年浅，不能深悉未来。偏巧回山又有要事，不能分身，好生优疑。只得暂留布置，寻一山洞，命三小兄妹藏居其内，每日读书用功，非自己来，不许走出。外用仙法封锁，只对萧逸、萧清叔侄二人传了开法，可以随时入视，余人均不能走近一步。并传萧逸灵符两道，遇警如法取用，便可抵御脱险。并嘱三月以内，不可出村往果林中去。一面把防守果林众门人齐唤了来，面上反倒均无晦色。好在每天均有颠仙所赐备用的灵符，村中埋伏禁制，诸般设施开闭也俱传授精熟，料无他虞，只萧逸一人可虑。回山稟问师父，真有急难，自己不能分身，也必有处置。恐丈夫优急，又安慰了几句，方始飞去。

萧逸先颇谨慎。三小兄妹更是信母若神，呆在洞中一步不出。这时顽叟萧泽长已在瑶仙逃后第二年无疾而终，死时也曾遗嘱萧逸，这两年乃全村安危关头，瑶仙等便是未来隐患等语。那洞原是顽叟生前养静之所，冬暖夏

凉，设备精雅。死后图书遗物一点未动，供着亡人神位。萧逸叔侄每日前往探看，直过了两月，并无事故发生，日久渐渐松懈。

这日清早，萧清因昨晚三小兄妹留他同住未归。萧逸亟盼爱妻归来，心中烦闷。门人何谓、吴诚、郝潜夫等见春夏之交，风物优美，便劝师父往村后危崖一带，观赏那新辟的几亩花田。师徒数人，还有几个侄儿孙辈，同沿湖边走去。刚到后山，便见一只独角秃雕，由路侧草地上抓起两只小羔羊，越过后村危崖，往后山飞去。定睛一看，那雕后股鲜红无毛，正与萧珍所说一般无二。无奈众人都是手无寸铁，只吴诚曾学金钱镖，身旁带有一串大钱。那雕飞又极快，等众人呼喊，吴诚取钱追去，已经飞没了影。萧逸想起前仇，愤恨已极。管理牲畜的村人也赶了来。唤前一问，才知最近三五日，已经失去了六只牛犊、小羊。后村一带，俱是大片草原，宜于畜牧，牧畜甚是繁庶。村规完善，宰杀取用，各有常例。四无出路，又都是自己人，不怕偷盗走失。大小万千只牲畜家禽，只有限几人轮值管理，占地甚广。风景田舍都在前村，后村除却围绕全村的天然连崖和祠堂、灵茔、墓地外，余多牧场。那几亩花田，还是当年萧逸一时高兴，点缀风景所辟。

地势僻远，轻易无人涉足其间。牧人每早将一切牲畜放向场上，便各归屋料理他事，任其自在游息，到晚才收，成了习惯。极少点数的时候，故起先也未发觉遗失。因所失牲畜中，有一对牛犊是个异种，生相极好，管场人甚是珍爱，比较留意，昨晚收栅时忽然失踪，遍寻未获。村中以前原闹过一次，由崖外侵入的大蟒吞去好些家禽。细一点数，另外还失去四只小山羊，疑心又闹事故。今早正在留意准备，稍有征兆，立刻往前村报警，不料竟是这只独角秃雕。萧、吴诸人断定那雕来惯，得了甜头，日内必还再来，当下想好对策。次日天还未明，便去牧场埋伏。谁知事有凑巧，连等了几天，秃雕均未未来犯。

这早萧逸叔侄因头晚往三小兄妹所居洞中课读，谈晚未归，留宿洞内。起来又被三小兄妹拉住考查功课，未往牧场守伺，只几个门人、村众在彼。畜群才放出栅，跑到场上，便听嘘嘘风响，由环村危崖外面，飞投下那日所见秃雕，宛如陨星下泻。略一沾地，便一爪一个，抓起两只小山羊，拨头往崖外飞去，飞行迅速已极，晃眼无踪。势更凶猛惊人，下落之际，两翼动处，煽得牧场上沙飞石走，狂风大作，人都似要被风兜起，站立不稳。众人连候数日，未免松懈，萧逸又不在侧，怪鸟多半初见，突然飞到，见了这等猛恶声势，不由心惊，乱了手脚。潜夫在前村轮值，门人中只有吴诚一人是个好手，等到喝令众人放箭时，已被秃雕抓了两羊逃去。风沙迷目，惊慌无准，只有两箭射到鸟身，已经无力，宽翼扇处，全吃打落地上。鸟未受伤，人倒有三个因持长矛向前急进，没等投出，便吃崖上滑落的碎石打中，反各受了点轻重伤，头破血出。萧逸闻报，自是越发愤怒，重又挑了几个得力门人连同自己，由次日起，重又如法守伺，不令村众相助。

谁知那鸟又是好些天未来。萧逸以为它上次见人警觉喧哗，有了戒心，不敢来犯。心痛亡儿，既知此鸟所害，如何肯放，正准备出山寻到鸟巢，搜杀报仇。这日早起，因料当日未必会来，去得略晚。忽然牧人来报，鸟又到牧场来犯，抓去一只小牛。萧逸师徒见它每来必隔些日，心虽恨极，次日未往守伺，不料那秃雕竟连来扰害了三次。等人一往守伺，便不再来。稍微松懈，立即飞到，捷于影响，不可捉摸，直似有心为难一般。

休说萧逸被它逗得怒不可遏，便众门人也都忿极，非杀死不能消气。

未了一次，萧逸单人伏身来路崖上，也只射中一箭，不是致命，决计出山搜索。萧清年纪虽轻，人却老成，想起婶母行时之言，从旁劝阻。萧逸因心恨猢猻，欲报仇雪恨，以为爱妻只不令往果林一带走动，后山素无人踪，出去行猎，有何妨害？此鸟机智绝伦，与爱妻所说不类，自从日前翼稍中了一箭，便无人守伺，也不再来。倘因此胆寒绝迹，移向别处觅食，飞得又快又远，何从寻觅？如今三月将尽，并无丝毫征兆，也未到果林去过，就有什事，谅必躲却。此鸟不除，杀子之恨难消。璋儿头生，相貌最好，最得爱妻珍爱。当年为失此子，悲苦轻生，一提起就伤心。如在她回之前，将鸟除去，到时也可给她一个喜欢。

执意非往不可。仗着武功高强，便在猢猻来路危崖上下，开了一条蹬道，上到崖顶。再用长绳缒援，翻过崖去一看，恰好正是儿时随了祖父入山隐居，未寻到卧云村以前，旧游行猎之地琵琶垄。这地方长岭迤通，形似琵琶。岭侧两面有好几条幽谷。一头危峰笔立，直上干云；一头广原平野，草木繁茂。四处静荡荡的，全无一点人兽踪迹。刚往岭上走去，便见地下有好几堆大鸟粪和鸟爪迹印，内中还杂着一些碎毛，正与猢猻身上毛色一样。再往前走，又发现了牛羊头骨。循踪找去，一路均有发现。约行二里，到一危崖之下，方始绝迹。断定鸟巢必在上面，无奈那崖偏居岭左，形似孤峰，削立百丈，寸草不生，四无攀附。猢猻厉害，更恐援到中途，凌空下击，人为所伤，未敢冒失上去。

又在左近，发现那鸟常在野地上游息，擒来牲畜也似在下面享受，并不带上崖顶。岩窝石窟甚多，地势极利藏伏。守伺到了黄昏，终无动静，料已远出。且喜巢穴寻到，踪迹已得，鸟粪未干，并未离巢移往远地，终有擒它之日。天已傍晚，只得率众回转，可是连去三日，并未遇上。仅第四日归途发觉猢猻回巢，飞行甚高，直落崖顶，更不再下，无奈它何。

次日为萧逸祖母忌辰，因是率众归隐的头一代祖先，合村公祭，仪节甚是隆重。萧逸也想好除鸟方法，本拟过日再往一试。午间同食早供之后，村人各自散回。萧逸命萧清与三小兄妹去送祭品，并令在洞中遥叩行礼。打算回家睡一午觉，以备夜祭读文诵经。

这日众门人侄孙辈多有职司，未曾随侍。独自一人正往回走，忽见吴诚站在环村崖顶上，将手连招带比，低唤：“师父快上来！”面有喜容。萧逸自从发现猢猻以后，为防不时相遇，身旁总带有一筒毒弩。见状知道发现了猢猻踪迹，便纵身上去。原来欧阳霜召集众门人查看面色时，吴诚恰巧奉命出山采办用物未归，不曾在侧，一点戒心无有。因知师父恨猢猻切骨，一心讨好，时常留意。昨日发现猢猻已归巢，偏巧当日祭期不能前往，所派职司又恰在夜里。岩顶道路开出以后，足可远望鸟巢和平野一带。饭后无事，走向崖顶了望，无意之中，竟发现恶鸟猢猻由远处飞来，且两翼翩翩，飞行甚缓，神情颇为狼狈，好似受伤疲乏之状。飞近草原，越飞越低，不再升腾，忽然一个转侧，扑扇着两翼坠落地上，只管扑腾，不能再起。渐渐力竭势衰，趴伏地上。看神情，大是不支，已难再动，只还未死罢了。见师父下面路过，忙请上去。

萧逸一看大喜，知道恶鸟不知何处身受重伤，此时再不就便杀它，如等养好气力，再除便难。既已望见，相隔又近，如何肯舍。长绳原放崖上备用，师徒二人连兵刃都未及回取，立即援绳而下，如飞跑去，一会赶到。那鸟也看不出受何重伤，只是力竭难起。

见了人来，瞪着凶光四射的怪眼，连声怪啸，状绝狰狞。萧逸见那雕鸟爪如钢钩，想是情急，地上石土被抓陷了两个深坑。铁喙宽达半尺，长有尺许，看去犀利非常。通身毛羽坚劲，两翼平张，通长几及两丈，怒啸发威，根根倒竖，端的猛恶非常。有心将它两翼斩断，擒回处治，无奈身畔未携兵刃。正在寻思，那雕看出人意不善，倏地奋力一扑腾，飞起数尺高下，重又坠落。吴诚不是闪避迅速，几为翅梢打中。萧逸见状，顺手一摸弩筒，心急手快，连欧阳霜所赠两道灵符带了出来。那符原装在一个丝囊以内，不知怎的，囊口丝结缠在弩筒上面。萧逸刚把丝囊解下，忽然山风顿起。那雕啸声越厉，二次又奋力作势往上扑腾。萧逸恐被它乘风飞逃，不敢再延，顺手将丝囊交给吴诚，扬手连珠毒弩，接连几箭，先将雕眼打瞎。仍恐不死，乘它痛极昂首惨叫之际，又朝口内、胸前各要害找补了三箭。

正和吴诚笑说解恨，想将死雕拖回村去，留待爱妻回来看了泄恨。山风过去，面前黑影一闪，平白地多了一个装束奇特，相貌凶恶的道童。一现身，先朝死雕看了一眼，转面厉声喝道：“这只秃角老雕已被我们用仙法所伤，只因此雕飞行迅速，性子又暴，受伤以后仍被逃走。我二人奉了师父天门神君之命，来此收取心魂，祭炼法宝，一路寻来。谁想被你二人将它射瞎双目而死，失了灵效，枉费我们多日搜寻之劳。晓事的，快快跪下降伏，随我去见仙师发落；否则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萧、吴二人见童子好似乘风而来，行踪诡异，知非善与。一则萧逸武功精纯，生平未遇敌手，未免自恃；二则妖童出语凶横，毫无商量。心想：“先下手为强，且先和他软说，看事行事。”便赔笑躬身道：“在下实是愚昧。只因此雕凶恶已极，屡伤人畜，兼有杀子之仇，因想为世除害，立志除它已非一日，今日见它飞来，才用毒箭将它射死。不知令仙师还有用它之处，已死不可复生，此鸟任凭取去。请仙童权且原谅，改日再造仙山，登门负荆吧。”说时，妖童已经目闪凶光，闻言怒喝道：“放你娘的屁！你二人伤了此雕，还想活命不成？我自有仙法将你们擒走。”萧逸知道应了欧阳霜之言，妖童凶横，已不可理喻。好在所居隐秘，爱妻归期不远，反正难为善罢，决计先发制人。表面装作害怕神气，不等说完，暗运内功，倏用重手法百步劈空掌，照准妖童当胸打去。妖童横行已惯，见对方两个凡人，全没放在心上；看见吴诚闻言面有怒容，还在暗笑。万没想到答话的人会先动手。

刚觉对方把手微拱，似欲行礼求告，猛又觉掌往外一按，立时便有千钧之力当胸压到。

萧逸家传掌法从小练起，何等厉害，相隔又近，无法躲御。妖童纵会妖法，也不能施为，当时受了内伤，气血全被击散，口喷鲜血，往后仰跌出去。萧、吴二人正待纵身赶去，趁他未死之前，点其穴道，再行拷问底细，猛听一声断喝，知又来了敌人。定睛一看，凌空飞来一道淡黄色的光华，知是飞剑一流。不及看清来敌，忙喝：“这是妖人飞剑，快快避开！”随即一同纵起往回飞逃。二人脚程怎有飞剑迅速，晃眼便被追上。飞剑正待下落，还算后来妖童看见同门受伤，心中恨极，想将二人生擒回山，恶毒处死，忽又止住剑光，飞出一道尺许长的彩烟，萧逸首被射中，当时打了一个寒噤。那彩烟又朝吴诚飞去。正在危急之际，吴诚原知灵符妙用，箭已近身，忽然想起符在自己手内，慌不迭拿住灵符一角，往外一抖，先是一声霹雳，夹着百丈金光烈火，直朝妖童当头打去。

跟着一片祥光，将后面挡住。

二女童正是天门神君林瑞门下的甘熊、甘象。所居离当地只有二百余里，地名乌龙顶天门宫。那讫雕也是灵鸟，已吃甘象的血焰针所伤，仍旧飞逃到此。甘象首先寻来，吃萧逸冷不防一掌打伤倒地。恰巧甘熊赶到，先用飞剑迫退敌人，救了乃弟。再用妖人所炼血焰针，将二人打伤。方想上前擒住，忽见金光烈火带着霹雳之声飞来，知是正派中太乙神雷，先发血焰针已被震散，不由亡魂皆冒。甘象刚回过气来，吃甘熊一把夹起，驾起妖风，如飞逃去。吴诚发动稍缓，敌虽惊退，依然被血焰针打中，和萧逸一样，一个寒战打过，周身麻痒，动转不得。二人强挣着会合在一起，互相扶持回走。同时那断后祥光，也由身后绕来拥护，还能勉强熬着痛苦行路，只是心慌意乱，四肢无力，不能走快。时候一久，祥光渐减，人也渐人昏迷，不觉把路走错，入了歧途。后来灵符效用全失，祥光退尽，立即昏倒岭侧峡谷之中，不能动转。

又经了个把时辰，众门人见天不早，师父怎还未往家庙，当是午睡未醒，前往唤请，一问，人并未回。因当日说定不往后山，正待往别处寻找。还是萧清比较机警，查看人中没有吴诚在内，急忙一问，恰有一人答道：“午饭后回家，似见吴诚一人在崖顶眺望。”

村主并未在彼。”萧清闻言，猛想起婣娘别时之言。知道今日家祭大典，叔父就往打雕，也不会到这时候还不回来。照此情形，定是吴诚贪功，登崖眺望，发现雕迹，告知叔父，同往猎杀，不知遇着什么事，耽搁在彼。或是人雕苦斗，相持不下，那雕看去本来厉害，没有婣娘所说那般容易对付，弄巧就许为雕伤都说不定。当时心里一惊。郝潜夫也是这么想法。忙令众人各自赶取兵刃暗器，一边沿途遇人询问，一边往危崖集合。萧逸如未出走便罢，如与吴诚偕出上崖，便知事须从速，免得到时回取兵刃又多迟延。说罢，分头行事。还没赶到崖下，全村已经轰动，纷纷赶来，竟是谁也不曾见到这师徒二人。众人因日光业已偏西，早该回村，必有变故，纷纷抢上崖顶一看，果然长索业已下垂。再往对面平野里一看，那只猿雕两翼张开，趴伏地上，一动不动，也看不出死活。萧、吴二人并无踪影。先算计人雕恶斗，一同力竭倒地，也许雕已被杀，人却被它打伤，压在下面。反正凶多吉少，个个情急，抢着援绳而下，飞步往前便跑。

郝潜夫毕竟心细，众人只管议论纷纷，他却料定万无二人同时被雕压到身下之理，场上不见，必在别处。更因欧阳霜预戒之言，想起三个逃人，也许此时学了本领，回山寻仇，恰值萧、吴二人将雕打死，狭路相逢，拼斗起来。否则那雕任多厉害，只有飞得太高，除它不易，真肯下与人斗，决非师父之敌。二人此时不是为仇人所伤害，便是尚在别处苦苦相持。草原平野，一望无遗，不间如何，人决不会还在场上。见众人纷纷抢下，为防引来外敌人村扰害，回顾师兄何渭、柴成在后，忙即说了。何、柴二人也是萧逸晚亲，自幼相随习武，最是持重，武艺也高，闻言深以为然。知潜夫、萧清聪明心细，忙把人分成两起：已下的由潜夫、萧清率领，分头寻找；未下的随了自己，在崖上戒备待信，将长索拉起，一面飞传村中壮丁各携毒弩，埋伏崖上，以防不测。去人如若发现村主，看事行事，将带去的旗花，照旧习暗号放起，以便应付，以免敌人乘虚而入，一时失措，难于收拾。匆匆分派停当。留守的人急于寻师，虽不愿意，无奈师父不在，何渭是大师兄，照例不能违逆，只得快快而止。

潜夫、萧清到了下面，便照日前去过的地势途径将人分开，飞跑寻去。

果然还没赶到死雕所在，便发现吴诚穿的一只快鞋。潜夫立定细一查看，恰巧那一带地多沙土，没什野草，只见离鞋不远，又有两个脚印，轻一脚重一脚，甚是散乱。内中一个独小，正是没有穿鞋的痕迹。行家眼里，一望而知人受了伤，故步履迟滞散漫；否则师徒二人俱都是一身轻功，哪会留下这深脚印？只奇怪脚印混在一起，已走向归途，怎不认路，反往左侧走去？好生奇怪。恶鸟在望，看出已死，鸟侧并无人影。惟恐受伤太重，迟延无救，忙令众人先顺脚迹寻找。等到中断，不见人迹，再行分寻，免遇强敌，反为所乘。

这时那两个妖童已早逃回山去，偏巧天门神君林瑞正炼妖法，又忙于医治甘象，等了好些时候，直到妖法炼完，才得告知。林瑞一问那情形，知敌人是个凡人，只有两道护身灵符，不然甘氏弟兄早死敌手。既见敌人均中了火焰针，虽仗灵符将二甘惊退，人必昏晕倒地，逃必不远。先料外来之人猎雕至此，但两个凡人，却持有正派中护身灵符，多少总有一点关联。自己潜匿本山，平日深居简出，法未炼成以前，最怕被各正派中人访知，来寻晦气，急于想将来人擒回究问来历。自己炼法正急，不能分身；又因手到擒来之事，无须亲往。只说了两句机宜，以防万一有正派中人在彼，稍见形迹，立即遁回，以免泄漏踪迹。村人发现沙中脚印之时，二妖童恰巧起身。如非潜夫应变机智，二妖童一定撞上，见到众人，势必用妖法、飞剑追赶，侵入村去，当时便是一场大祸了。

萧、吴二人困倒的峡谷，本是甚近。妖法尚未催迫，人也能够出声说话，不过周身痛楚麻痒，不能起立。众人循踪一找，立即寻见。萧逸料知祸犹未已，正愁妖人去而复转，见众寻到，惊喜交集。立即强挣着喝令背起速行，归途务要灭迹，一切到家再说。

潜夫等见状，知祸非小，吓得连旗花也未敢放，抢着背起二人，往回飞跑。好在都有轻功，除入谷一段是沙地外，余均草多。下来之处，危崖数百丈，众人由上面援绳而下，中途还有好些纵落攀援，才能到地，不易为人发现。匆匆赶到崖下，上面的人已老远望见，还欲下迎，吃众人老远摇手止住。一到便挑力大身轻的同门，将二人背在身上，先迎上去。然后慌忙援上。人刚上完，将索抽上，便见夕阳影里，岭那面风沙滚滚，由远而至。何渭忙令萧清等人先送师父回去，自和十多个能手暗伏崖上，隐身向下窥视。不多一会，风沙到了死雕面前，一片黑烟过处，现出两个妖童。想因草多且深，看不出逃人去处，又恐人藏草内，在鸟侧转了一转，手略比划，地上杂草立即平倒。二妖童见无人影，意似发烦，怪啸一声，即放出两道淡黄光华，连身飞起，在鸟侧二三里方圆之内凌空飞行，四下查看。何渭惟恐妖童再往上高起，看出村中景物。方在愁急，谁知二妖童本领有限，又料敌人已中火焰针，除非被人救走，至多百步之内定倒。不料敌人内功精纯，体质强健，加以灵符祥光拥护，连绕走迷路，竟行了三四里路，祥光消失之后，才行晕倒。环飞了一阵，没有查见。只当被正派中人救走，想起师言，反倒顾虑起来，连失鞋之处都未飞临，便纵妖风遁退回去。

何渭方始略微放心。一面着人在崖轮值守望，自己赶到萧家一看，萧、吴二人已经说完前事，正在担心。何渭说完经过，萧逸料知妖人所居甚远，全为追雕而至，既未被他发现，许不再来。略示机宜，人已不支，连服了些法邪的药，毫无效用。伤处只是一点黑影隐现肉里，可是周身痛楚；麻痒时作，难受已极。头一晚，还能强熬，神志也未尽昏迷。第二日午后却昏沉起

来。睡梦之中，觉着身在一个极华丽的山洞以内，被人绑在一个长幡之下。当中法台上有一个黑瘦身长，羽衣星冠，手执布旗、宝剑的道士。旁边立着五个妖童，先遇二妖童也在其内。此外还有一猴一熊，人立侍侧。不时相对，以目示意，状颇愁苦。道人不时由旗尖放火来烧自己，喝令降服。心中又急又怒，奋力一挣，又觉身在床上。一会又被妖道捉去。吴诚有时也同绑在彼。似这样时去时来，不知受了多少刑法楚毒。连过了数日，最后妖人忽然暴怒，喝令当晚子时如不降伏，便要行法诛魂，从此沉沦。心方恨急，忽然清醒。身上虽轻，痛楚仍未全消。直到萧玉、瑶仙相继邪法被破成擒，白水真人刘泉命萧清持了灵丹进去服下之后，人才复原，痛楚全失。

于是萧清向白水真人刘泉、七星真人赵光斗、陆地金龙魏青、俞允中四人说了经过。

萧逸因崔、黄两家为世戚至好，忽然均遭横祸，连两家共有的一个孤女都不能保全，便那绛雪孤忠耿耿也颇难得，每一想起二女出走，存亡莫卜，便自心恻。忽听瑶仙和萧玉归来，还受了许多苦楚，身几化为异物，好生怜惜。一面向四仙侠伏枕叩谢，一面便令萧清去唤。刘泉拦道：“他二人已被妖法禁制。妖人原因二位所中妖针是他门下所炼，比起自炼之针功效相差甚远，虽然一样可以行法禁摄，无奈受伤人禀赋甚厚，神志更强，虽中邪法，真灵犹有主宰，生魂不易摄取。妖人不知何故，不能亲来。因二人是府上亲属，深知本村虚实，便差他们到此用妖法摄取。并使应他本门为畜期满，仍须杀一亲人为信，方得脱去皮毛，正式拜师的狠毒规条。不料二人天良未丧，迟不下手，被我四人赶来将他们擒住。妖人久候无音，必生疑心，用妖法催归。一面再借妖针感应，对二位重新禁制，试探动静。他这妖法除非深知底细的人，便各正派中长老也没多人能破。余者虽也有人能破解，但须寻到妖巢，先将行法妖幡、符篆破去，或将妖人杀死。再不就是所差行法之人，到时心生内叛，将所持代形禁物小泥人上妖符、禁法撤去，使与法坛上妖幡、邪法隔绝，方保无患。否则不论妖人胜败，所摄的人必死无疑。妖人催逼二人不回，再觉出二位没有感应，必下毒手。二人均是上好资质，女的尤甚，按说易得师父宠爱。但看那妖人对他们的行径和二人被擒时抱头痛哭之言，却全无丝毫师徒之情。美质良材，最是难得，又当正邪各派俱在网罗门人之际，如看不上，何故收录门下？纵令天门教下规章如此，也决不会相待这等狠恶。必是先时无知，误投妖人，隐身以后，又自知堕落，生了悔意，吃妖人看破，有心杀却，又觉可惜，才致这样恶待。无非想使其受尽苦难煎熬，心寒畏服，未了仍使其杀一亲人，以试信心。虽然遣出，并不信任，不过知二人元神受禁，稍一违件，永受酷毒，求死都难，断定必无异图罢了。即使二人此时功成回去，也必当他们事出勉强，不是本心遵服师命。受完责罚之后，仍须重新为畜三数年，遇上运气，方予定夺。当时复体为人，依然无望。再一查出事有变故，必疑二人临场生悔，不肯犯上行凶，拼着一死，自破妖法，将人救醒，岂不恨入骨髓？势必先用妖法使二人在此裂体焚身，剩下生魂，一拘即回。再按本门法规处治，用来祭炼妖法，从此日服苦役，永世沉沦，更无超升之日。却不知贫道对异派中妖术邪法多半深知，乘其不觉，不特破了他的妖法，并还将计就计，在二人所居静室之中，将原披熊、猴外皮剥下，以代二人原身。再用小诸天四九归元招魂之法，反客为主，将二人生魂镇住，幻出二人的假生魂，等他那里妖法一发动，皮下符篆所幻假魂立被摄去。妖人摄魂之际，知道二人已死，一面摄取生魂，一面将所炼妖法如葫

芦、幡幢之类，放置法台之上，以便魂来立即收取，当时祭炼。为防新魂灵气消耗，下手必快。先禁元神，也必放出相待，使与生魂合一，再行禁制，炼时增长威力。这一收一放，迅速异常，妖人任多细心，也万想不到会有人暗中乘虚而入，夺取所禁叛徒的元神。事起仓猝，更是无法拦阻。那灵符所化假生魂，只要与元神一合，立即闪电一般掣回。去时有形，回时一晃即隐，除事先知道，或可防御，此外任怎应变神速，也是没法追赶。即使被他事先发觉元神收不回来，这小诸天法术随行法人心灵发挥妙用，敌人纵不为所伤，所设妖幡也必损毁。至于生魂，因我先行下手镇住，加以本体未伤，只要心志坚忍，不受动摇，至多神志稍微昏迷，并无妨害。元神如不收回，当再传以凝神定虑之法，妖人未戮以前，每日如法打坐，连稍昏迷都不会了。发作甚快，至多再有刻许工夫，便知分晓。此时二人守在房里，妖人禁法破后，方可唤来相见。令侄天性至厚，必甚关心。二人在妖人门下自能体会，必知禁法破未。如欲往视，可由赵师弟领了进去，就便事完，引他来此。适才已将尊居囚下行法封禁，妖人一来，立时警觉。今晚不来，明早再去寻他便了。”

萧清因听兄嫂哭诉之言，出门时又见二人尽管喜出望外，仍是满面惶恐忧急之状，知道妖法厉害，元神已被禁制，虽仗仙法免死，仍有后患，闻言大喜。巴不得能够前往守着，就便一观仙家妙用。忙先跪下，代谢四位仙长解救之恩。赵光斗随领萧清到了静室门外，嘱咐：“入内不妨和二人谈话，但有异状，不可惊慌，更不可动那一切布置。”

兽皮焚碎以后，二人如觉昏晕，无须害怕，同往前面，自有方法解免。此室虽有仙法封锁，妖法一破，便自撤去，可以随便走出。”说完，将手一指，烟光分合之间，萧清人已入室。回顾赵元斗并未随入。再看室中萧玉和崔瑶仙，这一对受尽千辛万苦的恩爱夫妻，已各将衣服换好，互相偎抱，并坐一起，对着地上的兽皮、灵符泪珠欲流，满脸俱是忧急害怕之状，只丰采容光仍和当年差不许多。见门外烟光闪处，萧清忽然走进，惊喜交集。因是出死入生，情深太甚，更衣之后便互相偎坐一起。刘泉虽未禁止谈话，曾令静坐，不敢冒失走动，只得含愧各低声喊了声：“清弟。”萧清起初虽恨瑶仙、绛雪罪魁祸首，陷乃兄于不义，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平日又听萧逸那等说法，再见二人种种身受，不由怜悯起来。知道妖法尚未发动，二人吉凶莫测，万分忧急，忙即走近前去，把刘泉所说，一一转告。二人闻说，始放宽心。

萧清便问二人逃出遇难经过。瑶仙因在妖窟所受凌辱太甚，尤其萧玉因为是自己丈夫，妖道师徒视如眼中之钉，如非自己誓死保全，早已百死。平日备尝酷毒，遭遇更惨，稍一回忆，便自心惊魂颤，以致谈虎色变。再说自身才得免死，转危为安，深知妖人厉害，平日自称能制他的人举世无多，今日所遇四位仙人从未听他提过。尽管萧清传谕，顷刻可以脱祸，心虽喜极，仍然难免忧疑，全神都注定那两张兽皮，哪有心肠详说前事。

萧清昔日那等嫉视，今日临难却舍死求恩，几番解救。仙人转念施恩，未始不因孝友至诚所动。感激不尽，怎便拂逆，不禁心酸流泪道：“毛弟，我两个都不是人，新自畜牲道中转来，想起身受，心魂都颤。且等事完，慢慢对你这位又贤明又孝友的好兄弟细说吧。”萧清不知二人已行过婚礼，加以患难相共了数年，互相爱怜，夫妻口吻成了习惯，对他也视若恩人骨肉，无须顾忌，口不择言。还当二人在外先已苟合，又在妖窟失陷数年，心迷失志，连脸都变老了。好好一个才智少女变得这样，心方惋惜，忽见二人神色

遽变，又是满脸忧惶，身旁似有光华闪动。侧脸一看，那竹针当中的两张兽皮倏地被一团绿阴阴的怪火罩住，晃眼包住全身。萧玉夫妻随即立起，各自战战兢兢按照刘泉传授，朝兽皮略一比划，那两张兽皮立时还了真形，带着那些竹针化成一熊一猴，跳将起来，在圈中乱蹦乱跳，上下飞舞，好似活物被火烧急，走投无路之状，只是跳不出竹针外去。

那怪火也始终烧身不舍。候有片刻光景，兽皮下面两张符篆忽然自焚，一道青白色光华朝二人面上闪过，那四十九根竹针也拔地飞起，乱箭也似化为许多黄光，裹住两条人影飞起，晃眼不见。那一熊一猴也在符焚时仰翻地上，怪火同时消灭。低头一看，已全成了灰烬。回顾二人周身乱抖，眼中热泪盈眶，却又略现喜容，知是紧要关头。

待才半盏茶时，忽见二人泪流满面，哑声急喊道：“天呀，可怜我们也有今日！”说罢便双双纵起，一个紧抱萧清，一个纳头便拜，都是唇颤体摇。喊完这两句，便再说不出一句话来。萧清知已脱难，喜欢太过，失了常态，见状又是欣慰，又代他们伤心。

一面请起瑶仙，一面回问哥哥：“你和表姊都没事了么？”萧玉强把头点了点，口中只喊得一声：“毛弟！”便“哇”的一声，抱着萧清痛哭起来。瑶仙想起数年身受，触动悲怀，更是心寒胆悸，忍不住扑向萧玉身上，悲哭不止，萧清自然免不了陪着伤心，泪如泉涌。正向二人慰勉，忽然堂兄萧野在外喊道：“刘真人说玉弟、表妹元灵已复，永无忧虑。叔父现等问话，快止悲哭，前往叩见吧。”说罢走去。

二人忙强止住悲声，各把眼泪拭尽，略整衣服。萧清随问：“元神回来，怎未看见？”萧玉答说：“元神与生魂不同，并无形质，乃是妖人禁制之术。附在所设镇物上面，与心神灵魂感应相通，如影随形，不犯他恶，并无异状。否则，只要如法施为，先将代形镇物行法火焚，不论相隔远近，本人立即自焚，那魂魄也吃收摄了去。镇物上面原滴有本人心血，火焚后便成一缕淡烟。妖法破后，随风吹散，不被收去，妖人还有别的恶毒伎俩，拼着不要生魂祭炼法宝，仍可遥相禁制，使其魂消魄散。所以起初十分害怕。想不到四位大仙如此神通，竟能反客为主，立即破解。平日元神受禁，身虽在外，不问妖人有否施为，心总悬在妖窟，有时竟似两地存身一般。适才灵符化去，不久心神倏地爽朗，为数年以来所无。妖法发动最快，如有不妙，早已感觉火烧替身，自身无恙，该当受罪。忽然心神一松，自是成功无疑。全出意料，喜极之际，哪得不想起前情伤心呢！”说完，已经收拾停当，一同走出。二人原是熟地，方才走到院中，萧清仰望空中，似有黄光射过，方喊：“快看！”萧玉夫妻已经望见，吓得面如土色，拉了萧清朝前便跑。

忽听对面有人笑道：“妖徒已断了一臂逃走，既然改邪归正，身已脱难，还怕什么？”三人一看，来的正是今日同来四仙中姓俞的一位，知他首发恻隐，曾代二人向刘真人求情，忙即一同跪下，拜谢不迭。

## 第二回

披毛戴角 魔窟陷贞娃

### 惩恶除奸 妖徒遭孽报

俞允中一面拉起，笑对三人道：“实不相瞒，我也是个多情人。适才听萧清说起前事，甚是感动。我本奉大师兄刘真人之命，随赵、魏二位迎敌妖人，不料首恶并未亲来，只命三个门人隐形来此侵扰，欲用妖法暗算全村人众，触动禁法，又吃赵师兄施展仙法现出真形。所来之人，倒有两个惊弓之鸟，一被烈火烧死，一为飞针所诛。只一个自恃持有妖幡，还想作怪，吃赵真人用法宝将幡破去，断去一臂，方得代死遁走。他二位仍在外面防守。我为要听你二人失陷妖窟经过，并还想查看你们心性如何，抽空回来。明日你婶母便和两位道法高强的道友回村，妖人也应在彼时伏诛。由此转祸为福，不必再担惊害怕了。”瑶仙闻言心动，立拉过萧玉重又跪谢，并求特赐鸿恩，破格收录。允中笑道：“你们也是难缠的人，我才点醒一点，便来向我纠缠。我此时怎能收徒？你叔父等久，且等明日，自家看事而行吧。”说时，已同走到前进堂屋，耳听萧逸正问萧野：“瑶仙他俩怎还未来？”又听刘泉答道：“想是俞师弟多情人同病相怜，自己爱莫能收，适才见我占算夫人偕友同归，想给他们指点门路吧？”

瑶仙自从逃出遭难，便生悔心。一听萧逸喊着自己名来问，全无见怪之意，可知关念甚切，无心流露。想起以前为亡母所愚，诸多不合，如今又害他受许多苦难，不由又感激又惭愧，不等话完，首先舍众奔入。一眼望见刘泉坐在床前，手里看着一件精光闪闪的晶镜，带笑说话，不敢怠慢，忙即跪叩，说了句：“多谢真人恩施格外，见过家叔，容再拜谢。”随即扑跪在萧逸床前，只说得一句：“侄女罪该万死！”无话可说，便泪如涌泉，痛哭起来。跟着萧玉也奔进，照样跪倒，感泣不止。萧逸人已逐渐康复，知二人今日实迫处此，自己命该遭难，见同归来，心只有怜爱欣喜，并无记恨。容二人哭拜一阵，随命起立，同坐说话。二人因身负罪孽，又有仙人在座，不敢落座，敬谨辞谢，侍立在侧。俞允中此时也随了进来，从旁笑着说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此时你们也算是地主，坐了何妨？”萧逸因刘、俞二人均赞二人和萧清俱是美质，尤以瑶仙、萧清更是罕见，俞允中还有成全之意，知不会怪，笑说：“你二人脱难归正，二位真人俱是喜慰，今日饱受惊苦忧急，我已命人为你们准备饮食，且坐歇息无妨。”二人见如此恩厚，好生感动，只得告罪坐了。

萧逸先问：“你二人身受已略闻知，今既脱难，缓说无妨。绛雪行虽犯上，心实忠义，没有偕来，此女刚烈异常，莫非受害了么？”瑶仙知是想乘仙人在此，搭救绛雪，不禁含泪答道：“当初绛妹原同失陷妖窟，只为绛妹早抱必死之志，便她妄念得遂，仍必自杀殉主。性既刚烈，心思又与侄女不同，在妖窟中誓死不屈。妖人暴怒，几要取她生魂祭炼妖法。断定无法逃走，只关闭在石室之内。先还有人相助，得以见面，后便隔开。当时初去，连侄女也未行法禁制。不知怎的，被她用什言语愚弄一个姓翟的妖徒同逃出去。也是心性忒急，以为妖人行法入定需时甚久，还未逃远，便想下手将妖徒刺死。

吃妖徒发觉，重又擒回。正调戏行强之间，忽然被人救走。妖徒逃回还想蒙混，不料吃妖人当众审出实情。平日虽极得宠爱，照样不能容恕，仍用妖法焚身，受那炼魂之惨。

绛妹初去，受刑最多，可是脱难也快。听妖徒说，救她那人是个黑衣道姑，道法高深，一见便被剑光逼迫不能脱身，却说现时杀戒已不再开，并

说妖徒如此死法不足蔽辜，说完带了绛妹飞走。妖徒偏是无法逃遁，除回路外，哪一面都被剑光阻住，越逼越近，最终无法，只得逃回，遭了妖人毒手，果然死得奇惨。许是绛妹不似侄女这等罪孽深重，所以报应独轻，更以义烈感召仙灵，因而转祸为福呢。”

萧逸闻言，好生嗟叹。随又询问瑶仙出走经过。才知那年瑶仙、绛雪由萧玉所开密径逃出山去，因值阴雨，到处积潦，衣履皆湿。加以萧玉因二女来信说走无定日，相隔还早，衣物齐备，独缺食粮。二女虽然聪明，终是年幼失算，只顾瞒了萧玉起身，忘了准备行粮，寄居萧家又无法备办。以为前听母言，出山一二日途程便有人家，也没细问前山后山。只行前三日，连偷带明要，积存有一点腊肉干粮，至多不过四五日之用，自觉足够。谁知出山后，雨还未住，天气又热，本已放了三天，经雨一湿，全部腐臭。加上翻越崖壁时，绛雪雨滑失足，尚幸不曾葬身绝涧，自带的一份又被失落。瑶仙出世以来，几曾吃过这等大苦，便不失落，次日又腐又臭，也难下咽，所以第二天晚间便绝了粮。雨是时落时止，除近崖一带，到处山洪。登高四望，到处云雾低迷，飞瀑满山，哪能辨出丝毫途径。走是不能走，吃的又没有，急得没法。又由绛雪犯险，欲由山洞秘径潜回村内，夜见萧玉谋取食粮。不料前夜走出不久，中间一节山石忽然崩塌，将归路阻断，不能再进。二女无计可施，只得踏泥涉水，满处寻找食物。总算天不绝人，居然寻到一处兔窟，打了只野兔，烤吃充饥。心料洞虽隔断，萧玉终要寻来。刚一离村，便如此为难，前途艰险可知。况又认不得出山路径，还是多一男子同行要好得多。于是又转了念头，想萧玉也许见信之后，也起了寻师之念，另谋出路，或由里面二次开通秘径，追了出来，先结伴同行，等寻到仙师再行分手。谁知等了十多天，每日暗去洞前藏伏探望，萧玉终未出现。又疑萧玉行踪被仇人窥破，监禁起来，无法脱身，又添了一层焦急。

这时萧逸正率全村人，由水旱两条通路，出村四处寻找二女踪迹，又命人往山外镇墟寻访，如被寻回，也就没事。偏生二女逃出之处，乃山中最隐秘之地，偏居琵琶垄的东南方，相隔虽只数里，但是一个死地。中有峻岭大壑阻断，不能飞渡。北行俱是危峰峭壁，拦住去路。面积不大，只是一个绝地，向无人迹，便萧逸祖父初入山时，附近一二百里内差不多踏遍，独于这里也未到过。所以连欧阳霜也未将人寻到。萧玉无心发现洞中秘径，见外面是绝涧，可以攀援绕越，对面山势倾斜，不难越过，只当可以通行出去，也没走上细看。二女逃后，见没寻回，还自以为得计。谁知误人误己，几乎同遭惨祸，永沦妖窟。

二女苦熬了多日，天早放晴。久等萧玉不出，没奈何，只得重打出山主意。满拟只要走出山去，遇着人家集镇，把行粮备齐，再离开当地，向平日所闻海内名山走去，沿途再留心打听，何处有仙人踪迹，立往求拜。谁知四面八方险阻横生，一处也不能越过。

每日只捉些野兔，掘些野芋、黄精、野菜之类，胡乱充饥，晚来仍宿在初出时藏身的崖洞以内。连寻多日，始终无路可通。再一想起身世孤苦，常常抢地呼天，相抱痛哭。这日一早，绛雪急中生智，见东北方虽有阔涧危崖挡路，但临崖藤蔓甚多，并有立足之处，两面相去不过两丈，崖边还有一株挺出的老松。如在平地两丈远近，以瑶仙的身手，也不是不能越过。只因下临绝涧，其深莫测，失足立成齑粉，看着先眼眩心寒，无此勇气。

即便瑶仙勉强冒险飞越，绛雪也纵不过去。假使用一长索，甩向那老

柯之上搭紧，便可沿索而过。虽然岸那边地形难测，前进一步，总比死守当地强些。于是斩下三丈来长一根坚韧山藤，削去枝蔓，取一件衬衣包好一块石头，搓些野麻紧绑藤上，由瑶仙奋力抡圆甩将过去。居然一下便挂住树娅，嵌夹甚紧，用力一试，竟扯不动。绛雪又把另一头用前法紧缠涧侧树干上面。刚刚停当，打算把昨剩野芋吃饱，略微歇息，援将过去。瑶仙忽然瞥见一只跛了一腿的肥鹿，由右侧崖旁往树林内跑去。

二女自从逃出，从未得过一次美好食物。野兔肉膻，并且为数无多，已似猎尽。日以野菜为粮，苦难下咽。平日又都喜吃鹿肉，过崖知有吃的没有，如何能够放过？忙喊：“绛妹快追！”那鹿连颠带跳，不能快跑，一会便被追上。吃二女两箭射中要害。上去一刀杀死。寻来柴枝，就地生火，挑那肥嫩的尽量烤吃，吃得甚是香甜。方说今日才想好法子过涧，便有彩头，定是天不绝人，前行佳兆。瑶仙忽想起当地四外阻隔，猿猴难渡，地方又小，连日到处踏遍，除一窝野兔外，并无别的野兽足迹，鹿既跑来，想必附近还有出路。援藤飞渡终是危险，又加曾受绝粮之苦，恐过崖无处觅食，事已至此，也不在这半日耽搁。此鹿足敷十多天之用，何不将它全数切成长条，用树枝熏烤，腊干为脯，以备后用，一面细心查看鹿的来路，岂不是好？遂商定暂留，由绛雪腊肉为脯，瑶仙寻找鹿迹。为防走单遇变，难于应援，特意在涧边见鹿之处，另寻了一个洞穴栖身。

制肉也在洞外容易望见之处，以便彼此可以一呼即至。

涧势曲折，走出半里多路，便发现那鹿果由对崖滚落。涧底本深，独鹿坠之处地势突起甚高，相隔对崖口仅只两丈高下，由下而上，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鲜红野草。往这一面来，更是由低而高的斜坡，不过四五尺高下。适破鹿腹时，胃中便有此草，犹未化去。那鹿分明是在对崖低头吃那红色野草，失足跌伤，崖高两丈，无法回去，改向这面跑来。以前因为山中曲折，危石突出，将眼遮住。这一带相隔对崖更远，以为涧底都深，遥望即止，专向近处打算，没有身临查看，独独遗漏。可见仍是粗心之咎，白吃了许多苦头。上下不高，对崖有藤攀援，容易上下。正想试走过去，援上对崖，一探路径。忽然眼跳心动，还以为得路心喜之故。走到涧旁，想起绛雪必是悬望，还是和她说了，一同去的好，便走了回来。其实那鹿也是被人追落，二女如不发现伤鹿，就此援藤过涧，上到崖顶，凭高下望，便可发现妖徒在彼为恶，必不敢下。只须在上潜伏，候到妖徒起身，再朝与他相反的路径逃走，只二十余里，便是出山路径。再往前不远，还有蛮人墟寨，食宿问路，均可由心。妖徒本是无心至此，不会再来。就瑶仙先往探路，也许迎头先得警告，免却许多苦难。偏又临行却步，回与绛雪一说，越信皇天鉴怜，遣鹿送粮领路。

绛雪手快，瑶仙再下手相助，才到日中，便将肉脯熏好。先烤吃了一饱，收拾上路。

毫不费事，便援上对面涧岸。过崖高陡，无计攀援。但鹿既由此下落，定有来路。如真寻不到，再回早间结藤之处，也可翻崖而过，颇自拿稳。及循崖脚一找，果然走不上二十步，便发现一个崖夹缝，宽约三尺，虽然草深，足可通行。忙即走进，行约半里，忽然穿通，当前现出平野。再听呼啸之声，见一只黑熊前爪捧着一只死鹿，正由前面草地上向前飞跑，人立而行，跑起来竟和练过武功的人一样轻灵。二女都是年幼喜事，早间得了彩头，虽知熊颇凶猛，自恃本领，毒弩百发百中，一时见猎心喜，妄想打死黑熊，将鹿劫下，再取些鲜肉，晚来烤吃。也没听出啸声有异之处，童心稚气，还恐那熊

腿快，见人惊走，难于追获。互相低道一声：“快追！”一同冒失走去。野地不大，对面一片树林。二女追出不远，那熊已亡命一般跑进林去。二女接连几纵，便已赶到。身刚闯进林内，眼前倏地一花，只听一声极熟的惨叫，那熊已被人一长鞭打倒在地。立定一看，林内也是一片空地。当中一块青石，石旁生着一堆火，凌空悬着几块兽肉，焦香回溢，两个装束奇特的道童正在持肉大嚼。身侧倒着几只肥鹿，腿、脊上肉已被割去，尚不曾死，各在惨叫挣命。另一道童手持长鞭，正朝黑熊打去，怪声怒喝：“你怎这时才来，又弄回一只死的？”那熊爪中死鹿已在倒跌时甩落，方在痛极喊得一句：“大仙饶命！”一眼望见二女闯进，忽然一声惊叫，便已晕死过去。

二女刚刚听出那熊口吐人言，是个熟人，心中一惊。三道童已全望见二女，同时嘻笑，面容狞厉，越显凶丑。二女虽知不妙，但又不舍就逃。方一迟疑，内中一个已发话道：“难得荒山之中，竟有这样美女送上门来受用。师兄，你我各人分亨如何？”另一个道：“师父知道，如何得了？还是捉回献上的好。”瑶仙听出口气不对，又见三人相貌诡异，烧肉空悬火上，旁边死鹿狼藉，不下十只。虽还断不定黑熊是否那人幻化，如此惨毒，分明是妖邪一流。见他只说不动，心想先下手为强，暗朝绛雪一递眼色，竟欲骤出不意，先将三妖童用毒箭射死，查看那熊是否是人，再作计较。乘着三人无备之际，手扬处，毒弩连珠射出。三妖童竟似未觉，方料能中。持鞭打熊的一个忽然一声狞笑，手指处，眼看那箭快要射中，忽然平空撞落地上。绛雪箭发稍后，见状大惊，忙喊：“这是妖怪，姊姊还不快跑！”一句话把瑶仙提醒，随了绛雪，一面拔刀，纵起便逃。

刚一回身，猛见来路上那片高崖迎面飞来，似要压到顶上，心中害怕。再往侧看，左有烈火，右有洪波，无法遁走，再一回顾，见三妖童仍然坐立原处未动，齐声怪笑道：“美人，你们决跑不脱，乖乖过来顺从我们，包你们受用快活。”二女自知难逃，情急无奈，方要横刀自刎，猛瞥见地下黑熊业已回醒，暗朝自己将前爪连摆；一面伸爪从怀中取出一物，晃了两晃。微一揣测停顿之间，刀弩忽然脱手向对面飞去。吃一妖童伸手接住，笑道：“美人，你们想死，我怎舍得？再不乖乖过来，我们自己下手，扫了兴趣，就要吃苦了。”

话刚说完，猛听空中有人暴喝道：“该死的业障！竟敢犯我家规，背师行事么？”三妖童立即面如土色，跪伏在地。二女方庆有了生机，忽然一阵阴风，一个寒噤打过，身便凌空悬起。顷刻落地，睁眼一看，已经换了一个境界。存身所在是一个亩许方圆的石洞，当中一个石座上坐着一个瘦长青脸、突眼鹰鼻的道人。座旁有两个短石幢，上首两枝粗如人臂的大蜡烛，光焰强烈，照得洞通明、左右侍立着三个妖徒，年纪虽有长幼，却是一律道童打扮，个个横眉竖目，满脸厉气，凶恶非常。地面满铺锦茵，其余陈设也颇华丽。先见的三妖童已经伏跪地上，不住哀声求告。自己和绛雪，就在道人身侧立定。其徒如此，其师可知。既将自己摄回，料非善地。无奈妖人精通法术，适才只听声音，人还未见，便被摄来，想逃想死恐俱无用。那黑熊情形更令人悬心。身落人手，只有听天由命，相机应付，反倒胆壮起来。正寻思间，中坐妖道忽朝三妖童狞笑道：“你们才脱皮毛几年，便想背我妄为，岂非找死？如今真赃实犯，还有何说？谁起的意？这两女何处弄来？快说实话，我好分别处治。”三妖童看出妖道全没丝毫怜惜，吓得浑身颤抖，只将头连叩，不敢出声。妖道笑道：“照此看来，你这三个孽畜都是安心背叛了。

这倒省事，不用我再问口供了。”说罢，目闪凶光，青森森一张丑脸倏地往下一沉，怒喝：“申武将我旗、剑和他们原披的皮毛取来，先按我家规从重处治之后，如法施为。”上首一个妖童立即应诺，往座后石坡上面小门内跑去。

那首先起意想要霸占二女的一个，自知再不抢在前头强辩，决无幸理，首先急喊道：“师父且慢下手，容弟子从实禀告。”妖道冷笑道：“翟度，众弟子中，你和申武最得我的器重，居然也敢叛我？如有半句虚言，莫怨师父狠毒。”说时，申武已经背插小幡，左手拿长剑，右手拿蟒鞭走来。那名字叫翟度的妖童赶紧答道：“弟子等三人带了新收兽奴出猎鹿肾，与师父下酒，因见鹿肉肥嫩，便割了些在林中生火烤吃。已经割了五条鹿肾，想再得一条便回，命兽奴独往搜寻。去了好一会，连催两次才回，偏又弄回一只死公鹿。那鹿脊肉要生割吃才味鲜，他擒鹿有师父传的法术，只要见到便能生擒回来。

起初弟子等割鹿肉时，他竟把头偏开不看，好似嫌那鹿死得太惨，所以预先将鹿打死，再行抱回。这样假仁假义，异日怎配做师父的徒弟？谈飞看他可恶，刚拿鞭打他，这两美女忽然跑来。谈飞和屠三彪商量，要瞒了师父，寻一山洞藏起，得空便往取乐。弟子再三劝说，师父神目如电，决瞒不过，还是擒回献上，听师父发落的好。正在商量，这两美女竟用弩箭射人，没射中想逃，吃弟子行法阻住。又想回刀自杀，也吃夺过，师父就驾到了。此是实情，如有虚言，甘受加重处罚。”边说，边拿眼望着旁立的申武，似有求助之意。

话才住口，谈、屠二妖童听他倭罪于人，尤其谈飞素常畏师如虎，是首先劝阻之人，各自情急，刚喊得一声：“冤枉呀！”申武和翟度在妖徒中性最凶残，平日同恶相济，交情最深，上来便看出师父意有偏向，所以问供分别首从。翟度一说，妖道面色稍转，更知有了生机，乐得相劝。明知所说不实不尽，居心袒护。见谈、屠二妖童极口喊冤，如何肯容他们分辩，没头没脸，扬手先是几鞭打下，然后厉声喝道：“我侍师父祭炼仙法，刚下法台，不久便得兽奴摇晃法牌，传警告急。师父疼爱徒弟，恩重如山，因你三人没有告急，反是兽奴传警，还当你们遇仇敌失陷，连忙赶去。谁知竟敢背叛师尊，隐藏美人。师父到时，正听你两个在调戏美女，招手唤她们过去。翟师兄面带愁容，坐在那里，分明因你们两个人法术是他代师父传授，平时情分太深，不忍举发。又恐师父明察如神，日后连累到他，故此为难。师父和我俱曾耳闻目睹，还敢说冤枉么？”说罢，见妖道没有拦阻，乘机又是刷刷刷十几蟒鞭。二妖童疼得满地乱滚，气喘不出，心胆皆裂，哪里还能开口。其实谈飞并未开言，因是打完黑熊便立向翟、屠二人身侧，本心还想劝阻，不料申武硬把他与屠三彪拉在一起。翟度刁猾凶顽，尽管首先起意，一见谈飞胆怯，便留了一份心，把话收住，准备二女如顺己意便以大师兄身分，分一个与二人共乐，自己却吃独食，硬占一个。二人如若胆小，便割爱献回讨好，日后打主意向师父明求，一样有望。色迷心窍，正打主意，没有开口，妖道便率申武赶到，一齐摄回。这时一听，竟是黑熊闹鬼，暗中破坏，不禁痛恨。

妖道虽然御下残酷，因翟度是大徒弟，又性情相近，平日最为得用，本就有了两分宽容。吃申、翟二妖徒一说一打，再想起适才眼见之事，本就耳软信谗，立为所愚。凶眉扬处，厉声喝道：“翟度虽未叛师，知情不举，还不如那新收的兽奴萧玉。申武可将他吊起，打他四十蟒鞭。再将屠、谈二

孽畜依法施刑之后，重披皮毛，再服三年苦役。

如不服罪，即受炼魂之诛，永世不得超生。”屠、谈二妖徒先前还想忍痛求恕，及听到末两句，再一多口求告，不但不能减罪，反而生魂要被妖道收去，永受苦难。知道妖道凶残，哪里还敢分辨。枉自冤愤填膺，暗中切齿，心魂皆颤，只做声不得。申武领命，装模作样转过身去，先朝翟度厉声喝道：“我代师父行刑，须怨不得我。”翟度诺诺连声，先向妖道谢了师恩，然后立起退到洞的中央。洞顶原有两根带链铁环，由上悬下。

翟度轻轻一纵，便到了上面，双足套入环里，头下脚上，凌空悬着。申武随拔背幡，口诵妖咒，朝上指了两指，翟度全身衣服立即全光。那两铁环也由大而小，紧束腿腕之内。

申武暴喝一声，扬起蟒鞭就打。这还是妖道处治门徒最轻微的刑法，旁观已是惊心。鞭系蟒尾制成，甚是厉害，一打下去，立即紫肿拱起。翟度只管惨声高叫，申武依旧扬鞭乱打。一会四十下打过，翟度已经血肉横飞，晕死过去。申武跪禀用刑完毕。妖道吩咐拖向后洞，任其自醒，不许徇情取药医治，以戒下次。

二女方觉稍出恶气，申武又在厉喝：“你两个孽畜，还用人服侍么？”屠、谈二人知难躲脱，适才凶焰已全消尽，宛如待死之畜，眼含痛泪，照样向上谢师恩，战兢兢走到环下，稍慢得一慢，便各着了两蟒鞭，吓得惨叫连声，连跌带滚，纵到上面，各把双足投向一环以内。申武将幡一指，环缩更紧，二人立似杀猪般惨叫起来。申武怒骂：“脓包孽畜，也配在师父门下。”边喝边打。每打晕过去，申武将幡一指，便即还醒，醒后又打。约打了百十下，死后还魂好几次。二女见此惨毒，自是暗中称快。谁知打完放下，还有花样。二人放下时，已是皮糟肉烂，周身紫肿，俯伏地下，不住惨哼，哀告：“师父大发鸿恩，就这样变畜生吧。”妖道坐在上面，喜孜孜斜睨二女，连话也未应。

申武已从身畔取出两妖符。另外还有两个矮妖童，早取来一狼一豹两张兽皮，旁立相待。

申武又用剑尖挑起两符，张口喷出一股碧焰。符便化为两幢绿火，各将二人笼罩，随即立起。眼看身上肌肉全数平复如初，和未受伤时一样。二人反倒牙齿作对儿厮颤，格外害怕起来。一会绿火消去。申武念念有词，将幡一指，便有无数的火针飞起，朝二人身上撒下，钉满全身。约有半盏茶时，火针飞回，随着针眼往外直流鲜血，晃眼成了一个血人，从头到脚不见一丝白肉。先还面色惨变，咬牙忍受。血出以后，终于忍受不住，往后便倒。两矮妖童早抢向二人身后，张开兽皮等候，未容倒地，纵身迎上，接住由后朝前一包。跟着朝每人背上一脚踹去，趴跌在地。申武持幡一阵乱划，兽皮逐渐合拢，将二人全身包没，合成整个，化为一狼一豹，死在地上。由二矮妖童抓住尾巴，倒拖出去。

二女因恨妖童刺骨，觉其孽由自作，死不足惜。及等事完，二人化身为兽，忽悟所见黑熊实是人所变，心中方一急痛。妖道忽喊：“唤两少女近前问话。”二女知道害怕无用，一鼓勇气，不等招呼，便不约而同，双双走上前去，朝妖道拜了一拜，齐问道：“我二人都是俗女凡人，仙人将我们带到此地，有何见教？”妖道本爱二女美貌，又见是上好资质，也不细问来历，开口便问二女愿入门下不愿。绛雪性较瑶仙还要刚烈，首先抗声答道：“大仙师徒俱是男子，我等俱是女流，彼此都有不便。况且我姊妹原因父母双亡，

被仇家逼迫，逃将出来，原意往四川投亲，本无出家之心。大仙要我们这无知凡女有何用处？即令勉强拜师，也难领悟玄机。但求将我二人释放，感恩不尽。”妖道闻言，只把丑脸一沉，旋又笑问瑶仙：“你呢？”瑶仙自从逃出，日久饱历险阻之余，渐生悔心；又见妖道师徒都是极恶穷凶一流，一双鬼眼不时斜望自己，洞中并无女子，强掳到此，定有邪念。心想：“萧逸当初，不过不好意思公然说出拒婚的话，萧、黄两家又未过礼行聘，全是母亲蓄志寻仇，才闹出许多事故，终于报应临头，害人害己。只为自己泄忿，也不想事有多难，临终还要用尽权谋，诱激苦命孤女代行未完之志；更恐阴谋不济，又用种种诡计把萧玉、绛雪一齐饶上。如非仇人量大宽容，日前和绛雪两番行刺，早已身受村规处治，火烧惨死。今日身陷妖窟，还不是亡母临死一念之差，贻毒所致？妖邪何等凶残，卧云村桃源乐土如被知晓，必有奇祸。即使萧逸父子可恶，余人何辜？何况还有上代坟墓在彼。自己所行如对，何致有此结果？如再造孽，遭报必还更惨。难得妖道没有细问来历家乡。”惟恐绛雪只图报仇，答应拜师，泄了卧云村底细，惹出灭村之祸。一听这等说法，正合心意。见妖道转问自己，立即借话递话道：“小女子姊妹二人，因由昆明故乡往四川投亲，误信人言，错走水路，展转来此，迷路入山，不料被大仙带来。只乞开恩释放，自行觅路回去，实实不愿学道。”

妖道闻言冷笑道：“我天门教下收徒最是不易。每收一个，先要披上皮毛，身为兽奴三年。期满之后，再杀一亲人，以信无他，方可复体还原，收归门下，从此从我学道，修为长生不老。近年先妻天门夫人为峨眉群小所伤，兵解仙去。特地隐居此山，祭炼仙法为她报仇。因感寂寞，久欲收一二女弟子陪侍枕席。一则修炼太紧，无此闲心；二则美质难得。今见你二人资质俱都不恶，方始垂青，带回本山。这等旷世难逢的仙缘，怎倒说出不愿的话来？这里生人一到，永无离去之日。如换常人，一语违犯，早已生被严刑，死受炼刑之苦了。念你们无知，姑从宽恕。我教下法令虽极严厉，但我生平在旧规以外，从不强人所难。现有三条路走：一是拜在我门下，照众人旧例，披毛戴角，身为兽奴，日受门人驱策，苦役三年，期满见无二心，再行立功，复体为人，传我道法；第二是拜门之后，即侍枕席，我便特降殊恩，免去三年兽役之苦；第三，两俱不愿，立即杀死，将生魂收去，炼我仙法，永世沉沦，日受煎熬，其苦胜于百死。至于想死想走，却由不得你们。”话未说完，绛雪早已愤填胸臆，明知妖法厉害，逃必无望，但还以为人死即完，鬼乃无形之物，来去由心，有什苦难？误当妖道恫吓，惟恐吃妖法迷住，受了污辱，妄想激怒妖道，任其杀死，拼着一命，落个清白。立即“贼妖”、“狗盗”，破口大骂不止。瑶仙适才寻死，尝过味道，知自杀定然无望。因妖道有法外并不勉强之言，如拼吃苦为兽，尚可免去污辱，并得与那幻成黑熊的人相聚一起，好打脱身主意。

正想如何措词，不料绛雪破口乱骂，知她求死心切。本来誓同生死，怎可独后、暗忖：“能求一死，倒也干净。”也跟着怒声斥骂起来。不过瑶仙据理指斥，只说修道人不应如此行为，我姊妹身虽女子，视死如归，杀刚任便，决不顺从，好似在和妖人讲理。绛雪却是乱跳乱骂，直斥妖道邪恶，日后必伏天诛，五雷殛顶，句句都是犯忌的话。

这妖道便是天门岭的天门神君林瑞，生平为炼妖法伤生最多，也曾害过一个妇女，并不十分贪恋。加以复仇心切，日夕祭炼妖法，本来无意及此。也是二女大难临头，一见面硬被看中。妖道人虽残酷，却有特性。说话也是

出口便算，永无更改。以为女流胆小，先拿门徒示威，大肆刑毒，使知害怕，然后婉言开导，不患不肯顺从。不料都是一般烈性，不但不畏刑杀，连那炼魂之惨也非所计。当时就杀死收魂，心又不舍。一看左右门人俱都低头闭目，如不闻见，知众门人怯于凶威，恐他不可收场，迁怒刑责，未奉师命，又不敢退将出去。虽然敬畏惟谨，保不住暗中腹诽。绛雪又越骂越凶，不禁怒上加怒。因二女中瑶仙更美，态度又较好些，想了想，决计拿绛雪作个榜样。倏地依眉倒竖，怒喝：“贱婢竟敢无礼！申武急速与我吊起，听候施刑。我先叫你讨饶都难。”随说手朝二女一指。绛雪明知就死也必要受许多苦楚，闻言并不害怕。冷不妨将身一纵，想和妖人拼命。耳听：“贱婢不得无礼！”把手一扬，那洞顶铁环便飞将下来，由头上套下，紧束腰间，往上吊去。再想骂时，只管将口连张，用尽气力，只不出声。

申武回身再指铁环去吊瑶仙时，林瑞忽说：“此女尚还可恕，不妨少待。”瑶仙见绛雪已经高高吊起，刚哭喊得一声：“绛妹，你死我不独生。”也吃妖道将手一指，休说哭喊不出，连身都被定住，寸步难移。申武随即跪请：“用何刑处治贱婢犯上之罪？”妖道看出二女不但性情贞烈，并且姊妹情重，有异寻常，一死同死。偏生绛雪辱骂太毒，过损威严，不能不加惩处。心想：“只使略受点刑，好使另一个触目惊心，一个受苦不过，只要服顺便住。”便向申武喝道：“此乃凡女，受刑立死，但我还有用她们之处。

先打四十蟒鞭，看服不服，再听吩咐。”申武领命回身，举鞭朝上便打。叭叭叭接连几下，绛雪不能出声，只在空中乱颤乱挺，上下身衣服立即碎裂，皮开肉绽，急痛攻心，晕死过去。这还算妖徒秉承妖师意旨，点到为止，比起适才打两妖童轻好几倍，已是如此；否则早就骨断筋裂，死于非命了。瑶仙见状，直比身受还惨。无奈不能言动，在自切齿痛恨，心如油煎，求死不得。申武又打了十来下，妖道见绛雪只是随鞭乱晃，已没了气。便喝：“放下救醒再问。”申武立把铁环放下，取出小幡一阵乱划。绛雪一声惨叫，悠悠醒转，周身痛楚麻木，软瘫地上，转动不得。

妖道解了二人禁制，便问：“还服不服？”绛雪痛呻未定，残息仅属，还未开口。

瑶仙见绛雪一放，自己忽能言动，忙即不顾命般飞撞上去，哭喊：“绛妹，我妈害了你也！”绛雪昏惘急痛中，见是瑶仙，不知她未受刑。一听上面妖道还在喝问，突然怒火上升，强忍奇痛，奋力嘶声惨叫道：“姊姊，我二人前生造孽，命该如此。除拼死为厉鬼，活捉这妖道，还有什说？你我姊妹，做鬼再见好了。”底下还想再骂妖道几句，周身痛彻心骨，人已支持不住，二次又闭过气去。妖道便问瑶仙：“如何？”瑶仙悲愤填胸，决计也步绛雪后尘，跳身起来，戟指骂了声：“该万死的妖孽！”妖道恐她再骂，将手一指，又被定住，言动不得。随对瑶仙狞笑道：“你当她求得一死便完了么？似此可恶，日受磨折毒打，便三五十年也难如愿呢。你且先看个榜样，看她能死不能？”说罢，自下法台，手指绛雪，手中掐诀，念了几句邪咒，一口气吹去。绛雪本打得肉绽血流，玉容已死，妖人行法回生之后，顿还原状。除上下衣服破碎，尽成片段外，依旧雪肤花貌，掩映生辉，直似未受伤一样，痛也立止。只是怒视妖人，不能言动而已。妖人又对瑶仙道：“你看她不是好了么？那四十鞭还只挨得一半呢。这还是你们今日初来，不知利害，略有宽容；我又到了炼法之时，无暇处治。明日不服，身受更苦。”随喝：“行刑！”可怜绛雪痛楚方息，又受二次。申武鞭才打下，瑶仙见和先前一样，哪里还

敢再看。明知妖人不打自己，单拿绛雪示威，只要顺从，便可无事，而且复原甚快。无奈绛雪心性，素所深知，心横誓死，决不屈辱。更恐妖人说话不算，拼为兽奴，也不允许。方在惶急踌躇，妖徒行刑已毕。绛雪自然早被打死，二次放落救醒。妖人随将瑶仙禁法解去，喝道：“可将二女分禁兽穴以内，令熊奴随意伤害。只不许你们沾身。明日听候施刑。”

申武知他想借熊奴恐吓，立即应诺。手挥处，二矮妖童分别走来，一人一个，朝前引路。申武用小幡朝二女各指了指，二女便似有人捧持着，向外洞走去。瑶仙左行，连经过两处石室，到一石穴面前。妖童撮口一叫，走出一只黑熊。妖童见熊眼有泪，怒喝道：“你这孽畜，又哭了么？这女子交你看守，你如高兴，只管咬她。你还不拉她进去？”随说，就是一脚，将熊踢了一溜滚。熊便战兢兢过来，作出张牙舞爪之状。瑶仙生死已置度外，强也无用。妖童喝骂了两声孽畜，便自走回。穴有一人多高，除熊外，通没有一点防备。瑶仙见穴中并不污秽，只是阴森异常。洞顶倒悬一支火炬，光作碧色。石钟乳又多，林立槎桠，都呈异状。加以阴风习习，冷气侵肌，乍看仿佛鬼物，甚是怖人。妖童去后，熊又来衔衣服。虽知兽均人变，但不知是否是前所见，心尚猜疑。及见熊神态温驯，直似旧识。再细看，眼中泪又滚滚流出。心方一动，熊忽舍了自己，跑向穴口，探头看了一眼，急忙回身，人立而行，两爪轻抱瑶仙，用人言悲哭道：“姊姊，你怎么也会失陷妖窟？受刑了么？”瑶仙早已料出熊是何人所变，一点未怕，闻言更知是真，不由心如刀割。忙把熊人抱紧，悲哭道：“玉弟，真是你么，我害了你也！”熊恐哭声被妖徒听去，忙劝低声。一面人兽相抱，同到中穴深处钟乳林中。刚刚坐下，便听远远传来两声异啸。那熊立刻慌了手脚，悄声急说：“姊姊不要逃走，妖徒喊我，不知还能再来不能，日后终可见面。不从白吃苦楚，求死不易，死了更是受罪。”说完，便慌不迭往外跑去。去了一会，捧着一些酒肉吃食，含泪走来。说妖人看中瑶仙，命送食物。

吃完，令先恐吓，再吐人言诱劝。如能应允，便记一功。瑶仙哪还有心肠饮食，接过放下。见熊身又添两处伤痕，急问：“玉弟去这一会，又受刑么？”那熊垂泪哭说：“妖人只初来时打过一次，因我知道厉害，一切服从，并未再打。日受妖徒作践，却是难熬。

除这时到天快亮，是他师徒行法安卧之时，最为安静外，日受苦役打骂，已成常例了。”瑶仙忍不住柔肠百折，便又吞声痛哭起来。那熊再三劝止，各述经过。

原来萧玉自从行刺不成，受了责罚，自知此后益发孤立，不复齿于人类。又一心一意念着瑶仙，相思之极，便不避艰危，二次开通秘径，逃将出来。也是三人该当受罪。

萧玉出走这日，瑶仙因觅出路，攀援危崖，滑跌下来，受了点伤，加上隔日感冒，吃绛雪强劝着在山洞中睡卧养息，均未出洞。萧玉以为二女出走日久，必已去远，逃出秘径，便即觅路追寻，并未在附近寻找，二女所居山洞又极隐秘，所以不曾遇上。更巧是二女苦寻月余，当日方发现的逃鹿来路，萧玉偏误打误撞，容容易易寻到。过涧沿崖一转，不几步便找到那崖夹缝，走了出来。断定二女连欧阳霜都未寻到，必由此路早逃出去。

心甚着急，惟恐追赶不上，出时又带有干粮，无须觅食，连日连夜往前紧赶。从小没出过山，哪认得什么路径，第三日误走天门岭下，正遇申、翟二妖徒由外回来。萧玉巴不得遇见一人，好打听二女由彼经过没有，竟不

等对方擒他，先迎上去。二妖徒颇有眼力，看出萧玉资质不恶，知道不问死活，擒回俱有用处，连话都未容说完，便一阵妖风将他摄回山去。妖师天门神君林瑞教规恶毒，对于新入门弟子尤极残酷。先问萧玉愿列入门墙不愿。萧玉一心惦念瑶仙，便当时令他成仙也非所愿，何况又看出妖人师徒决非善类。

刚一婉言求告，便将林瑞触怒，当时一顿毒打。萧玉受苦不过，只得应允。妖人方始息怒，将伤医好。萧玉先还想虚与委蛇，日后乘机逃遁。谁知妖人还有为兽三年的恶例，将他披上皮毛，化为一只黑熊。总算妖人先还喜他，又顺从得快，没和屠、谈二妖徒一般，披毛以前受那妖针刺体之厄。可是妖人虽未再加刑毒，众妖童见师父颇有垂青之意，大是不快，日服苦役之外，还要备受凌辱鞭打。日子一久，略悉底细，才知生固受罪，如若犯了教规杀死，便被妖人将生魂收去祭炼妖法，永远沉沦，不见天日，所受尤惨。

再如遇见强敌斗法时，驱遣出去害人，一个不巧，连魂都被敌人消灭，做鬼都是无望。

又看到妖人行法祭炼生魂，鬼哭时奇惨至酷之状。妖道更是反脸无情，不论亲疏，那些生魂厉魄，几乎全是他手下犯规叛教门徒。只说生不如死，谁知死了罪更难受。加以为兽以后，元神又受禁制，万难脱身，怎不心寒胆裂。终日战战兢兢，惟恐件犯。妖人明知行为凶残，新收门人全出强迫，不到时期，决不真心归附，照例只在顺从时略问姓名即止，底下来历家乡向不追诘。众妖徒闲来拿萧玉开心，虽曾喝问，总算萧玉还有良心。

起初行刺犯上，全由情欲所迷，色令智昏，并无顾忌。及至陷身妖窟，落在绝境，饱受苦痛之余，痛定思痛，虽还心悬所爱，回忆曩昔，已有悔心，认为孽由自作，才身受如此。二女与己同谋，保不定逃将出来，也在别处受了苦难。每一念及，心如刀割，不特对萧逸息了复仇之念，反恐泄露真情，累及全村受祸。难得妖师不曾拷问，头一关已经躲过，益发讳莫如深。只说自己名唤萧玉，老家贵州，游山至此，家中并无他人。好在妖徒不过拿他凌践取笑，不论真假，问过两次未说，略为打骂，便自放过。妖道爱吃鹿肾。二女遇难之地，鹿群最繁，年来吃妖人发现，时常取杀，所余已不甚多。如用妖法寻取，本来容易。偏生众妖徒性既凶残，喜剜吃活鹿脊肉，看鹿被生割时的惨叫为乐。

又喜捉弄新进同门，每取必带了门下兽奴同走。

兽奴除谈飞新近复体为人，算做正式妖徒外，在萧玉未来以前，还有一个化身野猪的，本是西崆峒妖人虎面伽蓝雷音心爱的弟子沈腾。因乃师伤了侠僧轶凡的弟子许钺，吃侠僧轶凡寻上门去，用佛家降魔利器三光杵伤中要害。虽得勉强逃回山去，但那三光杵厉害，异派妖邪如被打中，须要入定三年，不起杂念，才得免死；或是自知无此道力，乘着三五日内佛火还未将形神炼化以前，急速安排后事，自行兵解，还可转劫重生。否则七日以后，佛火威力愈增，到了紧要关头，道力决抵不住，势必身化飞灰，连形体带元神一齐消灭。雷音自知难免一死，见门下弟子只沈腾一人入门日浅，最有孝心，准备完了后事，亲笔写下两封书信，一致南极岛散仙谢无化，一致天门神君林瑞，命沈腾葬师以后，随自己心志前往投师。给信时并说：“这两人俱我平生患难至交，师仇难报，徒儿此后可以不作此想。谢师伯远居南极冰山雪海，比北极陷空岛还要寒冷，见他更是艰难万状。你今若去，要在雪山上跪求多日，始能开山，真不知要费却多少心力，还不定他肯收与否。可是

他那洞穴地居千丈冰山之下，与世隔绝，外人决进不去，最是安全，足可一心学道，不受对头侵害。林师叔以前虽受我恩，此人教规严刻，尤其新收弟子须为兽奴三年，最是难熬。此层我特为关照，当可破例收容。可是他的行为比我还要不检，仇敌众多，近年连遭挫败，逃往哀牢山。因当地有一天门岭与他道号暗合，地又隐僻，便在那里隐伏修道。表面销声敛迹，实则加紧祭炼法宝，欲加大举，与许飞娘等合谋，以报前仇。据我推断，峨眉正当昌明之时，许道友虽约有不少高明有道之士，结局恐仍不是仇人对手。你若做他门徒，异日道成，正好赶上这场恶斗，一个不巧，便要殃及池鱼。我信只管写下两封，最好先去拜求谢师伯。我还另外飞书托人说情。真要万分绝望，即便拜在林师叔门下，也须随时留意趋避，免蹈为师覆辙。”此外，又给了两件法宝。

沈腾感激哭谢，送终安葬之后，心想：“谢师伯南海隐居，素来不管外事，更不许门人外出，异日道成，如报前师之仇，必不允许。况且求他还要备受险阻艰难，能否如愿尚不可知。林师叔现在近处，寻求容易；师父于他又有救命之恩，更是同仇敌忾。何苦赶往南极自受活罪？”主意一定，便往天门岭赶去，谁知林瑞竟不丝毫徇情，仍须为兽三年，沈腾悔恨不及。因深悉妖人习性，总算知机，假意慨允。但求宽限一日，暂以人待，和众先进同门略为亲近叙谈，再行披毛为兽。并说：“先师原说师父法严，未必徇情，曾令往投谢师伯。只因向往已久，又恨仇人切骨，特以诚心毅力，不计苦难，舍彼就此，以备学成仙法，为他年报仇之计。”又把雷音致谢无化的信取以为证。妖人竟被哄信，当他真地诚心来归，便特允了宽限。还命众妖徒另眼相看，无过不许责辱。可是元神仍被当时禁住。沈腾自知难逃，只得认命。见众妖徒个个凶残，装腔作态，气焰甚高，比起来还不如亡师门下那几个同门，多少还有一点人心，哪有心肠与他们亲近，强打精神笑脸，尽恭尽礼，假意周旋了一阵。乘着夜里妖人师徒聚集行法之时，暗将师遗宝物，除新炼成一口飞剑已告妖人，得了特许，仍可留存兽皮夹层外，余者因要赤身披皮幻化，恐被妖徒夺去，一起埋藏在明日存身兽穴以内。因早学有不少妖法，做得严密，事完仍去中洞妖人打坐之处静候。妖人本防他生悔中变，不料禁制元神时已被窥破，见他毫无逃意，越发心喜。所以沈腾虽也少不了服苦役，受众妖徒辱打，比起常人已不啻天渊。

萧玉来了三日，沈腾便同病相怜，暗中加以告诫，尽泄底细，否则萧玉的罪更受多了。众妖徒近打沈腾，为妖人查知，颇申斥了几句，不敢再去无故欺压。萧玉一来，正好侮弄，便叫随往猎取鹿肾。萧玉也是见鹿死得太惨，先放走一只沿崖吃草的母鹿，好意将鹿惊坠崖下。不想反把心上人引来，同入火坑地狱。嗣见众妖童已经饱醉，只差一条鹿肾便可回去复命，只是在割剥活鹿为乐。每次吃完，行时偏是性急，又懒得将鹿杀死，任其血肉狼藉，抛掷林内。往往隔三五日再去，那肥大健壮的大鹿，股脊等被生割处已然腐烂生脓，蛆蝇密集，因禁法未撤，仍在一递一声地哑噪惨嘶，悲呻挣命。这时妖徒方令兽奴将它杀死，连同死鹿背弃涧壑之中。山中天暖，这类死后之鹿惨不忍睹，尤其脓包遍体，蛆蝇密集，臭秽无比。萧玉从小爱干净，每背一次，恶心得直吐黄水，连隔夜食都呕出来。还不敢当着妖徒呕吐，一吐便被迫令原封咽下，罪更难受。稍有难色，便遭踢打。只得勉强屏着气息，将鹿抱起飞跑，离开妖徒稍远，方敢换气呕吐。众妖徒原意看他窘状打趣，非等萧玉疲于奔命，将最臭秽的几只背走，或是不等背完先动食欲，方始行法

将余鹿移去清洁地方，再命萧玉生擒活鹿受用。

萧玉被陷以来，共随出猎三次。因不愿看那鹿死前之惨，日后还要饱受臭秽，假装鹿自失足，用山石撞死再行带走。撞时，二女恰也寻路走来，稍缓一会，便可遇到。偏巧众妖童业已尽兴，只等公鹿擒到，再生割一条鹿脊，便取鹿肾回去，忙着回山，怪叫催促。萧玉饱受荼毒之余，闻呼心胆皆裂，慌不迭抱起就往林中飞跑，竟未回顾。等被妖徒一鞭打倒，转过脸来，才看见二女已与妖徒对面，知无幸免，当时一急，几乎晕死。

后听众妖徒商量，藏起二女，以供淫乐，越发惶急痛恨。一想妖道洞中并无女子，便是沈腾也说妖道以前惧内，有一妖妻已于数年前为人所杀，并不曾说如何淫恶。每日修炼又是极勤，想必无心女色。明知以暴易暴并非善策，一则二女贞烈，拒奸不得，不死也必自尽；二则缓过此关，或许还可见面，告以底细，商量应付。比较轻重，终觉彼胜于此。萧玉为兽之后，妖道林瑞照例传他妖符，以备擒制人兽蛇蟒之用。此外还防遇见强敌，抵敌不住；或是有什不测之事，和力所不及的新奇物事发现，道远难于驰回告急。

又给了一面妖法祭炼过的灵应牌，藏在胸前全身惟一可以开合的皮夹层以内。用时取出，按照上述各节如法摇晃，妖道即知就里。便照所报情由，分别轻重缓急，或是自行，或命门下驰往。萧玉因知众妖徒平日同恶相庇，蒙蔽师长，假如妖道不能亲来，如换一妖徒到此，自己人未救成，先须死活几次。为缓二女一时之急，也就豁出受罪，乘三妖徒目注前面，暗将妖牌取出，竟照十分危急的信号摇动。

林瑞刚巧祭炼完毕，见了兽奴告急信号，以为三妖徒同在一起，却令兽奴摇动妖牌告急，必定是妖徒遇敌，已全失陷；兽奴因是野兽，未被敌人窥破，故得乘便告急。慌不迭率了申武一同赶来。惟恐敌人是自己克星，除将所有法宝全带身上，还不敢遽然露面，先用太阴潜形之法将身隐去，准备看准敌势强弱，再行现身。到后一看，竟是妖徒想背自己奸藏少女，不由大怒，也没细加查考，便将当场男女诸人同摄回去。林瑞自知法规严苛，残酷寡恩，惟恐门徒心生背叛，恨人背他行事，最奖励人告发同门罪状。无如妖徒各有私弊，不到万分遮掩不住，谁也不敢举发，可是一被举发，也就极少生理。

到了那时，总是众口一词，给那受刑人罪上加罪。更由两个在旁行刑的爱徒挑剔禁阻，不许诉苦，以免彼此攻讦，弄得不好，连自己也被牵连在内。平日多是互相关护，只管互相疑忌，人各一心，谁也不敢向妖道去进谗发难，惹出乱子大家遭殃。林瑞为此，常怪门徒结党蒙蔽。想不到来没多天的兽奴竟有这等胆子，遇事立即举发，还自喜欢。回洞颇奖许了几句，特为免去五日劳役，赏以美食，令自回穴歇息。哪识萧玉别有深心。

此举更大犯众妖徒之忌，只当时没敢发作罢了。萧玉知三妖徒今日罪孽不小，虽稍泄忿，但是二女也被摄回，不知如何处置。回穴以后，心如悬旌，又不敢在外偷听，只有愁急，呼天哭祷。待了好些时，忽见妖徒甘象将瑶仙好好送来，虽示意自己恐吓，身上衣服未破，知未受过刑辱，大出意外，心中略宽。妖徒去后，方欲详谈，便听后洞呼声，赶去一问，妖人竟看上二女。绛雪贞烈不从，已经饱受毒刑，现时刚好。令各穴兽奴送过酒食之后，始而故作吞噬，加以恐吓，看二女神色行事，再吐人言，软硬齐施，逼劝服顺。

才知祸犹未已，心急如焚，战兢兢领命出来。甘熊、甘象又拦伏路上，

怪他大胆告发，说日内还给他一个厉害，随手每人打了两鞭，算是通知。总算妖人正在发怒，二甘当日虽不随同行法，奉命门外守候，妖人遣走兽奴，便须登坛行法，不敢离开，没有追打。

那看守绛雪的正是沈腾，可说私话。二女的事，萧玉前已对他略说大概，只未说出卧云村坐落底细。那穴也在对面石室之中，相隔不远。好在妖人师徒行法，须到明早日出以前始能毕事。适当妖人，自不敢说，此时忙爹着胆子赶去一看，沈腾正用人言传绛雪明日熬刑之法。一面再三劝她姑且答应，只要不失身，甘愿为奴拜在门下，免受炼魂之惨。萧玉见沈腾不识二女，却如此尽心，好生感慰。绛雪虽知野猿是人幻变，因是妖窟兽奴，还在心疑，直到萧玉跑来，才知所言不假。互相略为计议明日如何应付，又苦劝绛雪一阵，方始应允。又告诉受刑时，仍要装作痛苦难禁，不可自露马脚。萧玉本急于归见瑶仙，因二女情共死生，身受如此，瑶仙必欲一知现状，才能安心；再则同共患难，也无恣置之理，所以赶来。因沈腾有法熬刑，明日瑶仙大有用处，特意多留一会，苦求传授。又怪沈腾既是知好，以前为何秘而不宣？沈腾说：“妖人心毒，你如稍露了马脚，便大家受苦。我挨打时，自知是孽，不是重的便由他去，从不暗中行法抵御，宁可打后再行法止痛，便是为此。”仍不肯传。还是绛雪从旁代求，并说自己也还未会。

沈腾才望着绛雪叹了一口气，说：“萧玉今日这一来，众妖徒必定日加刑辱，学了去，必易泄露机密。再一告知妖师，任多大本领，也要被迫吐实，岂不连二女也同受其害？按说只瑶仙一人不曾受刑，最宜传授。也只好暗中运用，减却大半痛苦。这位姐姐已经被打痛死数次，都不能再传。不过人太可怜，志节又高，令人尊敬，情不由己罢了。只能由你转告尊夫人，自己却须守信，事后止痛则可，不能当时自用。”萧玉誓践诺言，沈腾方始一一传了。并说：“适看妖道心意，爱极二女。绛姊又想和尊夫人相见，连和我说。今日自是无此大胆，明早复命之时，何不乘着谈、屠二妖徒刑伤未愈，正在调养，卧穴不能起动之时，姑且商量一套话，缓上一二日。我再请求从权行事，使她二人公然见面，只答应为徒，便算有了交代。你看如何？”萧玉、绛雪欣然赞同。

这一商谈，萧玉虽有耽搁，幸得沈腾自愿冒险出力，要省不少的话。匆匆嘱咐绛雪：“一切听他的，有益无损。”忙即赶回告知瑶仙，说完经过，抱头痛哭一场。次早便由沈腾为首，在复命时对林瑞说：“二女口中还硬，已肯进食，好似有些气馁。看神气，颇似二女同甘共苦，死生一处，亟欲相见一商之状。”林瑞果然相信，便命二奴晚来便宜行事。如看出真非此不可，便作好人，假意行私，引其相见，最迟三日复命；但如二女甘死不降，必有严刑。二奴应命，心中暗喜。出门又遇二甘守候，放过沈腾，将萧玉毒打了十余鞭。沈腾隐身遥望，萧玉果不失信，拼受痛苦，并未行法，心甚喜慰。从此二人便成了生死交情。不提。

当晚便引二女相见，互相悲泣，失声自怨造孽命苦。瑶仙追源祸始，全由亡母害人害己，死后还要遗祸爱女，兼害他人，如今生死都难。说着说着，便痛哭一场。绛雪反倒劝她说：“事已至此，悲哭何益？孽由自作，便当自受。我受亡母深恩，只知桀犬吠尧。遗祸全村，我决不为。但得脱身，与仇人狭路相逢，不问事之成否，也须再拼一回，始算把心尽到。神佛厌恶，皆非所计。难道将来还能比这里更苦？”绛雪因沈腾暗告他为奴期限将满，只要元神一脱禁制，复体为人，便能救她逃走。并说自遭此难，忽然省悟，

深知邪正之分。因敬绛雪聪明贞烈，不借犯险救助。逃后如若愿意出家，当为代指明路，投到正派门下为徒，以她心志资质，必蒙收录。自己为了亡师，不便改事仇敌，脱身之后，还须另打主意。只求以后得为兄妹之交，于愿已足，决无他意。只不令告知萧玉夫妻，以免人多泄露。绛雪暗中体察他言动，果然善良端正，立即呼之为兄。因料脱身有日，所以如此说法。当晚二人二奴密聚到了半夜才散，一切机宜俱经商定。次日本可复命，沈、萧二奴偏各贪着和二女聚会，反正还有两日，打算期满再复，免得为奴以后，便看不到本来面目。

谁知这晚妖人入定，正在运用本身元神，配合坎离的要紧关头，忽然心神失驭，如非多年苦功，临危警觉，几乎走火入魔，自取灭亡。想起自己苦炼阴魔秘笈，久已不与女交，忽然发现败征，是连日欲心所致。虽对二女尚未忘情，一有顾忌，不由淡了许多。

加以元神受伤，必须多日调养。第四日二奴复命，竟值闭洞未出。众妖徒多半守候在侧，萧玉连例打都免去了好几顿。虽苦于全洞都有妖法禁闭，只有两为首妖徒能随意通行，他人不能出洞一步，无法逃走，终得与心上人多聚些日，难中得此，连沈腾也是高兴。

谁知乐极悲生。又聚了才两天，妖徒翟度因得妖人宠爱，又有申武求情，受刑之后，两天便医治好刑伤，照前随侍。痛定思痛，想起妖师恶毒，又知妖师早晚收纳二女。那日见二女独对自己怒视，必认自己是第一仇人，日后定向妖师告发。妖师耳软，枕头状一告必准，万无生路，不由胆战心寒。又涎着二女美色，难得妖师受伤静养，正好乘隙下手，一则免祸，二则如愿快活。先还打算将二女一并劫走，后看出妖师最爱瑶仙，那日连刑都未受，如一并劫走，毒恨更深。自己早与外人勾结，虽有投奔之处，也难免不被寻上门去，闹个两败俱伤。便乘妖师入定，暗向申武跪下，苦求设法。二人交厚，申武又有短处在他手内；一想所说也是实情，一纳二女，立有性命之忧，便即应允相助。

并戒性急道：“师父快要修炼复原，必要整日入定，到时方好下手。否则醒来，仍要被追上，休想活命，谁也无救你。”翟度自知厉害，必终不舍，打算乘人于危。反正妖师日内不与二女相见，乐得先把美人劝服，商定同逃，省得路上倔强，少了兴趣。便在妖人入定之时，故意幻化一个替身，以为申武日后卸责之地。偷偷赶往兽穴一看，二奴二女正在相对哭诉。如换平日，见状早去告发，沈、萧二人虽是奉命劝说，也未必能讨公道。幸是别有私心，只把二奴鞭打了几下，假传师命，命萧玉将瑶仙领走，将沈腾禁闭在另一穴内，然后劝说绛雪。

绛雪人既聪明，又极机智。听他说得那么凶，妖人并未传见，又是日前受刑妖徒，料定乘隙来此，想将自己骗了同逃，遂他私欲。妖徒更比妖师淫恶，不从仍被他行强摄走，反倒无计可施。凑巧沈腾与绛雪认了结义兄妹之后，便把身藏法宝挑了一件好的给她，做见面礼，每日传授用法，准备化身兽时，再乘便给她藏在胸前皮夹层内。那宝原是恩师虎面伽蓝雷音所炼镇山之宝雷音椎，发时一溜雷火。持宝之人如若功候精纯，能念动即发，一声迅雷，人即立毙。雷音最爱此宝，特意与己同名。端的是异派中数得出的异宝。共有阴阳二枚，沈腾所赠乃是阳椎。绛雪才把收发口诀学会，因在妖窟不敢练习，又爱此宝光华，以为不会有人闯来，时常取了观玩，就便学习。意欲等见妖人时，再交沈腾代存。谁知还未学全，便即分散。心想：“如等

沈腾脱困相救，还得半年之后。

反正无法抗拒，身有此宝，何不假意应允？等到逃出山去，到了远处，乘其无备，一举手便将妖徒杀死。能如沈腾之言，寻到仙师更好；否则索性消了这场仇恨，竟往大熊岭苦竹庵去求仇人欧阳霜来此除害。为救姊姊夫妻，也说不得了。”主意想定，为防妖徒心疑，始而假意不允，照瑶仙以前密谈乃母死前所传对男子擒纵的手段，挨次施展。等妖徒受愚，陷入情网，由爱生畏，方始假装受了至情感动，应允同逃。先也颇想一劳永逸，连瑶仙夫妻一同救走。无奈妖徒别的都可，这个却是不敢。绛雪见拿二女同归骗他，都是执意不允，知是力有不能。又问沈腾状况，妖徒总说现闭别穴，并未受刑，但是不能相见。绛雪虽然悬念，一想他会仙法，又有来头，凭妖徒也无奈他何，多问恐使生疑，也就不再勉强。

又过了四天，绛雪苦念瑶仙，正打算夜来强着翟度设法见上一面。天刚过午，翟度便背了包裹喜气洋洋走来，笑告绛雪：“师父过了今日，明早便要强纳你二人为妾。事已紧急，再迟又必无幸免。且喜今日入定调元，要到明日此时才醒，过此永无逃生之望。

而且同门师兄弟已多疑心，事机瞬息，稍纵即逝。”立逼同逃。绛雪还想与瑶仙见上一面再走。翟度说：“那日师父原命连你一起禁锢，因我爱你太深，冒着奇险，徇情宽容。

如今她已被仙法禁闭石穴之内，我也无法放她出来，速走为是。”绛雪见他神色慌张，说时欲动手拉扯。知道妖师厉害，一旦发觉，同归于尽，还要受那无边罪孽。妖徒残暴不在乃师之下，先用好言相商，已是万分客气。再不见机，如被强摄同行，中途不能下手，反而不妙。闻言立即应允。翟度大喜，忙领绛雪一同逃走。从当地起，到洞口还有两层门户，俱经妖人行法封闭。翟度在妖人门下年久，精通不少妖法。绛雪见那二层埋伏初看空空的，只零零落落放着一些石头。一经翟度手持宝剑一阵比划，便冒起一片烟雾绿火，跟着现出无数奇形怪状的恶鬼往两旁退去。人过以后，翟度重又行法，阴风起处，恶鬼又由现而隐，复了原状。前行便是头层洞门，里外看去都是整块石壁。也是经翟度一行法，烟光闪过，现出洞门，人出重又隐去。绛雪因沈腾深知妖人底细，瑶仙元神尚未受禁，如借妖徒之手破去埋伏，不与复原，也许能得一线逃路。便问翟度：“事已急迫，何不快走？反正成了仇敌，给他还原则甚？”翟度狞笑道：“美人，你哪里知道，师父自受仇敌追迫，逃来此地隐藏，最怕踪迹泄露。我背地逃走固遭痛恨，如果因此泄了他的机密，在此安身不得，照他为人，就上天入地，也要寻到我们，不肯甘休。

还有这里埋伏一破，众同门必有人警觉，惟恐吃罪不起，定将他唤醒告急。只要在三百里以内，不问逃向何方，也容易被追回，岂非自寻死路？”说时，已同走到洞外。绛雪一听，瑶仙真是一点生机俱无，几乎流下泪来。只顾伤心，却被翟度看在眼里，笑劝道：“不要舍不得你姊姊，这是命该如此。要是和你一样，回心转意顺从师父，还是莫大的造化哩。”说完，便把绛雪用妖法摄起，御风而行，往山下飞去。

绛雪见妖窟位居绝顶，山势奇险。妖徒飞行甚是迅速，离地并不甚高。起初依了翟度，原打算一出洞门，便径直朝所投之处飞去，并不停歇。这样摄带，同行的人只觉周身烟雾围拥，什么也看不见。绛雪惟恐到了地头，又添妖党，就把妖徒刺死，也是以暴易暴，难逃毒手。况又路远，回时太难。于是假说身是凡人，难得飞行天空，正好借此机会，看看下界的景致，一饱

眼福。并且听说数千里长途，须时甚久，那样摄走也太寂寞。如能在飞行时，彼此空中说话，指点山川，谈笑烟云，岂不有趣得多？翟度本已为她柔情媚态所愚，全都答应。并还恐迎面天风将气逼住，不能张口，特意行法将身前三尺以内的风禁住，使其说笑自如。也是绛雪性急，飞出才百余里，便问翟度过了三百里没有。翟度何等奸猾机警，为色所迷，只是一时。绛雪并非淫贱一流，不过顺口听来的一点手段，仗着聪明心巧，一时从权应急则可，不能久于行诈。出洞以后，同难关切，心如切割，哪还有心作伪。再吃妖徒扶持同飞，更是悲愤厌恶，诚中形外，本已自然流露。更因初次腾空，只觉飞急行远，为时已久，恐被妖徒带到别一妖窟中去，惶急之状现于词色。初出洞时，翟度已看出几分，这一来益发明白绛雪顺从是假。在自己掌握之下，逃决不能，定是想脱出妖师毒手，落个好死，免受炼魂之惨。也不叫破，只答未到。

一面却揽腕抱腰，罗唳起来。绛雪初意过了三百里，假装昏晕，请他落地少息，再出不意，用身藏法宝下手行刺。嗣见他动手拉抱，只说未到，也不知是真是假。有心就在空中下手，拼个事后跌死，同归于尽。又恐真个未过里限，死后仍吃妖人将魂收去，永受无边之苦。妖徒偏又省悟，一任恁说，仍是拉扯不休。后来实忍不住悲愤，心想：“飞行这么久，即使未到时限，妖人要到明午才醒，有这一日夜工夫，难道死后，鬼魂还呆在那里等他捉去受罪不成？”念头一转，刚装怕冷，手伸入怀将沈腾所赠法宝雷音椎握在手内。忽又想起用时还有诀咒，强敌并肩同行，仍难施展。

正急得要哭，猛瞥见遥天空际，一道长不可测的金光由远而近，横亘飞来，隐闻霹雳之声，眨眼之间已经飞近。方觉好看，翟度忽然面色惨变，只惊“咦”了一声，便往下面飞落。绛雪见状，当是妖人追来，也是胆寒。忙问：“你师父追来了么？”翟度狞声低喝：“不许多口，少时再对你说。”绛雪随同落地一看，乃是一片森林繁茂的山野。

脚下才沾地，翟度便慌不迭拉了自己往密林中钻去，直到里面隐藏之处，方始立定，侧耳向外谛听。跟着便听上面破空之声，环行不息。偷觑翟度，面如死灰，好似比见妖师拷问受刑时还要胆怯得多。忍不住又想低声询问，嘴皮才动，翟度便目闪凶光，恶狠狠用手乱比，意似一开口出声，便要将她抓死。绛雪暗忖：“妖徒此时全神贯注林外上空，行刺倒是机会。无奈投鼠忌器，雷音椎发时有声，万一果是妖人追来，岂不又糟？”想了又想，不敢妄动，只将手揣怀内，紧握宝椎暗中准备，待机而作。待有片刻，那破空之声忽又由近而远，更不再飞回来。翟度神色稍复，悄声喝道：“我们才飞出二百来里，不想遇见大对头。这个师父还狠得多，专寻我们作对，行迹也被看破。总算我退身得快，没等飞到，先用仙法掩蔽林木，居然未被看破，总算便宜。我听出他那飞剑行空，已经走远。不过心头还是发跳。终是小心些好。不许你出声，胡乱走动。等我到外面观一观风色，再来带你。休看我不上，到底真心相爱，只要不三心二意，包你享受。要是执迷不悟，妄想寻死，我不但能使你还魂服顺，还给你许多苦吃，到时自作自受，休怨无情。”绛雪闻言，知被看出虚假，越发惶急。见妖徒说罢，急匆匆往外跑去，心想：“再不下手，等待何时？”忙将雷音椎取出，暗藏身后，如法施为，手掐灵诀，等那妖徒一回，立即下手。妖徒去了一会，忽然寒着一双鬼脸回转。绛雪心恨妖徒切骨，惟恐延误事机，才一照面，便娇叱一声，打将出去。

妖徒翟度原因适才天际金虹是正教中能手，一见便已心惊。又觉出那

行径直似迎截自己，有为而来，并非空中路过，无心相值。自知不是对手，忙即落下，入林潜伏。果然敌人在上空盘旋了好一会，才行飞去。惊魂乍定，好生奇怪。心想：“看敌人那等声势，分明是正教中有数人物，休说自己，便妖师林瑞遇上也非其敌，何以会被自己潜形隐迹之法瞒过？也未下来搜查？令人难解。”提心吊胆，候了半刻，终无动静。急于上路，又放不下心去，打算出林往空中略为探看风色再走。先对绛雪恫吓，原是诈语，恐她乘隙自尽。升空四下略为观望，不见朕兆，立即降落。因想查看绛雪背人时是何神情，悄悄入林，掩向树后往前一看，正赶上绛雪行法完毕，手掐灵诀，在彼等候，翟度偷觑绛雪目注自己这一面，眉目间杀气隐隐，满脸俱是悲愤激烈之容；右手背向身后，臂腕似在用力，仿佛手中持有一物，虽看不见是什物事，那左手灵诀却一望而知是异派中发放宝物之用。先觉奇怪，她一个毫无道术的凡女，怎会掐出这等灵诀？如有法宝，怎从初遇时起，一直未见取用？不禁寻思起来。

绛雪毕竟年轻，稚气未脱，又爱极那宝椎，日常无事，必背妖徒取出，再四观玩，背诵口诀。当日一早，妖徒便胁迫同逃，一直不曾取视。先颇戒备，一取出便藏向身后。

久等妖徒不回，生死祸福，完全在此一举，企望太切，忍不住将右手抬向前面，低着声默祝起来。那椎本极灵异，一经行法之后，立生妙用，尽管暗握手内，宝光仍是隐隐从指缝中透射出来。绛雪祝告完毕，又略伸手看了一眼，才藏向身后。翟度在妖人门下多年，见多识广，便不现出，也易看破。这一来，越看出绛雪竟持有异派中珍奇之宝，才知适才绛雪探问路程，竟是想在中途刺杀自己。幸而遇见对头，下来暂避，无意之中看出真意。否则只当她意在寻死，没有防到别的，只要飞出三百里外，吃她出其不意下手暗算，决难抵御。当时又惊又怒，急切间也想不出此宝来路，是否有人暗中私相传授。

一面用一树枝幻化假形，先现身出去，以防此宝厉害，抢收不成反吃了亏；本人却暗中遁到绛雪身旁，宝物一收不成，先把宝主人擒住，也不患宝不到手。

绛雪哪知就里，一见仇人由林外飞回，迫不及待，扬手就是一椎。前在妖洞，只闻此宝灵异，恐惊妖人，未敢试发。先颇悬心，惟恐无什灵效，或是所习用法尚未精熟。

这时随手一发，只觉手微一震，只听轰隆一声，一道红光夹着一溜烈焰，已打向仇人身上。当是必中无疑，不由惊喜交集。正待上前查看仇人死状，再用此宝将其击成粉碎，以泄奇忿。谁知那雷音椎一声雷震之后，倏地自行飞回。绛雪究是初试，心中害怕，刚爹着胆子掐起灵诀，抬手想要收取回来，火光忽从头上飞过，跟着便听身后一声怪笑，甚是耳熟。心方大惊，忙回头一看，不由吓了个亡魂皆冒。原来妖徒翟度不知怎地又在身后出现，大喝道：“大胆贱婢，这等狠毒，竟敢在你大仙面前闹鬼行刺。料你也不肯真心从我享那仙福，带你同行也是累赘。好在老贼要到明日午时才醒，还有不少时候，足来得及。待我就在此地采取你的真阴，快活个够，然后将你杀死，以消恶气。此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我。”说罢，口念邪咒，将手一指，自身衣服一齐自脱。然后又朝绛雪诵咒比划。绛雪自知不能再免污辱，愤怒填膺，急得一颗芳心都要蹦将出来。晃眼仇人脱得精赤，又朝自己比划走近，空自紧闭双目，破口嘶声哭骂，无奈身受妖法禁制，行动不得。忽然急怒攻

心，口里一甜，逆血上涌，就此晕死过去。

待有一会醒转，迷惘中似听耳旁有一生人呼唤，也未听清生熟，一着急，骂得一声：“妖贼！”身竟自往前纵起，迥非适才干着急，不能行动神气。睁眼一看，妖人不见，前面林隙中隐隐有金光闪动，身侧站定一个身着黑衣的道装女子，正含笑望着自己。以为身已受污，趁着妖人不在，欲寻自尽。回顾左侧有一怪石，急不暇择，将头一低，奋身便要撞将上去。耳听道姑说道：“姑娘身已脱险，何苦行此拙见？”话才入耳，身前便似有一软墙将人挡住，再也冲不前去。跟着又觉有人在按左肩，回头一看，正是那黑衣道姑。这时方觉身上衣服并未脱去。再低头细一查看，因晕时身受禁制不曾跌倒，醒来人也立住，不特通体结束如初，连泥也未沾一点。回想前情，妖徒自身已经脱得精光，照那情形，一举手，衣便自脱净尽，怎会如此完整？直和做梦一般。心方骇疑，道姑笑道：“你疑心遭受妖徒毒手，为他所污么？哪有此事。你且放心，等我一说自知。我适才和自发龙女崔五姑同受南极岛小仙源散仙谢道友之托，往天门岭妖人林瑞洞中，救他一个被陷妖窟的师侄。到时恰巧这人已利用今日时机，自破妖法，解了真灵禁制，用他师传法宝攻穿山石，由地底先期逃出，被一昆仑派道友救去。空中相遇，问起前情，得知洞中还陷有一男二女，内中一个已用智谋诱骗妖徒翟度同逃出来。依了崔道友本意，仍赶往天门岭，将妖人一齐除去。但我近年已不再开杀戒亲手杀人，又算出妖人还有三两年数限，不到伏诛之日；那一男一女，也该受此一番报应，难满自交佳运。此时爱之适已害之，将崔道友强劝回去。因我算出与你有缘，沈腾又力说你如何贞节忠义，便即回身追来。先用幻景，放出半天金光，将妖徒去路阻住，迫他下落。然后假装寻查不见妖踪，离此他去，其实我早降落。本应即时入林救你，无意中又在隔崖暗谷中发现一株灵草，打算连根移植回去，以备救人之用。嗣见妖徒出林升空了望，探我真走也未，一会便即落下。我还有他事去别处，此草不能带以前往，必须先行移送回山，交我门下培植，因此前后略微耽延。先意妖徒虽然看破你的心意，至多强迫同行，不会再有别的变故。等我入林一看，他已将自身衣服脱尽，正用妖法解脱你衣，欲逞无礼。似此凶顽淫恶，万死不足蔽辜，当时我便将他制住。知你不愿见此丑态，又将此妖徒移禁林外，方始将你救醒。我也不亲手杀他，少时自有处治。你如想家，我便将你送回。”

绛雪已看出这道姑星眸炯炯，寒光射人，脸色秀朗，丰度夷冲，不似常人。又听说适才空中金光是她仙法幻化，看妖徒那么怕她，又被生擒，定是朝夕向往的天上神仙无疑。忽然福至心灵，不等说完，忙即跪倒，拜谢救命之恩，哀声哭诉道：“弟子幼遭孤露，现值义姊流亡在外，已是无家可归。多蒙仙师慈悲，得脱苦海。只求带回仙山，永为奴仆，随同学道，感恩不尽。”道姑笑道：“你的身世来历，我已尽知。论资质人品，也配在我门下。只是性情偏激，专尚义气，不知是非轻重，是你短处，也还可以改过。

你那义姐夫妻，一半宿缘，一半自取。此时恶难将满，并且与我无缘。你却不可多事干求，累及自己。”绛雪本意拜师之后，求救瑶仙、萧玉，不料先吃仙人道破。总算二人难满，仍然有救，且入佳境，还稍放心得过。仙缘难得，怎敢违忤。只得强忍悲痛，含泪谢恩，重又行了拜师之礼。道姑笑道：“徒儿天性真厚，煞是难得。他二人日后自有别的机缘，不必思念。待我发付了这妖徒，再带你同行吧。”说罢，便向林外走去，戟指怒骂道：“我已多年不开杀戒，你也不足污我飞剑。你自回山，由你那万恶的妖师自行处

治便了。”随将手朝东西北三面指了几指，解去翟度禁法。仍回原处，带了绛雪腾空而去。

原来翟度除精通本门妖法外，逃时还瞒了申武，偷入丹房，将妖道的法宝盗了两件出来。带一凡人同逃原极累赘，起初色欲蒙心，为绛雪虚情所愚，满拟真心相从，供他时常淫乐，百凡皆非所计。及见绛雪不但顺从是假，还想暗下毒手，如非见机得早，几为所杀，仇怒之极。知道此女心志难回，留着终是隐患；就此杀死，又觉白费心机，于心不甘。意欲就地先奸后杀，再行单人逃走。将绛雪制住以后，欲心大动，只当对头去远，急匆匆将全身的衣服一齐脱尽。正要把绛雪脱光行淫，一眼望见法宝囊和宝剑放置地上，心猛一动，立即忙去拾起系向腰间。就这略一缓手的工夫，忽听身后有一女子口音喝道：“大胆妖孽，恶报业已临头，还敢妄为！”知来敌人，大吃一惊，忙即纵身回看，见对面站定一个黑衣道姑，正在戟指喝骂。因看不出敌人深浅，也不知是否先前空中所见克星，妄想先下手为强，更不答话，猛将飞剑化成一道黄光，连同本门独传烈焰针一齐飞出。跟着又将新盗来的两件法宝相继放出。一面还想施展邪法时，谁知道姑通没在意，只骂道：“么魔小技，也敢在我面前闹鬼。”说时，也未用什法宝抵御，只一扬手，便飞出一片火云，将翟度所放飞剑、法宝全数裹住，轰的一声大震，火云消处，纷纷化为无数红黄色的残烟，随风消散。翟度见状，万不料敌人如此厉害，不由心胆皆寒，哪里还敢抵敌，吓得连衣服都不敢拾取，一纵妖风，就要遁走。道姑手又一指，闪电也似飞来一道金光，将他全身围绕，往林外逼去。翟度见金光未下绝情，仍欲死中求活，暗用本门五遁法逃命，不知怎的，全失效用。吓得在金光圈里直喊：“上仙饶命！”道姑也不答理，直把他逼向林外，才喝道：“你这妖孽，如此淫凶，杀你污我宝剑。等我事完，再来送你回转妖窟，一任你那妖师发落便了。”翟度也知妖师凶残，回去更无幸理，一面察听道姑动静，一面计算逃生之策。待了一会，道姑方始走来，重把前言说了一遍，又朝空中指了几指，便收回绕身金光，带绛雪飞去。

## 第二 一回

照怪仗奇珍 泠泠寒光烛魅影  
行凶排恶阵 熊熊魔火炼仙真

翟度见金光已去，不曾亲身押送，试用遁法，竟能升起。虽料道姑行时情景不会如此便宜释放，总觉有望得多。迟疑了一会，揣测不出敌人是什行径。一摸法宝囊，新得雷音椎也不知何往。只得入林穿好衣服，相机逃走，赤着身子，刚往林内跑进不几步，眼刚看见地上衣服和断剑顽铁，倏地眼前奇亮，冷侵毛发，一道金虹横亘前面，休想过去。幸是步行，进得不猛；如用遁法飞行，骤出不意，撞到金光上去，全身非成粉碎不可。就这样相去金光还有四五尺远，寒芒触体，已经皮破血流了好几处。翟度不知敌人用西方太乙真煞之气将他上下五方一齐禁住，只留一条归路。明知不能硬闯过去，又觉赤身飞行太已难看，打算由左右两面绕过。不料那金光竟是活的，任走哪一面都被挡住。

万般无奈，只得赤身逃走。及至飞起空中一试，除来路外，无论上天入地，中左右三方，俱有一道半圆形金光拦住，随时舒展，变化无穷。并且下面也被兜住，一飞起不能再往下落。只往回路退尚可。休说前进，稍一停顿，便追逼上来，略为挨近，便如万针透体，痛得彻骨钻心，万难禁受，如影附形，不失尺寸。这才知道厉害。先想妖师狠毒，回山所受罪孽胜于百死。有心让金光裹去，一样是死，可少去无边苦难。又恐仙法厉害，形神俱灭，连自杀也难讨公道，不是连鬼都做不成，岂不冤枉？正在心悸魂惊，猛想起适才所听仇人之言，明放着还有一个逃的，便是奉命看守绛雪的兽奴。自己何不悄悄逃回，先把衣服换好，灭去行迹，把罪过全推在逃奴身上？就说自己因追逃奴，遇见仇敌，把飞剑、法宝夺去，逃了回来。师父虽然反脸无情，毕竟是自己门徒，又蒙宠信，加以申武暗助，不是没有活路，何苦行什短见？

念头一转，自信有了生机，惟恐归迟，妖师已醒，不便掩饰勾当，立即加紧飞行。

到时天已入夜，见洞门封禁，妖师要到明午才醒，正好先和申武商量，急匆匆开洞而入。

回顾金光，仍停洞外，并未追进，心又一放。忙赶向自己房内，待取衣服更换，忽听身后狞笑道：“师兄怎回来了？害得我们好苦！”回头一看，正是申武。方觉词色不善，心虚愧怯，还欲好言求告，申武面色骤变，突由身后将备就的妖幡向前一晃。翟度知那妖幡乃妖师所炼摄魂禁制法宝，除妖师本人，谁也不可抵御。事起仓促，不能逃避，暗道一声：“不好！”人已昏迷倒地。

原来妖人师徒都是那一般奸恶狠毒心性。申武初救他时，一则同恶相济，看出妖师不想罚他，恐他受刑时情急反咬，只要不死，记上仇隙，便是日后大患。救完才想起他是大弟子，最得妖师宠信，今日犯了重条，居然宽免，可知恩眷犹隆。有他在前。终显不出自己。明有去他之机，偏又胆小顾忌则甚？方想起后悔，难得翟度色迷心窍，竟想背师挟逃，这一来正合心意，表面相助，实则借此去一心病。初意此举犯了大恶，永无回山之日，即便日后师徒狭路相逢，他那道力胜过自己，至多怪自己不该为他说情。妖师素常护短，加以情真罪实，狠毒过深，就他反咬同谋，也会不信。所以任他从容逃走，只作不知，本没想到举发。及至翟度走后，申武想起妖师丹房只他一人能够出入，忽然心动。忙跑去一看，丹房大开，不特失去不少法宝，兽奴沈腾的本命真灵也被人破了禁制放掉。不由又急又怒，赶往前洞石穴一看，沈腾兽皮弃地，人已逃走，还算洞门不曾开放。心恨翟度不留余地，知道此时若急唤醒妖师，或许尚可追回。无奈自己曾助同逃，此时一追，必当有心暗算，出尔反尔，势非反咬一口不可。在自痛恨，告发不得。一会又发现穴旁石壁上用剑刻有字迹，过去一看，竟是沈腾所留。大意说他为复师仇，误投妖人。陷身为兽以来，目睹妖人师徒积恶如山，限满就蒙收录，也必同受大诛。无奈元神受禁，欲逃不得。不意难孽忽满，妖人打坐终日，翟度乘机挟美同逃，又去丹房盗宝，出时匆匆，忘却禁闭，被沈腾暗中发现。仗着昔日善于应变，师传诸宝未被没收，等翟度逃后，便往丹房破了元神禁制，穿山地行逃走。法宝为翟度所盗，自己未取一物等语。

申武心想乱子实在太大，妖师醒来决脱不了干系。回到后洞，又和甘氏兄弟商量了一阵，俱都听了胆寒，无计可施。惊醒妖师举发，原极容易，偏是顾虑太多。最后打算挨到子夜过去，翟度逃远，无可追寻，妖师功行也

将圆满之时，作为翟度久离后洞，不见进来，前后呼唤，发觉此事，便行告警。商定以后，仍是提心吊胆，忧急不已。情急之下，如非妖师有护身神光，人一近前立被禁制，直想就此行刺，以免后患了。因此一来，三妖徒哪敢再为大意、又恐沈腾逃出，勾了外人前来，不时分人往前洞查看。瑶仙还不怎受折辱，萧玉却添了无数罪受，三妖徒每一巡到所居兽穴，少说也得挨上两鞭。总算翟度没等入夜便自回转，否则不知道还要受许多屈打。

事有凑巧，翟度回时，正值申武出巡。头层禁法一破，闻得鬼啸之声，先自警觉。

先还当有外敌侵入。连忙隐藏在侧，观察来势如何。估量能敌，擒住献功；否则立即行法报警。第二层洞门烟光鬼影散后复聚，已觉来者像是本门中人，但除自己和翟度外，别人又不能随意启闭出入。心方奇怪，来人已经现身，正在行法封洞。定睛一看，正是翟度，赤身露体，前身好些血迹，宝剑已失，只一空革囊悬在腰间，狼狈已极。事出意外，满腔怨毒一齐触发。事已至此，决计先下手为强，将他制倒，先问明了因何去而复返，再想卸责之计。便乘翟度行法之际，悄悄赶往后洞，将妖人那面镇形妖幡取将出来，掩向身后赶去，一下将翟度制倒，送至中洞铁环上面吊起，待醒过来追问经过。翟度只当妖师已经发觉，命他先行拷问。申武再拿话一诱，又未真个动刑，仍把他当作惟一救星。心想瞒他不得，竟把真情说出，托他少时从旁关照。假说兽奴沈腾早与外人勾结，乘师入定，破了丹房禁法，盗了法宝，挟着美人同逃，被自己走出无心发现，临事仓促，不及报警唤人相助，忙即追出。不料中了诱敌之计，追出百里外，遇见沈腾预伏的同党，惨败而回。申武听他不打自招，心中暗喜，假允助他。只说师父盛怒莫测，不过修炼正勤，发觉以后重又入定，并非无望。宽慰了两句，径回后洞与甘氏兄弟一说。二甘昔受翟度欺凌，本有夙怨，又怕申武，自然性命是从。一同把话商妥，使他到时无法反咬。

翟度如不被对头逼回，申武还在举棋不定。这一回洞，恨不能一下便将他制死，自己才能免祸。主意越恶毒越妙，哪里还肯念及同门之谊，将沈腾壁上留字告知。

吊到次日正午，林瑞醒转。申、甘三妖徒把预定的话一说，林瑞本就耳软，立即暴怒，亲赴中洞拷问，翟度仍自梦梦。妖师早看过沈腾留字，容他把话说完，只冷笑一声，便命唤来瑶仙和三兽奴随侍观刑。翟度一听观刑，还当申武已为先容，不过和日前挨上一顿苦打拉倒。哪知妖师先入为主，恨他刺骨，死前还要借他威吓瑶仙。人和兽奴唤到以后，妖师又命重述完了前事，方喝施刑。申武跪请道：“昨日弟子恨他不过，因师父未醒，只将他吊起，便吃乱骂，并恐吓弟子，如不随他欺骗师长，便说弟子主谋。他平素凶横，今又背叛恩师，天良丧尽，到了急时，难免出言无状。好在人证确实，何苦听他狗噪，不如先把他的口封了吧。”翟度见妖道满脸杀气，神气异常。又听话音不对，要想辩白，又恐申武多心。念头一转，猛想起妖师今日不宣罪状，便命行刑，与往日不类。

申武又请师父封口，分明处治不轻，莫要为人所愚吧？一着急，刚喊得一声：“恩师！”妖道倏地凶眉倒竖，怪眼圆瞪，手指处，翟度口便闭住，出声不得。申武随即向众人历数翟度罪状。并说：“师父怒惩叛徒，已定将他摘发洗髓，剥皮抽筋，烧肉刮骨。受完本门六大严刑之后，再将他生魂收去祭炼法宝，永沦苦役，俾众知儆。”说罢，照着前言如法施为。妖道师徒

虽然狠毒，似此酷刑也还不轻易全数施用。只因林瑞连失重宝，忿不可遏；申武又惟恐制他不死，永留后患，弄巧当时就受牵连，极力煽惑从重处罚。

不想妖师竟是怒极，死前还要他备受荼毒，未出已经内定。申武自然不便改口劝说，因恐情急反咬，索性连口也给封住。这六样毒刑全是妖法，一经施为，休说瑶仙、萧玉见了胆寒心悸，吓得战战兢兢，不敢仰视，除妖人林瑞外，便申武等三妖徒也都心恻，起了兔死狐悲之感，不过没敢现于神色罢了。也是翟度恶贯满盈，该遭此报。疼得目眦皆裂，不能张口号叫，只鼻中颤声惨哼不已。林瑞更恐他失去知觉，又用妖法将他心神护住，使他生历诸苦。受到第五次火刑时，肉被阴火烧尽，流了满地膏油，人剩枯骨，还未死过一次。终于受完刮骨之惨，奇酸奇痛，心都痛落，方始撤去刑法。由林瑞下手，剑刺前心，将真魂收摄了去，又使众人目睹一次炼魂之惨。一时满洞阴风，鬼魂哀号了好一阵，方始停止。

林瑞跟着唤过瑶仙，问她心意如何。瑶仙受了沈腾指教，慷慨陈说：“现虽认服，但是身有丈夫，只能拜在门下，甘为兽奴，别的死不奉命。”林瑞因日前走火入魔，有了戒心，盛怒失意之下，色心大减，脱口应允。但心终爱惜，便取一马猴皮来，与瑶仙行法披上。并示意众弟子不得凌践，且等三年期满再说。夫妻二人同为兽奴，自更容易亲近，每当无人密聚，谈起身世伤心，便痛哭一场。日子一久，竟被妖徒甘象掩来偷听了去。林瑞事后本就生了悔心，无奈不能改口，生性又不愿在法令以外强人所难。曾允瑶仙只要回心相从，立可复体为人。一心还想将她丈夫捉来，不料竟是萧玉。素以公正自许，奴期未满，无故加害，又觉说不过去，心里也未始不赞叹瑶仙志节，空自愤恨，发作不得，闻报只狞笑一声。众妖徒看出师父心意，益发与萧玉过不去，几乎每日必有两次拷打。夫妻二人，一个身痛，一个心痛。似这样度日如年，苦挨了两年多。屠、谈二妖徒因林瑞行法用人，未等期满，先行带罪权释，复体为人。于是兽奴只剩这一对苦夫妻服役，益发劳苦。瑶仙因将限满，妖人益发垂涎。众妖徒仰体师意，知瑶仙早晚必为收用，不敢凌辱，都并给萧玉一人受用。瑶仙想起事由己起，看他受苦，又是伤心，又是疼惜，其罪甚于身受。还算五行有救，沈腾传了熬刑之法。虽恐妖人师徒察知，引出杀身之祸，不是万分难熬，不敢当场使用，毕竟事后可以定痛复原，否则不死也只半条命了。

这日甘熊、甘象为追猎雕伤了萧逸、吴诚，吃欧阳霜灵符惊逃回洞报知林瑞以前，恰值申武正在毒打萧玉。瑶仙见比往日要重得多，尤其申武对于萧玉伤好得快已起疑心，每遇他打，休说当时不能行法护身，连事后都须痛上些日，才敢缓缓医愈，真个惨酷已极。瑶仙一时痛惜过甚，激于义愤，奔寻妖人哭诉说：“师父如以弟子为不堪造就，就不应收诸门下。既蒙恩允收录，照着本门规条使为兽奴，原意不过令其多历艰苦，试察向道之心坚诚与否，而定去取，并非置之于死。今兽奴萧玉身服兽役将及三年，从无大过，平日无端受诸先进同门打骂凌践，只有忍受，从未丝毫不服。现期限将满，瞬即复体为人，得列门墙，永受师恩。理宜念他服役劳苦，稍示体恤；不料反而变本加厉，常遭毒打，死而后生。如说向例如此，弟子与他同为兽奴，且因身弱力微，难任苦役，何以独蒙宽宥？便新近复体的谈、屠二位先进同门为兽奴时，也未受此苛待，实令弟子不解。萧玉乃弟子丈夫，同穴同衾，誓共生死，千灾万劫，均愿共受。为此冒死陈情，务望仙师大发慈悲，念其已服苦役三年，有功无过，请示诸先进同门仰体仙师恩意，无故不得加刑，

感同二天。即或弟子愚昧，莫测高深，不能宽免，也请特降殊恩，许弟子代受刑责，以示公允。”说罢，拜伏不起。

林瑞见她慷慨陈词，言中有物，始而勃然大怒，目闪凶光，几欲就将萧玉当时处死才称心意。听到后来，竟为瑶仙百折不回的志节至情所夺。心想：“自己生平言出必行，永无改悔。论这一双男女资质心性，实在所有门人之上，如得真心归顺，必能光大本门。

为这一念私欲，白白将他二人葬送，此女心志依然不能转回，这是何苦？”念头一转，不特收了醋意，反倒有心成全起来。照例兽奴期限未滿，至多问个姓名，不问来历。这时意欲市恩，先期开脱，便令瑶仙细说家乡姓名以及订婚经过。并允实说以后，酌情开恩，与萧玉一同复体为人，夫妻同拜门下，从优看待。

瑶仙处于积威之下，长日提心吊胆，此举不过恩爱情深，一时悲愤所激。先见妖人神色狞厉，知他反脸无情，一个不好，便连萧玉一起葬送。说完方在心悸，不料妖人略一寻思，反加温慰。被陷日久，深悉规律，妖人从无虚言。这一问到家乡来历，即知超脱有望。惊喜过度，心中怦怦乱跳，神智皆昏，惟恐错过良机，毫未思索，便将家在本山卧云村说出。等到说过好几句，才想起关系全村祸福，又悔又急。还算见机得快，妖人静听不曾发问，先未说出远近。先时又由沈腾口中得知妖人好些畏忌。一面陈说，心中盘算补救之法。更恐少时萧玉答话不符，只把婚事草草叙过，便与平时和萧玉预商对答的话一样。至于卧云村坐落，因出走迷路，连在山中奔窜月余，又经仙师飞空接引，已难辨别方向途径。对于村主之妻欧阳霜，虽说是自己仇人，却把她的仙法本领加倍渲染。并将沈腾所说妖人最怕的人，连同郑颠仙故意举出，假说常来村中小住。这些人只会飞行，别的并没有师父仙法神妙。因来时除村主夫妻外不见外人，村主又禁人偷看宣扬，详情不知。答词甚巧，形迹均似，不由妖人不信。因听本山常有对头来往，心颇惊忧。即使二妖徒不遇萧逸，也要暗令瑶仙夫妻一探虚实。瑶仙说完，林瑞连日正忙祭炼，又届上台之时，只唤来申武，告以二兽奴期限将满，静候师恩，暂免劳役，不许凌辱。

申武见谈、屠二徒未滿期限，便令复体，已是本门创举，还可说本是正经弟子，又当用人之际，从权缓役。像瑶仙、萧玉二兽奴，直是万想不到，大觉师父行径反常。只当做瑶仙舍身救夫，妖师为色所迷，恐怕触怒，气闷在心，不敢多言。

林瑞匆匆说罢，刚入洞中，甘氏兄弟便受伤惊逃回山。候到林瑞事毕出来，说了经过。林瑞知是正派灵符妙用，急令二妖徒带了法宝，二次赶去。人走以后，忽然想起适才瑶仙所说与此相合，对方必是卧云村人出猎，无心相遇，忙把瑶仙、萧玉唤来盘问。

瑶仙乘了妖人行法，早把喜信告知萧玉，又把答话商妥，本心就怕他追问卧云村坐落情况。不料事有凑巧，立即发作，妖人所问正触心病。方想以不知远近途向推托，妖人还未发话，妖徒已经赶回，说是被火焰针打伤那两人遍寻无着。妖人想了想，喝令众人一齐退出，只留瑶仙一人在侧，正色说道：“我本意实是爱你美秀聪明，欲行收纳，因你不从，才照家规处置。今已三年将近，你虽倔强，不识抬举，宁甘舍尊就卑，舍乐服苦，这等志节，也还可取。为了破例，特降殊恩，使你二人先期复体，同归门下。乘这皮毛未脱，身分未明之际，现有两条路，任你自择，决不勉强：一是从我双修，

同享仙福，不特即日为人，便你情人萧玉，也是破格厚待，高出众门人之上；一是不俟期满，仍许为人，但你也深知我御下威严，门徒不大好做，稍有违犯，便受严刑，罪恶稍大，更历诸般苦难，加以炼魂之惨。师徒不比夫妻，那时休怨我情薄心狠。”瑶仙立即跪禀：“弟子夫妻蒙受深恩，情愿永矢至诚，随侍仙师门下，决知自爱。如有违犯，任凭严惩。”

林瑞叹道：“我知你心难回，不过爱你太深，今当紧要关头，尽此最后一言。从此名分已定，我就按规行事，不稍宽假了。”随命立起，将青森森一张丑脸往下一沉，厉喝：“门下弟子与兽奴速来听命！”众妖徒和萧玉忙即奔入。林瑞随命申武取来妖牌，首唤瑶仙、萧玉近前，说道：“照我规条，兽奴期满，必须建一大功，或是刺杀一个亲人。我料定暗算甘熊，又用幻符将他弟兄惊走的，正是卧云村人。卧云村也必离琵琶垄不远。现传授你二人仙法和我的法牌，幻形隐迹，查探此村下落虚实，速来归报。少时我再乘暇行法，将那中血焰针的两个人生魂拘来查问，究竟有无村主萧逸在内。因所中血焰针非我亲身祭炼，法力悬殊，稍有根基生魂，容易脱逃。如失效用，仍由你二人深入村中行刺，到时我还另有妙法传授。如稍徇情疏懈，重罚不贷！”

二人一听，知妖人恶毒。这一来，不特萧逸，连全村人等恐无幸免。令出如山，不敢稍违。并且派了自己，还可看事行事，稍加维护；如换别的妖徒前往更糟。只得装出欣然之状，当时领令，传授起身。离开天门岭，二人虽不知归路，照妖徒所说途向驾起妖风，一会便找到卧云村后的琵琶垄。先没有寻到人村途径，心还在盼地理不对，村人无路可出，也许遇见妖徒的不如己料。及至寻到昔年出走之路，遁回村去一查，受伤的不特是萧逸、吴诚二人，并且看那情形，生魂已被摄离了窍。只不过妖徒血焰针法力有限，生魂太强，时去时来，不能由心禁制罢了。才知妖人阴险已极，尚幸没有疏懈搪塞，错了步数，否则万无生路。欧阳霜在也好，偏又听说回山已久。连经忧患之余，昔年仇怨全消，更恐祸及全村，心如刀绞，急匆匆赶回复命。妖人正在禁摄生魂，业已问出一些虚实。见二人来去迅速，所说无虚，还勉励了两句。二人目睹生魂受苦，好生难过，无计可施。

也是萧逸和村众不该遭祸，受伤期中数日，正值妖人祭炼要紧关头。一则所炼魔教中妖法恶毒，大干各正派仙侠之忌，必须坐镇，不敢轻离，连常禁制这二生魂，都无此闲空；二则恐欧阳霜突然赶回，由此勾出正派中克星寻来，泄露机密。意欲豁出二兽奴，成固大佳，否则二奴一旦遇害，自己立即警觉。一面把二人生魂收去，一面紧闭洞门，静等妖法炼成，再行扫荡全村，大摄生魂，也来得及，用心端的阴毒已极。二奴法术偏都现传，至少也须三日才能学全。为此种种延缓，恰好刘、赵、俞、魏四仙赶来相救。

当日一早，瑶仙、萧玉便持了代形禁制之物幻化入村，迎头遇见萧清，心中一酸，妖刑酷毒，又不敢现身警告。勉强歪着胆子，幻化一只小鹿，满凉台乱跑，等人一追，再往下纵。纵时转缓，原意显出一点妖异形迹，好使众人警觉，速寻欧阳霜求救。偏生众人个个忧急萧逸，多未在意。委实智穷力竭，只得如法施为。先只想拘生魂回去，这样也许还有一线重生之机。无奈萧逸元神坚定，不易摇动。目睹那等痛楚之状，又不忍过下毒手。勉强挨到下午，时限已迫，妖人已在行法催逼。方在举棋不定，刘泉等四仙侠也已到来，当时破了妖法，全数擒住。初意难免刑诛，死后还须受那炼魂之惨。不意临机天良发现，一念之善，反而因祸得福，复为生人。饱经劫难之余，痛定思痛，瑶仙述及身经，固是声泪俱下；便萧玉惊魂乍定，听到伤心之处，

也是饮泣不止。

萧逸经此一来，反更怜爱瑶仙。问完经过，立命准备鲜衣美食，请二人享用，并命二人分别宿在自己前后房内，等到事完，再行正式完姻。二人自是愧悔交加，感泣不已。

白水真人刘泉见俞允中听得眼圈都红，笑道：“俞师弟真个情种。适才不曾问明是非，先代二人求情，已是荒唐。如今又替人洒同情之泪。神仙中人，似你这样欠通达的还是少有呢。”允中道：“人非太上，孰能忘情？修道人多情，易惹世缘，那么诛邪除害，总该分所应为吧？”刘泉笑道：“妖人伎俩，我已看透，现在我静等他入网。他如见机退缩，再往天门岭除他。”说时忽觉有变，正向允中示意准备，语声才住，猛听窗外厉声大喝道：“只恐未必。”瑶仙、萧玉一听，正是妖人林瑞口音，肝胆皆裂，“哎呀”一声，几乎跌倒。刘泉忙喝：“各人速去床上，不可慌乱。妖孽自投到来正好。”说时，左手一扬，飞出一团青莹莹的光华，连人带床一起罩住。同时又是一道白光，连人穿窗而出。俞允中自把飞剑放起，守在青光外面不提。

刘泉见妖人竟破了禁制深入，如非先行发觉，应变神速，室中诸人难逃毒手，不由又惊又愧。妖人到时，一听刘泉正说大话，心中愤怒已极，原意当堂出彩。不料敌人已早识破，口里说着话，暗中已有准备；为防万一，在妖人答话以后，还用法宝将室中诸人罩住，才行飞出应战。妖人在自暗下毒手，竟无所施，也是又急又怒。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刘泉因妖道已经突围深入，陆地金龙魏青、七星道人赵光斗此时不见，定被妖党绊住。惟恐妖道伤害村人，面上无光，下手更快，连话都未答，飞剑出手。跟着又把金鸳神剪放起，化成两股交尾虹霓，直朝妖人绞去。

原来林瑞自从盘问瑶仙，得知卧云村外植有七禽毒果树，急于将它毁去，偏因祭炼正忙，师徒六人急切间不能分身。直到刘泉等到的这一天，才得分出甘熊、甘象二妖徒前往毁坏。二甘走后，忽又想起颠仙道法高强，既在村外植树，必有法术禁制。二甘法力有限，惟恐不济，又命申武赶往相助。不料先后遇见刘、赵等四人，大败逃回，说起敌人持有金鸳神剪，并精五行阵法。林瑞一听，便疑是苦铁长老得意弟子刘泉。又听妖徒说，看四人神情，好似专为往元江取宝，路过此山，与村人并不相识。心虽忿恨，一则无暇抽身，二则刘泉深得苦铁真传，颇为难惹，也就罢了。二奴已经先行遣走，并无警报告急，益发断定四人与萧逸无关，放了心，静候归报。及至晚来祭炼完毕，二奴仍无回音，方生疑虑。试一行法查召，也无反应。先料二奴被人擒住，怪二奴去了一日，迟不下手，才有此失。不是叛师投敌，也是徇情，贻误事机。立即暴怒，要用妖法火焚二奴。刚把生魂摄到，知吃人算计，将妖法破去，放了二奴元神，才知村中来了异派中能手。因值妖法完功在即，先命屠、谈二妖徒往探。二妖徒一到，赵光斗、魏青二人便催动刘泉所布五行埋伏。谈飞首先人伏，吃乙木之气围住。林瑞门下妖徒弟道力多半不高，却极精于各种遁法。入伏以后，还在妄想用木遁逃走。不料日里刘、赵二人见申武一逃，便知妖徒俱精五遁之术，事前又经商定，除恶务尽，见了就杀，不比日间是想生擒，逼问口供。见妖徒又想逃走，如何能容。赵光斗忙即发动生克妙用，化出丙丁真火，将谈飞活活烧死。屠三彪在空中了望，看出形势不妙，连忙逃走。因隐形法早在飞近埋伏上空时被仙法破去，念头才动，俞允中、魏青双双截住，两道剑光夹攻一绞，登时了帐。

申武赶来接应，一见二人惨死，自恃持有法宝，妄想乘机伤一仇敌再

逃。又吃赵光斗破去他的血焰针和林瑞昔年惯用的一面妖幡，用七星剑困住。申武知难幸免，只得拼断一臂，才得逃了回去。

林瑞连遭挫折，又听对头就是申武等日里所遇四人，怨毒愈深。情知邪正不能并立，刘泉等必已投到正派门下，行藏已露，除却一拼而外，自己不去，仇敌也要寻上门来。

恰巧妖法已近完成，只略差一点功候。忙把申武伤先医好，将三妖徒齐唤近前，分别各传了两件法宝，告以胜败存亡系此一行。一面设下极恶妖阵，准备事若不济，诱敌入伏。

一切停妥，天已半夜。师徒四人一同起身，飞近卧云村上空。因知下有五行埋伏，除自己外，妖徒入伏立被陷住，便照预计，各用妖法先幻化成四个假身落下。赵、魏二人前次得胜，未免有些轻敌，一见空中黑影飞落，立将阵法催动，满拟仍和上次一样。不料妖人神通广大，竟然将计就计，借用此阵五行生克妙用，带了妖徒，隐身遁落，冲过五行埋伏，直到萧逸所居峰下。林瑞算计这类阵法十分厉害，易蹈危机，每当阵法发动最烈之际，左近房舍人物难免不遭损害。对手不伤村人，行法人防有误差，必似幕篷一般，只边沿及地，当中空悬，将所护人家远远笼罩，中间空隙和近人家周围决无埋伏。只要冲过此关，便可为所欲为。初意一过阵限，自己去敌刘泉，余下三妖徒也不和敌人正经交手，各自隐形乱放飞剑和血焰针，见了村人就杀，以消毒恨。非到万不得已，不许用法宝与敌人硬碰。用心端的毒辣非常。

合当村人不该遭此惨劫。刘泉因这五行阵法不能离人家太近，中有空隙，为防万一，除在房外另设一层禁制之外，又幻出了些虚景，虽未将妖人拦住，应变却是快极。妖人师徒又是初来，见阵势广大，以为村人俱被聚集在内，直往中央落下。否则村中房舍人家甚多，地甚辽阔，十九不在阵法笼罩之下，纵有准备，三妖徒不随入阵，径直分头乱杀，刘、赵四人势难兼顾，必有多人送命无疑。赵光斗又持有苦铁长老临化以前，赐与刘泉的一件名为寒犀照的奇宝。此宝形如古灯檠，乃用洪荒以前异兽寒犀之角所制，上有握柄。只要如法晃动，便有数十百丈亩许方圆一股寒焰发射出去，光照之处，物无遁形，任多高妙的隐形法也吃破去。当妖人师徒所幻替身飞落时，赵光斗因来人不曾隐形，先将阵法催动，未用此宝。等到四幻影被五行真气所毁，敌已乘虚而入，同时赵光斗也觉出敌人有形无质，虽料是妖人所炼鬼物，终恐上当，一照空中无什人迹，为防万一，便用此宝上下四外一阵乱照。寒焰照处，恰将妖人师徒隐形之法破去，这又占了好些上风。赵、魏二人见有四人冲围而入，不禁大惊，忙即飞落追杀。

林瑞行动神速，已到了萧逸房前。三妖徒正在忙于分头杀人，猛瞥见七道星光夹杂一道青光电驰飞来，隐身法已被敌人破去。惊弓之鸟，知道厉害，不能再顾伤人，只得各用法宝、飞剑迎敌，甘熊狡诈，日里又吃过苦头，心想：“敌二我三，今晚师父分赐诸宝，只自己所得最次，看来也敌人家不过。何不由申武和兄弟各敌一人，自己乘隙抽身，好歹先弄死几十百个村人，少泄忿恨。如若师父不能得手，我不在敌我相持之下，逃走也较快些，省得和先前探村三人一样，白受伤亡。”不料这一转念取巧，反倒死得更快。赵光斗七星剑本来可分可合，又知妖徒各有无数血焰针，自己虽不怕，但魏青不知破法，贪功好胜，稍不留神，便为所伤。一面迎敌，忙喝：“还有妖党尚在空中，峰上有大师兄在，所以无忧。这三妖孽有我一人在此，决难逃命。师弟速往上面防守。”魏青心实，信以为真，刚出圈飞起，甘熊一口飞剑恰

被赵光斗七星剑一绞粉碎，越发不敢再用新得法宝恋战。恨得把牙一咬，也没通知同党，悄没声地便向峰腰有房舍处飞下，正好同时撤退。魏青见状，忙指霜角剑飞去。甘熊怯敌太甚，耳听脑后寒风，青光盖顶，心胆一寒，竟忘了用法宝抵御，回手就是一把血焰针。一片妖烟裹着无数细如游丝的黄色的光华刚刚飞出，青光已经绕身而过，当时尸横就地。双方势子都急，魏青本难躲免。

幸是赵光斗早防到此，心疑妖徒诈败，又见魏青冒失急追，忙分出一道星光赶来，恰巧挡在魏青前头，将血焰针烟光一齐裹住，只一绞，滋滋一片惨噪，化为黑烟而散。申、甘二人见状心惊，不愿白送，也就不敢再用血焰针迎敌。晃眼之间，飞剑全被消灭。迫于无奈，只得把师传法宝各自放出。赵光斗识得这些妖旗妖幡十九俱是无辜生魂附在上面，意欲积点阴功，不愿将它消灭。又知妖法厉害，不敢大意，只得分出三道星光护身，以防闪失。姑且迎御，暗中盘算解破之法。二妖徒却当师父法宝威力使敌人害怕，心中狂喜，口中辱骂不休，一面加紧施为。

双方正在相持不下，魏青飞空四望，并无敌影，本就不耐枯守。往下一看，峰前一带妖云弥漫，鬼声大作。碧火飞扬中，赵光斗七道星光已经分出一半，颇有相形见绌之势，又听妖徒厉声喝骂，不由又惊又怒。忽然想起：“前破青螺峪时，师父得五鬼天王尚和阳一柄白骨锁心锤，曾说上面五个恶鬼，除王长子是他以前朋友，误入歧途，致为妖法所陷，已吃解去外，下余四个俱是生前无恶不作的妖人厉魄，尚未释放。王长子一去，功效虽差，仍是左道中数得出的宝物，将来许能用它以毒攻毒，因此不曾毁去。那日刘、赵二师兄奉命呈阅旧日许多法宝，好些妙处，师父看出自己心羨，便说：‘这些都是异派中宝物，只刘泉的金鸳鸯、寒犀照，赵光斗的六阳烈火柱，还有来历妙用外，余者均不值论。你既眼红，我将那白骨锁心锤稍微祭炼，传你也可。但是此宝恶毒，非遇十恶不赦的妖邪无法抵御时，不许使用。并须另积十万善功，以为解除厉魄冤苦之用。

异日道成，还须超度恶鬼，将它化去。你可应得？如若自问不能承受，就不许要。中途畏难生悔，只要没用过，也可还我。’因以前目睹此宝厉害，一口应允。到手之后，和刘泉一谈，才知事非小可。十万善功还在其次，最难是那四个凶魂厉魄，异日无法使其改去恶根，就此超度转生为恶，造孽更大。有心奉还，又不便出尔反尔。仗着能大能小，一直藏在法宝囊内，准备过些时候，真要无法，只好缴还。因用一回，四鬼便要受上好些苦难，只师传时试过一次，一直未用。目前大师兄和妖人杀了个难解难分，妖徒又如此猖狂，初次下山，怎能在此丢人？此宝专破异派阴魂祭炼的邪法，正好以毒攻毒。且顾眼前，等到将来超度恶鬼，再想主意，去向师父求告。”念头一动，立即飞身而下。

赵光斗虽知此宝妙用，因关系甚大，魏青还没决定承受与否，全没想到他会使用。

正想不起用什方法破妖徒邪法，忽听空中大喝：“妖孽纳命！”紧跟着一道青光驱着一幢魔火，四个恶鬼直向妖云邪雾之中飞去。二妖徒方在得意，不料百丈魔火自天直下，鬼声顿息，烟雾全消。跟着烟光滚滚中，簇拥着四个大如车轮的狰狞恶鬼头颅，如飞扑来。情知厉害，想逃已经不及。对面鬼口张处，早各喷出一股绿烟。甘象首被笼罩满身，神志一昏，立即倒地。申武见机较早，想要飞出，下半身也被绿烟打中，方觉腿脚间一麻，已失了知

觉。魏青、赵光斗的七八道剑光连那魔火恶鬼，已如潮涌一般，相次追来。

上有五行阵法，还不敢往上方突围遁走。一时情急，便用本门妖遁，往峰腰平台妖师对敌之处遁去。刚一拨转，猛觉下半身一松，身于轻了许多，仿佛有什重物离身下坠。百忙中低头一看，那被恶鬼绿烟喷中之处，已齐腿自行断落，身子也不觉痛。这一来，全身四肢仅剩一条右臂。不由吓了一个亡魂皆冒，一面加紧飞逃，一面急喊：“师父救命！”

两地相去连上带下原只两三箭地，晃眼即可到达。这时妖师林瑞正在苦斗，先吃白水真人刘泉骤出不意，放起金鸳神剪。妖人识得此宝来历，知道仓猝之中难于抵御，万分情急，用脱骨代身之法，将左手食指断去一节，借本身血光遁出圈外。同时赶紧施展妖术、法宝，将金鸳剪和飞剑挡住，才得免去腰斩之厄。才一遇敌，便遭此挫败，气得咬牙切齿，情急拼命，将所有的妖术、邪法一齐施展出来。不料刘泉邪正两途俱得过高明传授，识见又多，金鸳神剪更是灵异非常，妖人稍变方法，立被警觉。妖幡取出还未及晃动，就吃两道交尾虹霓一绞两段，失了效用。妖人飞剑又和刘泉飞剑绞在一起，不能分开。独门血焰针虽极厉害，数量又多，用之不尽，换了旁人，自非受伤不可。偏巧刘泉早防到此，飞身出敌时，已把一件度厄仙衣披在身上。此衣乃苦铁长老当年未归佛门以前，亲往南极小仙源北银凌岛，用极恶毒的邪法，由千寻冰川下面邻近地极的火窍中，酌取火蚕之丝，织炼而成。不用时一叠细纱，薄逾蝉翼，大才方寸。用时形似一口钟，从头直套到脚，像一片银白色的轻云淡烟笼罩全身。看去空明，仿佛无物，却能自发烈火，专御异派中邪法异宝。后归佛门，说刘泉不是佛门弟子，不许更换僧衣，令作方外弟子，暂且相随，以待机缘。到圆寂时，因念生平所收门人，只刘泉一人虽在异教，不曾用他所传为恶造孽，又发宏愿为他修积外功，因得早成正果。遂把昔年几件最有名的至宝全数赐与，此衣便是其中之一。妖道成千成百的血焰针发将出来，眼看打中，忽从刘泉身笼轻绢上面发出电一般极强烈的银光，妖针立即化为一股奇臭无比的青烟，随风消灭。妖道无法，只得将自己刺滴心血祭炼而成的一柄阿屠钩放将出来，准备绊住金鸳剪，暗用魔教中奢迷大收魂法，重使妖幡伤害敌人性命。刘泉又早识破，成心将他身带三面妖幡破去。妖人口诵邪咒，幡才取出，金鸳剪竟舍了阿屠钩，电掣虹飞而至，仍是一绞两段。如非见机，几乎连手一起断去。再看阿屠钩时，敌人一面指挥神剪去斩妖幡，人早隐形遁开，待神剪破幡后，回敌阿屠钩，人也出现。端的应变瞬息，捷如雷电。

林瑞空自恨毒咒骂，无计可施。再一分神查看妖徒动静，先还遥闻申武、甘象叫骂，忽然停歇，方料凶多吉少，又听申武大呼师父救命，百忙中回首一看，申武在前，只剩多半人体，亡命飞逃。身后四团亩许大的魔火簇拥着四个大恶鬼头，乱发蓬竖，目闪碧光，血口张开，獠牙交错，后面还有七道星光、一道青光疾飞追来，两下里相去不过丈许。认的是五鬼天王尚和阳的镇山之宝白骨锁心锤，知道厉害无比，急切间万难抵敌。

甘熊、甘象必已惨死，申武两腿也被魔火烧掉，危机一发，挨上便无幸理，不由又惊又怕。万分惶遽之中，连飞剑、法宝都顾不得收取，一纵遁光迎上前去，一把夹起申武，扬手一团碧焰打将出去，只听鬼声啾啾，一片惨叫，数十条鬼影由现而灭。魔火鬼头略一停顿之间，妖人师徒早破空直上，接连运用五遁之术，随着上面阵法变幻生克，连忙切断三个手指节，化身突围，破空飞去。

刘、赵二人忙即催动阵法禁阻，只听妖人空中大骂：“刘泉狗道，祖师与你誓不两立！我在天门岭相候，有本领的速来纳命！”厉声摇曳，由近而远，晃眼已在遥空。余音狞厉，犹如鸮鸣绕耳，端的神速非常。刘泉原也想以毒攻毒，用左道法术除他。只因妖人邪法精妙，诡异无穷，所用法宝均极厉害，情急拼命而来。自己先颇轻敌，及一交手，才知名不虚传。全仗苦铁长老所赐异宝，新近又得师父指点，才可略占上风，若论双方功力，还有逊色，稍失戒备，难免不为所乘，因此不敢大意。知他行使恶毒妖法，全仗三面妖幡，意欲先将三幡破去，使其伎无所施，自己有胜无败之时，再下辣手除他。

万不料魏青会因急于建功除害，自食前言，把已说过决不敢用的白骨锁心锤取出施展，一见妖人放出生魂炼就的碧血神焰针，便上前迎敌，空中剑钩又不曾收去。刘泉百忙中以为妖人既敢和此宝一敌，必然还有几分拿手，意欲观个究竟，万没料他会舍宝逃走。

等看出碧焰中许多厉魄妖魂一遇魔火，立即消亡，方觉妖人以卵投石，好似借此暂缓一步，别有用心时，已经遁走。还有所遗飞剑、妖钩困在五行阵内，虽难逃脱，但此剑、钩均与妖人心身相合，稍有空隙，必被收去。剑还不妨暂时收下，钩上附有恶煞之气，收取下来，妖人随时心念一动，便可为害，尤须先毁，方保无虑。就此追去，势有不能。

只得唤住赵、魏二人，收去锁心锤。连俞允中唤出，一同运用飞剑，先把妖剑毁去。再把妖钩夹直，由刘泉指挥神剪，将钩截成寸段。然后会合各人剑光，紧裹所有碎钩，运用玄功一绞，直到化成无数铁屑，带着千万缕黑烟下坠。又用仙法，就坠落处埋入土内，加以禁制才罢。

魏青随催起身。刘泉道：“妖人已恨我入骨，指地约斗，妖洞中必有埋伏，决不就此甘于逃遁。村中俱是凡人，我们只能胜不能败。适才妖人行径只是来此残杀，所幸虚实未知，复仇心切，以为我既有备，设伏相待，村人必都藏我阵下，意欲以此起始，分途隐身乱杀村人。如非隐身法被我破去，或是入阵以前分途伤人，即便我们怎么善于迎御，也是不免伤亡。妖人怨毒已深，有无别的同党尚不可知。此行决操胜算，妖人立意与我一拼，不必忙此一时。乐得乘他回洞喘息，先事严防，由我将阵法展开，召集全村人等藏伏在内，由两位师弟主持阵法，我和一位师弟明日午前同去除他。一则有备无患；二则明午阳盛阴衰，所炼生魂比较力弱，白日除他也较容易，乐得从容。”

三人自惟刘泉之命是从，随即入室，令萧清、郝潜夫传知村人，连夜移集离峰三四里以内各人家中暂住，四里以外一人不留。赵、魏二人仍在空中巡视。令传迅速，又有仙法相助，不消个把时辰，全都移居停妥。赵、刘二人重将阵法展布，因有前警，又加了一些妙用。事完，留下一人轮值守望，各回萧逸屋内。

瑶仙、萧玉已是面如土色，惊魂乍定。听说妖徒伤亡殆尽，只林瑞一人受伤逃走，明日刘、赵诸人便去扫荡妖窟，永绝后患，好生欣慰。瑶仙本是美质，自从出走，饱经忧危险难之余，先听沈腾谈起正邪各派修行行径和许多有名人物，已经起了出世之心。

只恨身在困中，死活都难，朝不保夕，怎还敢作修真向道之想。脱险以来，经俞允中示意提醒，再加目睹许多灵异之迹，不由勾起旧念，向道之心益发坚韧了。萧清已为刘泉等备下居室，谈了一阵，刘泉便令众人各自安

歇，自和俞允中、魏青回房习静。瑶仙夫妻终是胆怯，借口随侍仙师，坚欲同往。俞允中见二人胆小可怜，笑道：“我们居室就在对门，咫尺之间，外有阵法埋伏包围，敌人万难侵入。这里也有防护，保无他虞。你夫妻受难三年，方得与自家骨肉团聚，天已深夜，我们又无须人随侍，还是你们自家人稍微叙阔，早点安眠，明日静候佳音吧。”二人被允中说破，只得含悔遵命。

刘泉暗中留心，见萧清根骨远胜今日所见诸人，天性尤其特厚，自己一到，便见他言行恭谨，满面俱是欣羨之色。因见允中随和，易于进言，就这半日夜工夫，已经乘便求说了三次。意思恨不能当时拜师，明日事完，立即随行。萧逸原命他和郝潜夫陪侍仙客，按说正好乘这无人之际，再次求告。他却将侍客之事让于潜夫，自己仍守在萧逸房内，不肯离去，可见他对乃叔关心之深，暗中好生嘉许。允中也有同感。由此二人起了援引之心。郝潜夫和萧清情逾骨肉，见萧逸人一回生，宽心大放。俱觉仙缘不可错过，互相密议，又看出仙人爱重萧清，便由他首先求告，如能获允，自己再行上前。早已拿定主意，虽然坚持随侍，及随刘泉等到了静室，因恐仙人厌烦，累及萧清也难如愿，只管恭诚侍立，并不上前读求。这也是二人该有此仙缘遇合。

刘泉因赵光斗一人在外守望时久，主人又备有精美肴酒佳果，别人不能胜此大任，前去替他回来。出到上空，赵光斗却说：“天门岭那一面妖气甚盛，林瑞刁狡凶顽，邪法厉害，师兄虽然不怕，终是谨慎为上。小弟法力虽非师兄之比，隐形飞遁尚属精习，此时无事，正好前往一探虚实。师兄以为如何？”刘泉生性最喜冒险，增长阅历。且胜后轻敌，自恃白骨锁心锤已经应用，林瑞伎俩素所深知，纵有妖阵，不足为害。逃回以后，也许还要再约两个同党。广行千善，不如独除一恶。自己又还有护身法宝，正好欲擒先纵，缓他一步，看到底是什厉害妖邪，有什新花样，再行下手，一网打尽。既可多积功德，以完昔年心愿，还可多些见闻。深信有胜无败，闻言笑道：“林瑞已成釜底游魂，他那妖法我俱深悉。与其这样，还不如唤来俞、魏二人代我防守，此时就去去除他呢。”赵光斗道：“山行清苦，胜于山居。魏、俞二人尚未到辟谷地步，魏师弟更嗜酒肉，此时正好享受，何苦扰他兴致？我也不愿烟火，既师兄智珠在握，你我就在这里闲谈遥望好了。”赵光斗因和刘泉本就至交，见他迥非往日持重行径，适才已几乎为敌所乘，仍自轻率从事；妖人厉害，久有耳闻，虽然来此挫败，似未尽显神通，去时又那么发狂叫阵，岂可疏忽？先见天门岭上妖光烟云浓密，现在又隐，好些异样，本想先探一回虚实，好作准备，刘泉偏又不以为然。深知刘泉为人性情，不便再说，故意设词，一同闲谈观望，欲等妖云再起，好使知警。谁知妖云终不再现。刘泉终未放在心上。

俞、魏二人对刘泉最为敬畏，刘泉走后，便畅谈起来。潜夫见二人好说话，益发加倍殷勤。二人又向其盘问村人归隐之事，两下越谈越投机，潜夫乘机跪求收录。魏青心直计快，又见潜夫人品资质不恶，一时心喜，便说：“我们同行四人出师未久，虽然不能收录，但你真个向道坚诚，便可代为援引。”并允潜夫日后去往川边青螺峪寻他，当为引见师父。允中也说：“刘泉看中萧清，定必有心成全。这里虽还有不少英俊少年，但非成道之器，连你尚是勉强。请你转告萧清，静俟机缘，不可再向别人吐露；更不可再向刘、赵二位说我二人已允援引，省得嫌有烦扰，累你二人都无望了。”潜夫知是实情，立即拜谢不迭。

谈有好一会，赵光斗先回来说：“大师兄轻敌。当时如收妖钩，又须设

防，不便即追。布置定后，本应早去，偏因话已出口，必俟明午方去。我欲往探，又说无须。那白骨锁心锤关系此行，极为重要，无奈只魏师弟一人能用。到时大师兄必分两人留守，魏师弟法力尚浅。我总想妖人厉害，未必手到成功。意欲使魏师弟将锤交我，传授用法，相代前往比较好些。当初师父背人秘传，不知仓猝之间能够精习不能？”魏青方说：“师父当初只许我一人使用，不许转教别的同门。”允中偷看师父柬帖，已知此行底细，但是师父严命不许泄露，为免照实说明，接口答道：“赵师兄深谋远虑，足见知机。大师兄此次虽然稍微大意一点，但照来时师父所说口气推详，决无大害。魏师兄因有此锤，明日还须同往，势难替代。我想妖人师徒只有两个，一个还是残废，只要大师兄不致惨败，这里决保无事。并且明日女主人欧阳道友也必回村，她乃郑师叔高足，此来必然奉命相助。到时或是留她在此坐镇，或是一同赶往均可。妖人恶贯满盈，决无幸理。”赵光斗听允中口气似有前知，不似寻常揣测之言，好生奇怪。便问他怎知妖人必败？欧阳霜明日必回？可是师父行时还有密命，预示先机？允中知道说露了口，不便掩饰，又不敢全数泄露，只得略说大概。赵光斗见他为难，也知师父脾气古怪，允中为人忠厚，一问必说。先不肯吐，非无同门义气，定是师父怪刘泉夙昔自负，故意使稍受挫折。既示仙机，必有解救之方。事有定数，即便问出，也难以避免，转生别的波折。师父一旦知道，自己也要连带受责，何苦如此？想了想，决计先不追问。便对允中说：“师弟不必为难，我知师父有心磨砺大师兄。我们多加一点小心，明午大师兄自和魏师弟先去，我听师弟之意进止便了。”允中道：“其实与赵师兄分毫无干，大师兄也没什么大不了，只我日后却有一点干系在内。师父又有严命，不许事前告人，如违重罚，所以不敢妄言。如大师兄真有什险难，小弟拼受责罚，也无不言之理。本拟大师兄一走，再向师兄说明，急速尾随前往，师兄今晚不问，明日也要说的。魏师兄法力虽差，好似无什妨害。小弟虽得师父预示先机，也还不解是何缘故呢。”赵光斗知是实情，心料允中既奉师命，必有解救之法。刘泉虽无大害，虚惊小挫，在所难免。便嘱允中明日务要早行，大师兄一走，立即赶往。允中知他误以为自己能够解救，答道：“同门至交，祸福与共，义无坐视。”

不过师父并未有什传授，救星还恐应在女主人身上。为今之计，除却拼担不是，和大师兄把话说明；再不就是设法延缓，使他过了午时再去。此外别无善策。”赵光斗细一寻思，师父为人外和内刚，逆他不得，便依了第二条主意，明日设法延宕，挨到帮手快来再去。真要不听，再与明言。

商议定后，潜夫见赵光斗进来，早把残肴撤去，亲往厨下重整肴酒，端了进来，殷勤劝饮。主人看酒精美，赵光斗平日本未禁绝烟火，三人又都好量，于是痛饮起来。宾主四人且饮且谈，甚是高兴，不觉天明。

赵光斗来时，刘泉曾说他自到萧家，便在空中防守，一直未曾休息，命回房饮食安歇，自己留守空中。等到已初，再唤三人同出分派，即往天门岭除害。好在阵法严密微妙，层层设伏，近峰一带还有别的禁制，稍有警兆，下面必然发觉，即或敌人一举来犯，也不妨事。赵光斗法力与刘泉原在伯仲之间，既无动静，以为刘泉必在空中，也就没有在意。萧家除萧逸一人因要养息，客去便睡外，瑶仙夫妻心忧胆怯，加以亲人骨肉劫后重逢，各有一肚皮的话要说，服侍萧逸睡下，便和萧玉守在室中，低声泣诉经过，痛自怨艾。余下诸人多是萧逸门人弟侄，因听妖人尚未全戮，仙人将全村人等召集一处，布置比前还要严密，加以目睹瑶仙夫妇谈虎色变之状，俱料隐忧未已，各自

惊心，聚集在左近闲房以内，弄些酒食坐守，俱都无一就枕。天明无事，瑶仙和萧玉、萧清先往仙人房中参谒，报知叔父已醒，人也康复，能够随意起坐，浴后更衣，即来专诚拜谢。赵光斗力言村主虽愈，仍须安养，不宜劳顿。因恐萧逸至诚，拦阻不住，又想借他延缓刘泉时刻，随同俞、魏二人前往萧逸房内。萧逸正在盥漱，正拟沐浴更衣，吃俞允中上前拦住，说：“相交以心，何须如此？村主元神受了重创，非特现在，便我四人走后，也须静养，始能康复如初，心身均不可再劳。”萧逸只得应允，依旧卧床相陪，问刘真人何往。赵光斗说：“在空中守望。今日前往妖窟，时辰犯忌，师兄为人固执，未便明言。”

拟请村主借款客为由，设下一席，强留他席终再去，延缓些时。”萧逸隔晚就命家人备有盛筵，闻言忙令萧清传话将席晚开，设在自己房内，以便乘机延缓。

萧清童心未退，昨晚妖人来时，曾在窗前偷觑。知道此时空中仙阵更为神妙，以为这里看得更真，从天亮起，一得空便往平台上观看。见昨晚奉命移聚之地，人家房舍全和往日一般，目光所及，纤微悉睹。过了界限，全看不见一点景物，上空溟濛，好似笼着一层薄雾，太阳也只看得见一团白影。估量风日甚是清明，日光却被薄雾挡住，不能照到地上。四下留神查看，也不见刘泉和剑光影子，老是静荡荡的，任什迹兆俱无。连看几次，俱是如此。这次传命回来，见诸同门与叔侄辈俱在台上了望，忙奔过去，问见到什么没有，全都摇首应无。只得回转房内，偷偷告知潜夫。魏青见二人耳语，便问：“你们看到刘真人么？”萧清恭答：“弟子等肉眼凡胎，连看几次，休说刘真人，昨晚还看见诸位仙侠剑光，今日只见天空蒙着一片薄雾，什么影迹都看不见了。”赵光斗心想：“敌已知我有伏，无须隐蔽，再说也不会常在阵外。人在阵内，不隐自隐，自己人怎会不见剑光影子？”闻言首先心动，疑他已往。魏青方说：“大师兄自来言行如一，白骨锁心锤尚未带去，要去也必先来唤我。必是将身隐起，决不会独自前往。”允中因得师父预示先机，不等话完，忙出探查。到了平台四望，果然无踪，已自心疑。再飞升上去一看，哪有刘泉人影。遥望天门岭已在浓雾笼罩之下，知道不妙，立即飞回。当着外人不便张皇，只向赵光斗一人说：“大师兄不在上空，许是独自一人前往天门岭去了。”赵光斗暗忖：“刘泉素来精细，分手时节还说得好好的，怎不通知一声，丢下就走？除了往天门岭，别无去处。妖人去后，更未再来，否则万无不知之理。”好生不解。忙告萧逸：“师兄如往天门岭，必是天明以前看出妖人底细，握有胜算。今日五行阵法生克相因，妖人多大本领也闯不进，决然无虞。我三人先出去查看，即便前往接应，也必留一人在此防守。务请各自安心，不可妄动。”说罢，一同飞出。

赵光斗自比允中识得妖法奥妙，才到上空，便看出天门岭上妖雾弥漫，邪气冲霄，分明妖人发动埋伏，断定刘泉必已前往。略一寻思，叮嘱允中暂为留守，自和魏青赶往相助。刚飞出不远，又见刘泉所着度厄仙衣发出来的火光，在妖雾中现灭闪射，隐听迅雷之声。刘泉既将师传太乙神雷发出，益知失陷在彼无疑。一面催动遁法，一面指示魏青机宜，到时务要紧随自己，一起用白骨锁心锤开路，不可冒失乱闯，致为妖人暗算。

一会到达，那妖阵便设在天门岭绝顶妖洞外面。赵光斗到时，只见千百丈阴云邪雾笼罩岭上，鬼声厉噪，甚是凄厉。除听刘泉不住发放太乙神雷外，敌我俱看不见在何处，莫测奥妙，料知厉害。方在徘徊观望，欲寻门户，

冒险冲入，忽听一声惨啸，晃眼由雾影中飞出一条鬼影，手持妖幡，意欲晃动。定睛一看，正是昨晚两次败逃妖徒申武的鬼魂。想是逃回山后，妖人见他四肢已断其三，嫌他无用杀死，将生魂收去以供役使。方恨妖人狠毒，未及施为，魏青为人肝胆好义，一听刘泉失陷，早已急怒交加，匆匆赶到，见赵光斗观望不前，已经难耐。忽见妖雾涌处，飞出一个手持长幡的恶鬼，不由满腔火发，不问青红皂白，猛将白骨锁心锤朝前一指。

也是妖徒该遭孽报。昨晚逃回以后，妖师见他两腿被魔火烧枯毁落，虽仗精通妖法，先将伤处骨节切断，血脉封闭，得逃一死，人已残废。且又不比飞剑斩断，日后还可设法接续。心想：“所炼天魔炼形大法若有一厉魄主持，可增不少功效。”便和妖徒商量，敌人厉害，报仇心急，令他暂助一臂。先将他生魂收去应用，等到报仇以后，再把所杀仇人肉身给他，使其重生。申武明知事太悬虚，仇人如为炼形之法所杀，身已成灰尘，何来肉体？但是妖师狠毒，好说不行，反吃禁制，转不如痛快答应。日后虽然难为生人，总比那些日受炼魂之惨的恶鬼要强百倍。立即慷慨允诺。这时妖人正和刘泉苦斗相持，自信再有片刻，即可全胜。一见又有敌人上门，既恐功亏一篑，又见敌人胆怯观望，惟恐畏难退去，难以泄恨，自己不能分身，便令申武持幡诱敌。妖人因和刘泉斗久，心神专注，竟忘了昨晚敌人持有白骨锁心锤，正是那面妖幡克星。妖徒深尝厉害，虽然畏忌，无奈妖人令出必行，向不许问，只得持了妖幡出阵晃动。谁知惨报临身，魏青比他更快得多，才一照面，便将锤一晃。锤上四个大恶鬼头立时带起四幢魔火妖光，怒潮般卷将上去。申武幡才晃动，见状大惊，厉啸一声，转身欲逃，魔火已罩临全身，咝的一声，连妖鬼带妖幡全化为乌有。魔火所到之外，前面妖云邪雾立即荡开，冲出一条云。赵光斗见妖幡才晃动，便觉心旌摇摇，暗道不好，忙摄心神。待将七星剑放起时，魏青已经出手。知道魔火厉害，只魏青一人不怕，不知刘泉身在何处，恐有误伤。一面同了魏青乘虚飞入，一面暗嘱留心，将魔火收敛一些，等与刘泉会合，再作计较。天门神君林瑞遣妖徒鬼魂走后，忽听惨嚎之声，抬头一看，四道魔火烟光已随四恶鬼攻入，后面跟有两个敌人。情知自己一时疏忽，没有亲出，误遣妖徒，以致失机。妖徒消灭，主幡已破，又惊又怒。方欲倒转妖阵，与敌一拼，赵、魏二人已循雷声寻到刘泉，将恶鬼魔火指向侧面，三人会合一起了。

原来刘泉在空中守望，将到黎明，遥望天门岭虽然妖气上升，杀气隐隐，以为妖人不过照他本门妖法，祭炼恶魂厉魄，布一恶阵，凭自己法力，已有几分胜算，何况还有白骨锁心锤带去，至多妖人将所炼妖魂一齐驱出，二邪相遇，同归于尽。此锤早晚终须毁去，借此除一妖人，正是佳事，有何顾虑。正寻思间，忽听远远破空之声，似由左侧面空中绕村而过，并没看见剑光闪动。侧耳一听，已落在村外来路上去。先疑有别的异派中人路过，身正有事，既未来犯，本没想去招惹。待不一会，猛想起那地方正是颠仙种植的七禽毒果林场。昨晚妖人走后，为防二次来犯，伤害村人，曾将所有村人全数召集。果林无人看守，万一因此失去，误了元江取宝，怎当得起？当时一急，因已见机稍迟，又知埋伏严密，稍有迹兆，赵光斗便即警觉，事太紧迫，相隔又近，也不及下来知会，立驾遁光飞驰前往。刚越过环村危崖，便见金霞灿烂，将果林围绕。另有两个昨日见过的萧逸门人，也在金霞护身之中大声呼叱。知道守林村人并未回村，颠仙护林禁法已经发动，心中一放。再看对面站定一个身着黄麻，面如死灰，大头短项，眼生额上，手足奇短，

身材又矮又胖的妖人，手指一道灰碧色的妖光，正向村人喝骂：“速将手中鬼符放下，还可活命；否则少时破了老虔婆障眼法，叫你做鬼都难。”

刘泉认得这妖人名叫神目天尊，最精隐形飞遁之术。苦铁长老未入佛门前，曾与相识。自从苦铁长老炼成护身之宝，他知那寒犀照专破隐身之法，心还不信，强欲试验。

果然将邪法破去，重又苦练多时，才得复原，由此暗中怀恨。苦铁长老入佛以后，痛悔前非，与各同道踪迹日疏。妖人知此宝是他克星，越发疑忌。始而匿怨相交，后又假说见苦铁长老迁善归正，也自改悔，常来亲近。苦铁长老虽看出他心术不正，积习难返，但本与人为善之旨，并未深拒。这日苦铁长老坐禅入定，吃他偷偷掩入，冷不防将元神禁住，立逼献出三宝。苦铁长老知他阴毒，便将三宝献出，也是不免阴火焚身之惨。正在拼死相持，恰值刘泉回洞。妖人因知长老众门徒现多遣散，只剩刘泉一人，又值外出未归，一下制住，志得意满，不曾隐身。不料刘泉中途心动，突然折回。早就料他口是心非，常来无什好意，见状又急又怒。一照面就下辣手，将身带法宝、飞剑全放出去。

妖人见势危急，只顾迎敌，心神一分，长老元神便脱了禁制。妖人知道不妙，仗着妖遁迅速，立即幻形遁去。恐长老师徒寻仇，一直隐藏多年，没敢露面。长老元神也受了阴火重创，虽当作自身应有劫数，刘泉却以为师父难免兵解之厄，便由于此，追忆师恩，恨他刺骨，寻访多年，不曾得遇。近拜凌浑为师，才听说起妖人已经投到妖尸谷辰门下。

今日狭路相逢，又是为毁坏七禽毒树而来，仇上加恨，如何能容。知他惯于隐形，一经认出，更不怠慢，一言未发，先将寒犀照朝前一指，数十道冷焰寒光连同飞剑一齐发射出去。

妖人原奉妖尸谷辰之命，来此暗毁七禽树。到前路过天门岭，望见有人在布魔阵，知有同道中人在与仇敌相拼。这阵法过于恶毒，正教中人见了必不相容。前面不远便是培植毒果之处，必有正派能人在彼驻守。如非精于隐形，逃遁迅速，也是不敢轻捋虎须。

想看看主持阵法的是否熟人，又想试试对方深浅，没有通知，便即隐身入阵。谁知满腔好心，林瑞大败之余，怒火中烧，又因仇敌也是异派出身，竟把来人当作恶意。阵法又极厉害，外观寻常，内藏微妙。神目天尊才一进阵，便被觉察，如非善隐身形，认出林瑞是当年旧友，赶紧报名现身，几乎吃了大亏。二妖人见面，各问本意。一个是妖尸法令森严，不许泄露，推说因事路过，无心相值；一个是护短好胜，在未报仇以前不肯详告实情，只说左近有一对头，不久便要来犯，为此设阵相待，等他入网送死。神目听他说时满脸忿毒之状，知他事前必有挫折，所说不甚可靠，因未说出对头姓名，想看看来人是谁。林瑞和他久别，听说投在妖尸谷辰门下，也想教他见识见识自己所炼妖法，留他在天门岭耽延了好些时候。赵光斗先在空中，遥望天门岭上妖光邪雾忽然大盛，便是妖人入阵之时。等到天色将明，神目天尊问敌人好久不来，是何原故？林瑞怒道：“这厮必是看出我厉害，不敢轻来。以为他那卧云村上空设有五行阵法，我就不能去么？”神目天尊听那地方好似自己去的所在，便套口气，盘问就里。林瑞便把敌人现在卧云村用五行阵法防守的话说了。并说村人十分可恶，杀敌以后，定将全村杀尽，鸡犬不留。

但对头姓名仍未说出，知他脾气最恶，不便再为追问。

此次原因有一异派中人路过卧云村外，发现七禽果树。又受万妙仙姑

许飞娘指使，说此果乃大熊岭苦竹庵大颠上人所种，为备元江取宝，充作蛛粮之用，令往报知妖尸谷辰。那人先并不知危崖以内藏有人家田园，许飞娘也是由昆仑派口里无心中听来，只知村在哀牢山中，并未亲往。得信时已届取宝之期不远，无暇命人往探。好在那传话人已经去过，知道果林所在，卧云村无关宏旨，神目匆匆领命，立即起程。既从林瑞口中得知村中藏有劲敌，连林瑞也是设伏相待，不敢寻上门去，可知厉害，哪里还敢招惹。心想：“两下里设阵相持，俱不出战，此时偷偷前往，正是好时机。”听完，随即设词别了林瑞，订下少时归途再来看他擒敌快意，随即绕道赶往。地理不熟，又听林瑞说村在万山之中，四外危崖刺天，环绕如城，占地甚广，略问即行，只知绕崖飞驰。不料行处与萧逸所居孤峰只有一崖之隔，相去甚近。刘泉耳目又灵，破空之声尽管微细，也被听出，追将出来。妖人寻到村外果林，准备下手。当晚恰是柴成和萧逸堂弟萧迪防守。起初刘泉令村人移聚一处，免受伤害。二人忠于职事，知道果林关系重要，焉知妖人不乘隙侵害，又恃有欧阳霜所留灵符，便没回村。惟恐刘、赵等四人见怪，也未说明。妖人到时，斜月初坠，天色正晦。因见果林中静荡荡的，并无人在防守，刚现身形，欲用阴火将果林烧毁。柴成见状，忙将灵符展动。果林中预伏禁法立生妙用，发出百丈金霞，将全林笼罩。二人藏处也有仙法禁制，如不出去，妖人决看不出。也是二人贪功心盛，见灵符生了妙用，妖人却步张皇，恃有灵符护身，敌人无法伤害，不禁想伤敌人。二次取符施为，发出金光护身，手持毒弩纵出，往外发射。

妖人先见金光霞影忽然腾起，大为惊惶。及见出面二人俱是凡夫，看出灵符妙用，心才放定，只顾想施妖法，强迫二人将符弃去。虽恐村中劲敌得警追出，却没想到会是刘泉。知他持有苦铁长老遗赐法宝，难于抵敌，忙即隐身飞遁时，人虽飞起，隐身法已被破去。刘泉怀恨多年，又知他是妖尸党羽，如何肯舍放脱。不暇寻思，跟踪急追，飞行也颇神速。妖人回顾追赶甚急，隐身法又业已破去，这等死仇，无论逃往何方，不被追上不止。事未办成，又不敢引向妖尸那里。逃出百余里，忽想起天门岭就在近侧，何不引他入伏？立即改道，拨转遁光往斜刺里飞窜。两下里都快，一会便即飞近。刘泉誓报师仇，一面急追，暗中已在准备辣手。一见天门岭在望，知他用意，惟恐林瑞出来作梗，被他乘隙遁走，早将昔年所炼异派中恶毒法宝阴雷珠取在手内，拼着敌宝同毁，照定妖人背后打去。那阴雷珠采用地窍中阴火炼成，发时另有邪法催动，非中到敌人身上不发雷声。发时只有碗口大的绿火，中上立即爆散，将人炸成粉碎。除非道法高深，能先期破去，否则如影随形，不打中敌人不止。只是能发不能收，一次即完。刘泉也只剩下这一粒，原备紧急之需。这时也是恨到极处，运用全力，加紧施为，怎能躲过。妖人见天门岭相去不足半里，瞬息可达，方在心喜，大呼：“林瑞道友快来！敌人被我引到了。”说时，还以为刘泉落后尚远，怎么也追不上。忽觉一股阴风甚是劲疾，由后袭上身来，心刚一动，身已落在天门岭上。百忙中待要回望，猛又觉后心一凉，不料中了敌人法宝暗算。一声霹雳过处，血肉横飞，形神俱灭，全部炸散，死于非命。

林瑞闻声出阵。刘泉也飞离岭前不远，见林瑞手持妖幡飞迎上来。心想：“妖人在此布阵，仇人已死，料无别的党羽入村扰害。就此除去，也倒省事。”更不答话，径将金鸳神剪连同飞剑放起，一取林瑞，一取妖幡。满想林瑞飞剑已失，仍和昨晚一样，先下手为强，将幡斩断，妖法便会减小威

力。谁知林瑞所设妖阵外观寻常，内藏魔教中的天魔炼形大法，厉害非常。所持妖幡经过多年祭炼，乃无数生魂精气炼成，看去有形，实则无质，与昨晚所用妖幡不同。只本教中阴魔之火和各派中几口有名的仙剑能够将它消灭。刘泉所用飞剑、神剪仅能抵御防身，破它却难。先时那丸阴雷珠倒能将其击散，偏在追杀神目时用去。刘泉先未看出厉害，及见神剪飞向幡上，金虹交尾一绞，幡便断为两截，跟着便见黑烟冒起将幡围绕，仍然直立不坠，同时林瑞袖中又飞出怪蟒也似两道尺许粗的黑气，将剑、剪两道光华敌住。烟中妖幡也由断而续，复为原状，连连晃动。

猛觉心神不定，摇摇欲飞，才知妖法厉害，幡乃凶魂厉魄精气凝炼而成，不可轻视。暗忖不妙，忙运玄功强摄心神时，四外阴云滚滚，急如奔马，杂着阴风鬼啸之声，已齐往身前拥来。倏地一片绿阴阴的焰光闪过，林瑞不知去向，只余两条黑气仍与剑、剪相持。

光华过处，随断随续，分合不已，总不能使其消灭，只渐渐往后退去。刘泉当妖幡连晃时，已为妖法所迷，仗着道力高深，元神凝定，稍一迷糊，即渐清醒，未被妖幡将神摄去罢了。

林瑞失踪以后，刘泉见黑气后退，自己随着飞剑、神剪向前追赶，忽然省悟中了妖人诱敌之计。原定入阵除妖，虽然不怕，自己被诱深入，尚未觉出，妖人也不知隐向何处，实是不妙。身带寒犀照至宝，又从师父炼就太乙神雷，怎会忘记使用？莫不中了妖人暗算？神志昏迷，就吃大亏了。料知身已入伏，这两条黑气也是妖魂变化，特意用来分己心神，使飞剑、法宝误投虚处，不能用于防身，以便下手暗算。念头一动，不禁大惊。决意改攻为守，先把己身护住，查见妖人身形，再打主意。恰值四面阴云鬼影逼近，更不怠慢，左手取出寒犀照，右手忙将太乙神雷连珠发出。

这时刘泉已被诱入阵内，妖人也回到中央法台之上。因知刘泉道力甚深，看出被诱深入全无警觉，神志似近昏迷，自信鱼已入网，必获全胜，无须忙此一时。报仇之外，还妄想将他生魂摄去，以为己用，故不曾速下毒手，将魔焰放出，缓了一步。不料刘泉年来道力精进，稍一警觉，立即清醒。妖人见他放出太乙神雷，手上寒光四射，雷火过处，恶鬼妖云纷纷消灭。不知刘泉临机警觉，还当他有心如此，不由又惊又怒。知道不妙，改为专意复仇。忙即施展魔法，往外连晃妖幡，全阵魔焰发动，上下四方齐围罩上去。也是刘泉命不该绝，机警神速，一见不妙，一面施展太乙神雷，用法宝照觅妖人；一面早将飞剑、金剪收回，又将度厄衣披上护身，未遭毒手。就这样仍没全照护到，下半身已吃地底突涌起来的魔焰沾染了些，当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几乎坠落。如非飞起迅速，身有三件至宝，飞剑经过凌浑传授重炼，不畏邪污，也早吃大亏了。

刘泉惊魂乍定，在飞剑宝光全身围绕之中，往外一看，宝光以外，漫天盖地俱是碧焰鬼影，身子直如落在火海之中，也不知有多深多远。先前寒犀照宝光照处，对面不远有一法台，上面坐定妖人，身侧无数鬼影，有一持幡鬼童，好似昨晚受伤逃走的妖徒。

妖幡频频晃动，魔焰愈盛。全阵只有妖人师徒所立法台约有丈许方圆没那碧火。寒犀照虽能照见妖人，却破那碧焰不得。只管发动太乙神雷，那碧焰偏是随消随聚，越来越盛。

法宝护体，虽难近身，因适才脚底略有沾染，这类魔焰极有灵感，竟觉冷气由脚底上攻不已。幸是功候深纯，运用玄功发动本身纯阳真火，才保

无害。但也只能不使上行，脚底触焰之处依旧奇冷刺骨。暗忖：“是什邪火，如此厉害，难道是魔教中魔焰不成？妖人现在对面，用什方法可以除他？”

正寻思间，忽听妖人厉声喝道：“无知狗道，已经入我埋伏，现受天魔炼形之厄。

快将身带法宝飞剑献出，虽难免死，还可放你鬼魂逃走；否则我驱遣天魔，发动千寻神光，形神俱灭，连鬼也做不成了。”刘泉一听，果然是魔母鸠盘婆教下的天魔炼形之法。

再用寒犀照四下查看，无数鬼影中只有八九有头无身的魔鬼，出没隐现于熊熊碧焰之中，狞形恶态，獠牙森森，与白骨锁心锤上四恶鬼头相似，只不及它形势猛恶慄悍。情知魔阵凶险，除魔焰外，暗藏好些变化，倒转挪移，机变微妙，任往何方，俱难冲逃出去。

静摄心神，立在当地，有宝护身，还可支持些时。看魔头神情，妖人许是初炼不久，功候尚差。白骨锁心锤可发千百丈魔火，以暴攻暴，足能破它。偏生锤上五个魔头吃师父放掉一个，减去多少威力，就不可知了。为今之计，只有挨到魏青等发觉赶来，用锤一试。照着魔法定例，二魔相斗，纵不能胜，也当同归于尽。魔焰既消，妖人不难除了。

想到这里，大骂：“我奉师父凌真人之命来此除害，你这妖孽伏诛在即，还敢逞强夸口，少时人来，你便死无葬身之地了。”说罢，猛然朝前一冲，跟着连珠雷火迎面打去。刘泉恨极妖人，运用玄功全力施为。妖人见他极力防护，久停未动，大乙神雷虽将魔焰冲开，随分随合，屡发无功，已不再发。一念轻敌，没想到困兽之斗，动作如此神速，话才说完，人便催动遁光，飞临切近。骤出不意，方想倒转阵法，挪移法台时，金光雷火已连珠般打到台上，手持幡幢的执役恶鬼已被击灭好几个，法台也被雷火震裂了一角。

跟着人便飞回，用金刚住地法定在原处，大骂：“无知妖孽，劫限未尽，还有片时生存，也教你尝尝真人厉害。你看如何？”

妖人闻言，益发暴怒如雷。所役妖鬼曾费了不少心力祭炼，随便消灭不但可惜，魔阵还要减却一些效用。一面留神防备仇敌再举，一面咬破中指，含血喷出，增加妖阵威力。血光过处，那九个魔头忽受了妖法禁制，立即发威暴怒，口喷碧焰，发飞牙舞，夹着千寻魔火，怒潮一般卷到，分九面将刘泉围住。虽存宝光间隔，无奈适才曾为魔焰所伤，魔头口一喷火，前被火烧之处便冷彻骨髓，逐渐上升，较前尤酷，难耐已极。纯阳之气稍一封闭不住，便吃分布全身，奇冷外还加酸麻，难熬已极。救兵又久不到，似此厉害，便赵、魏、俞三人一同赶到，也不知能敌与否。万般无奈，只得仍用太乙神雷朝火光魔头打去，虽然不能消灭，也能震退老远，略缓始能再上。一面用玄功发雷，一面还得戒备冷焰攻心，端的痛苦非常。

## 第二 二回

玉貌花娇 奇艳千般呈妙相

邪消正胜 传音万里走妖娃

妖人见历久无功，不时咬破指头往外喷血。九魔头禁受不住，益发暴

怒，尽管被太乙神雷打得七滚八翻，依旧此仆彼继，相次急上，九面围攻。刘泉一身势难兼顾，身前的才得打退，身后的又赶扑上来。一个措手不及，吃它扑近伤处，奇寒麻痒立即增加。

久闻魔焰炼形十分微妙，九魔所喷血焰，如无师传太乙神雷随时击散荡开，只要被它在离身三丈以内围住，九股血焰上下交合，凝成一片，成一火球，将人包围在内，任有宝光护身，早晚也必炼化，人便成了劫灰，形神皆灭。何况魔焰俱有感应，微隙即入。先已受伤，怎能禁受？那太乙神雷仗本身所炼纯阳真气的玄功运用，屡发不已，真元不少消耗。再加先受魔焰侵袭，虽甚轻微，禁不住外有魔焰千丈，息息相通，不能不分去一半心神封闭血脉，以免蔓延全身，这也吃了大亏。时候一久，便觉支持不住，神雷威力也随之减退。道消魔长，魔头威焰忽然大炽，眼看危机顷刻，恰值赵、魏二人赶到。

妖人看出刘泉不支，心中大喜。正在加紧施为：忽见敌人飞近岭上，停在空中未下，当是看出厉害，迟疑不进。惟恐胆怯逃遁，急于驱迫魔头早收全功，无暇分身。最厉害的仇敌已经困住，余更不在心上。忙令妖徒出阵诱敌，竟把昨晚所见白骨锁心锤忘却。

妖人所炼魔法，与五鬼天王尚和阳殊途同归，无什畛域。无如所排魔阵，近年才从鸠盘婆门下大弟子铁姝那里，费尽心思偷学了来。铁姝为此，还被乃师大加责罚。林瑞没有深学其中微妙，功候尚浅，前夜勉强炼成，便即使用。那九个魔头必须随时施展魔教中极恶毒的禁法，才受驱策。不似鸠盘婆师徒那样人魔一体，随心所欲，乐于为用。按说此举大为犯忌，法力如差，魔头情急反噬，引火烧身，万无生理。当初传法人也曾再三告诫。林瑞全仗未习此法以前，曾费多年苦功，用千百凶魂厉魄祭炼而成的这面阴灵幡，做了主幡之用，才能将魔头勉强制住，否则也是不敢操切从事。五鬼天王尚和阳乃魔教中有数人物，费去不少心力，伤了无数生灵，才得炼成。锤上五鬼，俱是几个异派有名人物的生魂，虽被怪叫花凌浑解脱一个，只余四鬼，参上本门妙用传给魏青，不如本来恶毒，但那魔火也比妖道所炼胜强得多。加以锤上四鬼本身躯体尚在，又经仙法度化，真灵未昧。凌浑已经许它们以暴制暴，将功折罪，只等功完孽满，仍和王长子一样，准其超劫转世。不似落在原主手里，永服苦役，终古沉沦。一经施用，无不竭尽尚和阳所赋威力，效忠用命。比起妖人所驱九魔，本非所属，强受魔法拘遣而来，只知按照行法人的法力本领施为，与本身无关。这类魔头名为天魔，实则也是历劫千年的厉鬼幻化。

鸠盘婆教下豢役最多，非精习本门心法，不能拘遣。这几个只经过铁姝祭炼驱策，法力尚差。当初铁姝因见林瑞虚心结纳，苦求传授，知他初学，法力不济，一个不小心，妄将本来几个厉害魔头拘来，反倒取祸，并还要受师父嗔怪，才把自己常用比较易制的暂借与他，令其到时指名拘遣。虽然威焰稍次，习性残暴凶恶都是一样。胜则扬焰助虐；一现败势，行法人稍微驾驭不住，得隙便即速遁。一次失败，再也拘它不来。如不见机，强为所难，立致杀身之祸。妖人也深知此利弊，及见阵外魔火潮涌而入，妖徒凶魂连那主幡一齐化为乌有，才得想起，已是不及。惊遽中，还妄想驱遣魔头与敌一拼。

晃眼神光分合之间，敌人业已聚在一起。同时外来四个恶鬼头颅忽然暴长丈许，在四丛魔火烟光簇拥之下，满阵飞滚，血盆大口张合不已。所到

之处，阵中碧焰齐往鬼口中飏飏吸人，逐渐由盛而衰，由衰而灭。敌人身侧首先现出空隙，那九个魔头也都不知遁向何方，一时都尽。紧跟着，三个敌人除一个执锤的大汉用一道青光护身，指挥恶鬼吞焰破阵外，另一道人联合刘泉已将飞剑法宝放起，杀将过来。当时急怒交加，把心一横，也不再顾忌铁姝传授时告诫，先将两股黑气飞起，敌住那几道光华。一面施展妖法，变易阵形，遁出圈外，咬破舌尖，将口一张，飞出一片血光，将四恶鬼敌住。跟着口诵魔咒，拔出佩刀，将右手的中指前指节断去，往空中一抛，不见动静。牙齿一错，又将五个手指前节连连削断。此乃最恶毒的血敕令，不到生死关头，情急拼命，魔头畏难不到，决不出此下策。断到第三指上，只听厉啸之声，若远若近，忽然交作，魔仍未至。

断到第四指上，阴霾顿起，满阵漆黑，鬼啸之声越加狞厉。说时迟，那时快，妖人抱着拼死之心，下手甚速，第五指节刚化成尺许长一段血光飞起空中，先前九魔倏地怒吼现形，齐张大口朝空中五股血光抢去。为首五魔各抢吞了一股，随即暴长，比四恶鬼还大得多，同声厉啸，向敌人身前扑去。下余四魔不曾到口，径扑妖人。妖人早有准备，凶睛暴突，手掐魔诀，朝着刘泉等三人一指。四魔立即旋转，改向三人飞去。

刘、赵二人俱识得这解体降魔之法，比刚才的魔阵还要凶恶。忙喝：“魏师弟不可轻敌，快来这里！”九魔已联翩飞来。方暗道不好，幸那四个恶鬼也跟着暴长，一起拦在前面，将九魔头来路挡住。双方各喷火焰血光，恶斗起来。势子一缓，魏青也被二人唤过。只是赵光斗分出两道星光敌住那黑气，余者各自收转，仍化成一个光网，将三人通体包没。刚防卫停当，敌众我寡，头拨五魔已有一个脱出圈外，连同后来四魔飞近光外。这次虽不似先前满阵魔焰如海，但那魔头俱受禁制情急，无不奋力施为。赵光斗所发太乙神雷，终是击它不退，稍微翻滚，重又扑上，磨牙吐舌，口喷血焰，狞恶非常。

有诸宝光护身，赵、魏二人还不怎样，刘泉伤处受了魔焰感应，又复不支，危殆已极。

尤其内中一魔口中所喷血焰，宛如瀑布激射，宝光都被冲荡。每一喷近，刘泉苦难更重，那奇寒麻痒之气几乎封闭不住。幸而赵光斗也精太乙神雷，发觉以后，特为专注，连珠并发，不使近前，才略好些。还算最厉害的五魔有四个被四鬼迎住，苦斗不休，未得近前，否则更是凶多吉少。

这次妖人因是背城借一，孤注决胜，不惜以身啖魔，将所得传授全数运用。魔头也因受了禁制，凶威暴发，尽力发挥本能，所喷血焰比前大不相同。如非白骨锁心锤妙用无穷，四恶鬼忍苦恶斗，妖人所炼魔焰先被恶鬼吸去，转以资敌，占了几分便宜，这时再有几阵魔焰助势，往宝光外一围，仍是难于幸免。三人想不到困兽之斗如此厉害。挨约刻许工夫，猛听头上破空之声，遥看妖人似知有敌，手掐魔诀，刚喝一声：“疾！”便听震天价一个大霹雳，夹着千百团雷火打将下来。只听轰然厉啸，杂着一声惨噪，连九魔头和妖人不知去向，似已一同遁走。自己这面四恶鬼也被雷火金光震晕过去，烟光尽敛，头也复了原形，浮沉空际，生气全无。

满地金蛇流走中飞落下两个少女、一个妙年女尼。三人认得女尼正是前在青螺峪见过的玉清大师，那两少女却不认得。忙收法宝、剑光，上前称谢，各自叙见。才知两少女中，一是俞允中好友戴衡玉之妹戴湘英，另一个便是卧云村女主人欧阳霜。玉清大师日前往汉阳白龙庵去访素因大师，湘英背地求告，说自己剑术已得师传，只可惜没有一口好剑，闻说颠仙金蛛吸金船

元江取宝，内中好些前古戈矛刀剑俱是至宝奇珍，请为设法。

玉清大师见她向道坚诚，修为精进，便和素因大师说明，带了同来。途遇欧阳霜，问知奉了师命往天门岭诛杀妖人。玉清大师近闻林瑞隐藏哀牢山，本有除他之念，便说：“妖人厉害，近年又和赤身教主鸠盘婆爱徒交好，偷学了好些魔法。如不一举诛戮，他必苦求铁姝引向赤身教下。鸠盘婆虽不收男徒，但最宠爱三姝，必定另行援引，又为异日隐患。你用师传灵符，只能破他魔阵，除他却难。刘、赵、魏三人也未必能够伤他。

我深悉此阵奥妙，不如同往，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连魔头、妖人一并除去，也是一件功德，结怨魔女我也不怕。”欧阳霜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同驾剑光赶来，二人合力，一到便将魔阵破去。彼此略说经过。

魏青见锁心锤上四鬼俱都萎顿不堪，心甚可惜，方想收转。玉清大师拦道：“我因妖人所拘九魔俱是妖蛮中穷凶极恶的妖魂厉魄，平日为害生灵不知多少；近年又被赤身教主魔女铁姝收去，助纣为虐，造孽更多。这类妖鬼本就通灵变化，来去神速。自从魔女得了乃师鸠盘婆真传，因恐功候未到，不敢骤然拘遣大魔和乃师常役诸魔鬼，将他们拘去，加以祭炼之后，益发神通广大。稍一疏忽，必被逃去，又贻无穷之害。尤其妖人林瑞最精隐遁，事在紧急，其势不能先布罗网；并且他已学会魔教中解体化形之法，即使能够堵截，元神也必遁去。只有所拘九魔是他催命鬼。他今日行法恶毒，稍一失势，即遭魔鬼反噬；便当时逃了出去，也必被追上，终为鬼啖；何况还在妄想逞凶抵御。真是自寻死路，再妙没有。权衡轻重，只得任锁心锤四鬼暂受创伤，由欧阳道友发挥大颠上人灵符威力，我用佛家离合神光故伤九魔，不令即灭，仅使急怒反噬，以便妖人无法逃遁。妖人当炼此魔法时，已与九魔灵感相通。适才为肆凶焰，将本身精气附上魔身，益发如影随形，瞬息可及，如何能免一死？家师所传离合神光，能惟心所欲，无穷微妙，妖魂厉魄一被照上，便自难免。等魔鬼伤了妖人，神光也发生妙用，连人带鬼同时俱灭了。我虽早知此锤被凌真人收去，没有一般看待，但神光与上人纯阳真火炼就的神雷同时交加，受伤自是不免。还算预为留意，只灵气略散，无什大害。四鬼早受尚和阳魔法禁制，只知借着尚和阳所赋威力行凶，本性早迷。幸凌真人重施玄门妙法祭炼，稍微省悟，略有一线生机。无奈受禁多年，迷昧已深，神光一照，又要清明许多。所失灵气，我又能助他们早得复原，未始不是因祸得福。为免凌真人见怪，又施当年旁门故技，也说不得了。”

说罢便令魏青手掐收诀等候。自散头发，禹步手掐灵诀，朝左侧一指。便见一团黑气，外面蒙着薄薄一层光华，由相去里许的山石后面飞来，到了四鬼面前停住。玉清大师将口一张，喷出一股白气，将四鬼头一齐包没，只露出四张鬼口。另手一扬，一声轻雷过处，鬼眼便自活动，望着玉清大师似有乞怜之容。大师喝道：“想你们本人与我昔年虽非故交，也都彼此闻名。只为你们恶孽日重，致遭惨报，为妖人摄去，白白助虐逞凶，还受无量苦痛。只等妖人恶贯满盈，伏诛之时，形神俱灭，同归于尽。本来永无超脱之望，天幸遇见凌真人救去，欲用你们以暴制暴，未予消灭，方得有此一线生机。今我见你们御敌时情景，竟能在邪法之外，运用本身真灵，拼忍苦难，与魔鬼相持，不似寻常旁门法宝上所附妖魂，一敌不过，即自退回。虽是凌真人点化，也可见出迂善有心，良知未曾丧尽。适才你们已仗原有邪术吸收不少魔焰，便我不加援手，不久也能复原。

一则怜你们苦痛太多，二则魏道友还有用你们之处。经我佛家神光照

过，真灵清明许多，同时威力也要减却不少。为此我在诛妖人、魔鬼时，将他们形体焚化，元神击散之后，不使随形消灭，仅不能各自成形变化，那灵气依然聚而未散。这类魔鬼乃千百年甚有功候的凶魂厉魄，连那林瑞的妖魂俱都厉害非常，现给你们吸收了去，足以助长威力，较前更甚。你们本性渐明，如能善于运用，我再重为冯妇，在此宝上加上一重禁制。即使异日与尚和阳狭路相逢，有我和凌真人这两次施为，到时也可以力相抗，不致被他收去了。我也出身旁门，全仗迷途知返，幸遇优昙恩师，得有今日。你们虽为邪宝施威，好在持宝人用以诛邪除害，有功无过。异日将功折罪，得脱苦劫，务要好自修持，方不负我今日这番苦心哩。”

四鬼闻言，眼珠乱转，悲啸不已。魏青看其欲诉难言，欲哭无泪之状，甚觉可怜。

玉清大师已用手朝鬼前光华一指，喝一声：“疾！”光团上便开裂了四个小孔，光中青气激射而出。四鬼头立飞上前，各对一孔，张口便吸。晃眼吸尽，光华也一闪即灭。四鬼重又精神起来，咧着怪嘴，将头连点，意似感谢。玉清大师朝四鬼画了数十画，手指处，头上白气立即隐没不见。随喝道：“你们速回寄身之处，静候积得功多，凌真人使你们能和常人一样谈话，自在空中来往，就离超脱之日不远了。”赵光斗道：“魏师弟，玉清道友行法已毕，还不将鬼收回？”魏青如法一收，四鬼知难再留，方始缓缓飞回到锤上，意似依恋不舍。玉清大师叹道：“按说四鬼生前并不算什极恶穷凶，只一念之差，受此苦孽。似林瑞这样妖邪，焉能得而不伏诛呢！我们收了他的劫灰，各自走吧。”

众人随往适才黑气飞起之处一看，就适才雷光自天一瞬之间，妖人已经逃出二里远近。这还因有魔鬼追踪，捷逾影响。如非玉清大师相助，直非被他逃遁不可，端的神速已极。妖人尸体偏头仰面，手臂一曲一扬，立于危石之下，后脑、天灵、左颊、前后心、左右膀各钉着一两个魔鬼。都是红睛怒突，绿毛森森，凸口塌鼻，口中上下两排利齿，左右各有两根獠牙交错。其白如玉的骷髅头骨，此时看去仅仅寻常碗大。各将妖人紧紧咬住不放，利齿深嵌肉骨之内。妖人只现出青森森半张丑脸，眼珠已经突眶而出，神情惊悸中带出几分痛苦。玉清大师说：“魔鬼刚一咬中妖人，神光威力便已发动，仅那残余灵气被神光裹住，人魔形神俱戮。因恐扬灰四散，有害山中生物，禁得原形在此，且把他葬入地底吧。”随朝石地一指，喝声道：“开！”轰的一声，陷出一个丈许大小深穴，妖人尸首连九鬼头便似崩雪一般坍塌坠落，不复成形。再手一指，石便合拢。众人自是惊赞。便刘、赵二人见多识广，见此高深法力，也都自愧弗如，心中敬佩不已。

玉清大师来时，已向欧阳霜说好，不往卧云村去。刘泉不喜和俗人周旋，又遇敌失挫有些内愧，料知师命步行，必为今日之事，正好和玉清大师同行。虽然欧阳霜挽劝，执意不去。赵、魏二人也不愿去。湘英因允中在彼，渴欲一晤，又帮着劝说，才令魏青随往。各自分别起身，赵、刘二人随玉清大师先往苦竹庵相候，魏青、湘英随欧阳霜同回卧云村。村中五行阵法已经刘泉分手时遥为收去，村人一见现出天日，刘、赵、魏三人又一去不归，好生惊疑，忙向允中报信。允中因师父柬示刘泉有难，应候欧阳霜，便同能人来救，相助成功。见阵收后，并无动静，知无他虑。候不多时，魏青等二人便已飞降。相互叙礼之后，欧阳霜向丈夫慰问了一番，便去洞中将三个子女领来，向俞、魏、戴三人叩见，初意颇想令三子女拜在来客门下。允中力说：

“诸人入门未久，不便收徒。”

三男女公子均是美质，异日终有机缘，不必忙在一时。”欧阳霜知是实情，只得罢了。

萧逸被难为日无多，三小兄妹藏身石洞，萧清每往探看，总是饰词相诳。出洞后才知村中闹出这一乱子，乃父几为妖人所杀。并听说起许多灵迹异事，向道之心益发更切了。

允中和湘英久别重逢，自有许多话说。因刘、赵二人已经先行，又听湘英说玉清大师未到汉阳以前，遇见白发龙女崔五姑，说起允中聘妻凌云凤日内要往岷山白犀潭去送小人玄儿，颠仙恰于此时往借金蛛。允中自到青螺峪不久，便听师母崔五姑说，爱妻凌云凤现在白阳山绝顶古洞之中，勤参白阳真人所留图解，甚是精进。常日相思，无由相晤，颠仙此行也许能够与云凤相遇，正好托她带上一信。如能带她同来更好，否则也可略寄相思，互通近况，以后约地相见。惟恐去迟，颠仙已走，恨不能当时赶去，急向主人告别。欧阳霜问知就里，笑答道：“家师本应后日起身，因昨由青螺峪令师那里回来，说是尚有要事，往见神驼乙真人和川边倚天崖龙象庵的芬陀师伯，须好些耽搁，妹子奉命来时，已经起身先走了，至少须要五六日才回。此时庵中只有两位慕容师姊和适才去的三位仙宾，家师不在，去也无用，而且小庵清苦。外子和全村人等感谢再生之恩，虔诚挽留，正好在此小住三日，使愚夫妇略尽地主之谊。到时再由妹子陪了同往便了。”允中闻言，好生失望。湘英和欧阳霜一见如故，甚是投缘。又帮同劝说，颠仙已行，去也无用。只得快快而止。欧阳霜此来，本为收采些七禽毒果，约须三日始能毕事。允中等三人知关重要，便往相助。萧逸父子也陪同前往。

欧阳霜初意毒果成熟，消息已在日前泄露。师父又命采到以后，将全林行法深埋土内掩没，上加禁制，留为后用。事后尚且如此缜秘，采时难保不受妖邪侵害。并且昨日妖尸谷辰便令妖人来此作祟，如非刘泉见机赶去，未必不为所毁。强留三人小住，一半也是为此。从到达的那一天起，便用师传仙法撒下禁网，每夜子时起，除允中等外，还选出好些门人弟侄相随下手。又分出一人飞空了望，戒备甚是严密。直到日出，始回歇息。日夜悬心，如临大敌。人多手众，又有能手相助，省事不少。接连两夜，便已采集完竣，运回卧云村，密藏三小兄妹所居洞内。将全林如法深埋地下。居然未生变故，只等到时运往元江应用。大功告成，欣喜已极。

欧阳霜听说瑶仙夫妻身受种种苦难，不但尽释前嫌，反倒加倍怜爱。对于瑶仙，尤多期许。二人自是感激愧悔。瑶仙苦念绛雪，知各派仙侠彼此多半相识，跪求遇便探询，如能巧遇，代为致意，约她回村一见。众人拜师不久，后辈新进，均想不起那救绛雪的黑衣道姑是何来历，各自随口应了。

第三日早起，允中等又复告别。欧阳霜也因使命已完，庵中尚有外客，无事不便再留。萧逸师徒子侄挽留不住，只得恭送起身。四人同驾剑光，往大熊岭飞去。相隔还有数里，便见庵前危崖之上，一道黑烟急如电闪，破空入云，晃眼无踪。看去竟比各人飞剑还要神速，分明是异派中妖邪由庵前遁去。颠仙虽走，玉清大师等俱是正教中能手，现在庵内，断无不知之理，怎又无人追赶，任其遁去？好生不解。心疑有变，忙催遁光，赶往落下一看，玉清大师独立庵外，似在凝望四人到来，面上并无异状，欧阳霜心始放定。正各见礼相问，庵中赵、刘、慕容男女四人闻得破空之声，也都赶出。才见面，赵光斗便对四人道：“你我到得再巧没有。玉清道友和魔女铁蛛斗法已经两

次，适才还在这里，被她师父鸠盘婆唤走。回来稍快一步，定会撞上。有玉清大师在此，自然无妨。

日后狭路相逢，被她先照一面去，恐就难免暗算了。”魏青问：“是什么魔女，如此凶狂？难道白骨锁心锤都敌不住么？”刘泉接口道：“魔女凶狂尚在其次，玉清道友道法胜似我们十倍，尚且顾忌，不肯伤她。连我的赵师弟都令避过，你那锁心锤算得什么？玉清道友已将她逐走，还不是怕你们回来遇上，受她暗算么？”魏青自知失言，脸涨通红。

玉清大师道：“魔女已不会再来，且喜诸位来时不曾相遇。我尚须代庖布置，同至庵中再为细谈吧。”说罢，众人一同入庵，到了欧阳霜房中落座。玉清大师后洞有事，自行去讫。

众人谈询前事，才知那日分手后，玉清大师和刘、赵二人还未飞出天门岭，便听异声传来，如远如近。大师识得就里，知是魔女铁姝发觉借与林瑞的九魔头为人所伤，赶来寻仇。因六人两地飞行，尚幸未朝欧阳霜等三人追去。九魔形神俱化，失却感应，铁姝只向天门岭赶来，因见玉清大师等剑遁迅速，所以舍此就彼。如不应声，必当巧值路过，返身往追欧阳、魏、戴三人。魏青身带白骨锁心锤，不必动手，便易识破，再不见机，决难免祸。玉清大师才闻异声，忙即低嘱刘、赵二人速隐身形，千万旁观，不可上前。随即飞落，向来路空中喝道：“妖人林瑞，乃我诛戮。何方道友，请来相见。”说也真快，刘、赵二人先听身后怒喝：“何人伤我教下神魔？速停答话。”声如泉鸣，听去约有五七里远近。玉清大师匆匆低嘱几句，隐身飞落，只是瞬息之间。遥望来路，高云中似有黑影微掣，少说相去也在十里以外，等玉清大师话才说了两句，立即应声出现。

面前黑烟飞动处，突然多了一个身围树叶，手持一钩一剑，披发赤足，裸臂露乳，面容死白，碧瞳若电，周身烟笼雾约，神态服饰无不诡异的长身少女。刘、赵二人久闻赤身教主大弟子铁姝之名，尚是初会，平日炼就慧眼，竟未看出从何飞落。玉清大师既嘱隐身旁观，全神贯注，定是劲敌，也就不便妄动，各自暗中戒备不提。

魔女铁姝一现身，便怒喝道：“伤我神魔的就是你么？林瑞不是我赤身教下，以前因他苦求，情不可却，始行传授。又不听我良言，自取灭亡，我不管他。我那神魔百炼精魂不易消亡，天门岭并无踪迹，不知被你用什么方法收去？这不是什么法宝，你收了去无益有害。省事的急速放出还我，万事皆休；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做鬼都受无边苦难，休说我狠。”玉清大师见她性急，也不插话，等到说完，才从容笑道：“听你说话，想是赤身教主门下弟子铁姝道友了。贫道玉清，恩师是神尼优昙，我与令师鸠盘道友曾有一面之缘，与你却未见过。彼此两无干犯，何苦说此狠话？”铁姝一听敌人师徒姓名，微微一惊。突又抢口怒答道：“你就是玉罗刹么？以前果然两无干犯，可是今日你所收九魔，乃是我借与林瑞的，你得去无用，急速还我，彼此交个朋友多好？”玉清大师笑道：“我既未轻涉魔府，也未冒犯道友，就是诛杀妖魔，也与贵教无干。你那九个魔鬼，我只当是林瑞所炼妖魂厉魄，不知是道友所借。如在自然奉还，无如已经被我用佛法连妖人一并化去，现已形神俱灭，随风吹散，如何还得？事出无知，改日再行登门负荆吧。”铁姝闻言，眼闪凶光，大怒道：“你说得好轻松的话！凭你会不知我所炼神魔来历？再说你杀林瑞或者还可，要将我神魔消灭，谅你无此本领。”玉清大师冷笑道：“区区妖魔，岂值一击！我才放出离合神光，便即消灭。不然我身在佛

门，留他们何用？”铁姝益发暴怒道：“是真的么？”玉清大师道：“谁还骗你不成？”铁姝暴跳道：“该死贼妖尼！我因师父不许和你这伙人争斗，好意相商，免伤和气。谁知你竟敢如此胆大妄为，将我苦炼多年的神魔化去。再不杀你，情理难容！”嘴里说着话，手扬处，便是三股烈焰般的暗赤光华飞出。玉清大师将手一指，先飞出一道金光，将三道血光一齐圈住，喝道：“你休不知好歹！这子母阴魂和污血炼就的血焰叉，只能污秽寻常飞剑法宝，却奈何我不得。我不过看在令师面上，不与你一般见识，不愿毁你师传法宝。此时知难而退，胜负未定，两俱不伤情面；如再不听忠言，执迷不悟，到了无法保全容让，那你就悔之无及了。”

铁姝师传血焰叉，专污各正派飞剑法宝，最是厉害，向来不许轻动。因见林瑞九魔俱为玉清大师所戮，劲敌当前，又当盛怒之下，恐别的法宝不易取胜，满拟此叉一出，敌人纵不即毙，也必难以抵御。如用飞剑迎敌，更非被污损灭不可。不料敌人飞剑神妙，不畏邪污，金光竟将三根血光一齐裹住，叉虽未伤，大有相形见绌之势。再听了这一套话，生性好胜，又是出世以来初遭挫折，不由又惊又急，大骂：“贼尼！有本领只管施展出来，哪个和你讲什情面？”随说，冷不防暗运真气，奋力一吸，欲将飞叉急收回去。玉清大师因知鸠盘婆厉害，此时数运未终，不愿轻于和她结仇。打好主意，处处容让留心，不使对方过于难堪，以为日后与乃师见面，好有话说。上来只守不攻，不到铁姝再三逼迫，决不还手。知那血焰叉共只九根，乃鸠盘婆镇山之宝，新近才传给门下三姝，最是珍重。看出铁姝恐叉为己所毁，想暗行法收回。心想：“就此被她收去，必不承情。”也暗运玄功将手一指，金光立即大盛，将血光裹了个风雨不透。铁姝见又被金光困住，不能取转，方识敌人真个厉害。如若失去，何颜回见师父？一时情急，正待施展魔法与敌硬拼，忽听玉清大师笑道：“铁姝道友无须惶急，我决不伤害令师所炼之宝。

你如不再用它，各自收回好了。”说罢，将手一抬，金光便已舒开，长虹一般停在空中，只将血光挡住，不再围困。

铁姝反被闹了个急恼不得，念头一转，突又大怒。一面收回飞叉，更不答话，回手挽过脑后秀发，衔在口内，咬断数十根，樱口一张，化成一丛火箭喷出。玉清大师料她是想将金光引开，暗中还有施为。表面仍作不知，故意用金光将那数十枝火箭敌住。果然铁姝是看出金光厉害，诸邪不侵，恐敌人用以防身，借此将它绊住须臾，以便乘隙下手。这里金光飞起，刚将火箭围住，忽然天旋地转，阴风起处，面前光景顿晦，无数夜叉恶鬼带起百丈黑尘潮涌而来。那弥空黑雾竟似有质之物，仿佛山岳崩裂，凌空散坠，来势更是神速非常，如响斯应，不似林瑞所排魔阵，还有好些施为做作。刘、赵二人看出妖雾沉重，知道厉害，忙即悄悄遁开，以免波及。刘泉还想用寒犀照暗助一臂时，就这心念微动之间，玉清大师身上倏地涌起一幢金霞，将身围住。那妖烟邪雾为金霞所阻，不能近身，也是越聚越多。雾影中鬼物更是大肆咆哮，怒吼不止。金霞映处，看去声势也颇惊人，只奈何玉清大师不得。隔不一会，飞剑将火箭消灭，金光掣回，立即伸长，化成一圈，围在诸鬼物外面。玉清大师见敌人毫不退让，方大喝道：“铁姝道友，你不听良言，苦苦相逼，我因看在令师面上，不愿伤你。急速收法，回山便罢；再不见机，我为脱身之计，只好发动离合神光，即使道友能免佛火之厄，你这些修炼多年的妖魂恶鬼又要化为乌有了。”

铁姝因师父曾说，现时炼就离合神光的共只不过五人。神尼优昙虽是

五人之一，但是佛光奥妙，非真正功候精纯，返照空明，将证佛家上乘功果的，无此功力。敌人出身异派，拜神尼为师只有数十年，起初还是记名弟子，近年因她勤于修为，才许改去道装，允入佛门。离合神光何等神妙，岂是短期中所能炼成？初听林瑞九魔为神光所毁，就未深信。嗣见大师虽有金霞护身，仍被魔焰困住，不能脱出，越疑敌人知道离合神光是魔教中克星，故以大言恫吓。因所发烟雾俱是地肺中黑青之气炼成，可虚可实，轻重由心。

敌人一经入网，便追随不舍，无论逃向何方，也万难突围而出。闻言暗忖：“离合神光只是闻名，并未见过。即便所说是真，也须一试，何况未必。至多使这些魔鬼为飞剑所斩，灵气绝不能就此消灭，不过再受一次炼魂之苦，仍可使其还原。本门血焰又已经收回，自己行动神速，来去如电，有何可畏？只悔来时轻敌匆忙，好些厉害法宝和应用之物不曾携带。”眼看敌已被困，依然伤她不得，自料胜算占多一半，败亦无妨，哪把玉清大师警告放在心上。不但不肯停战收手，反而口中喝骂，加紧施为，上下四外的妖烟魔雾直凝成了实质，排山倒海般齐向那幢金霞挤压上去。

玉清大师立觉金霞之外重如山岳，寸步难移。暗忖：“魔女果然厉害，如非年前恩师因飞升在即，特传本门心法，同门三人功行俱各精进，直难抵敌。情面已经尽到，照此不知进退，就有什伤害，将来遇见鸠盘婆也有话说。真要耳软护短，凭着师传道法，至多不胜，也吃不了甚大亏。这妖烟魔雾甚是恶毒，魔鬼更是灵敏，一被追扑便难甩脱，又难诛除。再不下手，自己尚无大害，刘、赵二人尽管遁向圈外，隐身远伏，时候久了，这黑青之气越延越广，越积越厚，展布极速，稍一疏忽，不为所伤，也必被魔鬼发觉，追扑为害。再如因此为二人树一强敌，岂非后患？”念头一转，大喝：“铁姝道友，我实逼处此，你须留意，免为佛火所伤，我要施为了。”说罢，双手合拢一搓，往外一扬，那护身金霞立如狂涛崩溃，晃眼展布开千百丈，上面发出无量金色烈焰，往所有烟雾鬼物兜去。佛光圣火端的妙用无穷，光焰到处，所有妖烟魔雾宛如轻雪之落洪炉，无声无臭，一照全消。前排鬼物首先惨啸，一连消灭了好几个。铁姝不比林瑞，所炼鬼物俱与心灵相通，一有伤亡，立即感应。到此方知离合神光果然厉害，不由又惊又怕。匆迫间不暇思索，一面收转残余鬼物，一面慌不迭行法遁走。那些鬼物俱被飞剑围住，因魔女行法强收，又畏神光威力，纷纷拼受一剑之苦，化为残烟断缕，由金光围绕中穿隙遁去。

玉清大师本来未下绝情，见魔女来得猖狂，去得狼狈，便止住神光，用千里传音喝道：“道友只管慢走，我如有心为难，你已为佛火所伤，那些妖魂恶鬼已全化为灰烟了。”语声才住，便听遥空中回答道：“贼尼！今日之仇，生死难解，不出三日，自会来寻你算帐。如不将你生魂摄来受那无量苦楚，誓不甘休！”声音凄厉，微带哭音，甚是刺耳。

玉清大师知她愤怒已极，恐日后往成都辟邪村扰害，忙接口道：“你不必悲苦，见教甚易。我现在往大熊岭，五日之内在彼相候便了。”说罢，又听答了一个“好”字，声如泉鸣，摇曳碧空，听去更远。

刘、赵二人好生惊异，魔女如此神通，难怪玉清大师不令上前。且喜适才金霞发动得快，不曾冒失相助，徒树强敌，于事无济。这时烟雾全消，光雾俱收，只地下多了六个恶鬼骷髅，有的面上已经长肉，形比先诛九魔还要狞恶诡异。三人相见，赵光斗问道：“魔女竟有如此神通，如非大师，我等岂是敌手？别的不说，单那来去神速，就非其他左道旁门中人所能及了。”

玉清大师答道：“适才放她逃去，只两句话的工夫，已出三百里外。我用千里传音，她二次应声相答时，少说也有八九百里远近。赤身教下，像铁姝这样能手，已能附声飞行，声音入耳，人便立至，如何不快？不过这类飞行最耗真气，不到万分危急，或是急于寻仇，不轻使用。多半先遣所炼魔鬼，也能有此迅速。铁姝还有两妹，即金姝、银姝，同事一师，又最得师父和姐姐怜爱。偏是生性仁柔，既不妄杀生灵，又不肯用恶法驱役妖鬼。鸠盘婆因受她们上辈的恩义，永远宽容。本领虽比铁姝差，转劫必有善果，弄巧将来还是我辈中人呢。今日如非恩师新传离合神光，胜负正自难料。此女天性刻毒，无仇不报，乃师也未必压制得住。患难未已，且同往苦竹庵预为防备，免给别人生事吧。”随将鬼物劫灰照前行法开石埋藏，二次起身，飞到大熊岭前落下。慕容姊妹迎接进去，稍微叙谈。大师因仇敌说来即来，嘱咐众人到时不可出视。

便去庵外端详地势，暗设降魔埋伏。当夜无事。

第二日，玉清大师同了赵、刘、慕容四人，同去江边沉宝之处，看颠仙的布置，并照所留柬帖，一一代为设备。时已过午，颠仙忽然飞回，说道：“我因这里得你相助，可以放心，径由倚天崖芬陀大师庵中起身，不料中途便遇见神驼乙真人。他知妖尸谷辰所派妖人神目天尊来毁七禽毒果，未遂伏诛。忽又听人怂恿，临时变计，不但自己不再破坏，反禁别派妖人往毁毒果。意欲借我们之力，将金船吸起，他再亲来劫夺。齐道友和令师虽算出妖尸数限未尽，到时只能令其败走，不能除他。乙真人却记昔年之仇，必欲乘机诛戮。便将他昔年所炼镇山之宝伏魔旗门，还有一道灵符，一同交我。并教我约芬陀大师再世爱徒杨瑾，来此相助。我虽还有一日闲暇，那旗门不便带往白犀潭去，为此赶回。路遇崔五姑，又谈了片刻，得知你和魔女铁姝结仇，那旗门正好借用。现在庵中传你用法，不过手下留情，免得不到时候，又多出一个劲敌。岷山回时，还有俞允中的一个熟人与我同回，日后魔女如再纠缠，也可助你一臂之力。铁姝已得乃师真传，并闻近年乃师还炼有两件护身法宝，离合神光未必能伤，如被取来，不可轻视。我也只是听说，不知名称底细。好在你已得师门心法，道力高深，自能相机应付，能不伤终以不伤为妙。”玉清大师一一领命，随同回庵。颠仙取出法宝，传了用法，又商取宝之事。

聚了半日，又复飞往川边去讫。

颠仙走后，众人见那旗门共是五架。每一旗门高四寸九，宽五寸五，上面满是符篆。

乃修道人炼丹入定时，防身御害之宝。多半入定或是生火以前，按五行方位，如法陈列，隐插地上。敌人一入阵，立生妙用。临时施为，也可应用。众人因听说得十分神妙，俱想玉清大师在庵前行法练习，就使用以等候铁姝到来入网。玉清大师本有戒心，也想试试。当下同去庵外一试，果然妙用无穷。因算计魔女不久来犯，索性如法施为，各按门户排好，不再收回。一切停当，又把阵形隐去。忽然灵机一动，忙令众人速避，如欲观阵，也须隐伏庵门以内，无论有何动静，千万不可出面。众人应声，刚刚飞回庵内，便听西北遥空泉声怪啸，厉喝：“玉清贼尼！出庵纳命，免我入庵，玉石俱焚，殃及旁人。”这时天已垂暮，大半轮盘也似红的斜阳浮在地平线上，尚未沉没。万道红光，倒影反照，映得山中林木都成了暗赤颜色。四面静荡荡的，只有危崖下面江波浩浩，击荡有声。景物本就幽晦凄厉，怪声一起，立

时阴风大作，倦鸟惊飞，哀鸣四窜，江涛也跟着飞激怒涌，益发加重了好些阴杀之气。玉清大师因铁姝已经尝到离合神光滋味，才隔一日夜便敢前来，必有几分自信。尽管戒备周密，又有法宝埋伏，仍然未敢丝毫轻敌。仗着旗门妙用，想先略杀仇敌威焰。闻声并不答话，只把阵法微一倒转，地上仍是空空，人却隐去。

怪声住后，还未到半盏茶的工夫，黑烟起处，魔女平空出现。玉清大师见铁姝已换了一身装束：上身披着一件鸟羽和树叶合织成的云肩，色作翠绿，俱不知名，碧辉闪闪，色甚鲜明。胸臂半露，仅将双乳虚掩。下半身也只是一件短裙，齐腰围系，略遮前阴后臀。余者完全裸露，柔肌粉腻，掩映生辉，仿佛艳绝。只有满脸狞厉之容，凶眉倒竖，碧瞳炯炯，威光四射，隐现无限杀气。左肩上钉着九柄血焰叉，右额钉着五把三寸来长的金刀，俱都深嵌玉肌之内，仿佛天生就，通没一点痕迹。满头秀发已经披散，发尖上打了许多环结。前后胸各挂着一面三角形的晶镜。左腰插着两面令牌。右腰悬着一个人皮口袋，其形也和人头一般无二。右手臂上还挂着三个拳大骷髅，俱是红睛绿发，白骨晶晶，形象狞厉已极。通体黑烟围绕，若沉若浮，凌虚而立。玉清大师暗笑：“魔女定是毒恨入骨，把她所有家私全搬出来，以备决一死战。照此行径，也许鸠盘婆未必知道。此时不便伤她，也须使她师徒知道厉害。”存心试她斤两，依然隐立不动，静以观变。

铁姝起初因九魔鬼为人所伤，追去一看，并无遗迹。以为这类久经祭炼的魔鬼，即使被飞剑、法宝伤害。精气未消，仍可祭炼还原。何况伤他们极难，必是受甚厉害法术禁制。自己为传师门衣钵，想未来继为教祖，惟恐教下受役诸魔鬼在师父兵解后不肯服顺，费了无数精力，才收服了二十多个妖魂厉魄，经过多年祭炼，才得心灵感应，随意役使。林瑞所借九魔虽然威力较次，终是自己多年心血。赤身教下本把魔鬼看得最重，一旦失去九个，当然不舍。连用魔法拘召数次，全无感应，心中惊疑。这时玉清大师等六人分为两拨，刚飞走不远。铁姝见魏青等三人虽是正教中人，看那剑光造诣甚差，便林瑞也未必能败。看出玉清大师等三人功候非常，一时情急，也未思索，便自追去。原意对方如是伏魔之人，两下素无仇恨，本教威名不会不知，只要肯知难而退，放还九魔，便即罢休。于是试一大声喝问。对方忽然飞落相俟，并还只有一人出面，大有敌对之意，心已愤怒。再一发问，竟公然直陈魔已消灭。此时如知神光那等厉害，也就忍痛知难而退。偏是生性刚暴，冒昧对敌，结局大败，又伤了六个功候较高的魔鬼。还是敌人未下绝情，才得遁走。这一来，变成正面仇敌，不比九魔是在林瑞手里，可以借口。不特仇恨难消，本教威名也扫地以尽，势如骑虎，如何落台？因知敌人狡猾，未斗先让，留有地步。归求师父，未必肯允出面。起初传授林瑞魔法，已受不少责难，再为此与人树仇，弄巧还许怪己轻举妄动，一个禁阻，更无雪忿之日。师门脸面已伤，反正难免受责，莫如背师行事，好歹先报了仇再说。无奈佛火神光厉害，只有师父近年秘炼的九件魔火神装和碧血神焰能够抵挡。于是赶回魔宫。乘着鸠盘婆入定之际，暗入法坛，盗了一个披肩、一件围裙。又暗向金、银二姝将人皮袋和所分得的六口血焰叉强借了来。连同自有法器异宝和三个镇宫神魔，齐带在身上赶来。未降落以前，想起庵主是郑颠仙。又想起师父常说自己大劫将临，为求到时无人为难，好好超劫化去，再三告诫门人弟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无故不许生事与各正派树敌结怨。那日仇人另有二人同行，落时忽然隐蔽，也许有郑颠仙在内，既然避不出敌，九

魔又非她伤，何苦招惹，所以指名要玉清大师出敌。谁知到时还见全庵在望，落地以后全庵忽隐，人影全无，也无应声。先还不知自己入伏，误以为仇敌另外约有救兵，自己先赶在前面，敌人知道不敌，临时隐去庵形，暂避片时，所以声都未应。自恃法力高强，毫不在意。估量庵门所在，戟指大喝道：“我因师命，不肯无故上门欺人。无耻贼尼，你隐藏不出就完了么？快些出头便罢，再要藏头缩尾，便用魔火连你和全庵一齐罩住，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我只寻玉清贼尼一人，与别人无干。如若贼尼故意嫁祸庵主，人早远遁，不在此地，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决不相侵，无须隐蔽，也请一人出来答话，免伤和气。”

## 第二 三回

大熊岭魔火化蓝泉 三柳坪神针诛黑丑

铁姝说完，不听回答，越以为敌人胆怯缓兵，便又厉声大喝：“好说不听，贼尼定在庵内潜伏，我如寻她，谁也庇护不得。再不出见，休怪辣手！”庵中还是没有回答。

铁姝勃然暴怒，将手一拍腰间人皮口袋，人头口内立即飞出数十团碧烟，飞起空中，互相击撞爆散，化为百十丈烈焰。晃眼之间，血光熊熊，凝成一片，将所虚拟的庵址照定。

跟着两肩左右摇处，九柄血焰又化为九股血焰飞起，直投火中，飞梭穿掷，倏然若电。

那三个魔头也脱臂而起，大如车轮，口耳眼鼻各射出无尽赤、黄、黑、白四色妖光邪火，飞入火内，那魔火蓬蓬勃勃，势益强盛。似这样约过有半个时辰，铁姝觉出所烧之处空无一物，三魔也未遇见一个敌人。暗忖：“是什么法儿，如此厉害，竟能护住全庵，不但魔火无功，连飞叉神魔也攻不进去？”一面加紧施为，一面口中乱骂，心中甚为奇怪。

玉清大师本还想看她到底有何伎俩，因知魔火厉害，虽在埋伏之中，所烧地面甚小，林木必吃毁灭，又伤庵前清景，还想借对方魔火略试自己的道力。好在布置周详，稍有不敌，立即发动阵法，也可转败为胜。便现身冷笑道：“铁姝道友，那是一堆山石，苦苦烧它做什么、莫非石头也与你有仇么？”铁姝闻声大惊，侧脸一看，仇人正站在身侧魔火圈外不远，笑语相嘲。忙收魔焰一看，谁说不是，所烧之处，果是一堆寸草全无的山石。当时又愧又忿，急怒攻心，更不答话，一指魔焰，连同飞叉神魔，潮涌一般向玉清大师卷去。玉清大师终是小心，话才出口，先将离合神光放出护身，随又将本身真灵化为一团青光升出头顶。连用玄功，盘膝入定，直不理睬。相持到了子夜，铁姝见那青光晶莹明澈，流辉四射，知是仇人元神。碧血神焰所化魔火虽不畏离合神光消灭，仍伤仇人不得。尤其三神魔空自怒啸发威，一个也不敢接近。惊异之余，心想：“事已至此，一不作，二不休。”方欲另施邪法，玉清大师已试出自身道力，不愿元神长受魔焰烧的，倏地收转真灵，一笑而起，在金光护身中，指着铁姝笑道：“你看如何？我再最后忠告，趁早收风回山，免得又遭无趣，否则你这次就逃走不脱了。”

铁姝咬牙切齿，大骂：“贼尼！你公主法力无边，尚未施为，况你此时

已被我碧血神焰困住，还敢说此大话。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休想活命！”玉清大师笑道：“既这样说法，我先把这些魔火鬼头收去，看你还有什么新花样？”说时暗中倒转阵法，在金光护身之下，冲焰往前飞遁。铁姝仍不信有此神通，忙即催动魔焰、飞叉和魔鬼追去。满拟这三样都是如影随形，神光微有缝隙，魔头立即侵入，仇人非死不可。眼看一幢金光，激动起千寻血焰，电驰潮奔，向前飞去。仇人只顾上身，双脚已露出在外，魔头已经追近，快要乘虚而入。心方狂喜，正追之间，猛瞥见面前祥光涌处，倏地现出一座旗门，仇人又复现身，含笑而立。那些焰、叉、魔鬼无影无踪。自己少说也应追出四五百里，谁知竟在十丈以内。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心神一怔。玉清大师已指她笑道：“你不用惶急，那些东西已被我收去，等我几时有暇，自会交还令师，你是拿不去了。”

还有甚花样，请使出来吧。”

铁姝自思：“适才宛如梦境，重宝连失，何颜回见师父？”怒喝一声：“我与你这贼尼拼了！”说罢，拔出腰间令牌，双手各持一面，朝前心所悬三角晶镜上一拍，口诵魔经，朝外一场。镜上面便箭一般射出两股青焰，落地便自爆散，现出九个赤身美女和九个赤身婴儿，都是粉滴酥搓，一丝不挂，各有一片极薄彩烟围身，艳丽绝伦。再看魔女神情，也转怒为喜，秀眉含颦，星目流波，面如朝霞，容光照人。再衬上一身柔肌媚骨，玉态珠辉，越显得仪态万方，迥不似先前那张死人面孔。玉清大师仗着旗门妙法，擒她本来容易，因受颠仙之嘱，手下留情。一见铁姝情急，竟将九子母阴魔拘来，不敢大意，一面暗移旗门将她隐隐困住，一面忙用离合神光朝前罩去。原意离合神光生死由心，便是赤身教主亲自祭炼的阴魔，自己曾下百年功夫，虽不能将他除去，也可先行制住，免有疏虞。不料铁姝也早防到，阴魔才一现形，便与会合一起。神光照处，身形滴溜溜一转，所着云肩围裙上，便如箭雨也似向四外射出两圈碧色光华，一上一下合拢，连人带九女九婴全包在内。只管运用神威光力，竟一毫也伤她不得。碧光晶莹，与里面那些绕身魔烟相与辉映。再吃外面神光金霞一照，冰纨雾縠，云鬓风鬟，顿成异彩，照眼生缣。铁姝将身护住以后，突发娇呻，一个眼风朝外抛去。那些赤身美女婴儿，便立即联翩起舞。铁姝站在女婴当中，舞过一阵，做了不少柔情媚态。暗觑敌人站在旗门下面微笑相看，毫不为动，心中忿极。倏地格格媚笑，自身也加入了女婴之中，一同起舞。

舞到急处，忽然头下脚上，连身倒转，玉腿频伸，柔肌欲活，粉弯雪股，致致生光，时颠时倒，时合时张。加以娇喘微微，呻吟细细。端的妙相毕呈，备极妖艳。令人见了，荡魄融心，身魂欲化。

玉清大师道心坚定，起初还不甚在意。暗付：“人言这九子母阴魔销魂大法阴毒无比，只要心一动，元神便被摄去，万劫不复。铁姝已差不多尽得乃师真传，也只如此，看来受害人还是道浅魔高之故。倒是那护身法宝和先用碧魔神焰，连佛火都难奏功。现时她那魔焰也只被旗门隔断禁住，不能消灭。异日她师徒如受许飞娘等妖人蛊惑，实是各正派门下一件大患。为想长点经历，观察这魔法除用淫相媚态迷人外，到底还有无别的妙用？”只将心神镇摄，任其施为。这一念好奇，到了后来，铁姝和诸赤身美女，舞得又由急而缓，声色越发妖淫，内中还夹杂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怪状。玉清大师暗笑：“魔教妖邪太已无耻，为了害人，什么都做得出。年来已悟彻色空之境，神智莹明，任多做作，其奈我何。”念头一动，不觉略微多看了两眼，谁知才

一注视，猛觉心旌微荡，前面神光立即微弱。铁姝和赤身女婴跟着容光焕发，声色愈加曼妙淫浪；那护身魔光也暴胀开来，神光金霞竟被荡开了些。玉清大师大惊，知道不妙，忙即收摄心神。手指铁姝喝道：“你这些丑态，我已领教。及早服输回山，还可饶你不死；否则你已身隐伏魔旗门之内，我略一施为，你便形神俱灭了。”随说随运玄功，元神重又升起，前面神光分外强盛，往小处逐渐收紧。

铁姝先见仇人几为所乘，方在心喜。及见元神升起，青光晶明，笼罩全身，神光又复大盛，才知玉清大师只是一时轻敌，略微疏忽所致，凭魔力并慑制仇人不住。又听身陷埋伏，越发惶急。再如施为下去，徒多献丑，于事无补。恨到极处，把心一横，左手令牌一晃。那九子母阴魔照例出来，不嚼吃一个有根行的生魂，永不甘休。见要收他们回去，一齐暴怒，就地一滚，各现原形。一时雪肤花貌，玉骨冰肌，全都化为乌有；变成身高丈许，绿发红睛，血口撩牙，遍体铁骨嶙峋，满身白毛，相貌狰狞的赤身男女魔鬼，厉声怒叫，齐向铁姝扑去。还算铁姝收时已先准备，不等扑到，已将身旋转，以背相向；右手令牌照定后心一击，那三角晶牌上便发出一股黑气。众恶鬼立被裹住，身便暴缩，一阵手脚乱挣，怒声怪叫，横七竖八，跌跌翻翻，化为十八道青烟往镜中投去，迅速异常，转瞬立尽。铁姝匆匆插好令牌，重又回身，在光中戟指大骂，一面伸手去拔额上金刀。

玉清大师见她牙齿乱错，面容惨变，知己势穷力竭，欲用她本门分身解体大法，拼着不胜，以身吹魔，将真正天魔拘来与己拼命。这天魔与所炼妖魂恶鬼大不相同，休说是败，便行法人稍一驾驭不到，便受其殃，自己也无必胜把握。先见额插金刀，便虑及此，还料她未必有此大胆，谁知居然情急拼命。如何容她拔刀施为，忙即发挥旗门妙用，大喝：“铁姝道友，休得任性妄为，犯此奇险。那天魔也伤我不得，何苦反害自己？”铁姝头把刀刚拔到手内，正待如法先断一足，再拔余刀，依次分身。忽听仇敌警告，围身神光倏地撤去，略一惊疑，跟着便见祥光涌现。定睛四外一看，环身五个高约百十丈的旗门，祥云缭绕，霞光万道，齐向身前涌来。那护身碧光立即逼紧，上下四外，重如山岳，休说拔刀行法，手脚都难移动。愤激中耳听玉清大师喝道：“我看令师面上，不为太甚；否则旗门一合，你便成了劫灰。如知悔悟，我便网开一面，放你回山如何？”铁姝明知生死在于一言，无如赋性凶横，妄想拼送此身，默用本门心法自破天灵，将元神遁回山去，向师哭诉，三次再报前仇，终不输口。这时天已大亮，玉清大师接连晓喻数次，铁姝仍是怒目切齿，怒容相向。

两人正在相持不下，忽然远远传来一种极尖厉刺耳的怪声，叫道：“玉清道友，孽徒无知，请放她回山受责如何？”玉清大师知是鸠盘婆声音，忙答：“令高足苦苦相逼，不得已而为之。本在劝她回转，教主今回，敢不惟命。”又听怪声答道：“盛情心感，尚容晤谢。”说罢寂然。玉清大师知魔宫相去当地何止万里，竟能传音如隔户庭，并还连对方答话也收了去，好生惊异。再看铁姝已是神色沮丧，凶焰大敛，知道魔母已经另有密语传知，不会再强。忙把旗门移动，敛去光华，笑道：“铁姝道友，令师相召，你那法宝、焰光和三魔鬼未敢妄动，现在收聚一处，禁法已撤。我不便奉还，请你自己收回，归见令师，代为致候，改日再容负荆吧。”祥光一敛，铁姝立即行动自如。师命不敢违逆，再如逞强，必受师父遥制，终归无用。闻言垂头丧气，满脸激愤，道声：“行再相见。”径自收回法宝、魔焰，化为一道黑烟冲霄而

去。

众人听完经过，俱觉道浅魔高，各人功力太差，幸未遇过劲敌，否则遇上也自不幸。

允中尤其自问力弱，因妖尸谷辰不久来犯，厉害更胜魔女，对于元江取宝一节，不由生了戒心。又听说起颠仙昨日曾回，深悔不该在卧云村逗留，错过机会。所说熟人不知是谁，但盼能是爱妻，再好没有；否则能遇上，带句回话也好。有心取宝事完，私往白阳山一访，又无此胆量。因知素因大师对徒宽厚，湘英时常独出积修外功，还回家乡去了两次，意欲托她先往白阳山一行，自己随时遇机再去。当着人不便深说，便把湘英约出庵外林中商量。

正说之间，云凤已随颠仙飞落，夫妻二人见面。颠仙入洞之后，允中自是悲喜交集，备述相思之苦。云凤对他本有深情，只缘夙根深厚，又经白发龙女崔五姑一引度，虽然看破尘缘，一心向道，有时想起老父年迈，夫婿多情，也是不无怀念。再听允中为己弃家学道，出死入生，备历艰险，行时对于老父又那么奉养周至，越发感动，不禁流下泪来。还是允中劝说：“现在夫妻二人都仙缘遇合，虽然正果未成，只要各人好自修为，照郑师叔之言，夫妻合籍，同驻长生，并非无望。以后地久天长，神仙眷属，永相厮守，比起世俗三五十年恩爱光阴，弹指即过，判若天渊。便是岳父也可以灵丹相敬，使享遐龄。此时心愿各遂，夫妻重逢，应是大喜之事，怎倒伤心起来？”云凤闻言，方始破涕为笑。湘英在旁，不由也把情怀触动，互相谈了别况。七星真人赵光斗忽然走来，说玉清大师现在前殿相唤。三人连忙同去，见除白水真人刘泉、陆地金龙魏青外，殿中又来了二客，一是鬍仙李元化的弟子白侠孙南，一是追云叟的大弟子岳雯。经刘、俞二人向众引见。

叙礼之后，玉清大师道：“明晚子时，便是取宝之期。岳、孙二位道友，原奉师命行道，中途相遇，结伴同行。昨日路遇神驼乙真人，说妖尸谷辰此次虽然未必落网，伏诛之期已不甚远。除他之宝，恰在金船以内。无如此次吸金船事出勉强，又有好些厉害妖人作梗，不能全得。广成子的仙机奥妙又难深悉。惟恐此宝灵异，或是金船出水即行飞遁；或是深藏船内与诸宝并列，不及选择，疏忽过去。特命二位道友赶来告知，并且参与取宝之役，以免错过。如等二次取宝时，妖尸气候已成，便有此宝，也未必能够制伏了。妖尸拼命作梗，也为此宝是他克星之故。妖尸如再不受挫，峨眉开府之时，必集妖党前往扰害，虽然无妨，终煞风景。况且此时北邙山妖鬼徐完也要前去，二妖合力同仇，更增邪焰，实是大意不得。”

云凤便问：“此宝何名？是何形状？”玉清大师笑道：“仙机实是微妙，此宝名为归化神音。说也奇怪，广成子在崆峒绝顶，曾用九年之功穷参造化，炼成此宝，尚未用过一次。听说广成子为积九千万功德，炼成许多法宝，倒有一半应在未来数千年后。此宝系其中翘首，形如一个透明圆卵，内发阴阳两仪妙用，任多厉害的妖魔鬼怪，当之必无幸免。可惜此宝用后，即与所诛妖邪同灭。除非真有高深法力金仙一流，当其用时守候一旁，将那忽然爆炸的灵气用宝物摄去，还可略备下次再用，功效虽差，似妖尸这类妖邪，仍是不堪一击。如无此法，一次便完。即便能收，也只再用一次，即化乌有。照我所料，当初炼此异宝，直是为了妖尸而设。明晚子正，金船出水，我在空中防护，郑师叔亲身入船取宝。已有乙真人预示，自然首取此宝，不会放过。此室内贮前古太虚精气，轻清上浮，惟恐船开以后，升空自飞。此时妖邪环伺，虽然无一敢去挨它，自惹杀身之祸，但它升空绝速，其去如电。一不小

心，追拦不住，被它飞入灵空、仙界二天相接之处，遇见乾天罡气，立即消散。不特枉费前古金仙苦心，而且二次元江取宝也无此物。固然妖尸恶贯已盈，终难脱劫，那就要劳师动众，费力多了。此次取宝，本来所得无多，诸位道友到时不可贪心。首先要注意此宝，一旦发现，更不可随使用剑光、法宝堵截。我炼有乌云神蛟网一面，大小分合，无不由心，略费片刻工夫，便可改变成好些副。少时待我分出，按人各取一副。金船出水，此宝飞升以前，必在水面略一回旋，方始向上急升，那时妖尸或是分出许多鬼怪使我们应敌分神，或令妖党苦斗，便难兼顾。

好在此宝升空自化，永除后患，弄巧也许还有收宝之法，都说不定。诸位道友千万不可惊慌，一见此宝，速将乌云神蛟网掷去，各用剑光、法宝护身。有我在侧，群邪之中，只妖尸一个难于抵敌。但杨道友已经赶到，所见多属幻象，绝无他虞。等宝入网，无论何人，速往中央飞来，将宝交我，然后合力应敌。仗着乙真人的伏魔旗门，虽未必一网打尽，大约除妖尸以外，也没有几个生还的了。”众人一一领诺。玉清大师随将神蛟网取出，分织成了九副，除在座诸人外，给欧阳霜也留下一副。

一会，欧阳霜奉颠仙之命，将应办之事办妥，由后洞走来。玉清大师将网交与，重新叮嘱，然后同入后洞去见颠仙。颠仙先将洞门行法紧闭，笑问玉清大师：“又照乙真人之计行事么？”玉清大师笑道：“这妖尸和雪山老魅一般机智绝伦，近为此宝日夜筹思，岂有不来窥伺之理？不这样，他未必深信不疑。我们欲取姑与，一则坚他信心；二则使他自知必能漏网，不致拼命来伤我们的人。岂非绝妙？”颠仙笑道：“这样一说，他知旗门厉害，必然胆怯矢志，先留退步。我们人虽无伤，乙真人要想除他，却难如愿了。”玉清大师道：“乙真人本是心急前仇，逆数行事。适才岳道友所持乙真人书信，看完便化，师叔未见。看那意思，乙真人自从得了齐师叔二次飞剑传书，告以此宝底细，知道妖尸伏诛不远，也就变了初意，欲等此宝到手再行诛戮，不急在此一时了。”颠仙道：“我因霜儿来说，乙真人派人传书，她在旁没有看完，便即化去。你示意令她对我来说，我未见全信，还当此老非要逆数而行呢。照此说来，我们目前虽然小就，总可有胜无败了。”众人听这语气，好似适才玉清大师所说一节，题外还有文章。但是颠仙和大师俱未明说就里，俱都不解，又不便请问。料定劲敌当前，事关重大，只得到时仍照原定做去，相机行事，各人都打着同样心思。不提。颠仙随又商议取宝之事，除欧阳霜一人外，由玉清大师起，各人俱派有职司。议定之后，颠仙只留玉清大师一人，余俱命出。

当下由颠仙门下女弟子欧阳霜、慕容姊妹暗往前殿落座。一面为新来二人安排居处。

慕容姊妹俱喜烹调，特意备了一桌酒菜，与众同饮，山肴野蔬，别有风味。连岳雯已能辟谷的，也是见猎心喜。言笑晏晏，饮啖甚乐。山月渐升，清辉如昼。

众人本在殿外石台上对月畅饮，正在高兴头上，忽听庵外风雷之声大作，知有警兆。

忙各离席，纵起遁光，飞身出外探看时，庵外风雷已住，只见祥光万道，瑞霭千重，似波涛一般向四方八面散去，彩毅冰纨，映着皓月清辉，奇丽眩目。众人见和先前魔女铁姝被困情景相似，知是神驼乙休伏魔旗门妙用。只不知玉清大师何时出来施为，怎知妖人来此侵犯，收功又如此迅速。因知

此宝厉害，不敢再进。看神气，妖人非擒即逃。既有玉清大师主持，无庸上前，便各立定观看。

晃眼之间，光霞尽敛，月光之下，疏林平岗依旧清澈，玉清大师也已现身。相隔不远，倒着一个矮胖道人。知阵法已收，忙赶过去一看。妖人只有一条右臂，左臂似早断去。人被仙法禁制，并不曾死。一双碧眼，直射凶光，衬得相貌愈加狞厉。身背一个大蓝葫芦，已经震为两半。地上好些绿色沙子，有的妖焰将灭，犹有余光未尽，如萤火虫一般略闪即灭。鬼火荧荧，遍地皆是，转瞬俱都消灭。众人正待询问妖人来历，大师道：“有劳刘道友将这妖孽提往后洞，我少停即来。诸位道友如愿同往，也可前去。”众人中只白水真人刘泉多识异派妖邪，已认出那妖人正是庐山神魔洞白骨神君的爱徒碧眼神佛罗泉。知他师徒惯用新近死人的白骨和精魂余气祭炼各种恶毒法宝，厉害非常，不禁大为惊讶。因见罗泉凶睛闪烁，恐防暗算反噬，不敢疏忽。正想行法摄入后洞，不用手去沾他。玉清大师看出刘泉慎重，笑道：“这厮的白骨箭叉和幽灵妖火，俱都为我所破。

因不愿污这庵前净土，我又不是主体，特地送到郑师叔那里用太乙火炼，使其形神俱灭，免为人害。他已为神雷所伤，知觉全失，不能出声，只元神尚在。可告颠仙，无须问供，便即诛戮。反正是为劫宝而来，就是他知觉未丧，也必不吐。明晚这种妖邪来的正多，不值与他多费唇舌，就这么提将去好了。”

刘泉虽已放心，但暗忖：“这厮虽说法宝全丧，看他凶睛闪闪，至多不过身受禁制，大师怎说他知觉已失，连话都不会说呢？按说大师万无看错之理。”心中奇怪，故意喝道：“罗泉，你认得我么？”罗泉凶睛怒突，意似愤极。刘泉越料他知觉未死，见玉清大师示意催走，毒蛇在手，终以小心为是。便将罗泉拦腰提起，暗中戒备，往后洞飞去。

只见洞已开放，等将罗泉擒进，一阵烟光闪过，洞门重又闭上。颠仙见有妖人擒来，好似早在意料之中，丝毫未以为意。从容由身上取出一个玉环向空一掷，化为一个二尺许的光圈飞向洞顶，凌空悬着。刘泉会意，便将罗泉往上一抛，恰好拦腰束住。

跟着玉清大师便率众赶到，闭洞之后，说道：“乙真人伏魔旗门端的神妙。现经运用，本庵连这洞府俱在笼罩之中，稍有警兆，立即知觉，便不行法封洞也无碍了。”颠仙道：“话虽如此，妖尸饶有灵机，终以谨慎为是。这厮是怎被擒住的？”玉清大师笑道：“当铁姝被魔母唤去，我收法之际，心神微动，暗中留神查看，已知有异。因这厮曾得白骨老妖真传，自在九华为盗肉芝，被金蝉道友飞剑断去一臂，乘机用他本门解体分身法化血遁回山去以后，立誓报复前仇，苦心修炼，颇有一些鬼祟门道。我只知道妖人在侧窥伺，竟不知他藏处。惟恐当时打草惊蛇，被他逃走，故作不知，露出空隙，同众道友径直回庵。实则暗中已将旗门倒转，隐去形踪。可笑这厮真个胆大，先见魔女被困狼狈之状，明知厉害，仍伏伺了一阵，见无甚动静，终忍不住。因不知此宝来历妙用，以为我已收宝回庵，庵前纵有甚埋伏禁制，照他师传妖法，决困不住，妄想试探着入庵窥伺我们虚实。适才出庵查看，这厮已经入伏，正在东驰西窜，冲突不出。他还以为身形已隐，人看不出。却不想他那一身邪气，如在远处潜伏，或许难于发觉，相隔这么近，不比初来时，是在左侧危崖之上，本就一目了然，何况身在伏中，更易发觉。他不见人，人却见他，稍一发动阵法，原形立现。他见庵门忽隐，云雾四起，迷茫无路，

已觉不好。

等我入阵现身，竟妄想以所炼妖法和幽灵阴火取胜。白骨老妖与妖尸谷辰路道相同，这厮是他门下，定然二妖相合，奉命而来。意欲生擒，拷问机密，因妖尸长于地听之术，恐被惊觉。便一面破去妖法，假装发动旗门中的乾天神雷，将这厮震迷；一面又和刘道友等述说，故意呼唤这厮，让妖尸听去，然后擒来这里。实则这厮只是吃仙法禁住，知觉一点未丧，只要解禁，即能出声言动。我们只知妖尸此次蓄谋大举，他也惟恐我们算出底细，洞中设有魔法，颠倒踪迹，因此底细难知。难得生擒到他的手下死党，此时又无甚事。寻常拷问，他必不招。师叔最精五行禁制妙法，何不试上一试？此法虽然残酷，这厮师徒积恶如山，已经满盈，以暴制暴，也不为过。师叔以为如何？”

郑颠仙笑道：“妖尸不知可会被你瞒过么？”玉清大师道：“我也想到这等做作，他未必不疑。不过这厮乃是白骨老妖爱徒，如恐泄露机关，径下毒手，一则现正二妖合力，需人相助之际，惟恐白骨老妖不快；二则我应变迅速，擒到以后，先放众道友入阵，将他送来此地，然后就全阵收去。妖尸便是不顾友情，想下毒手置这厮于死地，先有旗门仙法阻隔，嗣又移来这里，也办不到。适才刘道友走后，我曾细心观察，并无朕兆。

妖尸也许信以为真，当这厮真个失去知觉了呢。否则那白骨老妖居心狠毒，与妖尸不相上下，又是他的徒弟，下手更易。妖尸既有求于人，即有顾忌。他知这厮已落敌手，万无生路，与其任他泄露机密，还受无边痛苦，倒不如由他自行处死好得多，岂有听其自然之理？”颠仙道：“话虽如此，我看这厮目露凶光，只有愤恨，而无惧色。妖尸不是不知我们难犯，既敢令其轻身涉险，不是另有脱身之道，便是另有熬刑之法。定要拷问，还须事先查看清楚，免得白费心力。”

玉清大师本在暗中留意罗泉神色，见他听到这里，怒目犷视颠仙，眼里似要冒出火来，心中明白，故意试道：“我看不会。这厮如有什么玄妙准备，适才刘道友送他来，已经施为逃走了。师叔五行禁制中，只土木二禁最难忍受，使人啼笑皆非。好在他跑不掉，等我撤法，就请试上一试，看是如何，再作计较吧。”颠仙方要答言，玉清大师瞥见罗泉口角微现一丝笑意，越发断定所料不差。手指罗泉，抢先说道：“你休睡在梦里，以为我们只要将禁法撤去，你便可借用五遁逃形之法逃生；那土木二遁，逃时更是容易。

可知你师徒鬼域伎俩，我们俱已深知。所以刘道友提来时，不令你身与五行之物相触，凌空提起。实则他也过虑，休说你已受我禁制，在未撤以前，任你神通广大，也是施展不开；就是此时撤去禁制，此洞有仙法封闭，丝毫声息都已隔绝，所有你那教下逃生妖法一齐失效。借用五遁逃形之法或许能行，但我们已有防备，势必在拷问之前，破了你护身和逃形妖法，然后撤禁，依次行刑。反正一死，早说实话，免受若干大罪。”随说，手朝罗泉当胸虚划了一下，罗泉上身衣服立即分裂自解，胸前果有一道形如骷髅的妖符，隐映肉里。罗泉自知机密败露，无论何方，俱难逃命，二目凶光顿敛，目注玉清大师，意似有话要说，为仙法所禁，不能出口。玉清大师道：“你且莫忙，等我破了妖法，自然容你张口。”

罗泉知道绝望，热泪不由夺眶而出。玉清大师也不睬他，由怀中取出七根金针，向罗泉胸前掷去，七丝金光闪处，钉在妖符上面。正撤禁法，想要问话时，忽听罗泉厉声怒吼：“你们好...”底下“狠”字还未出口，倏地

全身起火，晃眼化为灰烬。郑颠仙和玉清大师终是行家，见状知为妖尸所算。知道妖尸和白骨神君此举实非得已，但能保全，仍要保全，罗泉虽为妖法自焚，灵气未必全灭。此时全洞仙法封禁，遁逃不出，迟早有人开洞进出，稍有空隙，便被二妖将残余灵气收去，仍可聚炼成形，重为人害。一见火发，双双不约而同，各将手一搓一放，便有雷火连珠发将出去。轰隆之声，震撼全洞，满地都是金光烈物流走。最后又用禁法将劫灰收集一处，叱开石地，深埋在洞内，方始停手。

原来妖尸和白骨神君因罗泉自告奋勇，坚请探敌，惟恐闪失，层层俱有防备，机诈百出，并与罗泉说明临危舍身之策。罗泉自恃妖法高强，又与妖师心灵相感，千里无阻，自信极深。及至来到苦竹庵，首先遇见铁姝被困，才知果非易与。虽然内怯，无如来时夸了大口，又恃妖法妙用。心想：“我只偷探虚实，不与敌人交手，形迹绝隐，难道还会闪失？”及至误入旗门，方欲解体逃遁，便吃玉清大师擒住，始终没有逃脱机会。不合默运心灵告急，二妖闻警，断他必死，便在洞中运用妖法，静候时机，自行杀害，免泄机密，还受无量苦楚。

玉清大师和郑颠仙只料定罗泉身有妖符，可以乘机逃遁，或是抗刑不招。哪知妖符具有多重妙用：如不为人识破，无论仙剑、法宝、五行禁制，只一沾身，立可借以兵解；即使当地防备周密，元神遁逃不出，也可施展本门妖法，隐去形迹，或附在别的人物之上，稍有空隙，立即遁去；如被看出，不等对方破法，被擒人心神一动，立即自焚而死。

罗泉先还想设词延挨，只要不破那妖符，稍延时刻，仍可有设法逃遁之望。及见那符本来深隐肉里，外观不见，衣解以后，不俟敌人行法，先自现出，便知妖尸和魔师要他速死。偏又口张不得，连整话都未说出一句，便化劫灰惨死，形神俱灭了。颠仙和玉清大师那么道法高深的人，竟会错了一着，事后想起，不禁相对失笑。所幸明夜之事，早有峨眉掌教真人和神驼乙休顶示仙机，一切有了准备。虽不深知妖尸机密，有甚出奇法宝，但也不足为虑。本来顺便拷问，能知妖尸底细更好，无关宏旨，说过拉倒。众弟子也告辞出来，去到前殿。走时已将尽兴，便不再饮，同往殿中打坐养神。

到了次日清晨，玉清大师正往前殿和众人闲谈，慕容昭、慕容贤姊妹二人忽然走来，手持颠仙手示，与众观看。大意是：

弟子辛青现在后山深处三柳坪制造独木舟，现将功竣。还有欧阳霜由卧云村运回的七禽毒果，因成熟以前，先后屡受妖人天门神君林瑞师徒等人伤害，虽有仙法封禁，防范周密，到底遗失了些；加以种植不够年份，收成不足。今晚应用已恐不敷，惟恐再受妖人暗中盗毁，特意运藏后洞。因不能由三柳坪溪边装载，现在后洞地底开了一条地道，直通江心。须在申初以前，将所制木舟由三柳坪溪中行驶到庵前江岸下新辟水洞停泊，由水底将五谷蛛粮装入舟中，以备夜来应用。但是连日各异派妖邪虎视眈眈，大敌环伺。

辛青制舟之地虽有仙法封禁，极其隐秘，但是两地相隔不下百里，水道迂回。妖尸饶有玄机，长于天视地听，一经行动，难免不被觉察，暗遣妖党作梗。现命慕容姊妹前往护运，并令众人分出三人同往相助。余人除玉清大师另有要事外，齐集江边照护。妖尸此外为一仇敌牵制，不到子夜虽不能来，但是白骨神君同恶相济；此时还有不少别的异派妖邪，有的立意破坏，有的觊觎宝物。令众看完，愿去的即随慕容姊妹起身，不可出声议论。此事行动务宜缜秘，以防泄露……

众人看罢，凌云凤首先起立，站到慕容姊妹一边。俞允中、戴湘英见云凤去，也相继起立。玉清大师早知此事，见云凤眉间隐映杀气，尚无晦色，知道此行必有干戈。便把云凤招至面前，用手在掌心写了“诸事留意，不可造次”八字。云凤含笑点头。慕容昭随将颠仙灵符取出，招众同立，先用灵符潜光隐迹，然后同驾剑遁，由殿前破空飞起，往三柳坪星驰而去。

那三柳坪在大熊岭西南乱山之中，地势险恶，四面山岭杂沓，到处森林绵亘，荆棒匝地，加以毒岚恶瘴终年不散。只有当中现出一片平地，野草丰肥，高几过人，内中蛇腴四伏，毒蚊成阵。亘古以来，不见人迹，端的隐僻非常，险恶已极。坪大约有二十亩，崖壑环亘，宛若石城，仅东面有一丈许宽的缺口。此地林木独少，只有三株古柳树，大均六七抱，已为雷所击，折断死去。柳前不远是一深潭，伏泉上涌，长年冲激成一条小溪，水作朱砂色，由东缺口奔流而出，曲折绕行于万山之中，会合全山溪涧伏流，蜿蜒入江，为元江源流之一。元江一名红河，便因有一段水红之故。辛青乃颠仙门下最得力的女弟子，随师最久，法力剑术俱都高出同辈。前些年奉命采药，无意经此，彼时三棵古柳树新遭雷击。当地危崖上产有两种极难得的灵药，辛青连去好几次，将药采完才罢。

三柳坪地名也是辛青取的。

颠仙上月召集弟子密议，说起元江取宝要三只载蛛粮的法船，须以整株大木刨制，如能觅到雷击之木尤妙。如寻不到，只要千年以上的径丈巨木也可。好在本山森林甚多，并不为难。但那制舟之地必须隐秘，还要近水之处，始能合用。辛青想起三柳坪那三株大树，该地又与江流相通。尤妙是树身高大，当中一段树干并不甚弯，质甚坚实，与常柳十九树老腹空者不同。雷火烧毁空残之处尽可避开。细一寻思，一经加工，便是天然舟形，不似山人所用独木舟，整木摇橹，式样蠢笨，真再合适没有。于是当即禀明。过不多日，颠仙便率辛青同往，见了那等地势，心中大喜，立即指示机宜，命其如法制作。

彼时大金蛛不曾借到，事尚隐秘。颠仙偶想起事关重大，为防万一，设下两层禁制，并用移形换影之法，将原有景象掩饰。不料果然有备无患，否则妖尸和各妖邪如知有人在彼制造木舟，必早赶往破坏，辛青独力难支，事败不说，弄巧命都难保。

这日清早，颠仙本定派人往接。慕容姊妹刚刚领命起身，颠仙便接辛青告警信符。

当初辛青制舟时，因那木舟非比寻常，须要算准时日，行法祭炼，兼旬始成。除禁制防范外，另传信符三道，以备遇敌求援之用，各按轻重焚化。颠仙知道辛青细心谨慎，所焚只是头道信符，必是当地有甚可疑朕兆，因值功亏一篑，接应人尚未前往，焚符告警。

等了一阵，不见续报，可知事甚轻微，业已应付过去。或是本不相干，辛青小心太过。

好在接应之人已将到达，恰值事忙，无暇分身，也就未以为意。

这里云凤、允中、湘英同了慕容姊妹飞行迅速，一晃眼到了三柳坪上空。坪上因有颠仙禁制，外人不能窥见。云凤等三人方觉沿途山势险恶，慕容昭已朝众人打着手势，令将遁光停住。随照师传禁法施为，将手一指，向下面看去，分明是一片烟岚瘴毒腾涌的沼泽秽区，忽然现出丈许空洞。慕容姊妹随即引众飞下，将手一挥，顶上幻影仍旧复原，下面山环中却现出一片

平地。辛青喜洁，因有多日耽搁，坪上杂草已经剪除整洁，甚是干净。溪旁停着三只三丈来长、丈许粗细的木舟，舟旁立定一个长身玉立的青衣少女，正在翘首相待，面有优色。见了五人，立时面转喜容，迎上前来。那少女正是辛青。

互相叙礼之后，辛青说道：“这三只木舟天明前已经制成。仗有师父仙法禁制，外人经此，下面便有多大声音也听不出，想看底细，更是不见影子，我却能看到和听到上面敌人动静。所以这多日来，并无丝毫变故。今早舟成，颇合心意。正拟等接应人一来，将舟运回，便可交代，忽听上面破空之声甚急。先只当是异派中人，无心经此。后见他竟在这附近左右盘旋不去，才知有为而来。自经师父移形换影，这里借用前面沼泽虚景，已经隐去。我虽不知来敌深浅，因见他只在左右一带窥伺查探，始终没向当空飞过，以为总可瞒过。谁也想不到污泥秽病之区，会是藏舟之地。即被他发觉有异，我本人不说，有这两重禁制，也足够他破的。又知午前接应必到，师父定有安排，本心不想向师父报警。但这厮时而远近飞翔，时而停歇，约有个把时辰，猛听远处异教中阴雷轰山之声。

心实放不下去，悄悄隐身敛声，缓飞升空一看，原本是个通身漆黑，似人非人的怪物，正在凌空飞翔，手发阴雷，朝着远近山谷沟壑中乱打。看他那神气，必是算准我们在此制舟，立意赶来破坏。也明白下有法术隐蔽，只急切间查看不出虚实，找了一阵找不到，一时性起，觉着下面景物稍有疑似，便用他那邪教中的阴雷朝下乱打。照此情形，迟早被他打到此地。纵然不怕阴雷打下，师父禁法发动，烟光上腾，必被发觉。万一久了不能支持，或为邪污，我道浅力薄，知道抵御不能，想催接应快来，便向师父略为告警。

这厮阴雷煞是厉害。发时碧焰宛如箭雨，一经打中，立时山崩地裂，声音不大，可是山石林木全化灰烟，向空腾起，随风消散，看去惊人。与我以前所见邪教中的阴雷大不相同。这厮打了一阵，见无异状，雷声和飞行之声又复停歇。我又待了一会，忍不住重又轻轻隐身飞起查看。谁知敌人已经落到左侧危崖之上，侧面向着这里。因为邻近，才看出他是个生相短小的丑怪黑人。最奇怪的是，也不知一人化身为三，还是本来孪生兄弟三个，并肩而立，相去尺许，要行全行，要止同止，身首手脚，一举一动，无不如一。

身上各背一个黑葫芦，几和其人一般长大。右肋上横插三剑，斜钉入肉，周身妖气浓厚异常。这时不知又发现什么，脚一点处，便和先前一般，一股浓烟簇拥着朝前飞去，真比我们御剑飞行要快得多。飞时身子也只剩了一个。我那么留心，竟没看出那另外两个是与他合而为一，还是自行隐去。晃眼被他飞出十里以外，阴雷碧焰向下射处，随见无数劫灰高涌入云，知这妖孽决非庸手。幸我逐处小心严防，两次窥探俱未被你看破。才一转念，又吃飞回，仍落危崖之上，相隔很近，不时又见他鼻上下乱嗅。我恐被警觉，身在禁制以外，终不妥当，只好悄悄退了下来。我退时这厮又往左侧飞去，一直未听再有动静，相隔也只刻许。我越想越担心，又不知接应来否，为谨慎计，正想向师父二次报警，师妹已和三位到来。我想这厮必不会走，也许潜伏近处，伺隙而动。诸位来时，可曾见有这种妖邪或其他异状？”

五人俱答无有。慕容姊妹和湘英俱料业已离去。允中因在青螺峪常听师父说起各厉害妖人形态动作，知是劲敌，忙告云凤小心戒备。云凤本来胆小，听允中一说，猛忆行时玉清大师预示，忙将飞剑、法宝准备应用，以防万一。辛青因云凤等三人初会，以前未听师父说过，并不是常听的峨眉门下

三英二云等高明之士，慕容姊妹本领还不如自己。

接应人虽有五人之多，毕竟妖人似乎厉害，惟恐木舟启行，一出禁制之地，立受妖人侵袭。万一抵敌不住，前功尽弃，并还贻误大局，心中好生惊疑。无奈申初以前，还须将木舟送抵庵前江心水洞，不能迟延。又听慕容贤说起师父无暇分身，今晚来敌甚强，声势浩大，除师父自己以外，只玉清大师一人能经大敌，现在忙于布置。想了想，无可奈何，对众说道：“诸位师兄姊妹，这三具木舟关系大大。我看适才三黑妖人必未远去，也许看出下有禁制，不愿多费手脚，打草惊蛇，故作离去，所以诸位来时，也未遇上。

实则妖孽隐迹在侧，待机而作，此去途中定要相遇。虽然我们也非可欺之辈，但他阴雷已极厉害，有无别的恶毒妖法，尚不可知。为今之计，愚意以为，行时每舟各由一人按照家师灵符驾舟前行，推出道法较高的三人飞空防护。遇见妖人，稍觉难除，便只守不攻。好在木舟有家师禁制防卫，未必便为所毁，只求全师而退，三舟一齐到达江中，免误大事，于愿已足。愚姊妹三人俱道浅力微，可否请三位师兄师姊勉力相助，飞空随护如何？”

允中、湘英自知法力有限，再四谦谢，愿充操舟之役，与辛青、慕容昭调换。辛青看出不是虚语，心更愁急。尚幸来人中云凤尚未推却，意气自如。又听说是白发龙女崔五姑门下，新由白犀潭韩仙子那里得了几件异宝，似乎可以倚仗。本非客气的事，事已至此，只得令四人相互调换，匆匆传了御舟之法。由慕容贤为首，允中、湘英依次各驾一舟。辛青施展仙法，喝得一声：“疾！”木舟便由坪上滑行入水。慕容昭当先开路，云凤居中，辛青断后，撤了坪上禁法，各驾剑光飞起，分上中下三层，一同押护三木舟，缓缓驶出缺口。离了禁地，舟上三人如法施为，手朝舟首一指，三舟同时将首微昂，只剩舟尾少许略沾一点水皮，似龙蛇腾波般凌空欲飞，顺着山中溪流如飞朝前驶去。

辛青见妖人并未出现，一晃舟已驶出好几里，心方暗自庆幸，忽听破空之声。回头一看，前面一团浓烟裹住辛青所见的一个小黑人，身后一道匹练般的彩虹，星驰电掣疾飞而来，眨眼已将空中三人越过。这时辛青飞行较高，其次是慕容昭，云凤因和允中上下应答，离舟只有三四丈高下。辛青见那黑人比自己飞高数倍，势绝神速，并未与己为难，身后彩虹也看出不是何路数，照那神情，分明是追逐妖人无疑。已将飞出前舟，既未来犯，乐得旁观，不去招惹。惟恐慕容昭和云凤不知轻重，妄自发难，刚待追上叮嘱。

那小黑人本与三人一上一下顺路并飞，已经过去，百忙中忽往左一偏，正当三舟所经溪流前途的上空。辛青见超出前舟已有里许，双方均未发动，以为不会有事，正将遁光放缓，仍自断后。猛瞥见黑人手上发下万道碧焰，直射前面溪流之中，一闪即灭，也不见水往上腾起。同时那道经天彩虹也已追上，相隔黑人约有十丈，倏地分射出两道红光，朱芒映日，奇光照耀，其长经天。并不向小黑人直追，各朝两旁遥空射去，比电闪还快得多，眼才一瞬，前端已经交合，化为一个梭形光圈，将小黑人去路挡住，围在中间。

辛青、云凤等看出情势不佳，前面一个强敌，后面这道彩虹，从未见过，看那法力甚是高强，急切间也分不出是敌是友，护舟要紧，下愿多事。虽然瞥见小黑人朝前路溪中发下一片阴雷，却并未爆发；辛青又自恃木舟上有师父灵符妙用，寻常阴雷不能侵害；自己又精通遁法，一旦稍有异状，不是不能抵御，只想乘隙遁走，早离险地。故依旧行法催舟，向前急驶。眼看相隔小黑人施放阴雷的水面不过一箭之地，瞬息便要驶过，猛觉彩虹耀目，

由众人头上电驰飞过。因为势太迅速，目光不容一瞬。空中辛青等三人刚看出彩光中现一冰绢雾般、美若天人的少女，用手连朝下指。还未及分别来人用意，那行法押船的慕容贤、允中、湘英等三人猛觉木舟微一震，倏地凌空腾起，溪水随着木舟底高涌，带着粗约丈许的飞涛朝前飞去。三人不知吉凶，俱都大惊，正在手忙脚乱。

空中护舟的辛青、云凤、慕容昭三人也甚警觉。上下六人一齐惊惶，忙着飞剑御敌。云凤本来已看出这前后所见两人都非寻常，早存戒心，除飞剑外，更连飞针、神禹令及全身法宝一齐取出，正待施为。哪知就这晃眼工夫，彩虹中少女已电闪星驰，往侧面原路上射去。同时那三只木舟也由空中飞坠前面溪水之上，直似鱼跃龙门般由来路溪中自行跳出百十丈高远，仍落水上，溪水复原，更无别的动静。

辛青知道木舟关系大局，对方用意不测，惟恐木舟出了什么花样，当时还是只顾舟上，连忙招呼云凤、慕容昭往前赶去。因事紧急，只顾查看木舟，此时空中是何情景，全都无心注视。刚刚落到木舟上面，彩虹倏又飞临。舟中六人方疑不免一场恶斗，辛青、云凤刚指剑光上前，那少女由护身彩虹中先飞出青白二色两道霞光，将两人飞剑敌住，同时高声喝道：“我非妖邪，诸位道友休得错认。木舟适已遇险，如不是我，适才业已为妖孽阴雷炸成粉碎。现在前途埋伏甚多，千万不可再沿流驶行，务须少停。待我捉到妖孽，自会送这木舟过去，决不误事。”辛青忙问：“道友尊姓大名？”未容再往下问，少女已接口答道：“我乃小南极金钟岛主叶缤，与令师大颠上人素识，追寻妖孽已非一日。这厮乃九烈神君孽子黑丑，此时被我冰魄神光困住，稍纵即逝，无暇多言；擒到妖人，自会详告。”说罢，彩虹电掣，重又朝前侧面飞去。

辛青往昔听师父说过叶缤来历，知她隐居小南极已三百年，道法高强。所炼飞剑与众不同，乃两极玄冰精英凝炼而成。用时能化为千亿，妙用无穷。为各派女仙中异军独立的数一数二人物。相隔数万里外，不知因何追寻妖人来此？只因事起仓猝，未及细想。

这一回思，适才木舟飞起时，恰将妖人施放阴雷之地越过，料无差错。忙即收回飞剑，将舟止住。朝前细看时，前侧不远，那梭形方格光圈将先逃小黑人圈在当中后，小黑人本意还想由上下两方遁走，不料前途红光才一交头合拢，光圈上立即爆起无数朱芒，奇光如雨，上下齐发。上面的射向天空，晃眼由细而粗；下落的也是如此。晃眼自相融合，结成一个梭形方格光笼。小黑人被困在内，一声长啸，先由身上飞出千百道黑气，远看铁柱一般，将上下四外红光撑住，不使由大而小往里缩拢。紧跟着化身为三，回手一拍命门，发出笔也似直三股碧焰，向红光烧去。红碧相映，闪闪生辉，十分好看。少女已经飞临光笼上空，将手一指，护身彩虹中又是五颜六色，分射出十几道各色晶芒，罩向光笼上面，一层层布散开来，围在红光外面。那小黑人先是急得在里面泉声怪气，尽情辱骂。后又全身赤裸，露出瘦小枯干黑如墨煤三具怪身，不住在内倒立旋转，周身俱是碧焰黑气围绕，兀自左冲右突，逃走不脱。可是少女彩光虽将他困住，急切间也奈何他不得。辛青见时辰将至，前途妖人埋伏尚多，叶缤警告，当非虚语。双方仍在相持不下，既恐延误事机，又恐妖尸灵警机诈，长于天视地听，乘隙赶来，就是叶缤也未必能抵得住。行止俱在两难，好生惶急。正想再待片刻，焚符求助。

云凤早就跃跃欲试，见辛青满面愁容，忍不住说道：“辛师姊，我看妖

人虽非叶道友之敌，但颇长于防御，似此相持下去，我们难保不误事机。妖人如再蓄有诡谋，或是故意延挨，等待妖党，岂不更是可虑？妹子新得这面神禹令，韩仙子赐时，曾说专破各种妖烟彩雾；还有两柄钩戈，也有好些妙用。与其坐误时机，何如试它一试？反正是仇敌，管他是甚来路，能早脱身，岂不更好？”辛青旁观不动，固然为了守护木舟要紧，一半也因平日常闻师言，九烈神君神通广大，睚眦之怨必报，招惹不得。妖人是他爱子，虽然有意为难，毕竟彼此尚未交手对敌，他自犯我，我未犯他。难得有人出头，正好假手叶缤将他除去，免给师门日后树此强敌，留下隐患。再看敌人来势，叶缤如不能胜，自己也决不是对手，乐得静守在旁，专护木舟。真要不行，便用灵符告急，将师父请来，比较稳妥。于是一味小心谨慎。因和云凤、湘英、允中三人初见，总以为未学新进，不会有甚过人之处，虽然飞剑俱都不弱，毕竟不是妖人之敌，只管愁急，从未想到。及听云凤一说韩仙子传有法宝，心中一动。暗忖：“三人如无本领，师父怎会命他们前来？怎底细未知，便这样轻看人？差点误事，真是该死！”连忙笑答道：“凌师妹如能往助叶道友除此妖孽，再妙不过。但听叶道友说，此乃九烈神君之子，妖法高强。适才见他身外化身，必擅玄功变化。迎敌之际，务要小心。再者，家师和诸位师伯叔多与九烈神君无仇无怨，这厮必受妖尸等愚弄来此，能不伤他，惊走最好。”

云凤不知怎的，一见叶缤便觉投缘，无形中生了亲近之心。及见所放彩光，虽将妖人黑丑层层包围，但持久无功。哪知冰魄神光厉害非常，叶缤欲使仇敌三尸全化，形神俱灭，另有用意。恨不得立刻上前助她一臂，才称心意。无如修为日浅，知道辛青是颠仙门下大弟子，修为多年，功力深厚，她既旁观不动，必有原因。护舟之事，关系全局，不便冒昧启齿。待到此时，实忍不住，试一开口，竟蒙应允。也说不出是甚缘故，心中一高兴，连辛青的话也未听清，口中诺诺连声，人已驾了遁光飞上前去。当着外人，急欲求功自见，还没飞到，首将二宝取出施为。

叶缤本拟用冰魄神光将黑丑炼成灰烟而灭，不料黑丑看出形势不妙，忙用本身所炼地煞之气将神光挡住，不使压近身来。一面施展玄功妖法，将身形合一，手按胁插三剑；一面准备能全身遁去更妙，万一逃走不脱，便拼四十九年苦炼之功，舍却一个化身，借遁逃走。同时为报仇起见，临逃走时，将身背大黑葫芦中的阴雷毒火全数施放出来，即便敌人不遭惨死，伤必不免，至少也可出一点气。叶缤见黑丑煞气、妖法厉害，竟将冰魄神光挡住，远非昔比，心中一留意，便将阴谋窥破。知道黑丑已得乃父九烈神君真传，加以天生戾质奇资，炼时极肯下苦功夫；这次奉命出寻乃父所宠妖姬黑神女宋香娃，又将乃父多年聚炼的魔火阴雷带了一大葫芦出来。九烈阴雷自成一家，全是地肺中万年阴郁戾煞之气炼成，专污飞剑法宝，无坚不摧，无论人物山石，中上立即全消。未用时，看去只有梧桐子大小。发时化为一溜碧焰，一粒阴雷之力，能将百十丈方圆的山石地面震为灰烟。修道人如被打中，始而中毒，几个寒噤过去，身上逐渐寒热交作，终于本身真元连同骨髓精血，全被阴火烧干，通身化为白灰而死。以道力禀赋的深浅，分时久暂。

除非受伤人功力深厚，能以本身纯阳之火将它先行消灭；或是中了以后，能以真元之气屏除体外，始能无害。否则极少生路，端的阴毒已极。尤厉害的是九烈父子已炼得与心灵能相感应，别人即使借用，尽管能将阴雷发出，中在人身，或是埋伏要路，并不一定随手爆发，可以由心运用，到了时

机方始发挥妙用。叶缤来时云中遥望，沿途已埋伏下不少阴雷，这一大葫芦何止百粒。如彼情急，尽量发出，自己有冰魄神光护身，不畏伤害。无如为数太多，这附近千百里内，山川地域固然难免齐化劫灰，同时地底必受巨震，那时地火怒涌，江水倒流，不知要伤害多少生灵，岂非自己造孽，迫成这样大灾？就此放他逃走，又于心不甘。想来想去，只有仍用神光将他紧紧包围，注定所炼三尸元神，任其变相捣鬼，不等阴雷齐爆，决不丝毫松懈。这样一来，纵令防不胜防，三尸元神不能悉诛，被他逃走一二，那万千阴雷却可在空中一举消灭。自己再运玄功加以戒备，至多耗去一些冰魄神光，决不致伤害生灵。主意打定，为防黑丑化形遁走，又将护身神光分出几片彩虹，往上下四外飞去，晃眼不见。

黑丑也知和敌人仇深恨重，立誓除他。不料事隔多年，竟会狭路相逢，又急又忿。

情知不幸，惊惧万分，只管在光笼中聚精会神，苦苦支持，不敢骤然发动，不觉挨了些时刻。叶缤见他业已准备停当，引满不发，以为最后所设罗网被他看破。适才已向护舟诸人夸口，时久岂不误事？也是心中发急。正待冒险诱敌，略放一丝缝隙，先破去他的阴雷，等到二次入网，再施辣手，便无顾忌。

忽然云凤飞来，叶缤心笑来人不识深浅。猛瞥见云凤手中持一形制奇异的令牌，上面发出一片青蒙蒙的光华，电驰而来。那光初出现时才照丈许，晃眼长达百丈以上，光粗不满一尺，看去并不强烈，可是飞剑光华一点也掩它不住。方觉不是寻常，那道青光已经射向围困妖人的光笼之上，也未觉着怎样，竟被透射进去，不禁惊奇。这时黑丑也早把玄功运好，一见敌人来了助手，目光旁注，左手拔出肋下所钉宝剑，咬破舌尖，喷出一片血光。身子一晃，三条黑影分合两次，倏又化成一体，带着一身黑烟，硬往光笼上撞去。乍看似要冲破光层逃走，实则黑丑共炼有三个元神，此乃三尸之一，主神和另一元神已被变化时隐去。如若不知底细，只将冰魄神光加紧一压，一神虽伤，主神和另一元神必被突围遁走。

叶缤原已防备及此，无如他这血光护身之法也极厉害，又是拼命而来，稍一失措，便被冲破光层，连这一神也被逃走，其势竟难兼顾。同时光层又被神禹令青光冲入，叶缤见状，大出意料，暗道：“不好！”正待施展，将暗伏外面的光网合拢，以免阴雷为害。说时迟，那时快，三方动作都是捷逾影响，青光到处，“哇”的一声惨叫，先是黑丑分化出来的无神的绕身黑烟，一齐消散，吃冰魄神光往下一压，立即消灭。紧跟着黑丑的本身不知用甚法术隐护，已经脱出光笼，待要飞起，吃青光透射过去，照了个原形毕现。云凤只知神禹令是专除妖邪，能随心运用，不伤自己人的法宝飞剑，还没料到宝光如此神妙。那两柄钩弋戈也是专诛邪魔的异宝，恰又取在手内，一见妖人现身，立即扬手飞出，化为两股金光，蛟龙剪尾，电射上前。

黑丑见分化一神已灭，本身又现，妖法也被破去。料定无有生路，惊惧忙迫中，正待将全葫芦内的阴雷发将出去。恰巧叶缤看出他变化神奇，恐有疏失，一面发动埋伏，就势又把原因妖人的神光合围上去，满拟连妖人带阴雷一齐围住，同归于尽。也是云凤贪功太甚，又将两柄钩弋戈发出。黑丑看出今日之局，一半败在云凤手里，恨切入骨。

又见神光还有外层，电一般合围上来，知道阴雷也失功效，已为神光所阻，不能损伤仇人。忽见钩弋戈穿光而入，正合心意，反正必死无疑，乐

得借此报复一点是一点。百忙中，咬牙切齿，二次行使妖法，咬破舌尖，喷出一道血光，暗将手中所持备用的几粒阴雷顺着神光起处，朝敌人钩弋戈上发去。黑丑周身时有碧焰黑烟血光飞扬，阴雷又有妖法血光遮掩，匆忙之中，二女谁也不曾看破。

黑丑法才行使，钩弋戈已荡散血光，双双围身一绞。同时叶缤的冰魄神光也里外合围，高喊：“道友，速收法宝，容我破这阴雷。”跟着连黑丑残尸余气带那大黑葫芦一同拥起，直上青云。眼看升高数十丈，只见白云层里，千百道霞光似电闪一般，连掣了几下，猛听一片轻雷之声，密如擂鼓，稍响即息。随见满天碧荧纷飞如雨，一闪即逝。

面前彩光飞敛处，叶缤现身道：“有劳诸位久等，又蒙这位道友相助，报却妖人杀徒之仇，十分感谢。时已不早，我也还有事他去。待我略施小技，先送诸位起身，就在舟中叙谈请教，并破妖人沿途埋伏的阴雷吧。”

说罢，不俟答言，径请众人各自登舟，自己和云凤同立湘英所驾舟上。跟着行法，将手一指，溪水忽又涌舟上腾，直升天半。这次和前次又不相同，直似天河行舟一般，并不下落，三只木舟全被舟底飞涛涌着，连舟带水凌空飞驶，其疾如箭。不消多时，便到苦竹庵前江边飞坠，竟然直沉下去。沉时四外的水纷纷奔避，环舟丈许自成空洞，舟过，上面的水随即自合。

## 第二 四回

彩幔横江 禹令神蛛收异宝  
奇辉焕斗 金轮火剑胜妖尸

云凤不知未一段乃颠仙禁法妙用，好生钦佩。因听叶缤尚有他事，好似送到即行，心颇依恋。难得到后，未曾话别，颇有留连之意。虽因妖人耽搁，时候还有余暇，打算舟到水洞，便请叶缤入庵相见。心正欢喜，玉清大师忽由水洞中接出，径请叶缤由地底直达后洞。并令余人相助运粮入舟，以备夜来应用。只云凤一人同往，三人一同到了后洞。

颠仙刚和叶缤叙见，一眼看到云凤脸上，不由大惊道：“你妖气业已入骨，定中妖人暗算。莫非路上出了事么？”云凤还未及答，玉清大师先接口道：“适才叶道友由水洞进来，也为此故。云妹受害实是不轻，叶道友同来，必知底细。”叶缤道：“适才路过此间，空中遥望，九烈神君孽子黑丑正在前面乱放阴雷，是我赶到将他困住。多蒙凌道友用神禹令相助，得报杀徒之恨。妖人原想将所带阴雷全数放出害人，被我看破，未容出手。我用冰魄神光连他残尸一齐裹住，飞往高空之中爆散。先未想到凌道友会中他的暗算，后在舟中相见，才得看出。这厮阴雷有许多感应，一经说破，受伤人发作更快，因此不曾对凌道友提起。乘凌道友与我叙谈之际，略用神光法邪之法，由身后直透体内，暂将凌道友真神保住，免遭惨劫。一面加急遁法，催舟同来此地。仗有神光护身，所以凌道友一时尚未觉察。无如妖人阴雷狠毒，我发觉以后，神光只能护住心神，保她暂时无害。我一离去，立受其害；便不离去，长此保持，人虽不至于死，一周时候，先受伤处的精髓骨肉也难免要受重伤。二位大师道妙通玄，想必能有解救。如其不能，闻得川边青螺峪怪叫花凌真

人有一至宝，名为九天元阳尺，专破邪教中的阴雷魔火。无如相隔太远，凌道友此时已不能御遁飞行。凌真人性情又极古怪，不知他肯借与否。”

云凤先颇惊惶，听到这里，想起日前去白犀潭时，芬陀大师和杨瑾之言，心方一动。

颠仙已接口道：“这类阴雷，我等即被打中，也无妨碍。云凤毕竟修道日浅，怎能禁受？如运玄功，使我所炼先天纯阳之气穿行周身骨脉，未始不可驱除。但人却受伤，须要多日调养。今夜元江取宝，她那神禹令关系重要，少她不得。所幸她乃凌真人的侄曾孙女，又是崔五姑的爱徒，九天元阳尺手到借来。无如相隔太远，只玉清道友前往，可在期前赶到。但是这里又在用人之际，玉清道友执掌重任，无人能代。叶道友如能少留半日，便可两全了。”

叶缤先听云凤是怪叫花凌浑侄曾孙女，九天元阳尺手到借来，方自欣慰。忽听颠仙留她帮忙，自己恰有要事，于谊又不便推辞，不禁作难。云凤已将芬陀大师所赐灵丹取出，对颠仙道：“玉清大师怎可离去？弟子虽受妖人阴雷暗算，仗有叶道友的神光护体，直到如今也未觉出一点动静。记得由倚天崖起身往龙象庵去时，杨瑾师叔曾示先机，并赐灵丹三粒、灵符一道，许能祛毒复原也未可知。待弟子试服下去，如能医治，岂不是好？”颠仙先将灵丹接过，看了喜道：“此乃芬陀大师度厄金丹，广集十洲三岛海内外名山灵药而成。成道数百年，共只炼过一次，功能起死回生。区区阴雷之毒，更何足计？只服一粒足矣！”说罢，玉清大师仔细朝着云凤看了又看，等将灵丹服下，随问灵符安在？云凤取出。玉清大师笑道：“想不到我们今日三人俱都看走了眼。我原说云妹去时，眉间煞气，只主凶煞，应在敌人，至多树一强敌，怎会应在本身？适才见她脸上妖气笼罩，仿佛邪毒入骨，还在奇怪。原来怀中藏有芬陀大师灵符护体，阴雷并未侵入，所以受伤人毫无觉察。只因云妹不知底细，怀宝未用，妖人阴雷又极厉害，尽管不能侵入，依旧附身未退。叶道友爱友心切，也和我们一样，只当邪毒已经深入体内，只顾救护伤人，没想到破它。否则神光一照，早已化为乌有了。此符含有佛法妙用，威力非常。既然不曾用过，正好留备将来。云妹丹药服后，百邪不侵。只剩身外这点阴毒残氛，索性一客不烦二主，就请叶道友运用神光，将它除去了吧。”叶缤知道玉清大师有意相让，不便谦逊，手扬处，一片五色毫光飞起，罩向云凤身上，只闪得一闪，便自敛去。再看云凤身上邪气，便已净尽。叶缤立即告别。颠仙、玉清大师知她杀了九烈爱子，须早作准备，并未十分挽留。反是叶缤看出云凤情若夙契，意颇依恋，笑对她道：“凌道友，你我一见倾心，必有夙缘，相聚日长，无须借别。况我异日还有借重之处，正不在此一时。此去倘能如我预料，今晚也许能来参与取宝除妖盛举呢。”说罢，颠仙已将洞门开放，叶缤将手一举，道声：“行再相见。”一片彩霞，腾空而去。颠仙随又行法将洞封闭。

玉清大师笑道：“金钟岛主在小南极修道三百年，为方今女仙中有数人物。不特道妙通玄，所炼冰魄神光剑和太阴元磁精英炼成的两极圈，更有无穷妙用。因海外散仙无所隶属，只有一位师长业已仙去，人甚谦和，凡她相识的，俱以平辈相交。只心目中却少所许可。看她今日意思，与云妹极为投契。她那小南极金钟岛上，终古光明如昼，与不夜城大小光明境相隔最近。冰源中产有许多灵药仙果，以后时常往返，必有许多益处。

只她道行如此高深，异日竟会向你求助，实出意外罢了。”

谈了一会，颠仙便往水洞行法，将那装蛛粮的三只木舟隐藏水底，以

备夜来应用。

又和玉清大师隐身同出，前往两边江岸仔细查看了两次。众门人后辈早已奉有密令，各自分头行事，隐身埋伏去讫，一切停当。洞中只剩颠仙、玉清大师、凌云凤、辛青四人。

到了亥初时分，玉清大师按照预计，先往阵地等候妖尸。颠仙留下辛青守洞，对云凤授了机宜，也同起身，径由地底直出水洞。由颠仙自携大小金蛛和云凤、欧阳霜，同立当中主舟之上，慕容姊妹分驾左右二舟，满载蛛粮毒果，先由江心水底，暗中逆流潜行，到了沉没金船的水眼地窍前面停住，由水底仰视星光。到了亥子之交，耳听上面尚无动静。料定妖邪当已早到，敌我引满待发，还未动手，木舟一出水面，必要来犯。此时形势，敌动越早越妙。颠仙自顾木舟防卫周密，先将预置下流水底的暗号发动，由江心飞起一道光华，上冲霄汉，使玉清大师和众后辈门人好有准备。跟着手往江面上一指，一声雷震，江心波涛飞雪一般往四外散去，同时三股金霞将三只木舟紧紧包围，升上水面。

两岸诸剑仙本是隐身潜伏，闻见金光雷声，方欲发动阵法，齐向江心上空聚拢。猛听西北遥空一声极尖锐刺耳的异啸，紧跟着明月光中现出一簇烟云，星飞电舞而来。烟中裹定一个火眼金睛，通身墨绿，瘦骨嶙峋，长臂长爪，形似僵尸，通身红绿火光黑气围绕的怪物，厉声嗥叫，晃眼飞近。玉清大师知道来者乃妖尸谷辰，正合心意。方欲暗运伏魔旗门迎上前去，身刚现出，下余诸人还未及现身，就在妖尸将到未到之际，空中倏地一片碧绿火花冒过，又一妖人相继出现。众人见那妖人身高八尺，又瘦又长，道装赤足，手持长剑。一张狭长脸子，方目碧瞳，尖鼻尖嘴。脸和手足都是又瘦又白，通没一丝血色。背插九枝长箭，腰插三把短叉，左胁系一革囊，手持丈许长幡，通身都在烟雾之中。才一照面，一声厉吼，将手中长幡一摆，立时发出一幢绿阴阴的邪火妖光，照得附近山石人物皆成碧色。光到处，刘、赵、俞、魏、孙、岳诸人的隐身法立被破去，不等撤法，先已现身。

玉清大师认得妖人便是白骨神君与妖尸谷辰，都是劲敌。当时专斗妖尸，其势不能兼顾。惟恐刘、赵诸人不是敌手，一面将降魔旗门发动，接引妖尸入伏；一面暗运太乙神雷，将手一扬，朝妖人手中妖幡打去。这时下面颠仙已将禁法发动，放出一片光霞笼罩江面，将上下隔断。三只木舟也分品字形，相隔三四丈，按部位排开。大小二金蛛各自离盒，飞向水面箕踞，目闪奇光，注定水底，各将口一张，那亮晶晶粗如儿臂的珠丝，便如银涛也似直向江心水底射去。

几方面动作都快。妖尸谷辰隔老远便伸出长臂大爪，待向玉清大师抓去，一眼瞥见下面光霞横江，金蛛离船入水，不由暴怒。立舍前面敌人，两条瘦长手臂一晃，立即暴长十余丈，上面碧焰火光乱爆如雨，身子往下一坐，朝着江面光霞举爪便抓。玉清大师看出来势厉害，恐有疏失，一面暗中运用伏魔旗门，一面放起飞剑。犹恐不济，又将佛门离合神光发动。妖尸本不畏飞剑，一见金光飞到，并未在意，一面伸手去抓，一面还待冲破下面光霞。不料玉清大师乃佛门降魔真传，与寻常飞剑不同，才一交接，便觉难禁，手臂虽未被绞断，已吃不住。妖尸见金光神妙，不敢硬抓。刚把长臂一振，发出满臂碧焰将金光抵住，离合神光倏又发动。妖尸任是神通广大，也不敢再为忽略，气得满嘴獠牙乱错。没奈何舍了下面，往上一纵，全身倏隐，化为一团半亩方圆的碧绿光华，光中射出万道黑丝，直向玉清大师扑去。玉清大

师原意要他如此，因见离合神光也困他不住，便连飞剑一齐收去，一纵遁光，往左崖上空飞遁。就这微一迟延之间，江面上霞光已是密布，精光闪耀，上彻云衢。

妖尸明知玉清大师有心诱敌，使他离开，好让取宝人从容下手，免受侵害。无如下面主持人应变神速，防卫周密，此时再想冲破光霞下去扰乱，已非容易。并且敌人飞剑神光俱极厉害，决不见容。除却先将对面作梗的敌人先行抓死，必难下手。一看还有片刻才到金船出水，正可先除敌人泄恨；去了对方羽翼，便可少却好些梗阻。自恃元神凝炼成形，玄功变化，神妙无穷，竟然怒吼一声，飞身追去。

玉清大师见妖尸身已入伏，立即如法施为，先将旗门倒转，将妖尸引出十里以外。

妖尸心急性暴，恨不得一举成功，果然上了大当。正追之间，忽见前面祥光涌现，敌人手指自己大骂。先只当是敌人又在施展法宝，心中又气又笑，忙运玄功，身外化身。表面仍是一团碧绿光华，真身却在暗中遁出，化为一只大手，在妖法隐藏之下，朝祥光中敌人抓去。眼看抓到，倏地前面金光乱闪，刺眼生疼，敌人倏地失踪。定睛四下一看，敌人已在身后出现，飞也似往来路江面上逃去。妖尸又当玉清大师怯敌，仗着护身光华遁走，如何能容，口中连声厉吼，回身便追。哪知旗门业已倒转，早离原地老远，由此幻象时起，敌人只随心念隐现，只是捉摸不到。

玉清大师见妖尸已被困入旗门以内，知他百炼元神，坚定非常，急切间还难伤他。

回顾江心，刘、赵诸人正和白骨神君苦斗，本就勉强，忽又添了不少妖人。江中波浪山立，两只金蛛所喷蛛丝已渐停止，将往回收。估量江底金船已被网住，待要升起，时机瞬息，关系重大。白骨神君妖法污秽，所使白骨叉箭均附有不少凶魂厉魄，十分厉害，况又加上好些妖党，惟恐众人有失。以为妖尸身陷埋伏，无足为害，那伏魔旗门无人主持，虽然功效稍差，但是一经发动，便能自生妙用，变化无穷，料定妖尸无法脱出，正好乘暇赶往江上应援，念头才转，瞥见白水真人刘泉、七星真人赵光斗、白侠孙南、戴湘英四人已经飞向一旁迎敌。本来敌方新来诸妖党，因为敌众我寡，岳雯、俞允中也相继上前助战，只剩陆地金龙魏青一人独斗白骨神君，不是敌手，法力相差太已悬殊。幸仗持有五鬼天王尚和阳的白骨锁心锤，以毒攻毒，不特将白骨神君敌住，那四个恶鬼头在魔火妖云簇拥中飞上前去，反将妖人的白骨箭一连毁去四枝，引得妖人连声厉吼，怒发如雷。起初众人合斗妖人时，俱将各人飞剑放出，没想到此。后来刘泉觉出众力不支，又见妖党纷纷来斗，知道只有魏青的白骨锁心锤能够暂敌一时，明知犯险，迫于无奈，还是暂顾目前要紧。便令魏青收去飞剑，取锤应用，众人分头迎敌新来妖党。

也是魏青福大，那柄白骨锁心锤恰是对方惟一的克星。白骨神君和五鬼天王尚和阳原有夙仇，又知青螺峪挫败之事是因尚和阳临阵先逃，回山之后，便闭洞虔修，炼宝复仇，不常在外走动，并不知此宝已落人手；又是多年妖法祭炼，与身心相应的法宝，外人不能使用。因为近年常有异派中人改邪归正，投身各正派门下，一见魏青施为，先虽失惊，因锤上五鬼去掉一个，还疑不是原物。这时正将白骨箭取出，欲伤敌人性命，姑且放出一试。不料才一出手，便吃鬼头吞去了四根。心中大惊，好生痛惜，忙将余箭收回。放出飞叉，想勉强抵住，另打主意。经此一来，益发认准魏青是尚和阳的门徒，

新近乃师降了正教，奉命来此助战。否则便是正教门下向尚和阳借用。只不知五鬼为何少一个？此宝还有极厉害的妙用，一经全力施为，自己除非拼损功行、法宝，决难抵敌。

尤其一切妖术邪氛俱敌不住鬼口中所喷魔火。加以上来先葬送了几枝白骨箭，锐气大挫，一心谨慎，不敢骤然施为。哪知怪叫花凌浑初得此宝时，因它太已狠毒，重经祭炼，交与魏青，不特用法没有全传，当中主魂又在事前摘去，伎俩仅此。他这一持重，却便宜了魏青，等到发觉，敌人救援已到，来不及了。

玉清大师看出情势危急，别人尚可，尤其魏青一人独斗强敌，更是险到万分，事在紧迫，不暇深思，竟驾遁光飞去。手扬处，先是连珠般的雷火金光直朝众妖党打去。同时声到人到，大喝：“魏道友收宝速退，待我除此妖孽！”说时，恐伤魏青法宝、飞剑，金光先自飞出，将白骨叉所化三道灰白色的光华敌住。白骨神君见飞叉竟将四鬼敌住，毫无逊色，已渐发觉锁心锤不如预计厉害，正在心中盘算，再试一回。先是一口妖气喷将出去，白骨锁心锤又威力大减，四恶鬼渐有不支之势。不由又气又忿，正在施展恶毒妖法，想连敌人带锁心锤一齐收去。忽瞥见一道金光，宛如匹练横空，电射飞来，不特不畏阴火邪烟污秽，反将内中一道灰白光华截住，只一绞，立起一片鬼啸之声，化为流萤，四散如雨。

所幸魏青贪功心盛，见敌人火箭被锁心锤毁了四枝，只觉恶鬼狰狞，鬼口魔火邪焰呼呼乱喷，自己势盛，哪知对面妖人何等厉害。一会便看出此宝弱点，就要施展。只管聚精会神按照师传一心运用，玉清大师的话，仓猝间并未留意。那四恶鬼刚觉敌人势盛，倏地金光飞来，将叉破去，恰好两打一，双双飞迎上前。两个鬼头迎着柄飞叉，力量刚刚扯直，斗在一起。玉清大师恐伤此宝，连喝魏青收宝时，白骨神君见势不佳，忙运玄功，张口一吸，乘隙收入。魏青这才明白玉清大师心意。瞥见侧面俞允中斗一头梳双丫角，白发童身的妖道，眼看危急，幸得戴湘英斩了一个妖党，飞身赶往相助。虽然转危为安，可是那妖道所用飞剑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放出时，青光只有尺许长短，仍是剑形，三棱精芒闪闪，甚是滑溜。俞允中剑光好不容易才得裹住，未及绞碎，妖道手扬处，又是两口飞剑，上下飞来。允中一口飞剑难以夹攻，只得改攻为守，飞回防御，差一点没被刺中。及至湘英飞到，妖道益发大显神通，肩动臂摇之间，那尺许长的三棱飞剑纷纷飞起，晃眼多到百余口。俞、戴二人简直无法应付。百忙中又听刘泉高声遥嘱：“妖道乃妖人朱柔的门下，我除了妖人便来会他。不可身剑合一，上他的当。”迫得二人无法，只好以背相向，并立一处，将两口飞剑连成一片，将身护住。总算允中这口玉龙剑和湘英的天象剑一是仙家至宝，一是佛门利器，还能抵敌，未为妖道所伤。魏青恰巧看见赶去。

白水真人刘泉力敌广西金峰山侯显、侯曾二妖人，各显神通。正在相持不下，忽听迅雷大震，众妖人吃太乙神雷连伤了四五个。又见玉清大师往斗白骨神君，魏青退下去助允中，料将转败为胜，心中大喜。惟恐魏青顾忌自己人的飞剑被魔火所污，徒有克敌之宝，不会施为，忙喝：“魏师弟，还不用你那锤直取白发小妖道，等待何时？”一句话把魏青提醒，便舍俞、戴二人，重取白骨锁心锤迎风一晃，锤上四恶鬼立即飞起，带着一大丛魔火黑烟，飞扑过去。那满头白发形如幼童的妖道，乃竹山教中长老朱柔的得意门徒，名叫白首仙童任春。生相虽如幼童，年已百岁以上。生性淫凶，无恶不

作，又极刁猾。所炼三棱心如剑，有不少变化。此次来意，纯为觊觎金门诸宝，与妖尸谷辰心思不同，也非一路。除他外，还有金峰山侯氏兄弟，姑苏穹窿山白禅师萧勉，前在杨瑾手下漏网的芙蓉行者孙福等。四个妖党，本早赶到，不料路遇白骨神君门徒恶鬼师储晴、小夜叉汲占、乌风道长贯明扬，说起妖尸谷辰和乃师联成一党，正要破坏元江取宝之事。

分手之后，任春暗忖：“妖尸如胜，金门诸宝决难出现，无法攫取；敌人得胜，妖尸和白骨师徒尚非其敌，去也无用，何苦淘这浑水？”好生失望，本想中止。偏生芙蓉行者孙福受了许飞娘怂恿，力言：“双方恶斗，正好与妖尸等联合，浑水捞鱼。听飞娘说，此次元江取宝，敌党诸首要无一参与，只凭郑颠一人。妖尸自从害死吴立，得了他的道书灵丹，神通益发广大，敌人决非对手，何况又加白骨师徒多人。妖尸玄功变化已无须乎法宝，所忌者，只金船中的归化神音，余俱不在心上。他和白骨原意，先期破坏，倒翻地肺，使金门诸宝永沦地底，不得出世。无如被害仇人吴立，死时元神未被禁住，终日与他为难，片刻不宁，非到当晚亥正不能制服。这还仗有白骨神君相助，否则一时也离开本洞不得。到时稍晚，敌人必已行法，将金船吸出水面。假如破坏不成，便行抢夺。”

吴立元神坚定，法力甚高，妖尸连平日行法查探敌人动静，都常吃他公然扰害，施展不得，厉害可知。制他之法，须在今晚亥时完功。就不耽延，赶到已是子时，敌人业经下手，必照第二步行事。乐得各做各事，有他们在前，我们更无败理。再如谨慎一些，索性由我赶去通知他们，联成一气，省得到时误事。你看可好？”

任春人虽凶险，心却疑忌。深知妖尸狠毒，不下于昔日绿袍老祖。吴立是他救命恩人，尚遭毒手，何况外人。自以少亲近为是。不去难舍，去又多虑，与虎谋皮，更难免于后患。方在举棋不定，偏生晦星照临。原来云梦山神光洞摩河尊者司空湛的惟一爱宠女弟子叨利仙子赛阿环方玉柔，也因受了许飞娘的蛊惑，想瞒着乃师夺取金船宝物，惟恐人单势孤，到处寻找党羽相助，恰好路遇任春、孙福。任、孙二人迷恋方玉柔已非朝夕。任春更因方玉柔秾姿绝艳，不假道术，天生奇趣，连乃师司空湛都曾为她失过真阳，一想起就神魂飞越，情愿为她坏了道行，誓欲一试而后快。无奈方玉柔对于孙福还能假以颜色，而嫌恶任春身相矮小，白发满头，形貌丑怪，见面时连话都不和他多说。这时用人之际，意欲使众妖人为她卖命，得来宝物全数献上，竟将迷人本领施展出来。公然明言：身是彩头，谁能得到金船中至宝，便可给以甜头，销魂真个。任春本就馋猫一般，哪禁得起这等逗弄，如非还有好些顾忌，直恨不能紧紧搂过，先拼命吻上两口，才称心意。众妖人全被颠倒，竟由孙福去向妖尸输诚，结为一党，照着约定时刻，先后来到。

任春终有心计，见妖尸才一照面，便被玉清大师引走，一起失踪。一会只剩玉清大师一人回来，身还未到，先发太乙神雷，将白骨神君门人打死了几个。芙蓉行者孙福和白禅师萧勉也被雷火金光所伤，虽在应敌，势已不支，好似受伤不轻。叨利仙子方玉柔仗着师传护身法宝，侥幸得免。自己和侯氏兄弟因隔得远，一闻雷声，有了防备，虽未受伤，可是敌人势已大盛。如在平日，早已见机抽身。只因心上人方玉柔尚无退意，此时先走，从此绝望，休想沾染。一心老想自己这面能胜固好，否则便盼方玉柔挫败危急之际，抢上前去将她救走，无论如何不使虚此一行。只顾偷觑方玉柔的姿色，将身逐渐凑近，以备遇险下手。色令智昏，对于所困二敌均没心思下手。否则他

那心如剑惯于摄人，对方一旦不敌，便被化身千百，簇拥上来，一齐摄走了。

刘泉深知各派妖邪虚实来历，一见有任春，便知厉害。无如自己被侯氏兄弟截住，也是强手，不能分身。高囑俞、戴二人不可身剑合一，便是为了到紧急时拼舍飞剑，免得连人摄走的万一打算。哪知妖人志不在此，白担了心。等到魏青来援，任春也是该死，自恃妖法高强，二敌已被困住，别人又难分身。无巧不巧，方玉柔见岳雯飞剑神奇，不能取胜，改用迷魂之法，做出许多妖淫情态。岳雯得了追云叟真传，又常受神驼乙休指教，身有法邪辟魔之宝，没有迷倒。却把旁观的任春看得心猿意马，按捺不住，只顾一眼接一眼偷觑妖艳。一时疏忽，直到恶鬼由锤上飞起，魔火邪烟飞涌而至，方觉不妙。

惊惧忙乱中，心无主见，竟忘了纵遁逃走，妄想迎敌。双肩摇处，十余口三棱小剑刚刚飞出，猛想起敌人所用之宝乃是白骨锁心锤，心如剑岂非白送？一面想将剑收回，一面又想用妖法抵御，不由闹了个手忙脚乱。刚刚一手招剑，口中咬破舌尖，血光未及喷出，魔火已经临身。忽闻奇腥刺鼻，眼前一晕，心喊不好，方想逃遁，四恶鬼口中邪毒之气已迎面喷到，当时翻倒在地。跟着四恶鬼飞上前去，白牙森森，张口一咬一吸，立即了帐。那围困俞、戴二人的百十口三棱青光小剑无人主持，二人剑光一荡，便已冲开，浮沉空中，似要飞去。魏青见妖人先由身上飞出小剑，挨着魔火，立即坠落，恐防飞走，手举锁心锤，飞身空中，连撩几下，只听叮叮之声响成一片，纷纷化为顽铁坠落地上。

刘泉正暗用法宝，想乘隙将侯显打死，那和赵光斗恶斗的几个白骨神君门下，立时分了一个过来助战，忙于应付，未暇旁觑。等到看出喝止，已被破去。允中叫道：“魏师兄，你这锤儿如此厉害，赵师兄势弱，我们还不上前帮他去？”说罢，一同飞身赶去。

众人只七星真人赵光斗遭遇最苦。因发现妖党最早，当先迎敌，一上来便被白骨神君门下恶鬼师储晴、小夜叉汲占、乌风道长贯明扬等七个奇形怪状的妖人围住。这时刘泉被芙蓉行者孙福和侯显、侯曾敌住，岳雯和叨利仙子方玉柔、白禅师萧勉斗在一起，白侠孙南一人独敌最后赶来的辽东二魔陶昌、陶和，都是以寡敌众，难于分身。只戴湘英敌江西鄱阳湖小水神谷夏，俞允中敌白首仙童任春，是一对一单打独斗，也都绊住不能上前。所幸赵光斗七星剑长于护身，又有两件护身法宝，见势不佳，立即身剑合一，拼死抵御。被困不久，玉清大师便已飞来，用太乙神雷连珠发出，众妖人骤不及防，连被打倒了四五个。小水神谷夏立得较近，吃雷火打中左臂，妖法同时破去。戴湘英看出便宜，指挥飞剑往下一压，立劈两半。孙福、萧勉也受波及，负伤苦斗。没有多时，先后吃刘泉、岳雯一用法宝，一用神雷，全都毙命。那围困赵光斗的七个妖徒，还剩下两个最厉害的，因所用白骨叉箭已为太乙神雷破去，各将妖法施展开来。赵光斗被困碧焰黑雾之中，正在往来冲突，魏青恰巧赶到。

白骨神君先见门人纷纷伤亡，又急又怒，无奈身被强敌绊住，分身不得。忙中偷觑，魏青杀了任春，又往恶鬼师储晴、乌风道长贯明扬二人面前飞去。知道自己平日疑忌，近又鉴于绿袍老祖前车之失，不肯将厉害法宝传授门人，储、汲、贯三人和罗泉虽然入门多年，法力较深，却非白骨锁心锤之敌。情急无计，只得大喝道：“那黑汉手持白骨锁心锤，颇似尚和阳小儿之物，尔等不可轻敌！”话还未了，魏青锤上恶鬼火烟已飞舞而起。贯明扬

首先吃魔火将妖焰邪雾烧化，遥闻师言，觉出不妙，刚要逃走，恶鬼头已咬上身来。湘英随后赶到，将手一指，剑光飞上前去，环身一绕，竟腰斩成了三截，尸横就地。允中见她飞剑出手，还恐受污，拦阻不及，即见无恙，才放了心。跟着储晴也和贯明扬走了一路。

片刻之间，战场上形势骤变，众妖人纷纷伤亡，只剩下辽东二魔陶氏兄弟、侯曾、汲占、方玉柔五人，见同来妖党多受惨戮，本就怯敌惊心，哪禁得住又添了这四个敌人。

魏青一柄白骨锁心锤更是大显威力，因知岳雯飞剑不畏邪污，首朝方玉柔飞去。

这一会工夫，方玉柔连施几件法宝，俱被岳雯破去，迷魂法又无灵效，只剩乃师镇山之宝列缺双钩，和岳雯的一道金光在拼死相持。她本看出今日之局，不似什么好兆。

一则，白骨神君与玉清大师旗鼓相当，尚无败意。心想：“妖尸谷辰比白骨神君厉害，万无一上阵便被敌人消灭之理。”心疑妖尸有心闹鬼，故意隐形变化，暗算敌人，身并未死。二则，此次偷了师父好几件法宝，多被敌人毁去，虽说师父宠爱，到底不好交代。

三则，面前诸敌人除玉罗刹而外，俱是末学新进，寻常人物。果如许飞娘所言，敌党首脑一个未在，按说强弱悬殊，怎么竟会转胜为败？心中不服，越想越气。自恃遁逃神速，幻形神妙，这列缺双钩乃师父多年祭炼而成的至宝，用以防身，改攻为守，决不会受敌人侵害。几经盘算，仗着此宝，反正敌人莫奈我何，决计等个水落石出。妖尸、白骨如真全挫败，不可收拾，那时再逃也来得及。万一妖尸行诈，暗中破了敌人禁制，与白骨神君上应下合，往夺金门诸宝，自己也可用幻象变化脱身，暗中隐形飞入金船，至不济也捞它几件前古至宝，免得错过良机，还白赔许多法宝。心中打着如意算盘，迟疑不退。

忽见魏青持锤飞来，虽知此宝来历，一个无法抵挡，便无幸理。无如贪心太过，总觉列缺双钩能够抵敌。不但没有退志，反倒加紧施为，手指雌钩去敌岳雯飞剑；一面把雄钩化为一片蓝霞护住全身，戟指岳、魏二人，咬牙切齿，大骂不休。

那列缺双钩，本是古仙人列缺降魔防身至宝。到了摩诃尊者司空湛手里，又费了许多心血，炼得与身相合，与各异派中所用飞剑、法宝大不相同。发时化为一青一蓝两道钩形光华，大小分合，尤其不畏邪污，无不由心。差一点的道家飞剑和寻常法宝吃它联合钩住，一剪一挫，立即碎裂，失了灵效，端的厉害非常。妖女如知将双钩合璧，用青蓝光华护住全身，便众人齐上合力夹攻，也难伤她分毫。偏生妖女天性淫凶贪狠，复仇之心最重。因被岳雯破了几件法宝，痛恨切骨。自从双钩同发，看出敌人飞剑势渐衰弱，而不知岳雯所用飞剑乃追云叟自用之宝，何等神妙，虽不能胜，也无为钩所断之理。只因岳雯以前受过乙休指点，知道此钩为至宝，看出妖女不能身与钩合，暗中施为，意欲乘机夺取。妖女竟把假败认真，以为一柄雄钩护身有余，正好双管齐下，乘胜加功，将敌人飞剑破去。却不想盗来之物虽会运用，不能身钩合一。钩虽不畏邪污，可是稍微疏忽，护身蓝光稍现出丝毫缝隙，锁心锤上鬼口所喷魔焰立即乘虚而入，沾着一点便难活命。

岳雯本愁双钩势盛，惟恐一举不能收功，反倒打草惊蛇，更难得手。方在寻思，骤出不意，用别的法宝隔开一个，试将雌钩收去。忽见魏青赶来

助战，妖女分钩抵御，不禁大喜。暗将太乙真气运足，先将飞剑金光略敛，一任青光将它绞住，故作不支，似欲挣脱之状，连身后退。妖女见恶鬼魔焰俱吃护身蓝光阻住，心大宽放；再见金光已吃青光绞住，敌人神色慌张，不住向空连招，想要挣逃，越发自恃，加紧施为，想将敌人飞剑绞断。因求胜心切，竟冒魔火之险，抽空又是一口真气喷将出去。这一钩一剑，两道光华互相纠结，已朝前退出了二十来丈。岳雯见妖女并未冲开魔焰追来，知是时候了，猛将准备好的太乙真气喷出。跟着施展本门含光捉影收剑之法，扬手一招，青光立随金光绞紧一拖之势，凭空飞落。因恐妖女还有法宝，两道光华一时尚难分开，左手连剑带钩一齐抓住，右手一扬，便是震天价一团雷火发射出去。妖女遂中魔火，死于非命了。

原来妖女叨利仙子赛阿环方玉柔，二次加功喷出真气，心料敌人飞剑就不折断，也必难以支持，终归消灭。谁知晃眼之间，青光和金光越挣越远。暗忖：“明明敌弱我强，怎么倒吃他的金光将钩扯退？”方在奇怪，待要将钩招回，猛瞥见金光突然大盛，直似惊虹电掣，灵蛇飞颤。略一掣动之间，竟然反客为主，反将青光缠绞了个紧紧。这才知道不妙，心中大惊。一时情急过度，慌不迭运用玄功，将手一招，待要收将回来，竟忘了恶鬼环伺在侧。妖女起初喷出真气时，因还有戒心，动作神速，又是一喷即止，魔火上去，吃护身蓝光挡住，未得侵入。这次妖女因那列缺双钩无殊师父第二条生命，关系非小，司空湛为人阴辣，不怒则已，一发便处治甚惨，连失法宝已难交代，岂可又将这独一无二的旷世奇珍失去？偏生所学不精，不能尽发此宝妙用，不比师父在场，人宝心灵相应，任隔多远，心动即回。又看出敌人存心夺宝，除却赶紧抢先夺回，更无善法。

惊惶匆迫之际，未暇思索身侧危险，慌不迭运用玄功。手刚扬起一招，百忙中猛想起锁心锤厉害，方在失惊，“哎呀”一声，未及缩手准备，倏地头晕眼花，魔火业已乘隙侵入。迷惘惊惧中，才想到行法逃遁，已经无及。刚刚纵起，遁光自敛，人也倒栽坠落。

魏青就势扬锤打下，吃妖女身外蓝光所阻住，不能下落。魔火却乘隙呼呼飞入，晃眼间妖女全身自燃，碧焰环绕不熄。岳雯太乙神雷也已发出，四魔鬼连忙逃回，妖女却被震成粉碎。

那蓝光无人主持，竟舍妖女飞起。魏青也看出便宜，知锁心锤无用，飞剑上去一拦未拦住，剑光还几乎受挫。幸是宝主已死，否则飞剑还要受伤。魏青方觉厉害，忙将飞剑收回。岳雯已将两道纠结一起的光华分开，收了雌钩赶到，一指金光，飞上前去，将雄钩也一同绞住，如法收去，岳雯只顾御敌收宝，忘了四鬼。幸是尚和阳妖法厉害，锤上四鬼头俱有极深功力，又经凌浑仙法重新炼过，妖女身有蓝光围绕，只喷魔火邪烟，不能上前扑咬，相隔尚远。否则神雷厉害，四鬼多少也受创无疑。事后岳雯自觉鲁莽，好生抱歉，令魏青转告四鬼：今日功成不赏，反受大惊，异日回山，必求师父和乙真人为之设法解难。魏青笑诺。锤上四鬼也在呜呜，似在应声感谢。

二人匆匆说了几句，回望战场。原来小夜又汲占闻得妖师警告，又见同门诸人俱遭惨死，凶多吉少，不敢再延，一把白骨钉化为百十点碧焰，朝刘泉打去。刘泉见他施故伎，忙发神雷去破时，不料妖人以进为退，一面装作拼命发出妖钉，一面早见机飞起，化为一溜绿火，破空逃去。不过他终究路遇正派中赶来应援的人，仍难活命。再说侯曾见势不佳，不愿再报兄仇，也就跟踪遁去。刘泉因先听颠仙说过，今日所来诸妖邪，仅有一二首脑能够

逃去，余者一个也难活命。此时妖党几乎全戮，残存的也被众人围困，早晚伏诛。已在自己手里放逃了一个，又知侯氏兄弟与各异派中首要人等多半深交，放走必为异日隐患，如何能容。便把对付汲占的法宝移将过来，并力夹攻，手中神雷放之不已。侯曾见难逃脱，心一怯敌，略为疏忽，吃刘泉一雷打来，躲闪不及，口喷邪气，只顾挡那雷火。不料刘泉几面下手，一面发那雷火，一面用飞剑敌住他的飞刀，又乘他心慌失神之际，暗用神雷金光镒当胸打去。立即穿胸炸裂，血肉纷飞，死于就地，空中飞刀也被刘泉收去。

这里白侠孙南独斗辽东二魔，眼看不敌，恰值俞允中、戴湘英、赵光斗三人得胜之际，相继赶来。赵光斗知道陶氏兄弟魔法厉害，诡诈百出，上来便施展玄功，连人带剑一齐隐去。二魔虽见敌人添了帮手，并非知名之士，并未在意。又见妖党全体惨败，又惊又愤。方欲施展最恶毒的魔法害人，拼舍一点精血为妖党报仇，双双打一暗号，刚把法刀取出，待往前胸刺去。先是陶昌闻得脑后金风，知道来了暗算，百忙中不敢回看，将身往前飞起。方欲行法抵挡，猛瞥见七点星光飞来，知道来人是个深知底细的劲敌，大吃一惊，暗道：“不好！”七点星光已经罩住全身。所用法宝魔叉俱在空中，正与敌人飞剑相持不下，万不及收回抵御。心中发狠，将牙一错，拼舍一条右臂。刚运玄功一晃右臂，化为一条丈许长黑烟围绕的怪手，往上一挡，准备借那血光行使化血神魔箭，报仇雪恨。谁知赵光斗早防到此，七点星光将人罩住，未往下落，先是扬手一团雷火打下。陶昌手臂业已化形扬起，骤出不意，雷火正中面门。仗着妖法高强，虽然未死，头焦额烂，已受重伤，心神大震，站立不住，身不由己，往后一仰。赵光斗的七点星光已分别照着他的玄关、天池等通身七个要穴透穿而过，连元神都未逃遁，立即惨死。

陶和已用法刀将前胸刺破，向前一指，刚由胸前飞射出百十道血箭。魏青当先飞来，锁心锤扬处，四鬼直朝血箭丛中飞去，迎个对面，鬼口一张，血箭无影无踪。同时陶和闻得雷声，回顾乃兄惨死，对面又有克星，知无幸理，刚纵遁光飞身欲逃。赵光斗如法施为，七点星光又是迎头罩下。刘泉也已赶到。这次连神雷都未发放，经众人飞剑、法宝合力夹攻，赵光斗七星剑又深明克制之法，一声惨叫，绞成肉泥，形神皆灭。锁心锤已被魏青先行收去。

众人一算，只逃走一个妖党，余俱伏诛。妖尸谷辰又已入伏被困，不死必伤。好不喜出望外。又见江面之上彩霞灿烂，玉清大师由一片金霞托住，盘膝坐定，通身金光围绕。白骨神君身带白骨炼成的诸般邪宝俱已无存，似被玉清大师一并破去。只见他通体被一片惨绿妖光围绕簇拥，人却双手据地，头下脚上，旋风般倒转翻飞急旋，毫不停歇。

妖光之外，还有薄薄一层金霞闪闪不停，似有若无。知被玉清大师用离合神光困住，正在施展佛法妙用，炼化妖人身体。

再隔护江光层下视，大小两只金蛛相对箕踞水上，水底宝光上烛霄汉，金船已快吸出水面。蛛粮、毒果分为两行，由左右木舟内长蛇般飞起，直投二蛛口中。二蛛似乎气力不足，一面厉声怒啸，一面奋力运气，吸那金船。所喷蛛丝粗如人臂，每蛛不下百十根，白光如雪，银索也似，又劲又直，分注水内。郑颠仙在当中木舟上披发赤足，仗剑当先而立，全神贯注水内，面带惊疑之容。左立欧阳霜也是仗剑赤足，披发侍立。周身都有灵符神光护体。看神气，欧阳霜好似少时要作颠仙替身，代师主持行法之状。右立凌云凤，一手紧按宝囊，一手持着神禹令指定二蛛，也是全神贯注，眼都不眨。颠仙

倏地手往江中一扬，一道红光随手飞下，随听一片轻雷之声，二金蛛怒叫越厉。晃眼之间，轰隆一声巨响，金光耀眼生花，那条藏有前古金门诸至宝的金船，已由江波中飞舞而上。

当时江面上雪涛千丈，骇浪壁立如山。当中数百根银链，网起一条数丈长短，形状奇古的金船，只觉霞光万道，金芒射目，隔着一层光网看不真切。这时左右木舟上蛛粮、毒果去势反缓，急得二蛛厉声怒噪，十分刺耳，目闪凶光，血口开合之间，白牙森森，不住颤动，迥不似先前宁静专一。凌云凤的神禹令上已发出青蒙蒙一片光华，照向二蛛身上。二蛛不住喘息，大有力竭之势。颠仙已命欧阳霜代为主持，自己向金船塔中飞去。

众人料知蛛粮将竭，蛛力难支，事机瞬息，稍纵即逝。所幸妖人肃清，只剩一个白骨神君，又被玉清大师离合神光困住。颠仙身已上了金船，决无宝山空人之理。全都心旌摇摇，欣喜非常。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颠仙刚上金船后，众人在上面似听远远吧的一声爆音，因心注金船，俱未留意。方各喜幸，猛又听啾啾两声，左近不远的

光层忽然现出了一个漏洞。众人多半想得金船至宝，瞥见光层忽现裂孔，当是颠仙有意开路，令众人船往取。魏青、赵光斗首先以为时机不再，毫未思索，相继飞下。刘泉平日虽然持重，这时因见妖人不死即被困住，料已无事，一时动了贪心，竟把来时师命忘却，自忖眼力比众都好，正可飞往船中择优而取，喊声：“诸位师兄师弟，还不快来！”随即飞身而下。光层离水还有百多丈高下，一经现出裂口，啾啾之声仍在响个不绝，晃眼光华敛去了一半。戴湘英听刘泉一喊，本要随往，幸亏俞允中唤住了她。原来俞允中在诛戮妖党以后，见大功行将告成，忽然想起行时师父之言和那纸柬，路上老想开看，不知怎的，不是无暇，便是忘却，心中一动。乘众人目视下面，偷偷背身取出一看，不禁心胆皆寒。耳听刘泉招呼，一回头，赵、魏、刘三人已经乘隙而下，湘英也要随往，一时情急，只顾抢前，一把将湘英拉住，喝一声：“万去不得！”手扬处，将柬帖内所附灵符往下一掷，震天价一声霹雳，万道金光夹着千重雷火直打下去。下面妖尸立时现出形来，周身碧光紫焰，两条怪臂长有十丈，手大如椽，怒吼如雷，口喷数十丈烈火毒焰，正在飞驰而下。刘、赵、魏三人已遭毒手，被妖尸夹在肋下，朝江心金船上飞去，声势甚是吓人。

当中木舟上凌云凤闻得雷声，不禁抬头一看，正瞥见妖尸连擒三人，飞舞而来。一时情急，不及施展飞剑，顺手将神禹令往上一指，跟着发动牌上妙用，数十丈青蒙蒙的光华飞射上去。那么神通广大狞恶非常的妖尸，骤出不意，几为所伤。因是一心想将两只金蛛抓死，再飞往金船夺取宝物，想不到会有这等厉害法宝阻路，口中怒啸连声。一时情急，竟将所擒三人用手抓起，直朝青光中打去。云凤不知神禹令这前古至宝与宝主心灵相应，不伤自己人。惟恐三人为宝光所伤，忙将神禹令往侧一偏，一面放起飞剑时，妖尸已乘机在空中一个翻折，就势朝下飞去。三人尸首也同坠入江心，只剩三道剑光浮沉空中。总算蛛粮、毒果刚完，二蛛已力尽精疲，受制于神禹令，不敢倔强。云凤把神禹令一撤，便如皇恩大赦，立即收回蛛丝飞起。二蛛那样凶野，见了上面妖尸也甚胆寒，竟不俟主人相迫，直向原存身的朱盒中飞去，一点也未费事。欧阳霜忙将朱盒封盖，行法将手一招，刘、赵、魏三人尸身立即如飞浮到。于是匆匆拉上木舟，展动灵符，径往水底沉去。

颠仙一上金船宝塔之内，刚将归化神音寻到，顺手摄取了数十件宝器

仙兵，见上面几层塔门俱有禁制，正待行法破禁而入，忽听雷声大震，金船也往下飞沉，塔门金光乱闪。不敢再留，忙即飞出，船已沉入水中数十丈。刚出水面，迎头便遇妖尸。这时云凤身剑合一，神禹令发出百丈青蒙蒙的淡光，随后追来。颠仙知道妖尸长于玄功变化，所有飞剑、法宝均不能伤。手上虽有新得数十件宝器仙兵，又多半未明用法，万一被他夺去，立成巨害。没奈何，只得运用玄功，将本身纯阳真火先发出来，抵挡一阵，再打主意。

妖尸见金船木舟俱已沉水，甚为暴怒，意欲直穿水底，倒翻地肺，将元磁真气点燃，把全江化为火海，使金船永沉地窍，然后再寻仇敌拼命。一眼瞥见郑颠仙满身霞光点点，由水中飞出，心中骄敌，自恃太甚，以为可仗玄功抢夺。抱着必得之念，毫不寻思，加紧前扑。不料颠仙拼攒真元，竟将先天太乙纯阳丹劈面喷出。此乃修道人的本命纯阳真火，没有数百年功力，不能炼成。炼成以后，珍逾性命，除了抵御自身天灾，不到万分危急，决不轻用，比太乙神雷还要厉害得多。妖尸全仗阴煞之气凝炼修成，此火正是对头克星，任多神通也难禁受。骤出不意，撞个正着，护身绿火紫焰先消灭了一半，脸、胸等处也被烧焦受了重创，不由又惊又怒。惟恐敌人还喷此火，急忙行使妖法防护。停得一停，身后云凤的飞剑、神禹令也已飞到。妖尸不畏飞剑，那神禹令却有无穷奥妙，不敢硬敌。妖尸一迟疑，颠仙早携所得诸宝，运用玄功遁走。气得妖尸厉声咆哮，震撼山岳。还想用玄功变化避开神禹令，将云凤抓裂泄恨。

岳雯毕竟得过高明传授，瞥见光层无故陷了缝隙，知道此时已无敌人。颠仙要令众人入船取宝，收法极易，怎会这等情景？又见裂处咝咝作响，越裂越宽，情知不好。急忙留神查看，暗中戒备，忘了招呼众人，以致刘、赵、魏三人相次飞下。允中也出声示警，发动灵符、神雷，破去妖尸隐形妖法，现出原形。白侠孙南人最恬淡，虽然不无求宝之念，但知岳雯道法高强，拿定主意，亦步亦趋，随其进退，故而未下，免了一场灾难。岳雯见妖尸猖獗，玉清大师不能分身，云凤一人决非其敌，久了还遭毒手，忙纵金光追上前去。孙南也身剑合一，跟踪追去。戴湘英、俞允中自然关心云凤安危，也同时飞起，往江心上空追去。妖尸刚要施为，众人相继飞到。岳雯飞剑乃追云叟常用之宝，威力甚大，与众不同。妖尸虽然自恃玄功，见了也自心惊。再加上允中、湘英、云凤三人的飞剑均有极大来历，也非寻常飞剑可比。妖尸虽不会为剑所斩，到底难免伤害。岳雯更是深悉玄功变化之妙，仗着身有乙休所赐防身法宝，又将身剑合而为一，妖尸稍有动作，便抢在头里，防范十分周密。再加上云凤的神禹令，妖尸急切间万难施展毒手。

急得咬牙切齿，一双火眼碧瞳凶光四射，口里不住乱喷妖火毒烟，头上尺许长稀落落钢针般的黄色短发根根倒竖，直立若箭，发尖上的碧绿火星似弹雨一般朝众人打去。两条长臂已暴长了十余丈，在众人飞剑丛中上下飞舞，倏忽若电。如非仙传至宝，剑术得有本门心法，加上岳雯应变神速，连经几次奇险，允中、湘英二人几乎连人带剑均被攫去。

岳雯见妖尸如此厉害，稍一疏忽，必定有人遭殃。颠仙久去未来，不知何故？预约的救援也一个未到，好生忧急。知道妖尸所发阴煞之气和那阴火，只要被打中，便难幸免。只云凤一面神禹令还能抵挡。忙令大家小心，联成一体，不要单独上前。由云凤用神禹令抵挡阴火邪气，自率众人运用飞剑合力应战。这一来，果然较为稳妥，可是想伤妖尸，却是万难。

相持片刻，妖尸见历久无功，不能取胜，同来还有一妖党不曾露面，

疑已得手走去，越发暴怒。突然厉吼一声，竟然拼受神禹令的伤害，往上一纵，直上云空。倏地将身隐去。化为数十丈方圆一团碧影，发出千万道箭一般的黑丝。内中隐隐现出两条长臂，向众人头上漫天盖落，张开两只亩许大小的碧绿利爪乱抓下来。岳雯不料妖尸情急拼命，一面运用玄功变化，施展阴魔毒爪，同时又将黑青沙发动。自己还可不致受害，众人实是难保。不禁大惊，忙唤众人速退。欲要运用全力拼犯奇险，将飞剑金光展开，迎上前去阻挡须臾，好放众人遁走，免受伤害。当这危急之际，说时迟，那时快，金光刚似飞天长虹暴长百余丈，迎上前去，眼看瞬即相接，猛听霹雳一声，一个雷火金光首先打向碧影黑烟之中。岳雯机警万分，知来了救星，无须以身试险，就势金光往回一掣，准备先退下来，如见不行，相机再上。初意这等功力的太乙神雷必将妖雾震散，至少也使受挫，现出原身。退时就势也将雷火发出助威，连珠打去。

谁知那团碧影骤出不意，吃神雷打中，势子略为停顿，往后挫退数丈，黑青沙被消灭了些，反更暴怒发威起来，一声极难听的厉啸过处，重又加急飞起。自己所发太乙神雷功效稍差，又加妖尸中了一雷，有了防备，打向碧影上面，雷火一亮，一震便完，直如未觉。方在惊惶，斜刺里又飞来三条梭形金光。经此一停，众人已经见机抽身。除岳雯外，只凌云凤自恃神禹令能破邪氛魔火，不畏妖尸，仍在准备应敌，不曾退去。同时妖尸吃了一雷，将黑青沙破去了好些。本就怒发如狂，再一看那发雷的人正是适才取宝遁走的郑颠仙重又出现，如何能舍，怪叫一声，竟舍岳雯等人，改向斜刺里江岸一面扑去。

颠仙原见岳雯等危急，恐受伤害，特地运用全力，先发一太乙神雷。明知妖尸已将元神幻化，至多受挫，决不能伤，一雷之后，赶紧将降魔之宝三支金龙梭连珠发出。本意也只借此抵挡延时待援，没想取胜。那三支金龙梭发出时，约有三丈来长，一道两头尖的梭形金光，前头后尾均有火星四射。平日任多厉害的妖邪，只要被打中，火星立即化为迅雷爆散，将身炸成粉碎。差一点的飞剑、法宝，十九撞上便折。否则便随人意，往上下左右一闪，避开前面阻挡，仍朝敌人飞去，不中不止。颠仙也因妖尸厉害，并还有一强敌在后，别的宝物无用，故将三梭连珠齐发。妖尸飞扑过来，恰好迎头撞上，竟一点也未躲闪，碧影中两条长臂微一舞动，利爪抓处，竟将当头一梭抓去。颠仙见状大惊，知道此宝必毁于妖手，忙运玄功收回时，第二支金梭又被抓去。总算下手还快，救回了一梭。

颠仙一则忿恨，二则妖尸追迫太紧，一面收梭，急纵遁光假败。乘着妖尸手抓两支金梭，欲毁不舍，略一迟疑之际，就势暗中行法，手掐灵诀，猛回身朝后一指。妖尸原因此宝神妙，不畏邪污，虽被捉到手内，光华未敛，百忙中心想留下，不舍毁去。念头才动，猛觉手上金光微一掣动，误当敌人想要收回，抓得更紧。谁知上了大当，叭的一声，金梭忽在手中爆裂，飞起万点火星。那双怪手原是妖尸本身元神幻化，真身隐在手后碧雾之中，由元神随带行动，浑如死物。颠仙拼舍至宝，爆力奇强，又是骤出不意，妖尸一个把握不住，竟吃金梭火星打了好些在身上，恰将真身一眼打瞎。

妖尸性多疑忌。前因恩将仇报，暗害吴立，有一次正在修炼玄功，吃吴立暗算，稍差一步，真身便被假借另一妖人之手毁去。由此生了戒心，永远身神不离。每值运用玄功变化之时，总将真身藏在元神的后面，以防为人所伤。自恃法术高强，前有魔手，后有魔光，真身藏在当中，必无一失。做

梦也未曾想到敌人法宝一经到手，存毁由心之际，会闹得引火烧身，受此暗算。尤其是元神，虽然飞剑、雷火所不能伤，真身全仗它来保护，而且两下里一体，如响斯应，真身已经受伤，元神立受其害。这一炸纵非致命，也实不轻。益发恨煞颠仙，必欲得而甘心。一面行法护伤止痛，重又放起万千道黑煞丝，疾风暴雨一般朝前追去。

颠仙回顾追急，又由宝囊中取出一个金球，也是一个降魔至宝，正要回身打去，忽听老远空中厉声怪叫：“大金蛛已被我烧死，归化神音也被我毁去，永绝后患。谷道友只管放心，待我杀这老贼婆！”尖锐刺耳，听去直非人言。语随声近，晃眼颠仙前面高空中挂下匹练般一条白气，当中现出一个奇形怪物。那东西形似山魃，高约丈许，头如山岳，绿发红眼，阔口獠牙，鼻塌孔掀，面生寸许绿毛，周身雪也似白。最奇是头颈后面又生着一只瘦骨如铁的长臂，手生七指，大如蒲扇，高擎脑后，掌心里冷森森射出一片灰白色的寒光。通身皮包骨头，看去却极坚强。自腹以下，双股合而为一，天生成的一条独腿。也不见他动作，径由空中倒挂的白气拥着，迎面飞来，其疾如电。颠仙适才隐身回洞藏宝，已经见过，知是妖尸谷辰的死党大雪山底潜伏多年，新近逃出的老魅七指神魔。一个妖尸已难对付，何况又来一个飞剑法宝所不能伤的劲敌。颠仙意欲将手中的金球迎头打去，就势隐身遁去，暂避一时。

岳雯、凌云凤看出颠仙势绌，双双重又飞起。未及赶到，忽听“哇”的一声惨叫，空中祥光闪处，一缕黑烟上冲霄汉，晃眼无踪，江面上空白骨神魔不知去向。玉清大师人未上前，祥光先已电一般飞将过去，将神魔阻住。跟着一纵金光，正待朝妖尸飞去。

这原是一瞬间事，两下里方要接触，先是东北方金霞电转，夹着一道长有百丈的朱虹，流星飞驰般直射过来。晃眼临近，忽然分而为二，各现出一个韶龄少女，一取妖尸，一取雪山老魅。就在这一分一合之间，正北方又是一片五色霞光电卷而来，老远便娇声高叱道：“二位道友除那雪山老魅，我斩这妖尸。”先来二女中，手拿金轮的一个年纪最轻，也真听话，百忙中答了句：“叶道友别来无恙？少时斩妖后再见。”边说，手中金霞轮电转，已连那手发百丈朱虹的少女，同朝雪山老魅七指神魔飞去。颠仙遥见来了杨瑾、余英男，知无败理，不愿以宝试险，便即乘机隐身遁开。岳、凌二人也不再上，旁立观看。玉清大师因和白骨神君苦斗多时，妖尸又忽然出困，心中惦记伏魔旗门，敌人克星已至，也收神光飞去。

老魅先见颠仙隐遁空中，忽来二女，虽知为强敌，先还自恃神通，没怎在意。余英男上来先取老魅，交手在先。老魅刚看出少女手发朱虹异样，又想先给敌人一个厉害，脑后怪手七指一弹，发出冷森森七股灰白色光华。这原是老魅采取雪山地底万年阴寒之气炼成的内丹，除却有限三四件纯阳至宝，余下法宝、飞剑均难抵敌。人在百步以外，便中寒而死。如被打中身上少许，能将人全身爆裂粉碎。比起阴雷还要厉害得多。满拟敌人不死必带重伤，不料遇见克星。敌人更是内行，自知功候有限，全仗此剑取胜，只将飞剑上前，手指处，经天朱虹迎着那七股灰白光华只一绞，一声爆音，纷纷散如残雪。

老魅见状，猛想起此是对头克星南明离火剑，不由大吃一惊。悔恨胆寒之下，生性机智，一见不敌，便想逃走。杨瑾法华金轮发出百丈金霞，连同般若刀一片绿光同时飞起，冲了过来。老魅灵敏绝伦，知进知退，情知不

受点伤难于逃走。忙将脑后七指怪手隐去，原拟舍却一臂给般若刀，化身逃走。杨瑾两世修为，何等灵敏，本想老魅未到伏诛之日，原欲二宝齐施，斩它当中怪手。一见隐去，反舞左臂来挡，暗骂：“老魅，任怎狡猾，也须教你受回重伤。”故意把刀光一顿，却使法华金轮宝光先冲上去。老魅因通身已被剑光、刀光、宝光罩住，只有拼舍一臂，用化血遁法逃走较为上算，否则不是受伤更重，便是勉强全身遁起，便被敌人宝剑追上，越发难当。忽见刀光停顿，便料不好，恐为南明离火剑所伤，不好复原。惊慌忙乱中运用玄功，突地将臂伸长，向刀光抓去。不料弄巧成拙，法华金轮宝光已朝前胸冲来。情知不妙，百忙中赶紧飞身纵起，胸前要害虽然让过，右肩已被宝光扫中。方在怪啸，乘势欲逃，南明离火剑、般若刀的朱虹、银光双双飞来。老魅情急无计，只得拼舍右臂，吃朱虹一绕，便已断落。同时杨瑾早有准备，忽然舍上就下，拦腰卷去。老魅已纵血光遁起，那条奇形怪腿齐脚面被银光斩断。那道朱虹又电射追来。吓得连附身飞行的白气都未及收回，便自化血遁走。余英男还要追赶，杨瑾拦道：“老魅化血遁法，瞬息千里，你怎能追上？这条白气乃地底阴煞寒毒所萃，老魅曾煞费心力。快用你南明剑助我将它毁去。”说罢，二人一同下手，朱虹、宝光一转一绞，晃眼消灭净尽。

那后来的女子正是金钟岛主叶缤，原是杨瑾前生好友。和妖尸谷辰交手，发出冰魄神光。妖尸虽被围住，全无惧色。叶缤见他在彩光层层包围之中，那碧影连那大手突然缩小。知道妖尸除却紫郢、青索双剑合璧，只有几件纯阳之宝能制！别的法宝、飞剑只要被抓到便毁，就抓不到也难伤他。独这冰魄神光，乃两极元磁精英凝炼而成，中间又藏有五行生克妙用，变化由心，为任何法宝所难摧毁。妖尸突将元神缩小，定是自恃神通，打算运用玄功将它震散。不知此光迥非寻常飞剑之比，可分可合，能散能聚，有何用处？自己正愁神光伤他不了，乐得将计就计，给他一个厉害，免被全身逃走，当着新朋友不好看相。想到这里，暗将适才向好友谢山索还的法宝取在手内，觑准妖尸动作，相机而发。妖尸果然由数十丈方圆一团碧影缩到丈许长短，神光自然随着下压。碧影停了一停，倏地暴长百倍。叶缤觉着神光震撼甚烈，也颇惊心。因早料知神光散后，妖尸必定乘机扑来施展毒手，有意卖个破绽。始而暗中运用神光紧紧压迫，等妖尸运足全力，元神暴长，待要施为之际，故作不支，乘机把真气一散。耳旁刚听杨瑾大喝：“叶道友千万留意！”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叭的一声极清脆剧烈的爆音，包围妖尸的层层彩霞竟吃碧霞震碎，化为千万缕彩丝，花雨缤纷，满天四射，与明月清波交相辉映，幻丽无涛，那震烈的声音又极猛烈，震得江水群飞，壁立数十丈，千山万壑齐起回音，似欲相继崩裂，越显得天摇地撼，声势惊人。叶缤先听杨瑾大声示警，已恐弄巧成拙，格外加了小心，万没料到妖尸玄功变化如此厉害。尽管先有准备，将真气散去，冰魄神光还是被震裂粉碎。如果始终紧压不放，叶缤道法高强，冰魄神光已与本身呼吸相通，合而为一，神光乃两极元磁精英凝炼，不怕消耗，骤出不意，经此一震之威，仗着功候精纯，纵然本身元神不致重伤，真气也必被当时震散消耗，不知要费多少苦功修炼，才能复原了。

叶缤见状，方在心惊，妖尸元神幻化的碧影已如飙风般在满天光雨之下迎面扑来。

叶缤又急又怒，连神光也不及收拢，左手一扬，由一个小灯之中飞起一件法宝，直向碧影中大手飞去。那法宝只是三寸大小一团淡黄色光华，边上另分射出红、白、蓝三色奇光，也只尺许长短，晶芒四射，光却强烈异常。

才一出手，三条奇光便以黄光为轴，转风车一般，共结成一圈金、红、蓝、白的四色飘轮，往碧影中投去。妖尸也是骄敌太甚，一见神光震散，立乘敌人惊慌不备，运用玄功将那只大手伸长了百十丈，流星般下射，迎头抓下，以为大功可以告成。知新来敌人的佛门四宝和南明离火剑均非善良之物，同党伤亡殆尽，反正不易取胜，而老巢心腹之患未去，必须及早赶回，免生他变。因恨叶缤素无仇怨，又非敌党中人，无故作梗，上来便下辣手。所用神光又不知是何法宝，阴火邪氛均不能污，于各正派人中异军突起，元神几为奇寒之气消损。仗着玄功变化，冒险拼命将它震散，形神仍是两受伤害不浅，怨恨之极。满拟一下将她抓走，带回山去，百计凌虐，报仇泄忿，就便拷问来历，看她师长同道都是何人，还有更精的道法异宝没有，日后相遇，好预为防备，免又骤出不意，再吃大亏。不料心凶气暴，复仇之念太切，身随念起，更不及再有思索，去势过猛，晃眼临近，敌人扬手飞起一团光华。这时叶缤神光为妖尸震裂，劲敌当前，自然不免惊急气忿。妖尸却误看成了伎俩已穷，逃遁不及，欲使法宝先挡一阵。以为那四色光华虽有些强烈奇怪，总共不过三尺方圆。适才所破神光，也是五颜六色，不过一是层层相间，各自为色，一是转若车轮，诸色混杂，大小强弱却不逮神光远甚。尤其光华强而不大，不似神光有无穷变化。妖尸乍见，自然不在心上。

双方势子都如电一般急，不容眨眼，便已相接，哪还有寻思观察的机会。光华飞起，妖尸怪爪已经抓到。妖尸以为敌人已智穷力竭，连这类毫无变化的寻常法宝都施展出来，不但没有闪避，反倒加急，想连人带宝一齐抓住。怪手刚将宝光抓到，百忙中一眼瞥见那四色光华来处的敌人手上，还托着一个六寸多高，形式奇古的玉石灯集。灯头上还结着一个金黄色的圆灯花，大仅如豆，周边也有寸许长短，红蓝白三色光焰已由灯间飞起。

猛地想起，敌人所持，十有八九必是至宝古灯檠，不禁大惊。知道不妙，忙把右手一松，遁光也随停住。这才打起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的主意，打算看明底细，再定进止。尽管妖尸神通广大，机警神速，改换得快，已是无及。等他看到叶缤手上的古灯檠，心惊念动，那团佛家的三光神火早将元神打中。尚幸妖尸手松处，见光华一闪，似要隐去，触手无物，知难免难，赶紧运用玄功，拼命化形遁走，未被深入。就这样，元神仍受了重伤，日后减却好些凶焰。

那佛家真火收得越紧，进入越深，动静相生，有不可思议的奥妙。对方如不知底细，误认无甚神奇，一起贪心，立时上当，无论是什么禁法，神光到手，沾身立即无踪。其实外相一敛，不是深入人体，便将全身罩住，其中的人或冷或热，只略微觉出一些感应，无相真火立现宝相。道法浅的形神俱灭；道法深的不被深入，不过重伤，但若见机稍迟，真火内发，立即通体炸裂，照样毁灭死亡。妖尸总算见机得早，发作尚快，减了好些功效。当时只见奇光在妖尸右臂之间一闪即灭，别无异处。猛听碧影中一声极凄厉的嗥叫，仿佛似电一般掣转，妖尸谷辰已由碧影里现出原身，左手紧托右臂。转瞬碧影由大而小，妖尸原身又隐，星丸飞渡，直向遥空射去，一晃不见。叶缤第二朵灯花化为同样四色光华，随即飞出，竟未打中，便没了影。

## 第二 五回

魁影爆冰魂 滟滟神光散花雨  
佛灯飞圣火 芸芸幻境化金蛛

这时满空中尽是适才被妖尸震破的神光，势已早停，不似先前四外飞射，只管上下浮沉，缓缓游动，也未远去。双方动作神速，总共没有半盏茶的工夫。杨瑾早知妖尸玄功厉害；又知叶缤远居海外，妖尸生死两劫均未见过，不知底细。赶走雪山老魅以后，一眼望见妖尸在光层中缩小元神，心知要闹鬼，而叶缤还在运用神光紧压，连忙出声示警。正待上前相助，神光已被震破。深知此宝可以收炼还原，此时满天俱是，如再上前，神光虽散，遇上仍是难当。如用佛门四宝护身，难免重创之余，决禁不起，任怎闪避，散布这么密，终有损毁。英男的南明离火剑更是神光惟一克星，决上去不得。好在叶缤也精玄功隐遁之术，不致便为妖尸所伤，光破不遁，必有致胜之道。便招呼英男暂闪一旁，相机再上。果然叶缤上来便打好主意，有了准备，尽管运用神光困住妖尸，人与相隔甚远。神光破后，妖尸元神幻化飞来，叶缤扬手飞起一团光华。杨瑾方觉那光奇怪，一眼望见她手上古灯擎，知无败理，心中大慰。先想妖尸必逃，决计追他不上，并没有打追的主意。谁知妖尸疏忽自恃，没有看清光华来处，不识厉害，冒冒失失伸手猛抓，受伤之后，方始遁去。早知有此挫折，和英男乘机飞空赶往，纵令妖尸数犹未尽，至不济，也可使他多受两处重伤，好生悔恨不迭。

叶缤先打妖尸那团光，已经无踪，并未回转。这第二团光华发出，妖尸已逃，光华仍在空中如那些破碎神光般自在浮沉，并不回到叶缤手里。叶缤手持灯擎，面上反有难色。众人不说，连岳雯见了俱觉奇怪。杨瑾忙令英男去与岳雯等会合，刚由佛光隙中飞穿过去，叶缤已喜叫道：“道友竟是我以前好友凌雪鸿姊姊转世的么？这佛灯神火专化我的冰魄神光。适才发出一个火头，已给妖尸重创，恨他不过，不合连发二次。佛灯所存前古神油有限，火头发一回便少一回，糟蹋了可惜。神光为妖尸震散，已经飞逸不少，虽然能收，颇费气力。我今日又树下九烈老妖一个强敌，惟恐赶来暗算，又以先收为是。

无如佛火收取至难。适才真气几为妖尸震伤，不便造次，心难二用，不宜兼顾。难得姊姊转劫在此，烦劳帮我一臂，并请护法如何？”随将手中灯擎递过，嘱咐杨瑾只按芬陀大师所传天龙禅法，重燃心灯，引火归原。比起她自用玄门心法收起来，必还要容易得多。又说：“万一妖邪来犯，只照妹子所用灵诀，运真气朝灯头上一喷立燃，便可随意指挥，发出佛火御敌。”

杨瑾边接边答道：“妹子今生改名杨瑾，心念前生至好，只有三五知己。久欲往小南极仙岛拜访，为践前生誓言，积修外功，苦无机暇，不想在此幸会。且等取宝之后，再作详谈吧。”说罢，手指处，飞起一片金光，将身托住，上用法华金光护身，手持古灯擎，盘膝坐定，默运禅功。约有半盏茶时，忽睁双目，注定空中四色光华，那佛火悬在空中。起初叶缤手掐灵诀，用灯擎将它指住，虽然不往满空破碎神光撞去，却是不住浮沉闪动。杨瑾初接过来时，便有移动之势，如非叶缤先将挨近的神光抢先收去，有两三次几乎撞上。及至运用佛门心法，目光注向上面，突然静止不动。一会，光华骤亮了一下，忽然由大变小，渐渐三色奇芒尽缩，仍化为豆大一点火头，光彩晶莹，竟随杨瑾目光注视，随着往下移来，由缓而急。转瞬目光已射定佛火，移向

灯擎火头之上，又是一亮，立即隐去。杨瑾起身四顾，无甚征兆。再看叶缤，也是盘膝坐在五彩光华笼罩之中，不住暗运真气，向空连吸不已，神光仍在广布天空，知她受害不浅。神光已为妖尸震散，须运玄功真气，由少而多，由缓而速，逐渐重为凝炼，至快也须天明以后始能复原。因闻新与九烈神君结仇，恐有侵害，便请众人一同等候，明是陪伴，实则防备万一。

正叙谈间，玉清大师和郑颠仙也先后赶来，各说前事。才知妖尸此番夺宝，除白骨神君外，暗中还有一个极厉害的雪山老魅在内，原定两明一暗，三面夹攻。老魅奸狡，事前恐人知觉，特在妖尸洞中暗做手脚，用妖法颠倒虚实。并还和妖尸言明，真个置身事外，去往远处闲游，到了正日，突然心动赶来。他这种以念主形，形又能够制念，倏然生灭，令人不可捉摸的二心神功厉害非常，连郑颠仙俱被他瞒过。老魅隐身之法，更为神妙，谁也不曾觉察。这三个妖邪原本以利相结，各有私心。老魅到得最晚，正赶上妖尸谷辰刚刚炸破神驼乙休的伏魔旗门，运用玄功阴火，破了颠仙五彩光层禁制，伤人劫宝之际。老魅一双鬼眼能深烛九幽，见三木舟已带了金蛛沉入江心水底，金船回沉水眼，广成子仙法重生妙用，将金船封禁。颠仙已由水中飞出，周身俱是金光宝器。妖尸所忌的归化神音，虽不知取出也未，但那克制自己的法宝深藏船中金塔以内，塔门未开，又是这么短的时候，决未取出。意欲乘隙暗由水底赶去，将那只大金蛛弄死，事完得便，再将敌人今夜所得诸宝一齐劫走更好；否则大金蛛一死，金船无法出水，再过些年，便自深陷地肺，至不济，也可除去祸根，永绝后患。念头一转，更不寻思。分明见白骨神君已为玉清大师离合神光困住，少时不死必伤，也未放在心上，立由水底赶去。

按说老魅来去如电，欧阳霜、慕容姊妹定被追上，连人带金蛛非遭老魅残害不可。

谁知玄真子和妙一真人自闻老魅攻穿大雪山万载玄冰脱困逃走，便留了神。知他别的妖术邪法玄功变化俱和妖尸谷辰不相上下，虽然厉害，如能事先防备，还可抵御破他。惟独这二心神功，老魅百余年苦炼玄秘，可以颠倒错综，虚实互易。明明东来，他却故意西去，到了时机，突然发难。任多精于推算，也被迷惑，极易坐昧先机，受其遇弄。便用玄门潜光返照之法和魔教所炼晶球照影查看，也只看出他那假的一半，真实用意仍难前知。如等发作，即使能够觉察，事也无及，早为所乘了。目前炼丹炼宝，开府延宾，长一辈的群仙各有要事，忙碌异常，门人辈又多奉命在外，惟恐一时疏忽，受了侵害。

老魅狡猾异常，机智万变，一切法术、法宝均难测知他的踪迹。幸而苦行头陀飞升之时，留有一件法宝，原是扣袈裟的一枚玉环，经过多年禅功佛法祭炼，成了一件异宝。

此宝不能用以克敌除妖，独具一种妙用：能将大千世界缩影环中。当初苦行头陀钟爱门人笑和尚，因他灾孽众多，又代自己发下宏愿，积修十万外功，要受无限险阻艰难，虽得自己真传，炼就无形剑遁、诸般妙法奇珍，又借故惩罚，使在东海洞中面壁十九年，参悟出许多玄秘，得有极深造诣。终嫌势孤力弱，自己飞升以后，故使拜在妙一真人门下，惮得先后几辈同门助力，可以畅所欲为。实则仍认他是衣钵传人，盼其异日重归佛门，完成正果。恐在峨眉门下年久，杀孽本重，忘了本来，特意留下此宝，托玄真子到时转赐，原备查验笑和尚自身功行之用。

玄真子觉出此宝神妙，用以查敌，无微不显，胜于占算，可减不少心

力，使用时尤为便利，远在魔教中晶球视影之上。于是重又加上一番祭炼，成为更加有用之宝。心意所及，默运玄功，目视环中，静心查看，对方无论是敌是友，相隔远近，事迹新陈，只要曾造因动念，瞬息之间，立在环中。由自心分别利害轻重，或快或缓，原原本本，挨次现将出来。哪怕所起心念瞬息消灭，只造过因，仍要现出。所以老魅今日之事，已早知悉。只因神驼乙休一时大意，巧被三妖邪魔法瞒过，误认妖尸谷辰运数将终。又心记前仇，意欲逆数而行，使其速毙。特意将伏魔旗门埋伏元江，欲将妖尸除去，跟着再除雪山老魅，心志坚定。此老性情奇特，一则不便拦他高兴，并欲少折他的盛气，免得异日五仙同御天劫时，过于自恃，致贻后悔。一面告知妙一真人，对他只是略为讽劝，并不深拦，一面暗中准备。到日命大弟子诸葛警我，由峨眉仙府大元洞向妙一真人领了机宜，带着两道灵符和杨瑾、余英男先后起身，业早赶到，隐伏水底。瞥见江面木舟下沉，先用一道灵符连人带舟一齐隐去，护送回转水洞。再用一道灵符就着附近江岸，现出种种幻象，伏身一旁相待。

老魅空中遥望，只见三舟在江心水底，忽有一片金光闪了两闪，舟行更速，不知灵符发生妙用，只当是舟中三人行法催舟，心还暗笑：“任你逃得多快，也难脱我毒手！”及至赶到一看，水中江岸有一大洞，三舟如飞驶进，舟中三人已经不在。刚刚追入，金光一闪，江岸自合。老魅万载玄冰尚能攻穿，区区岩石，自不放在心上。以为舟中三人必在适才水底，金蛛一闪时离开，这里必是藏放木舟和大小二蛛之处。纵有法术封锁，出入已惯，不知强敌在后追蹶，所以不顾而去。自己神目如电，竟没看出怎么去的，虽觉可异，急于除去金蛛，也未放在心上。见收藏金蛛的两个朱盒尚在舟中，方想连小蛛也一齐除去，忽听啃嚼抓壁之声。回头一看，想是舟中三人急于上去应援，同敌妖尸，行时匆促，不曾封闭严紧，大小二蛛全被逃出，互相残杀吞噬起来。就这瞬息之间，大蛛已将小蛛全身吞食殆尽，只剩少许毛脚在口边颤动。大蛛伏身壁上，周身都是白烟绿霞笼罩，目射凶光，形态狞恶已极，已经作势欲飞，似向老魅扑去之势。

老魅哪知诸葛警我隐伏在侧，主持仙法妙用，随他动念，自生幻景。一向心狠手毒，灵敏无匹，目光才到，手指处，早飞起一团阴火冷焰，将假金蛛全身罩住，惨啸声中，一会成了一堆白灰。细查洞中，并无别物。运用玄功往崖壁一冲，金光闪处，又被容容易易冲破出来。自觉顺利去了后患，好生欢喜。因料颠仙新得数十件不知如何运用的法宝，更有不少长大刀剑戈矛在内，其势不能与妖尸久斗，必要先藏宝物，然后迎敌，正好隐形前往，乘机窥伺。如能夺到手中，即用以制伏妖尸，使受驱遣，岂非绝妙？心方一动，忽见郑颠仙满身霞光宝气从空中飞过，神情甚是狼狈，连忙纵身追去。老魅此时已为灵符所迷，全不想想自身飞行多快，与三舟前后踵接，相次入洞，不过瞬息之间，大蛛怎会将小蛛吞噬净尽？何时离盒飞出也未看见。

颠仙恰从水洞飞回藏宝，吃诸葛警我迎住，匆匆说了机宜。欧阳霜等三人也藏好木舟赶来。颠仙忙将法宝交与三人，命他们速带回洞谨守。她自己则照着玄真子的指示和带来的另一道灵符妙用，故意放出一些霞光宝气，在前现身。老魅也用玄功冲破假洞禁制，瞥见颠仙，连忙追上。老魅隐形邪法早被灵符破去，不能施为，统未觉察，仍想隐形，暗中夺取。及至追近，正要下手，忽见颠仙回手一扬，太乙神雷与飞剑金光接踵飞到。百忙中才知隐形法不知何时失了灵效，自己竟未觉察，好生惊疑。一面抵御火雷、飞剑，

一面运用玄功上前抢夺。忽听颠仙大喝道：“前古至宝归化神音已落我手，老魅、妖尸俱都命尽今日，还敢猖狂么？”言还未了，老魅动作何等神速，元神已经幻化，在千百丈魔光冷焰笼护之下电驰飞去，将颠仙全身罩住，一手去拿宝囊，一手便向颠仙命门抓去。满拟敌已入网，手到成功。谁知一手抓空，霹雳一声，一道金虹往上飞去。一任老魅玄功奥妙，也受了绝大震撼。惊得愤怒交加之下，猛伸怪手一把抓去。那道金光直上云霄，一闪即逝，已经遁去。

老魅追赶不上，手却擦着一物。定睛一看，那东西形如鸡卵，非金非石，似刚似柔，外面刻有八个篆文：“灭魔至宝，归化神音。”心想：“敌人适才正取此宝，待要施为，不料自己发动得快，敌人情急逃生，飞遁匆迫，所以不及收去。只不知此宝既已发出，怎未生出妙用？”本为此宝而来，无心得到，以后足可用以制伏一切同党，独步称雄，无敢抗违。心方狂喜，那归化神音忽在掌中流光变幻，越闪越急。老魅仅知此宝灵异，却不知底细。以为宝已落己手，如有异处，先已发作，何待此时？做梦也没想到那是玄真子的法宝幻化，真宝早不在此。颠仙也在说话时隐身遁走。连那被魔火冷焰困住，复化金光遁走的，俱是灵符妙用，有心给他当上，予以重创。

老魅见宝物潜光外映，变幻不定，刚觉有些奇怪，倏地手上一沉，五色祥光一闪，猛射起千百道金箭也似的奇光。同时一片音乐之声，那归化神音已经爆散开来，千万金箭火星夹着五色的祥光，朝这独脚老魅包围上去。归化神音如不会收，只用一次。老魅虽然知道，宝已爆裂粉碎。虽觉此宝妙用不如所闻远甚，也许无人主持之故。但那样光金火刺骨生疼，魔火冷焰竟受侵害，有点禁受不起。知颇厉害，不敢怠慢，忙即运用玄功，发出万点阴雷，千重冷焰，居然将身外祥光金星震散消灭，直上高空。本来还想追寻颠仙，报仇泄恨。偶一回顾来路，郑颠仙与白骨神君打得正在热闹，白骨神君已在危急。终与同党一气，又在己事办完之后，多少也有一点关心，不由暴怒，但隐形遁法已破，无从施展。因知佛光厉害，便将雪山地底千万年阴寒奇毒之气炼成的护身妖烟放将出来，活似一条白练悬在空中，星驰电掣赶去。自以为烧死了金蛛，破了归化神音，喜极忘形，得意非常，一到便怪声大叫。

再说妖尸原是身陷旗门以内，瞥见前面祥光涌现，旗门大开，敌人在内指点叫阵。

情知是一厉害埋伏，但自恃玄功变化，依然大怒追去。晃眼之间，敌人旗门俱无踪影。

先还只当敌人行法幻化隐遁，正在留神观察，伏魔旗门已生妙用，随着妖尸意念起了感应。每一幻景过去，水火风雷和阵内五行生克禁制便相继发动。妖尸知已入伏，忙将元神幻化抵御。先打算施展玄功，破那阵法。无奈旗门仙法循环相生，奥妙无穷，不破还好，破去一层，接着又来一层，比前一层更加了好些威力。先是青光蒙蒙，夹着千万道木形光柱，排山倒海挤压上来，分明是乙木遁法。及至运用玄功、妖法抵御上前，眼看将要破去，倏地万雷怒震，所有青霞光柱一齐爆散，化为千寻烈火，夹着无数神雷，上下四处雹击霆飞，潮涌而来。等到妖尸也按五行生克，运用玄功抵御时，已经受创不小。

紧跟着南方丙火又生中央戊土，不特将妖尸癸水遁法破去，同时那万丈黄尘，晃眼均成实质，把妖尸埋在其内，急切间冲突不出。先天戊土真雷，更是密如雨霰，环身暴击，妖尸受创越重，才知上了大当。惊惧急怒交加，

无计可施，只得施展木遁去破。一面留神防备敌人由上生金的禁制。果然木遁才一发动，那万丈黄尘齐化金戈，夹着庚金神雷电驰涛奔，密如雨雪，环身打到。虽然连吃大亏，预先留意戒备，无如这五行相生的遁法禁制化生一次，便加许多厉害。妖尸又不将新近炼成的本体舍去，还须加以防护，依然受伤不浅，耗损了多少元气。

总算妖尸玄功奥妙，除五行禁制外，别的好些妙用，因伤他不了，多未发动。妖尸原有极大神通，一经警觉身居奇险之地，一切现象俱是幻景，忙即镇静心神，不为所动。

元神在灵玉崖地底苦炼多年，本极坚强，极难摇惑。否则，心神一经入迷，早就晕倒阵内，吃五遁神雷一齐围攻，早炸成灰烟，形神皆灭了。更占便宜的是，此时刘、赵等人情势极其危急，需要玉清大师援救。而玉清大师因见魔女铁妹那大神通，才一入阵，未怎施为，即被困住。又见妖尸那么容易入网。一些也未观察，过信旗门威力，以为旗门仙法一经发动，循环反复，无人主持，自生妙用，不过少些变化，减去一点威力。妖尸至多困而不死，已经入网，决无逃走之理。权衡轻重，还是救人要紧，等元江围解，妖尸未死，再行除他不迟。

谁知少这一人主持，幻象被妖尸识破，不再胡想上当。只剩五行遁法变化相生，循环不已，虽也神妙厉害，无如妖尸生前便具绝大神通，又在地底潜伏多年苦炼，功力越发大进。始而遁法每变化一次，必受一次伤，被困其中，无计脱身，并还不知内中藏有多少玄妙，心中惊惶，大是手忙脚乱。等到五遁一一尝试，连受创伤之余，见乙木遁法重又现出，底下诸遁相次循环，比起先前虽然更增威力，因有上次经历，加了准备，不去硬抗。虽然每次仍要耗损真元，仗着元神坚强，决无毁灭之忧，受伤也最多和前次一样，并无加重。时候一久，渐渐悟出阵中玄妙，竟将心神强自镇定，索性连惊惧忧疑之念全都去尽，拼受苦痛损害，不去睬它。一面运用玄功，聚集全力，静候时机，准备冒着奇险，背城借一，死中求活。主意打定，果然生了奇效。那伏魔旗门诸般妙用，俱以被困人的意念为主，抗力愈强，禁制威力也随以加增。最厉害的仍是七情六欲，诸般幻象。妖尸心神既未为幻景所摄，那五行遁法威力也就随减。先是变化渐缓。到了三轮之后，妖尸已能潜神内照，神智清明。以致五遁循环相生，连击敌人，毫无反应。伏魔旗门虽因敌人尚在，未复本来，不会自行消退，却已由缓而歇，变到火遁上，竟然停止。

那威力也小了好多倍，迥非昔比。只有数十丈一团火光将妖尸围住，更不再为变化。妖尸元神已化为一团碧影，将身护住，静止火中，自然伤他不了。

妖尸见火遁停住，无甚动静，渐渐觉出敌人早已离开，阵法无人主持，意欲冒险一试。先还恐怕敌人见五行遁法齐施，未能成功，隐伏阵内，用诱敌之计，欲擒先纵。自己虽然不怕，照适才所经情形，受伤一定难免，心中迟疑，不敢骤发。又隔一会，仍无动静，丙火之势也未再往下减。忽然想道：“敌人方面人少势孤，正派中长一辈的能手均不能来。自己党羽甚众，均非泛常一流。白骨神君尤为厉害，雪山老魅如若赶来，更不必说。敌人只两个法力较高，一个须主持取宝之事，无力再作他顾，余下小辈门人均是庸流。和自己对敌的一个，必是急于前往应援，一把自己诱入埋伏，立即匆匆离去。

否则阵中如若有人主持，无论如何也决不会是当前的景象。看他禁法如此神妙，分明专为自己而设，另有效用不曾发挥。难得敌人大意，以为自

己已入网，早晚一样杀害，未防生变，离阵先去。此时再不见相机法逃走，自己这面胜了，不过是在同党面前难看，尚且无碍。敌人如胜，回来运用全力发动阵法，想再脱身更是艰难。纵不神消形灭，至少也须舍却新近炼成的原身，元神还须受上重伤，始能逃走。”想了又想，时机已迫，不敢再延。因当初被长眉真人禁压在灵玉崖地底后，为了穿通地层脱身逃走，对于土遁和穿遁之法，独以全力加功苦练。五遁之中，此为最精。那丙火神雷又是自己纯阴之质的克星，由此冲出，多少得受点伤。恰好火遁一变，正是化生上遁，抗力越大，反应越强。不敢径用癸水引它化生，只将元神幻化的碧影在火围中一胀，作出抵御之势，赶紧由数十丈大小收缩到四五尺一团。那火果然倏地加强，光焰熊熊，雷声轰轰，四方八面压了上来。因是抗力不大，收缩得快，威势比前却差天渊。

妖尸见并未化生戊土，火反增强。由此冲出，固然加了阻力，如再相抗，万一牵动全局，与前一样厉害，岂不更要吃亏，弄巧成拙？方悔失计，正准备不再取巧，拼受一点伤害，硬着头皮径由丙火遁中冲出。不料这五行遁法，被困的人不动则已，动必相生。

不过妖尸略为抗拒，即行收缩，反应之力不大，变化也比前缓得多罢了。事有凑巧。他这里运足全力待要冲出，丙火已化生戊土，一片火海神雷，忽化成千百丈蒙蒙黄雾，泰山压顶，海涛飞涌，上下夹攻而来。这先天五遁，土遁感应之力最强，随着敌势增减，相差最为悬远。这时只是极浓黄雾，戊上神雷并未发动。便那先前的戊土精气，也极散漫。被困人仅被尘雾笼罩全身，如不再与之相抗，至多再待一会。跟着化生庚金，稍微比此厉害，不似先前凝成实上，还加上土雷之威，难于抵御。妖尸见状，喜出望外，更不怠慢。一面施展乙木、丙火双重遁法，去抵御戊土和那化生出来的庚金。同时运用玄功，施展昔年灵玉崖穿通地层的神通，一声怪啸，元神化为一条梭形碧光，由百丈黄尘影里冲霄直上。

妖尸急于脱身，本没想到将旗门震破。偏生阵法神妙，又无人在内主持，只凭本身威力自行运用。妖尸为防万一，双管齐下：一面逃走；一面施展双重遁法，以为生克。

碧影往上一冲，戊土威力便即加强，再借乙木遁法一抗，立化庚金，癸水也自发动。经此一来，五遁相互生克，五色光华层层交织，声势骤盛。妖尸身困五遁之中，并未冲出。

见不是路，把心一横，也将五遁全数施为，身仍破空而起，猛运玄功，那团碧影山崩海立一般，电也似暴胀开千百丈，发出百万阴雷，向五行遁光中爆裂如雨。旗门本还不致震破，因是妖尸受困时久，静中参悟玄机，刁狡已极，一见不好，虽然五遁同发，上来力都不大，只是引逗之势。旗门吃了无人主持的亏，敌势一衰，也跟着小了下去。妖尸这次又是以五行御五行，自身另有运用。不似先前莫测高深，只就眼前所受禁制，按着五行生克，用作防身之具。这双方五行遁法互为生克，看去阵法势盛，威力实已抵销多半，哪禁得起妖尸情急拼命，孤注一掷，不惜损伤真元，突将元神暴胀，所施五行遁法忽又加功。旗门五行，只宜一一相生，越变越强。五遁齐施，无人主持，失却生克之妙，威力大减。几面一凑，立被妖尸元神震散，旗门随之破裂了一面，稍现微隙。妖尸见了天光，立即破空逃去。震破时，阵内自是五遁神雷爆如贯珠，万鼓齐鸣，震撼大地。但阵外人听去，只是极清脆的一声爆音而已。

妖尸身虽得脱，元神真气也自损伤甚重。加以初入阵时，曾见有不少玄妙，只当震散五遁，突围逃走，不知旗门已被震破。又因敌人阵法已有如此厉害，那金船中的前古至宝归化神音，如被得去，异日焉有生路？才一脱身，首先回顾来路，遥望江面上霞光密布，宝气隐隐透映。知道金船已被金蛛吸出水面，正在吃紧关头。这一惊真非同小可，不暇寻思，慌不迭隐身赶去，虽然伤了三人，并未得手，宝物已被敌人带了逃走。又遇见叶缤这等强敌作梗。正在忿急，忽听雪山老魅那等说法，料无虚假，好生欣慰。连伤之余，也是急于回山防患养息，本来无心恋战，因恨叶缤无故为仇，想顺便连人抓走。

后见法宝飞来，百忙中不合又起贪心，如非见机，几难幸免。终于元神、本体均为佛火所伤，回山苦炼多日，终未复原。由此功力大不如前，劫数到来，仍是无法避免。

玉清大师仗着离合神光，使白骨神君受伤逃走以后，知道妖尸既已逃出，伏魔旗门不毁必伤，此宝外人不知收法，决难取走。如能寻回残余，交还神驼乙休重新祭炼，仍可复原，为日后之用。见杨瑾、英男、叶缤三人先后赶到，妖尸、老魅已无胜理，连忙赶去一看，只见当地山石林木好些化为劫灰，伏魔旗门哪有丝毫踪迹。不知残宝就在到前被别人无心中路过，冒险强收了去。当时只以为被妖尸炸毁消灭，不曾想到飞空眺望，没有跟踪追寻。那人捡了便宜之后，先望见前面妖气宝光上冲霄汉，哪一面俱不好惹。

刚刚撤身往回路飞退，又见一道金光匹练般横空往得宝之处电掣而来。作贼心虚，益发不敢停留，连忙收敛遁光，加急飞驶。玉清大师一心要寻回法宝，因微一疏忽，竟被逃去。

玉清大师遍寻无着，重返原地，妖尸谷辰和雪山老魅已相次受伤逃走了。众人互相谈了一阵经过。俞允中、戴湘英、凌云凤三人惦记被妖尸所伤的刘泉、赵光斗、魏青三人安危，虽颠仙说，玄真子早接凌浑书信告知此事，曾命诸葛警我带来当初东海三仙合力同炼的起死灵丹，现正在后洞施治，终究不甚放心，匆匆问了几句，便即赶去。余人因有杨瑾示意，金钟岛主叶缤日间诛了妖人九烈神君爱子黑丑，迟早必要寻仇。偏生多年辛苦用两极真磁精英炼成的冰魄神光又被妖尸元神震散，急于运用玄功收聚还原，须时甚久，惟恐九烈老妖此时赶来，措手不及，难于兼顾，请众人暗中相助，俱都不曾离开，旁观相待。

约有三个时辰，天已大明，刘、赵、魏三人也经诸葛警我救转，一同赶来。那浮空千万缕彩丝霞芒，才渐渐由散而聚，经叶缤一一收尽。杨瑾与叶缤为前生至交，知她法力高深，自不必说。凌云凤、俞允中、戴湘英前随慕容姊妹往三柳坪护送木舟，曾经目睹。岳雯、孙南、余英男、玉清大师适才在战场也曾亲见神奇。诸葛警我和刘、赵二人却是闻名已久，从未晤面，等到人救回生，赶来观看，神光恰好收完，俱欲见识一回，便托玉清大师、杨瑾二人代为关说。这时杨瑾见叶缤大功告成，未生变故，好生代为欣幸，正要将手中古灯檠交还。听三人一说，笑道：“叶姊姊人极好说话，我又和她两世至交，想必不致见拒吧？”

正谈笑间，叶缤已从空中飞落，杨瑾照实说了。叶缤笑道：“你我至交无妨，眼前郑道友、玉清道友和另外几位俱是方家，本来不该班门弄斧。妹子适才元气稍有伤耗，以致收时艰难，本想试为施展，看看运用如何，是否复原。既蒙诸位道友谬赏，说不得只好献丑了。不过妹子道浅力弱，万一元

气消耗太甚，此时尚未觉察，为博诸位道友一笑，妄自竭尽全力，一个不能由心运用，虽已凝为一体，不致出大差错，终恐全数施为，其力太大，一个驾驭不住，反倒贻笑大方。姊姊劫后重来，法力高深，佛门心法尤为灵妙，仍劳在旁照看如何？”

颠仙在旁静观，原有用意。见以三个时辰的工夫，竟将妖尸谷辰震成粉碎的两极元磁精英炼成的冰魄神光收聚还原，功候精纯，岂是寻常同道所能学步，好生赞佩。忽听诸葛警我等三人托杨瑾、玉清大师要她施为，以开眼界，跟着心灵一动，有了警兆。正想劝阻，叶缤已经一口答应，并还说要全数施为。那警兆感应更急，大有立即发动之象。

方觉奇怪，忽见叶缤朝杨瑾使个眼色，又打了一个手势。杨瑾只笑说：“姊姊太谦，神光何等神妙，又是试演为戏，并非遇敌，要人照顾，岂非笑话？”说罢，身形一闪，便带了古灯檠一同隐去。颠仙再一寻思叶缤所说的话，明似谦虚，实则故意那等说法，才知叶、杨二人必有甚警觉。大敌将临，一个借着演习神光为由，故作毫无防备神气，又当新挫之余，示人以隙。却令一个手持佛门至宝，隐身极高云空，暗中戒备。等敌人一到，立即各施全力，上下夹攻。看二人行事如此机密，来者必是九烈神君等极厉害的强敌。这类妖邪最是狠毒，只要见是敌人一面，不问青红皂白，同下毒手。此时话又不能明说。回顾门下诸弟子，俱在后洞守护新得诸宝，一个不曾在场。

杨瑾这一隐形，玉清大师、诸葛警我、岳雯等三人首先觉察。魏青、俞允中想要询问，已吃三人摇手阻住。并将赵、刘、俞、魏、孙、凌、戴诸人招在身旁，令聚一处。

刘、赵二人神情也似明白。知己无碍，有此三人，足能应付，不致有甚差错，颠仙心中一放。叶缤此来曾出大力，义无忽置之理，便也加紧准备，静候发难不提。

原来那九烈神君虽是一个极厉害的妖邪巨魁，因他得天独厚，所居洞府四时皆春，景致极佳，有无穷享受，无须在外为恶诛求。人又明白利害轻重，极畏天劫，深知邪不胜正，从不自恃法术高强，与人树敌。虽然贪淫好色，但供枕席淫乐的多是各异派中有姿色的荡女淫娃，如黑神女宋香娃之类。以前偶在外面遇上美好女子，带几个回去，供他采补，也都是用妖法摄取富贵人家重金，向女家明买，或是变幻美少年勾引，对方十九为他财色所动，出诸自愿，并非出于强迫。女的如果真个坚贞，不受诱惑，他也决不勉强。近数十年更因正邪各派群仙劫运将临，静中参悟，推算出本身大劫不久也快到来，起了戒心，常年用禁法深锁洞门，人在宫中同了姬妾女徒淫乐享受，一步不出。一则恶迹不彰，二则他的妖术法宝也真厉害，委实不易克制，因此各正派老少两辈中人，对他均不甚理会，算是旁门左道中第一个本领高强，而能不骄不妄，敬畏天命的人。

话虽如此，可是此人有一特性：恩怨之心极重。轻易不与人结怨树敌，一上来，先总忍让，或是设法化解。一旦忍不下去，成了仇家，便和仇家誓不两立，不报复完，决不中止。生平与人结仇，共只三次，俱在七八十年以前。和他做对头的，也是左道中法术高强之士，闹得乌烟瘴气。每次死伤多人，结果仍败在他手里。处治仇家也极刻毒。

黑丑是他独子，天生戾质，喜动恶静，见异思迁，永远不耐在洞中久居。偏生乃父法规甚严，再三告诫：“你自生下地来，面上便有煞纹，近年渐透华盖，大是凶险。现值各派群仙应劫之期，峨眉一派正秉教祖长眉真人

遗命，在凝碧崖开通五府，广收门人，准备使本派发扬光大，声势极盛。当此正教昌明，正胜邪消之际，你性喜动，又有你母纵容，屡代求说，时常出游，我不禁你。好在你已得父母真传十之六七，我与各派中人均无仇怨，只要你不外面胡来，各正派中人无故决不与你为难。各异派中，小一辈的敌你不过，长一辈比你强的，无一不知我父子来历，就非素识，也决不愿与我结仇。不过峨眉派等长幼两辈人物，踪迹多在云、贵、川、湘一带，最好还是避开一些。并非是怕，实为彼此本可相安，两无干犯。如若因你结怨生嫌，你吃了人家的亏，我不容不问。

但是微风起于萍末，他们人多势盛，本门中便有不少高人，何况还有无数道法高深的散仙异人与之同气，那怕伤了他一个不相干的后辈新进，也必不肯甘休。我不出去，面子难堪，恶气不出。只要出去，星星之火立即燎原。他们正当鼎盛之时，万无败理，那时吃亏的自然是我们的了。我的运限偏又应在这一劫，躲还恐躲不及，如何反去招惹？你平日狂妄任性，到时未必能听我话，如不预先防备，早晚你自己身败名裂，还要累及父母全家。因此，为你用了九十八日夜的苦功，炼成一种禁制心灵之术，另有一道灵符与你心灵相通。从此出外，如若违我戒条，或与峨眉诸正派之人相遇，知而不退，或是自恃法力，与人争斗，一动念间，身心立起感应，发生无限痛苦。并且仅你所习玄功变化，隐身逃遁之法尚在，其他一切俱都施展不得了。”随取出一道灵符，如法施为，手指处，化为一片五色烟雾，将黑丑全身罩住，晃眼不见。

黑丑前因在外闲游，交了不少异派妖邪，约同向各正派中寻隙。路遇衡山金姥姥罗紫烟的门徒向芳淑，欲用妖法擒住淫乐。幸而向芳淑人极机智，身旁又带有师门至宝纳芥环，将身护住，未为阴雷、妖火所伤。正在相持不下，被极乐童子李静虚走过看见，用先天大乙神雷震散妖氛，还打死了他两个同党妖人。总算黑丑见机得早，看那大乙神雷威力迥异寻常，仗着身外化身，玄功变化，逃回山去。满拟父母平素钟爱，必能为他报仇雪恨。谁知九烈神君一听仇人形象和所发雷光，竟是群邪闻名丧胆的极乐童子。此人与峨眉教祖长眉真人尚是同辈，现已炼就婴儿，成了真仙，道法高深，有无上威力，为方今各派群仙中第一等人物。曾在成都慈云寺，一举手间斩了绿袍老祖，将他所炼十万金蚕恶蛊毁灭净尽。爱子得逃回山，尚是看他恶迹不彰，手下留情，如何敢去招惹。

不由又惊又急又怒，大怪黑丑不该与各派妖人交往，重重责罚了一顿，禁闭洞中两三年，不许外出一步。关得黑丑心烦意乱，万分难耐，好容易盼得许他出山，自然百依百顺。

黑丑行时九烈神君重又叮嘱：“你反正在外游荡无事，就是采补一层，也只能学我以前的样，不可强求。你又素无常性，遇见好的，玩上几天便即生厌，永不带回山来。

日常多是宿娼，有何真阴可采？海外尚有不少仙景胜域，你均不曾去过。那些岛屿产着许多灵药异果，主人俱是散仙一流，于人无忤，自在逍遥，享受清福。各正派此时现正忙于积修外功，轻易无人涉足，更不在我所施禁法限制之内。与其在中土与五台、华山这些日暮途穷，大劫将临的人鬼混勾结，惹些乱子来使我忧急气忿，何如去与那些散仙交纳？此辈性多恬静冲虚，内中尽有高明之士，如与交往，非特有益无损，久了还可变化你的气质，每次又可就便采些灵药异果回来。岂非绝妙？我所炼的道法，本非玄门正宗，

饮食男女均非所禁。海外有不少女散仙，如果机缘凑巧，能物色到一个仙妻，更是快事。比在中土乱交损友，惹事生非，到处都是荆棘，不强得多么？”

黑丑口虽应诺，心里却想着一个情人。这个情人就是华山教下妖妇香城娘子史春娥。

她丈夫也是一个华山派有名人物，名叫火大岁池鲁，练就本门烈火，性情比史南溪还要暴烈。上次极乐童子用太乙神雷打死的二妖人，便有他在内。史春娥性最淫凶刁悍，阅历甚多；黑丑本相瘦小奇丑，生得比鬼还要难看。按说史春娥决看中他，谁知孽缘凑巧。二人相会之时，恰值黑丑摄了一个美女，在终南山深山之中摄取元精。照着往常，只用邪法将女子勾引，到了无人之处，便现原形奸淫，不再掩饰。偏那女子长得甚美，又是绿林出身，武功颇好。黑丑淫心极重，觉着对方昏迷，任人摆布，无甚兴趣。心想美女难得，打算留着多玩几天，再行采她元精。于是用邪法幻一美少年，勾引上手，一直是用幻象交接，没有现出原形。那女子也未受妖法迷禁，只当仙缘遇合，极意交欢。

这一来，黑丑越觉有趣，居然连淫乐十多天，没舍得将她弄死。地当终南山风景之佳处，时已春暮，繁花似锦，碧草如茵。这日黑丑寻了一片繁花盛开的桃林，男女同脱了个精光，席地幕天，白昼宣淫。先交合了两次，兴致犹觉未尽，特意又从所寄居的山洞内，将用妖法摄取来的酒肉鲜果取出，放在桃林山石之上，互相拥抱，饮食了一阵，又起来绕林追逐。那女子也颇淫荡，工于挑逗，引得黑丑性发如狂，两人互相纠缠谑浪，极情尽致，淫乐不休。不料正在快活起劲，女子却被一妖妇突来打死了。

原来这个妖妇的一个面首被丈夫偷偷杀死，发了悍泼之性，大闹了一场。由相去百余里的梨花峡妖洞中出来，心上人惨死，急怒攻心，负气出走，任意所之，本没一定去处。飞行中无意发现下面桃花盛开，妖妇最爱此花，又当气忿心烦之余，下来随意观赏，解闷法烦。落地以后，便往桃林深处走去。行约里许，前面有一峭崖挡路。妖妇在本山住了多年，每当花开时，必常前来游玩，地理极熟。知道转过崖去，有一片桃林，虽然寥寥只得数十株桃花，没有别处桃林茂密，但均为异种，花朵独大，红白相间，另具一种温香，令人心醉。又有芳草连绵，平野如绣，碧嶂丹崖，白石清溪，点缀其间，显得景物越发清丽，为每年必游之所。刚刚缓步前行，打算绕崖而过，隐隐闻得崖那边男女笑语之声。暗忖：“这里景物虽佳，但是四外俱有连峰危崖环绕，连个樵径都无，附近又无可供修道人隐居的山洞，每年除自己常来游玩，只桃熟时，有成群猴子翻山越岭来此采摘，平日休说是人，连野兽之迹都难见到，怎会有年轻男女到此？近来峨眉派收了不少狗男女，个个强横，本门和五台诸派常遭他们毒手。自己因时常出外摄取美少年，丈夫每每劝说仇敌势盛，本派力未养足以前，只宜隐忍。照此行为不检，极易将这些小狗男女们引来。自己当他醋心太重，故意恐吓，总是不听。连日心神不安，莫不真个寻上门来的晦气？”心中一动，立即行法将身隐去，悄悄探头出去一看。正赶上那一双男女精赤条条在花林中，始而互相追逐了一会，女的被男的擒住，按倒在丰茸茸地上，纠缠做一堆，不可分解。晃眼之间入了妙境，渐渐酣畅淋漓起来。这时黑丑变的是一个仙骨英姿，相貌绝美的少年，固非原来鬼物形象，便那女子也是上等姿色，端的妾比花娇，郎同玉映。四周景物是那么美妙，又当着日丽风和，动人情思的艳阳天气。目睹这等微妙奇艳之景，个中人再妖淫放浪一些，妖妇尽管曾经沧海，见多识广，似此光天化

日之下的活色生香，尚是初次入目。看不片刻，早已目眩情摇，心神都颤，只觉一缕热气，满腔热情，宛如渴骥奔放，按捺不住，哪还顾得稍微矜持。看到中场，毫不寻思，便现身出去，口中故意娇叱：“何方无耻男女污我仙境？快起来见我！”随手指处，一缕紫荧荧的血光，已随手飞出，打向那女子左太阳穴上。只听哼了一声，玉躯一侧，歪倒在黑丑身上，当时毙命。

黑丑正在情浓头上，没想到有人来煞风景。闻声便知不妙，无如那女子该死，颠倒衣裳，刻意求工，一心专注所欢，耳目都失了效用。黑丑又是爱极怜惜，惟恐暴起抵御，致遭误伤，自恃玄功神妙，敌人不能伤害。又听口风不怎厉害，意欲先行法护住心上人，看清来历，再作应付。不料妖妇奇淫奇妒，一见黑丑，便决心据为己有，爱之惟恐不深。

对那女子，却是惟恐留着分她一毫，恨之惟恐不毒。话虽不狠，手下却又毒又快。所用火焰针，仙人中上，不死必伤，何况凡人。黑丑一时疏忽，瞥见紫光一线，电射般而来，忙想抵御，已是无及。不由勃然大怒，赶紧赤身纵起，待现原身杀敌泄仇时，目光到处，见对面桃花树下，站定一个满面娇嗔，似羞似怒的绝色女子。论起容光，竟比死女还要妖艳得多，不特眉目眼角无限风情，便是全身上下，都无一处不撩人情致。黑丑出山不久，几曾见到这等人物。当时淫心大动，既没问对方假怒用意如何，立施邪法勾引。

妖妇的法力本领虽然不如黑丑，对于各种的迷人妖法却内行。黑丑奉有父命，不许对所迷女子行强迷惑，第一要她自愿上钩，除非对敌时万不得已，才可施展本门心法。

积日既久，习以为常。上来用的是寻常迷人邪法，妖妇自然一见即知，她不知黑丑的本领不曾施展，心还暗笑：“这等浅薄伎俩，稍有烈性的女子也迷她不动，何况于我？倒是你这天生的仙根玉貌，异禀奇资，比甚法术都强，你自己怎不知道呢？”如照往日遇见这事，非故意破法引逗，取笑一场不可。只因情急万分，恨不能一下将他紧紧搂住，融成一体，然后再问他为什么要爱那样贱货，咬他几口，才得称心，哪有心思和工夫矫情作态，况且自己杀人所欢，立即毛遂自荐，本以为女的是个凡人，男的纵会法术，也极有限，可用妖法引他上套。谁知对方竟是行家，尤妙是先怒后喜，分明新欢胜于旧欢。

这一来，不特省事，加了兴趣，还可掩饰自己淫浪形迹，真个再对心思没有。

二人当下一拍便合。妖妇装作本是好人，为黑丑妖法所迷，因而入彀。初意还当黑丑真个十分爱她，贪恋美质，意欲长此快活。只是以假为真地装装昏迷，懒洋洋横陈地上，任凭作践，不特没想到采取心上人的真阳，连所擅房中绝技均未施展出来。谁知黑丑别有深心。因见妖妇下手毒辣，所施法宝又极厉害，以为不是淫荡一流。此时顺从，全因受了邪法禁制，神暂昏迷。只要清醒过来，未必委身相从。加以心爱荡女被杀，心中不无仇恨。这等有道行的真阴极为可贵，乐得就此采取，还可为所欢报仇。一经到手，连幻象都顾不得再撤去，一面恣意淫乐，一面施展家传采补之术，吸取妖妇元精。

妖妇初尝甜头，觉出对方功力与平日所见面首迥不相同。方在称心，喜出望外，猛觉对方发动一股潜力，当时心花大开，通体麻酥酥，说不出的一种奇趣。正在乐极情浓，百骸欲散之际，忽然警觉对方不怀好意。知道不妙，忙把心神一定，赶紧运用全力，将灵关要穴紧紧镇住，真气往回一收。总算见机尚早，悬崖勒马，未将真元失去。因知对方功夫出奇，暂时得免，

实是侥幸。再延下去，仍恐难逃毒手，不敢再事矜持。一面保住真元，一面早施遁法，冷不防扬手打了黑丑一个嘴巴，俏骂得一声：“狠心冤家！”人已纵身脱颖而起。

黑丑见妖妇似已迷住，并未施展全力。眼看探得骊珠，元阴就要吸入玉窍，也是猛觉一股潜力外吸，如饥婴就乳一般，已经近嘴，忽又远引。收翁吞吐之间，奇趣横生，几乎本身元精也受摇动。方觉对方也是行家，待要加紧施为，妖妇倏地打了自己一嘴巴，脱身飞起。心中一着急，刚喝：“你想逃走么？”未及跟踪追赶，妖妇已满面娇羞，一身骚形浪态，俏生生站离面前不远的一株繁花如锦的大桃树下，手指黑丑，娇声骂道：“冤家，你放心，我遇见你这七世冤孽，命都不打算要了，只是话须说明了再来。”黑丑闻言，才知她刚才是有心做作，假装痴呆。

妖妇本来生就绝色，这时全身衣履皆脱，一丝未挂，将粉腰雪股，玉乳纤腰，以及一切微妙之处，全都现出。又都那么秣纤合度，修短适中，肌骨停匀，身段那么亭亭秀媚，毫无一处不是圆融细腻。再有满树桃花一陪衬，越显得玉肌映霞，皓体流辉，人面花光，艳冶无伦。妖妇又工于做作，妙目流波，轻嗔薄怒，顾盼之间，百媚横生。甚人见了也要目眩心摇，神魂飞越，不敢逼视。黑丑几曾见到这等尤物，不等说完，早挺身翘然，扑将过去，仍旧温存。妖妇存心笼络，何等滑溜，见他伸手要抱，只一闪，便已躲开。黑丑先前是急先锋，上来便据要津，一切未细心领略。这时人未抱着，只在妖妇背股间挨摸到一点，立觉玉肌凉滑，柔腻丰盈，不容留手。连抱了两次，均吃闪开，没能得手，越发兴动。妖妇本无拒意，又不便再逞强暴，只得央告道：“好仙姊，既承厚爱，有话且先快活一回再说，不是一样么？”

妖妇见他猴急，知已入彀，动了真情，边躲边媚笑，哧哧地笑道：“你不要忙，人反正是你的了。只是我还要问一句，你爱我是真是假？”黑丑急答：“自然是真的。”妖妇笑啐道：“我不是那死的贱婢。你分明是想害我，还说真爱，这样越发至死也不依你了。”黑丑知瞒不过，忙改口道：“先前因你太狠，不知你是甚心意，惟恐明白过来，还是不从，又不知你这等好法，实想盗你真元，给那女子报仇。如今休说你还爱我，便是日后不爱，也决舍不得伤你一丝一发了。”妖妇笑道：“照此看来，还稍微有点爱。”

我也不知你是真爱还是假爱，只是我爱你这冤孽极了，爱得连命都愿断送给你。但我也非无名之辈，能有今日，也曾修炼多年，受过不少辛苦磨难，就此一回葬送，太不值了。

你真要无情无义，要采我的真阴，那于你大有补益，我也心甘情愿，但我得享受些时才能奉上。并且在我未死你手以前，你却是我一个人的，不许再和别的女子勾搭。你如愿意，凭你摆布，无不依从。否则我便和你拼命，我胜了与你同死，败了也宁死在你的面前，也不容沾身。你只估量给我几年光阴的快活吧。”妖妇这里流波送媚，款启朱唇，娇声软语，吐出无限深情的爱。黑丑由不得魂飞魄融，心摇神荡。偏是只凭文做，捞摸不着，如馋猫一般，早已急得抓耳挠腮，心痒痒没个搔处。好容易盼她把话说完，又听相爱如此之深。热爱情急之际，未暇深思，惟恐所说不能见信，立即跪倒起誓道：“我蒙仙姊如此真心垂爱，此后成为夫妻，地久天长，同生共死，永远相亲相爱。如若负心，再与别的女子交合，形神俱灭于无限飞剑神光之下。”

黑丑本意是说到形神俱灭为止，话快出口，忽然想起本门修炼，多仗采补。自己按说功力尚差，不比父亲修为多年，已到火候，现时只为行乐，

无须采补，所以宫中姬侍都通道法。自己能得此女为妻，自是旷世难逢的尤物，可以无憾。但是采补仍不能免，此誓如何起得？话到口边，以为自己炼就三尸，有三个元神，稍有丝毫缝隙，便即遁去。

真要遇见最厉害神奇的法术法宝，不过舍去一个元神，再费九年的苦功，仍可炼他复原。

飞刀飞剑多是五金之精炼成，本门更有独特抵御之功，休说形神俱灭，稍次一点的，直不能伤及毫发。即便遇见像父亲所说，如峨眉门下那十几口最厉害的仙剑，如七修连珠以及三英二云所用诸剑，合壁夹攻，也至多葬送一个化身，无论如何也不致形神全消，觉着这誓决不会应验。念头一转，随把末几句加上。

实则妖妇倒真是热情流露，爱他如命。虽然欲与故拒，用了不少迷人手段，所说倒也不尽虚言，心中自然不无希冀。照这火一般热头上，黑丑如许她十年欢娱，到期仍要摄她元精，当时也必点头，情甘愿意。不过水性杨花，将来有无中变，难说罢了。黑丑这等答法，自然心满意足，喜出望外。也没回答，只将牙齿咬住朱唇，“嚶”的一声娇呻，柳腰微侧，仿佛不禁风似地就要倾倒。黑丑话一说完，早从地上纵起扑上，一把紧紧抱住，玉软香温，腻然盈抱，双方俱各美满已极。妖妇也不再抗拒，跟着双双一同侧倒，横陈在碧草茵上。这一来，混去猜嫌，刻意求欢，各显神通，均不施展杀手，只管卖弄本领，全无疑忌之念。端的男欢女爱，奇趣无穷，酣畅非常。

时光易过，不觉金乌西匿，皓月东升。男女二妖孽又就着明月桃花之下，极情尽乐了一阵，方始坐起。舍去原地，另觅了一片干净草地，将先剩美酒肴果放在面前，相偎相抱，饮食嬉戏。妖妇笑道：“我没见过你这等猴急的人，连口气都不容人喘。我两人如此恩爱情浓，到了现在，彼此还不知道名姓来历，不是笑话么？”黑丑把妖妇搂住，紧了一紧，笑道：“先见时，是怕你不肯依我，急于上手。后虽想起，无奈爱极情深，连你说那些话都等不及，哪有心肠再叙家常？反正是我的人，早晚一样，忙它则甚？”妖妇道：“我本来想先说，一则见你所学与我虽非一家，断定彼此必有渊源，我又有个讨厌的丈夫，并非无名之辈。我师父更是一派宗祖。我是向来行事无所顾忌，师父、师叔们和我丈夫俱都无如我何。你美得出奇，令人一见动心，不用再显所长，已恨不能一碗水吞下肚去。连敌带友，我也见过无数美男子，似你这样，做梦也未见过，难保不有一点做作，我却看不出来。真正年岁虽不易猜，但各派道友中并无你这一人，必是新近出山的有道之士。初出茅庐，多半胆小，惟恐你想起两家渊源，有了顾忌，岂不扫兴？以你这身功夫容貌，无论仙凡，哪里找不到便宜？我的情浓，妒心尤重，爱上一个人，便不许他人染指。适才上来，先将贱婢杀死，我即使死在你手，都所心甘。但决不许在我生前，你再爱一个，便是如此。如再为了胆小害怕，临阵脱逃，我再拦你不住，那我不更糟了？所以还是不说，等到事后再设计较。现在看出你果真爱我，说也放心了。你到底是哪位仙长的门下呢？”

黑丑又把妖妇极力温存抚摸，逼令先说。妖妇便照实说了。先以为黑丑听了华山派的威望，必要吃惊，谁知若无其事，只笑道：“心肝是烈火祖师的门徒么？你的来历说了，我却不能说呢。”妖妇在黑丑怀里媚眼回波，满面娇嗔道：“你还真心爱我呢，连个姓名来历都不肯说。”黑丑道：“不是欺你，是有不能说的苦。”妖妇媚笑道：“有什难说的苦？我为爱你，命都不要，任你天大来头，只要你不变心，我都不怕。”说时玉臀不住乱扭，又做

出许多媚态，黑丑吃她在腿上一阵揉搓，凉肌丰盈，着体欲融，不禁又生热意，趁势想要按倒。妖妇一味以柔情挑逗，执意非说出来，不允所请。黑丑无奈，只得把妖妇抱紧，通身上下连咬带吻，先爱了个够。然后叹道：“我真爱你，想这露水夫妻能够长久一些，所以不肯明说，你偏要我非说不可。我又不舍得和你强，我也不怕师父，说出来其实无妨，只恐缘分就快满了。”

妖妇闻言，好生惊疑，想了想，仍是追问，并问缘满之言，由何说起？黑丑道：“我一说出真名，你就不会爱我，岂非缘满了么？”妖妇手向黑丑额上一戳道：“我说你太嫩不是？我还当你有甚大顾忌处呢，原来如此。实告诉你，你就是我的命，离了你，我就活不成。无论你以前以后声名多坏，为人多么可恨可恶，那怕为你连累，受下无边苦难，粉身碎骨，都所甘心，焉有为此不爱之理？”黑丑只是摇头。妖妇奇怪道：“这又不是，到底为何？我决不变心，你只明说吧。”黑丑吞吐说道：“我本相奇丑，这个又不是本相。”妖妇笑道：“这个我也早在意中，只没看出罢了。照你的好处，便丑得像个鬼，我也爱你。何况你能变得这么好，本底子也未必差呢。”黑丑道：“那是我看家本领，那能当真？如照本来，真比鬼还丑呢。难道心肝全不嫌么？”妖妇脱口笑道：“决不嫌厌。只是先不要现出来，等心肝说完来历，我还有话。”

黑丑便把自己是九烈神君之子黑丑说了。妖妇闻言大惊，暗付：“难怪他听了烈火祖师名头，不怎动容，原来竟有这么大来头。此人虽然奇丑，但他父子道法高强，房中之术尤为神妙，情分又如此深厚，与他相处，日后得益无穷。”为要坚他相爱之心，故意加做一些妖淫情态，笑答道：“你忒痴了。你当我是世俗女子么？你有这等家传本领，便现真形，也能使人爱而忘死。何况你所幻假形，那么美妙，还叫人看不出来呢。不怕你笑，我以前也曾交接过不少壮美少年，可是不消几年，便化枯骨。即便至今不死，也都龙钟衰朽，老丑不堪。常人最美好的光阴也只十八九起，中间一二十年。少年时再要作践一点，更连这短时光都挨不过。照我所遇的人来说，就没一个活满过三年的，总是没有多久，使人扫兴。我因美质难得，遇到一个好的，任是不采他的真元，多么爱惜他，也是无用。先还仿佛余勇可贾，实则精髓早枯，越用药力，他越死得快。终于久而生厌，我不杀他，他也自死。真是无可如何，干叫人生气，只恨当初白爱怜了废物。同门中虽有几个差强人意的，一则是自修炼多年，自来未断色欲，根基不固，到了紧要当儿，难免心动神摇，惟恐吃了我亏；二则他们见人就爱，知我情浓妒重，怕多纠缠。除师父、师叔均有爱宠，听说极好，不承下顾，没试过，余者均非对手，日久也都借故分开。我觉他们比常人还要惹厌，几回伤心，再也不睬他们。比较起来，还是我这位没出息的丈夫，倒能备个缓急。他除有时见我和人情热，不免吃醋，暗算人家，是个缺点，只要不眼见，也还不闻不问，别的都还将就，所以能和我相处至今。他也长得奇丑无比，并未嫌他。可是现在遇上了你，能否再同他长处，就难定了。我初见人时重貌，一经交好，重才更甚于重貌。往往一试即不再顾，或是不试而退的都有，没的招人心烦。似你这样千载难逢的人才，还有什么不足之处？若要十全十美，你可长用幻相与我快活。即使骤然路遇，隐藏不及，我只当那是你的元神幻化，以假为真，以真作假，不是一样么？只交接时看着快活，助些兴趣而已。”

黑丑听妖妇如此淫浪凶毒，奇妒无耻，一点不以为意，反觉她爱极而忘其丑，不特甘死无悔，连她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也都推肝吐胆，全数说出，

可见情分之深。不禁爱极，重又搂抱在地，淫乐起来。妖妇一边迎合，媚笑道：“久闻九烈神君独子黑丑生具异相，身高不满三尺，红睛绿发，肤黑如墨。你生相如此奇丑，我偏会和你成夫妻，舍身相爱，不稍嫌厌，真可算是舍其所短，而用其所长了。”黑丑听她语带双关，浪意十足，越发高兴，“心肝”、“性命”，喊个不住。

这一双妖邪男女正在乐极情浓，不可分解之际，忽听一声厉吼，一道暗赤光华，夹着十几根细才如箸，长约七寸的黑光，直朝黑丑头上飞到。妖妇闻声，便知丈夫寻来，必是看双方情热，醋劲大发。惟恐自己偏护所欢，飞剑难伤，竟连师父新近传授，轻易不准妄使的天瞳密魔神钉，也同时发出。情人纵是法力高强，骤出不意，无法抵御躲闪，不死必带重伤。心里一急，由不得怒喝一声，欲待纵起，去和丈夫拼命。谁知身被黑丑压住，仍如无事。百忙中定睛一看，黑丑仍在自己身上，另外有一个三尺来高的小黑鬼，在周身碧烟围绕之下，已和丈夫对敌，斗在一起。那神钉分明见穿身而过，竟未受到丝毫损害，果然名不虚传，玄功奥妙。生平初见，不由又是心爱，又是佩服。越把丈夫视若粪土，惟恐气他不够，竟装着没有看见丈夫在侧，特意做出许多骚声浪气，丑态百出。

原来妖妇之夫池鲁，自从那日妒奸，将面首杀死，二人变脸大闹，几乎动手拼命。

平日宠爱，受制已惯，妖妇淫浪滥交，早经约定，匪自今始。妖妇法力稍逊，真要挤急动手，难免吃亏，反被振起夫纲，日后更难快意，于是负气出走。这妖人是个暴性，每和妖妇闹过一回，必再三负荆，加添一些苛法奇章，多受好些挟制，始能和好如初。这次也实因所杀的是妖妇新交，正在情热头上，不稍顾忌，太已看不下眼，妒火暴发，骤下毒手。深知这位贤妻脾气，决不甘休。偏又不舍分离，妖妇走才半日，便生悔意。心想：“反正得求她回来，一样服输，何苦多受孤栖之苦？”于是出来找寻。知妖妇近来得罪了许多同门，平日只顾摄取壮男，采补作乐，同道中多无往还，不会远走。新欢已死，又和自己反目，晚来难耐孤寂，此时必往邻近山城镇中，去摄取一二少年，仍在本山觅地相聚，聊以解渴。知道此妇心肠最硬，自己越服软得晚，吃亏越大。既要寻她，早去为妙。谁知把妖妇平日几处藏身之地反复找了几遍，并无踪迹。最后心里一灰，想起妖妇此时必又同了所摄的人，在隐蔽处尽情淫乐，自己却成了一个孤鬼，不禁妒火重燃。

正在烦恼气忿之际，忽听破空之声。抬头一看，空中共是三道光华，正由东往西横空飞过，色如虹霓，飞得极高，光也不强，飞更不快，如换常人，直难听见。一看路数，便知是正教门下。暗忖：“敌派门人几乎无一弱者，这三道剑光分明是炼成不久，如和高明之士，怎会用它出来游行？这些小辈可恶万分，乐得乘他未成气候之时除去，将来好少许多事故。”又在气忿头上，怒火中烧，念头一转，立即飞空追去。哪知这三个敌人没等他追上，先已返身迎来，一照面，便喝：“何方妖孽，通名受死！”妖人见敌人乃是三个女子，俱是仙风道骨，美貌非常，内中一个穿黑衣的少女尤为秀丽，不由动了淫心。以为敌人飞剑平常，一心还想生擒了来取乐。哪知来人正是四川云灵山白云大师元敬门下得意弟子郁芳荡、李文行、万珍。因白云大师学道最早，在同辈中年岁几与玄真子、嵩山二老等不相上下，收徒也最早，所以郁、李、万三人都有高深造诣。近年奉了大师之命，在山东崂山另辟洞府修炼，随时在外积修外功，并不住在一起。这次三女闻说峨眉不久开府，师叔

妙一真人奉师祖遗命，正式承继道统之期不久将至。又听本派小辈师弟妹中着实出了不少人才，凝碧崖已经开辟，好些同门俱已移居在内，连出了许多事故。仙山风景，美妙非常，私心向往，已非一日。上次慈云寺、青螺峪斗剑，以及史南溪等妖人攻打凝碧崖，均值闭关炼丹，正在火候，未得前去，常引以为深憾。加以好久未接师父谕旨，虽知峨眉开府盛典，决不会不令参与，终想早一点与这些自生有来的新同门相见。并且探听师父的口风，将来有无移往仙府清修福分。于是借着省师为由，往云灵山赶去。

白云大师还收有一个小徒弟，名叫云紫绡，非常美秀聪明，禀赋也好。上年见时，紫绡因自己入门未久，好剑尚没一口，而三位师姊不特各有仙剑随身，道法尤极高强，先背了人，向大师姊郁芳蘅讨要，请其便中代为物色。得了答应以后，暗想：“师父曾说，功夫练时虽难，只要肯下苦功，终有成时。惟独好剑，须看各人缘法，难得求到。

大师姊虽然答应，知道何年到手？若是三位师姊全都托到，比较指望多些。”于是又向李、万二师姊求说。三女本极爱这小师妹，禁不起一阵软磨央告，全都允了，并还答应必为办到，下次省师，也许便可带来。至不济，各人采用五金之精现炼，也炼出三口来，决不使她失望。紫绡自是喜极，谢了又谢。

三女都是疾恶如仇，遇上异派妖邪，从不轻饶。本意再遇敌人，只将敌人杀死，不将他飞剑绞断，以便留赠师妹，不过略费一点改炼之功，并不为难。谁知分手以后，一年多工夫，外功虽积不少，异派妖邪只遇到过两次，均被连人带剑一齐逃走。此次回山，觉得难向紫绡交代，起程时为难了一阵。万珍说：“现时炼剑决等不及，妖人遇不到，我们不会寻上门去么？如由陕、甘两省绕着路走入川，那一带多是异派妖孽巢穴，再要露出一点头迹，我不寻他，他也放我们不过，岂不就有夺剑之望么？”郁芳蘅觉着此去华山、终南山一带，俱是妖邪中首脑所栖之地，惟恐一不小心，弄巧成拙，这等做法，大是不妥，意欲拦阻。李、万二女自恃飞剑神妙，遁法精奇，又有绝好护身法宝，即不能胜，也无妨害，执意不听。俱说既然答应了小师妹，怎好意思空手前去？至少也得先给她找到一口。郁芳蘅强她俩不过，也真心爱这小师妹，只约定慎重行事。要避开华山一处，免与烈火祖师等敌人首脑相遇，败多胜少，平白吃亏。只能暗中寻敌，不可公然炫露，挑逗强敌。李、万二人志在得剑，不是寻敌拼斗，也就允了，讲好后即起身。

事也真巧。三人飞离终南山不远，李文衍说：“前行便入汉中，这等飞行，怎能遇见敌人？”正想把剑光露出。郁芳蘅天生慧眼，忽然望见左侧山拗中宝气隐隐透出地面，心中一动，忙率二女赶去一看。只见那地方是一极晦暗的深谷，两面阴崖低覆，不见天日，谷径窄险，又无出路，宝埋地底颇深。万、李二女临近均未看出，如非过时目光所及恰是地方，连郁芳蘅也难看出。细一辨认，竟是金精所淬，越发高兴。只是地上已有发掘痕迹，只不知前人既已看出宝气，怎会浅尝辄止，未将宝物取走？也不管他，忙即行法发掘出来，乃是一个三尺多长，两尺宽的石匣，外有符咒禁錮。三人恰是内行，略运玄功施为，石匣立开。一看内中宝物，正好是三口宝剑和一个符咒密封的古玉瓶。宝气自剑上发出。玉瓶高才五寸，除形制古雅，玉色温润外，并无奇处。无意巧获，称心如意，不由喜出望外。正要拿了起身，忽见一道青光自空飞坠，其疾如电，落地便问：“何方道友，夺我现成？”三女因见来人是个少女，剑光正而不邪，口虽发话，并未动手，也就先以礼见。

两下里一问来历，才知那女子乃衡山白雀洞金姥姥罗紫烟的小徒弟向芳淑，新近奉命出山积修外功。日前无心中偷听两异派门下女童说话，得知这里地底藏有宝物，只是前宝主人埋藏严密，又有好些禁制。女童之师碧桃仙子崔琐，背着人费了三月光阴，才将谷口禁法破去，昨日才发现藏宝的真实地方。向芳淑得知就里，立即跟踪赶来。到时崔琐刚将地面禁法破去，正在破土。彼此道路不同，没有几句话，便动起手来。这晚正值雷雨很大，二人连斗剑带斗法，相持了三天，未分上下。斗到未了，崔琐情急诈败，将向芳淑诱向离此数十里外一个同党妖人那里，合力夹攻。向芳淑持有师传镇山之宝纳芥环护身，虽然百邪不侵，胜却万难。所幸妖女存有私心，恐人分她宝物，没对同党说出为何争斗，也不好意思独自退阵。正相持不下，忽然一道金光夹着百丈雷火，光中一只大手自天空飞下，将妖法破去。妖妇和妖党也被向芳淑乘机杀死。连忙赶回藏宝之处，三女已先得手了。三女曾在师父座上见过金姥姥，知是师门至交。便是向芳淑，也听她师姊何玫、崔绮说起过对方。三女想不到向芳淑小小年纪，已有这么深造就，本心喜赞；又知所说必不会假。无如小师妹之约不能不践，宝剑还没得到一口，好容易无意而得其三，又闹了一场空欢喜。

依了郁芳蘅，既是自己人，要想一齐交还。万珍心终不舍，便和向芳淑说明心意，暂时借一口去应酬小师妹，异日如能物色到别的好剑，再当奉还。哪知向芳淑甚为慷慨，笑答：“此剑名为三阳一气剑，乃汉末仙人张兔炼魔之宝。三剑失一，灵效便减，不能分开。本来无主之物，见者有份。我们都是自家姊妹，小妹已有师传飞剑，本来多余。

虽然为它费了不少精神心力，还遭阴火焚身之险，要是适才被外人路过，乘隙取走，又当如何，令师妹既无剑用，恰好取用。小妹只要这玉瓶好了。”说罢，径自伸手由石匣中将玉瓶取到手内，口里笑道：“即此已承相让，足见盛情，小妹前途还有一人相待，恕不奉陪了。”说罢，扬手为礼，不俟还言，径自破空飞去。

万珍说：“这位道友倒真大方，连客气都不容我们表示就走了。这一来，我们一人送小师妹一口多好。”李文衍人最精细，笑道：“只恐她还有别的深意吧？她两位师姊背后常说她刁钻口甜，专一会哄师父疼她。那玉瓶我们没有细看，她就赶来，走得那么急，又那么高兴，必比这剑强得多呢。你想剑名她都知道，焉有不知此瓶来历用法之理、分明怕我们知道底细，后悔食言，所以就着口风得了就走。你说她大方，我看正是小气呢。”郁芳蘅道：“她所说决不会假。我们志在得剑，本要一口，她却三口全让，也算讲交情的了。我们虽有渊源，终是初会，没甚情分。依我看，全数归她，不是也没得说么？先看这剑的本质如何？”李文衍方说：“我想不会大好。”铮铮三响，眼前精光耀处，三剑已同时出匣。原来万珍更是心急，先取了一口在手内，随手一拔，不料石匣中两口也相继自出。果如向芳淑所云，三阳相生相应，收发同一，不再分散。三人各取一口，再一细看，剑柄三星凸起，剑长三尺三寸。手中略一舞动，便发出丈许长的芒尾，端的追虹耀目，照眼欲花。尤其剑光共是七层颜色，闪烁幻映。舞动一口，那两口也自同时颤动，似要脱手飞去。知是神物利器，不是寻常。李、万二女因此益发断定那玉瓶比此还要奥妙。都觉向芳淑以小人之心相度，取走无妨，不该不说明来历，拿了就走。

郁芳蘅笑道：“事已过去，还说什么？反正人家东西，就好仍是她的，管她则甚？倒是此剑火气太重，就此送与小师妹，不知她年来进境深浅，一

个驾驭不住，三口不比一口，易出危险。就有师父指点，终是炼纯一点，使她到手，就能使用的好，免得她又费事担心，美中不足。我们索性成全到底，前行试它一回。如可应用，不必再用遁法，就御此剑飞行，就势把它炼纯好了。”万珍笑道：“大师姊真爱小师妹，为了成全她，连形迹都不再隐晦了。此剑彩光炫耀，容易勾引敌人，招摇出事来，莫又怪我。我爱看沿途景致，是不爱高飞的。”李文衍笑道：“你也最爱小师妹的，怎也小气起来？”万珍笑道：“不是小气，是嫌大师姊太偏心。她入门最久，我们入门时什么也不会，几曾这样关爱过？”说罢，引得郁、李二女都笑起来。

当下就地坐下，各将剑囊佩好，照着本门心法，运用玄功，真气与剑相合。初意不过此剑太好，许能即时运用，并无把握。谁知竟与剑的前主人路道约略相同，只是初用，不如本身原有飞剑可以与身相合，飞行绝迹罢了。就这样，三女已觉出于意外，欣喜非常。急于起身，也没等到运用纯熟，一见能用，便同御剑飞起。郁芳蘅初意剑光彩芒太强，易于惊动敌人，心愿已遂，本拟高飞，不再惹事。偏生万珍喜事仇邪，先前所说虽是笑话，私心仍想遇到敌人，试试此剑威力，特意拉了李文衍低飞。万珍所御之剑，恰是一口少阳剑，为剑中主体。三阳相生，以少为主。郁芳蘅初得，不知就里，以为得到后时间太短，功夫未到，难于高飞，越觉剑好，越想将它运用熟了，再赠小师妹。估量几处强敌老巢已过，遇上一些小丑也不妨事，便即任之。

一会飞向终南后山上空，正要横空飞过，万珍偶一回顾，下面岭麓飞起一道剑光，看出是华山派的路数，正合心意，也没招呼郁、李二女，先自回身飞迎下去。少阳一动，太阳、中阳二剑相继牵引。又见万珍回身迎敌，只得一同飞回。火大岁池鲁只见敌人飞行不速，剑光强而不甚灵活，以为敌人入门未久，虽有好剑，不善运用，意欲人剑两得，哪知上了大当。三女均想试试此剑如何，自己的剑先不应敌，只用遁法停在空中，各运真气指挥三剑飞上前去。两下里才一交接，池鲁便觉自己的剑本质太差，私心还在妄想收取，又另放起两道剑光。刚飞出手，忽听敌人一声清叱，立有三道白光飞出，惊虹电掣，晃眼便将池鲁所放暗赤色的剑绞住。同时三女再用手一指，三阳剑三道彩虹忽然会合，穿入剑光丛中，迎着头一道赤光，只一压一绞之际，立时满天星火迸射如雨，绞成粉碎。总算池鲁知机，见势不佳，又急又痛心，一面忙运玄功，奋力将下余两剑强收回来。一面飞身逃走，回手扬处，飞起一串梭形碧焰，直朝三女打去。三女不知池鲁是华山派门下数得出的健者，所用法宝均极厉害，误认碧焰是华山派所炼阴雷魔焰，匆促之间忘了使用护身法宝，意欲用太乙神雷破他。尚幸久经大敌，俱都谨慎，一面扬手发雷，一面收回剑光将身护住，以防万一。满拟神雷可以震散妖焰，三手扬处，神雷刚刚发出，猛听空中大喝：“三位姊姊不可造次，此乃烈火老妖的幽灵碧焰梭。”声到人到，一圈五色彩光围着一个黄衣少女，手里好似持着一个玉瓶，瓶口放出五色宝气，其疾如电，由斜刺里飞将过来，长鲸吸海般照在那一串梭形碧焰之上，彩气往回一卷，便全收去。

这时碧焰与三女剑光不过略微挨着一些，三女便觉周身冷颤了一下，方觉不妙，来人已将它收去。同时妖人池鲁骤出不意，见状大惊，情急之下，扬手又是几丝红、黑、绿三色针光飞出。哪知敌人瓶口宝气到处，依旧石沉大海。连失重宝，不由胆战心寒。敌人周身彩光围绕，只看出是个女子，连相貌身材全看不出，从来未听说过，更不知是何路数，如此厉害。师传重宝已失，敌人个个厉害，彼众我寡，哪里还敢再延下去。吓得一纵妖遁，在满

天雷火光霞中化为一溜绿火，一闪而逝。

说时迟，那时快，这只是瞬息间事。妖人一逃，来人也彩光环绕之下，星驰飞去，晃眼无踪。郁芳蘅、李文衍、万珍三女虽没看清来人容貌，但觉声音甚熟。又认出那玉瓶正是适才石匣中物，尤其那护身的一环彩光，为金姥姥镇山至宝纳芥环，曾经见过，分明向芳淑赶来无疑。见她来去匆促，宝玉瓶又如此神妙，越料定适才存有不可告人之隐。必是深知此宝厉害，又知三人路过终南，必与妖人相遇，那幽灵碧焰梭乃华山派教祖烈火祖师六件异宝之一，厉害非常，故此返回。适才如被打中，固无幸理；就是自己飞剑不怕邪污，与之接触，也必有感应，死虽不至于，人却难免受伤。连郁芳蘅都有点暗怪向芳淑不够朋友，既是自己人，就应互相关照，所掘藏珍已然相让，岂能食言反悔？明知前途有险，只那玉瓶可破，就不同行，也该预先说明，也好作一准备。事前既不明言，却在暗中跟来逞能，破了妖人法宝，便即飞去，连面都不照。久闻碧焰梭是发邪火，一经沾上，刺骨焚心，万无幸理。虽说有剑光护身，一见不好，可将师门护身至宝施展出来，不致受害。但是适才剑光已与敌宝相触，有了感应，应变稍迟，受伤实所难免。

既来暗助，早些下手也罢，偏又等碧焰梭近身始行发动，好似有心显显能耐。总之种种都与情理不合。李、万二人更是气忿，形于词色。互相谈论了几句，仍驾三阳一气剑，往前飞去。

这里火太岁池鲁没有寻到娇妻，反折了两件师门至宝，痛惜愤恨，气就不打一处来，立意要把妖妇找到才罢，谁知这次却很容易。由敌人手里遁逃之后，刚飞出去几十里路，便见下面山谷中桃花盛开。知道妖妇生平最爱桃花，暗骂：“该死！此地是她常游之所，怎地独未寻到？”因恐警觉，又被滑脱，老远按落了遁光，潜行前进，一路搜索，居然寻到两淫孽欢会的桃花林内。本心还想寻到以后和她好说，只求她回心转意，不作那煞风景的事。反正任多健壮的面首，到她手里不出半年，不死即弃。美人尤物，终是自己长有之物，何苦呕这闲气？及至伏身在侧一看，对手不特生得玉人也似，并还是一个行家。二人相抱，各展身手，那热烈微妙的神态，休说妖妇以前所恋旧欢，竟连自己也未经过这等奇趣。照此情形下去，妖妇势必舍己就彼，自己连做绿毛君的身份都要失掉了。当时一股股的酸气直攻脑门，浊怒暴激，再也按捺不住，怨深恨极，拼着和妖妇再闹一个狠的，决计冷不防先将情敌杀死，再作计较。

## 第二 六回

玉艳香温 秘戏花阴调鬼子  
山鸣地叱 神雷天降荡妖氛

池鲁因恐妖妇庇护情人，恋奸情切，一击不中，必要倒戈相向，助仇夹攻。论起真实本领，妖妇虽说稍逊，到底费事得多。所以池鲁上来便下毒手，剑宝齐施。满拟仇敌毫未警觉，非死不可。哪知竟是个中能手，似他所炼那些邪法、异宝，独具专长，休说是他，便把烈火祖师和史南溪等人找来，也未必能够随便伤害。眼看法宝由仇敌头上穿过，竟若无事。同时比电还快，

面前出现两幢浓烟。浓烟中各拥着一个相貌相同，丑怪无比，身高不满三尺的小黑人，左肋插着三口短剑，腰间佩着一个画骷髅符篆的人皮口袋。尽管生得瘦小枯干，神情动作之间却是狞恶非常，敏捷如电。

池鲁久经大敌，法术高强，一见便知形势不妙。连出恶声都顾不得，惟恐敌人动作神速，措手不及，慌不迭行法防身，人影一晃，遁向远处。同时手拍命门，先发出十余丈赤阴阴的烈焰将身护住，然后返身迎敌。那两小黑人也真迅速非常，就在瞬息之间，已经追到。再看先放出去的飞剑，已被敌人两道碧光敌住，颇有相形见绌之势。知道遇上劲敌，只不知是甚来头，如此厉害。初意追逼这么紧，必有一场恶斗，自料败多胜少。

就此败退，不特于心不甘，从此更被妖妇看轻，更无重圆之望。只管心中惶急焦虑，全神贯注仇人身上，哪还有心再看眼前活色生香，诸般妙态。一回身，便发出数十股烈焰，将仇人挡住，一面将邪法异宝尽力施为。正在一心打算御敌，争一最后去留之际，哪知敌人上来虽是又猛又凶，等到回身返斗，势子忽然松懈下来。那元神分化的两个小黑人，各被百丈烈焰围住，并未再有动作。连先放出来的两道碧焰，也不再向自己宝剑压迫。

细一注视，两小黑人虽为烈火所困，可是他那护身浓烟仍是原样，毫无动静。后放出去的几件法宝只在烟外飞舞盘旋，也无一件可以近身；所施邪法，更是一片灵效全无。一任破口喝骂，只是微笑不答，神情甚是安逸。心中奇怪，猜不透是何用意。即使料定自己不是对手，也决无好意相让之理。必是看出不堪一击，先将元神分化，将自己绊住，本身仍和己妻淫乐，将人气侮个够。等到好戏终场，然后奸夫淫妇合力共害亲夫。再不就是淫乐方酣，一时无力兼顾。

忽见前面草地上己妻带着娇喘在和仇人争论，百忙中忍不住向前偷看了一眼。原来仇人似要由地上纵起，吃己妻用一双玉腕紧紧搂着腰背，不放起来。淫声浪态，简直不堪入目。枉自愤急欲狂，无计可施。忽然念头又往好处想，暗忖：“这淫妇素来水性杨花，难道良心还未曾丧尽，虽恋新欢，不忘旧好？知道仇人厉害，恐起来伤害丈夫，特借柔情蜜爱将仇人绊住，好放自己逃走？仇人太已可恶，此仇非报不可！就今日敌他不过，我也必赶往华山，禀知师父、师叔，约集众同门，将他化骨扬灰，才消忿恨！”心内寻思，劲敌当前，不知何时发动，还丝毫松懈不得。正在悲愤填膺，难决去留之际，忽听己妻娇声浪气骂道：“那死乌龟有甚顾忌？你这小冤家占了人家老婆，这时又做好人，偏不依你。你要说话，不会喊他过来么？偏在这时离开我。往常他又不是没见识过，今天鬼迷了心，偏有这么多酸气。我如不念在遇见你这小冤家是因今早和他呕气而起，这辈子也不会理他了。”

池鲁闻言，方在不解，忽又听妖妇喊道：“不识羞的红脸贼，这位道友乃九烈神君爱子黑天童黑丑，我不过向他领教采补功夫，你吃什么醋？方才你暗算人家，本意要你狗命，因听我说出你的来历，人家看在师父分上，才没和你一般见识。想和你明说，从此一床三好，谁也不许争风吃醋。我也一地一天，不会厚薄，一样待承，永不再交接旁人。好些次他要起来，因我没尽兴，不肯放他。这小冤家不知你的德行，老觉同道中人不好意思，须我代说。话已说完，我实对你说，你如能听，还能保住好些快活，如再不识鬼羞，和我吃醋冒酸气，我却不希罕你这丑鬼。好便罢，不好，我和小冤家将你杀死，一同回到他家，作一长久夫妻，永享快活，你却没份了。就你勉强逃走，去向师父、师叔们哀告，我夫妻有他父九烈神君护庇，谁也不敢动他半根毫

发，那时怪我心狠就晚了。

听否在你，言尽于此。如识时务，乖乖地把你那些现世现眼的破铜烂铁、荧光鬼火一齐收去，到这里来与他相见，包你日后称心。”

妖妇在奸夫拥抱狂淫之下，亲向本夫说出这等话来，语气既极刻薄挟制，说时淫乐又未休歇，反而穷形尽相，添了若干火炽。如换常人，按理万难容忍，谁都非和奸夫淫妇拼命不可。不料池鲁那么凶狡狠毒的左道之士，竟能忍受下去。先听情敌是九烈爱子黑丑，暗中便吃了一惊。再听妖妇软中带硬，一来平日受惯挟制，尤物移人，爱逾性命，这等淫浪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起初目睹奸淫，一半为了妖妇做得太过火些，一半也是为了情敌是个十全十美之才，妖妇本就离叛，偏再遇上这超等的面首，断定必要舍此就彼，永无捞摸之望，所以愤恨刺骨，必欲杀死情敌而后甘心。可是情敌一死，大害虽去，看妖妇对他这等热爱贪恋，也必仇深恨重，心痛情人，十九不会再行和好了。本来胜败都难，再看出妖妇还有许多奇情妙趣俱未身经，妒恨之余，越难割舍。仇人如此厉害，妖妇必被强占了去，自料此生已不能再享艳福。想不到今日情势迥异寻常，奸夫淫妇竟会自行吐口，连像往回那样苦苦负荆，千求万告，重订苛条都用不着，一点事没费，公然应允平分春色，互相释嫌修好。妖妇平日只要得到一个面首，不到那人一息奄奄，精枯髓竭，轻易不许沾身。好容易盼她把情人磨死，过没几天，又去弄了两个回来，生性好淫，绝少虚夕。妖妻强悍，强她不得，没奈何，只好出山另摄妇女，聊解饥渴。无如美女难得，谁也比妖妇不过。妖妇更喜当着丈夫行淫，引逗吃醋为乐。时常激怒，将所欢杀死出气，便由于此。这等约章看似本夫难堪，比较起来转多实惠，并还结交下一个极有本领的妖党，不由心中暗喜。适才冲天酸气，早已飞向九霄云外。

话虽如此，人心莫测，口里遥应了一声，暗中仍自戒备。正想相机行事，又听妖妇遥骂：“丑鬼既已心愿，还不收风过来，只管装腔作甚？”声才入耳，再看烈火妖焰所围绕的两小黑人，已不知去向，竟未等到自己将法宝收回，便自隐遁。同时空中绿焰也被黑丑收回，只剩了自己所放两道光华上下飞驰。才知九烈父子果然名不虚传。喜得忙将法宝一齐收回，厚着一张老脸飞身赶去。刚说：“事出无知，道友休怪冒犯。”黑丑终是初次出道，有点面嫩，又因烈火祖师是其父知交，自觉占人之妻未免理亏，又见本夫已经赔话，自己仍扑在妖妇身上，太已过意不去。知道妖妇贪而无厌，如果明言，必和方才一样，仍吃搂个结实，反更当着其夫加上好些狂热。又不舍得硬挣伤她，便乘妖妇星眼微伤，秋波斜睨其夫，似嗔似怒之际，倏地暗运玄功，脱去柔锁情枷，纵身飞起。

手一指所脱衣服，便已上身穿好。

妖妇骤出不意，一把未抱住，竟被飞脱。一看新欢已和旧好交相为礼，客套问讯起来，知道暂时不会再续前欢，兀自兴犹未尽，气得妖声俏骂：“小冤家，不知好歹情趣，教人扫兴。你们一个小鬼，一个丑鬼，将来亏负了我，包你们不得好死。”骂了几句，这才坐起。先向左近小涧中略为洗浴，方始穿衣结束，盘问池鲁由何处寻来。池鲁忽然想起前事，忙对奸夫淫妇说了。黑丑心粗好胜，又因占有了池鲁爱妻不甚过意，一听他为四个少女所挫，又知那三女子飞行颇缓，凭着本门遁法，一追便可追上。既想代池鲁出气，又想在心上人面前卖好炫耀，闻言立发狂语，说是一晃便可追上，手到成功。于是三个妖邪会合，往郁芳蘅等三女所行的方向跟踪追去。

郁芳蘅等用新得宝剑飞行，起初委实不快，可是飞了一阵，越飞越纯，又渐悟出三阳一体相生之妙，不觉比前加快了好几倍。池鲁先后又好些耽延，本来不易追上，无如事有凑巧。三妖人正飞之间，忽见斜刺里几溜火星往前飞驰，池鲁夫妻看出是同门中人，忙催遁光追上前一看，果是自家弟兄。未及问话，因为其中一个正是史南溪心爱徒弟火殃神朱合，一见面便匆匆说道：“大家快追！适接灵火告急，不知本门何人在前面被仇敌困住，晚了就无济了。”

那灵火告急，乃是华山派教祖烈火祖师新近鉴于各正派势盛，本派门人党羽时受诛戮，此时实力不济，又难与一拼，用多日苦功炼成一种临难告急的法术，传授给门下一干徒党。如遇危难不能脱身，只须将胸前所佩三角铜符一击，立有一丝碧火电驰飞去。

这类邪法，与传音针等告急之宝不同，并不限定何处，只要按求救方向发将出去，凡是本门中人，全可感应，谁隔得近，谁先接到，如果自信能敌，如法施为，一指灵火，立即飞回，引导着向求救所在追去；如若自觉力弱，不能相助，便将所接灵火转发出去，再寻别的救援。别的异派妖邪多喜各寻名山胜域盘踞修炼，往往相隔千万里，不在一地。

惟独华山派徒党相处最近，除却华山是教祖烈火祖师老巢外，门下徒党最远的也只在终南、秦岭一带，彼此相隔甚近。那幽灵信火细如游丝，常人目力所不能见，发时比电还快。遇上胸悬三角铜符的妖人，立即飞落其上，如磁引针。如要展转递发，往援的人虽有远近，未必立时赶到，警报却不消片时，便可传遍本派，灵通已极。只是这类妖法耗人精血，用过一次，便要重炼，不是万分危急，无法逃命，轻易不准使用。这同党既将信火发出，可知事在紧急，又因所追方向相同，连话都不顾得详说，立即会同赶去。

一会工夫，追了六七百里，飞到秦岭上空，忽见幽灵信火落处，在前面山环中飞起四道光华，其中三道投向西南。好似发觉来了强敌，自知不济，才一飞起，便行法隐身，一闪即逝，无影无踪；另一道最后飞起，光中有一少女，本是往北迎面飞来，也似觉出形势不妙，一到空中，倏地掉转头往南飞去。众妖人俱知来迟了一步，求救的同党已遭毒手，不由勃然暴怒。尤其池鲁，一见便认出这四道光华，正是适才先后所遇四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又恃有朱合、黑丑同来，人多势众，忙即怒喝：“这便是破我法宝的贱婢。她们有法宝护身，休要放她们逃走。”

话才出口，黑丑早已看出对方便是所寻仇敌，急于当众逞能。见先走三个遁法神奇，业已隐去，知追不上。忙对妖妇道：“好姊姊，你躲一会，我要现丑相了，莫要看我。”妖妇也真听话，笑道：“那我到旁边等你。如和别的贱人勾搭，少时莫怪我狠。”说罢，径自往侧飞去。这里黑丑口中说着话，三尸元神业已分化，两幢妖烟拥着两个小黑人，分向左右飞去，微现即隐。跟着妖妇一避开，本身美男子幻相也自收去，现出原形。众妖人见后一敌人转身逃遁，接着忽然身畔发出一圈奇光，五色辉焕，光彩晶莹，围绕全身，流星过渡般朝前面射去，迅速已极。方愁追赶不上，猛见前面碧焰星飞，一股黑烟粗约数十丈，将敌人去路挡住。少女似知不敌，返身又要往西飞逃，不料飞不多远，又是一幢黑烟挡住。烟中各有黑丑分化的元神，扬手便是数十百缕碧焰黑烟朝少女打去。

微一停顿，后面的也已赶上，黑丑三个元神似走马灯一般，分三面将少女团团围住。

众妖人见状，自是快意。中有两个识货的，更认出少女护身光华是衡山金姥姥的至宝纳芥环，所用飞剑也是仙兵神物，不比寻常。敌人又长得那么年轻美貌，仙骨仙根，都打着人宝俱获的主意，各欲得而甘心，纷纷将法宝放起，上前夹攻。池鲁更因黑丑是其妻外宠，自己情敌，人家一上来，便大显神通，将敌人困住，惟恐无以自见，太已相形见绌。先惧敌人玉瓶善收法宝，惊弓之鸟，还在踌躇。及至相持了一阵，见敌人已被众人困在空中，寸步难移，玉瓶终未取出使用，暗向朱合递了个眼色。朱合自然也不愿外人占了头功。但知纳芥环妙用无穷，连九烈神君所炼阴雷都攻不进去，别的法宝更无用处，便各把极恶毒的邪法连同本门烈火全数发挥出来。晃眼工夫，烈火熊熊，上烛重霄，妖云弥漫，碧焰星飞，照得秦岭上空均成了暗赤颜色，声势煞是惊人。

原来郁芳蘅等三女剑仙，因御新得宝剑，飞行迟缓，飞了好一会，才到秦岭上空，正赶上华山派的瞎天师何明西川访友归来，他也和池鲁一样，误认郁芳蘅等是正派中新入门的女弟子，妄起邪心，上前动手，三女先前吃过亏，已有戒心，一上场，先用师传至宝辟邪神壁将身护住，再行迎敌。何明虽长一辈，法力却没池鲁高强，斗不一会，十三把飞刀先被三女飞剑绞成粉碎。又连施妖法，放出本门烈火，俱未伤着三女分毫，反吃神雷震散妖氛。知道不妙，方想逃走，三女已用法宝反客为主，将他困住。何明危急无奈，一面施展邪法异宝拼命抵御，一面发出信火告急求援。正在相持等救之间，不料又来了一个对头向芳淑。

向芳淑起初得了玉瓶就走，并非含有私心，怕三女食言反悔，攘夺她的玉瓶。实因她被二妖归困住时，所遇救星正是川边倚天崖龙象庵的神尼芬陀大师。向芳淑年纪虽轻，人却机智，知道神尼芬陀佛法高深，为方今佛门中精通道法剑术第一等人物，师父时常提起，最为敬仰。当时跪谢之后，即请示玄机。芬陀答说：“那玉瓶为前古真仙降魔至宝，非同小可，只你还不会使用。现时藏宝石匣已为人发掘出来，可速赶去。那人也是你的同道，匣中三阳一气剑可由她拿去，你只要那玉瓶。我在此等你片时，瓶到手后，速来此地相见，再说便了。”向芳淑闻言，自是喜极。因芬陀大师曾说将往秦岭一个尼庵中，访一将要灭度的同门至友，恐其不能久待，忙又赶回原斗法处。芬陀说：“此宝最好经我再炼一次，灵效更大，异日你归入峨眉门下，大有用处。我送那朋友坐化后，便将它带回庵去，至多半年便可炼成。只是你所遇白云大师门下三女弟子，前途尚有小难，我此时急赴秦岭，无暇往救。现时先传你此宝用法，学会之后，立即赶去。如见三女与妖人对敌，无论他用什么法宝妖法，你只如法施为，立可破去。但是我一寻见那位朋友，谈不几句，便须入定，送她归真。你事完务要急速赶来，否则我为封藏她的法体，免受异派妖邪侵害，至少入定三日，同时连人带庵俱被佛法隐藏。你寻找不到，身藏异宝，又只略知用法，不能尽悉玄妙，不比你那纳芥环，可以由心运用，外人夺它不去。

加以宝光外映，易受敌党觊觎。这里到秦岭尽是华山派诸妖邪的巢穴，一旦遇上，或是明夺，或是暗盗，如被得去，再想夺回就难了。”向芳淑自把芬陀奉若神明，一一跪谢领诺。芬陀大师随将玉瓶用法传授，并把此宝来历名称告知。向芳淑越发喜出望外。学会之后，拜别大师，又向前途赶去，果见三女正与妖人恶斗。心又记着芬陀大师之言，惟恐去晚了时机，只一照面，用玉瓶破了邪法，惊走妖人，一句话没顾得和三女说，便已飞走。两

次都是来去匆忙，以致三女起了疑心，当作藏私逞能，心中老大不快。

向芳淑先时只顾赶去赴约，一切未暇置念。及往秦岭寻到那所尼庵，叩门入内，见当中草堂蒲团之上，一边坐着一个白发寿眉，面如满月的老尼，一边坐着芬陀大师。全庵更无第三人，陈设也极简陋，只当中供着一轴佛的绘像，连尊塑像都无。上前跪拜行礼之后，便把玉瓶取出交与芬陀大师。老尼笑对大师道：“无怪师兄功果比我还迟，原来有这么多烦恼牵连呢。”芬陀大师笑道：“迟早何妨？你怎也会说出此话？”老尼警觉道：“我错了，我错了。”芬陀大师又道：“何处是错？你有何错？”话刚说完，只见老尼嘴角含笑，微一点头，二目便已垂帘，不再出声言语。随闻旃檀异香，满布室内。

向芳淑定睛一看，老尼已经圆寂。因见芬陀大师合掌喃喃，巡行室内，尚未入定，难得有此遇合，恐有别的吩咐，又想打听老尼法号，叩完头起立，仍旧侍侧不去。芬陀大师随向老尼对面盘膝而坐，转眼入定。

向芳淑细查全庵，并无异状。待了一会，无甚意思，心想：“这位老尼定也是位非常人物，既择此地清修，外面风景想必不差。大师入定，至少三日，适才未及观赏，何不往庵外一看？”于是信步走出庵去，见外面到处都是坡陀起伏，树木甚少，风景地势均极荒僻。再一回顾，庵已全隐。试照原来步数方向退回，终是无门可入。正想飞往别处游玩，觅地栖息，刚飞起不远，便见右侧山环中光华点点，裹住一团妖火邪氛。定睛一看，正是先遇三女和一妖道在彼斗法，相持不下。猛想起适才两次相会，俱都走得太促，此地无事，正好助她们诛邪，并与订交。忙赶了去，仗着纳芥环的威力，竟将妖人护身妖烟荡散，会合三女，同施法宝、飞剑，将妖人杀死。含着笑脸，正想叙说前事。

三女以为彼此背道而驰，分手不少时候，路也走出多远。只一遇见妖人相持不下，她便赶来相助，天下事万无如此巧法。越认做她深悉此间地理和妖人巢穴，故意隐身尾随，一再逞能炫奇。万珍尤其气不忿，脱口便问：“你那玉瓶呢？这回怎没取出施展？”向芳淑匆速中没有看出三女神色不快，又知神尼芬陀性喜清静，不喜外人纠缠，惟恐说出真情，三女前去寻她，日后见怪。随口答道：“那瓶还须再炼一回，始能尽其妙用。适才路遇一位老前辈，已托她带去重炼了。”万、李二女闻言，自是有气，方欲反唇相讥。

郁芳蘅也当她所言不实，心想：“终是同道姊妹，她年轻识浅，初次出道，好歹仍须看在她师父、师姊分上，不便十分计较。纵然藏私多诈，两次暗中赶来解围，用心终是不恶。”惟恐二女说出难听的话，彼此生嫌，忙使眼色止住二女，抢口说道：“向道友，愚姊妹急于入川见师，前途事忙，行再相见。”说罢，一举手间，便率二女凌空飞起。

才到上空，便见来路上妖光邪气蜂拥飞来，看出来势厉害。如在平日，三女必定联合向芳淑一齐追上前去。这时一则恨她私心自用，又想到首次在终南山遇见妖人时，眼看失利，得她到来，方始转败为胜。她又有纳芥环护身，百邪不侵，况且金姥姥为人好胜，芳淑是她心爱弟子，如无几分把握，必不轻易令她出山。虽然年幼道浅，有此二宝，所用飞剑也非常物，谅无妨害。李、万二女更是存心要使芳淑独任其难，不约而同便连郁芳蘅的身形一齐隐去。晃眼之间，妖光邪雾已经飞近。郁芳蘅回头见敌人势众厉害，还欲隐过一旁，相机而作，芳淑如若不敌，仍可相救。李、万二女坚持不肯，说：“这丫头既然逞能，就让她尝尝厉害。我们在此，到时助她不愿，不助，日后师长知道又必见怪，还是只装做不知走了的好。反正她有纳芥环，至多被

人困住，不致受害，管她则甚？”芳蘅也觉学她的样，暗中窥伺，不大光明，便没再回身，径随了二女一同飞走。

这次因和妖人斗法，沿途耽延，加以那三阳一气剑业已随心驾御，只要照本门传授，便可当时应用。急于入山见师，起时用原有飞剑，飞遁迅速，晃眼便是老远，后面情形一点也不知道。

向芳淑好心好意想和三女结交，不料一个没头没脑问了一句玉瓶，不等把话答完，一个便催起身，同驾剑光匆匆破空飞去，神情甚是淡漠，这才看出三女必有误会之处，芳淑也是年轻性傲，好生有气，不愿追赶，径自飞起。就在先后脚微一耽延，妖人已经飞近。芳淑目力自不如三女远甚，直到飞起空中，两下里相隔不过里许，才行觉察，芳淑人却灵巧，也是看出妖人人多势盛，不可轻侮。三女先去，玉瓶不在手内，知道厉害，不是一口飞剑所能抵御。连忙拨转头，催动遁光，星驰逃走，意欲避开。哪知妖人专为寻她报仇而来，眼见她由同党死处飞起，池鲁又指明芳淑是他所寻仇人，俱欲得而甘心，如何能容逃走。芳淑自恃师传飞遁神速，敌人尚在半里以外，十有八九追赶不上。一边催动遁光，百忙中正要行法将身隐去，倏地眼前黑影一闪，突现出一幢数十丈长黑烟。

内中一个通身漆黑，丑怪如鬼的小人拦住去路，手扬处，便有一丛碧绿烟光，雨一般迎面打来。黑丑阴雷乃九烈神君所炼，何等厉害。幸而芳淑自知道浅力薄，几次向师父力请下山行道，才得允准。无人相救，身败名裂，还贻师门之羞。所以一向小心，只要遇见稍微厉害的仇敌，总是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老早便把纳芥环放起护身，着实避过许多危难。这次一见敌人，便料是所杀妖人同党，早把纳芥环取出应用。黑丑元神现身时，已在彩圈笼罩之下，阴雷打将上去，只震了一震，并未伤着分毫，黑丑还觉奇怪。可是这一震，芳淑也是初次遇到，不由大吃一惊。后面还有不少敌人快要追上，两下夹攻，定吃不住，哪敢迎敌，吓得一纵遁光，又往斜刺里飞去。

不料黑丑乃戾气所钟，生具异禀。所炼三尸元神幻化，其速如电。敌人身影只要被看见，晃眼便能追上，随心所欲，迎头堵住，那黑煞之气也四方围拢。芳淑业被看中，便能隐身，也难逃毒手。何况纳芥环已经施展，护身宝光除非收去，不能与身同隐。方想阴雷厉害，等逃远一些再收法宝隐身时，才飞不远，又是一幢妖烟挡住去路。跟着身后一幢妖烟也已追到。共是三个同样小黑人连同众妖人，将芳淑围了个风雨不透。黑丑阴雷已极厉害，加上池鲁、朱合等好几个华山派门下能手与黑丑争功，各把妖术法宝尽量施为。晃眼之间，烈火腾空，邪焰妖气上冲霄汉，雷声隆隆，阴风呼号，再杂着无数鬼声魅影，震撼山谷。

芳淑被困其中，早已身剑合一，在纳芥环宝光环绕之下。急切间虽没受到伤害，可是宝光以外，四面重如山岳，休想移动分毫。黑丑人极刁狡，见敌人宝光神奇，不能攻进，阴雷打上去必要震动一下，看出敌人全仗此宝防身，道行尚浅，便唤住众人放松一些。仍是上下四面围困，当中却留出百十丈空处，使敌人悬在中心。又由元神幻化的三小黑人和众妖人分五六面立定，各将邪术法宝挨次施为，这一来，芳淑果然吃了大苦。

阴雷已极具威力，再加上别的妖人相助，每一发动，便被震荡出老远。刚由东面震荡开去，西面的又复打到，照样震了一下，紧跟着南北相应，循环不息。这一来，比适才四面逼紧不能移动还要难禁。人和抛球一般，随着宝光，上下四外翻滚不休。不消片刻，便被震得头昏眼花，难于支持。自知

心神一散，稍失运用，邪气侵入，便无幸理。只得咬紧牙关，强自镇静，苦忍熬受。

眼看妖人越攻越急，心身渐失主驭，危机顷刻。倏地身外烈火黑焰中，似有一道极强烈的金光射落，因妖烟浓密，又在心迷目眩之中，没甚看真。来势快极，金光才闭，便听震天价一声霹雳，随着千百丈金光雷火打将下来。同时眼前奇亮，金芒射目，天摇地动，受震太甚，再也支持不住。心神刚刚一晕，暗道：“不好！”待要晕倒，猛觉金光照向身上，同时身上一轻，随即落地，纳芥环也似被人收去。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由吓了一身冷汗，立时神智清宁。连忙睁眼一看，所有四外妖烟邪雾，就在这瞬息之间，全数消灭，无影无踪，连残丝剩缕都看不见，干净已极。直似做了场噩梦，刚刚醒转。

再往前一看，地面上却疏落落倒着几具妖人尸首。其中一个较远，身已斩为两片。

下余周身俱为烧焦了一般。料定适才来了救星，妖人俱为雷火所诛。心想：“听师姊说，这太乙神雷，目前不但师长及峨眉派各位尊长十九有此法力，便同辈道友中也有不少人得过传授。功力虽有深浅，似此神奇威力，却连听都未听说过。那纳芥环出自师传，即使自己不能驾驭，外人也收不去。正派中长老尚不一定能够取走，何况妖人，怎会失落？落时妖人虽死，只那有身外化身最厉害的一个小黑人不见尸首。难道这厮玄功奥妙，乘着适才自己心神受震，迷乱之际，摄了纳芥环逃走？发雷的老前辈不在，许是为了此宝追去，也未可知。”连忙行法收了两次，不见飞回。正在又焦急又希冀之中，忽然前面人影一闪，现出一个仙风道骨，年约十一二岁的幼童。穿着一身鹅黄色的圆领斜襟短装道衣，项下一个金圈，肩插拂尘，裤短齐膝，赤着一双粉嫩雪白的双足。面如美玉，绿发披肩，修眉插鬓，粉鼻堆琼，唇如朱润，耳似瑶轮，一双俊目明若曙星，寒光炯炯。

一身仙风道骨，装束形相活似观音座下善才童子，端的神仪内莹，宝相外宣，令人望而肃然起敬，决不敢以年幼目之。向芳淑本没见过这位仙长，不知怎的，猛然福至心录，一见面便纳头跪倒，起初心里不过念着人家救命之恩。来人法力虽然高强得出奇，但是年纪这么轻。闻说峨眉门下新进，有几个出类拔萃之士，年纪打扮俱是幼童。惟恐叙出行辈，对方不肯受礼，故此先行拜倒。刚一跪下，猛想起这人相貌打扮，正和师父常说的极乐真人李静虚相似。那些妖人何等厉害，连纳芥环都不能支持，同辈新进资质多好，也无如此法力。念头一转，且不说破，以防万一猜错，只恭恭敬敬先叩了九个头，谢完救命之恩。然后跪请仙长赐示法号，以便称谓。

极乐真人自从成道修成婴儿，早应飞升灵空仙界。一则前此收徒不慎，师徒情分太深，以致纵容造了些孽，清理门户，并许宏愿，以十万倍积修外功来补过，一日功行不圆满，不使身形成长。二则鉴于五百年道家劫运，各派群仙纷纷收徒，光大门户，着实出了不少佳材。心想：“自身功行不久圆满，数十年光阴弹指即至，本门心法没有传人，不传可惜。道家收徒原为代代相传，门户逐渐光大，善功越积越多，永无穷尽。积十万外功不如度一佳士，如自我而斩，此时便积千百万外功，也难为将来抵补。以前是为道未成时，生平太重情分，收徒太多，良莠不齐，有一害群之马，全部习染为非，所以终局不是犯规叛教，便是自取灭亡，为外人所杀，只剩一个秦渔，眼看可以传授衣钵，又为天狐所迷，失去元精，终于兵解。就不如此，论他本质也是勉强，不能承继发扬。多年不收徒弟，一半是灰心，一半也是为了美材

难得之故。现时转劫人多，仙材辈出，何不便中物色两个，承受本门衣钵，也是佳事。”由此便以童身游戏人间。因是行云流水，一任缘法，并不专意寻求。多少年来，只收了两个记名弟子，衣钵传人，仍未寻到。可是人生多有特性，虽已成仙，积习犹未全去。真人生平最喜聪慧灵秀的男女幼童，以前收徒太滥，半由于此。尤其现时各正派中，这类有根基男女幼童最多。以为自己昔年学道，下山积修外功时，已近百年，彼时异派妖邪尚无如此势盛横行，师父犹恐闪失，除将本门法宝、飞剑尽量多赐传授外，每次诛戮妖邪，师父纵不明着同往，也必暗中跟去，稍遇险难，立即现身相助。端的珍爱护惜，胜于亲生。自恃师恩，也极放心大胆，何等容易。那似现在一干后辈，年纪轻轻，十有九什么道法都不会，至多赐上一口飞剑，或件把法宝，入门不久，便令下山行道。又值异派猖獗之际，到处荆棘，隐伏危机。固然福缘深厚，生有自来，各人师长多通声气，互相关照，长幼两辈人数俱多，不患闪失，到时自有救星。但毕竟各都要经多少艰难危险。他们也真为师门争光，实在觉着可怜可爱。自从成都破慈云寺见到峨眉诸门人起，只要遇上，有难必救，往往另外还要加恩赐些好处。

这次原是无心路过终南，远望数百里外妖气弥漫，上冲霄汉，料知正派中有人被困，也没寻思占算，立即赶来。先以妖烟邪火太盛，妖人这等大举，内中所困必非等闲人物。

及至飞近一看，被困的只是一个年才十四五岁的少女。敌人这面不特有好几个华山派门下能手，并还有九烈神君孽子黑丑，尽量施展其父所炼阴雷助纣为虐。少女想是年轻道浅，妖法太强，虽有师传纳芥环护身，并不能完全发挥此宝妙用，已被群邪似抛球一般，在烟光邪火重重包围之下，震荡翻滚，毫不停歇，人已万分不支，眼看要遭毒手。真人轻易不动无名，见此也不禁发怒，动了义愤。因见黑丑恶行未著，并且劫运也将临头。

其父九烈曾经见过两面，执礼既恭，一点不敢卖狂。并还深知本人行为难逃天谴，近年更知悔祸，杜门不出，立志永绝恶迹。虽然纵容孽子外出，从凶助恶，毕竟不是他的心愿。本着与人为善之意，特意网开一面，扬手一太乙神雷打将下去。

真人道法高深，玄功奥妙，所用太乙神雷自成一家，与众不同。发时只就空中乾天罡煞之气，连同空中原有的雷电一齐聚拢，用本身新炼太乙真火发动，同时打下。与芬陀、嫫姆二人所发神雷不相上下，更能生死由心，妙用无穷。当时千丈雷火金光如雷海天坠，火山空坠，比电还急。这一震之威，除将黑丑有意放走外，在场妖人只妖妇取媚黑丑，早已闪开一旁，未遭波及，下余一个也未逃脱。众中朱合法力最高，见多识广，逃遁也最神速，一见来势便知不妙，竟在法宝护身之下，用化血分身法自断一臂，欲化血光遁走。哪知仍瞒不过真人，还未遁出圈外，手指处，一道金虹电掣飞去，总共一眨眼的工夫，便劈为两半，连元神也一齐诛戮，仍未逃脱。

黑丑也看出神雷有异，先不曾受伤，只震了一下重的，妖烟阴雷全被消灭。自恃玄功变化，百忙中还想试斗一下。及见众妖人全数伏诛，才知厉害，不敢逗留，连忙收回化身，破空逃去。他不知真人有意放他，惟恐逃时受阻，情急之下，竟抓起几粒阴雷朝后打去。真人本意想破他阴雷，忽然想起一事。又见芳淑受震昏晕，随手一指，金光照处，使其神智清醒，落向地上。同时收了她的纳芥环，跟踪追去。黑丑见敌人跟踪追来，自己那么快遁法，晃眼竟被逼近，一时情急，回手乱放阴雷。真人将纳芥环放起，隐去宝

光，迎上前去，不等爆发，便已收去，每值一雷打到，便一停顿。黑丑惊惶匆遽之下，只当是阴雷的功效。同时又想这人与父亲常说的极乐童子形象相似，总算自己不曾冒失迎敌。如真是他，稍迟一步，焉有幸理？越想越寒，惟恐追上，便将阴雷大把发之不已。

直到把半葫芦阴雷发完，真人才住了追赶，喝道：“速学尔父，闭门悔祸，或者异日还能免死。否则，你固难免诛戮，你父也受你连累了。”

说罢，随即回转。见芳淑虔敬知礼，根骨也是上品，越生怜爱，含笑唤起道：“我是极乐童子。”向芳淑口称太师伯，重又下拜。真人笑道：“我与令师祖只有一面之雅，令师倒还见过几面，怎可如此称呼？快些起来，我有话说。”芳淑起立，恭答道：“太师伯修真在家师祖以前，又与峨眉祖师长眉真人同辈至交。师侄孙入门不久，道浅力薄，本不该冒昧下山。只为家师不久兵解，惟恐侄孙等难于成器，只等峨眉开府，便要引进到齐真人门下。照未来说，至少也该称呼太师叔才是，岂不乱了班辈？”真人笑道：“由你由你。那纳芥环现在我手，说完即还，无须愁急。令师既然传你此宝，为何不将妙用传全，只供防身之用，致你受此大险，是何原故？”芳淑躬身答道：“也是侄孙性情躁妄，因听师姊们说，此次峨眉开府，无论新旧门人，俱都积有好些外功，受业之时，并还自陈以前功过。侄孙入门年浅，平日只在本山采药炼剑，惟恐入门之时无以自见，就不为同辈所轻，自己也不是意思，再三央告家师，出山积修外功。家师被磨不过，恐弟子只一口飞剑，难经大敌，师恩深厚，不惜以镇山之主相赐。因为时日已迫，立功心急，没等炼到火候，便自下山。川湘诸省尽是新旧同门的足迹，自知谄陋，难于争衡。久闻终南、秦岭一带尽多妖人巢穴，三秦黎庶时受侵害，虽然强弱相差，仗有此宝护身，略会隐身之法，以为避强就弱，去明赴暗，弃实捣虚，不与妖人硬敌，多少总可建点功行。到此数日，侥幸除了几个妖人，救了一些被害人民。中间虽遇险难，仗着小心应付和此宝防身，竟免于难，方自窃喜。不料近日先遇一个妖妇，为夺小雁谷地底藏珍，苦斗三日夜，被她诱向妖党洞外困住。幸蒙芬陀太师伯相助脱难，还得了一件前汉仙人张免遗留的青屐瓶，因为不知用法，已交芬陀大师伯重炼去了。适才相助三个同辈姊妹，合力诛一妖人，刚刚一分手。不料又被妖党多人寻来，如非太师叔赐救，几遭不测。”

真人笑道：“峨眉自齐道友掌教以来，竟成众望所归，如水就下，昔日长眉真人‘吾道当兴’之言果然应验，且有过的。自古以来，哪有如此盛业？难得你一个稚年弱女，孤身一人，因为向道心诚，居然不畏险难，于群邪四伏之区，畅所欲为，志固可嘉，尤堪怜爱。可惜我此时无以为赠。适才逃去的小妖人名叫黑丑，他那阴雷虽是邪法，却能以毒攻毒，别有妙用，将来有几位散仙中的道友均需此物。无如他们都得道多年，威望尊隆，决不肯向妖邪拉拢张口。你们后辈得了献上，他们必定笑纳。但是此物已与妖邪身心相应，事前一被发觉，不特反为所害，也成废物。我故意追赶黑丑，便为收取此物。因是收发由他心意，一触即裂，原意收它甚为费事，为省手脚，故此将纳芥环借去一用。现收不少在此，我已有禁制，非那几位道友的功力，不能随心应用。就是九烈看见，亲自收回，也无用处。现以赠你，到了开府拜师，你自陈功行时，当人说出，只说凭纳芥环收取到手，不必提我，自有人来向你答话。只要对方不是异派中来的外客，便可送他一半，不可全送。等第二人来索，还可多做一份人情。这两人决不负你，必有好处，无论何物，只管收下。到时我也许暗中代你为力，只是休对人说起我。”说罢，连环带

那阴雷一齐递过。

芳淑还欲请示先机和他年成就，只见金光满眼，真人已无踪迹。当时惊喜交集，出于望外，连忙望空拜谢。起身一看，那阴雷每粒只绿豆大小，晶莹剔透，甚是可爱，想不到竟有那么大威力。再看妖人尸首，连同先那一具，俱无踪影。知是真人行法掩埋，自己就在面前，一丝也未觉察，敬佩已极。满心欢喜，径向城市中飞去。不提。

黑丑当时吓得连头也没敢回，哪还有心思再顾妖妇，径直逃回山去。满拟向父母哭诉，下山为他报仇，不料反吃禁闭宫中，关了许久。每日思念妖妇，无殊饥渴。所以一出山，便去寻找，却未寻到。

原来妖妇漏网以后，不见众妖人回转，便知不妙。第二日赶往原地查看，除四外崖石被雷震塌好些外，是日在场的同党踪迹全无。以为黑丑和众妖人一齐遭了毒手，在自伤心痛哭，咒骂了一场。随即去寻教祖烈火祖师和史南溪等首要妖人。起初也和黑丑一样心思，想寻敌人报仇雪恨。恰巧本门这些首要都在华山聚会，闻言莫不大怒。因不知敌人姓名来历，断定死尸必被掩埋，总有痕迹可寻。正打算赶往当地查看，只要寻到一具死尸，便可查出一点线索，到底是何来路，如此厉害。

忽一同道来访，也是为了此事，言说：“那日有一女友约往秦岭，寻一大仇人，报复昔年杀夫之仇。对方是个不知名姓的老尼姑，一向韬光隐晦，独在秦岭茅庵中潜修，法力高深已极，平日敌她不过，怀恨至今。新近探出她就要圆寂，决欲坏她功果，并将元神戒体毁灭，以报前仇。及至掩向庵中一看，时候倒是正好，不料仇人竟和川边龙象庵的神尼芬陀是同门至交，请来先期护法。并还有一少女在侧，不知何人。芬陀厉害，素所深知，隐身法也未必能瞒得她慧眼，哪里还敢妄动，才一照面，便想遁走，谁知已被看破，无论走到哪里，都被千万斤潜力挡住，再也冲突不出。眼看旁立少女一会踱出庵去，我二人却被四外潜力越逼越紧，渐渐连移步都不能够。芬陀只面对仇人入定，不来理睬。仇人随即自身起火，将尸骨焚化，顶上现出灵光法身，飞升空中。尸体仍是原形未散，裂地自沉。又待了一阵，实在又急又怕，无计可施。先是那女友开口，说自从丈夫死后，便闭门修炼，不再为恶。现已明白夫死咎有应得，从此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不敢再生妄念。哀求芬陀饶她一次。自己也跟着虔心求告，才得活动无阻。刚跑出庵去，便听左近一声迅雷，千百丈金光自天而下。初还疑是芬陀佛法，回顾茅庵已隐，并无动静。连忙隐身上空一看，相隔两里山坡上，立着适才所见少女，地下烟云刚刚散尽，零零落落倒着几具烧焦尸首。知道这一带和敌派相斗，只有华山一派。方想这么一个女孩子，也有这么大本领？忽然一道金光闪处，极乐真人李静虚现身。明知这人力法也与芬陀不相上下，隐身法一样是瞒不过。因那女友说她是早就独善其身，此次行刺只为夫仇，尽点人事而已。适才已向神尼发誓，永不再蹈前非，去与昔日道友结交。这事不过无心遇上，并未与死人同流，又非有心偷觑。李真人道妙通玄，明瞩机微，不会不知。问心无愧，逃躲反而不好，于是便没有走。一听双方问答，才知死的俱是贵派门下。我二人见邪正不能并立，早晚难于幸免，触目惊心之下，又想起近来异派中人的遭遇，越发胆寒醒悟。现和那女友约定，同往海外觅一小岛清修，不复再参与恶孽。前此道友嘱我异日同寻峨眉晦气之约，自审道浅力薄，实难从命。多年朋友，永别在即，惟恐到时失望，特先通知一声，并代辞别。”

烈火祖师等一听仇人是极乐真人，早把气馁了下去。正嫌她“神尼”、

“真人”不绝于口，太显懦弱，不料听到后来，竟是公然明说，和那女友一样弃邪归正，并还露出绝交之意，不由勃然大怒。方喝：“你被妖尼贼道吓疯了么？”还未及翻脸动手，来人道声：“迷途速反，迟无及了。”声随人起，业已隐身遁去。众妖人以为少女必是芬陀爱徒杨瑾，否则哪有如此高的法力。得力徒党惨死了好几个，在自暴跳忿怒，无如这一尼一道，无一能惹，只得暂息复仇之念，将来再打主意。

妖妇见师长如此胆怯，知无指望。又因来人未提黑丑死活，心终不舍。心想：“九烈神君近年连昔日同道都不肯见，岛上满是埋伏，外人怎么也进不去。黑丑如未死，必要来寻。”回到洞中，连等多日，未见来寻，料定惨死。这一来，休说如意郎君，连像丈夫那样的补缺人材都没一个。加以曾经沧海，勉强弄了几个壮男，俱不合心，白白害了几条性命。一干同道又都不敢对她染指，端的度日如年。最后忽发奇想，暗忖：“自己名声太大，不是人家不敢，便是自己不愿。现时正派势盛，平日同门情分又恶，遇上事，连个可共生死的帮手都没有。似此日夕摄取壮男，久了必应丈夫生前之言，遇上敌人，便难讨好。闻得海外散仙甚多，好些都是情欲未断，有妻有子。何不试往一游，碰碰运气？”主意打定。她原是随着池鲁拜师，本来不是烈火祖师亲收的弟子。借着访友为名，便往南海飞去。

黑丑寻她不到，勉强幻形在大城市中寻些妓女，淫乐了些日。因有上次受挫和九烈的告诫禁制，倒也不敢妄为，可是越玩越腻。也是想起海内敌多势盛，遇上时身有其父禁制，还不能反抗，干受人欺。反正无聊，何不到海外去走上一回，也许真能遇上两个。

初意本没想到南北两极荒寒之区，临快走时，忽然遇见一个华山派的门下。黑丑出山未久，识人不多，其父又不许与各异派妖人交往，原没想到兜搭。反是那人看出他幻相有异，存心拉拢。黑丑一听是华山派门下，顺便打听。也是冤家路窄，那人恰巧奉命赴南海夜明岛小仙源下书，昨日回来，路上正遇妖妇同一岛仙在彼游玩，因妖妇见即避去，没有说话。黑丑闻言，又喜又酸，连忙赶去。寻遍夜明岛小仙源，也无下落。后遇岛上散仙明霞神君韦燧，得知妖妇同了道友钟瑛，往金钟岛寻人斗法去了。黑丑以为散仙中还能有甚可畏人物，并未详问金钟岛上有何人物，便自飞去。

实则韦燧便是妖妇情人，因和金钟岛宿仇，自己又不敢惹。又因妖妇贪淫，初试甚乐，日久疲于应付，疑心妖妇要盗他的元阳，恰值近日岛主外出云游，正好指使妖妇扰闹一番。也是假说昨闻人言，黑丑现在金钟岛，并说岛上俱是仙女，无一男子，妖妇立时酸气飘空，即欲韦燧同去寻找黑丑理论。韦燧却说：“我与岛主多年近邻，不便伤了和气。再者，双雄不能并立。要去，还是你一人前去好。好些女仙本领有限，怕她何来？”一面又说黑丑此时还在岛宫以内做上宾，教她如何扰闹，便能逼她将人献出。否则此岛甚大，你找不见他，他也不会知道你去。

妖妇做梦也未想到新欢如此心毒，只为稍出恶气，便让她身入虎穴，白送性命。当时淫欲迷心，暗想：“黑丑见自己带一新情人同行，也难保不生酸意。并且自己先就与人交接，背了前盟，不能再去怪他。不如独往，就说等他未来，一路千辛万苦，寻访到此，更显恩情。”应了一声，匆匆便走。韦燧见她情切旧欢，对己毫无留恋，心越暗恨。

惟恐此去不能两败，妖妇如若逃回，必仍和自己纠缠不清。异日岛主叶缤知道，赶来问罪，又是祸事。妖妇一走，便暗隐身形尾随下去，自己不

敢到岛上去，守在岛旁，偷觑动静。等妖妇败逃时，将她杀死，永绝后患。料想岛宫禁制厉害，神光尤为奥妙，妖妇至多杀伤两个侍女，毁掉一些宝物陈设，结局不死必伤，非败不可。

果然妖妇一到岛上，先就无理乱骂，叫岛上人还她丈夫。叶缤对于门人侍女规条严整，轻易不许与人生隙。即有来犯，也是先礼后兵。这时恰有两名侍女在岛边闲眺，见妖妇飞落乱骂，一身妖气骚形，知非善良。一个还用善言盘问说：“岛上向无男子足迹，怎会有你丈夫？”一个早将警号暗中发动。宫中两女弟子闻警，当是邻岛仇敌大举来犯，先把师留禁制发动，然后率众出敌。妖妇看出两侍女无甚法力，越把新欢之言信以为真，口中辱骂不休。又把飞剑施出恐吓，逼说实话。又照韦燧所说，暗使邪法去破岛中神光宝塔，和那直达宫中的一座白玉长堤。不料两侍女法力虽然有限，那冰魄神光却是人人都会，又见禁制发动，立时变脸迎敌。紧跟着两女弟子也率众侍女赶到，一见妖妇神气，出语又污秽不堪入耳，俱都忿怒交手。不消片刻，妖妇便被千里彩光包围，绞为肉泥，形神皆灭。

韦燧只说叶缤不在，要差得多，以妖妇的法力，虽非二女弟子之敌，骤出不意，至少那座白玉长堤总为烈火炸裂。哪知全岛都有埋伏，全在冰魄神光笼罩之下，一经发动，彩霞当空，丽影浮霄，多大道行也吃不住。幸而预存戒心，没和妖妇同往。吓得哪敢停留，连忙遁回。见黑丑寻来，知是九烈爱子，法术高强，便借刀杀人，不论胜败，均可为双方树敌。立即编了一套假话，引他自投罗网。

黑丑到了岛上，也和妖妇差不多的行径，张口要人，跟着使用飞叉威吓。这次恰巧所遇的是叶缤心爱的侍女谢芳霞，不特法力较高，并能运用全岛神光禁制。听出来人是妖妇丈夫，黑丑去时又未现出原形，心想：“此时宫中正做晚课，似此妖孽，还不与前妖妇一样，有甚大了不得，何苦劳师动众？”一面还口迎敌，一面发动禁制。本来黑丑见岛上情形不对，拿不定妖妇是否在此，没想伤她。也是谢芳霞该当遭劫，禁制还没发挥妙用，她便将妖妇日前来此扰闹伏诛之事说了出来。黑丑闻言，痛心万分，立将原形现出，扬手两粒阴雷。谢芳霞单凭所炼神光飞剑，如何能是黑丑对手。等到见势不佳，想要逃避，已是无及，肩头上扫中了一雷，邪气攻心。尚幸机警敏捷，禁法已经发动，同时报警也向宫中传出。黑丑不知神光禁制如此厉害，急于抵御，不顾二次放雷伤人，缓得一缓，谢芳霞才得败退下去。走不几步，黑丑心念动处，阴雷立即爆裂。总算谢芳霞知道阴雷邪气厉害，恐顺穴道上攻，逃时拼命运足全力将穴道闭住，没被侵入正身致命之处。就这样，一条玉臂已被炸得粉碎断落，血肉纷飞，当时痛晕过去。宫中诸人也已赶出。黑丑自从上次吃亏，便学了乖，上来尽管狂妄，风声稍一不利，便生戒心。见岛上一个侍女已有如此法力，又见神光交织，宫中接连飞出许多敌人，再用阴雷，已为神光所阻，无法伤人，不敢恋战。意欲打听明了岛上来历，再打主意，立即运用玄功变化遁走。先回小仙源，不见一人。心痛妖妇，意欲回山取来法宝，再报此次之仇。到家一说，九烈神君听他又在海外闯祸，得罪叶缤，再三警告，二次关在宫中，不许外出。

并因自己每日入定，恐他逃走，特命爱姬黑神女宋香娃代为监防。待不几天，二人言语不合，动起手来。黑丑之母泉神娘出来袒护爱子，宋香娃气愤不过，盗了许多法宝，不辞而别。九烈神君入定回转，夫妻反目，立逼黑丑去寻庶母赔礼，请将回来。九烈神君心恋妖女，怒火头上，忘了重施禁

制。黑丑巴不得借此外出，偷偷带了不少阴雷，连同法宝、飞叉，重又出外。生来性傲，怎肯去寻庶母赔礼。因其父历述叶缤厉害，也没敢再去寻仇。每日东游西荡，结交了不少异派妖邪，妄肆凶淫，胆子越来越大。展转援引，竟和妖尸谷辰、白骨神君联成一气，终于恶满伏诛。

九烈神君全仗悍妻泉神娘援引入道，加上自身种种遇合，才有今日。修道数百年，一意采补，只应悍妻之请，生此孽子一点精血，又是生来异质，夫妻二人爱如性命。不料为人所杀，连所炼三尸元神全都消灭，不曾逃回一个。叶缤知道，此事即使九烈神君知难隐忍，其妻也不肯罢休，且又妖法厉害，恐非敌手。日里将云凤送走以后，便去武夷绝顶，将生平惟一男道友谢山借去的一盏佛家至宝散花檠，索了回来应敌。

那谢山是一个介于仙佛之间的散仙，既通禅悟，又晓玄机，与峨眉掌教妙一真人两世至交。俗家本是一位文雅风流贵公子，嗜酒工吟，年甫三十，便积诗万首，传诵一时。

后来弃家学道，为散仙中有数人物，隐居武夷山千石帆潮音小筑自建的精舍以内。地当是武夷绝顶最胜之区，四外俱是危峰层峦，飞鸟不到。仙人多居名山窟宅，他独喜楼居。

仗着仙法神妙，及原来的天生奇景，把一座潮音小筑，布置得灵淑清丽，美景无边。叶缤未成道前，便和他是通家世戚，所以二人交谊最深。

那散花檠形制古雅，乃是万年前美玉精英所制。叶缤原是无意而得，到手不满十年。

这日因往武夷去访谢山，路过澳门附近，时当月夜，风静无云，碧海青天，交相涵吐，一片空灵境界。正觉海上夜景有趣，忽见远远碧浪如山，突涌天半。浪头上有一形似夜叉，胁生双翼的怪物，正由海内冲浪而起，已离海面百十丈高下。先是身后青荧荧，飞起指头大小一点星光，打向身上，一闪即灭。跟着便听叭的一声爆音，惨啸声中，怪物立被炸死。当时血肉横飞，随着沉了下去。怪物一死，水面上微微荡了一阵，也就平息，依然是万里晶波，光明景象，更不再有异状。先前那点青光小而不强，又为飞涛所掩，如换常人，直看不见。叶缤因仗行道多年，见多识广，看出是件奇珍异宝。暗忖：“目前水仙，只紫云三女、翼道人耿鲲、陷空岛陷空老祖等有限几人，是在海底居住。余者名为水仙，所居都在陆地。并且这几处分在东、南、北三海，地绝幽远，最近的相隔中上也数万里，与水面上下相隔更是深极。这邻近省治，平日市舶往来，帆樯成阵的海口冲要繁闹之区，怎会有这类高明之士在水底隐居？那青光虽看不出路数，生平仅见，但极灵异神奇，正而不邪，决非异派妖邪和水中蛟蜃所炼法宝丹元之比。看那神气，分明是有人在彼清修，怪物前去侵扰，看出对方不大好惹，逃遁不及，吃宝光追来打中，登时诛却。”不由动了好奇之心，意欲入海探看，到底是什人物。便把身形隐去，行法辟水，直下海底。初意离海岸近，必不甚深。哪知怪物起处的下面，竟是一个海窍，深不可测，直下有三千多丈，才到海底。只见白沙平匀，海藻如带，摇曳纷披。深海中的怪鱼修鳞，千奇百态，栩栩浮沉，游行于断礁瑚树之间，往来如织，并无异状。心中猜想：“适才许是一位水仙在水底路过，与怪物相遇，诛却以后，已经走去，否则怎会不见一点形迹？”

正在徘徊欲上，忽然觉出那些怪鱼只在身前一带游行往来，不往身侧游来，心中微动。回身细一查看，那地方已离海窍尽头边壁不远，广只百亩。地面上生着不少五颜六色的珊瑚树，大都合抱，纠曲盘错，形态奇古，各色

皆备。尤以翠色的为最好看，从未见过，光怪陆离，灿烂非常。心想：“原来这里竟生着这么好的珊瑚，如此粗大，世间所无，至少也是万年以上之物。”方欲拔起两株带赠好友，猛一眼瞥见正中心倒了一片亩许大小的礁石，将两株大珊瑚压倒折断，石头也凌空搁在珊瑚之上，分明新倒不久。

知道当地最是宁静，微风不扬，礁石乃海底沙虫所积，坚附海底，怎会无故自拔，形势又和人掀起一样？一路循踪赶去，直到壁窍之下，忽发现地底有一洞穴。上面仍是重波，齐着地面以下，并无滴水，大小形式俱与前见礁石相等，越知有异。

再定睛一看，洞穴靠壁一面，凹将进去，内里有一六尺高的佛龕，龕中盘膝坐着一个枯僧，左手持着一个玉石古灯檠，右手掐诀斜指灯蕊，面带愁苦之色。同时又看出先前原有几层禁制，已破去了一半，封洞大礁石也被揭去。最奇的是，那灯蕊并未点着，却有一穗虚焰影，势若飞舞。人只要靠近洞口，灯焰便渐明显，现出极淡的青荧光影；人一退后，又复如初。知是一件至宝，适才杀死水怪的青光必由此出。要换别人，早起贪心，入洞盗宝，惹出事来。叶缤毕竟修炼年久，道心清宁。又见那枯僧已在海底坐化千年，身有至宝，竟未受到侵害，佛法禁制，厉害可想。暗忖：“现时这里虽然受了怪物侵扰，门户大开，也只将外重禁制破去，依旧不能深入。看水怪死时惨状，人虽坐化，灵异神通犹存，此事万万不可造次。并且对方在此埋藏法体，用心如此周密。他能保持不坏之身，不为海水虫沙侵蚀，未始不是仗此法宝，就能取去，也于理未合。不过今日他已动了杀机，幽宫洞启，劫运也是将临，所以面容如此愁苦。自己本是来访谢山，近在武夷，顷刻可以往返。何不把他寻来商量，看是给他照样行法封固，还是迁埋别的隐僻之处，免得怪物同类又来扰害。”想到这里，再看那枯僧，面上愁容渐敛，似现微笑，益知所料不差。心中高兴，便即合掌通诚祝告，连问方才所想两种意思。枯僧除口角似带微笑外，更无别的征兆。试作欲下之势，青色灯焰忽明，光景莹活，似欲离灯飞起。

不敢冒昧，只得离海，急往武夷飞去。

到时见谢山手里拿着一片旧黄麻布，正在出神，面有忧色，见叶缤来，便随手收起。

叶、谢二人由总角戚友，变为数百年同道至交，彼此极为亲近。觉得谢山平日夷旷冲虚，生平又无一个仇敌，不应面有忧容。因为急于述说海底奇事，略问两句，谢山饰词，一说也就丢开。随即叶缤便说了海底所遇。谢山闻言大喜，忙说：“枯僧所持古灯檠，乃前古的佛门至宝散花檠，又名心灯。来历详情，此时很难全知。如得到手，将来你我大是有益。”叶缤先还觉着无故夺人防身护体之物，不是正经修道人的行径。谢山却力说：“无妨。这位道友藏真海底，当时必是防有仇人伤害。事隔千余年，冤怨已满，仇人也已转劫，无力相害。他既不愿永沦水底，更防怀宝伤身，受别的妖邪水怪侵害。我们只消将他法体移埋妥当。至于所设禁制和佛灯神焰，我俱能够抵御。此时踪迹已现，速去勿延。”

叶缤不便过于拦阻，只得同往。回到原地，想不到事情极其顺利。先是谢山在洞里喃喃默念，手又掐诀，看不出是在念咒，还是通诚祝告。念完，手指处，水便分开，下面禁制全失灵效。灯上佛火快要飞起，吃谢山掐诀制住，却令叶缤收取。到手以后，枯僧双手忽然下垂，落向双膝盖上，玉灯檠也不再生异状。一点没费事，便连佛龕摄起，移向武夷绝顶千石帆谢山仙居

左近，叱开石壁，埋藏封固。还拔了好几株万年珊瑚回去。

叶缤知彼此法力道行相差无几，这次谢山独有成竹在胸，事若预定，好生奇怪，再四盘问，终是饰词遮掩。后来仅说：“那枯僧和我二人必有前因，无如事隔千余年，毫无端绪。我二人此时法力尚算不出，不久齐道友峨眉开府，内有不少佛门中神僧、神尼，到时转托探询，始能深悉。”叶缤不知他是否藏有难言之隐，坚不明说，只得罢了。

谢山说此宝乃叶缤发现，又她亲手收取，坚欲相让。叶缤自是不肯。互让结果，才商定在未问明来历因果以前，暂为叶缤所有。但是用法不明，暂时只好各按本身法力，一同练习，使彼此均能运用。等到二人悟出玄妙。可以随意应用时，才知此宝内藏前古神油，始能发生佛火妙用。擎柱藏油本来不多，又经二人练习时糟践了一半，等发觉时已经无及。因此宝有伏魔之功，法力不可思议，二人仅悟出了一半，已有绝大威力。因此互相珍惜，轻易不肯妄用。

前两月，谢山将宝借去寻一神僧参详，没有送还。叶缤因将黑丑杀死，恐九烈神君寻仇，难于抵御，特去取回。不料却无意中给妖尸谷辰一个重创。收回冰魄神光之后，忽然心动。知道仇人寻来，连忙飞起。刚到上空，便听东南方遥空中起了一种极尖锐的鬼啸之声，凄厉刺耳，越来越近，令人闻之生悸。跟着便见天际有一黑点移动，晃眼展布开来，立时狂飙大作，晴日无光，眼见天被遮黑了半边，直似黑海飞空，万里黑云疾如奔马，漫天盖地而来。众人一看大惊，暗道：“不好！”纷纷飞起，各将法宝飞剑迎上前去。

要知来的是谁，以及峨眉开府，群仙盛会，乙休大闹铜榔岛等本书诸紧要关节，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 七回

佛法显神通 顷刻勾销前后孽  
玄功争造化 一轮转尽古今愁

上文郑颠仙、玉清大师等，在元江用韩仙子所豢金蛛，将前古金门至宝由江心水眼里吸上水面，便遇妖尸谷辰、白骨神君、雪山老魅七指神魔同一干妖党前来扰害，多亏杨瑾、余英男和小南极金钟岛主叶缤赶来相助。虽然众妖党诛戮殆尽，妖尸、老魅、白骨神君三个为首妖孽，被杨、余、叶三人合力逐走，白骨神君更中了玉清大师离合神光，负了重伤逃去，一时妖氛尽扫，金船中至宝也被颠仙在百忙中取了几件出来。但是金钟岛主叶缤因为迎敌时稍微疏忽，吃妖尸动用元神，玄功变化，将所炼冰魄神光剑炸成粉碎。所幸叶缤道法高深，竟在短短几个时辰内，重将妖尸震成游丝的神光凝炼还原，在场诸人无不惊服。

众人正在礼见叙谈，请她施为之际，叶缤忽然觉出警兆越急，知道变生瞬息，仇敌厉害机智，迥非寻常，稍失机密，便被觉察，丝毫大意不得。又见在场诸人俱非庸流，不致受误伤。并且颠仙和玉清大师、岳雯、诸葛警我诸人，也都有了觉察。为防贻误时机，不暇再为关照，连答应众人演习的冰魄神光也不再施为，匆匆和杨瑾打一手势，立刻一同隐身飞起。颠仙和玉

清大师、岳雯、诸葛警我四人原早觉察，一面用眼色止住魏青、俞允中、戴湘英诸人不令多言，一面各自留神戒备。内中玉清大师素来临事谨慎，防患周密，知道因叶缤新杀了妖人黑丑，来寻仇的必是九烈神君夫妇无疑。尽管颠仙道法高强，刘、赵、俞、魏、孙、凌、戴诸人已被招聚一起，有众防卫，足可无害，终觉敌人是异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太已厉害，又当痛心杀子之仇，情急之下，出手必定狠辣已极。与其坐以待敌，还是迎头抵御稳妥得多。念头一转，也跟踪隐形，飞向高空，等候应付。

说时迟，那时快，下面三人刚刚相次飞起，便听东南方遥空中起了一种极尖锐凄厉的啸声，同时天际云层中有一黑点移动。始见疾如流星，由远而近，带着那片厉啸之声，展布开来，晃眼将天遮黑了大半边。也看不出是云是雾，只似一大片黑的天幕，遮天盖地，疾如飞潮云涌一般，直朝元江大熊岭这一带卷将过来。立时狂飙大作，江水群飞，晴日匿影，天昏地暗。声势之猛烈浩大，急骤险恶，休说云凤、湘英、允中、魏青等新近入门诸人，连刘泉、赵光斗久经大敌，也都从未见过。俱各大惊，纷纷将法宝飞剑放出，正待飞身迎上前去。颠仙知道来敌虽强，上面三人尚能应付，否则众人更非其敌，上去白白受伤，此时只宜防身谨守。一面忙喝：“速自防身，不可妄动！”一面施展禁法，想将众人阻住，不令上去。

余英男自从日前得了南明离火剑，因是教祖回山亲授本门心法，妙一夫人又怜她向道坚诚，身受多日寒冰冻髓之惨，小小年纪，备历灾厄，特降殊恩，代向妙一真人关说，将微尘阵中长眉真人遗留的仙丹赐了一粒。她以前打的底子原好，回生以后，又经众同门日夕指点。但自顾开府在即，惟恐入门太浅，到时百不如人，徒负三英之名，用功极勤。这一服灵丹，更平添了若干年的功力，虽只短短时日，已经身剑合一。加上到前奉命往川边倚天崖龙象庵去请杨瑾来此相助，芬陀大师见了甚是嘉许，又得了好些益处。

行时大师并赐她一面护身神符佩在身上，不但不畏邪侵，真正遇到危难之际，还可用来解免。适才因初次出山，便遇大敌，心还震惊。不料南明离火剑一举成功，竟使那么厉害的老魅受伤逃去，不由心雄气盛起来。凌云凤因和叶缤具有夙缘，一见倾心，又感早来相救之德，不禁跃跃欲试。杨、叶二人一飞起，英男是心有仗恃，因和杨瑾同来，理应同其进退，不愿落后。云凤是报德心盛，敌忾同仇，又自恃有神禹令前古至宝威力。

双双不约而同，没等黑影临近，便相继飞起。

颠仙未及拦住，方替二人担心，待要拦下面众人，再行飞身上去防护时，先后不过分许工夫，天边黑影已经飞近，快要飞到元江上空。猛由黑影里射出千万点金绿色的火星，隐闻爆音密如贯珠，直似洒了一天星雨，飘空急驶而至，对方敌人却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时天地昼晦，如非众人俱是练就慧眼神目，必定伸手不辨五指。

当这危机一瞬之间，先上三人身形各隐，自看不出。只有余、凌二女所御一红一白两道剑光，连同云凤手上神禹令所发出来的一股青蒙蒙的宝气，正朝对面黑影星光飞迎上去，黑暗中宛如两道经天长虹，看得逼真。眼看两下里就要接触，倏地空中一亮，竟在余、凌二女面前现出千百丈彩光，将来的黑影妖火一齐挡住，层霞撑空，顿成奇观。

可是动作快极，两下里才一接触，未及看清，猛又叭的一声，一点酒杯大的淡黄光华，忽在黑影深处闪了一闪，便即爆裂，化红、白、蓝三色千万道精芒，满空四射。只听一声极凄厉的怒啸过处，黑影中现出一个披头散

发、乌面赤足的妖妇，破空飞去，晃眼无踪。前半黑云妖火立被佛火神光爆散，现出日影，渐复清明。那后半黑影妖火，却似雨后狂风之扫残云，疾如奔马，齐向来路退去。真个来得迅速，去得更快，一眨眼便到了天边。等定睛仔细再看，已经不见踪影。玉清大师并未动手。余、凌二人只见到妖妇形影，连想扫荡黑影妖火都未做到。总共不过半盏茶时，重又青光大来，复了光明景象。

空中五人也相继飞落。

原来叶缤见来势如此急骤，必是仇人想乘自己新挫之余，骤出不意，猛下毒手。这一来，正好将计就计，迎头给她一个重创。和杨瑾到了空中，飞升极高，隐身埋伏。等敌人一到，由叶缤先放冰魄神光出去。再等敌人施展全力发动妖法，杨瑾再将佛灯上神焰飞射出来。那来的敌人乃九烈神君之妻泉神娘，果然神通广大，机警已极，佛火神光一经爆裂，便知敌人有此至宝，今日难讨公道，竟不再交手，怒吼一声，施展妖遁，破空逃去。那满空黑影全是九烈夫妻多少年来所炼地煞之气，连同万千阴雷，均与妖人心灵相应，有无穷妙用，恶毒非常。在这等形势之下，不特没有全军覆没，反被她隐身收去，一任施展法宝飞剑，一点也没追上。众人俱都惊异不置。

当下郑颠仙便请众人同往苦竹庵中小聚，就便分赐众后辈金船中得来的宝物。于是同往前殿中坐定。辛青、欧阳霜、慕容姊妹重向新来诸人见礼，分别献上茶果。颠仙笑问：“叶道友，可还有事么？”叶缤道：“贫道因峨眉开府，群仙盛会在即，亟欲一往观光。无如与峨眉诸长老素昧平生，未接请柬，不好意思作那不速之客。因谢山道友与极乐真人知好多年，意欲托他向妙一真人致意。本打算此间事完，再往武夷绝顶千石帆潮音小筑，去和谢道友商量。可巧遇到杨姊姊，是我前生骨肉之交，她与峨眉诸老两世渊源，正好不必舍近求远。并且一别多少年，再世重逢，想和她畅谈叙阔。好在谢道友日内必接有峨眉请柬，贫道来时虽曾动念，因为急于来此践约，抵御仇敌，匆匆取了散花檠便即赶来，也并未与之订约。不久凝碧仙府便可见面，临时变计，又不想去了。”

诸葛警我忙接口道：“这次峨眉开府，遍请海内外真仙道友，事前惟恐遗漏，诸位师长曾经四出访问。近以会期在即，更是信使四出。叶仙姑的请柬不是尚在途中，便许是离岛日久，已经送去，没有见到。”杨瑾笑道：“诸葛道友哪里知道。如是别位道友，峨眉诸位长老尚不至于遗漏，独于这位叶岛主却是难说。第一，所居金钟岛在北极尽头，相隔太远，极少人知。她得道虽然多年，一向隐迹潜修。多少年来，除武夷千石帆隐居的谢道友外，至交姊妹常共往还的，只我前生一人，余者至多不过三两面之交，彼此过从，更无其事。知道她的人既是极少，又都当她孤芳自赏，不爱理人，自然不会有人提起。再者，此次峨眉开府，虽是千古以来玄门盛事，掌教真人请柬也发得极为广泛，不特正教中人和海外散仙，甚而有些不曾公然与峨眉为敌的异教中有名之士，俱在邀请之列。但所延请的人，除有交情的不算，十九均含有深意，否则海内外散仙修士何止千百，岂能识与不识全都请到么？叶岛主与峨眉素无渊源，我看请柬十九不曾发出，无须掩饰。”

叶岛主决无怪主人疏忽之理。不过这次局面之大，独步千古，到日不问何派中人，只要自问够得上去观光的，虽然未受延请，一样也可前去观光。似叶岛主这样道力高深，人品纯正的，正是座中佳客，何况又是我的两世至交。就连今日在座诸人，就非峨眉门下，也都声息相通，异途同归，任何一

人去一提说，请柬便立刻飞到了。”

正说之间，忽然一道红光直飞了来。众人看出这光正而不邪，但又眼生，看不出是何宗派。微一惊奇，叶缤手扬处，已接了下来，竟是谢山自武夷发来的一封飞剑传书，内中并且还附有峨眉请柬。大意是说，昨日叶缤取了散花檠走后，今早极乐真人忽然来访，说起新近路过峨眉，偶遇玄真子邀往凝碧崖小叙。听妙一真人说起叶缤，早欲奉请，以所居小南极一带岛屿如林，修士甚多，泉鸾并集，派门人送柬，恐生出波折，飞剑传书，微嫌冒昧。知极乐真人将有武夷之行，谢山又是叶缤的好友，请转托向叶缤致意。真人刚到不久，二人请柬也由峨眉飞到。因真人约同访友，恐叶缤赶回相左，算出人在苦竹庵，故以飞书相告。叶缤为人外和内傲，虽然亟欲观光开府之盛，但不请而赴，终觉不甚光辉。这一来，正合心意，甚为高兴。将红光放还以后，决意同了杨瑾先去川边倚天崖，拜谒过芬陀大师，同往峨眉赴会，不再他去。

颠仙笑道：“叶道友既无甚事，现在开府期近，诸位师侄均须赶往，且等我打发他们走后再谈吧。”说罢，便命诸女弟子将昨晚元江所得宝物取出。先取了九口长剑，交给刘、赵、俞、魏四人道：“此剑乃黄帝大战蚩尤时，用以降魔的九宫神剑，烦交令师重新祭炼传授，自有妙用。”另外又取了十余件长短大小不等的戈、矛、刀、剑之类出来，分给在场诸人以及诸女弟子，人各一件。说道：“那金门至宝为数甚多，此次刚刚进了头层塔门，便为妖尸所扰，加以金蛛力竭，除归化神音外，一切奇珍异宝均未取出。

可是这些古兵器，均是神物利器，非比寻常，各凭师传心法，便能与身相合，具大威力。

九宫神剑如若会用，更是神妙。此时不及详说，众弟子有不明白的，归问各人师长，自知源流用法了。”

分时，颠仙因叶缤、杨瑾、玉清大师三人出力最多，叶、杨二人更是同辈客体，曾请自选。三人始而谦谢不取，颠仙再三劝让，才各取了一件小件的。叶缤得的是件形似戈头的短兵器，到手便转赠给凌云凤。玉清大师所得，恰与叶缤相同。起初二人随意拿取，到手才看出是一对形如符节，阴阳两面可以分合之宝。玉清大师本意也想转赠云凤，偶一回头，瞥见允中目注云凤，无限深情自然流露。忽然想起允中为人多情至诚，待人更极仁厚，无如资质稍差，其师凌浑虽然道法高强，自负有回天之力，终恐福缘运数所限，未必便能克服险难。而云凤将来成就，却比他胜强得多。偏生夫妻二人不是同门修为，如将此宝分开，使其各执一面，虽不一定仗此便能免去他年兵解，终可得到许多助力。万一允中日后多积外功，人定胜天，仗着云凤随时相助，居然度过这些难关，夫妻合籍，同驻长生，不特成人之美，也是一桩佳话。况且云凤已得了禹令、金戈两件前古奇珍，开府时，教祖还要颁赠法宝，原不在此合璧。便把戈头转赠允中，道：“此宝名为戈符，原分阴阳二面。这面阴符本意赠与云妹，使其合璧。一则二符灵感相通，本宜分用；二则俞道友异日独自出山积修外功，难免险阻，有此随身，既可辟邪驱祟，复能以此向阳符主人告急，无论相隔多远，均可赶来应援。此外妙用尚多，一时也难尽说。

不过尚须各人重新祭炼，始能应用。归告凌师叔，自会详为传授。此次峨眉开府，门下诸弟子所得法宝均须呈献，由诸师长一一传授，指点用法。到日你和云妹互相观摩，自知就里。”允中连忙接过谢了。

杨瑾取了一块黑铁，长不及尺，约有二指来宽，一指来厚，上面密布密鳞，腹有古篆，形似穿山甲，腹下却倒拳着十八只九爪钩，刻制极为精细诡异，通体乌黑，谛视并无光华，那古篆文也是初见，在座诸人自郑颠仙以下，竟无一人识得此宝名称用法。杨瑾拿到了手，料非常物。因和余英男一路同来，见她根骨既厚，人更谦婉，甚是投缘。

知道三英二云各有仙剑随身外，多有奇遇，得了好些奇珍异主。内中只英男一人受苦最深，入门较晚，只新近得了一口南明离火剑，别无长物。便笑赠她道：“此宝我虽不知它的来历，看这形制，当非常品。我送给你，回山再求掌教师尊传授用法吧。”英男已经得了一柄金钺，知道芬陀、杨瑾对己十分期爱，略为谦谢了两句，便即拜受。

分配既定，除杨、叶、凌三人因颠仙留住少谈，并须绕道川边倚天崖拜谒芬陀大师外，玉清大师、诸葛、岳、孙诸人本已到过峨眉，奉命来此，正好同了英男、湘英等做了一路，赶了回去。刘、赵、俞、魏四人也自赶回青螺准备，待奉命之后，再随师父同往峨眉赴会。于是纷起拜辞飞去。

众人走后，颠仙和叶、杨二人把将来应付九烈神君夫妻之事，商谈了一阵，并允到日必往相助一臂。叶缤自是感谢。因颠仙师徒也要准备峨眉之行，收藏金蛛，封禁庵洞，均待施为，便和杨瑾、云凤同起告辞，往川边倚天崖飞去。

一路无事，到了龙象庵前落下。入内一看，芬陀大师正在禅堂静坐，三人上前参拜。

大师命起，先对叶缤笑道：“贤侄一别多年，道力精进如此，不久功行圆满，可喜可贺！”叶缤觉着大师话里有因，心中一动，方欲叩问，大师已转对杨瑾道：“为使沙、咪二小成长，此事大干造物之忌。你如在侧，随侍照料，也还省事一些。齐道友偏又命余英男来，将你约往元江相助颠仙，取那归化神音，云凤又已先走。庵中无人，虽只一二日的工夫，竟生了不少变故。别的魔头尚在其次，最厉害的是那姬繁。因我日前收去他的天蓝神砂，恨如切骨，竟与妖妇许飞娘合流，得西崆峒老怪之助。当我正用佛门小转轮三相化生妙法，改造小人成长，恰值门人他出，庵中空虚，又当持法紧要关头，不能分身抵御，借了老怪两件法宝，居然乘隙来此寻仇。我已默运禅机，算出就里，知道姬繁前次上了大当，此番知我不能离开法坛，再用神手幻化，吓他不退，一切均有安排，算定他必在昨夜子正前后，沙、咪二小仗我佛法化生之际来犯。姬繁修道多年，非寻常异派妖邪之比，恰巧我身侧又无人可使。细查健儿，将来虽不在我门下，但他向道坚诚，饶有胆智，又服了云凤所赐灵丹，神明湛定。听我一说，便自告奋勇，必欲一试，百死不悔。再一推算，此举正是他的遇合，异日成就，实基于此。好在敌人只知此法须有七昼夜极紧运用，不能片刻离开，却不知我已参上乘真谛，擅金刚伏魔大法。因为爱惜二小，欲使易于成就，头几日虽然未曾离坛一步，真要遇上急事，除昨夜子时是二小存亡之交，有诸般苦难，恐其么么细质，仙福虽厚，资稟脆弱，必须我亲身守候外，过此一样仍可用我佛法封护法坛，随意行动。

“我便指示健儿机宜，给了他三道灵符，并在庵前竖了大雷音烈火神幡，又用佛法将全庵隐蔽。命其如法施为，代我抵御片时。那姬繁还约了两个妖党同来。一见原庵隐去，立即放出千丈魔火，欲将全庵化为灰烬，声势甚是凶恶。本嘱健儿，所来三人，只有一人恶满在劫，不到时候，无须出敌。再如临阵胆小害怕，可将我第一道灵符施展。

以后只须守定神幡，指挥金刚佛火，暗中迎头抵御，任他魔火厉害，也是无奈你何。丑初我便现身，连出门都可不必。健儿却因沙、咪二人不久成长，玄儿拜在韩仙子门下也能成就，独他一人向隅，求进之心太切，急欲立功自见，以博我的欢心，所以没有丝毫胆怯。守有刻许工夫，见妖人魔火邪烟源源发出，便照我传授一指，神幡佛火立即迎上，将它阻住，晃眼消灭。他以为妖人无甚伎俩，惟恐少时妖人全数逃走，知第三符能制敌人死命，又恃第二符可以护身，不受魔侵，竟然冒险现身。和姬繁同来二妖人中，有一个是西崆峒老怪好友天破真人潘刚，正当数尽，欺他人小，妄想生擒。吃他骤出不意，施展神符，发出于寻雷火，烧成灰烬。另一个也负伤逃去。

“只有姬繁知机，符才出现，先自遁开。虽知此符只能用一时，但恐健儿符不止此，还在踌躇。后见伎俩已穷，便用玄门五遁将健儿困住，迫令自取神幡献上，降顺免死。

休说健儿绝不肯从，便肯听从，我那神幡被佛法禁竖地上，岂是第二人所能移动？健儿一味破口乱骂，一面仍指幡上神火抵御。姬繁大怒，便将五遁生克妙用全数施为。健儿这一出去，身和神幡均不能再隐，虽有灵符护身，毕竟气候太差，眼看危急万分。总算他人甚机智，一见灵符用完，敌人一死一逃，剩下一个，知最厉害，神幡只能抵御魔火妖烟，无可应敌。便乘敌人心虚，故意问答，设词哄骗，连用话语延宕，想挨到我出去，居然被他鬼混了好些时候。等到姬繁看破，施展辣手，护身光华为五遁所迫，气都透不出来，眼看危急时，救星也就到了。

“原来极乐真人李道友由峨眉有事武夷，绕道大雪山绝顶玉虚峰青晶壑访看仓真人，路过此地，云中遥望姬繁在此作祟。先以为我不在庵中，姬繁乘虚来犯，赶来破了五遁禁制，将姬繁惊走。此时我也事毕，开坛走出，约他进庵小坐。他近年虽经诸同道相劝，有了收徒之念，因是随缘遇合，不曾专意物色。又因以前忒喜幼童，只要骨相天分稍好，便即收录，均以根基禀赋十九平常，无所成就。有的更因道心不净，犯了规条，本人遭劫，还累他迟却好些年年的正果。所以这次取材甚苛，一直未有当意者。这次因听我用小转轮三相神法，以绝大愿力，使沙、咪二小两个福薄孽重，资禀脆弱的傣僇细民，在我佛门三相世中预积三十万功德，移后作前，预修来世。于石火电光，弹指之间历劫三生，自转轮回化生，仅仅七天工夫，便即成长，变作缘福深厚，生具仙根仙骨的良材美质。

极口赞我佛法精微奥妙之余，又听说还有一个小人现被韩仙子要去收为弟子，忽然动念，再经我一劝说，他本极爱幼童，成道之后，竟成童身游戏人间，难得天生小人，正好异日改造成与他一样，便将健儿看中。意欲带往他长春崖无忧洞仙府之内，费三百六十五昼夜工夫，以玄门妙法使其成长。行法比我较难，但是后来却容易得多，可以不虞失堕，不似沙、咪两小，仗我佛法，七日便能成长，他年成就更是极大。

“可是他那三相虚境内，所积三十万善功，将来一一俱要实践，始得完成功果。三生劫内，所有誓愿修持，更一毫也犯误不得，否则功果难成，甚且立堕轮回，复归本来。

这等万劫难逢的仙缘，焉有再遇之日？担子太重，非具绝大毅力宏愿，万难终始。我先也不忍使两小肩负重任，只想使他们先历一劫，将身成长，日随云凤修炼，视他们自己积修内外功行如何，以定他年成就。虽然至少还要转劫一世，此生既是修士，出生便有人度化。只要不犯大规，齐道友必乐

玉成，决无任其昧却夙因堕落之理。这样虽然成就较慢，不特依次修为，水到渠成，负担较轻，还可免去在小转轮三相世中受诸苦难。两小偏是向道心坚，甘受苦难。行法以前，听我一说，竟然同声苦苦哀求，一开口，便发三十万善功宏愿，执意要仗我佛法前后倒置，在今生世内便证上乘功果。我怜两小向道坚定，应允之后，行法时只管运用心灵，化生人相，为他们解免苦难。无如此举力争造化，违逆运数，魔头重重，意动即至，得我助力，也只减轻十之二三，依然备诸苦孽。

终于仍仗两小自己的信心毅力，于奇危绝险之中，将三重难关硬闯过来。那一切身受，便是修持多年的有道之士，也未必能够忍受，平安渡过。尤其是所愿愈宏，心志愈坚，抗力愈强，魔孽苦难也愈加重，但能渡过，成就更大，自不必说。区区两个禀赋根骨无不脆弱的小人，竟能至此，岂非奇绝？

“健儿得李道友不惜心力，以玄门无上妙法助他成长，循序渐进，只要用功勤奋，一意修为，一样能到上乘功果。比起沙、咪两小，虽然稍逊，但比玄儿要强得多。玄儿全由韩仙子以仙法妙术使其成长，防身御敌本领虽高，本身根基未固，功行更浅，只能炫耀一时，异日成败，尚在难定。即便能知自爱，不敢骄横自恣，以师传法宝、法术为恶，多积外功，也须兵解转劫，方能有成，终究不及这三小人的成就高。

“尤可嘉者，健儿明知我和云凤均与他无缘，目前佛道两门中只三五人有此法力与造化争，使其成长，内中还有高下之分。前见沙、咪、玄儿三小各有遇合，独他一人向隅，好容易日夕背人悲苦焦思，眼巴巴盼到这等旷世仙缘，竟还不舍旧主恩深，渴欲等候云凤、瑾儿归来一见。虽然胆小，不敢明说出来，我和李道友岂不是一望而知？我便代他求说。李道友见他天性甚厚，本就极端嘉许，又值要应今春谢道友所托之事，须往武夷引了谢道友拜访一位神僧。便允他在此等你二人归来告别，就便带了他和沙、咪二小同赴峨眉参见齐真人，以开眼界。到日李道友须往赴会，归途再带他同行。大约到明年十一月，便长得和李道友一般的身材相貌了。

“还有那只古神鸟，经我佛法禁制，已渐驯服。到了下月望日，便是峨眉开府之期，去今只二十余日。各正派中，只我和白眉禅师等三数人，因事不能亲往。本来各正派中长幼三辈同道，均在期前赶到。但此行还要对付妖鬼徐完，事由瑾儿而起，你又不舍观光之盛，并且齐道友还有用你之处，期前便有职司，不能分身出敌。妖鬼吸神敛影之法，除三仙二老和乙、凌诸道友十余人，以及小辈中持有异宝防身的寥寥七八人外，余者都不能当。独对沙、咪二小，因在我佛法三相世中过来，三尸已斩，又持有我护身灵符，却不能伤。神鸟更是他的克星。你二人来时，嵩山二友命你们开府前五日，带了此鸟赶往峨眉，在去飞雷洞的要路，二十六天梯悬崖之上搭一茅棚，将此鸟暗藏棚内，即命沙、咪二小相伴防守，便是为此。

“到日峨眉诸道友虽对此事早有安排，用不着二小出斗，但是二小经我用佛法改造化生，总算是我们中之人。那妖鬼自称冥圣，来去飘忽，迅速如电，厉害非常。此番又是志在予以重创，好使其他邪恶知所儆戒。峨眉开府，为三千年以来道家未有之盛，非有夙世修积，仙根福缘俱极深厚者，不能参与。二小蚍蜉身世，么么细民，居然侧身其间。固系彼族近数百年来举国一心，上下乾惕，同修善治，一体祥和，以致上邀天眷，剥极而复。帝心厌祸，以由亡复兴之任降于四小，使其自修仙业，还拯邦家，振起于萎懦疲庸之中，

脱身于鸟爪兽蹄之下，仍回前古衣裳文物之治，实厥天谋，非等幸致。然与会百千宾主，不是瑶岛仙侍，也是名山修士。下面神禽灵兽，亦皆吐纳能精，各带几分仙气。况且旁门中人到者甚多，每以仙业高低分判流品。如不使其入峨眉以前立功自见，无端追随赤局琼裾，金庭玉柱之间，异我者见之，必以峨眉号称光大发扬，门人众多，实则下及靖樵，细大不捐，兼收并蓄，传为话柄。虽则径渭清浊，异日自知，自家修为，罔恤人言，爱恶贪嗔，仿佛多事。但道家与释家不同，本是有相之法，而我与二小，世缘只此。难得他们向道坚诚，何妨恩施格外，特予成全？又可借彼坠露轻尘，弘扬我佛法威力。现拟去前稍加传授，于护身灵符之外，各赐一二法宝，俾与鬼物周旋，留一佳话。我近尚受人之托，兼完昔年夙愿，日内必须他往，不及面授，须令瑾儿代我传授。沙、咪二小已经化生，现在后洞法坛之内。静候七日，佛法圆满，自然成长。健儿也守候在内。我留有一纸手示，所赐二小法宝也在石案之上，瑾儿自知功效。你二人听完我话，便至后洞，代我主持未完之功。七日期满，照我所示行事，同往峨眉好了。

叶道友如愿随善，不妨同往。我还有件事，必须早为料理，恕不奉陪了。”

杨、凌二女闻言，知道二小甘冒万难，以身殉道，居然成就，竟连日期也已缩短成七日，好生欣慰。俱欲早见三小，谢恩领命之后，便即拜辞出殿。叶缤本欲叩问适才大师言中深意，因听大师有事，又欲一观二小化生奇迹，便随二女一同拜辞，赶往后洞石殿观看。龙象庵也是背崖而建，外面两层殿堂，法坛建于尽后面崖洞之内。还是杨瑾前生凌雪鸿初修道时，大师因她先前出生旁门，又嫁追云叟多年，仇敌更多，恐其初入佛门，道心未净，邪魔外道时来侵害，自己不时出外修积，难于防救，特就庵外危崖，叱石开山，另建一层石殿，令其在内虔修。自从五十年前凌雪鸿在开元寺遇劫兵解，直到杨瑾劫后重来，再入师门，大师说以前诸般设施俱是下乘功夫，今生恨行缘福，以及他年成就，无不深厚远大，已经用它不着。为令继承衣钵，日夕随侍在大师自居的禅堂以内，到奉令下山行道之日为止，连大师出外云游也都在侧，片刻不离。始而因大师正果已无多年，日夕领受心法，勤于修为。后又为了报答师恩，践前生宏愿，急于积修那十万善功，洞门又经大师封闭，非经请命将禁制撤去，不能轻入，所以一直也未去过。这时旧地重临，休说本人，连叶缤以前常向此间来往的人，也甚感慨。想起人事无常，数限所定，连仙人也是如此。晃眼之间，昔年仙侣，便隔一世。若非夙根深厚，身虽兵解，一灵不昧，又得师门厚恩，始终将护，两生玉成，一堕尘凡，何可逆料？

互相谈了几句，便到行法之所。杨瑾刚刚撤去禁法，同叶、凌二人走人，忽听一声惊呼，金光闪动，殿门现处，健儿口喊：“师父和杨大仙师来了！”首先如飞迎出，满面喜容，跪伏在地，叩头不止。云凤命向叶缤行礼以后，步入殿中一看，一二日之隔，沙、咪二小已换了形象，由两个矫健精悍的小人国中健士，变成两个粉雕玉琢，比他们原身成人还大得多的八九岁幼儿，各守着那盏具有佛法妙用的长命灯，在心火神光笼罩之下，安稳端坐，合目入定。虽然看去幼小，却也神仪内莹，宝相外宣，仙姿慧根，迥非庸俗。正互喜慰，杨瑾瞥见咪咪好似听出云凤和自己到来，眉宇之间隐现喜气。知道此时正是他的成长之交，心情松懈不得，忙喝道：“你二人再有三四日，便可功行圆满，那时见面，多么喜欢均可。此时动心不得，速把心思宁静，不可大意。”咪咪也自警惕，仍还庄严。杨瑾因自己三人还要言笑，心终不

放，恐扰二小道心，说时将手一指，将法坛四外禁制，掩去一切声音，使二小可以专心成长，无复听闻，免受摇动。随向殿角石墩上一同落座。

健儿早等不及，把芬陀大师留字呈上，并把昨夜今朝所遇所闻详为说了。杨、叶、凌三女看完大师手示，再听健儿补述未尽之言，俱各惊赞不已。

原来芬陀大师早参佛门妙谛，道法高深，与本书佛教中第一等人物白眉和尚几相伯仲。自从四小来庵参拜，杨、凌二女拜陈诛戮白阳山古妖尸以及二小立功经过，便知天机微妙，将欲假手自己助其成长。凭法力虽可办到，无如倏倏微生，过于脆弱，恐其禁受不起，初意便是适才大师所说大概情形。及至昨夜子时行法以前，大师告以行法次序，及抵御外魔苦难，以及此中利害轻重，二小竟跪地苦求，甘受无量苦难，今生成长之后，便要完成仙业，不再转劫托生，以防再世昧却本来，致遭堕落。大师力说不会，二小仍然哀求不已。大师为他们至诚感动，也甘费心力，加以殊恩。事前对二小告诫道：“我那小转轮三相神法，纳大千世界于一环中，由空生色，以虚为实，佛法微妙，不可思议。

说起来虽是个石火电光，瞬息之间，而受我法者，一经置身其中，便忘本来。不特不知那是幻象，凡诸情欲生老病死，与实境无异，一切急难苦痛，均须身受。幻境中的岁月，久暂无定，在内转生一次，最少也须五六十年。此一甲子岁月，更须一日一时度过。与邯郸黄粱的梦境迷离，倏然百变，迥乎不同。最难的是我设此法，原因你二人过去生中积有罪恶，不然也不会投生在倏倏族中。虽因此生向道心坚，遇此旷世仙缘，无如根基浅薄，除却多积善功，预修来世，转劫重生之后，不能寻求仙业。这等循序渐进，未始不可成就，然而为时太久，夜长梦多。休说你们投生人以后，见了人世繁华，嗜欲众多，自忘本来，重堕轮回，有失我们爱护。初意即便夙根不昧，能知谨慎，邑勉前修，但已在数十百年之后。那时不但我已灭度多年，便你们师长也都各有成就，未必仍能等待。

就说能自修持，或是另有依归，比起前世因缘，毕竟要差得多。况你二人禀赋过于脆弱，一切善业功行，也难于修积。如全仗法力使你们成长，又忒逆数违天，异日魔劫更重。

大限一到，任是多大法力，也难抵御天劫。至多博得数百年的长生，临了反倒形神俱灭，连化生虫鱼都属无望。为此才用我佛家法力，使你们片时之内，重转轮回，备历未来三世相。在此生相内许下宏愿，再在未来相中修积。一切应受，先自幻象中经过。等到开坛成长，再照幻境中所积善功，重加实践。本来今生福缘全是前生修积，此则反因为果，颠倒先后，使你们先跻仙业，补完善功。在我初意，幻象中的痛苦艰难，俱由魔召，甚于实境。而此中人的修持，更丝毫松懈不得，稍一不慎，立为魔所乘，前功尽弃。仗我在旁护持，也只仍还本来，保得命在，所有愿望悉归泡影。法已不能再施，灵慧全失，将来不过投一寻常人身，连想以前循序修为，都是极难之事。恐你二人一个禁受不住，功败垂成，负我厚望，打算使你们在小转轮上，现出过去、今生、未来三生，历劫一世，只转上一次轮回。一则发愿较小，易于实践；二则免你们禁受不住那么多苦痛，欲速不达，弄巧反拙。这样，将来虽要再转一劫，成就较晚，但前生道根已固，不虑迷途，一样可参正果，并且还容易度过一切难关，岂不稳妥？你们偏是人小性强，心高志大，再三苦求施为。如此坚忍诚毅，实堪嘉尚，我也不再拦阻。但须记住，我初行法时，如你们师父所说守忌之言，务以平和坚忍，战胜魔难，一切视诸虚空。尽管

多历一劫，苦难愈重，欲魔愈多，只要全不动念，只以毅力耐心应付，便可度过。好在事前已经服我灵丹，入相时我再特降殊恩，使你们心性空灵，少减烦恼，或能如你们所愿，也未可知。”

这时大师同了二小闭坛行法，已有三日。二小元神已早脱了本体，只等当日子夜，经过小转轮三相三劫轮回，仍回本体，功候便算完满十之七八，静候成长了。大师说罢前言，令二小起立归座。将手一指，坛上一盏玻璃灯便飞起一朵金花，化为一团光霞，将二小全身围绕，助长元神凝固，以俟时至行法转轮。

随又把健儿唤至面前，告以今夜姬繁将要来犯之事，命在亥初持了灵符，去至庵前等候。健儿目睹二小成长在即，好生羡慕。本在自怨福薄命浅，无人垂青，巴不得立功自见，领了机宜，自去庵外，依言行事。芬陀大师前已提过，兹不再叙。

到了子时将近，大师跌坐法坛之上，重又指示一遍，然后合掌三宣佛号。念完咒诀，将手一指，满殿金霞照耀处，大师座前平地涌起一朵斗大青莲，上面彩光万道，虚托着一个同样大小的金轮，由急而缓，旋转不休。二小早把大师几番叮咛牢牢紧记，知是自身成败关头，等金轮转势略缓，各把气沉稳。随着心念动处，不先不后，在原来绕身佛火神光簇拥之下，往轮上飞去。那金轮看去大只尺许，上有五角，各长尺许，间隔甚窄。

二小因大师曾说，金轮一现，便须附身其上，念动自能飞到，无须纵跃。因见轮小，一人都不能容，何况二人。大师又未明说，依附何处格内。既难容身，想是攀附在那五根金角上面。本拟各攀一角，及至飞近，才看出每一间隔以内，各有一个金字，共分生、苦、老、病、死五格。忽然省悟，应该同附生格以内。格小不过三寸，轮又甚窄，如何能容？身子似忽被甚东西吸引，刚刚觉出，身已到了轮上。又觉地方甚大，二人各不相见，也未见轮转动。猛然心里一迷糊，便把本来忘去。只觉命门空虚，身子奇冷，四肢无力，身子被人抱住，正在擦洗，疼痛异常。

从此，二小便要在幻境中经历三世。而他们所经历的幻境，又都完全一样，所以不必分开叙述。闲言少说，书归正传。

且说二小睁眼一看，身在一家茅屋以内，面前立着两个中年贫妇，土炕上面围坐着一个贫妇。室中霉湿熏蒸，臭气触鼻。再加上一种热醋与血腥汇成的臭味，中人欲呕。

想到外面透风，身早被人装入一个中贮热沙的破旧布袋内，卧倒床上。用尽力气，休想挣起。只听产母与炕前二贫妇悲泣怨尤之声，凄楚欲绝。一会，又听屋外幼童三五，啼饥号寒，与一老妇哄劝之声。室内是昏灯如豆，土炕无温，越显得光景凄凉，处境愁惨。

自觉身有自来，以前仿佛与人有甚约会，记得只要立志积修外功，便可成仙，所遇都是仙人，不是这等贫苦所在。照这情景，分明已转一世，投生到这家做了婴儿。又好似经历甚多，怎都想它不起？越想越急，越急越想不起。再见满室愁苦悲戚之状，不觉伤心，放声大哭起来。

哭了多时，也无人理。只隔些时，由一老妇将自己抱起，将那半袋沙土略为转动，仍放炕上。先见的两贫妇更不再见。自觉皮肤甚细，自腹以下全被沙土埋着。老妇每一次把自己翻身，肤如针刺，又痛又痒，难受已极。生母难产，不能转动。到了次日，好似怜爱婴儿，渴欲一见，竟不顾病体，强忍痛苦，口中不住呻吟，缓缓将身侧转向里，颤巍巍伸出一只血色已失、

干枯见骨的瘦手，来摸自己的脸。二小虽不在一处，幻象皆同。见那产母年虽少艾，想因饱经忧患，平日愁思劳作，人已失去青春，面容枯瘦，更无一丝血色。这时两眼红肿，泪犹未干，却向着自己微笑抚爱，低唤“乖儿”。好似平日受贫苦磨折，以及十月怀胎，带孕劳作所受的累赘和难产时的千般苦痛，都在这目注自己，一声“乖儿”之中消去。不用激动天性，感到慈母深恩，觉着此乃惟一亲人，恨不能投到母怀，任其抚爱个够，才对心思。无如身不由己，又不能出声，只把嘴唇动了两动，说不出一句话来。产母见婴儿目注口动，先说了句：“你知娘爱你么？”忽又凄然泪下，悲叹道：“我儿这样聪明，你爹如在，还不知如何疼你呢。如今完了！”跟着便自怨自艾，哭诉命苦。

二小一听，才知这家原是士族。乃父学博运蹇，娶妻以后，家境日落。连婴儿共产七子，生母怀孕后不久，生父便染时疫而死。年未四十，遗下母妻幼子，一家九口，全仗母氏劬劳，苟延残喘。难产无力延医，家又断炊。幸邻里仁厚，略为资助，勉强保得母子平安。无如来日大难，不知伊于胡底。祖母适领诸兄前往戚家就食，就便借些银、米，尚未归来。平日受尽恶亲友白眼作践，身世孤寒，处境艰难，非人所得而堪。越听越伤心，不禁哀哀痛哭起来。产母一见儿哭，当是隔了一日夜，腹中空虚。忙停哭诉，将微弱无力的手伸出，将儿抱向怀中喂乳。二小见母氏气喘力微，强忍痛苦之状，越发伤心。无奈话说不出，不能达意，任其抚抱，心如刀绞，无计可施。勉强止哭，吃了两口。由此便就母怀，渐渐非乳不可，对母也越依恋，每日只在奇贫至苦的光阴中度过。

看着母氏劳苦，欲解不能，终日心痛，情逾切割。祖母多病，诸兄又复年幼顽皮，重累母氏，多加忧急。端的度日如年，莫可奈何。

好容易挨到周岁过去，能够勉强开口说话，常逗得母氏一张满布皱纹的脸上有了笑容。忽又遭逢瘟疫，全家病倒，祖母诸兄全都病死，只剩母子二人。得人资助，薄殓以后，过了数年，总算家累大轻，差可度日。母氏因痛诸子均亡，只此遗孤，又极孝顺灵慧，爱如珍宝。加以年景甚丰，在母子勤劳劳作之下，日渐温饱，居然过了五六年的好日子。苦极回甘，快活已极，只求常驻慈辉，富贵神仙均所不易。那初生时的零星回忆已更渺茫，有时也还想起此生之来必非无因。但以慈母深恩，不舍远离，如何肯作出世之想。年至十八，忽发窖藏，顿成巨富。母子想起以前受苦，推己及人，力行善事，一节一孝，又肯博施济众，誉腾邦国，蔚为人望。正当极盛时代，老母忽然寿终。自来生死之际，情分越重，越发痛心。何况生自忧患，母慈子孝，安荣未久，忽焉见背。端的是人间至痛奇悲，无愈于此，泣血椎心，自无庸其细述。

丧葬以后，想起慈恩未报，日夜悲泣，誓修十万善功，为母乞福。初意财多，可以易举。不料连遭水火刀兵与瘟疫之厄，由二十岁起，在二三十年中，无日不在颠沛流离，出死入生之中，再没享受过一天。但仍记得那十万善功，誓欲修积圆满。中间落在乞讨之中，仍以济人为务，也不知历尽多少艰难困苦。有时遇到危难，人谓度日如年，他比如年更甚。似这样从初生起，一日有一日的疾苦悲愁。直到六十岁善功圆满，因为一件极烦冤愁苦之事而死。此生中间，仅有短短几年小康和半年安享。但是造化弄人，特为增加他日后的苦痛而设。二小偏偏真灵不昧，始终持以至性毅力，坚忍不拔，从无一句怨尤，也没做过一件错事。此乃初次转劫之相。所历虽均庸庸行

之常，但是本来都忘。

如非本身天性纯厚，善根坚固，稍一失堕，立堕前功，看去容易，实则艰难。

及至一劫转罢，还了本来，方觉元神重入转轮，身已化生。此番仍由婴儿起，只是生居富贵之家，夙因也还未昧。除不知因何投生，忘却大师用佛法自为轮回，助使成长一节外，前生之事依稀记得。这一次道心愈坚，自从能行动说话起，便一心慕道。尽管锦衣玉食，穷极享受，一点不放在心上。二十岁上父母一死，仗着弟兄甚多，便离家出走，到处访求高僧道为师，一直三数十年不遇。中间所受痛苦，以及山行野宿，蛇兽、鬼怪、盗贼的险难危害，又是一种滋味，比起上劫，抵御自越艰难。可是他终不灰心，到五十岁，才遇到一位仙人，但要他选修外功，始传道法。于是又自发十万善功宏愿，积修十年。好容易得告圆满，去寻师父，已早坐化仙去，只留下一封柬帖。照所传授，苦练三十年，方庆有成。不料妖魔来加扰害，苦斗了七昼夜，备历水火风雷、裂骨焚肌之苦，最终仍是道浅魔高，受尽苦难之余，活活为魔火烧死。当在魔困中，万分难耐之时，居然悟出转劫之事，心神一定，痛苦若失，立还本来，又到轮上。

这三次一次比一次紧要，所受痛苦磨难也愈加重。最后这次，对于前生身为小人，幸遇仙缘，拜云凤为师，因往妖穴盗宝有功而得杨瑾怜爱，代向芬陀太师祖力为求恩的经过，都依稀记得。只把大师后洞石殿设坛，用小转轮三乘妙相代替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使诸般应受苦孽在幻象中度过，并把三生修积宏愿，日后实践躬行，颠倒命数，移后作前等情，忘了个干净。因想不起后头一段，便觉大师是用佛法使其转世修积，善功圆满，再来接引。又好似自遇大师，已经转过一世情景。因为记得一半来因，向道之心分外坚诚。加以一生下地不久，便丧父母，孤身一人，被一精医道的高僧收去抚养为徒，从小便在空门，易于修为。于是摒除尘念，一意皈依，持戒甚苦。才十余岁，高僧圆寂。没有半年，庙产便吃恶人强占，并将二小毒打个半死，逐出门去。所遇皆恶人同党，休说募斋，连水都讨不到一滴。尽管备历楚毒，饥渴欲毙，受尽恶人凌践，并不以此灰心怨尤，反而视为应受罪孽，誓发宏愿忏悔。重又许下十万善功，并立志朝拜天下名山圣地，访求正道。于气息奄奄，强忍饥渴创伤之中，宛转爬行，逃出虎口。幸遇善士，得保残生，不等痊愈，便负伤病就道。由此破衣赤足，云游天下，仗着师传神医，到处救人。因持戒谨严，募化以一水一饭为度，衣着用物均须自力制作。所到之处，病愈即行，永不受人金帛和水饭以外款待。先将字内名山宝刹一一拜完，后更遍历灾荒鬼域，弱水穷沙。接连三四十年，中间也不知经过多少苦难。凡是人世上的水火、刀兵、盗贼之厄，以及瘴疠风沙、豹狼蛇虎之害，俱都受了个够。绝食绝饭，动辄经旬，往往饥渴交加，疲极欲毙，仍是努力奋志，苦挨前进，出死人生达数百次。至于山川险阻，人之危害，更是寻常，不在话下。

似这样苦行到老，十万善功虽已积满，所向往的仙佛终未遇到。虎口余生，千灾百难之余，手足多半残废。加以积年所受风寒暑湿，一切暗疾，老来一齐发作，就是拄杖膝行，亦所不能。但二小终无悔意，困难远行，又是终身行脚，不受人舆马舟车和一切供养，寄居人所难堪的土洞之内。每日除以独手伐木，穷半年之力制就的四轮矮板车，以一手一脚匍匐划行，出去为人治病外，便是闭洞虔修。因在四十岁上，见所积善功太少，惟求功德早

日圆满，每为人治一次病，只化谷麦一撮，即以所化供餐。时光所限，穷一日之力，未必能得一饱。本就不易果腹，这一行动艰难，所居山邑又地僻人稀，每遇无人延医就治，便以草根树皮度日。

又隔些年，偶于静夜悟道。刚刚得了门径，魔头便来侵扰，不是以声色美味各种嗜欲来相诱惑，便以摘发捋毛、腐骨酸心、奇痛奇痒、恶味恶臭来相楚毒，比起以前所受，厉害十倍。二小先是拼受磨折灾厄，时候一久，所受一多，渐渐觉出这些全是幻境，只紧紧守住心神，静观自在，自会消灭，益发不去睬它。果然魔头伎无所施，俱都退去，仍返本来，毫无痛苦。自幸道基将固，好生欢喜。

正在澄神定虑，默参玄悟之际，忽见师父凌云凤同了杨瑾走来，二小自是喜极，拜倒在地。凌、杨二人见二小道成，甚是嘉勉。随告以小人国内小王有难，被恶弟鸦利勾引妖人前来篡位。因恨二小，将国中童男女全数杀死，祭炼了一面妖幡，赶来本山，欲擒二小回国处治，以报前仇。随传二小飞剑一口，命其回国勤工，并救亡种之祸。二小闻言，又急又怒，当时拜命起身。才一出门，便遇鸦利同了一些妖人挑着小王首级，在山前指名大骂。二小孤忠激烈，悲愤填膺，随使飞剑和归元箭杀上前去。哪知妖人厉害非常，斗不多时，便将师传飞剑、法宝毁去。如非见机逃遁，几被妖火烧死。满拟逃回山去，哭求师长报仇。才一见面，苦还没有诉完，师父便勃然大怒，说那飞剑乃仙家至宝，不该贪功骄敌，致为妖人所毁。当时变脸，痛打了一顿，逐出门墙。二小吓得心魂皆颤，再四哭求，欲援白阳山贪功受责前例，只要不驱逐，甘受重罚。云凤仍是盛怒难解，坚执不允。杨瑾在旁，不但不像上次暗中行法袒护，反倒助师为虐，在旁怂恿，说三小根骨浅弱，不堪造就，本早应逐出门墙，免贻师门之羞。方觉冤苦万状，气郁不伸，忽闻梵呗之声，远远传来。猛然把前生芬陀大师祖加恩改造之事想起，暗忖：“师恩深重，杨太仙师尤为垂怜，出阵虽遭挫败，乃力不敌，平日又无过失，怎会如此薄情？春温秋肃，前后迥不相同，莫非上坐师长乃是魔头幻象？”刚把心神一摄，便听一声清磬，师父和杨太仙师一齐不见。跟着又听芬陀大师在耳边喝道：“幻象无穷，还不及早回头么！”

二小直似受了当头棒喝，把历劫三生一切经受全都想起，立即醒悟。睁眼一看，身已成了婴儿，只与转轮幻境不同，身子长才数寸，正由芬陀大师手指上放出两股金霞，簇拥着全身，停在空中。再看自己两具肉身，闭目垂帘，跌坐原处未动，仍是本来形相，一丝未变，也未成长。先还担心最后一节为魔所迷，曾入幻境，惟恐功败垂成。及朝大师顶礼膜拜之后，看出面现喜容，行法极为庄严慎重，料知好多坏少，才略放心。不敢妄动，合掌肃立光霞之中，任凭施为。大师一手指定二小元神，一手掐诀，口诵真言，渐觉金霞越来越盛，好似有质之物，通身俱被束紧，动转不得。先后约有刻许光景，忽随大师手指，缓缓往原坐处拥去。到了各人肉身头上，四外金霞压迫越急，只有下面轻空，身便往下沉去。低头一看，原身命门忽然裂开，知道元神归窍。上面金霞又往下一压，耳听大师喝道：“元神速返本体，成长还须数日。照我所传潜心内视，反照空明，自有妙用。不可睁目言动，摇荡无神，阻滞生机。”话才听完，猛觉眼前一暗，身子往下一沉，元神化生的婴儿已经归窍，料知大功十九告成。哪敢丝毫松懈，谨守大师法谕，冥心静虑，打起坐来。

大师随即开坛走出。健儿已得极乐真人之助，将姬繁逐走。大师送走

真人，把二小脱劫之事告知。并说末一关不能把持，忽为七贼所乘，如非大师以无边法力救助，虽然三劫已过其二，不致全败，将来又须再转一劫。假使后来道心与前一样灵明坚定，不起侥幸之心，一切幻象视若无物，听其自生自灭，一经复体，便可归入本门，不必再随云凤前往峨眉，异日功行圆满，成就更大。虽觉美中不足，即此已是难能，殊堪嘉许。此去峨眉还当别降殊恩，赐一佛门至宝，使其立功自见。说完便留了一纸手谕，命交杨、凌二女。将健儿带至法坛，令其守护至天明。大师自往前殿，便未再来。

二小由小转轮中炼就元胎，肉身又经大师赐服自炼灵丹，所以元婴一归窍，便自缓缓成长。等杨、凌、叶三人进来，一昼夜的工夫，已经长成八九岁大的幼童。体格面容更是珠辉玉映，神光焕发，仙骨仙根，迥与前次不同了。手示所留法宝放在坛上，还有两柄月牙形的戒刀和两粒念珠。杨瑾知此二宝一名毗那神刀，一名伽蓝珠，均是大师昔年初次成道时所用防身之宝。威力灵效虽比本山法华金轮等四宝稍逊，也非寻常法宝、飞刀所能比拟。尤其是专制魔鬼妖魂，另具一种妙用。便和叶、凌二人说了，俱都叹为异数，各代二小欣幸不置。

杨瑾见健儿满面羡慕之色，笑道：“自来大器晚成。李真人法宝最多，自成道以来，轻易不见他用。只要你异日好自修为，还怕得少了么？”叶缤笑道：“话虽如此，我看他终觉可怜可惜。我的法宝他多不能使用。谢道友近四甲子以来，炼了好些法宝，被他仙都山中两李生义女讨去不少，大约身边还有。等到峨眉相见，我慷他人之慨，要了来，转赠健儿，做见面礼吧。”健儿闻言，喜出望外，忙上前叩谢不迭。云凤也觉他向隅可怜，想起前在白犀潭得了两柄钱刀，本意沙、咪二小一个一柄。今见二小各得两件佛门异宝，本欲中止前念，赐一柄与健儿。及听叶缤一说，又想健儿尚无甚法力传授，来时颠仙又曾说此宝和那神禹令均须加功修持，自炼一次，方不致被外人覬觐，乘隙夺去，恐健儿拿去不能保持。又是双的，不便分拆。还是将来再说的好，话到口边，又复缩住。

杨瑾奉命代师行法，陪着叶、凌谈了一阵，自去坛上施为。行时笑向云凤道：“你这两个高足，三四天内即可成就，你是要高要矮，要胖要瘦？说出来，我好照办。”云凤还未开口，叶缤笑道：“谢道友百十年前收了两个义女，因他素喜幼童，自今两女仍是十二三岁少女相貌，十分天真美秀，实是引人疼爱。听说峨眉门下尽多仙童，既然其权在你，何不把他们变得乖巧好看一些？仙家不比凡人，要那魁梧奇伟相貌何用？”云凤也觉身为后辈，未入师门，先自收徒，已属不合，再带两个比自己还要高大徒弟前往参谒师尊，未免不称，易为同门所笑。听余英男说，李英琼、齐霞儿的徒弟也是矮子。

便在旁附和，最好是长到十几岁的幼童，太高大了倒不好看。杨瑾含笑允了，随令云凤陪伴叶缤，自去坛上主持行法。

沙、咪二小最为发奋，虽在幻境中受尽苦难，连冒三次奇险，行法人却少费许多心力。并且最紧要的难关已经度过，魔头已不再来侵害，大师佛法高强，防范又极周密，一切仇敌外邪均不能闯入。以后只须依样施为，一点也不费事。叶缤先想到后殿看完二小，再和杨、凌二人聚谈叙阔，候到明早，再去探看大师归来，以便求教，请其指示玄机。身才进洞，全殿便被佛法封锁，四外金霞环绕。杨瑾上坛行法之时，又忘提起，也就罢了。

叶、凌二女本是一见倾心，这时晤面一室，促膝谈心。一个见对方道

法高深，备极倾慕；一个见对方慧根夙具，吐属娴雅，意志高超。双方又都容华美秀，清丽入骨。由不得互相爱重，越谈越投机，顷刻之间便成密友。云凤终觉杨瑾前生是自己祖姑。芬陀大师尽管谦和，与峨眉诸长老论平辈，实则辈分最高，诸长老仍以前辈之礼相见。叶缤是杨瑾两生至友，如何敢齿于雁序？因在白阳山，杨瑾再三说：“我前生虽是你的尊亲，然而今生已经易姓。自来今生世人，前生多有关联，辈分相差，往往颠倒，不过前生之事俱记不起罢了。譬如我和常人一样，不记前生，甚且由你接引，拜你为师，难道你也叫我祖姑么？出家人只论今世师徒辈分，不以前世尊卑为序。恩师与诸正教中道友多半两辈交情，因非本门，不相统属，仍是各论各的。尽管外人对她尊崇，从不以前辈自居。

你真非谦不可，不肯用同道师姊妹称呼，你呼我为瑾姑，以示与外人有别足矣。”云凤争论了几次，最后只得允了。自从二次和叶缤见面，知道叶、杨二人交情以后，便据前例呼作缤姑。叶缤执意不肯，说：“瑾妹劫后重来，如论今生，我和你相识还是在前。

我生平最不喜做人尊长，除我岛中门人侍儿和仙都二女外，多是平辈姊妹。你这样称呼，反不亲切。最好各交各的，仍作姊妹，岂不亲切得多？要这空名则甚？”云凤虽只二三日工夫，已看出叶缤外和内刚，心念所及，便难摇动。也只得恭敬不如从命，改称为姊。

叶缤初见云凤时，便知将来必有相须之时。自己素不喜与外人交往，峨眉门下无甚知交。

还疑萍水相逢，异日难得常见，到了用时不便相烦。不料既与杨瑾两世渊源，云凤人又这样谦恭诚恳，对己倾慕非常，断定将来隐患可除，越发欣喜，由此三人成了至交。不提。

## 第二 八回

踏雪赏幽花 玉雪仙婴双入抱

飞光惊外道 金乌邪幕总无功

光阴易过，不觉满了七日期限。健儿正从殿旁一间小石室内端了一盘煨芋和一些鲜果进来，与云凤食用。忽见金霞飞起，一闪不见，同时现出整座法坛。杨瑾手掐法诀，面向里立，口中梵呗之声刚住。再看沙、咪二小，身上仍各围着一片布单，低眉合眼，端坐原处，人已长成十五六岁幼童形象，面前却各多了一身道童装束。随听杨瑾道：“你二人原有衣履已穿不得，急切间无处觅取。是我这两日乘着行法余暇，将昔年上山时俗家父母所赐的两匹绸缎制成两身道装，与你二人穿用。尘世华服虽非修道人所宜，但此物乃今生父母所赐，当时不忍过拂亲心，带上山来，又不愿以此济贫，留存至今。

现时想起年久难免朽坏，我又要它无用，你二人此时又无衣着，正可暂且穿用。等到峨眉拜谒教祖，赐了穿着，再行更换。现在佛法已经圆满，等我三人走开，速速换好相见吧。”说罢，便同叶、凌二人同往前生居住的小石室内相待。

沙、咪二小也真勤谨，自从元神归窍，便照大师所传，运用玄功，静

俟成长，一毫都不曾松懈。杨瑾再施展佛法相助，长到预拟身材，方始停歇，专做骨髓坚凝功夫。到第七天上，二小自觉大功告成。因原着衣履已在婴儿刚成长时被大师行法脱卸，身上只围着一片布单，正愁没有穿的，闻言大喜，连忙睁眼欲先谢恩时，三人已回身走去，喜洋洋纵下座来，拿起新衣，匆匆穿好。

健儿在旁见二小七日内居然成了大人，虽然不免妒羨，也代二小欢喜不已。一面忙着询问经历，一面帮着二小穿戴。二小见他仍是藐躬小弱，同来四人只他最为本分，所遇独最落后，相形之下，好生不安。健儿见二小喜容速敛，对己关切，也颇心感，便把日前遇合略为告知。二小闻言大慰，重又喜气洋洋，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劝勉询问，乱了一阵。

跟着穿着停当，忙同赶往隔室，见了三人，纳头便拜，伏地不起。因是感恩太过，二小俱都啼笑相连，泪流满面，话反一句说不出来。连带健儿也不禁泪下。杨瑾见状，笑道：“你们至诚心意，我已知道，不消说了。日内将带你们同往峨眉，师祖还赐你二人各有两件法宝，少时便须传授。且和健儿到外面谈一会再来吧。”二小越发大喜，又叩了一阵头，方始起立，转身欲行。杨瑾看出二小想要出洞，便问往哪里去？二小颤声答道：“还没有向大师祖谢恩呢。”杨瑾笑道：“师祖转转轮妙法，大千造物魔鬼之忌，除法坛外，全洞均经佛法封禁，我还未撤，你们怎走得出去？并且师祖此时已应人约，出山未归，佛缘只此。就能见一面，也须将来，在去峨眉以前，是见不着了。健儿已蒙极乐真人收录，他此时正把你二人当作识途老马，急欲一问幻象中的情景，向道心切，可爱可怜。故此好多话未说，便令你们到外面畅谈，莫辜负他盼望。我们也有话谈，快些去吧，唤你们再来好了。”三小领命走出。

云凤见二小肩披鹅黄色荷叶云肩，头挽抓髻，短发拂额，甚是疏秀。上身穿短袖衫，下身穿短裤，腰围湖色缎战裙，足穿芒履。一个剑眉星眼，英姿韶秀；一个灵秀异常，精悍现于眉宇。俱就原形放大，只多了一身仙风道气。本来相貌英俊，加上这身装束一陪衬，直和想象中的天府金童相似。好生欢喜，直向杨瑾称谢。叶缤也是赞不绝口。杨瑾便问：“比仙都二女如何？”叶缤笑道：“这个难说。二女乃是孪生，我自出世以来，就没见过这样生具仙骨仙根，美秀灵慧的少女，异日一见自知。除这二女外，只见到这两小人，所以赞美。听说峨眉颇有几位年轻的道友，不知如何？前见三英中的余英男，根骨自是上品，如论容貌，似尚稍逊。即便能有比她还强的，要像二女的天真可爱，却恐未必呢。”

杨、凌二人闻言，好生惊异，便都记在心里。随把大师手谕所示此行机宜和神鸟、二小安排，商谈了一阵。然后唤进二小，传授法宝，撤禁出洞。

去到前殿一看，芬陀大师尚未归来，只剩那只恶骨已化的独角神鸟守在殿里。此鸟本已通灵，自经大师连日佛法度化，业已悟彻前因。因不复仇视，知道杨瑾是它主人，见面便即长鸣示意，甚是亲昵。只有周身仍被牟尼珠所化金光彩虹围绕未退，似耐不住法宝威力克制，以前凶焰尽敛。杨瑾过去一抚弄它，便现乞怜之色。杨瑾笑道：“我师父因你夙孽太重，意欲挽回他年劫数，本定为你代去恶骨之后，再用十日苦功，玉汝于成。不料你孽重难挽，适有要事出门，不能如愿。欲借此宝之力，助你脱难，但我佛门至宝，外人初授，万难佩用。你无此宝防身，眼前一场大劫便躲不过。为此使你暂受磨炼，再有两三日，便能以你自身元丹与此宝相合运用。恐你恶骨未化，野性犹存，难于忍受，一有反复，不堪造就。因此不曾明说，却早留有手谕，

看你福缘如何。今我见你果能心念纯一，不生恶念，实堪嘉许。现时忍受，关系目前大劫与他年成败。话已说明，难道还不明白么？”神鸪闻言，好似省悟，又欢鸣了几声。大小六人，便在殿中落座。

又守候了几天，神鸪忽由金虹中脱身飞出。杨瑾知它到了火候，便照大师手示，命它吐出元丹。一面指挥金虹，教以临敌运用之法。次早两童一鸪，俱都训练纯熟。云凤嫌二小名字不雅，沙沙赐名沙余，咪咪赐名米余。二名均系“二小人”三字合成，以示出身倏倏，不敢忘本；兼寓二人合力同心，共修善业，是二实一，是一实二，不可分拆之意。杨瑾本想多训练两日再走，叶、凌二女心切观光，俱欲早往。略为商量，便将贺礼带好，连同神鸪一齐上路。

飞行迅速，不消多时，便抵峨眉后山。那二十六天梯在凝碧仙府的东南，只杨瑾一人前生去过，还是因事绕行，依稀记得，知道不是往仙府的正路。嵩山二老既令在此设伏，必有原因。算计快到，便把遁光降落。正在查看沿途地形，忽见右侧相去里许，有一簇淡烟飞扬。如换旁人，早已疏忽过去。杨瑾因见当日天气格外晴明，那烟摇曳空中，看去稀疏，烟中景物却被罩住，什么也看不见，只管随风飘荡，并不扬去。又记得那二十六天梯是座突起岭背的高崖，三面削立，独偏西一面散列着二十六处天然磴道，可以盘旋曲折上升崖顶，崖势孤突，极易辨识。可是就在近侧一带，竟未寻到，心中奇怪。

运用慧目细一查看，那烟果是人为。同时叶缤也已看出，对杨、凌二人道：“那旁烟雾，分明是异教中散睛迷踪藏形之法。能做到似烟非烟的轻灵地步，必非寻常人物。开府盛会在即，峨眉诸位长老怎会容他在此卖弄玄虚？我们既然路过发现，何不上前查明来路，少效微劳，将它除去，免在仙府左近惹眼？”杨瑾略一沉吟，忽然省悟道：“我想起来了，那有烟的所在，正是二十六天梯那座危崖。姊姊请再细看，此烟虽是旁门法术，但是正而不邪。闻得峨眉门下尽多出身异派之士，也许奉命来此有甚布置，也未可知。否则此崖原为应付妖鬼徐完之地，怎会容异派中人在此逗留作怪？我们近前一问，自知就里。如真是个异派妖邪，以我们三人之力，除他也非难事。”

说罢，各将遁光一偏，连人带神鸪，往那有烟之处飞去。忽见烟中飞射出几道光华，从对面迎来。三人一看，知是峨眉门下，忙把遁光降落相待。来人也自飞落，互相引见。

叙礼之后，见来者共是五人，除余英男曾在元江见过外，下余一是三英中的李英琼，一是元元大师弟子红娘子余莹姑，一是墨凤凰申若兰，一是女神婴易静。同奉师命，率了齐霞儿的弟子米明娘，李英琼的弟子米鼐、刘遇安来此修建茅棚，为古神鸪和沙、咪二小藏伏之所。并在二十六天梯下面乌龙岭脊上，分五方八面设下禁制，以备诛戮徐完带来的三千妖魂。申若兰在红花姥姥门下多年，深知各异派妖邪虚实禁忌。知道徐完所经之处，一切凶魂厉魄无不俯首皈依。与仇敌交手，事前常命门下妖鬼四出窥探，来去飘忽，瞬息千里，防不胜防。五人又各有职守，只米氏兄妹、刘遇安和新来的二小人主持阵法。当此强敌，惟恐行法时走漏机密，吃附近游魂厉魄和来的妖鬼看破机密，预向徐完禀告，出甚差错，特施此法，将那一带地方掩蔽。遥见众人飞过，正值布置停妥，只刘、米兄妹三人还在演习，英男、莹姑又认出来人有叶、杨二人在内，知与抵御妖鬼有关，忙同迎来。匆匆说罢前事，便由易静领路，指说妖鬼来的途径与应付机宜，往烟中步行走去。双方多半

初见，均互致倾慕。

一会行近，易静、申若兰各自行法，将手一指，杨、叶、凌诸人便由岭脊上移向淡烟之中。叶缤这才看出里面还设有一层禁制，如非易静用缩地移形之法进去，自己和杨瑾虽然不怕，云凤等不知误入，便吃不住，外人更是休想闯进。再一细看，这五人个个仙根深厚，尤以二英、易静为最。峨眉弟子才见数人，已是如此，无怪门户光大，冠盖群伦了。刘、米兄妹见三个到来，知是尊长，慌忙一齐拜倒，又与沙、咪、健儿分别叙礼。英琼、若兰都是天真烂漫，稚气未除，一个见了健儿小得希罕，一个见了古神鸠形态比起神雕钢羽还要威猛得多，俱都赞赏不绝。

杨瑾视察一遍，问知嵩山二老另外还有安排，埋伏的人虽都是峨眉最小一辈人物，料无疏失。便将沙余、米余二人连同神鸠留在当地，令随刘、米兄妹息止，不许躁妄擅专。少时迷烟一撤，只那茅棚有二老灵符隐蔽，四外禁制，不到发动，看不出来，仍是原来地形。须在茅棚以内守候，不可走出离棚一丈以外，免被妖鬼看破。嘱咐之后，李、易等五人也须回山复命，便陪了杨、叶、凌三人，带了健儿同往凝碧仙府飞去。

到了后洞飞雷径外落下，对面髯仙的飞雷洞，已被史南溪等华山派妖人上次攻打峨眉时，用妖火震毁。自从妙一真人夫妇回山，知道各派群仙好些都要先期赶来，特地行法，驱遣丁甲，将飞雷故址残破山石全数移去，削出一片平崖，建了一座广大亭子。每日命众弟子分别在亭内洞口两处轮流守候，延接仙宾，并防妖邪乘隙闯入。众人到时，正该金蝉、石生二人值班延宾，石奇、施林把守洞口。一见众人飞落，金蝉、石生都爱健儿，抢着引路延客。李英琼笑道：“原是客人新来，才命你们分出一人接引，现有我和诸位师姊妹陪客，还要你们何用？你两个不是因为我说那姓谢的孛生姊妹要来，怕有妖人随后追赶，特地向大师姊讨令，情愿在此守望，为她打接应吗？等才半日，怎又想离开了？”金蝉道：“我真上你的当了。只说那两个姑娘小小年纪，竟有这么大本领胆子，敢和轩辕老怪为敌，惟恐万一被人追到此地，她义父未来，吃了亏，特意把众同门新传的七修剑和文姊的天遁镜都借了来，准备给来的妖人一个下马威，试试七修剑的威力。哪知等了大半日，连和石弟在空中眺望好几次，只把客人接到了几位，妖人和那双胞胎姑娘不见一点影子。还不如在里面和诸位师兄师妹说笑有趣呢。”英琼抢口答道：“小师兄，亏你还说人家小。照爹爹说起来，人家生相看去年小，真论年纪，且比你大得多呢。拿妖人试新传的法宝，这是多好买卖，我谁都没有说，只告诉玉清大师，被你听去，总共等了半日，就埋怨人。还是修道的呢，一点耐性都没有。”

叶缤本随杨、凌、易、余诸人要走，一听二人斗口，心中一动，忙把众人止住，在旁静听。英琼偶一回望，见来客尚在守候，云凤尚可，杨瑾与峨眉两世至交也还勉强，叶缤是外客新来，当着人家争执，自觉失礼，不禁羞了个满面通红，赌气对金蝉道：“我请易姊姊代为复命，你们都走，由我自和英男妹子接班轮值好了。”金蝉未及回言，叶缤见英琼不往下说，接口问道：“琼妹说那姓谢的孛生双女，何处相识？如何知她与轩辕老怪为敌？还到此地？能见告么？”杨瑾也听出英琼所说，好似叶缤至友谢山昔年恩养的仙都二女谢瓔、谢琳，便请众人各就亭内玉墩上落座道：“叶姊姊不是外人，此来专为观光，并无甚事，迟见教祖无妨。就是那谢家二女，却与她有渊源。琼妹请说此事经过，如真为妖人所迫，我们也好早为接应，免有疏失。”

英琼便把前事告知。叶缤闻言，才放了心。

原来英琼和周轻云、女神婴易静三人，自从追赶妖妇，误伤红发老祖门下，惹出乱子。逃到中途，又遇李宁父女重逢，带往依还岭绝顶幻波池底，仗着李宁佛法相助，深入圣姑寝宫，得了许多法宝。神雕佛奴也仗佛力救助，脱胎换骨，转了一劫，换上一身白毛。由李宁率领四人一雕，正往峨眉飞行之际，忽见两道红光簇拥着两个白衣幼女，由南而北，往斜刺里山谷中飞落下去，容貌不及看真，身材甚是美秀。四人飞行甚高，又在后面，无甚破空声息，两女飞行特急，其去如电，一点也未觉察。英琼见二女身材幼小，至多十二三岁，却有这么深法力，剑光又是正而不邪。知道各正派中剑光，除却本门金蝉的霹雳双剑一红一紫，还有凝碧仙府新出世的七修剑中，有一口是火红色外，似这样宛如朱虹的飞剑，却未听说过，首先觉着奇怪。想跟踪下去，看个仔细，强要乃父停住，一同降落。李宁只把遁光停住，笑道：“我已不喜种因，我儿怎如此喜事？”英琼笑道：“不是女儿多事，只为常听师长、师兄姊们说，如今正邪两派都在物色门人，有许多人都被异教网罗，入了歧途，造孽无穷。我们如能度到一个好资质的新同门，免被妖人物色了去，便无异多积好些善功。那两个女孩比女儿还小，有此本领，根骨必然甚厚。这点年纪，师长决不会在妖邪横行之时，放她们轻易出游，那去的所在又不似个修道人寄居之所。听说近来散仙修士为避四九天劫，故意兵解者颇多。万一此二女师长新逝，妄自下山，或是一时无知，大胆出游，遇见妖人强迫收去，岂不可惜可怜？好在离开府还有些日，也不急这片时耽搁，先看明了她们的路数，相机行事。果如女儿所料，由爹爹援引，度入本门，岂非佳事？”

易静也觉二女形迹奇突，说：“这种红光飞剑，只有一位前辈散仙运用，但只听说，没有见过。尤其此人得道多年，绝无娶妻生女之事，连男弟子都不肯收，何况女孩？”相助英琼，在旁怂恿。李宁笑道：“既你二人一定要去，我和轻云在前面山头相候也可。”

不过现在异人甚多，极乐真人便是幼童形象，就你易姊姊也是生来矮小，宛如女婴，但功行法力，哪样不是极深造诣？切不可相貌长幼定人高低。此去先莫露面，只由易姊姊用隐形之法暗中窥伺。等你俩走后，我往前面山头入定，默查前因，自知就里。她那飞行虽快，自问还能追上，等你二人回来，我自自有区处。如有师长便罢，否则，决不肯令其陷入旁门便了。轻云随我护法，你们去吧。”

李、易二人大喜，忙即隐形，尾追下去。落地一看，那地方乃是一条广长山谷。当中一段最宽，林木也最多，内有十几株素不经见的奇树。那树下半干粗皮厚，苍鳞如铁，高约三丈。上半不生旁枝，却生着数十百片长达丈余的翠叶，纹理形态俱与芭蕉无二，只是宽大得多。叶丛中心有一独茎挺生，色如黄金。茎顶上开着一朵海碗大的红花，莲瓣重叠，色甚鲜艳。围着花底，生着一圈长圆六棱，与茎同色的拳大果子。易静认得此树名为佛棕，又名陀罗蕉。此树冬夏常青。每十三年结实一次，虽不似朱果、萍实之类仙果灵效，却是色香味三绝，服了也可长生。只是此树秉磁铁精气而生，除铜椰岛有百十株外，只南海大浮山有一落星原，因是陨星所化，所产独盛，不知怎会在此生长？

正寻思间，前见二女忽由林内走出，红光已经敛去，各人手上拿着十多枚佛棕果，一同跳跃而来。内中一个，从身畔取出一条薄如蝉翼的小网兜，向空一掷，立时乌云缭绕，展布开来，约有丈许大小，撑空悬在路侧大杉树

上。然后喜孜孜走到佛棕林中，飞升树抄翠叶之上，拣那成熟肥大的果实往网中投去。互相往来纵跃，于红花碧叶之上，宛如蜂蝶穿花，轻灵已极。英琼、易静见二女年只十二三岁光景，俱生得粉装玉琢，美秀绝伦。各穿一身极淡雅的古仙童装束。罗裳霞佩与冰肌玉骨交相映衬，宝焕珠辉，清丽绝尘。最奇怪的是，二女不但装束一样，宛如本是一人化身为二，尤妙在每人脸上各有一个酒涡，神情举止又极天真，满面俱是喜容。稍一说笑，颊上浅涡便嫣然呈露，使人见了加倍爱怜。不禁又惊又爱，看得呆了。

英琼更是觉得自出生以来，也没有见到过这等美妙少女。同门师姊妹虽有好几位极美的，但都不是这么小年纪，多少总带一点成人气味，以彼例此，微嫌英芒外露。尽管一样明珠美玉，光彩照人，总不如这两少女于极美丽中，带着几分憨气。一见便恨不得常与相聚，尽量爱怜，才对心思，越看越喜欢，几欲想要现身相见。易静毕竟见多识广。

上来也和英琼一样，诧为仅见，怜爱非常。再定睛仔细一看，二女举止纵跳虽极天真，但那一身仙根道气，决非十二三岁少女所能到此，如说是已修成散仙的元婴，神情体态又都不似，与峨眉诸新进弟子和自己的道路迥乎不同。分明循序修炼，自然修积，并非法宝灵药之助到此地步，少说也有百十年功力，年纪偏又这么轻。如说是天上金仙孕育灵胎，岂非笑话，万无此理。怎么察看，也看不出个就里，断定有大来头。想起来时李宁叮嘱，恐英琼喜极忘形，冒失出去，说错了话，遭人耻笑，再三拦住。仗着隐形神妙，在侧窥伺。

二女一会便将成熟的果子摘完，投入网中。又把秀发披散，禹步行法，手掐灵诀，绕树三匝，手向树根连指，树顶花心一缕青烟冒过，那些生果立即成熟。二女一一采下，投入网中。见树上已空，手扬处，网兜飞下。那果共约百枚，每枚长有四寸，粗约二寸。

本是一大堆，及到网中取下，看去不过拳头大小。二女看了看，由一个将网兜系向腰间的绢带之上，同声笑道：“主人必当我们由大浮山犯险得来。一送礼便是客，不愁门上人不放我们进去了。”语终人起，手扬处，便是两道朱虹破空飞去。

英琼不舍要追，易静道：“此树离却本土不生，必是二女所种无疑，幸喜没有冒昧摘取。这孪生女子休要看她们年幼，实年当在百岁左右。我也不少知闻，竟没听说有此二女。此事大奇，且等见过伯父再说，免被外人见笑。”说罢，同了英琼正要起身，前面金光一闪，李宁已率轻云降落。不等问，便先笑道：“你们可探出二女来历么？”易静说了前事。李宁道：“难怪贤侄女不知底细。我适才静中参算，此二女乃是一母双生，因遭母难，受一姓谢的散仙恩养，修炼已逾百年。谢道友向不收徒，况系女子。一向由她们在浙江缙云县仙都中虔修，终年白云封洞，四外都有禁制，又不向人提说，所以知此事的只三数人。这次乃是背了恩父，私用法宝裂开石山，闯出禁地，欲往峨眉观光。

无如修炼虽然年久，外面山川途向全都不晓，性又清高，不喜向俗流询问。自恃飞行迅速，以为峨眉是在西方，径往西行。此地名为灵树谷。崆峒老怪轩辕法王第四门人毒手摩什，知道谷底藏有无限磁铁，特由大浮山抢夺了十三株佛棕移值于此，每十三年采果一次。平时本有禁制，今早妖徒来此查看，见果要在明日中午始能全熟，知道此谷偏僻，景物不佳，一向无人经过，那禁法行使极为烦难，以为不致出事，一时偷懒，并想抽空往大城镇

中寻乐，径自抛下走去。不料被二女无心走来闯见，知是珍品，先采几个吃了。

走出不远，忽想起忘备礼物，正好现成，又返回来给它全数摘走。妖人原为老怪喜食此果，千方百计抢夺了来，以讨老妖欢心。本来看得极重，被人偷去，怎肯甘休？此果离树愈久，香气越浓，老远便可闻到。妖巢在大咎山绝顶，高出云表，金碧辉煌，穷极壮丽。二女初次出门，眼力不高，山又正当她们西行去路，胆子更大。望见宫阙巍峨，必疑是峨眉仙山楼阁，上前询问。这等美质，便无故遇上妖人也不肯放松，何况又盗了他的珍果。香气一透，又不知隐藏，如何还容她们脱身？照我推算，此时想已与妖徒们对面了。”

英琼不等说完，便失声“哎呀”道：“这怎么得了！好爹爹，我们快救她们一救吧。”易静虽知轩辕老妖为方今各异派妖邪中第一等厉害人物，便是他的手下五个恶徒，也各炼有一身极恶毒的妖法，非同小可，入耳未免心惊。及见李宁神色从容，知他不会坐视，不是二女道法高强，能够脱身，便是别有救星。见英琼满脸惶急，轻云也跟着力请：“伯父快去救援。”正想开口说：“伯父佛法高深，早已前知，二女必可无害。”李宁已笑对英琼道：“我儿总是性急，好插嘴。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虽然不喜种因多事，却照我法随缘行事，既然遇上，便是缘数，焉有漠视之理？不过我以汉代高僧，一念之差，轮回七世，全仗恩师超度，今生垂老，始完尘孽，得返本原。已在师前发下宏愿，从此不开杀戒，专心度世，以修善业。但二女所遇妖徒均是极恶穷凶，使我佛慈悲，也须任其化为虫沙，始能度化。我既不开杀戒，正好由二女先去除掉几个，等到二女快要受陷，再去救援，岂非一举两得？”

英琼仍不放心道：“谢家二女人小力微，怎是妖人对手？又有杀徒之仇。万一我们去晚一步，就不送命，受一点苦，也叫人心痛，何况还危险呢。爹爹不开杀戒也好，我们早点赶去，隐在旁边，连女儿和二位姊姊也不动手。专等她两个杀完妖徒，快要被困时，救走多好，还是快快走吧。”李宁笑道：“我不杀人，却等二女杀了人之后再杀，已算是启了杀机，再要目睹其事，成何道理？我佛家心光遁法，快慢由心。你就磨着我先走，到彼也恰是时候，不会在先，何必忙呢？”英琼央告道：“女儿实爱极她两个，担心极了，连叫她们受个虚惊都舍不得。情愿爹爹快慢由心，按时到场，莫要错过便好，总比在这无趣的山谷里呆等放心些。女儿先只见她们照直飞起，飞得极高，晃眼不见。

如看出方向，知道那山所在，已和易姊姊先追去了。”李宁道：“你三人先走也好，神雕佛奴可留在此。由此往西北过去百余里，望见山中宫阙，便是妖巢。妖人厉害，寻常正派道友都不愿由他山前经过，以免生事。你们虽然无妨，也须小心。”

英琼一听路隔这么近，越发心急，如非周、易二人静听李宁吩咐，不等说完，已自先走。当下李、易、周三人一声招呼，便同往前飞去。飞不一会，遥望前面高山矗立，高出云外。当中顶上现出一所宫阙，果然光霞灿烂。妙在看不出一点邪气，如非事前知底，谁见了也必当是正派中仙人第宅。易静连用慧目一看，二女红光正在云烟缭绕的殿外广场之上，和两道乌光、一条绿气驰逐争斗。随见一蓬花雨由红光中飞射出来，两道乌光立时了帐消灭。紧跟着耳听龙吟之声，宫门内倏地飞出千万朵乌金云团，各自旋转如飞，由小而大，旋起无数漩涡，由高空飞起，晃眼连成一个其大无匹的天网，向红

幕光中罩去。知是妖人所炼最厉害的邪法金乌障。二女红光已落罗网，危机瞬息。忙喝：“周、李二位妹妹，速将双剑合壁，随我同上。”

说时迟，那时快，三人剑遁迅速，当发觉时，已经飞近山头。到了金乌色云光边际，刚刚会合深入，一眼瞥见地上倒着三堆血肉，二女红光被两条绿气双双绊住，天幕虽未绝情下落，一经罩定，便如影附形，万难脱身。易静明知危险，一则恃有紫郢、青索双剑合壁，又自有七宝防身，更有李宁大援在后，三人救人心切，便闯了进去。只见殿台阶上站定一个形态丑恶、面如锅底、穿得非僧非道的矮胖妖人，正在手指妖云，恫吓二女降服，免得云光一合，化为脓血。忽见三道剑光由外闯进，知道内中双剑来历，又惊又怒，忙把右手一扬，五指上各射出一道极强烈的乌光，随着手指动处，朝三人射去。

哪知谢家二女机警非常，一见乌金云幕飞起，身被罩住，妖人再一通名，早知厉害。乘着妖人恫吓喝降之际，表面装作被绿气绊住，暗中各将一件极厉害的法宝取到手内，故任绿气缠绕摇曳，与殿阶相近，猛地运用玄功，两道红光忽然暴胀。绿气骤不及防，立被震散。同时扬手，每人五道五色星光，照准妖人打去，紧跟着收回法宝。两道红光并为一条，由光中发出一片霹雳之声，两头射出万点雷火，星驰电掣，往云幕外飞去。妖人因后来三人飞剑厉害，只顾先下手为强，做梦也没想到前来二人诈败诱敌。那五色光华捷如雷电，相隔只有数尺，心神又为易、周、李三人所分，瞥见敌人宝光飞到，情知不妙，忙即遁开，已是无及，肩头和胸前各中了一下重的。愤急之下，忙运玄功，伸手去抓，敌人比他更快，这一来又慢了一些，竟被用法宝护身，冲出圈外遁去。易静一见二女打伤妖人，逃出险地，乘机又发了三粒灭魔弹月弩。一任妖人玄功变化，依然措手不及，又中了一下重的。妖人心也真狠，两起同是仇敌，故将后来的舍去，朝二人狞笑一声，双手朝空连指，脚顿处，连身隐去，天空云幕便急逾奔马，朝二女身后追去。

易、周、李三人正等上前拦阻，忽听李宁在耳边低喝：“往右方速退，候我同行。”三人忙即依言行事，晃眼工夫，头上妖云已离开宫前上空，到了前面天边。那两条绿气不知为何，竟未同追，各往宫门内遁去。妖人这等神速，李宁好似才到，不知能否解围？正代二女发急，想要随后追去，身已被佛光托住，却不见李宁人影。微觉眼前一花，再看已在妖宫百里以外高峰之上。李宁合掌正立面前，佛奴飞停空中，似在护法。晃眼二女红光星驰而过，紧跟着后面妖人的金乌色光云圈已铺天盖地而来，眼看首尾相衔，快要追上。忽见李宁一面口中念了几句，右手朝二女去路一扬，同时左手朝前一指。倏地眼前奇亮，万重光霞自天直降，化为一片光墙，将妖人光云拦住。精光万丈，霞彩千寻，立时大地山河全成金色，大放光明，一股旃檀香味弥漫天空。妖人光云来得快，去得又急，未等接触，便风卷残云一般收退回去。这类妖法，只要被光云罩上，便无幸理。二女仗着机警神速和法宝威力，虽乘妖光未合之际冲逃出去，一会仍被追上，非此一来，定遭毒手。

易静见佛法威力竟如此不可思议，好生惊服。正欲询问，李宁道：“谢氏二女虽脱毒手，但是今日她们连伤了三个妖徒，妖人也为她们法宝所伤，必不甘休。妖人乃左道中有名人物，受伤乃是一时疏忽所致，伤并不重。适才因我放起旃檀佛光，误以为白眉恩师驾到，当时虽然惊走，恨定不消。因恐恩师作梗，必往西崆峒老怪那里，私用老怪万里传真环中缩影之法，查看仇敌下落。二女此时即往峨眉，也还不会被赶上。妖人因老怪近知大劫将

临，必不肯与峨眉开衅，单凭自己，又非峨眉派对手，许多顾忌。只要二女一进凝碧仙府，便可无事。偏生二女匆忙中又把方向走错，耽误了些时候，恰被妖人查出行踪，赶来寻仇。妖遁迅速异常，终久仍被迫上，只不妨事罢了。”

说完，英琼失惊道：“妖人如此厉害，除非爹爹相助，哪有不妨事之理？反正同路，爹爹佛光迅速，何不把她们追上，带往峨眉，见着诸位师长，共商除妖之策，免她们又受惊吓多好。”李宁道：“你们哪知此中因果。二女修炼已逾百年，根骨缘福均极深厚，此次出山，正是因祸得福，将来成就之机。前途正有一个与她们父女极有渊源之人相待，而这位道友，差不多与谢道友同时出家，不过她乃佛门弟子，早已成道多年。最难得的是她道法十分高强，自修行起，便没开过一次杀戒，遇上恶人，全以坚忍毅力感度。如今愿功皆完，住在峨眉西北小寒山山麓一座自搭的茅棚之中，闭关潜修，业已五十三年，不曾出庵一步。静等完了初出家心愿，便即飞升。二女便是她所完心愿之一，那地方上有万年不消的冰雪，下面山穷水恶，亘古仙凡不到，她又一向随缘，永不强求，如非二女把途向走错，怎得相遇？二女此行获福无穷，并且妖人追上时，二女业已飞到峨眉，你同门师兄姊有好些人俱在洞外轮值，惧他何来？本是转祸为福之事，关系重大，我们爱之实以害之。如若真有危难，适才我已将她们留住，带了同行，不放走了。”

英琼等方始默然，仍由李宁用遁法飞行，片刻便到峨眉。进了仙府，拜见妙一真人夫妇和诸长老之后，英琼将幻波他所得法宝、册子一齐献上，妙一夫人见她道行精进，甚是嘉勉，随对易静道：“我日前曾见令师，你的来意，我已尽知。适才已经礼拜过了，且等开府那日，随新进诸同门，重行拜师大典，再定班次吧。”易静造就本深，见多识广，目睹仙府盛况，气象万千，师长多有无边法力，众男女同门无一不是仙根仙骨，福缘深厚，暗中好生欣幸。本意想等师父到来作主，听妙一夫人这样一说，看出期爱颇深，越发感慰，当即拜谢，改了称谓。

英琼终不放心谢家二女，只因老父久违，不舍为此久离。见洞口轮值迎宾的是石奇、施林、孙南、尉迟火四人，觉这四人本领不是妖人对手。又见众师长与父亲正在问询白眉禅师近况，又命众弟子随意别室相聚，无须随侍。想寻一道行高的长辈商量，便退出来，正遇玉清大师。知她智深道高，料敌如神，拉向一旁，告以前事。玉清大师笑道：“是谢家二女么？我前听师父说起，真可爱极了。如论追她那妖人，众同门除了三英二云各有仙剑异宝护身，不致为他所伤，余者均恐难敌。只有本门七修剑合璧是他克星。

最好是福泽深厚，永无凶险的一二同门，将七修剑带在身旁，必能将他逐走。”英琼道：“那七修剑，自从庄师兄来，已经齐全。但听大师姊说，内中还有好些妙用尚未传授，佩带的人仅凭本门心法练习。不知一人独用，能发挥不？”玉清大师笑道：“你来晚了，掌教师尊日前已将此剑用法口诀一齐传授，只你和轻云不曾在场。灵云的一口天啸剑改给了金蝉。但那用法一样，一传便会，极为容易，你只把人找到就行。”

正说之间，金蝉、石生恰巧走来。英琼知他最为相宜，头一口天啸剑又在他手。闻言故作寻思，委决不下。玉清大师也只微笑不言。金蝉、石生自从紫云宫大开杀戒，好似得了甜头。新近又得了口七修主剑，早恨不能找个妖人试手。忍不住插口道：“你们要是没人，我去如何？再令石师弟帮我，他也是有个福的。”英琼笑道：“这一说，小师兄更是有福的人了。但你私自

出洞行吗？这轮值的事，归大师姊和秦师姊调度，不知改了没有？如若未改，你便向她们讨令，前往仁云亭，代人轮值。听家父说，二女到洞前才被妖人追上，无须远去，只须多留心，以防措手不及好了。”金蝉喜诺。英琼随把自佩的一口阳魄剑先交金蝉。

正谈论间，在室中轮值的徐祥鹅忽传师令，令英琼、易静、申若兰、余英男、余莹姑进去。五人入内，妙一真人说：“妖鬼徐完行即来犯，必须预先布置。你五人可领我符柬，前往二十六天梯，搭一茅棚，以备古神鸠栖息之用；一面照柬施为，暗设禁制。

妖鬼机智绝伦，来去如电，党羽极多，休要泄露机密。此外，朱师伯还另有安排。可将英琼新收二弟子和米明娘带去。佛奴、袁星无庸同往。事完，即留三小弟子在棚内和新来沙、咪二小伏伺，你五人可同回洞。我和诸位道友谈到明早，便须闭关开读师祖洞壁所藏法偷，在内祭炼，须待庚辰日午正，五府同时开辟，方能出洞。在此期间，各方仙宾早到者甚多，我已另派有人接待。但来人中尚有些不速之客，竟欲尝试暗中作祟。由今夜起，便须指示一切机宜。除值班诸弟子外，俱应守候在外应召，不可远离。”英琼等领命自去。

金蝉寻到齐灵云，一说值班之事，竟然应允。又把轻云的水母剑、紫玲的金鬣剑、朱文的赤苏剑、若兰的青灵剑、庄易的玄龟剑一一要来，连同英琼的阳魄及自有天啸，共是龙、蟾、龟、兔、蜈蚣、鸡、蛇七口。临出洞时，又把朱文的天遁镜、司徒平的乌龙剪借来，与石生二人分带身上，一同到洞口仁云亭守候。满拟妖人不久追到，哪知越等越没影子。眼看各地仙山胜域的长幼两辈同道和一切散仙修士相次飞来，却多不认识。

因英琼未回，先还恐离开，错过误事，全由石、施二人引导仙人入内。后见久无消息，想起洞中嘉宾云集，不知要听到多少新奇事物，不由心动，想等英琼等回来，入内看上一会。所以一见有客，便和石生争着引路。二人至交，一半也是有心说笑。吃英琼用话一将，也就作罢。恰被叶缤听去，暗忖：“昔年问谢山如何不令二女出山历练，曾听极乐真人说，二女另有机缘，不是玄门弟子，成就极佳，尤妙是到处逢凶化吉。李宁乃白眉禅师高弟，夙世因缘，佛法高深，诸事前知。既已救过二女一次，仍令她们受妖人追迫，必有深意存焉。妖人追到时，二女已在峨眉仙府门前，决无吃亏之理。何况还有人在此接应，所持法宝又是峨眉至宝。”越想越放心。听完只向金、石二人谢托了两句，说二女乃至友义女，诸劳相助，容当后谢，便自起立欲行。

云凤爱屋及乌，相劝杨、叶二人暂缓入内，且等二女到来，除去妖人之后，一同进见。杨瑾笑道：“你多虑了。这二位道友俱是峨眉之秀，又持有仙府奇珍，区区妖人，何足为虑？你原为专诚拜师而来，虽然崔五姑尚还未到，岂可未见师长，便在洞外与人交手？齐真人闭关在即，现正忙碌。叶姊姊远方生客，初次登门，终以先见主人为宜。”说罢，仍由英琼等五人引进。金、石二人俱都好胜，见杨、叶二人一称赞，心中高兴。

好在客已有人引导，便各息了前念，自在亭中等候。不提。

光阴易过。一直守到子夜，休说妖人和谢家二女，连客也接不到一个。计算该是师长指示机宜的时候，也不见命人来唤进去。石奇、施林已由秦紫玲和廉红药来代值。问知妙一真人、玄真子、鬍仙李元化各位师长，连同一些与本门有深交的前辈仙宾，还有金钟岛主，已早在中洞升座。除三英、二云和齐霞儿、林寒、诸葛警我八人侍立外，余人俱在室外候召，挨次召进。

有的面示机宜，有的还附有法宝、灵符、柬帖之类，各有一定职司。秦、廉二女出时，已差不多分配停当，现正奉命出来，将石、施二人接替进去受命，金蝉、石生二人却未提起。听说只等一位老前辈来，商谈之后，诸位仙长便要闭关行法，静俟到日，运用玄功无上法力，裂地翻山，开辟五府等情。

石生听了，还不怎样，金蝉便发起急来。石生笑道：“蝉哥哥，你急什么？听家母和餐霞大师谈说，这次开府，为千古以来神仙未有之盛，大遭异派妖邪嫉恨。各位师长因事关重大，尽管筹计周详，仍是如临如履，众同门各有专责，不许擅自行动一步。你看今夜分配职司，只有限几位师兄姊侍立，得知全局，余人多半单独传见，可见各做各事，不相混淆。事情一有专任，便不能由己心意行动。现时众同门俱已派定，我和蝉哥独未奉使命，旁侍八同门也没听说有什么吩咐。据我看来，诸位师长平日对我们这几人比较期许得深一些，定是别有重任无疑。即或不然，到时有好些左道旁门乘机作祟，我们如有职司，便不能随意敌斗。可见师长自有安排。况且干看着妖邪惹厌，也是有气；何如这样，无拘无束，遇上可以出手的机会，便拿他试试新的法宝、飞剑，岂不是好？”

正说之间，忽听东南遥天际有极轻微的破空之声传来，行甚迅速。二人知有仙长到来，忙即飞身迎上前去。才见遥空金星飞驶，晃眼面前金霞闪处，来人已经现身，乃是一个白发飘萧的老道婆，手里拄着一根铁拐杖，生得慈眉善目，神仪莹朗。只是周身并无光霞云气环绕，好似就这么凌虚飞来神气。同来另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也是御着玄门剑遁飞来，一片精光耀目的金霞刚刚敛去。金蝉虽没有见过，却早听师长说过，知道来人乃方今数一数二的老前辈剑仙江苏大湖西洞庭山妙真观老观主媪姆。同来少女便是她惟一衣钵传人姜雪君，看去年只十二三岁，实则成道已三百年，和极乐童子一样，以道家成形婴儿，游戏人间，师徒二人和长眉师祖俱早相识，近年和诸师长也常往还。

媪姆道法高深，剑术精奇，自成一家。尽管谦和，各论各的交情，诸位师长均以老前辈之礼相待。便此番下帖，也由醉道人亲往西洞庭奉帖延请，甚是尊崇。金蝉不敢怠慢，忙和石生就空中便要礼拜。媪姆师徒已含笑说道：“下去再行礼吧。”话才出口，金、石二人便觉身似有甚大力牵引，随同降落，越发惊佩，重又通名跪拜不迭。

媪姆一面唤起，笑对金蝉道：“你便是齐道友前生的令郎么？仙根仙骨，果然不凡，和你这师弟真称得上是一对金童，可爱极了。令尊二女二子，前均见过，略有薄赠。只你一人初会，连你这师弟石生均极可爱。我也无甚好东西，前在川边青螺峪外清远寺，收了蛮僧九九修罗刀。回山之后，又经你雪君师叔亲加祭炼，用它除去了轩辕老怪门下的一个妖徒。老怪生平无仇不报，所杀是他最心爱的大弟子，自然痛恨，只是无奈我何。

他知我不好相与，恶徒虽擅玄功变化，难逃我手；自己出面，又恐挫了多年威望。自从妖徒和雪君结仇之日起，便说他一向把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主意。怪他徒弟不守师训，其曲在彼，一任妖徒自己应付，不加闻问，以为日后掩饰之地。暗中却命妖徒严防，再赐了他几件厉害法宝。满拟我师徒照例是一击不中，除非再来招惹，决不再击，只要把这一次难关逃脱，便可免死。哪知我师徒除恶，下手虽只一次，从不轻举，谋定后动，决无遗漏。又以妖徒罪恶山积，胜于乃师，决计除他，一直数年没曾举动。最后遇机得了此刀，然后寻上门去。妖徒自恃妖法高明，又擅玄功幻化，身外化身，和

九烈一样，炼就三尸元神，魂魄均可分化，任何厉害的飞剑、法宝俱不能伤。真要觉出不妙，至多舍却一个元神，便可脱难。尤其对我师徒早有防备，只要遇上，动手以前，将元神遁去一个。下余形神纵使全数为我消灭，他不过再寻一副好庐舍，修炼一甲子。无论如何，大劫总可躲过。久候不见动静，竟认为师言太过，渐渐放纵起来。我会潜光蔽影，而老怪万里传真环中缩影之法，又看不出我的行动。又不自隐匿，容容易易，吃我师徒寻上门去，乘他正要奸淫妇女之时，突然出现。一照面，先将混元祖师遗留的太乙五烟罗暗中放起，以防元神逃遁。再用本门至宝和这九九修罗刀，将他形神一齐化尽，去了人间一害。老怪原可算是第一厉害妖人，生平所忌，只芬陀、白眉、极乐和我四五人而已。

如果遇上一个，还能勉强支持。所惧者，四人合力与他为难。近来他对于令尊也有戒心，本不会来此侵犯。因前在小寒山麓遇一昔年禅友，说起老怪劫运将临，明知无限，匿迹不久，忽然倒行逆施。并且他那第四恶徒毒手摩什，因为仙都二女无心由他妖巢路过，居然出言无状，强要收服二女，致使二女大怒，连杀了三个徒党，摩什痛恨切骨，必欲得而甘心，一路追踪到此。你们自不容他猖狂，由此双方成仇，最终还将老怪引出，和你们为难。此刀虽是蛮僧所炼，却能以毒攻毒。尤其经我炼过，按我玄门妙用，化为三套，各为二十六把。一套赐给红药，余两套赠你二人，以为接应二女，并备异日之用好了。”金、石二人闻言大喜，忙又拜谢不迭。

说时，对面洞口轮值的廉红药见恩师降临，早飞身赶进亭内，礼拜之后，侍立在侧。

嫫姆随命姜雪君将修罗刀分赐三人，传以口诀用法。一面笑对红药道：“你师姊和我飞升在即。本门功行难进易成，初步进境极缓。一则你在我门下日浅，难于深造；二则当初救你，本我师徒一时义愤，你资质尚还不够。难得遇到峨眉开府旷世仙缘，为此将你引进齐道友夫妇门下。你日后只要和在西洞庭那样，奋志虔修，异日不特亲仇可报，并还有大成之望。我师徒和你缘分只此，赴会之后，便即回山炼丹。只等还有一事办完，便不在人世了。”红药闻言，想起师恩深重，会短离长，不禁又感激，又伤心，痛哭起来。

姜雪君笑道：“好一个修道人，怎还如此痴法？还不起来，传了飞刀，引导师父进去。”嫫姆道：“此女天性至厚，伤感自是不免。对面洞口立着秦紫玲，太乙五烟罗本她姊妹应得之物，被我借去。此宝甚毒，她妹子煞重，不宜使用，正好还她，可去唤来。”言还未了，金蝉已高叫道：“秦师姊快过来，参见太师伯和姜师叔。”紫玲已听红药说了来客是谁，早想上前拜见。因适在洞中，听师父面谕，各人职司一经派定，决不许擅自离开，人又素来谨慎。见红药已去，只自己一人把守洞口，明知嫫姆师徒近在咫尺，决可无虑，仍是谨遵师言，不敢走开，欲伺进洞时再行参拜。一听嫫姆叫她过去，这才飞过亭来跪拜。嫫姆随将太乙五烟罗取出交与。并说此乃混元祖师故物，因许飞娘、司空湛等五台派中能手均知用法，遇上时恐被夺去，为酬借用之情，另传紫玲一种用法，照此勤习，异日遇上，还可将计就计。

紫玲拜谢领命后，金、石、廉三人飞刀也已传授完毕，可以运用。正拟由红药导入内，忽见对面洞口内飞出两道金光，正是诸葛警我和追云叟的大弟子岳雯双双现身，上前拜见。嫫姆已知来意，笑对姜雪君道：“峨眉诸道友如此谦和礼敬，其何以当？”雪君也笑道：“所以弟子要催请恩师早来呢。”说罢，二人已拜罢起立，躬身禀告道：“诸位师长得知太师伯与师叔

驾到，亟欲亲出恭迎，适值乙师伯自前洞降临，亲交礼物，分身稍迟。特命弟子等先来禀报，家师和诸师长随后就到。”秦、廉二女一听，师长俱要出迎，忙即拜辞，退向洞口侍立。刚刚站定，妙一真人、玄真子等峨眉本门诸长老，便率领好些男女弟子迎将出来，直到亭上，各自礼见之后，将嫫姆师徒迎进洞去。岳雯传示金、石、秦、廉四人小心守候，自随师长回洞。不提。

金蝉、石生正看着新得的法宝，说笑高兴，又见一道青光带着破空之声飞降，来势迅疾，更胜于前。二人定睛一看，来者正是前在莽苍山助众人斩妖尸收剑夺玉的前辈散仙青囊仙子华瑶崧。才一现身，便对二人道：“二位贤侄不必多礼。后面妖人追赶仙都二女，不久即至。如非小寒山佛女孙道友法宝灵符妙用，已被追上，遭了毒手。现时妖人屡伤不退，仇恨越深，必欲生擒二女回山楚毒，连这里也不再顾忌。眼看即至，我暂时还不便露面。适闻人言，嫫姆严师婆由小寒山来此，如已到达，当知二女之危，必有准备。我先见令师去了。”说罢，便往洞口飞去。紫玲、红药忙即施礼，待要分人引入洞，华瑶崧道：“勿庸，妖人即至，你们人多好些。洞中十九知交，当不嫌我冒昧。”说时，正值醉道人听神驼乙休说起与她途中相遇，迎了出来，见面告以二女之事已有安排，一同走了进去。

华瑶崧进洞还没盏茶光景，便听天空异声如潮，接连不断，由东北遥空传来，声势甚盛。秦紫玲一听，便知来了异派妖邪，方喊：“二位师弟留意！”金、石二人早在戒备，声一入耳，便已飞起。金蝉首先运用慧眼，定睛往怪声来路一看，只见云净天高，碧空如洗，月光之下，两道红光似流星过渡一般，直往峨眉飞来。红光后面，一片乌金色的云霞展布甚宽，涛崩潮涌，电也似疾，向红云簇拥上去，看去来势比红光快得多，晃眼首尾相衔，快要追上。不禁“哎呀”一声，刚喊：“石弟快随我上前！”一言未了，猛瞥见红光中发出千万道金星，朝后面乌云中打去。乌云中好似知道厉害，待要退缩，无如双方势子都是迅猛异常，骤出不意，未容逃避，金星已经爆裂，散了半天金雨，前半妖云立被震散，好些随着星光明灭，化为无限缕游丝，袅荡空际，甚是好看。那乌云也真快得出奇，就这么略为退缩，至少已被遁出百里以外。同时那两道红光也似惊弓之鸟，尽管得胜，并不回身追敌，反乘妖云微一顿挫之间，催动遁光，加紧往仁云亭这一面飞来。

金蝉、石生本想上前接应，因近数日来连经大敌，学乖许多，不似以前轻率。又听说妖人太已厉害，迎敌之际，只可以逸待劳，不可远离洞府，加以红光飞落迅速，二人刚要上前，瞬息之间，已是飞近。光中拥着两个美如天仙的孪生幼女，面上微有惊恐之色。迎面遇着金、石二人，只双双含笑，把头一点，便往亭中飞降。二人一则见二幼女相貌如一，身材娇美，难得还有这么大本领，心中钦慕。又知妖人不可轻敌，断他必要追来，意欲向二女略间经过，再行迎敌，便随了一同下落。谁知那妖云去得快，回来得更快，二人足才着地，刚向二女询问姓名来意，猛觉空中一片乌霞闪过。二女忽然摇手，示意噤声。跟着平空落下一个妖人，怒冲冲朝着对面洞口立定，朝着紫玲、红药将手一举，说道：“我乃西崆峒轩辕法王座下第四尊者毒手摩什，与贵派素无嫌怨，本来不想到此惊扰。只因昨夜我教下男女弟子在我大咎山绝顶宫阙外面闲眺，忽有两个贱婢无故上门生事，乘我在宫未出，接连暗算了我三个弟子，等我追出用七煞玄阴天幕将她们困住，不料来了三个贵派女弟子，想系见二贱婢年幼，生了怜悯，也不问我来历姓名，便自出头，致被贱婢乘隙逃去。后来三女想也有点醒悟，不战而退。我念她三人事出无知，

又看她师长与我无甚过节，恕其初犯，不与计较。但二贱婢伤我门人，却是饶她不得。

回宫运用玄功，搜寻踪迹。适才查出她们由小寒山左近往峨眉飞来，追到此地，快要追上，忽被逃脱。此时料已逃入洞内。我知贵派掌教正奉长眉真人遗命开辟洞府，延请各派道友来此观礼，只须略有渊源，或是心存敬仰，均可自请参与。这两个乳臭未干的贱婢，定是师长新死不久，没了管头，仗着师门留传之宝，下山乱闯，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休说各派宗祖，连山川途径都不晓得，与贵派无甚渊源。不知急难中听甚鼠辈指点，欲借贵派盛会，避此一劫。我素重情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遇事最讲情理。

本来我可等到贵派开府之后，再要贱婢狗命。任她们逃到上穷天间，下达地肺，相隔千万里，我只略施小技，便如掌上观纹，网鱼囊鼠，伸手即可擒来处治。一则杀徒之恨难消；二则贱婢甚是狡诈，保不投身贵派门下，以求护庇，那时我再杀她，岂不伤了双方和气，仇怨相寻，彼此不值？本想中途追上，立时诛戮，两不相干，偏生下手略慢。既被逃进洞内，我不能不打个招呼。有烦速进洞去告知令师长们，最好将二贱婢逐出，凭我擒回处治，足感盛情。如因来者是客，不论长幼、来路，均无见逐之理，也望鉴谅微意，略看薄面，只许贱婢观礼，勿令列入门下，以免为此小事，彼此不便。”

毒手摩什正说得起劲，忽听身后娇声骂道：“不识羞的狗妖人！我姊妹只是赴会心急，懒得和你师徒纠缠，当是真怕你么？我姊妹自在小寒山拜访一位前辈仙师，你枉偷老怪传真缩影之法，如非我们故现形迹，引你赶来上当，你做梦也休想看出一点形影。

休说我们来历不知，如今人就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出来，还说什么千里万里，真没羞呢！

知趣的，快滚回去，静候天戮。否则我姊妹就不愿与你一般见识，不想杀你，污我仙剑，你在仙府门前胡闹发狂，这四位哥哥姊姊容忍不得，要你狗命，我却不管。”

妖人闻声回顾，洞口立定二女，正是所追仇人——那两个孪生女孩。才对人发狂，说了大话，仇敌近在咫尺，竟未看见，不由又惊又怒，又急又愧。切齿痛恨之余，决计拼着树下峨眉一处强敌，说什么也要用金刀将仇人生擒回去，报仇雪恨，并炼妖法。因二女中途得一神尼相助，怎么也查算不出底细。自见面起，连受创伤，对面又被瞞过。

再一听这等口气，估量必有大来历，神通广大，法术神奇，弄巧还长于玄功变化，不易擒捉。现在峨眉门口，一发不中，夜长梦多，仇报不成，徒自结怨。便改了初遇时轻视之念，尽管耳听讥嘲，心中愤极，并不还言辱骂，却在暗中运气，等到天罗地网布置周密，再行下手。

仙都二女来此前本已受了高人指教，胸有成竹。一到峨眉，心更早已放定。故作不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休。紫玲、红药先听妖人发话，本要还言，因见对面位云亭忽然连人隐去，跟着平空现出“二位姊姊，不要理他，少时愚姊妹说完了话，将手一举，再请诸位哥哥姊姊相助”一行拳头大小的红字，一闪即灭。金、石二人与二女同在亭内，更是看得逼真。后来仙都二女出面，人既生得玉貌朱颜，比花解语，娇丽无俦。

语声更如出谷春莺，笙簧互奏，怡情娱耳，好听已极。又相貌穿着俱都一样，无独有偶；好似造物故显奇迹，聚汇两间灵秀之气，铸了一个玉雪仙娃，铸成以后，尤嫌不足，就原模子再铸了一个出来。同门少女虽有几个

天仙化人，仍嫌比她俩少了几分憨气，又都少了一个配对的，便没这样可人怜爱。方信李英琼那么眼界高的人，居然爱如奇珍，赞美不绝，实非虚誉。

四人俱对仙都二女爱极，因见妖人满面狞厉之容，眼射凶光，怒目相视，不发一言。

二女却是出语尖俏，使对方难以下台。知道妖人厉害，必有诡谋。一面觉着仙都二女天真有趣，一面惟恐妖人骤下毒手，躲避不及。仙都二女虽然道法高强，看来时慌迫神情，及嫫姆师徒、青囊仙子华瑶崧先后所说的话，到底不可大意。各自暗中戒备，静俟迎敌。

妖人邪法本来发动极快，因仙都二女两次遇上，俱被逃脱，虽以全力出手，多了设施，也只瞬息之间，便即完竣。仙都二女还待往下说时，妖人突将手向空一扬，一片乌金色云光先往空中飞起，一晃天便遮黑。紧接着手向四外连指。一面朝金、石二人厉声大喝道：“我已设下天罗地网，你二人如非贱婢同党，可急速避入亭内。只要不往空中四外飞起，心无敌念，便可无害。等我捉到仇人，立即撤去法宝，决不伤你们一草一木。”一面又喝：“二女上前纳命，免我入亭连累不相干人，受我虚惊。”

言还未了，金、石二人一般心急，见二女手老不举，妖云已经飞出，又向四外乱指，每指一处，便有千百缕极细游丝射出，晃眼无踪，惟恐妖人先发制人，落后吃亏。石生新听米鬻、刘遇安和佛奴、袁星以及新近投到拜在女殃神郑八姑的门下易名袁甦的老猿无事时，在一起互以各地俚俗之言讥笑嘲骂，学会了几句骂人的话，闻言忍不住，先纵身出亭，指着妖人大骂道：“放你娘的春秋屁！哪个要你容让？不管你和二位姊姊有仇无仇，在我仙府门前放肆，便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看我先破你这些乌烟瘴气的鬼门道。”声才出口，手扬处，天遁镜放出百丈金光，先朝妖道手指之处照去。适见妖烟立即由隐而现，成了片片乌云，杂着无数魔鬼影子，惨啸如潮，随着宝光照处，跌跌翻翻，重又化为残烟飞絮，由现而灭。

妖人一见，方自急怒交加，金蝉见石生动手，更不怠慢，喊一声：“大家快上，莫放妖人逃走！”也将七修剑化为七色七样彩光，连同自有霹雳剑，齐朝妖人飞去。仙都二女也各将手一举，跟着红光飞出，身剑合一，待要上前。对面秦紫玲看出妖人厉害，惟恐二女有失，忙喝：“二位道友，远来是客，妖人既敢来此猖狂，自有我们除他，无须动手。”声随人起，弥尘幡一晃，一幢彩云先朝二女飞去。果然妖人一见亭中敌人这等厉害，所用法宝、飞剑无一不是至宝奇珍，才知峨眉门下果是不凡。几个年轻后辈已有如此威力，少时诸位长者得信赶出，更难讨好。眼看仇报不成，弄巧还要丢人现眼在这几个无名小辈手里，并且从此结仇，后患无穷。益发把仙都二女恨如切骨。不愿所炼魔光为宝镜所毁灭，一面放起数十道乌光抵御七修剑，一面运用玄功把未破的魔光收了回来。紧跟着施展本门极恶毒的玄阴神煞，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化为千百朵暗碧色的焰光，直朝二女飞去。恰值紫玲飞到，一见不好，忙把彩云往前一挡，就势将二女拥住。

口喊：“二位道友，暂且观战。”径往洞口一同飞回。

仙都二女原知妖人厉害，怨毒已深。神尼所赐法宝、灵符，俱在途中被追时用完。

身带法宝虽多，决非其敌。只为初次和外人见面，好胜心切，加以沿途惹事，均占上风，未免胆大，不欲袖手示弱。不料妖人竟拼损耗精血，猛下毒手。如非紫玲久经大敌，长于知机，几遭不测。就这样，虽未受伤，那

一簇火焰撞上云幢，全都爆散，宛如千百霹雳同时爆发，砰砰之声，震得山摇地动，崖侧飞瀑俱都倒涌惊飞，弥尘幡连人带云幢也被荡开老远。妖人天空的玄阴神幕也似天倾一般，罩将下来，立时星月无光。如非宝镜、飞剑精光照耀，对面几不相见。这才知道实是不可轻敌，随定紫玲在彩云围绕之中，观战不前。紫玲见金、石二人等法宝、飞剑均在满空飞舞，与妖人相持不下；七修剑又吃妖人所放的乌金色光华绊住，虽然我强彼弱，急切间仍难合壁；天遁镜金光也只能将天空妖云阻住，不能破它。忙喝：“廉师妹，你那修罗神刀还不放起除妖，等待何时？”红药为人本分，身负守洞之责，惟恐妖人乘机侵入，一意谨守戒备，没想到放刀助战。

闻言刚把飞刀放起，金、石二人一个想将七修合壁，偏吃妖光绊住，暂难如愿，心神专注一面；一个是惟恐妖云压下，坏了仙景，手持宝镜，也是全神贯注。闻言齐被提醒，各照嫫姆师徒传授，将三套九九八十一口修罗刀相继飞出手去。

妖人本来还想另施辣手，自恃玄功变化，不等到敌人首脑出来真个不敌时，决不退去。一听修罗刀，想起大师兄五淫尊者便死此刀之下。但是此乃仇人嫫姆师徒所有，怎得在此？如是原物，敌人这七修剑已是克星，虽然功候尚浅，不能完全发挥妙用，也费了不少心力，拼损七股飞叉，才得勉强绊住，不令合壁。如今玄阴神幕被镜光阻住，不能下落伤人。敌势甚强，忙着抵御，还未及另施法术取胜。再要真是此刀飞出，如何能是对手？方疑不是原物，略疏防范，那八十一道火焰金光已分三面夹攻而来。百忙中定睛一看，谁说不是原物？知道此刀是本门中最怕的克星，又经仇人重炼，除却乃师一人而外，任谁遇上，只要被刀光裹住，不死必伤。弄巧还要坏去一个元神和数十年苦炼之功，焉能不怕。料定今日之局万难讨好，把一口钢牙一错，一声怪啸，匆匆收转飞叉，运用玄功变化，打算驾了头上妖云遁走。哪知金蝉始终记住七修合壁的妙用，见飞刀出去，敌人飞叉一收，无了牵绊，立把七道剑光一指，飞身上去，身剑合一，化为一道七色彩虹，连同自己和石生的飞刀，一齐追上前去。妖人一见两般克星俱都赶到，那多年辛苦炼就的玄阴神幕，已被二女用佛门法宝损毁了好些，再被此剑截住绞散，实在可惜。

只得忍痛用化血分身遁法，自断一指，收了妖云，由妖光中借遁逃去。金、石二人正追得急，方恐妖遁神速，追赶不上，忽然妖人身上一片烟光闪过，满身都是血光火焰围绕，恶狠狠回头扑来，还当又有玄虚。自恃七修合壁、宝镜神光威力，石生又将离垢钟取出护身，一同迎上。彩虹金光方往前一合围，猛觉妖云尽退，星月重明，清光大来。耳听下面紫玲高呼：“师弟回来，妖人已逃走了。”对面妖人火焰血光，也被剑光绞散，纷纷下落。跟踪下来，再细一查看，残焰消处，只有几缕极细碎的血肉零丝，知果受伤遁走。由紫玲行法引来瀑布，将洞岩山亭刷洗一遍。然后和二女相见，叙谈以前经过。

原来武夷散仙谢山，自从昔年成道隐居武夷绝顶以后，因是生来性情恬淡，所修道业与别的散仙不同，道力高强，早证长生，练就婴儿。既不须防御寻常道家的天灾魔劫，又没打算超越灵空天界，飞升紫府。只想永为散仙，介于天人二境之间，灵山隐修，自在逍遥，长此终古。本来无庸物色门人，承继道统。又鉴于好友极乐真人李静虚功行早已修到金仙地位，只为收徒不慎，为恶犯戒，累他迟却多年仙业，还受了好些烦恼，所收徒弟，十九人而不秀，内中只一秦渔最好，本可代他积修善功，早完宏愿，偏又为黄山

紫云谷天狐宝相夫人所迷，坏道落劫。真人为完善愿，至今仍在尘海往来，费力操心，不知何时始得圆满。可见人定虽能胜天，但这强求的事，总要经过无限艰难与波折。尤其是中途稍一懈怠，前功尽弃。转不如自己这样逍遥自在，虽然金仙位业难于幸致，毕竟长享仙家清福，不须终日畏惧，惟恐失坠之忧，所以始终没打收徒主意。

他在散仙中交游最少，也和人永无嫌怨。除极乐真人等有限四五好友外，只一女道友叶缤最为交深。叶缤曾经劝他：“修道门人总须有两个。你所居洞府景物清妙，楼阁宏壮，花木繁植，占地甚广，平日又喜邀游十洲三岛，宇内名山。仙人纵然不畏岑寂，既有这等壮丽布置，便须有人看守，服役其间，方能相称。专凭法力驱遣六丁为你服役，不是不可，但是莳花种竹，引瀑牵萝之类，全是仙家山中岁月的清课。一切俱以驱役鬼神得之，虽然是咄嗟可致，无事不举，反而减了许多清趣闲情，有煞风景。何如物色几个好徒弟，于传经学道之余，为你焚香引琴，耕烟锄云，偶出云游，仙府也有人看守照料。岂可因李真人收徒不佳，便自因噎废食？”谢山未成道前，便和叶缤是世交之戚，情分深厚，素来推重，闻言笑道：“我只是一切随缘，不去强求，没为此事打主意罢了。”

真要遇上根骨深厚，福慧双修的少年男女，也无弃而不顾之理。既承雅意，我以后出游，多留点心便了。”叶缤笑道：“此言忒不由衷，仍是当年遇事曲从，不愿拂我心意的故习。想你生性高洁，游踪所及，都是常人足迹不到的仙山灵域，纵有美质，早都各有依归，如何能强收到自己门下？这类多生修积，夙根深厚，或是转劫滴生有仙根的童男女，多在人间产出，你足迹不履尘世，何处物色得到呢？”

谢山当时含笑未答，但两三次劝过，却也动心，觉着所说也实有理。如虑孽徒牵累，尽可看事行事，循序传授，何必固执成见？于是稍稍留意，不时也往人间走动，但美质难求，终未遇上。自忖：“偌大一片仙景，没有两个仙童点缀其间，也是缺点。”本心是想收两个好徒弟与叶缤看，省得说是言不由衷。

这日行经浙江缙云县空中，俯视下面，大雪初霁，遥望仙都群山，玉积银堆，琪树琼枝，遍山都是。一时乘兴飞落，观赏雪景，踏雪往前走去。仙都本是道书中的仙山福地，峰峦灵秀，洞谷幽奇。再被这场大雪一装点，空中下望，不过一片白茫茫，雪景壮阔。这一临近，南方地暖，山中梅花颇多，正在舒萼吐蕊，崖边水际，屡见横斜，凌寒竞艳，时闻妙香。空山寂寂，纤尘不到，更有翠鸟啁啾，灵禽浴雪，五色缤纷，冲寒往来，飞鸣跳跃于花树之间，彩羽花光，交相掩映。越觉得景物美好，清绝人间。只顾盘桓，渐渐走向山的深处，忽见危崖当前，背后松桧干霄，戴雪矗立，凌花照眼，若有胜境。刚要绕过，忽闻一股幽香，沁人心脾。走过一看，乃是一大片平地。地上一片疏林，俱是数十丈高，合抱不交的松杉桧柏之类大树。崖顶一条瀑布，下流成一小溪，上层已然冰冻，下面却是泉声琤琮，响若鸣佩。溪旁不远，独生着一树梅花，色作绯红，看去根节盘错，横枝磅礴，准是数百年以上的古树，宛如袁家高士，独卧空山，孤芳自赏，清标独上。孤零零静植于风雪之中，与对面苍松翠竹互矜高节。花光明艳，幽香蔑郁，端的令人一见心倾，不舍遽去。

正在树前仰望着一树繁花，留连观赏，偶一低头，瞥见树后大雪地里，有一尺许大的包裹。刚要走近去拾，便见包中不住乱动，微闻呀呀之声自内

透出，暗忖：“大雪空山，何来此物？”忙运慧目，定睛往包中透视，里面竟是两个女婴，锦褪绣襦，甚是华美。再看婴儿，不特生得玉雪可爱，美秀绝伦，其根骨稟赋之厚，也从来未见。尤妙的是，一胎双生，从头到脚，俱是一般模样。想是在冰雪中冻久，声已发颤，甚是细微，互相紧贴一起，手足乱动。不禁好生惊奇。因恐人家弃婴，血污未净，随将手一指，放出一股热气，将那锦包护住，先为御寒。然后默运玄功，潜心推算，立即洞彻前因后果，喜慰交集，不暇再看雪景，伸手抱起，便即回走。

婴儿得暖，渐渐哭出声来。谢山边拍边走道：“乖儿莫哭。既与我相遇，此时我尚不能养你，且给你就近找个安身去处，平时仍来看你好了。”婴儿经此抚慰，哭声忽止。

谢山便照适才推算，往相隔数十里的仙都胜地锦春谷赶去。一面寻思：“二女不能带回武夷抚养，尤其在褪襦之中，自己孤身隐修，又是男子，抚养女婴，诸多不便。本山又是她俩安身立命之所，不应离开，难得有这现成的保姆，也真是实在凑巧。只是这位女道友出身旁门，近始改邪归正，来此潜修，不久便该兵解；和自己又是素昧平生，如不许以酬报，未必答应。此外再无适当之人。她偏前孽甚重，为此二女，说不得只好逆数而行了。”

主意打定，便纵遁光飞去，晃眼到达那锦春谷。危崖外覆，仿佛难通。内里却是谷径平坦，泉石独胜，春来满山花树，灿如云锦。谷当中有一高崖，崖腰以上突然上削，现出一片平面，嘉木疏秀，高矗排空，占地约有数十亩。向阳一座极宽大的石洞，洞内隐居着一个麻面道姑，名叫碧城仙子崔芜，便是谢山为二女所寻的人。刚由空中往洞前雪地上飞落，崔芜便走了出来。初出时，因红光一道突然飞落，颇似含有敌意。及朝来人细看了看，忽改笑容问道：“何方道友？有何见教？”谢山便把自己来历渊源告知，欲烦她代为抚养十数年，自己也常来探望。请她视若亲女，传以道法，为她们异日成道之基。冒昧奉托，明知不情，但也与二女夙缘深厚。此外又无人可托。如蒙俯允，必有以报。

崔芜一见来人便是谢山，大为惊异，先时颇有难色。末了把谢山请进洞内，打开包来一看，二女生得一般相貌。首先触目的便是那一双又黑又亮、神光湛然的眸子。再衬上额上浅疏疏一丛秀发，两道细长秀眉和琼鼻红樱，玉雪一般的皮肤。端的是粉滴酥搓，不知天公费了多少心力，捏就这么一对旷世仙娃。别的相貌都同，独独颊上各有一个酒窝，一是在左，一是在右，好似天公恐人分辨不出次序，特地为她们打出来的记号。尤妙是在仙根仙骨，智慧有生俱来，见人丝毫不惊，反而睁着一双乌光的眸子，摇着粉团一般的双手，向人索抱。梨涡呈露，一笑嫣然，越添了好些天真美丽。由不得爱怜已极，立时接抱过去，引逗起来。谢山刚问：“道友，你看此二女可还使人爱怜么？”崔芜忽道：“如此佳儿，我便为她迟转一劫，也所甘心。只是贫道法力浅薄，大劫不远，仇人三年以内必至，不能始终其事，已自愧对，再使二女因在我这里受了仇人侵害，岂非罪过？”谢山笑道：“这个无妨，到日必效微力，助道友避去此劫便了。”

崔芜原因早年误入旁门，走了歧途，后虽改参玄门正宗，无如功夫驳杂不纯，元婴不能出窍，只有兵解，更无他途。偏生对方是生平仇敌，到时稍一不慎，必为所乘。夙仇深重，追寻已久，又无法避免，早晚难逃毒手。转不如就在本洞相候，可以预为防备，就势假手兵解，还有几成指望。每一念及仇人势强，吉凶莫卜，便自忧急。一听谢山肯为出力，知他道法高深，

不特仇人非其对手，还可相助元婴出窍，免受一刀之厄。不由喜出望外，当时拜谢应诺。谢山闻她平日功行也颇深厚，只为旧日朋辈因她弃邪归正，均断了往还，为避未劫，必须期前尸解。自身功夫不纯，元灵未固，旧友既多嫌怨，正教中人又乏知交，无人护法，易为魔扰。仇人将法宝炼成，苦苦寻仇，无计避免，不得不冒险硬闯，实则火候已差不许多。只消将那寻仇的妖人除去，到时再有一个道行较深的人为她护法，不令仇敌扰害，再施法力，助她自开天门，便能成功证果。虽然夙孽稍重，有些魔难，但她已早回头，理应上邀天眷，化险助她脱劫，并不算是逆天行事。

谈了一阵，越发喜慰。二女相貌相同，只以面上梨涡略分长幼，便以在左的为长。

并从己姓，一名谢瓔，一名谢琳。崔芜因二女托她抚养，惟恐仇敌万一来犯，谢山还赠了她两道灵符和一件遇变告急的法宝，才行走去。不久叶缤闻知此事，赶来看望，见二女生得那么灵秀美丽，也是爱极。如非谢山告以二女和自己的夙世渊源和异日的归宿，简直恨不能带回小南极去代为抚养。由此二人无事便来看望。二女生具仙根仙骨，灵慧绝伦，又得谢、叶、崔三人时以灵丹仙果为饵，周岁便能修持。第三年上，仇人寻来，法宝厉害，声势十分猛恶。谢、叶二人为使崔芜应此一劫，以减前孽，故意迟来，于万分危急之际飞临，合力将妖人杀死，永除后患。

由当年起，便教二女正经修炼。二女用功也极勤奋，进境神速，年才十岁，便炼到了飞行绝迹，出入青冥地步。相貌更是出落得和紫府仙娃一般，冰肌玉映，容光照人，美秀入骨。只是天真烂漫，性好嬉戏。崔芜珍爱太过，不忍稍加苛责，未免放纵了些，益发惯得憨跳无忌。日常用功之外，尽情淘气，花样百出。始而只在山中捉弄猿鹿之类作耍，日久生厌，渐去附近各寺观中，去寻那些庸俗僧道作闹。仙都离城市甚近，为道家有名胜地，寺观甚多。锦春谷地界僻险，虽然游踪不至，但不时仍有樵采之迹。加以地多贵药，春秋二季，时有采药人往来其间。二女有时作剧太恶，竟被对方跟踪寻上门来。尤妙是仗着大人爱怜，每出生事，照例一人上前。事情若犯，总把小脸一板，叫人去认。二女相貌、衣着无不相似，不到憨笑时现出面上酒涡，谁也分辨不出谁长谁幼。

认时又不令占算，一经认错，便不肯受罚。罚又极轻，至多不过三五日不许出洞一步。

即便受罚，关了不到一日，便姊妹双双抱住崔芜，软语磨缠，不到撤禁放出不止。过不两天，又去生事。

崔芜拿她们无法，惟恐日久传扬，踪迹显露，为异派妖邪所知，生出事来，自己功行又将完满，坐化期近。想使二女学点防身本领，并使她们敛性就范，不再憨戏，便去告知谢山。谢山本因二女将有大成，意欲使其循序渐进，静候机缘之来。除三岁以前给她俩多服灵药仙果，使其骨坚神凝，益气轻身，以便早日修炼外，一交四岁，每来传授，都是扎根基的功夫。此外仅传些隐身遁形，以及御气飞行之法，别的均未传授。崔芜因谢山外柔内刚，怜爱二女，恐受呵责，从未告诉。二女又是心高志大，见了义父、叶姑，总是守在身侧，专心请益，恨不得当时便把所有道法一齐学会，所以淘气一事，一点也不知道。及听崔芜一说，刚把面色微沉，二女妙目微晕，泪珠晶莹，装作十分害怕，倒在谢山怀里，同喊：“爹爹，女儿下次不敢了。”谢山本是假怒，心便一软，囑令下次改过。哪知二女一副急相也是半真半假，谢山刚

一低头，二女也在怀中偷眼看他，早“嘻”的一声，一个玉颊上现出一个浅涡，笑将起来。跟着争搂着谢山头颈，说个不已。

抽空还向崔芜扮个丑脸，意似不该告他。

谢山慈父威严，竟无计可施。和崔芜计议了一阵，决计把锦春谷封锁，并将各种贵药产地行法移植到谷外平坦之处，以防断了药户的生路。一面传授二女一些应用法术，使先挨次学起，免得崔芜去后，年幼道浅，难于自立。二女觉着学习法术新鲜，每日用功，连洞口外都不走出一步。转瞬经年，因崔芜坐化在即，以后无人照看，谢山传授颇勤。叶缤更恐二女将来受欺遇险，又赐了两件防身法宝。于是二女本领大进，凡浅近一点的法术，全都学会，由不得便想寻人试试。知道义父不在，由崔芜主持，明说必然不肯，便等谢、叶二人来去之时，暗中留心察看撒禁之法，仗着心灵敏悟，触类旁通，回数一多，居然悟出几分生克妙用。然后故作不知就里，向崔芜套问。崔芜见她们近一年来勤奋安分，轻易门都不出，以为童心渐退，一意用功，不再贪玩。况且向来不忍拂她俩，二女又故意把自己知道的舍去不问，竟被一阵花言巧语套问了去。满以为二女只知口诀，不识生克之妙，并无用处，哪知二女早蓄深心，一点即透。

次日乘着崔芜入定，便双双穿通禁制，走出谷去。先拿野兽试了一阵，吓得一群群东逃西窜，吼叫连天。又去附近一个庵观中作闹。庵中女道姑出身绿林女寇，近年姘上一个道士，同在庵中匿踪，不时同出抢劫。男的也是左道之士。上次二女因见道姑神态妖淫，知非好人，颇给她吃了几个苦头。哪知道姑竟将二女看上，暗中尾随，到了锦春谷。被崔芜看破，行法掩蔽，不令看出住处。道姑知道二女不是常人，没敢深入下手。

回庵等妖道归来一说，再同去找寻，已是谷口云封，无门可入。妖道本山地理最熟，越知有异，时常留心守伺，终不见二女再现，也就罢了。今又忽见二女寻上门去，一看根骨这么好，又惊又爱，当时便想生擒。吃二女戏侮了一个够，强迫着他叩头赔礼才罢。

此时二女年幼，不知除恶，兴尽即归，毫无机心。回到谷口，不料只悟到一半禁制，知出而不知入。须俟崔芜打坐功完，发觉二女不在，寻将出来，始能领了进去。二女也不着忙，候了些时，觉着无趣。暗忖：“这事明日便被养母发觉，以后休想再出。反正不免告知爹爹、叶姑，武夷相隔不远，飞行前往，片时可达，何不说是思念爹爹，前往寻找，还可看看仙府景致。一次走过，下次便可常来常往。”主意打好，苦于不知方向道路，正想寻人打听，偶一回顾，瞥见适才所戏弄的道士正在身后树林内窥伺。忙即飞身过去，喝问道：“你苦还没吃够？打算跟在后面，去告我们么？”妖道自然抵赖。二女乘机逼他详说去武夷的道路。妖道暗中尾随，本想看明下落，好约人再来。这一来，与虎谋皮，正合心意。知二女稚气天真，容易受欺，立时将计就计，答说认得，只要不再给苦吃，愿为详说。二女哪知道道士所说乃是妖师巢穴，离仙都只有三百余里，此去等于送死。行时还向妖道喝道：“你说的地方如若不对，回来我们叫你好受！”说罢，驾遁飞走，照所说途向飞去。妖道见她俩小小年纪，如此法力，颇为惊异，忙驾妖遁随后赶去。

二女自然较快，飞行了一阵，忽见前面高山插云，两峰并峙，正与所闻符合。未甚思索，便即降低，贴地往两峰中间飞去，沿途景物均与道士之言相似，先未疑心。及至进了峰口，见里面肢陀起伏，草莽纵横，景并不佳。忽然想起：“久闻武夷仙山楼阁，遍地都是瑶草琪花，怎的如此荒凉丑陋？

道士曾说过了峰口，再进十来里，大山之上，便是武夷绝顶。如有仙景，不会不见。莫不上了狗道士的当？回去决不饶他！”心正起疑，忽见前面山麓之上有一庙宇，殿阁隐现。又想：“难道仙山楼阁便是指此？且进去寻人问问再说。”边想边往前飞，晃眼到达。

刚把遁光按落，山门内走出两个道童。一个上下打量了二女两眼，回身往里便跑。

一个开口便厉声喝问：“你们这两个小女孩哪里来的？可知我们五雷观的厉害，随便乱闯，不要命么？”二女见二童相貌丑恶，本就心中不快。况且从未受过呵斥，听他无故出口伤人，神态甚是凶横，越发有气。各把小脸一板，星眼微瞪，怒道：“我姊妹因由仙都锦春谷到武夷山寻找爹爹，没有寻到，打算寻人问路，与你什么相干？这样无礼，以为你那五雷观就厉害么？我们不过急于寻到爹爹，不值和你一般见识，要不，眼下就叫你跌个七昏八倒，爬不起来。早知你们不是好人，我们还不问啦。”

两童一名法通，一名法广，原是观中妖道五雷真人门下。先见二女驾着遁光飞来，疑是正派中人寻事。妖师又正在观中，紧闭法坛，祭炼邪法。忙同赶出一看，来人已经飞近，乃是两个十二三岁的少女。因见飞得颇慢，以为无甚本领。内中法广最坏，见二女神清骨秀，相貌相同，知道这类灵秀童女，师父曾经到处物色，难得送上门来，连忙赶往后殿送信。法通凶暴莽撞，先喝了几句，也看出二女天生美质，知道法广已去通报，想等其师亲自擒捉，便不再喝骂。及听二女由仙都来，忽然想起以前听说之事，狞笑问道：“如此说来，你两个是仙都锦春谷居住的那一对双生女娃了？你们可认得我师兄火法师杨玉龙么？”二女说完，本来赌气要走，闻言怒问道：“你问的可是锦春谷左小庙里道姑的丈夫，口会喷烟冒火，专用障眼法吓人，吃我姊妹制住，罚他叩了四十八个四方头，才饶了他的那个头上有块红斑的狗道士么？这条路就是他指的，我们上了当，回去便要他的好看。你既是他的师弟，自然也不是好人。他说错了路，理该问你，再好没有。快领去寻我爹爹便罢，要不，我一使法，包你哭不得，笑不得，那时再叫我饶你，就后悔无及了。”法通一听，师兄杨玉龙吃了二女的亏，不由大怒，正要发作，忽见七八道黑烟自观中冒起，向中左右三面天空分布开来，疾如潮涌，推将出去。知道妖师已经暗下埋伏，鱼已入网，越发趾高气扬，怒冲冲指着二女厉声喝道：“蠢丫头，做梦呢！”

这里是小雁山朝天门，是我师父五雷真人的仙山，离武夷山还有千多里路呢。我师兄怕你们活不长，叫你们自上门来送死。少时师父开坛出来，便要取你们的生魂，祭炼法宝。

乖乖跪下降伏，免你小真人动手，白白多吃苦头。”

二女虽然从未杀生害命，平日却是饱闻邪正不能并立，与遇上时除恶务尽的话。适见妖烟弥漫，已觉出观中必有妖邪。再一听这些话，不由勃然愤怒，同声娇叱道：“原来你们都是左道妖邪呀！我姊妹早打好主意，将来专杀你们，为世除害。上月叶姑赐了我们法宝，老想寻一妖人试手，没有遇上。今天看那狗道士倒有几分像，他又没甚本事，和叶姑、崔姑所说的妖人不像。他又脓包，才吃一点苦，便跪地哀求。我们怕误伤了不相干的人，却吃他哄了。正好拿你们试手。我看你是他师弟，必更脓包。你师父也许有点本领，快喊出来，试试我们法宝。我姊妹不愿欺软的，省得少时你吃不上一一点苦，又跪在地下求告，惹厌无趣。”

言还未了，法通已经怒不可遏，厉声大喝：“贱婢可恶！叫你们知我厉害！”说罢，双肩一摇，由背后飞起两把飞叉，化为两溜碧色烟光，冷森森朝二女飞来。这时天空黑烟已经分布开数十亩方圆地面。二女自恃学会了好些戮妖驱邪之法，又有叶缤所赐防身之宝与谢山用五金精英炼成的剑气，一点不觉身在险境。见叉光飞出，双双笑喝道：“这等破铜烂铁炼成的旁门邪法，也敢拿出现世！”随说，将手一指，各由身畔飞出一道红光，飞上前去，一照面，便将叉光包没。法通一见大惊，连忙运气收回，已是无用。

急怒交加，由腰间取出一面麻幡，口诵邪咒，待要晃动。二女先斗妖道，见过此幡，当时没有防备，如非学会太乙玄都正法，应变神速，一觉神昏，立即施为，几为所算。今见妖童又使此幡，便不等他施出，谢琳首先娇叱道：“原来你与狗妖道真是一种货。”随说，一双粉团般的小手搓了两搓，朝前一扬，只见一团烈火夹着殷殷风雷之声，打向幡上。倏地化为千百万火星，爆散开来，一股浓烟散处，妖幡立成灰烬。妖童总算见机，逃遁得快，只右臂被火星扫中了些，骨肉皆被炸焦，遁向一旁，疼得急喊师父。二女笑道：“你哭喊则甚？叶姑常说，将来遇见妖人的年轻徒弟，除非真正知他罪恶太多，不许随便伤害。我如安心杀你，早没命了。我只等你师父出来，试我法宝。快喊出来，我便不再给你苦吃。”

正说之间，先进观报信的妖童法广忽然飞身出来，手持一道妖符，一落地，看见法通受伤，大怒喝道：“师父还得些时才出。他说贱婢已经入网，命我二人发动阵法，不怕她们跑上天去。”不等说完，手中妖符已化黄光，向空飞起。随听四面鬼声啾啾，天空妖气烟光潮水一般当头罩下。内中还有无数狰狞魔鬼，一个个张牙舞爪，厉啸连声，四方八面围拥上来。二女还当和前遇妖道一样，故意用障眼法来吓人，并非真鬼，不过声势盛些。仍是谢琳先动手，用谢山所传玄都法妖之法，放出大乙纯阳真火去破。哪知星火爆处，烟光鬼影，只当前的一面被震散了些，而且晃眼散又复聚。左右和身后的更不必说，身上机伶伶直打寒噤。本甚危急，所幸二女各有剑气法宝防身，又都机智。谢纓一见神火无功，首将那叶缤所赐的辟魔神光罩取出，往空微举，立时化为大约方丈，类似钟形的一幢五色光霞，升向二女头上，电一般转将起来。仙家至宝，果然神奇，只见精芒若雨，飙飞电射，妖烟魔影到了身侧，便自荡开。

这时全阵地俱被妖光黑雾笼罩，光幢丈许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二女越想越有气，不耐久持，一赌气，御着剑气，索性飞入罩内，在红光彩霞围绕之下，满阵冲突起来。

因见对头邪法与所闻妖人行径相似，一点没打逃去的主意，本就想仗法宝护身，由妖阵中冲入观内，去诛妖道师徒，为世除害。冲了一阵，哪知妖阵颇擅玄妙，暂时虽奈何不了二女，却能将她们困住，不使脱身。

也是妖童命数该终。本来悄没声隐在一旁，暗中主持，不住挪移颠倒，变化阵法，足可将二女困住，候到妖师出来，一举成功。偏巧诱二女来入网的妖道随后赶来。他因平日不得妖师欢心，法力有限，虽能入阵，不能尽知妙用。又当神光冲突，阵法倒转之际，恐和敌人宝光撞上，一进阵便大声高叫：“师父、师弟！”一面施展本门护身入阵法，到处乱找。二童也知二女厉害，恐遭误伤，忙即赶前会合在一起。三人都是得意忘形，一见面，便说起话来。二女何等心灵，见飞行了一阵，照理少说也在百里以外，偏连敌人门户俱未找到，立悟妖阵变化，便停下来附耳低商杀敌之法。一听妖道到来，

心更愤恨。知道闻声冲去，敌暗我明，定然无效。各把法宝取在手中，略停了停，故意失声惊讶，装作身已被困，想要逃走。又装出身已中邪，无力飞行之状，故意缓缓退飞了半盏茶时。一面留神察听妖童等三人语声所在，等方向远近全都听出，算计阵法是按自己退路，照直倒转，倏地改退为进，急逾电掣，朝前冲去。同时双双把手一扬，两柄碧蜈钩突化作数十丈长的碧绿晶莹两道精光，一左一右，如神龙剪尾，朝前面妖童发声处一绞。本来妖阵仅有数十亩大小，全仗妖童倒转迅速，方不致被二女冲逃出去。两方相距最远时，也只三四十丈。那碧蜈钩乃万年寒铁所炼，神妙非常，便不听出发声所在，也难保不被扫中。妖童如不说话，二女不知妖阵底细和敌人所在，不肯妄发，略再相持一会，妖师便出，何致便死。偏都骄敌，以为二女力竭智穷。又见二女照直前飞欲逃，只将阵法倒转，全没在意。二女再飞慢些，相隔更近，两道宝光横扫开来，何止百丈。

突然由分而合，从两旁往当中绞将过去，如何还逃得脱。二女恨极敌人，还恐法宝落空，连人带光幢一同冲去。只听两声惨叫过去，妖童等三人全被腰斩，二女也已冲到。那地方正是观门，妖阵无人主持，二女不问青红皂白，一味直冲，遁光迅速，晃眼出阵，见了天光。可是势子太猛，遁光还未曾停，一下冲在山门之上，连门带墙，俱被宝光冲塌。

## 第二 九回

灵境锁烟鬟 绝世仙娃参佛女  
厉声腾魅影 穷凶鬼祖遇神鸠

二女见状大喜，正待飞进观中，扫荡妖邪。刚把碧蜈钩收转，神光罩还未及收，猛听头上狼嚎般一声怪吼。紧跟着眼前奇暗，阴风大作，好似身又困入妖阵神气。心料为首妖人已出。方思仍施故智，用碧蜈双钩杀他，猛又听四外似有人在唤自己名字。毕竟初临大敌，不知厉害，匆匆不暇思索，竟误当是谢、叶、崔三人寻来。心念微动，立觉头晕心迷。紧跟着又是一股温香气味，由地底直冒上来，随即昏倒神光罩内，不省人事。

过了好些时，才觉醒转，睁眼一看，身已同回锦春谷洞内。义父谢山，养母崔芜，俱在榻前。以前所遇直如梦境，方欲爬起问询，吃崔芜一手一个按住，随坐榻前，说起经过。

原来崔芜将在本月晦日坐化，这次入定较久，须要两昼夜才得醒转。二女私自出谷遇难，本不知悉。到第二天午后，谢山忽来看望二女，并问崔芜行期。才到谷口，便看出禁法移动，没有复原，虽然外人仍难入内，禁法却已显露。知崔芜不会如此粗心。入谷一看，果然二女不见。崔芜凝炼元婴正在紧要关头，断定二女必是私出，就唤醒她，也无用处，忙又追出寻找。先以为不会走远，无意之中寻到小庵，见那道姑孤身一人住在这僻静深山尼庵以内，脸上又带淫邪之气，知非善良。因二女近已能绝迹飞行，精通好些法术，有剑气法宝防身，凭道姑这等寻常女贼，决非其敌。又急于寻找爱女，打算本山如寻不见，再运玄功，推算下落，以防二女年幼喜事，急于试验所习法术，离山远出，发生事变。偏那道姑恶贯满盈，该当数尽。见谢山生得

丰神俊朗，望若神仙中人，她死星照临，竟动淫心。以为对方年轻美秀，既然生有二女，人必风流，可以勾搭。见他听说未见二女到庵中来，便要离去，一时情动难舍，惟恐失却毕生难遇的美食，竟把谢山唤回。一面卖弄风骚勾引，一面以二女为要挟。意思是如与苟合，便可明告，否则，二女便是凶多吉少。

哪知碰在太岁头上，话才出口，谢山连答也未答，只冷笑了一声，手一指，便将她禁住，迫令供出下落。道姑才知认错了人，悔恨已经无及。先还假说看中谢山貌美，想要借此勾引，其实没见二女来此。否则，你那姑娘精通法术，凭本领，我们怎是对手？情急分辩，忘了思索，多说了两句。谢山听出破绽，心料二女已中了妖邪诡计暗算。一着急，便用锁骨酸心之法，逼令吐实。这类禁法，寻常道术之士都吃不住，道姑自难禁受，只得说了实话。谢山从不轻易杀人。听说庵中狗男女竟是前在九华山盘踞为恶，被妙一夫人苟兰因前往诛戮，漏网多年，惯用五阴毒雷伤人的妖道邓清风门下，心里就有气。自己以前又算出二女今年有一场大难，过此便一路康庄，静候将来遇合，永无灾害。

这次本是为此而来，偏生有事耽延，晚来了两天。如今身入虎穴，已有二日一夜，即使灵敏知机，仗着至宝防身，不曾受害，也必被困陷在妖阵以内，凶多吉少。不由更把多少年未发的怒火勾动，双手一搓一放，立有一团雷火发将出去，将全庵罩住。一声霹雳响过，连人带庵化为灰烬。同时催动遁光，电掣星飞，往大咎山妖巢中赶去。

数百里途程，一晃飞到。远望双峰并峙，山口内妖烟邪雾弥漫山麓。运用慧目神光定睛透视，看出辟魔神光罩光霞飙飞芒射，旋转不休。知道二女只是被困，未为妖人所害，心才略放。痛恨妖邪，恐被逃脱，忙把遁光敛去，飞到妖阵上空。先由法宝囊内取出从不轻用的至宝都罗神锋，往下一掷，脱手化为一蓬三尺许长，一根似箭非箭，似梭非梭的金碧二色光华。碧光由中心起，箭雨一般，做一圈先向四外斜射下去，将妖阵包围，直入地中不见。另一半却是一面没有柄的金光宝伞，停在空中，箭锋向下微斜，不住闪动。精芒焕彩，奇辉丽空，大有引满欲发之势，却不往下飞落。法宝出手，这才现身大喝：“妖孽速来纳命！”右手一扬，又将太乙神雷发动，一片霹雳之声，夹着百丈金光，千寻雷火，自天直下。阵内妖雾烟光立被震散，千百团的大雷火纷纷爆裂，石破天惊，山摇地撼，火光蔽野，上映霄汉，声势甚是惊人。

妖人虽将二女用光法迷住，无如辟魔神光罩神妙非常，一经运用，尽管无人主持，照样发挥它的威力。飙飞电转中，精芒随着往四下飞射。妖人所炼凶魂厉魄，只一挨近，立被消灭。妖人无法近前，收又收不去，用尽方法，不能损伤分毫。相持了两天，知道生擒难望，无计可施。正在想拼着人、宝不要，精血损耗一点，施展新炼成的一种极污秽恶毒的邪法，连敌人和那光幢一同毁去，免得夜长梦多，吃敌人师长寻来，留下后患，猛见妖阵上空光华飞闪，方觉不妙，还没看清是何法宝，雷火金光已经打下。妖人久经大敌，颇有见闻，认出是正教中太乙神雷，疑是以前峨眉派的对手，否则不会有此威力，再不见机，便难幸免。仗着妖法高强，长于化血分身，潜形飞遁之术，先还不舍自残肢体。拼着舍却一件法宝，略微抵挡须臾，就势抢收了所用法宝逃遁。及见神雷迅速，一声霹雳，妖阵先自消灭。自身虽仗法宝挡了一挡，遁向一旁，侥幸没有受伤，但那用作替身的一粒宝珠也被神雷震裂，化为万千点流萤，陨落如雨。惊惧百忙中，再一瞥见空中所悬伞形金光，分

明敌人早下绝情，制己死命。就此遁逃，任走何方，都难幸免。情知凶多吉少，照这来势，不拼受一点大苦，决瞒不过。一时情急，竟用飞剑暗将左臂斩断，同时施展妖法，化血分身，将断臂代替其身，暗借血光隐身遁法。哪知谢山早料及此，神雷过处，见妖阵虽破，妖人未死，身畔一片浓烟过处，又飞起一片血光。怒喝：“无知妖孽！恶贯已盈，还想逃死！”同时手指处，先前没入地下的碧色光华，突自妖阵外围地底钻出。一头仍在地下，另一头光锋倏地暴长，千百根冷森森的锋芒，寒光闪闪，齐向空中飞射上来。同时空中金光伞盖所有锋头也自暴长，根根向下倒垂，金箭如雨，一头停空，一头往下射去。两下里一半针锋相对，一半参伍错综，上下交刺，金光灿烂，耀眼生颖。除了二女光幢所在处，晃眼满布全阵，密如猬集。

这九天都罗神锋，又名绝灭神网。敌人一经罩住，金碧二色神锋一上一下，犬牙交错，互相一合一转，立即形神皆灭，妖人怎能逃脱？一条替身的断臂刚刚掷出，瞥见金碧光华上下发动，虽知厉害，还在自幸见机得早，已化血光隐形遁起，能逃一死，至少元神总可遁出，万没想到此宝神妙无穷。谢山心疼二女，愤恨妖人到了极处。明知敌人不会漏网，仍恐万一妖遁神奇，长于玄功变化，稍微疏忽，未将元神消灭，收宝时再一疏忽，仍被逃遁。因此禅锋方一合拢，随又将手连指，一口真气喷将上去，那金碧光华突往中心密集交错着急转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妖人只惨嚎得半声，连肉体带元神全都绞灭。休说血肉化为乌有，不留一滴，便那元神化尽时仅剩下的一缕青烟，也被神锋罡煞之气消灭无迹，元神炼化更无庸提了。

谢山见妖人伏诛，忙收法宝和神罩一看，知道二女先中妖人五鬼摄魂之法，因是根性坚强，又有法宝护身，心神一时受了摇惑，元神并未出窍。但是遇敌疏忽，上身和四外虽被神光护住，下半身露出在外，致被妖人采集千年瘴厉之气和凶魂妖鬼，互为表里炼成的天魔无形毒瘴侵入。尤幸二女机警，法宝神妙，一觉不妙，双双隐入光幢以内，支持不住，往下一落，光幢恰好罩住全身。虽然死去二日，仍能救转，不过中毒太重，肉身有了缺陷。如令照样长大成人，于修为上便有吃亏之处。只好暂时使为幼童，等到将来福缘遇合时，再打主意了。

当下塞了两粒灵丹在二女口内，双手抱起。一面叱开石地，陷一巨穴，将三妖徒和所居寺观一齐沉埋下去，复回原状。然后回转锦春谷，连施仙法，并用灵药。直到次早，崔芜醒转。又待到过午，二女才得救醒。又调养了些时，复原不久，崔芜坐化便有了准日。二女从小便受崔芜抚养，忽要永诀，自是伤心。自听说起，便守在旁边随进随出，寸步不离。每一谈起，便悲泣不止。崔芜本就钟爱二女，有胜亲生，见她们如此依恋，越发感动。一算日期，还有十天，谢、叶二人须在期前才到，便对二女凄然道：“令尊因你二人夙根深厚，他年成就远大，福缘遇合又晚，惟恐把路走错，修为费力，所传只是扎根基的功夫，这主意原是对的。不过令尊和叶道友俱是散仙中的翘楚，玄功奥妙，法术高强，怎没传授你们？实是不解。近一年来，经我再三劝说，虽然传了一些法术，又赐你们辛金剑气这种防身至宝。但是目前异派十分猖獗，遇上你俩这样异禀奇资，决不放过，何况你们又是那么年幼喜动。我去之后，虽然全谷禁制严密，岁月一久，保不住静极思动，又和上次一样，千方百计冲将出去，受妖邪侵害。日前我又劝令尊和叶道友多加传授，都说恐你们分心，时还未至。我道力浅薄，莫测高深，心实放你二人不下。

我前在旁门也颇算是个中能手，并还得有两件厉害法宝、一口飞剑，

惜被未明神尼破去。

也由此害怕，弃邪归正。别的法宝都在。我虽身在旁门，那两件好的，原是汉唐仙人遗留下的奇珍，并非邪法祭炼而成。还有几种防身脱难的法术，虽出旁门，于你二人却有好处，本来早想传授，惟恐令尊不许，迁延至今。我爱抚你姊妹十几年，今将远别，来生相遇，尚属难知。意欲乘这几天余闲，择你们能用能行的，一一传授，永留纪念。此外还有一事相托，将来不免为难，你二人能给我情面么？”

二女闻言，悲喜交集道：“我二人受你抚养，恩同慈母，休说为难，刀山剑树皆所不辞，何用问呢？”崔芜叹道：“此事并不要你二人涉险，不过那人与我关系极深，不忍视他灭亡。而叶道友恨他切骨。现时虽得隐藏，他年小南极群邪数尽之日，终须相遇，难逃一死。此系以前未明神尼指示玄机，始得稍知未来因果。我昔年失德之事，可不好意思对谢、叶二道友明言。想来想去，你二人修炼成就，必和谢、叶二道友常在一起，无事不知。我给你们留下一封柬帖，内载此事。只等两甲子后，叶道友如有扫除小南极七十三岛妖邪之事，可即开拆，赶去照此行事，就足感盛情了。那两件法宝，一名洞灵箴，长才数寸，乃汉仙人樵公伏魔之宝，专制山精海怪。如法弹奏，多厉害的怪物，闻声立如痴醉，周身绵软，任凭诛戮。更能裂石开山，通行绝海。叶道友小南极除害，如将此宝带去，省事不少。一名五星神钺，专能破旁门五遁邪法。别的都无足轻重。你二人遇合成就，无不相同，永不分离，可一同应用便了。”随将诸宝取出，连同法术，择要分别传授。五六日工夫，一齐学全。未了取出柬帖，叮嘱谨藏，不可告人和开拆。二女拜谢领命。

又过三日，谢、叶二人相次赶来。崔芜重托拜谢之后，由二人相助防护。到了紧要关头，果有两个异派仇敌，无心中闻得崔芜居此，寻上门来。刚看出锦春谷设有禁制，未及施展邪法冲进，便为叶缤暗中埋伏的冰魄神光所杀。一些应有的魔头，又吃谢山以全力维护元婴，未受侵害，终于免去走火入魔的难关，安然坐化。

二女自是悲痛万分。嗣经叶缤再三劝说，又将二女带往武夷仙府住了些日，才减去了哀思。由此谢山为二女订了日课，仍令在锦春谷中修炼。每隔半年，前往探看一次，每隔三年，许往武夷省亲，住上十天半月。但须有人来接，不许亲往。二女见年已长大，再三请求，长在武夷随侍，一同修炼。谢山只是不允，屡请不获。日久也就不再提起。

因有上次遇险之事，谷中封禁越严。二女除却每三年作一次武夷之游外，一步不能走出。

没奈何，只得静心修炼，不再外骛。

一晃百年。自忖根基早固，每见谢山，必要强求另传道法。谢山总以女儿将来与己路径不同，此时多加传授，反而有误前程。二女无奈，又请传授法宝。谢山吃她们磨缠不清，方始允诺。于是二女每一归省，必要索讨宝物。谢山见二女功力与日俱进，道心坚纯，根基尤固，爱极不忍拂意，身边又没有那么多法宝，便随时物色，得暇现炼些来传授，遂成惯例。年月一久，二女得了不少法宝，欣喜非常，只苦无法试用罢了。

这年武夷归省，恰值叶缤来访，与谢山谈起峨眉开府盛况。二女听了，欣羨非常，恨不能当时飞往，才对心思。其实谢山前已算出二女遇合，应在本年。只为自身事忙，又与极乐真人有约，知道二女不应归入峨眉门下。心想：“二女欲往观光，等自己事完，用上两天工夫，默运玄机，细推前因后

果，算出遇合所在，再放出山。彼时再抽空前往峨眉仙府一开眼界，也是一样。”二女力求未允，又气又急，回山筹计了好些日。忽然想起崔芜所赐洞灵箠，一旦如法施为，左近山石林木俱要遭殃，再厉害些便要山崩地裂。

父亲所传诸宝，虽遇不上妖人试验威力，毕竟自己还互相试过。独于此宝恐损谷中美景，从未演习。难得遇到千古难逢的仙家旷典，父亲偏不叫去。尤可气是父亲那么好一座仙府，却不许女儿同住，长年住这牢洞，也住够了。千载良机，错过可惜，何不就用此宝裂石穿山，逃往峨眉赴会？父亲、叶姑都爱自己，当着那么多外人，决无呵责之理。既可见识一些有名仙长道侣，饱看仙山景物，弄巧父亲见这牢洞已毁，无处可住，就许令我二人搬到武夷去住，省得长年气闷。

二女虽然修炼多年，从未与外交接谈说，外边的事一点不知。童心稚气犹似幼时，想到便做。先取洞灵箠走向谷口一试，哪知禁法神妙，箠上神弦响处，禁法反应，遍处金光红霞，尽管地动山摇，震得人头晕目眩，停手仍是原样未动，封禁依然，休想走出。

二女急得跳脚，几乎哭出声来。连试几次，均是如此。二女已经心灰气沮。回到洞内，忽想起禁制俱在洞外，洞依崇山，父亲行法时，决想不到会由后洞攻穿十来里路的山腹，逃将出去，也许可以一试。重又对着后洞如法施为，果然生效，随着神弦弹动，山石逐渐裂开。因无禁法反应，声音并不十分猛烈，只渐渐朝前裂去。约有个把时辰，竟将原有一座石山裂成一条峡谷，直通过去，脱出禁制以外。

二女只庆脱身，洞虽毁坏，也不顾惜。虽父亲来有定日，叶姑却是难说，来得又勤。

平日惟恐其不来，这时却恐走来遇上，又难如愿。匆匆回洞，将平日衣物觅地藏好，所有法宝全带身上，立即破空飞起。只知峨眉是在西方，不知途径。心想：“专往西飞，见了高山美景就留心查看，遇上人就打听，没有寻不到的。”飞行半日，自觉飞出甚远，连遇许多无人烟的高山，俱与所闻不似。正在烦急，忽见脚底山谷之中，生有好些异果，颇与以前叶姑由海外带来的佛棕异果相似。一同飞下一看，正是此果，随便摘吃了两个，重又飞起。已经飞出老远，猛想起：“父亲曾说此次赴会群仙，差不多均有贺礼。自己空手前去，父亲如在还好，否则相形之下，岂不难堪？记得那年叶姑曾说佛棕异果是仙果，只海外有两仙岛出产，岛主颇吝，轻易不肯与人，极为难得。不料这里却产得有，又是无主之物，现成礼物，岂非绝妙？”念头一动，又赶回来，全数采个净尽。

哪知此果乃大咎山妖人毒手天君摩什尊者种来供献与妖师崆峒轩辕法王享受之物，便不遇上妖人师徒，一经发觉，立被寻来。何况二女又把大咎山绝顶妖宫误猜是仙山楼阁，欲往探询，自行投到。那佛棕异果离树越久，香味愈发浓烈，妖宫徒众一闻便闻了出来。先见二女美质，本已不肯放脱，再知异果被盗，如何能容。这时妖人正在宫中拜参炼道，手下徒众虽然厉害，禁不住二女法宝神妙，为数又多。何况此次遇敌，鉴于幼年之失，上来便留了神。众妖徒骄横已惯，又恃在本山本地，轻视敌人年幼，才交手，便吃二女杀死了三个。可是谢山所赐的法宝也损坏了两件。终于惊动宫中为首妖人轩辕老妖门下第四尊者毒手摩什，赶将出来，见爱徒伤亡，愤怒已极，立下毒手，想生擒二女，为爱徒报仇。二女虽然得胜，连失法宝之余，也看出妖人势甚厉害。互相打个招呼，正待再给敌人一个重创，飞身遁走。耳听一声

龙吟，忽见宫门台阶上又一个矮胖妖人出现。人还未到，先飞起一片乌金光幕，将当头天空罩住，似要往下压来。方在惊疑，看不出头上是何法宝，耳旁忽听有人低语道：“妖人所放乃是七煞玄阴天罗，一被罩上，休想活命。还不逃走，等待何时？”

二女原曾听谢山说过轩辕师徒们的厉害和所炼邪法异宝的名头功用。闻言定睛一看，果与所闻金乌神障相似，不由大惊。知道这是最狠毒的邪法，虽有辟魔神光罩护身，久了也是凶多吉少。更恐被困在此，将开府盛会错过，心中发急。看出妖人志在生擒，各打一个暗号，假意被陆续追出迎敌两妖徒的绿气绊住，由它牵扯，缓缓往宫前飞去。暗中运用玄功，取出法宝，准备临走时再给妖人一下重的，以防追赶。眼看临近，倏地施展全力，将剑气倏地暴长。尚恐力量不足，一个对付为首妖人，一个对付那两条绿气，各将手中备就的法宝发将出去。妖人骤不及防，一面又要顾周、李、易三个突然出现的强敌，分了好些精神，两妖徒固是受了重创，毒手摩什也中了一下重的，慢得一慢。二女见那么厉害的法宝打在妖人身上，竟未觉出怎样，情知不妙，赶紧回身催动遁光，急如流星往前逃走。

妖人自是咬牙切齿愤恨，略为闪避，连伤势都不顾，径舍周、李、易三人，随后追去。二女百忙中回顾，身后金乌光云狂潮暴发一般，漫天盖地追来，竟比自己遁光要快得多。心中惊惧，忙把避魔神光罩取出，以备万一。猛听耳旁有人说道：“道友只管加速遁走，贫僧代你们抵挡一阵便了。”二女听出是先前说话那人。再回头一看，一片千百丈长的光霞忽然从空下降，光墙也似横亘天半。后面妖云也已飞到。就在两下里似接触未接触之际，目光一瞥之际，妖云便电一般急，卷退回去。二女亡命飞驰，虽然回顾，并未停留，也遁出了好几十里。知这两番相助的必是一位前辈神僧，好生感佩。还有适才和为首妖人对敌三少女，也极可感，剑光更是神奇。意欲寻着这四人致谢，询问来历。

刚把遁光微停，便听耳边接着说道：“峨眉开府在即，此非相见之地，须防妖人去而复来，贫僧也无奈他何。事正紧急，前途尚有人相待。请到峨眉再见吧。”

二女一听，这人竟是峨眉一派，一面未见，竟识得自己来历；神色不动，便将那么厉害的妖人逐走。不由对于峨眉更生景仰。既然在峨眉可见，何必忙这一时？便催动遁光，往前赶去。因为逃时匆忙，将方向走偏了些，中途又值阴天，没有看出方向，以为途向未走错，否则适才那人定要提起。一味加急前飞，不觉竟由峨眉侧面越过，到了川藏边界的大雪山界内。有了上次经历，沿途所经高山甚多，内中虽曾见到好些藏在深山中的庙宇和修道人所居的洞穴，惟恐又生枝节。偶然隐形飞落，见与想象中的峨眉不似，便即飞去，并未朝人问讯，以致越飞越远。嗣见前面雪山矗立，高出云表，绵亘不绝。

二女虽未到过峨眉，大雪山景致却听说过，渐渐起了疑心。谢琳道：“听说峨眉灵山胜域，每年朝山的人甚多，极具林泉之胜。尤其后山仙府一带，素无人迹，风景应该格外灵秀雄奇才对。我们飞行了这些时，按说早该飞到，为何所过之地全与爹爹平日所说不似？这时竟然飞到这满布冰雪的乱山中来了。我看此山少说方圆也有两三千。峨眉在四川省内，书上载着天府之国，人民富庶，决不会当中夹着这么一大片冰山雪海。莫非我们把路走错，走到滇西大雪山来了吗？”谢瓔答道：“你说得对。我也正在疑心，沿途所经均

不像是峨眉，按路程却该早到，此山俱是万年不化的冰雪，怎得会是峨眉？十九把路走错。只为适才助我姊妹脱险那人曾说前途有人相待，并没说我们把路走错，内中必有深意。又见迎面这山高出群山之上，凭我们的目力，竟会望不见山顶，从出世以来还是头次见到。这还不说，最奇怪的是我到了这里，心中老动，仿佛往日叶姑带我们去见爹爹，因三年才去一次，由上路便盼起，越快到，心越急的情景一样。所以老想和你说往回飞，另寻峨眉下落，却又总是想到那山顶上去，不曾出口，你说怪不怪？”谢琳道：“谁说不是，我也是从初见这雪山起便心动，活似有个极爱我们的人在那里等我们一样，照着我的灵机，兆头还是很好。不然，我已料定是大雪山，不等到此，早喊姊姊回头了。”说时，二女遁光已经停住。谢瓔道：“这事真奇，停下来，我心更动得厉害，直恨不能当时飞将过去。我想神僧既说前途有人相待，必非恶人。此山又如此之高，相隔只百多里，也不争这一点时候。反正走错，难得到此，何妨上去一次，不管有无人相待，好歹也开一回眼界。”

话未说完，忽听遥空一声清磬，竟似由对面高出云天的雪山之上传来。二人闻声，不由心旌摇摇。一面又觉身后有什么警兆侵来，只有前行安乐之状。双双连“走”字都未说，不约而同朝前飞去。越往前，冰雪之势越发雄奇。因山太高，须迎着罡风向前斜飞。沿途俯视，只见到处冰崖千仞，万峰杂沓，茫茫一白。天色老是那么阴沉沉的，日月无光，青苍若失，一望数千里俱是愁云漠漠，惨雾冥冥。尽管四外雪光强烈，眩人双目，并不觉出一点光明景象，加上悲风怒号，雪阵排空，汇成一片荒寒。休说人兽之迹，连雀鸟都没见有一只飞过。忽然一阵狂风吹过，好些千百丈高的冰崖雪壁忽然崩塌，当时冰花高涌，云雾腾空，轰隆轰隆之声，响彻天际。跟着数千里内的雪山受了震动波及，纷纷响应，相继崩塌，声巨而沉，恍似全山都在摇撼，端的光景凄厉，声势惊人。二女暗忖：“这等穷阴险恶之区，除了冰雪，什么景致都没有。尤其山岭之上，罡风凛冽，景更荒寒，任是铁建的庙宇也为吹化，怎会有人在此居住？但那一声清磬，又分明是山顶上发出来的，真个奇事。”一路寻思，越飞越高，不觉飞到顶一看，那山竟比下面所见还要高出两倍，满山俱是万年前的玄冰。因受罡风亘古侵蚀，到处冰锋错列如林，人不能立足。通体满是蜂窝一般的大小洞穴，其坚如钢。乍摸上去，并不甚冷；等手缩回，只觉寒气侵肌，其冷非常。

二女巡行了一遍，除却黑铁一般的冰峰冰柱，毫无所遇。罡风寒气酷虐异常，虽然修道多年，时候久了也觉难耐。失望之余，还没商量飞回，谢琳道：“我怎么只一想退回去，心便吃惊？一想前行，便自宁贴？这样绝顶，本来不会有人。山那边又被半山云雾遮住，何不下去看看？那边背风向阳，天气好些，也许云雾之下有人居住。如找不到，索性绕山而回，免得迎风上下费力。”谢瓔点了点头，又同往山后降落。刚把上层云雾穿过，便觉出下面冰雪渐稀，山势倾斜得多。俯视居然见到土地和一些耐寒的矮树短草，料有希望，好生高兴。本定照直飞下，不知怎的，到了山头，无故偏向东南方角上飞去。

前半仍有冰雪，山势也极险峻，百里以外方见林木。二女一口气飞出三百里，又有一山前横。谢瓔方道：“我们人没遇见一个，就这样乱飞一气，有什么意思？”谢琳忽然惊喜道：“姊姊你闻见香么？”说时，谢瓔也闻到一股旃檀香味。姊姊二人一样心急，不顾再说，抢着往前飞。

前面这山本已林木森秀，及至飞越过去，忽然眼前一亮，大出意外。

原来山的对面还有一座较小的山峦，四外高山环绕如城，此山独居其中，宛如宗主。那景物的灵奇清秀，直是从来未见。主山四外，平原如绣，芳草连绵，处处疏林。不是绿阴如幄，便是繁花满树，嫣红万紫，俪白妃黄，多不知名。天气更是清淑温和，宛如仙都暮春光景。

并有云峰撑空，平地突起，石笋丛生，苔痕浓淡，苍润欲流。再往前去，便是一片水塘，碧水溶溶，清可见底。塘侧多是千百年以上的松杉古木，下面绿草成茵，景绝清旷。还有一桩奇事：举凡虎、豹、熊、署、羊、鹿、猴、狼、兔以及各种禽鸟虫蛇之类，随处都是，游行往来，见人不惊，也不互相侵害。照例平时形如世仇，见必恶斗，或是弱肉强食，见必吞噬的，到此都化去了恶性，只有亲昵，全无机心，各适其适，意态悠然。

林枝树抄，只见佛禽浴日，灵蛇吐焰，翠鸟娇鸣，如啾笙簧。见了人来，有那大一点的怪鸟，以及雕、鹤、孔雀之类，偶还偏着头，傲然看上一眼，多半直如未见。二女觉着这里景物自然美妙，已是难得，似这样羊虎狼鹿、蛇鸟鹰燕等本性相克的生物，竟会栖息一地，互可押习，各不相惊，更是极其稀罕。明明群动之境，耳目所及，偏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静中之趣。自然心移神化，相对无言，把平日好寻生物戏弄的童心全收拾起。

遂将遁光停落，一路观赏美景。由水塘侧绕过，见生物鸟兽更多，到处琪花瑶草，嘉木繁阴，泉石之胜，更是目不暇接。却没见到一个人影。行约五里，方到对山脚下。

初降落时，因见对面山上白云如带，雾约烟笼，只顾观看那些珍禽奇兽，不曾留意。

这时走到山脚，才看出山势险峻，四外都是树色山光，花香鸟语，山却宛如天柱矗立。

尽管玲珑剔透，通体空灵，石色苍古，有似翠玉，却不见一草一木。全山仅下半近中腰有一块突出的平石，此外都是嵯峨峭立，无可着足。那平石广仅亩许。由下望上，只听泉瀑之声，洋洋盈耳，宛如鸣玉。方欲飞身上去观看，猛瞥见一片祥云由顶上飞起，直朝来路高山之上飞去，其疾如电，晃眼无踪。料知有异，忙飞到石上一看，紧靠崖壁，还搭有一座极宽敞的茅棚。左右一边一道飞瀑，如白龙夭矫，贴壁斜飞，到了平石附近，顺着山势，绕山而流，径往后山转去。适见白云横亘，便是此处，所以不曾看出。如此灵境，断定棚内必有高僧驻锡，不顾再看景物，忙往棚中走进。还未进门，便看出棚内空空，只当中蒲团上端坐着一个未落发的妙年女尼。身侧地上插着一根树丫杈，上悬一磐。面前有一小木桩，放着一个木鱼、一个香炉和几本经卷。此外更无长物。除几根木架外，无甚遮拦。当中正门却横着一根木头，离地约有三尺。说是门限，又觉大高，防人进去，上下又是空的。不知要它何用。

二女自上来后，心更跳得厉害。再定睛一看，见那女尼生相竟和自己相似，正在闭目入定，神仪内莹，宝相外宣。气象体态虽然庄严已极，那美如天人的面上，却流露出无限慈爱的容光，由不得又敬又爱。始而为她威仪容止所慑，肃然起敬。后来越看越像素识，直似本来极熟的亲人多年未见，猛地重逢。无形之中真情流露，自然感动，难于遏制，直恨不能当时扑向怀抱中去，才对心思。心虽如此，毕竟前因渺茫，事由初会，又见对方入定，未便惊扰。先在横木之外立望了一会，由敬生爱，由爱加敬。暗忖：“适遇神僧，既示仙机，此山景物如此灵异，心情又如此感动，必非常人。义父又

常说，近年将有遇合，成就远大，不是玄门中人。再者自己素来眼高心大，看人不上，怎见了此尼，又没见她有甚道法，会如此使人敬爱尊仰？好生不解。莫不便应在这位神尼身上？”想到这里，不约而同，双双跪倒在门外，口称：“弟子等巧涉灵山，许是注定福缘，望乞大师指点迷途，加以造就。”

话还未毕，忽见女尼头上现出一圈佛光，一闪即稳。随即睁开一双神光莹莹的妙目，向二女微笑道：“你姊妹来此，原非偶然。不过此时还是槛内人，难进我的槛外来。不必多礼，我也无多话说，可各起立，听我先说一个大概。”二女听女尼口音，好似以前听过，十分耳熟，心中早已敬服到了极处。闻命拜了几拜，忙即起身，立侍于外恭听。

女尼道：“我在此闭关已三百年，如论修行岁月，尚不止此。因我在佛座前发下宏愿，誓参上乘功果，立无边善功，而不杀一生物。即遇极恶穷凶，也以慈悲智慧、坚忍恒毅之力度化。虽具降龙伏虎无上法力，只用以为救世之用，从未以之伤害一命。苦行多年，忽然大彻大悟。本早功行圆满，只为当初佛前发愿之时，偶然动一尘念。我佛法不打诳语，有因有果，念即是因。有此一因，必须实践，始得解脱。为了此一段世缘，虽迟我百余年功果，但我佛法度人功德，胜于度世。说解脱，便解脱，何论迟早？这些话也不必多说。休看你姊妹学道多年，生具灵根慧质，但不到那自在境地时候，任多饶舌，也是不得明白。我为你姊妹已可算是破戒，这个报应由我自去身受。其实我仍是我，受不受没甚相干。至于我的来历，你们回去对你义父说，小寒山有一女尼，他未必能够得知。如说他的青梅旧友，就知道了。你们那叶姑却是我俗家第一良友。后因彼此出家，道路不同，她又远居海外，自闻我当年噩耗，屡经苦心寻访无着，以为历劫多生，难于寻觅。峨眉会后，可邀同来此一晤。你姊妹闻峨眉诸道友道法高深，不能无动于衷，此行意欲归附。玄门正宗本来不恶，无如你姊妹均是佛门弟子，此去只可观法，无缘遇合。

还有你姊妹在大咎山与轩辕门下第四弟子毒手摩什结了深仇，此人魔光邪法均极厉害，非你姊妹所能抵御。并且你们来时，他正在崆峒绝顶其师魔宫以内，算出救你们的人不是白眉禅师本人，乃他弟子李宁，越加悔恨。盗用邪法异宝，千里传真，环中缩影，搜寻你姊妹踪迹。他御魔光飞行捷逾雷电，片刻千里，迅速异常，只要被看出所在，晃眼追上。你们来时，再晚到一会，立被发觉。我用佛法感召引来此地，才免于难。又用佛法将本山真形隐去一半，未被看出，否则他必追来此地。我虽不怕，但我不开杀戒。他又牢记杀徒之恨，难免纠缠不清。我正闭关，无缘度化。而这里一切众生，均经我佛力化去恶根，在此栖息，日常听经，静候孽限一满，转轮投生，难免惊扰。只有使你们在此较为隐秘，此也是你姊妹命中一难。全免自是不能，且等明日，妖人久寻你们不着，又有他事离开之时，你们乘隙遁往峨眉，那里自然有人接应。中途妖人难免追踪，我再赐你姊妹灵符神香，如用得当，足可从容赶到，决无疏虞了。”

二女一听，神尼佛法如此高深，忽然福至心灵，重又跪倒，拜请收录，并示法号。

女尼笑道：“我俗家姓孙，自从出世以来，便是独身修道。禅功佛法均由静中参悟，佛即我师，并非寻常师徒授受。例有赐名，哪有名号？你姊妹本我门中人，又有好深因缘，拜我为师，与拜佛一般，原无不可，只是正式收徒，尚还不是时候。这个时候，说早就早，说晚就晚，全在于你姊妹。且等峨眉归来再说吧。”二女见这神尼笑语温温，由不得有一种依恋之思，虽

只片时之聚，竟觉似慈母当前，亲爱已极。无奈中间隔着一根横木，不能进去，始因初见，敬畏心盛，不敢违逆，勉强侍立在外，心中老嫌不能亲近。

谈得时候一久，觉着神尼双目莹莹，不时看定自己两姊妹，好似含蓄着无限的慈爱，越发感动。不禁把平日缠磨谢山的孺慕稚气使将出来，双双手扶横木，跪地哀恳道：“好师父，弟子等不知怎的，敬爱师父，老想到棚里去挨着师父，侍立一会。好在师父又没入定，不怕弟子惊扰，请开恩允许弟子进内吧。”

神尼见二女情切依恋之状，似颇感动，微笑道：“痴儿，痴儿！这条门槛古往今来拦住了多少英贤豪杰，你们不到时候，跳得出么？”二女情急入内，也没细辨神尼为何把跳进说成跳出，便道：“这只是一根横木，只要师父不见怪，弟子不论上跳下穿，或是将它取下，都能过去。”神尼笑道：“休看这门里一根横木，过去却难呢。不信，你们就试试。”二女闻言，心想：“师父忒小看人。也许有什么禁法，怎看不出来？且不管它，当着师父不好跳进，且钻过去。”随同把头一低，意欲钻过，暗中又偷觑神尼双手和口角神情，看在暗中阻止没有。哪知神尼神色自如，手和口全未动，而姊妹俩身子明明钻在空处，却似有万千斤的阻力挡住，休想得进。自觉不好意思，不由犯了好胜童心，又想：“这样好好过去，大概不行。反正师父答应的，不如冷不防给它来一个硬冲。”想到这里，随驾剑气飞起，意欲由横木上飞过去。不料来软的还好，不过被潜力阻住，这一硬冲，竟被那潜力震弹出老远，因骤出不意，头都几被震晕，才知不是小可。当时又惊又愧，跑至棚前，手扶横木，望着神尼，眼泪汪汪，撒起娇来，埋怨师父不念弟子真诚，有心见拒，却不明说，只在暗中使法。

神尼微笑道：“这本是三教中最难过的一关，自我设此木起，便没动过它。我又何尝不愿你姊妹过来？”说时，二女泪珠点点，全都滴在横木之上，还待求说，神尼面上忽似一惊，微叹道：“我本意只完前因，不再入世，只在门槛外看定你们，时至再行接引。不料世缘一起，便有许多牵累，仍是避免不得，至少又须多迟我一甲子功果。门横巨木，仍为至性至情所动，可知圣贤仙佛、英雄豪杰，都不免为这情字所累，情之所至，防备无用。如今门木已解，只是虚搁在两旁框子上，你二人进来吧。”

二女未见神尼有甚动作，还不甚信，只轻轻一抬，竟是随手而下。心中高兴，立即破涕为笑，抢着扑近身去，双双倒在怀里。猛想起自己并非真个年幼，这是初见面的师父，不应如此冒昧，惟恐许犯。神尼已一手一个抱紧，一边为二女拭着眼泪，叹道：“乖儿，你们已历三生，怎还有如此厚的天性？致我所设大关，均为所破。我本打算见面谈上几句，传了你们退敌之法，仍即入定。既已迟劫数十年功果，索性同你们聚到明日再分手吧。”二女见师父不但没见怪，反倒搂紧抚慰，心中正在舒服，闻言忽然醒悟道：“弟子等初见恩师，便似见了极亲爱的尊长一样，由不得又敬又爱，一切声音笑貌，均似极亲极熟的人，只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恩师成道已数百年，弟子姊妹出生才只百年，听恩师这等说法，莫非弟子姊妹前三生是恩师心爱的儿女吗？”

神尼微把面色一沉道：“今生便是今生，前生的事说它则甚？你两个也修道多年，以后还要在我门中，哪有这许多的世情烦恼？”二女见神尼总是面带微笑，忽见有了不快之容，同时在口气里已明白了大半，不禁悲喜交集。因恐神尼真个不快，仍使故伎，倒在怀里，仰面向天，且把一双秀目虚

合，试探着娇声说道：“恩师不要见怪，弟子怕看恩师生气的脸，还是带笑的脸好。女儿再也不敢乱说了。”一边说，却在暗中偷觑神色。神尼忍不住微笑道：“痴儿，隔了三生，还是这等顽皮。今日初见尚可，峨眉归来，正经拜师之后，须以苦行修持，却不可如此呢。那等称呼，尤其不可。”二女道：“弟子也是孺慕太深，不知如何是好。到了修行之时，自然是要规行矩步。还有弟子实不舍离开恩师，既非玄门中人，峨眉不去也罢。”神尼道：“这又不对了。难道你义父教养之恩与叶姑照拂关切之厚，以后别远会稀，都不禀告一声？”二女连忙认错不迭。

由此师徒三人越谈越亲切，一直相聚到次日。神尼算准时辰将至，才由香炉内取出两把香灰，拿在手里一搓，立变成一捧赤豆大小的舍利子，金光闪闪，耀眼生耀。便分给二女，传了用法，又在二女双手各画灵符一道。吩咐：“妖人追近时，由一人将手一扬，同时另一手发出舍利子，便可将他惊退老远，并还小受创伤。我知你二人难免虚惊，如真运用合宜，有这四次阻挡，足可从容赶到。此宝一发，即与魔光并尽。固然发出越多，敌人受伤越重，但须防后难为继。如多与你们，白白糟掉。此行小心为妙。”

二女平日心高胆大，独对神尼比谢山还要信服，领命拜辞，一路上便有了戒心。因前行的路正与妖人来路斜对，成三尖角的方向，此去峨眉，无异与妖人对面相迎。全仗来路所经高出天半的大雪山主峰掩蔽，必须以进为退，抢先赶到。妖人如果追来，然后绕山而驰，变作照直而行，才不至于迎头撞上。未动身前，先运用玄功，增加剑遁威力，蓄势引满待发。飞出小寒山禁地之外，便以全力加急飞行，两道红光并在一起，如流星般抢往大雪山驶去。时刻本经神尼算准，毒手摩什因自昨日起，盗用其师法宝，接连查看了一昼夜，几乎遍览寰区，均不见二女影子。正在又惊又恨，轩辕法王忽命侍童传唤。

只得把上有昨日二女所杀妖徒心血，用为查看时法物的一面三角晶镜，交给看守法坛的师弟万灵童子茅壮，匆匆告以二女衣着相貌，自往前殿去讷。

他这里刚一离开，茅壮便自法台宝镜中发现二女由小寒山突然出现，朝大雪山主峰急飞。因妖人曾说，二女若往峨眉，照理原该早到。但这一次行法，与二女仇深恨重，立誓杀她，特意刺了三个爱徒的心血来行法，与往昔不同。只要仇人所到之处，任隔千百丈厚的山壁，也看得出形影。峨眉目前不少能手聚集，二女与他们似无甚关系。他们不袒护便罢，如若袒护，便是公然出面作梗，决不再作掩藏示怯之举。本来就因二女资质太好，恐到峨眉为人看中，收归门下，出头护庇，仇不易报。急于在她俩未入峨眉以前下手，连夜行法，查看峨眉方面并无征兆。此法不是所寻的人，镜中不现形迹，定还未至。偏会查看不出，真乃自有此宝以来，未见之奇。心料二女峨眉之行终须前去，所以宝镜碧影始终照在峨眉那一方面。偶然查到别处，也是瞬息之间。茅壮心有成见，一经接手，便照向原处。知二女是双生姊妹，一身仙骨，美丽灵秀，无与伦比。一见现形，忙把宝镜转动，施展邪法，将人形放大。定睛一看，不由动了爱怜之心。暗付：“师兄忒也胡闹，这么好根骨的少女，福缘必定深厚，怎会夭折，葬送在你手里，受那终古炼魂之惨？岂非逆天行事，自找烦恼？便师父那么高深的法力，为异教中第一人物，凡百无畏，任性而行，生平所摄生魂，除却本是凶魂厉魄，或是旁门中遭劫人物外，也没见有一个真正有根器的童男女在内，何况是你，再者，你是盗用师父法宝，因你得宠，知道了，也不致如何重责。我奉命看守，终是私相授受，

责有攸归。有此推托，乐得不去前殿通知，暗助二女一臂之力，使他们逃往峨眉，免被师兄追去吃他的苦。保全两个可爱的人，还为本门少生些事故。”心念一转，只管注视镜中二女形影，不去前殿告知。

直到二女飞近雪山主峰，毒手摩什才匆匆赶回，见状又惊又怒。问知在小寒山左近出现，那一带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人隐修，越加奇怪。知二女是赴峨眉，足可赶上，不暇多言，立即起身。轩辕门下妖遁和九烈神君一样，端的神速异常，如非二女手有灵符、神沙，几难幸免。二女眼看大雪山主峰在望，瞬息可达，心方略松，忽听东北遥空传来一种极洪厉的异声，知道妖人晃眼即至。忙照预计，明明到了峰前，该往东偏飞行，却改回向西，绕山而驶。妖人也是前次失利，二女踪迹又忽然一隐，估量必非寻常，那座主峰有二三百里方圆，妖光难于遍及。自恃妖遁神速，欲俟追上，始用全力，以便一举成擒，免得又被滑脱。虽然一发不中，仍可再追，到底迟慢一些。地隔峨眉并不甚远，二女遁光也颇神奇，稍微疏忽耽延，被她们跑进峨眉仙府，仇便难报。二女昨日隐藏太奇，定有强敌暗助，稍纵即逝，不敢大意。恰好两下里方向斜对，便照二女去路迎来，满拟必可撞上。哪知有了神尼指点，与来时预拟的方向去路竟是背道而驰，直到飞过应该相遇之处，还没见着红光影子，好生惊奇。暗付：“仇人要往峨眉，定走这一条路，万无在此不遇之理。镜中现形，去路一毫不差，看准赶来，怎会迎过了头，还没见到一点形迹，难道又闹什么玄虚？”一边想着，仍往前飞。

实则妖人由峰东飞过时，二女刚巧改道由峰西绕出峰前，差不到一晃眼的工夫，便被发觉，时机危急，时不容发。妖人百忙之中，万没料到仇人会走反路，飞过了头，又未回看，致被错过。又心疑仇人有了警觉，往小寒山来路退去，循路急追。已快追到小寒山左近，忽然想起二女似初出山，途向生疏，也许还不认得去峨眉的道路，径由主峰顶上越过。来时疏忽忘了回顾，反被漏去。否则就她们中途退回，凭自己的遁光，也无追不上之理。心念一动，立即回飞。因那主峰高大碍眼，意欲高处了望，径往峰上飞去。

准备所料不对，也可行法，拨云四望。经此一来，二女已由峰前折回峰的东北，反倒走上妖人适才所经的来路。

妖人刚到峰顶，便瞥见前侧面云层雾影中，一道朱虹拥着两个仇人，往去峨眉的正路上电驶急飞，甚是迅速，途向一点不差，分明胸有成算，才知上了大当。心中愤激，忙纵妖遁赶上。二女已经避开正面相遇，心更拿稳，闻声回顾，厉声起处，妖光烟云由远而近，潮涌追来。谢琳心想：“峨眉群仙毕集，自己却被妖人赶上门去，未了还仗人家接应才得无事，固然妖人太凶，到底面上无光。师父曾说，这佛香神沙专破妖光魔火，发得越多，妖人受伤越重。此时离峨眉尚远，如把神沙改作两次发出，效力虽大，未免冒险。何不把自己这一份匀做三回却敌，姊姊这一份等快到峨眉，妖人追上之时，给他一个狠的？”主意打定，也没和姊姊说。原定是她先发，妖人来势实也太快，刚把手中神沙取了三分之一在手，未容再想，那乌金色的光云已经首尾相衔。不敢怠慢，慌不迭将手一扬，发将出去，立时便有万点金星朝后飞去。妖人骤不及防，颇受了一点创伤，妖光也被神沙炸毁了些。可是神尼原已算定用法多少，如按四次发放，妖人每中一次，必要遁退老远，等神沙在空中与当前妖光相撞爆灭，重整残余，始能再进，逃到峨眉足可从容。这一分，少去好些威力，妖人受伤不重；又看出法宝来历，只能使用一次。只要追时留心，玄功变化退避得快，至多宝光稍微损伤，无关宏旨。受伤以后，

一面咬牙切齿，咒骂仇人，同时早想好了应付之法。二女却仍在梦中。

谢琳见敌人果然受伤退去，胆子越大，还自得意，谢瓔见一样神效，也未拦她。不料第二次神沙发出，妖光逃遁更速，一沾即退，妖人却似未受甚伤。而且去得快，回得也快。第三次更糟，竟连妖光都未消灭一点，神沙飞出，吃妖人放出一片绿黄二色的火星，迎在头里，一撞全消，竟是全师而退，晃眼又被追来。尚幸二女灵敏小心，一面抵御，一面运用全力加紧飞驶，等第四次追近，已到了峨眉后山上空。妖人也是活该倒霉。

因见二女中只是谢琳一人动手，谢瓔始终未动，快到地头，心中急躁万分，惟恐漏脱，又看出仇人手中法宝已经用尽，神情惊惶，即便还有，也有破法。准备豁出送掉一件别的法宝，再用玄功变化护住元神，肉身拼受一点伤害，一面用法宝防备神沙与之同尽，一面加急前追。敌人如施法宝，更不再退，径直硬冲过去。谁知二女惊惶，由于第三次妖光未伤，回来太快，只当敌人有了抵御之法，神沙无功。明知师父既说只有虚惊，不会受害，但是好强心胜，惟恐逃到峨眉当人丢脸，并没想到是神沙量少之故。见已追近，一时情急，又料这一挡，至不济，也能飞到地头。不过妖人没在自己到时重伤惨败，全仗外人接应，面子不好看罢了。谢瓔听谢琳直催：“姊姊做一回放试试。”便把双手神沙同时发将出去。二女发时，稍微迟缓，无意中成了诱敌之计。这次妖人见已追近，仇人尚无动作，峨眉转瞬即到，恐生波折，越以为二女力竭势穷。这次神沙之力，比前长了两三倍，就有准备，也难免于受伤，何况又把防御之心丢去了大半。在一缓一急之间，相隔越近，二女也几乎被妖光罩住，突将神沙全数发出。妖人怎吃得住，法宝损伤了一小半不说，如非心急报仇，欲以玄功变化，双管齐下施展毒手，虽然不致必死，而形神两受重伤决所难免。等到遁向远处，收拾残余，同时省悟二女是得了昨日为她隐形人之助，分给了一些神沙，这次将要用完时，二女已经赶到地头。明知对方不好相与，此去十九弄出事来，无如满腔恶气难消，想了想，把心一横，追到洞前。不料饱受二女奚落，对方一个有名人物也未出现，竟为几个无名小辈所伤。末了，还是自残肢体，才得借着本门血光遁法逃去，怎不恨切心骨。由此便与金、石、二女诸人结下深仇，立誓报复。

不提。

金、石、秦、廉四人听二女略说前事，又见二女一双仙容玉貌，俱都佩极爱极。双方正谈得投机，崖下面噗的一声，冒出一道白光，其急如矢，直向亭中射来，势甚突兀。

金、石二人慧眼神目，一见便认出是本门家数，刚说一句：“不是外人。”白光敛处，乃是一个相貌奇丑的小尼姑，众人俱不认得。见那小尼姑满头上疤痕叠叠，蜂窝也似。

一张紫酱色的橘皮扁脸，浓眉如刷，又宽又密。底下却眯缝着一双细长眼睛，扁鼻掀孔，配上一张又阔又大的凹嘴。未语先笑，却露出一口细密整齐、白得发亮的牙齿，还生着一双厚长红润的垂轮双耳。身更矮胖。与仙都二女并立一处，越显一丑一美，各到极处，不禁暗笑。尤其仙都二女刚刚出世不久，才到峨眉，便见着金、石、秦、廉这几个极秀美的少年男女，以为峨眉门下俱是这等人物。几个把门的已有这等丰标，洞中比这好的金重玉女更不知还有多少。休说还要参与开府盛典，便见到这些人也是高兴。方自欣慰，忽然平地冒出这么一个丑怪物来。金蝉不说是自家人还好，这一说是自家人，仙都二女由不得多看两眼，越看越忍不住，几乎笑出声来。

小女尼不等众人问询，便先向金、石二人笑嘻嘻道：“你两个想必就是金蝉、石生两小师兄了？”说时，见仙都二女在笑她，也不理睬，随伸左手，用食指指着自已扁而且掀的鼻子，对众笑道：“小贫尼癞姑，乃落凤山屠龙师太善法大师的小徒弟。这两位师妹呢？”

金、石、秦、廉四人虽未见过屠龙师徒，却早听玉清大师和诸先进同门说起。知道屠龙师太当初原是本派前辈，只因疾恶如仇，屡次妄起杀机，致犯教规，师长屡戒不改，将她逐出门墙。赌气出门，益发躁急，到处搜寻异派妖恶之徒为难，一被她遇上，便无幸免。彼时任性刚愎，谁说的话也不听，同道中落落寡合，只妙一夫人和她至好。东海三仙始终关念旧日同门，未断往还，知她这样下去，杀孽日多，树敌太众，早晚必有祸患。这四人劝她虽还能勉强听从，也只是当时，见了恶人，依然故态复萌。便不再劝，公推妙一夫人暗中为她防护。屠龙师太本是峨眉派中有名辣手，道法高强，永远独来独往，向来不要人助。妙一夫人暗中将护不久，便被发觉，虽然不愿，良友苦心好意，也只听之。表面不加拒绝，暗中却想尽方法掩饰，避道而行。这年长眉真人飞升，她虽然气愤师父薄情，处罚太过，负气怙过，出门以后不再参谒，也不略露悔意托人求说。毕竟师门恩厚，永世难忘，到日前往拜送。因是弃徒，不敢再齿于众弟子之列，只在洞前跪伏遥拜。哪知只听传说，时日说得不对，连跪伏了三昼夜，终不见真人仙云飞起。心想：“自离师门，便未见过。此后更是白云在天，去德日远。”越想越觉依恋。又见连旧日同门和师门一些至交俱都陆续到来，飞升之事，一定无讹，决计无论再跪多少天，也候到师父飞升才罢。立心诚敬，明知同道身前走过，只把双目垂帘，虔心相候，既不招呼，也不探询。似这样跪到第六天上，真人方始飞升。拜送之后，妙一夫人忽持真人柬帖和一件法宝赶来，告以真人因她不知悔过，一意孤行，这多年来虽经众弟子求说，不曾允准。教规谨严，师徒之分已绝，师徒之情尚在。此次飞升，众门徒弟子各有法宝遗赐。所赐屠龙师太白柬一张，到时现出形迹，自有应验。又外附戒刀一柄，以为异日之用。屠龙师太此时原是一道装，名叫沈诱。听完前言，心中难过已极。知道宝物不过留念，那张白纸却关系他年成败，必不在小，感激涕零。方要回山，三仙等一于旧同门和许多平辈道友相继走来看她，并约入洞少聚。屠龙师太知道晓月禅师尚在洞内，平素不和，犯规被逐，一半由他而起。这次师父又将道统传给妙一真人，也很气忿。自己偏和三仙等人情厚。一则进去难免受他讥嘲，看些冷脸，二则此时也实无颜进洞，便自谢绝。

三仙诸人知她与晓月不和，也就不再相强。

屠龙师太回山不久，以前所树诸强敌便联合寻上门来。苦斗了三昼夜，未了敌人请来轩辕法王和九烈神君等师徒多人，将她困在妖阵以内。偏生三仙、妙一夫人等几个至交得有长眉仙示，早知就里，加上晓月又在生心内叛，诸须防备，不曾来援。眼看和弟子眇姑要为阴雷魔火炼化，同归于尽。一时情急无计，想到真人所赐无字素柬。刚由怀中取出，还未及细看，便见纸上朱篆突现，如走龙蛇，霹雳一声，冲破千重魔火妖光，破天飞去。这时屠龙师徒护身神光已快炼尽，再有个把时辰，便无幸理。料想此柬必是一道求救灵符，正盘算来人是谁，烟氛汹涌中，一幢祥光紫焰忽自天空降落，直罩头上，护身的神光竟被压散。方拿不定凶吉，平地突托起丈许大一朵金莲，将身托起，与那祥光上下一合，将师徒二人一齐包没，腾空而起。慧目外望，满空四外的阴雷魔光，如狂涛怒奔般纷纷消散。一千妖人更是手忙脚乱，四

散飞逃。祥光金莲，其去如电，只望了一眼，已飞出数百里外。

一会落下一看，身在一个海岛之上，湿云低垂，景甚荒寒。祥光敛处，对面山石上坐定一个衰年老尼，短发如雪，面容黑瘦，牙已全落，双目却是神光炯炯。猛想起逐下山以前，曾闻师言，东海尽头居罗岛神尼心如，新近在岛上相遇，说她想收一个女弟子。

因在荒岛坐禅多年，无暇到中土来，托他代为物色。并说她以前便是最恶的人，忽然悟道。所收弟子，只要资质好些，放下屠刀，立即是佛，不问以前善恶，自能度化。道友肯予援引，便是缘法，这人如已在佛道两门修炼多年的尤妙。听那口气，好似把师父门人要一个去，更对心思。今日灵符才得升空，便被接引来此，两下里应证，分明预有前约。久闻神尼以前所习，乃是专一伏魔功夫，近始参修上乘功果，佛法无边，不可思议。

如蒙收录，岂非幸事？立即跪伏谢恩，并请收录。神尼先问：“戒刀带来了未？”屠龙师太闻言，立即将刀献上。神尼即用戒刀为之披剃，再述前因。果然师父看她杀孽太重，必遭大劫，自己飞升在即，非得神尼这等法力宏深之人为师，终不免祸。并算出她与佛门有缘，前次逐出，实是有心玉成。拜师之后，在岛上苦修了十年，神尼便自飞升。曾在东海一日之内连杀了二十三条修炼千余年的毒龙，因此人都称她屠龙师太。除眇姑外，还收有一个患癩疮，麻疯，眼看要死的贫家弃女。师徒三人虽都丑得一般出奇，但道法却极高强。尤其是这位癩姑，曾得过半部道书，炼就穿山行地之能，如鱼游水，比起南海双童还强得多。

金蝉等四人既然听说过屠龙师太师徒的来历，所以听完癩姑自报家门后，立时改容致谢。互通完了姓名，正要给仙都二女引见，癩姑道：“我知道她们是仙都二女，刚被那臭巴掌妖人赶了来。人家看不起，犯不上巴结。我正经话还没说呢。”这话一说，仙都二女好似来人揭了她姊妹短处，自身是客，不便发作，噘着两张小嘴直生气，暗骂：“丑秃子！”金、石二人也觉发僵。癩姑全不在意，随对众道：“家师和眇姑本要今日来的，因听一旧友说起，许飞娘忌恨峨眉开府，费尽心力，约了好些厉害妖人，欲在开府那一瞬间，在峨眉对面的雪山顶上施展九天都篆颠倒乾坤大法，将全山翻转，给齐师叔一个丢脸。家师气忿不过，料知诸位师伯叔必早知道，她有家师姊找人商量去了。我想早日来此观光，因我来路与别位不同，要路过二十六天梯，过时觉着危崖顶上有点异样，下去查看。才一落地，便现出一个和我丑得差不多，只头上没长癩疮的女道友，自称米明娘。知我是客，见面便催我快走，问又不说。后被我逗得发急，她见事变快到，才说是妖鬼徐完要来惹厌，她已觉出惊兆，恐我不走，误了他们的事。还怕万一客人受伤，更受师长责怪。我很爱惜此女，又想看妖鬼到底有多少鬼玩意，刚答无妨，空中便有了鬼声，前队先到。她因见我不走，事又紧急，便行法连我一齐隐去。先来鬼徒鬼孙又都是废物，毫无觉察，便入了埋伏。我以为都是这样稀松平常的鬼闹呢，哪知鬼头跟着就到。这一来却热闹了，差不多世间什么样的坏鬼全都来齐，外加许多魔头。我跟着打了一阵鬼架，觉着我胜负两难，他们那几个却未必是人家对手。既然早有准备，怎会只派几个后辈和大猴子去应付？不是诱敌，便是别有良策，好在禁制重重，妖鬼一时冲不到此，他们忙着和鬼打，都不爱理我。想到此打听一个行市再回去，好多少出一点力，就便歇歇脚。因天空已被禁制横亘，齐师叔仙法神妙，竟随着人上长，人到哪里，都拦住。我飞不过去，只得改做穿山甲到此。”

金蝉见她咧着一张大嘴，言词神情无不滑稽，强忍着笑，告以经过。癡姑笑道：“原来棚里还埋伏着古神鸪，又有矮老前辈暗中布置，这就莫怪了。不过这些鬼东西太气人了，多除他几个，省得留在世上害人，总是好的。你们除却真个奉命不能离开的，谁敢跟我打鬼去？上空飞不到，我会带他做穿山甲。到了那里，却是各顾各。”仙都二女知道此言明是为己而发，不禁玉容微嗔道：“要去我们自己会去，哪个要你来领？四位哥哥姊姊们奉命延宾，不能离开。你做你的穿山甲去，不管我们怎走，准定奉陪就是。”癡姑笑道：“二位女檀越生气了？我只当你们笑时才现酒涡呢，原来嘟嘴也现，真好看。

以后我只要见到你们姊妹，不叫你们笑，就叫你们生气。”二女嗔道：“我们没有那大工夫和你生气，偏不现出给你看。”癡姑笑道：“这又现了不是？”二女气道：“少说闲话，你不走，我们先走了，倒要看看你这不被人赶出门的有多大本领！”癡姑笑道：“我小癡子没基本领。实不相瞒，方才由地底钻出，便是被那鬼玩意赶了来的。不过我和人动手，照例没完没了，死缠。当时打不过，绕个弯又去。到此打一转，再回去打时，好说并非真败，只为打到中间，忽然想起这里有两个妙人儿，特意抽空跑来看酒涡来的，省得妖鬼说我。”这几句话一出口，休说金、石、廉三人听了好笑，连秦紫玲那么老成的人，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仙都二女更是笑不可仰，怒气全消。癡姑反板着丑脸，只望着二女面上酒涡，一言不发。众人见状，又是一场大笑。这才知是有心作耍，本无芥蒂。

二女也猜嫌悉泯，反觉癡姑有趣。紫玲再一重为引见，更各亲近起来。二女见只说笑不走，重又催促。癡姑道：“我是逗着玩，要去，现在时候还早呢。”紫玲也说：“米、刘诸人无妨，朱师伯另有安排。须俟妖鬼全军出动，始可前往。纵不全灭，也须去他一半，不必着忙。”于是众人便在亭中说笑。

候到子初，司徒平忽出传令，说师尊闭洞前留有仙示，命金、石、秦、廉四人，一交子正，速往二十六天梯，各用新得法宝，分四面截戮妖鬼。阵中已有神鸪，无须近前。

来客如愿相助，悉听自便。说完，便见徐祥鹅、周淳、周云从、赵燕儿四人出洞，接替轮值。癡姑首先喊声：“再见！”一道白光，往地下穿去。仙都二女说自己须到阵前穿地而入，免毁山石。随了金、石、秦、廉四人同行，到了二十六天梯上空，自用法宝裂地开山入阵。不提。

且说米、刘、沙、米诸人正在茅棚中守望，忽听破空之声，一道白光飞落岭上。米明娘看出是本门中人，恐她不知，贻误事机，出去问明来历以后，怎么劝说，癡姑也是不走。明娘出身异派，觉出妖鬼快来，入门日浅，不知来历根底，再说恐其不快，只得使眼色。米、刘二人方将来人一齐隐去，便听空中啾啾呜呜，鬼声如潮，忙将禁制展开。

方料妖鬼毫无觉察，不难使之人网，哪知事情并不尽然。妖鬼早知峨眉在二十六天梯有了埋伏，又闻许飞娘约请了两个异派中的头等人，要在开府之日倒转仙府，毁灭全山，自己自恃邪法高强，不愿因人成事。又知敌人运气正盛，能手众多，飞娘此举决难成功。

便是自己此行，也只是因为符、令为对方所毁，轻视不理，又失去一心爱女徒，仗着屡劫幽灵，炼就不死之身，乘隙扰乱，给敌人一个厉害，稍出心中怨恨，真想把敌人怎样，仍办不到。乐得故示气派，不与人合流，独自行事。算准当晚峨眉诸长老要在太元仙府内闭洞行法，开读仙示，特意期

前赶来。妖鬼平日尽管骄横，因对方是生平头一次遇到的强敌，又有准备在彼，由不得也加了几分小心。一面召集教下全体鬼魔大举前进；一面派出两个得力弟子去打头阵，看看对方何等埋伏禁制。那初次入伏的，并非徐完本人。

而另一面，妙一真人等又深知妖鬼神通变化，灵敏迅速，来去如电。此时正在专心伺隙，稍有动作，便被识破，不易入网。和白、朱二老，各以意会，一面算准神鸪到的时候，命几个再传新进往设埋伏；一面却由嵩山二老主持全局，另加了一番精微布置。茅棚刚搭成，神鸪便到，立由易、李诸人转告杨瑾，乘妖鬼还未算出以前，藏入其内。并告米、沙二小，不到子正，不可放出神鸪。米、刘诸人全都不知底细。

明娘正被癩姑引逗，急恼不得。一闻鬼声，刚把禁制展开，便觉眼前阴风飕飕。一阵旋沙起处，岭头上平空现出两个面容惨白、瘦骨磷峋的妖人，都是身着麻衣，鬓垂两挂纸钱，一手执着一柄上面黑烟缭绕的铁叉，一手持着一面上绘妖符，血污狼藉，长约二尺的麻幡，身子凌虚而立，若隐若现。正当四山云起，月黑天阴的子夜，那神情说不出的阴森凄厉。二妖人才一现身，便睁着鬼火般一闪一闪的碧绿眼珠，不住东张西望，四下搜索，好似不见敌人，面现惊疑之色。明娘主持全阵，正嫌人手太少，二妖人忽然同声喝道：“我二人奉冥圣徐教主法旨，来寻那日在白阳山古尸陵墓中毁去教祖的阴符、敕令，和那用禁法困住叛徒乔乔，致被少阳门下孽徒逼去成亲的两个贱人。你们既敢在此地设机埋伏，急速现身出敌；要是害怕，告知你们主脑，速将那两贱人献出，免得一网打尽。如若打算妄用隐形禁制之术，我们俱是玄阴不坏之身，直是做梦。”

言还未了，忽听有一女子粗声莽气笑骂道：“不要脸的无知游魂妖鬼！人在面前都看不出，还敢吹大气呢。妙一真人如把你们当玩意，也不会只派几个再传弟子收拾你们了。他们奉有师命，不到时候，不能收网。我来做客，却可随便。我也会吹气冒泡，却是真吹，不只口说。且先试试你们这不坏之身是什么玩意。”先说时，身并未现。二妖徒闻声只在近侧，不由犯了凶横气焰，自恃真阴元灵炼就的形体，可分可合，能聚能散，又善玄功变化，不畏暗算。没等对方说完，勃然暴怒，双双厉啸，将手中妖幡连连晃动，朝着发声之处乱指，由幡上飞起一片碧莹般的鬼火。立时阴风滚滚，鬼影幢幢，每一点碧莹之上，各托着一个狰狞鬼头，其大如箕，千形百态，猛恶非常，各张着血口，撩牙重重叠叠，发出各种极惨厉的鬼啸，怒涛一般飞舞上前。明娘虽然在暗处，未被发觉，因离身较近，也觉阴寒之气侵肌，由不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不敢大意，忙从暗中遁到茅棚下面，去与米、刘诸人会合。

正待合力下手，癩姑话也说完，自破隐形法，突然现身上前，手指妖徒，笑嘻嘻骂道：“你们这些鬼都没用处，这些鬼脑壳有什么相干？还是让我吹口气试试吧。”妖徒见那上千凶魂厉魄炼就的恶鬼在自口喷碧焰阴火，磨牙吐舌，只在四外环绕，不能近她的身。出来的敌人偏生得又丑又矮，一点看不出有甚奇处，越发愤怒。刚把手中妖叉一摇，待化血焰飞出，癩姑口已先张，只见一团赤红如火的光华电射飞出。妖徒如果小心，看出对方难惹，先用千里传音之法向北邙告急，这数千里的途程，妖鬼邪法玄妙，妖徒出时没有禁制，真灵相感，声息一通，可以立即赶到，二妖徒尚不致死。至不济，那两面恶鬼幡下的上千凶鬼，总可保住一些，不致全灭。只因凶横太甚，一念轻敌，以为妖鬼法令森严，自己是同门表率，不欲一战未交，便自示弱。

及见对方法宝、飞剑全未施展，忽然喷出一团火光，知是佛家降魔真火，和少阳神君师徒所炼内火一样，恰是自己克星，不禁鬼胆欲消，忙欲遁逃时，已是无及。那火来势如电，眼未及眨，忽自分散，化为一片火雨，将二妖徒全身围住，再行爆散。只听一片轻雷之声，密如贯珠，连妖徒带所持幡、叉全数消灭，连烟都未起一缕。那些恶鬼失了凭依，纷纷悲啸欲逃。米、刘诸人早把禁制发动，太乙神雷上下四外一齐合围，晃眼全部了帐。明娘才知癩姑真个法力高强，好生敬服。

正致谢间，癩姑道：“实不相瞒，我因你一见投缘，同丑相怜，意欲助你一臂。知道妖魂难伤，不惜损耗元气，除了两个为首妖魂。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妖鬼徐完见妖徒本命灯一灭，必定立即赶到，我能敌与否，尚难断定。我在此现身诱敌，你们仍照原定，不要管我。”说时，米、刘诸人早把阵法重新布置，以为妖鬼远在北邙山，连癩姑也觉几句话的工夫，未必就到。不料话还未完，二人便觉阴风扑面，肌栗毛竖。同时千万枝灰碧色的箭光，夹着一股极强烈的血腥，当头撒下，眼前一花，一个面如白灰，身穿白麻道装，头戴麻冠，相貌阴冷狰狞的妖道，带着二十多个和前两妖徒同样打扮的男女妖魂忽然出现。想是恨极，身还未落，先下毒手。如非癩姑道法高强，曾得屠龙降魔真传，明娘又是久临大敌，深知妖鬼厉害，时刻谨防，米、刘、袁星均极机警，应变神速，几遭不测。阴风才到，癩姑手一指，先放出一道白光，一片金霞挡在前面。明娘也放起一片青光，不约而同互相将身护住，遁退一旁，准备看清来敌，再行应战。

## 第二一回

闭户读丹经 明霞丽霄开紫府  
飞光摇壁月 朵云如雪下瑶池

棚下面，米、刘诸人见徐完已到，便不再等明娘退回，先自发动。妖鬼徐完因在妖宫看见妖徒本命神灯一灭，知遭惨死，不由暴怒，立即赶来，猛下毒手。及见幽灵鬼箭未将敌人打中，随将收敛万千凶魂厉魄炼就的妖术邪法，全数施展出来。痛恨之下，看出敌人共只几个无名小卒，越发愤怒。又因阵法催动，断他归路，见敌人用的是暗藏太乙神雷的玄门生灭两相禁制大法，以为此法虽然玄妙，却奈何自己不得，就杀眼前几人，太不消恨。决计施展全力一拼，至少也将敌人门徒杀死一半，才可稍平怨气。于是暗用鬼语密令手下的妖徒，在自己所放血沙幡紫焰护身之下，率领万千恶鬼，冒着雷火宝光，乘虚摄取敌人真魂。却独自冲破禁制，赶往敌人洞府，乘着首要诸人无暇迎敌，将门下男女弟子一网打尽。

谁知阵中禁制虽阻不住他，如想前进，却被一重佛光阻住，无论飞左飞右，飞得多高，只要往峨眉一面便被阻住。这才省悟，敌人埋伏以外，还另约有佛法高深的能手，用佛家须弥神光将前路阻住。知道厉害，不敢硬闯，急怒交加，退将下来。瞥见阵中雷火乱发如雨，打得那些恶鬼欲前又却，无法进攻。同时手下妖徒又吃小癩尼暗算了一个，受伤退下。当时恨到极点，便朝癩姑扑去。

原来阵中诸人多出身左道，识得厉害，互相联合在一起，只把雷火连连发放，以待时机，只守不攻，又在法宝、仙法护持之下，妖鬼无隙可乘，简直奈何不得。只癩姑一人自恃具有降魔法力，不畏邪污，不时在法宝、神光护身之下，乘机出没，伤害妖徒恶鬼。正在兴头上，忽见妖鬼徐完由隐复现，知他动作如电，便留了神。可是疾恶之性和其师当年一般激烈，见了便难容忍。恰值有一妖徒贪功心切，妄想乘机冒险，摄取袁星真魂，吃癩姑看出。知众妖徒均有徐完妖幡上分出来的紫焰护身，前侧面不能伤他，冷不防遁入土内，到了妖徒脚下，倏地冲出，扬手一团雷火，打得妖徒身受重伤，几不成形，败退下去。癩姑方觉此法妙极，眼看白影一晃，妖鬼临头。先飞起一团灰白色的冷焰，紧跟着右手一扬，又是千条惨碧绿光同时射到。这是徐完多年心血炼就的阿鼻元珠与碧血灭魂梭，不遇大敌，轻易不用，厉害已极，如换一人，不死也必重伤。癩姑却极机智，深知妖鬼难敌，早有戒心。知道敌人不是不知自己有宝光护身，善者不来，一见便纵神光往上飞去，端的迅速已极。本意还拿不定此宝深浅，没想遁走，打算暂避头阵，看来来路再说。哪知敌人追逐更快，差点没被打中。身外宝光只被碧焰扫着一点芒尾，立即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不妙。自恃通晓禁法，能冲出阵，忙即升空欲往峨眉遁去。如法施为，竟然无效，身后妖光阴寒之气已经袭近。百忙中飞星下射，往下飞落。

妖鬼必欲得而甘心，见她冲不出阵，不往回路逃，反倒落下，以为再妙不过，一指灰碧光华，掉头向下急追。满拟只要被二宝打中，纵有法宝护身，也要昏迷倒地，准可将生魂摄去。眼看流星赶月，首尾相连，敌人忽然回手，一团雷火打来，宝光竟被挡了一挡。不禁怒骂：“贼尼想逃命，真是做梦！”敌人已经落地，正指二宝下击，忽然不见。那地面已经敌人玄门禁制，鬼都难入，竟会被她遁走。怒不可止，便寻米、刘诸人发泄。哪知诸人法力虽然不济，太乙神雷威力极大，彼此俱难伤害。相持了一阵，妖鬼觉着区区小辈都不能胜，反伤了上千妖鬼和心爱门人，气得暴跳如雷。忽然发狠，竟将准备抵御三仙二老诸人的碧磷砂发将出去。米、刘诸人正用神雷抵御之际，见天已交子正，时辰将至，但仍不敢大意。忽见妖鬼取下身佩葫芦，朝外一甩，猛飞起百丈绿火，碧莹如雨，当头压下。太乙神雷尽管连发，却只稍微一挡，不能打退，反倒一分即合，越聚越多，潮涌压来。离身还有十丈以外，已觉阴寒刺骨，直打冷战，心正忧急。

沙、米二小同了神鸠伏身棚内观战，早就跃跃欲试。米余胆子最大，更是心急，几番欲出，俱以子正未至，吃沙余阻住。及见众人危急，又到了预定时辰，便对沙余道：“时至事危，再不出援，如被妖鬼得胜，禁制一破，现出茅棚，一样也隐不了身。我们初上仙山，何不冒一点险出去，也显得我们同门义气？”那只古神鸠已有多年不啖生魂，也恨不能早飞出去，闻言作势欲飞，将头连点。二人再往外一看，米、刘诸人已渐败退，面现惊惶。一时情急，刚将芬陀所赐二宝放起，各化成一团金光，一弯朱虹，飞身出去，便一声雷震，号令发动，正是时候。

同时那古神鸠迅速立起，呼的一声，茅棚整个飞起，直上高空。身于立即暴长十余丈，飞将出来，一声厉啸，飞扑上前。张开丈许大小的尖钩铁喙，喷出笔也似直一股紫焰，长虹吸水般，首先射向前面碧涛之中。只一吸，便把那些极污秽，频年聚敛无数腐尸毒气、污血阴秽以及万千凶魂厉魄合炼而成的碧磷砂，全数吸了进去。跟着伸开那大约丈许的钢爪，便向徐完师徒

抓去。说也奇怪，众妖徒多是生魂炼成的形体，能分能合，寻常的飞剑、法宝俱不能伤，可是被神鸮那带着乌光黑气的利爪一抓，便被裹住。再张开铁喙一啄一吸，立化黑烟，吸入肚内。当前两妖徒骤不及防，首先了帐。

徐完以前虽曾闻说白阳山古妖尸鸮后无华氏父子所豢神鸮，生前便具啖鬼之能，又在陵墓地底潜修了数千年，越发成了恶鬼的克星。但一想到自己师徒道法高强，此鸟连几个峨眉后辈俱敌不过，无甚可畏。后又闻说擒鸮的是芬陀再世爱徒凌雪鸿，也只以为此鸟至多能啖那些无主幽魂，不足为异，一时疏忽，没放在心上。这时正在凶焰高涨，自料转眼得手之际，猛瞥见对阵两个仙风道骨，通身佛光绕护，各指着一道朱虹的道童突然出现，才知敌人身后还有一层埋伏，斗了半日，竟未觉察。方自愧忿，未及施为，猛又听阵外一声雷震，紧跟着轰隆一声，一座茅棚倏地掀起，直上高空。由棚内飞出一个大雕般的奇形怪鸟，才现身，便暴长了十余丈，周身俱有五色烟光围绕。尤怪是五色烟光之外，由背腹到嘴边还隐隐盘着一圈佛光。瞪着一双奇芒四射，宛如明灯，有海碗大的怪眼，爪、喙齐施，势疾如电。一照面，先把千重碧焰吸进了肚，紧跟着两个爱徒又自送终，声势猛恶，从来未见。妖鬼做梦也未想到古神鸮如此厉害，不由惊急愤恨，一时俱集。又见门下妖徒恶鬼纷纷伤亡，敌人的神雷、法宝、飞剑更是连珠飞来，后出现的两童所用更是佛家降魔之宝，稍差一点的妖徒遇上，便被朱虹斩断。真气一散，敌势又甚，匆迫中，不及遁回凝合成形，吃神鸮所喷紫焰飞来，卷住往回一吸，立被吞入腹内，晃眼又断送了好几个。情知遇见克星，万难讨好，把心一横，一面暗发号令，命众妖徒收转恶鬼，速用本门遁形之法，随着自己往来路冲出阵外，遁回山去；一面拼着损耗数十年苦炼之功，运用玄功，再取神鸮的性命。如能除去此鸟，再凭自己一人，与敌一拼。

说时迟，那时快，心念一定，立率妖徒恶鬼往外飞遁。那逃得稍慢一点的，吃米、刘二人催动禁制，施展法宝，四面夹攻，多被雷火、宝光击散，做了神鸮口中之食。一任妖鬼逃得多快，也伤亡了不少。刚将妖徒恶鬼冲出阵外，神鸮已经追来。不再顾阵外还有什么埋伏，把满口鬼牙一错，重又回身。迎着古神鸮，猛将口一张，喷出一团鸡卵般大小的暗绿光华，照准神鸮打去。这是妖鬼运用玄阴真气炼就的内丹，能发能收，可分可合，比起九烈神君的阴雷还要厉害得多。神鸮贪功心狠，哪知厉害，眼看上当。恰巧癞姑与仙都二女一由地底穿行，一由空中飞到佛光左近，用洞灵箠裂石开山，先后由地底冒将上来，见妖鬼已经惨败逃出，便助米、刘诸人向前追杀。癞姑识货，知道妖鬼回头，必下毒手。一见暗绿光华喷出，忙喝：“此乃妖鬼内丹炼成的阴雷，神鸮小心！”

言还未了，神鸮已快吸到口边，忽然警觉，忙张大口一喷，飞出一团栲栳大的金光，迎头一撞。绿光立即爆散，却不消灭，随着徐完心灵应用，避开正面金光，化为一蓬绿雨，朝神鸮全身包去。神鸮仗着机警，将暗含口中的一粒牟尼珠喷出，没有妄吸入肚，炸伤肺腑，免去大劫。却没料到阴雷散后，妙用犹存，得隙即入，迅速非常。等到觉出不妙，将身上百零七颗牟尼珠齐化金光飞起，围绕全身，一片爆音过处，绿雨化为腥风消灭时，已吃阴毒之气乘隙而入。虽只少许，又非要害，一经察觉，便运用玄功，暗中抵御，不使阴毒之气深入骨髓，受伤已是不轻了。总算生性强悍，依旧奋力扑上前去，毫未退缩。

妖鬼一见阴雷打中神鸮，直如未觉，反现出一身佛光，将阴雷破去，

白伤耗了好些元气。这才觉出凶多吉少，有了畏心。敌人一个未伤，就此撤退，终究不甘。一眼看到对阵除那先遁走的癩姑重新出现外，又添了两个仙根仙骨的少女，报仇之外，顿起贪心。

一纵妖光，避开正面神鸪来势，随手发出阿鼻元珠。意欲出其不意，一下将二女打倒，摄了生魂就逃。哪知二女正想用法宝伤他，惟恐又发阴雷舍鸪打人，不及抵挡，早把辟魔神光罩放起，一个施展碧蜈钩，一个施展五星神钺，双方恰好同时发动，癩姑在侧，更恐二女无备受伤，扬手一雷。妖鬼阿鼻珠化成灰白光华刚刚飞出，忽见二女被一幢宝光罩住，光中突又飞出两道翠色晶莹的长虹和两团具有五色彩芒角，飘转星驰的奇怪宝光，电驰般飞至。妖鬼心想二女年幼无备，只有一道剑气护身，相隔又近，妖珠万无不中之理，十拿九稳可以将生魂摄去。百忙中下手，一心只在防备神鸪，没有留意二女。

万不料自己倒吃了太近的亏。这两件法宝俱非常物，妖鬼骤不及防，相去不足三丈，等到精芒耀眼，想逃已是无及。四道宝光一齐夹攻，双双绕身而过，竟将妖鬼斩为数段。

同时那阿鼻珠先吃癩姑一神雷打偏了些，神鸪正追妖鬼赶来，看出便宜，上了一次当，不敢乱吞，竟伸双爪，借着牟尼珠的佛光威力，抓抱了去。

这些原只瞬息间事。米、刘等原有六人，始终追杀，并未停手。只因妖鬼变化神奇，长于闪避抵御，不能伤他。这一受伤，斩做数段，正好众人的雷火、飞剑、法宝也纷纷赶到，一齐加紧施为，俱想在此把这些残魂余气全数消灭，永除后患。一时雷火金光、精芒虹霞蔚为异彩，顿成奇观。正在兴头上，方觉神鸪此时上来，正好吸取妖鬼报仇，为何退缩不前。忽然癩姑喊道：“妖鬼已经受伤逃走，你们还闹些什么？”众人闻言，抬头一看，空中满天光华交织之下，一片妖烟比电还急，正往东南方飞去，一晃无踪，适才合攻之处，哪有踪影。那只古神鸪身已缩小还原，在佛光环绕之下，直打冷战。

各收了法宝，忙赶过去一问。癩姑道：“这不妨事，谁叫它心狠口馋，差点没被阴雷打死。现仗佛光和它自有内丹，只一日夜，便可将身受阴毒炼化复原了。那粒妖珠已被我代为收存，等到了仙府，交它主人。”众人一看，只是龙眼大小一丸白骨，上面满是血丝，隐泛灰白光华，不想如此厉害。

正谈说间，石生忽自空中飞落，令众陪了三位来客返回仙府。并说适才对敌这一会，还来了好几十位仙宾，因被芬陀佛光所阻，吃白、朱二老在对面高峰接住，陪同观阵，今已飞往仙府。

原来白、朱二老知道徐完劫运未终，能使重创，已是幸事。一面暗中布置，设阵诱敌；一面暗请神尼芬陀在远处山上，暗用佛家大须弥如意障无相神光，将往仙府的路阻住，以防万一。虽然三仙算出仙机，终恐米、刘诸人力弱道浅，又以连日仙宾云集，不时到来，遇阻失礼，特在对面数十里外高峰上遥为监防，就便迎候来客。也是徐完晦气，那么厉害的妖鬼，竟吃几个后进打得落花流水，末了还损失了若干元丹，受伤逃去。

妖鬼本来玄功奥妙，先为二女所伤，只是一时疏忽，不及防御，当时吃了点亏。情知敌人厉害，万无胜理。而且不知神鸪重伤，只是勉力挣扎奋斗。以为再复成形，难免追逐，佛光护体，阴雷无功，有败无胜。又听空中鬼噪惨厉，知道仇敌上面还有埋伏。

休说手下妖徒，便那万千凶魂厉魄，也经自己多年苦心搜罗，摄取祭

炼而成，好容易得有今日，如被一网打尽，异日复仇更是艰难。情急悲愤，不敢恋战，就势放下几段幻影，连原身都未收合一起，便自向空遁去。妖鬼遁逃，最为神速，众人就追，也追不上。

神鸪神目如电，虽然看出，身中邪毒，已难支持，退了下去。等癞姑在旁识破，妖鬼早飞到空中，数段残魂，一凑便合，复了原形。四下一看，对方虽只几个少年男女，所用法宝如天遁镜、七修剑、修罗刀、太乙五烟罗之类，几乎无一不是妖鬼的克星。尤其是各有至宝护身，无隙可入，满天奇辉异彩，上烛霄汉。只杀得妖徒恶鬼纷纷伤亡，能逃走的不到一半，余者也正危急。自己已经上当，连失内丹、异宝，惊弓之鸟，不敢再用阴雷，以免又耗元阴。没奈何，只得强捺毒火，咬牙忍痛，一声号令，拼舍却为太乙五烟罗所困的一些妖徒恶鬼，施展玄功，化成一片妖云，护住残余鬼众，遁往北邙山而去。

朱梅随用千里传声，将金、石等四人唤往峰上，命石生传示米、刘诸人分别回山。

这一场恶斗，虽只两个多时辰，到的仙宾却是不少。计有矮叟朱梅的师弟伏魔真人姜庶同了门下弟子五岳行者陈太真，金姥姥罗紫烟同了门下弟子飞熊何玫、女大鹏崔绮、美仙娃向芳淑，江苏太湖西洞庭批把村隐居的散仙黄肿道人，武当山半边老尼门下武当七女中的照胆碧张锦雯、姑射仙林绿华、摩云翼孔凌霄、缥缈儿石明珠、女昆仑石玉珠等十二位外客。有的因本门诸长老交厚，先期赶来观光，就便襄助一切；有的是借着送礼，在其师未到以前先来观赏仙府美景，顺便结纳小一辈的教外之友。至于峨眉本派赶来的，是云灵山白云大师元敬，同了门下女弟子郁芳蘅、万珍、李文衍、云紫纳师徒五人。

朱梅率众弟子陪着正要走时，遥见东南天边飞来一条彩虹，其疾如电，似往峨眉后山飞去。快到众人头上，金姥姥笑道：“这是何方道友？遁光如此眼生。作客观光，心急则甚？”朱梅笑道：“你没见适才仙都二女还要急呢。来人大约是海外散仙的弟子。”追云叟接口道：“我看许有甚急事。齐道友等闭洞参拜，仙府除了外客，多是后辈，待我接他下来，问有何事。”说时，彩虹已经飞远，追云叟将手一招，便自飞落。见来人是个绝美秀的少女，飞行正急，突被人无故行法降落，老大不快。见了众人，秀眉一耸，嗔道：“我自往峨眉仙府寻我师父，并参见诸位前辈仙长，你们无故迫我降落，是何原故？”追云叟笑嘻嘻正要开口，石玉珠最喜结纳同道，见这少女年约十六七岁，美秀入骨，英爽之中却带着几分天真，动人爱怜。听她说话颇傲，知道二老脾气古怪，恐其无知冒犯，忙代引见道：“这便是齐真人的好友，嵩山二老中的白老前辈，适才在此驱除妖鬼。我等俱往仙府观光，为佛光所阻，在此少候。现正要走，因见道友飞行特急，恐有甚事，故此招下问询，原是好意。道友令师是哪一位？”少女闻言，立即回嗔作喜道：“家师姓叶，在海外金钟岛上修炼。因闻左近乌鱼礁四十七岛妖人，有乘家师远游，约同来犯之事，赶来禀告。不知诸位老前辈与诸位道友在此，言语不周，尚乞原谅。”

追云叟笑道：“我老头子生平有一句说一句。目前我还遇见天乾山小男的徒弟，听说乌鱼礁四十六岛那些没出息的海怪，见了叶道友望影而逃，竟敢乘虚侵犯仙岛，胆子不小。只是令师不在，你又来此寻她，岛上不更越发空虚了么？”少女脸上一红，答道：“弟子只是听说，尚未实见。再者荒岛

同门和宫中侍女尚多，也还能够支持。初入仙山，又不知家师是否在此，还望老前辈指点。”追云叟道：“仙府就在前面，不过开府还得数日，你如晚到三天，正凑上这场热闹，不但报了信，也可观完了礼再走。今日到此，不论令师随你同归与否，俱都错过，岂不可惜？昨天也有两个找师父的，他师父因为到的人多，嫌他不该期前赶来，主人又没留他，不好意思，只得骂了徒弟，一同回去，连自己也不看了。其实这有什么？齐道友还托我们多找几个年轻人来观礼，给他壮门面呢。”

因那两个没对我说，又看不起我，懒得管。他师徒走了，我又后悔，像怪对不过他似的。”

这少女名叫朱鸾，乃金钟岛主叶缤第二弟子。这次听说峨眉开府盛典，本就心切观光；日前又和同门打赌，吃了将，借着寻师报警为由，想到峨眉开开眼界。来时凭着一鼓勇气，自觉有词可借，一味加紧飞驰，惟恐不能早到。及至被追云叟拦住一说，忽然想起：“师父法令素严。乌鱼礁四十七岛妖人乘虚来犯之事，师父在岛时已经知道，并未放在心上。行时曾说，和峨眉素无渊源，此次前往观光，乃是谢师叔引进，所以门人不便带往。自己一时和同门负气，冒失前来，到得如是时候也好，偏又早到了两天。万一师父生气，迫令回去，热闹看不成，还被说上两句，岂不丢人？”想到这里，不由又急又气，又不便中途回去，不禁作难起来。

众人闻言，早看出朱鸾假公济私，借题来此，追云叟有心逗她发急。但知此老最喜滑稽，性情古怪，不便插嘴。后来还是金姥姥见她惶急可怜，笑对追云叟说：“闻说杨道友前生便是令夫人凌道友转世，与叶道友两世深交，日前已在元江相遇，近由龙象庵一同来此，不知到了没有？峨眉开府，亘古未有之盛，难怪他们这些后辈俱都千方百计想来观光。此女不远万里来此，少时叶道友如有责言，我们大家代为关照如何？”追云叟道：“姥姥你莫弄错，她是因为妖人作祟，向叶道友报警来的。如是专为观礼而来，我和朱矮子是总知宾，不问来人是甚路道，早按客礼相待，接了同行。凭她师父是谁，不等礼成以后，是不放走的了。我知叶道友门下四个弟子，倒有两个和我有渊源。内中一个还是以前那老伴没转世时，由血胞里给抱去的。我知她是谁？我和叶道友又没甚交情，以前只是内人单独和她来往。要是个不相干的，谁耐烦去舍这个老脸？”

朱鸾先听提起凌雪鸿，本就心动，未及开口。闻言猛想起：“听师父说，我自己乃师父好友凌雪鸿的晚亲。生才三日，便全家死难，多蒙凌雪鸿得信赶来，由一恶奴手中将自己救下。因她也是劫运将临，恐怕不能终始其事，特意送往小南极，转托师父教养。”

不久她便在开元寺兵解坐化。每一想起救命深恩，日常乞求上天，盼她早日转世相见，终无音信。不料竟来峨眉，还与师父一起。她前生的丈夫正是这位老前辈，怎倒忘却？照这语气，分明是怪自己荒疏失礼，一见先就出言冒犯，又未自报名姓所致。”念头一转，忙即乘机改口道：“弟子朱鸾，只为观光心急，又不知是前辈尊长在此，诸多失礼，千乞老恩伯恕过这不知之罪吧！”随说，便即跪拜下来。

追云叟原是一见便知此女来历，别有用心，并非专为作耍。闻言哈哈大笑道：“你在叶道友门下五十余年，可曾对你说过你隐藏发际的朱纹来历么？”朱鸾答道：“弟子也曾问过，并还请问仇人姓名下落，家师均说须等凌恩母转世，始能见示。弟子因恐仇人早死，当时想起还在着急呢。”追云

叟道：“你那仇人，哪得便死？日内便要来此赶会，凭你这点本领，决非对手。你那凌恩母已经转世，现改名杨瑾。她前因分毫未昧，道法反更高深。等她到了峨眉，你可问她，自有计较。令师现在峨眉，你见时如照适才所说，她必当你假公济私，擅自离山，也许令你回去，这热闹就看不成了。你可说日前在岛上闲眺，遇我走过，说起你那大仇要往峨眉观光，为此拼受责罚赶来。再有你恩母为你说情，就不会令你走了。下次见人，不可再如此狂妄，凡事须等问明来历再说。”

朱鸾好生感谢，拜领教益，起立要走。又见两道青虹经天而来。金姥姥认得是同门师妹岷山玄女庙步虚仙子萧十九妹，同了她惟一爱徒梅花仙子林素娥。连忙扬手招下，互相见礼。这才同驾剑光，往峨眉飞去。石生等一行也相继赶来，到了后洞降落，一同走将进去。

妙一真人等本门诸长老俱在以前长眉真人收藏七修剑的中洞以内，闭洞开读仙示，准备施展仙法，开辟五府。太元洞内只有妙一夫人、元元大师、顽石大师等本门几位女仙，陪了媪姆师徒、青囊仙子华瑶崧、神驼乙休、叶缤、杨瑾等仙宾在内谈说。后辈来客俱由齐灵云、岳雯、诸葛警我三人为首，率领一干暂时没有职司的男女同门，分别接收礼物，陪往别室相聚，或往仙府各地游览。二老率众人入内，宾主分别见礼。归座之后，众弟子也各上前参拜复命。妙一夫人嘉奖了几句，命将神鸩留下，紫玲、金蝉领众弟子，除有事者外，各去别室相聚。

杨瑾说：“众仙聚谈，神鸩不宜在此，最好仍交沙、米二小，择一静室调养。”乙休接口道：“此鸟今日居然给妖鬼一个重伤，使他大伤元气，功劳不小，不要辜负了它。”

我生平不喜欢披毛戴角的玩意，独于这里的神鸩、神雕却是喜爱，这只古神鸩尤为投缘。

令师想使它应此一劫，故此任其身受阴雷寒毒，一粒丹药也不肯给，我偏不信这些。昔年为一好友，受了轩辕老怪阴雷之灾，曾向心如老尼强讨了几丸专去阴雷之毒的灵药，不曾用完，恰有几丸在此。待我送它一丸，医好了它的苦痛，再令人领去，与它两个鸟友同在一起。它们俱是通灵之物，也无须人看守，包我身上，决没有事。我知那两个小人生自焦侥之野，好容易遇到这等福缘，正好任其到处游赏，饱点眼福。何苦给他们这苦差使，守在室内，不能离开？”说罢，便递了一九色如黄金的灵药过去。神鸩这时伏身杨瑾膝头上，正在通身酸痛、麻痒、寒颤，难受万分，闻言猛睁怪眼，张口接住，咽了下去。

媪姆笑道：“乙道友意思甚妙。我也索性成全你，早免这场苦痛，好去和你那几个同伴仙禽说笑闲谈吧。”随说，把手一招，神鸩便纵向媪姆手腕之上，目视乙、媪二人，大有感谢容色。媪姆道：“叫你复原容易，再遇妖孽，如要抓他，一下便须抓死，免留后患。你的劫难尚不止此呢。”随伸手连抚神鸩全身，忽然往起一抓，便见尺许大小一片暗绿色的腥烟随手而起，似是有质之物，聚而不散。姜雪君在旁，忙道：“师父，给弟子吧，不要毁掉，将来也许有用。”媪姆笑道：“你也真不嫌污秽，你要便自己收去。”雪君笑道：“还请师父使它还原才好，省得又用东西装它。”媪姆笑道：“你真是我魔星。”说时，手指尖上忽起了五股祥光，将那一片腥烟裹住，略转一转，祥光敛处，变成米粒大小十五粒碧色晶珠。雪君接过，塞向法宝囊内。同时神鸩也疾苦全消，朝着乙、媪、杨三人，长鸣叩首致谢。

妙一夫人便命林寒领了米、沙二小，将神鸠送往仙籁顶旁雕巢之内，与神雕、神鹭、神鹤等仙禽在一起。并嘱雕、猿等不许无事生非，沙、米二小如欲游玩仙景，可令虎儿引导。杨瑾也嘱神鸠务要安分，须知作客之道。追云叟笑道：“这倒不错，鸟有鸟友，兽有兽友，各从其类，同是一家，自己鸟决打不起来。”杨瑾哪知别有用意。嫫姆、乙休却都明白，因都生性疾恶，没肯说破，只当闲谈放过。

这时一千后辈多往别室去寻同辈友好，相聚游玩。只仙都二女和朱鸾因有话说，尚在室内。叶缤已问完了二女此行经过，闻知多年寻访无着的故交至好，竟在小寒山闭关虔修，并有如此高深的法力，欣慰已极。决计开府之后，告知谢山，同往相见。妙一夫人道：“前闻嫫姆大师说起小寒山神尼佛法高深，久欲拜访，只为她终年坐禅清修，只芬陀、嫫姆二位老前辈偶往一见，未便惊扰，迟迟至今。铁门巨木一撤，此后不特更要多积无量功德，异日道家四九重劫，又可得一大助了。”叶缤道：“孙道友实是至情中人，异日如有相需之处，可以一招即至，夫人随时见示，当必应命。”妙一夫人谢了。

叶缤随令朱鸾回话。朱鸾见师父面色微沉，方在心慌。追云叟朝杨瑾使了一个眼色。

杨瑾先未留意到她，定睛一看，忽然想起前生之事。未及开口，朱鸾已照追云叟所教的话，一一跪陈。杨瑾忙将她唤起，接口问道：“此女当年的事，姊姊还没对她说么？”叶缤叹道：“自闻贤妹开元寺兵解之讯，心如刀割。因在事前毫无闻知，否则此劫也并非躲不过去。先颇悔恨，后来才知恩师有意成全，心才平些。自知力薄，她那仇人近来颇知敛迹，党羽又多乌鱼礁群邪，恐树敌太众，一击不成，反致债事，延迟至今。意欲候到贤妹转世相见，再作计较。此次重逢，尚未归岛，所以还未对她说明。她那仇人虽未奉齐真人请柬，既来观光，终是外客，如何可以在此生事？我看此女虽然亲仇时刻在念，但她适说并未告知同门，推说四十六岛妖人将要来犯，寻我报警。只恐先并不知仇人要来，志在观光，受别位道友指教，改了主意，也未可知。我意由她在此，候我同归，暂时还是不与明说，事后再作计较的好。”朱梅笑道：“叶道友怕给主人惹事，这并不然。这些不请自来的，好人不是没有，但多是心存叵测。到后见事不行，便知难而退，稍有可乘之机，立即兴风作浪。真是可恨已极！这里主人决不怕事，但告令高足无妨。”叶缤还是不肯，一面婉言谢却，一面严嘱朱鸾，即便有人指点，不奉师命，也不许妄动。

乙休、二老只是微笑不言。朱鸾虽觉委屈，总算观光之愿已遂，说完了话，便由旁侍女弟子领了出去。

在座诸仙均爱仙都二女，留在室中奖勉了一阵。妙一夫人特将李英琼及易静二女唤进，命领二女各处游玩，俱各欣喜辞出。不提。

因是开府期近，那本在仙府坐镇以及陆续到来的，或是奉命出外，去而复转的老一辈中人物是：峨眉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夫妇、东海三仙中的玄真子、嵩山二老追云叟白谷逸和矮叟朱梅、髯仙李元化、成都碧筠庵醉道人、近年移居西天目山的坎离真人许元通、罗浮山香雪洞元元大师、云灵山白云大师、陕西大白山积翠崖万里飞虹佟元奇、云南昆明开元寺元觉禅师、贵州香泉谷顽石大师、黄山餐霞大师，以及神驼乙休、嫫姆、姜雪君、青囊仙子华瑶崧、金姥姥罗紫烟、黄肿道人、伏魔真人姜庶、李宁、杨瑾、叶缤、

步虚仙子萧十九妹等。

本门晚一辈的，男的是：诸葛警我、岳雯、严人英、金蝉、石生、庄易、林寒、白侠孙南、石奇、赵燕儿、杨鲤、龙力子、七星手施林、神眼邱林、苦孩儿司徒平、铁沙弥悟修、黑孩儿尉迟火、云中鹤周淳、易家双矮易鼎和易震、南海双童甄良和甄兑、独霸川东李震川、灵和居士徐祥鹅、周云从、商风子、章虎儿、张琪、黄玄极等；女的是：齐灵云和霞儿姊妹、李英琼、余英男、秦紫玲和寒萼姊妹、墨凤凰申若兰、女神童朱文、女殃神郑八姑、周轻云、女空空吴文琪、红娘子余莹姑、女神婴易静、廉红药、凌云凤、裘芷仙、章南姑、郁芳蘅、李文行、万珍、云紫绢、陆蓉波、金萍、赵铁娘，以及由金姥姥罗紫烟转引到本门的女飞熊吴玫、女大鹏崔绮、美仙娃向芳淑等。

外客方面，以及打算另立宗派，未将门人引进到峨眉门下的是：青城山金鞭崖矮叟朱梅的门人长人纪登、小孟尝陶钧，伏魔真人姜庶的门人五岳行者陈太真，滇西派穷神怪叫花凌浑的门人白水真人刘泉、七星真人赵光斗、陆地金龙魏青、俞允中，素因大师及其门人戴湘英，玉罗刹玉清大师及其门人张瑶青，武当山半边老尼门下武当七女中的照胆碧张锦雯、姑射仙林绿华、摩云翼孔凌霄、缥缈儿石明珠、女昆仑石玉珠，屠龙师大的门人癩姑，小寒山神尼的门人、谢山的义女仙都二女谢琳谢瓊，金钟岛主叶缤的门人朱鸾，步虚仙子萧十九妹的门人梅花仙子林素娥。

峨眉再小一辈的是：齐霞儿的门人米明娘，李英琼的门人米翥、刘遇安、袁星，郑八姑的门人袁化，凌云凤的门人沙余、米余，以及英琼的神雕佛奴钢羽，紫玲姊妹的独角神鸢，髯仙李元化的坐骑仙鹤，杨瑾的古神鸠，金蝉所培植的芝人、芝马等。

好在凝碧仙府广大，石室众多，仙景无边，长幼两辈宾主各有各的住所。本山本就出产不少灵药异果，新近又由紫云宫移植了许多珍奇果品，加上海内外岛洞列仙所赠仙酿果实，堆积如山。灵云等为了开府，又自制了各式美酒甘露。由裘芷仙、章南姑、米明娘、松鹤二童、袁星掌管仙厨，随时款待仙宾，井井有条，一丝不乱。

到了第二日，先是宜昌三游洞侠僧轶凡命烟中神鸢赵心源、梨花枪许钺，持了一封亲笔书函来见妙一真人，说自己功行将完，赵、许二人俱非佛门弟子，拟转引到峨眉门下，请求破格收录，并说自己事完即至。随后便是长沙谷王峰的铁蓑道人带了朱砂吼章彰的门人湘江五侠虞舜农、木鸡、林秋水、董人瑜、黄人龙前来赴会，也是将五侠引进到峨眉门下。俱先参拜妙一夫人等各位师长，静候掌教真人开洞后重行拜师之礼。不提。

到了傍晚，轻易不与人相见的百禽道人公冶黄忽然赶到，见过太元洞诸仙，便把前在莽苍山阴风穴中得来的冰蚕交给妙一夫人，转还金蝉、石生，并告用法和一切灵效。

正谈说间，后洞值班的徐祥鹅忽然入报，说崂山麻冠道人司太虚求见。异教中的不速之客，在期前赶到的，尚是头一个。神驼乙休道：“这种人，理他则甚？”青囊仙子华瑶崧道：“此人自从金鞭崖一败，深自悔悟，好些妖人约他出与正教为仇，他都不允，似是一个悔悟归正之士。此番不请自来，必有原因。他与别的旁门左道不同，既来作客，不妨给他一点礼貌。进来看是如何，再作计较。”妙一夫人深以为然，便欲出迎。追云叟道：“正主人无须前往。我和朱矮子今日本该到前山守望，他又和朱矮子前有过节，不如由

我二人去接他进来。他要好呢，便和他把前帐一笔勾销，交个朋友，引来洞中；不好，当时打发他走。我二人这就往前山去。”说罢，不俟答言，往外便走。妙一夫人还恐二老把来人得罪，方欲请转，公冶黄道：“道友放心，此人来意不恶，两矮子只是故意装疯，他们比谁都知分寸，决无妨害。”

一会，周淳忽又陪引几位仙宾进来。众人一看，乃是元江大熊岭苦竹庵的大颠上人郑颠仙，同了门下弟子辛青、慕容贤、慕容昭、欧阳霜等师徒五人。众人连忙离座，分别礼见归座。辛青等四人均捧有礼物。妙一夫人等谢收之后，便命旁侍女弟子领去别室款待。叶缤笑问：“颠仙怎今日才到？”颠仙答说：“本定早来，因受一至友之托，往广东珠江蛋户船上度两个转劫的散仙。不料那两个少女已被妖人司空湛看中，本性已迷，眼看要落陷阱，幸我早到一步，费了不少的事，将她们救下，引度入门。最终吃司空湛赶来发觉，如非极乐真人与谢道友路过相助，贫道虽能脱身，二女必定被他夺去重入罗网了。暂时不能带来此间，又防妖人不肯甘休，到处为她俩寻觅藏身修炼之处，昨日方得寻到。为此前后耽延，反被二位道友先到了。玉清道友不是早来了么，怎么不见？”妙一夫人道：“她先还在这里闲谈，因她性情和易，谦虚善谈，法力既高，见闻又博，一些后辈个个和她亲密，都喜讨教。偶从来此，只要外子不在，众弟子便千方百计借故进来，将她引走。请益多闻，原是佳事。众弟子职司虽已派定，时还未至，开府以后便须各勤修为，难得有此良晤，也就没有过问。此时想在头层左偏大石室内，与这些后辈新进高谈阔论呢。道友如欲相见，命人去请好了。”

颠仙正要开口，看了神驼乙休一眼，笑道：“贫道只是随便一问，并无甚事，何必打搅众高足们谈兴？少时自往前面看她好了。”乙休何等机警，闻言立笑道：“颠道友，我已访出伏魔旗门下落，只为开府事重，受齐道友之托来此，无暇分身。你寻玉罗刹，必是为了此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知道妖贼藏处，也不会立时赶去，隐瞒则甚？”颠仙笑答道：“并非隐瞒，区区妖孽，也不值真人一击。只为内中还有少许牵连，贫道也是前日才知道底细，必须与玉清道友商议之后，始能奉告。真人鉴谅为幸。”乙休道：“你们总爱吞吐顾忌。过了这几天，略用心思，便可查出底细，不说也罢。”颠仙微笑未答。

青囊仙子华瑶崧问道：“道友来时，可曾见着洞口有一穿着麻衣冠的道者么？”颠仙道：“是司太虚么？这位道友近来实已痛改前非。来时曾见他和白、朱二老在仁云亭内聚谈，好似商量甚事。匆匆相见，我正要走，朱道友将我唤住，令转告诸位道友，说他和司道友要往本洞上面去办一事，办完即陪司道友同来。说罢，三人一同隐形飞去，因和诸位道友相见问话，还未顾得说呢。”

众人闻言，料知前洞必有事故发生。妙一夫人方想命人去唤仁云亭值班的门人来问，随见岳雯进洞禀告，说二老在上面用千里传音，命岳雯寻到南海双童，少时前往上洞门外候命，去时踪迹务必隐秘。并令告知妙一夫人，说神驼乙真人到时，曾将由洞顶到下面的山石一齐打通，为仙府添一美景。后来虽经大师伯用仙法暂时隐去，真正厉害的对头仍不免看破，正日无妨，期前却须留意，以防妖人混入。还说以后来客更多，哪一派人都有的，不能一律往太元洞内延款。最好将仙籁顶附近两处石洞收拾出来，专备那些心存叵测的异派中人栖息。太元本洞也用仙法另开出两个门户出入，以分宾主。各位道友也可自在游戏，各自结伴分居，无须都聚一室。说罢，拜辞走出，去

寻南海双童。不提。

乙休笑道：“两个矮子话倒不差，只是齐道友和我们商议时，他们没在此，没有听见罢了。”妙一夫人道：“此次开府，不知多少艰难，如非诸位道友前辈鼎力相助，事情正难意料呢。事虽议定，还是乘着外人一个未来，早些准备为是，省得他们来了，看出我们先有厚薄之分，多生恶感。”乙休笑道：“这些旁门中的蠢物，谁还怕他不成？如说歧视，我先不住此洞，径去仙籙顶小洞穴内栖身好了。”妙一夫人道：“那洞高只容人，大才方丈，地甚狭隘，如何可容仙履？”乙休笑道：“那洞虽小，位居半崖腰上，独具松石之胜，飞瀑流泉，映带左右。尤其洞外那块磐石和两个石墩，恰似天生成供我下棋之用，既可拉了令高足们据石对弈，又可就便照看我新辟出来的通路，免被妖人混进，朱矮子说我冒失。”

百禽道人公冶黄道：“乙道友说得极是。我就知道有好些异派能手，特意在期前两三日赶来，相机作怪。他以客礼而来，不是公然反面，主人自不便和他明斗。既有诸高明之士在此，乐得装作不知。由诸位来客各自认定来人，分别相机应付。主人不动一点声色将他打发，并还显得岳负海涵，大度包容，岂非极妙？依我看，仙府美景甚多，行止坐卧无地不宜，几天工夫，何必要甚栖息之所？简直主人无须作陪周旋，这里只作为来宾初到，与主人相见之地。不论来人长幼辈分，见过主人，便可随意游散。另外再择空旷之处，或是山巅水涯，景物佳处，驱遣六丁，暂时建造出数十处居室，设备整齐，以为这些介乎敌友之间的人们下榻之需，以示我们接待周详，起居安适，免得枭鸾并集，都住在一处。”众人闻言，齐声赞妙。

白云大师笑道：“这一层，大师兄和掌教师弟已经想到。并且白、朱二道友带来紫云宫无数神沙，千万间金庭玉宇，弹指即成。只是白、朱二道友送这珍奇神妙的礼物，意在为仙府添一奇景，准备到时故作惊人之笔，不欲事先泄漏，更不愿给对头们住那么华美精妙的楼阁。本洞石室不下数百间，足敷应用。又因来宾不论何派，均是道术之士，稍有掩饰，便被识破，反而貽笑，弄巧成拙。既备下这好屋宇，一切几榻陈设均须相配，才显出仙家富贵，气象万千。尽管来宾并不一定真须寝室，一切几榻设备均须一律齐全。

屋宇容易，这些东西仓猝间却没处弄去，假的又不能用，也不便以尘世中的俗物充数。

借的地方不是没有，无如用的人多是妖邪一流，如何好向人家开口？掌教师弟连日谨慎虔诚，一意准备开读先师法谕，主持根本大计，把此事视为寻常。好在洞中设备已早齐全，未以为念，把款待来宾居处，由妙一夫人掌管。虽然打算简便一些，就着本洞各石室原有设备款待，因算出有位仙宾来此，锦上添花，尚还未定呢。”

公冶黄便问：“那人是谁？”妙一夫人道：“我只知凌道友夫妻引来。那日也是因为诸位道友谈起用紫云宫神沙建立楼阁之事，白、朱二老固执不允。偶然占算，刚刚算出一点因由，事由凌道友夫妻而起，内中还有一位未曾见过的道友。忽似有人暗用法力蔽了灵机，心中奇怪。二次运用灵机虔心占算，反似并无其事。我料凌道友也是故作惊人之笔，有意突然其来，到时再行明说，不欲前知，也说不定。”乙休笑道：“这两矮朋友真个小气，现成露脸的事偏不肯做。五府开辟，到处玉柱金庭，千门万户，仙山宫室不消说了。其前再有人来凑趣，在各风景佳处添上许多琼楼玉宇，叫来人开开眼，还可把他们隔开，以示邪正不能并立，真乃快事。不过夫人道法高深，凌花

子那点门道，想在千里以外心动神知，将夫人蒙混过去，还办不到。即便是另一位高人，也必适逢其会，不能久隐。我们何不再同占算，看是什么来路？”

妙一夫人前日算过之后，便值仙宾云集，忙于接待，无暇及此。这时谈到，也觉凌浑夫妻法力未必胜过自己。说完了话，早在默运玄功，暗中推算，闻言含笑点头。约有半盏茶时，忽笑道：“凌道友夫妻已同诸位道友快起身来了。”乙休也笑道：“我说夫人前日乃是适逢其会如何？如是来人的师父还差不多，眼前诸位如何能有那么高深的法力？”嫫姆也笑道，“足见主人盛德感召，连这位闭宫千年，永不和人来往的老前辈都肯破例，命门下两辈弟子来作不速之客，参与盛典，并且来得恰是时候。他们到后不久，刚布置完，便是群邪相继登门，正好使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就照乙道友与公冶道友所说行事，分散开来好了。还有一层，适才洞顶来一妖人，已由白、朱二位和司太虚一同打发逐走。余者自称观礼，尚须延揽。由明日起，便要陆续到来，内中虽多能手，好些均不值一击。我意各自量力应付，连众门弟子也可登场，就便历练。但是不到来人真有举动，那怕看出，不可先发，最好无形之中给他一个警戒，仍使礼成而去，使其知畏惧之余，略有愧悔。我师徒此来，专为应付一人。请在洞中借一净室，子夜以后，便不出面，以防事前警觉。法力高深的诸位道友，也是能不出面，便不出面，最好寓干戈于玉帛，只有暗斗为妙。外人一到，由几位作主人的先在此地相见，略为叙话，便引往新建宾馆去住。此辈鬼蜮成性，多么无耻之事也做得出，因主人相见的一会，难免不闹玄虚。只装不知，无须理会，自有贫道暗中防卫。还有宾馆之中须有人服役，门弟子虽然众多，一则多有职司，二则须防暗算，再者这些妖邪也不配众弟子为之服役。好在凡是接请柬前来的，已有各方友好代陪延款，众弟子全都知晓。这些邪魔外道，由我师徒略施小技，代为料理。只命管理仙厨的人，按着定时，将酒食盛入器皿备用便了。”妙一夫人等再三称谢。

神驼乙休因百禽道人公冶黄于弈也有同好，便说这里后辈中颇有两个能手。议定以后，便同走出，去寻岳雯觅地对弈去了。

二人走后，郑颠仙径去寻找玉清大师，商量前事。不提。

青囊仙子华瑶崧笑道：“乙真人道法高深，是散仙中有名人物。不料弈棋这等爱法，人之癖嗜，一至于此。”妙一夫人道：“此老如非结习难移，神仙位业何止于此？他于弈如此癖嗜，还不是好胜之心太重所致？”顽石大师笑道：“华道友，我还告诉你一个笑话。此次开府，门弟子多有职司。齐道兄一为防备乙道友这几天在外自寻苦恼，万一吃对头用计一激，赶上门去，又蹈前辙。二为这里也实须他，向他力说，开府以前有好些异派妖人扰乱，一干主脑俱要闭洞，参拜行法，白、朱二老照顾不来，非他来此坐镇不可。强约了来，又恐日久不耐。派给岳雯的职司，便是陪他下棋饮酒，对他本人却未明言。他知开府事忙，岳雯又贪图和诸新旧同门相聚，总躲着他。先一二日还不好意思，适才见了岳雯，不觉技痒，终于忍不住，借题发挥。他不知怎的，只爱和岳雯、诸葛警我这两后辈对弈。分明已有了公冶黄作对手，还不时要找岳雯。齐道友神仙也讲世故应酬，岂非可笑之事？”叶缤笑道：“适见乙道友和妙一夫人俱都玄机奥妙，遇事前知。

下棋原是对猜心事，这样高深法力，对手有什么杀着全可算出。棋着前知，胜负早定，下时有什意趣，如此爱法？”顽石大师道：“道友哪里知道。他们下时，各凭心思学力，决不比玄功占算取胜。据说岳雯近来棋道大

进，只要乙道友让一子，往往弄成和局。输得最多时，也只四五子之间。诸葛警我仍要他让四五子，才能勉强应付。司徒平更差。

所以他最爱和岳雯相对。岳雯心高志大，为了陪他下棋，虽然得到不少教益，仍恐误了修为，老是设法躲避，真是可笑。如果神仙下棋要运用玄机占算，有何意思？那烂柯山的佳话也不会有了。”

群仙言笑晏晏，不觉子夜将近。嫫姆大师和姜雪君便起身告辞道：“子时一过，崔、凌二位道友便陪仙宾同来，顷刻之间，便增建出好些楼阁亭榭。此与幻景不同，明灯丽霄，彩云匝地，为仙府生色助威不少。异派中人到此，便吓也吓他一跳。只借仙山楼阁一经建成，妖邪便接踵而至。愚师徒尚须准备，不复随同诸位迎候，须俟仙府宏开，始能晤对。咫尺缘铿，稽此良晤，见时烦代为致意吧。”妙一夫人知道少时与凌浑、自发龙女崔五姑同来的这几位散仙，虽与众人无一相识，但是得道已近千年，总算是前辈中人。嫫姆不愿随众出迎，又不便当众自高。仙府行即多事，委实也须先作准备，正好借题退去，自归净室，准备应付。忙即称谢，亲自陪往后洞净室之内。一面唤来廉红药，令在室内随侍候命。

红药自从嫫姆师徒一来，心念师门厚恩，又知会短离长，本就万分依恋。无如仙宾众多，俱在洞中聚集，除奉命轮值者外，门弟子无事不敢擅入。只逐走妖鬼徐完复命时，匆匆拜见。虽随众同门辞出，心仍恋恋，只在门外守候，难得离开一步。巴不得随侍在侧，稍解怀慕。妙一夫人和嫫姆师徒早就看出，心颇嘉许，俱是有意成全。红药只图多和师父、师姊亲近，并未想到能有什么好处，闻召大喜，连忙赶进。嫫姆笑对妙一夫人道：“此女天性至厚，福缘也复不恶，今归贵派门下，自是她的仙福。只惜此女根基禀赋稍差，尚望道友加意栽培呢。”夫人道：“老前辈法力无边，稍出绪余，她便受用无穷。

后辈今日令她随侍，也是仰望老前辈赐以殊恩，有所造就呢。”嫫姆道：“此语尚不尽然，法与道不同。贵派玄门正宗，异日循序渐进，自成正果，年时反倒无多，愚师徒论法术，自不多让，论起道行，终因起初驳而不纯，欲速不达，在辛苦修为了几百年，迟至今日，始能勉参上乘功果。一样成就，却不如贵派事半功倍，既速且稳呢。长一辈的不说，即以连日所见众门弟子，入门才得几年，哪一个不是仙风道骨，功力都有了根底？此岂别派门人所能梦见？我既救度她一场，她又如此纯厚，不忘根本，自是不能忘情，无所加惠。但我师徒所赐，只是身外之物与御敌降魔之功，至于仙业造就，仍要仗诸位新师长呢。”妙一夫人道：“老前辈一再垂嘱，后辈敢不惟命。”姜雪君笑道：“是时候了，夫人请延嘉客去吧。”

妙一夫人随即辞出，默运玄功一算，来人已在途中。便命轮值弟子召集全体门人，除有职司者，一齐出迎。众弟子已早得信，齐集洞外候命，闻呼立至。在室诸仙客，多知来人是千年前人物，闻名已久，从未见过，俱欲先睹仙仪为快。当下除乙休、公冶黄外，俱由妙一夫人为首，率领长幼两辈群仙，算准到的时刻，迎将出去。

一会儿到了后洞门外，时当子夜。云净天空，月明如昼，清辉广被，照得远近峰峦林木、泉石花草，都似铺上了一层轻霜。天空是一望晴碧，偶有片云飞过，映着月光，玉簇锦团，其白如银。右有群山矗立，凝紫黄金，山容庄静。左有危崖高耸，崖顶奔涛滚滚，浩无涯际，闪起千万片金鳞，映月而驰。到了崖口，突化百丈飞瀑，天绅倒挂，银光闪闪，直落千寻；钟鸣玉振，宏细相融，汇为繁籁，传之甚远。更有川藏边界的大雪山遥拥天边，

静荡荡地雪月争辉，幻为异彩。端的景物清丽，形势雄奇，非同恒比。

众人指点山景，正说夜景清绝，青囊仙于华瑶崧笑指天边道：“仙客来了！”众人抬头一看，天空澹荡，净无纤云，只东南方天际有一片彩云移动，其行甚缓，迥与飞剑破空，遁光驶行，顷刻千里之势不同。华瑶崧叹道：“瑶岛仙侣果自不凡。我们剑光如电，刺空而过，不用眼看，老远便震耳朵，声势咄咄逼人，一动便起杀机。哪似人家仙云丽空，游行自在，通不带一点火气。诸位请看，仙步珊珊，连带凌、崔二位煞星也跟着斯文了。”众仙闻言，正觉好笑，忽见彩云倏地加急，晃眼便近天中。白云大师笑道：“都是华道友饶舌，被这位仙宾听去，催云而来。否则这等碧空皓月之下，附上一片彩云游动，再妙没有，我们多看一会也好。”华瑶崧未及答言，彩云已簇拥着几个羽衣霓裳，容光美艳绝伦的女仙人冉冉飞来。远看飞似不快，实则迅速异常。快飞近众人头上，略为一顿。妙一夫人方要飞身迎上，猛瞥见云中两道金光，宛如流星陨泻射将下来。要知来者何方仙侣，以及峨眉开府奇迹异事，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一一回

火柱困霜鬢 雷泽砂中援道侶

蓝田餐玉实 灵空天际见真人

妙一夫人率领长幼两辈同门以及太元洞内各仙宾，齐出后洞，迎接怪叫花穷神凌浑，白发龙女崔五姑代约请来的几位仙人，刚到仁云亭前，便见东南天际有一朵彩云缓缓移动。青囊仙子华瑶崧和白云大师等人正说笑间，彩云倏地加急，冉冉驶来，晃眼便到了仁云亭上空。刚看出内中簇拥着几个美艳绝伦的仙女，妙一夫人待要飞身迎上前去，忽自云中飞射下两道金光。现身一看，正是滇西派教主凌浑、崔五姑夫妻二人，一落地，崔五姑首先朝妙一夫人举手为礼，笑道：“我为齐道友代约了几位嘉宾，只说事出意外，不料诸位道友竟早前知了。”说时，彩云也已飞坠，现出全身。众人见来客共是男女七人，只有一个年约十四五的道童生相奇古，余者都是道骨仙风，丰神绝世。内中一个身着藕合色罗衫，腰系丝绦，肩披翠绿色娑罗云肩，罗袜朱履，手执拂尘，年约二十三四的少妇，和另一个身着薄如蝉翼的轻纱，胸挂金圈，腰围粉红色莲花短裙，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雪肤花貌，秀丽入骨，尤为个中翘楚。下余还有三个少女，一般浅黄宫装，各用一把朱竹为柄，紫玉为头的长柄鸭嘴花锄，挑着一个形式古雅的六角浅底的花篮，扛在玉肩之上，云鬓风鬟，仙姿绰约，都是万般美艳，年纪也差不多。男的除道童外，还有一个羽衣星冠的中年道者，在同来诸人中年纪虽长，却与三个肩挑花篮的少女做一起，随在后面，好似辈分尚在道童之后。

妙一夫人等因是初见，连忙迎上，正要请问姓名法号，凌浑笑道：“贤主嘉宾，均不在少数，请至仙府再行礼叙吧。”妙一夫人便向来客施礼，延请入洞。双方略致谦词，由白云大师前导，妙一夫人等陪客同行，众门人后面尾随同入。到了太元洞中，仍由凌浑夫妇代双方通名引见。宾主重又礼叙，互致敬慕，分别落座。

原来这七位仙宾俱是东海尽头，落漈过去，高接天界的海上神山天蓬山绝顶灵峤宫中主者赤杖真人门下两辈弟子。为首三人，那虎面豹头，金发紫眉，金睛重瞳的道童，乃真人嫡传弟子赤杖仙童阮纠。那穿藕合罗衫的少妇，名叫甘碧梧。那身着白蝉翼纱的名叫丁媳，那三个挑花篮的少女，一名陈文玑，一名管青衣，一名赵蕙，乃甘、丁二女仙的弟子。那中年道者，名叫尹松云，反是阮纠的弟子。赤杖真人在唐时已经得道，成了散仙。自经过道家四九重劫以后，便在天蓬山绝顶建立仙府，率领两辈弟子隐居清修，度那仙山长生岁月，不曾再履尘世。那灵峤仙府地居极海穷边，中隔十万里流沙落漈，高几上接灵空天界。自顶万四千丈以下，山阳满是火山，终岁烟雾弥漫，烈焰飞扬，熔石流金，炎威如炽，人不能近。山阴又是亘古不消的万丈冰雪，寒威酷烈，罡风四起。

两面都是寸草不生。要越过这些寒冰烈火之区，上升三万七千丈，冲过七层云带，始能渐入佳境，到那四季长春，美景无边的仙山胜地。真人师徒又不喜与外人交往，所以仙凡足迹俱不能到。凌、崔二人起初并不相识，说起认识，那还是在新近。

原来白发龙女崔五姑偶往东海采药，忽在海滨发现一个鱼面人身的怪物，在海边沙窟之内奸淫妇女。那怪物口吐人言，并会妖法，身边还带有一根鸟羽。用禁法一拷问，才知是翼道人耿鲲的爱徒，背师远出为恶，已非一次。怪物看出五姑神色不善，那根充作求救信符的鸟羽没有用上，便被擒住。为求活命，又想引崔五姑去会乃师，自投罗网，便说天蓬山阳，丙火真精凝成的至宝雷泽神砂，近已出现，日夜发出奇光，照耀极海。

其师为报三仙相助天狐宝相夫人伤他之仇，意欲采炼此宝，日后前往峨眉，将全山烧化，以报前仇。业已去了多日，尚未回转。并把取宝之法告知，以求免死。五姑知他心存叵测，淫恶穷凶，问完前情，便即诛戮。耿鲲妖法通神，又擅玄功变化，肋生双翼，来去如风，本就厉害。若将这前古纯阳真火蕴结孕育的奇珍得去，益发助长凶焰。反正无事，立照怪物所说途向赶去。

以五姑的法力，还飞行了一天多才到。天蓬山远望，本就是愁云低幕，烟雾弥漫，天水相接，终古一片混茫，轻易看不出山的全貌。这时赶去一看，老远便见两很大火柱，矗立天际黑烟之中。因是烟雾浓烈，黑压压，仿佛天与海上下合成一体。但那火柱却是颜色鲜明已极，海上万重惊涛全被幻成异彩。五姑练就一双慧眼，大敌当前，更是留心。

初看以为火山爆发。等稍飞近，定睛细看，不特那火柱似有人在主持，并且还杂有妖邪之气，不是山上原有烟雾。暗忖：“自己虽然得道多年，但此山从未到过。以前只听师长提起，说山在东极，相隔三仙所居东海还有十几万里。终年为火云烟雾笼罩，高出天汉。

中有罡风、冰雪、烈火之灾，山又不产生物，仙凡足迹皆所不至。偶有好奇的修士前往，意欲攀升绝顶，上去两三万丈，便看出无什意思，以为再到顶上也不过如此，又不能久耐罡风、冰雪、烈火的凶威，全都未尽而返。除已成道的金仙，不知有人去过没有。近数百年间，各岛洞散仙修士，谁也不知此山到底多高，山顶是否险阻更多，有什景物在上。似此凶险僻远之区，断定本来不会有人，定是神砂发现，启人觊觎，都想来此收取，据为己有。耿鲲也是其中之一，因而争斗起来。只是这样猛恶的神火困在其内，竟能禁受，此人法力也自不小。”

这时五姑相隔当地还有好几百里，因觉对方是个劲敌，只知有人被妖法困在火柱以内，被困人不知是何路数。若是翼道人耿鲲，自信还能抵御，若是别人，却不知深浅。

忘约凌浑同来，人单势孤，恐有闪失，老远便把身形隐去，隐蔽遁光，加急飞行。正在查看火中人的邪正，飞行迅速，不觉快到。猛一眼看出烈焰之中裹住两幢彩云，知是玄门有道之士。同时又看出火柱前面有一肋生双翼的妖人，手持一剑，正在行法，加增火势。分明有两个同道中人为妖邪所困。眼看危急，惺惺相惜，不禁起了疾恶同仇之感，立时加急赶去。也是五姑该当得此异宝，为他年夫妻抵御四九重劫之用。自觉大敌当前，救人心切，不知妖人有无余党，意欲一举成功。只把火柱当作耿鲲自炼纯阳之火，未怎顾忌，一直隐身前进，下手异常神速。事后才知临事疏忽，没有认清，所收竟是那极厉害的雷泽神砂，吃了一惊，宝物已经得手了。

这一面，耿鲲又是素来骄横，以为穷边极海，敌人绝无后援，足可任意横行。哪知崔五姑突然隐身飞来，一到，先将自己多年苦功采取五岳轻云炼就的锦云兜放出，化为千百丈五色云幕，罩向两根火柱之上。同时取出七宝紫晶瓶往外一甩，立有一道紫金色光芒射向烟云之中。妖火已被烟云裹住，金光又将烟云吸住，直似长鲸吸水一般，嗖嗖两声，晃眼收尽。翼道人耿鲲正在一意施为，戟指怒喝火中所困敌人：“速急降顺，免得骨化魂消！”猛觉彩云、金光相次飞射，知来了敌人，还没想到势子如此神速。因人未见，怒吼一声，朝金光来处将手一指，飞出一道赤红色的光华，如飞上前。忽听声音有异，回头一看，两根火柱齐化乌有，火中敌人已纷纷施展法宝，夹攻而来。同时崔五姑也已现身，一面放出飞剑，将那赤红色光华敌住，大喝：“扁毛妖孽，擅敢欺压良善！”

我绝不似东海三仙心软，叫你今日死无葬身之地！”随说，手扬处，太乙神雷雷火金光似雹雨一般迎面打去。

耿鲲见敌人一现身，便将自己运用五行禁制，并将自己连日所收雷泽神砂所化的火柱收去，知道厉害，心气已馁。又见雷火猛烈，原因两敌人的法宝威力又非寻常之比，不由又惊又急，怒火中烧，把心一横，厉啸一声，振翼飞起。到了空中，略一展动，翅尖上即飞射出千万点火星红光，满空飞舞，聚而不散。一面抵敌雷火和飞剑宝光，一面准备施展玄功变化，拼个死活。哪知崔五姑早已防到，睛将三枝金刚神火箭取出。这里耿鲲未及施为，猛瞥见三枝火箭由满天火星光霞中直射过来。知道此箭专伤敌人元神，只要射上，至少耗去两三百年功力。再如三箭连中，更无幸理。尤厉害的是，此宝与敌人心灵相通，得隙即入，由心运用，最难抵御。自料再延下去，凶多吉少，急切间又无计可施。只得自断三根主翎，化为替身，抵挡三箭。倏地施展玄功，化为一片彗星般的火云，横空逝去，其疾如电，瞬息已杳。

崔五姑知他飞遁神速，追赶不上。见那三个化身已有两个为火箭所伤，化为红烟飞散，知是鸟羽所化。忙将三箭招回，收下一看，那鸟羽足有三尺来长，钢翎细密，隐泛异彩。不舍毁却，便即行法禁制，免被妖人收转。刚刚停当，被困两人已飞身赶来相谢。

崔五姑见来人乃是两个少女，俱都仪态万方，清丽出尘。一望而知是两个瑶宫仙侣，忙含笑还礼，互相落下。

正要通名问讯，忽见一朵彩云自空飞坠，倏地现出一个美丽少妇、一个少女。见面便同声礼谢道：“愚姊妹连日随侍家师赤杖真人，采取灵药苑

的各种灵药以及小蓝田玉实，供炼灵丹，以为救度海内外有根行的散仙之用。不料小徒无知，偶然游戏，拨云下视，发现妖人在此取雷泽砂。此宝每七百年由本山火口内涌出一次，宫中原有，本可不去睬他。只因妖人心贪骄横，目中无人，意欲穷探火源，竭泽而渔。小徒恐他毁损本山奇景，泄了地肺灵气，一时轻举妄动，下来阻止，不料法力有限，反吃困住。愚姊妹和诸同门又当火候吃紧之际，无暇分身。眼看危急，多蒙道友仗义相救。家师隐居避地，已逾千年，各方道友均少往还，道友也许尚未深悉。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家师所居灵峤宫，就在此山顶上，请到上面一叙如何？”

五姑虽不知对方来历，一听这等说法，又见来人神情风度，知是天仙一类人物，奇缘遇合，心中大喜。因见对方师徒似在憎嫌山脚下的硝烟火气，匆匆略为谦谢，便即起身。行时，二女笑道：“此山高接灵空，中隔七层云带。嘉宾远来，尚是首次，待愚姊妹献丑，同以片云接驾吧。”随说，少妇罗袂微扬，便由袖口内飘坠一朵彩云，晃眼便散布开来。崔五姑知道中途罡风猛烈，主人谦虚，故意如此说法，便随四女飞身其上，同往顶上升去。飞出万丈以上，罡风越来越厉。四女见五姑通如未觉，也颇钦服。少妇笑道：“此山罡风，实是惹厌，愚姊妹不愿下山，也是为此。”随手指处，脚底彩云便反卷上来，将五人一齐包没。眼望云外，黑风潮涌，冰雪蔽空。但云中通没一点感觉，飞行更是迅速。

似这样接连飞过好几层云带，冲破三四段寒冰风火之区，才到了有生物的所在，渐渐林木繁茂，珍禽奇兽往来不绝。五姑见景物已极佳妙，仙云还在上升，默算所经，已经升高了七八万丈。心方惊异，身子已由彩云拥着，又冲越过了一处云层。沿途景物益发灵秀，到处涧壑幽奇，瑶草琪花，触目都是。这才看见上面彩云环绕中，隐隐现出一所仙山楼阁。随又上升了千多丈，方始到达。早有好些仙侣迎将出来。仙云敛处，脚踏实地。五姑随众前行，一看这地方，真是自从成道以来，头一次见到的仙山景致。山头上一片平地，两面芳草成茵，繁花如绣。当中玉石甬路，又宽又长，其平如镜。尽头处，背山面湖，矗立着一座宫苑，广约数十百顷。内中殿宇巍峨，金碧辉煌，飞阁崇楼，掩映于灵峰嘉木，白石清泉之间。林木大部数抱以上，枝头奇花盛开，如灿烂云锦，多不知名。清风细细，时闻妙香，万花林中，时有幽鹤驯鹿成群翔集，结队嬉游。上面是碧空澄霁，白云缥缈；下面是琼楼玉宇，万户千门。更有奇峰撑空，清泉涌地，点尘不到，温暖如春。端的清丽灵奇，仙境无边，置身其中，令人耳目应接不暇。

正在沿途观赏，对面走来一个中年道者，朝着为首少妇说道：“师祖现在玉真殿相候，请师叔陪了来客人见。”少妇将头微点，径引五姑沿着满植垂柳的长堤走去。走约一半，忽见长桥卧波。桥对面碧树红栏，宫廷隐隐。中间隔着一片林木，苍翠如沐。穿林出去，面前出现一片极富丽的殿宇，殿前一片玉石平台，气象甚是庄严。五姑虽然得道多年，到此也不觉心折。走到平台瑶阶之下，方欲以后辈之礼通名求见，请为首二女代为先容。忽一道童打扮的仙人接出，对五姑道：“家师命我出迎，请崔道友不必太谦，径到殿上相见。”

五姑谦谢了两句，随众同进。见这殿甚是广大，俱是琼玉建成。一切陈设用具，无一不是精美绝伦，人间未见。殿当中并未设甚宝座，只东偏青玉榻上，坐着一个相貌清古的仙人。除前见道童外，还有七八个男女侍者在侧侍立。知是宫中主者赤杖真人。因真人得道已逾千年，理应以后辈之礼拜

见。刚要拜倒，真人使命众女弟子掖住，笑道：“我与道友并无渊源，如何敢当大礼？”五姑道：“弟子自从先师飞升以后，从未向人执过后辈之礼。并非有意谦恭，只为真人乃先进真仙，弟子适才又是先与门下诸位道友接谈订交，论哪一样也是后辈。尊长在前，怎敢失礼？”说罢，依然拜了下去。真人一面还着半礼，并令众弟子扶起答谢。笑道：“道友如此谦恭，我也不便再为峻拒。请坐叙谈吧。”随命侍者往小蓝田采取鲜果款客。五姑见众在旁，仍然不肯就座。真人笑道：“我在此山清修多年，对于门下弟子礼节素宽。道友只管请坐，他们也要坐下。”五姑只得谢了。落座之后，除却第二辈弟子和宫中侍者外，众男女弟子都分别就座。

五姑听真人说起来历，才知真人姓刘，与唐罗公远同时成道。本已修到天仙位业，只为到时差了一点火候，仍用肉体飞升，便须再转一劫。一则不耐尘世烦扰，又吃门下男女弟子苦口挽留，真人师徒情重，况且灵峰仙府高接天域，仙景无边，更有蓝田玉实，灵苑仙药，一样长生不老。拼着永为地仙，享受清福。成道以来，已历千年，未履尘世。

历朝列仙未成道飞升以前，也从无一人来过。中间只有一个转劫散仙，名叫尹松云，受另一地仙指引，仗着一道灵符护身，由山脚下冒着冰雪与罡风、烈火之险，费时半年，步行上山，拜在真人大弟子赤杖仙童阮纠门下。另外还有三个再传女弟子，乃是南宋末年忠臣之后。宋亡，随着一家至戚遁逃海外，被飓风吹入落濑，全舟遇难，只三女共抱着一块船板，被风浪打到天蓬山脚海滨沙滩之上。醒来想起国破家亡，全家惨死，终日悲泣。正要相率投海，吃真人门下甘碧梧、丁媳二女弟子无心中拨云下视发现，禀明真人，度上山来，收归门下。甘、丁二女便是引五姑入宫的少妇和那少女。三女一名陈文玑，一名管青衣，便是五姑所救二女，还有一名叫赵蕙。此外宫中男女弟子侍者共有二三百人之多。除却再传弟子，每隔些年下山积修外功，就便接引些有根行的人上山外，这些头辈弟子也是千年不履尘世。那些侍者都是再传弟子引来。每次下山，踪迹均极隐秘，轻易不与外人交往争斗。仙法奥妙，法宝神奇。真人更具玄门无上法力，一切因果早经算就，预示先机，依言行事。有缘者加以引度，否则人前绝不泄露，因此不为世知，这次特许五姑入见，固因解救二女弟子之德，此外还有一段因果。并说：“近拟着门下两辈弟子下山行道。目前妖邪横行，各方道友素无渊源，不久下山，还望代为引见接纳，以便有事时互相关照。只未下山前，暂勿宣泄。”五姑自是一口应诺。说时，侍者早把各种仙果，连同仙府灵泉取来奉上，五姑拜谢吃了。

谈过些时，真人使命众弟子陪出游玩。五姑一边玩赏仙景，无心中谈起目前异派猖獗，以及峨眉不久开府盛会。众仙听了，颇觉有兴。尤以大弟子赤杖仙童阮纠和甘、丁二女为最留心。小一辈的陈文玑、管青衣、赵蕙三女也极起劲，不住询问。五姑看出众仙意颇向往，暗想：“到日，如将这些得道千年的地仙代约了去，岂非盛事？”继一细想：“对方素不和外人交往，适才真人虽有命众弟子下山行道之言，又嘱事前不可泄露，知道肯去与否？初见不便冒昧，且等日后再说。”话到口边，又复止住。

游完全景，本欲告辞回去，众仙竟不放行，再三留住盘桓些日。五姑本定日内往白阳山花雨崖探看凌云凤，因见主人盛意挽留，又爱仙府美景，一算云凤食粮还有不少，不致空乏，就短少几天的，山中遍地黄精、首乌，更有别的山果可以充饥，云凤也会自出寻掘，无足挂心，便在宫中住了下来。

一住多日，始得辞别。中间真人见过三次，末次并令五姑连凌浑也约了来。五姑知道真人道法高深，尤其小蓝田内灵药仙果甚多，能和其徒交往，得益不少，闻言自是越发心喜。

起身时，甘、丁二女执意亲送下山。连日快聚，已成莫逆，五姑知道朋友情长，不是意存轻视，索性由她们用仙云护送同下。到了半山以下，五姑无须再往山脚，本应就空中御遁飞行，二女坚持要送过十万流沙方回。五姑再三推谢不获，只得应了。飞过流沙以后，二女说是千年以来不曾出山，左近不远小蓬莱有二散仙，乃千年前旧交，昔年为修天仙位业，备历艰辛，转劫三次，久已不通音问，不知还在岛上隐居没有，意欲便道往访。随与五姑殷殷话别，订了后会，各自飞去。

五姑一算，凌云凤之约已过了好几日，先往白阳山赶去，助云凤脱了一难，送返原洞，略示机宜。便即回转青螺峪，告知丈夫凌浑，定日同往拜访。因记赤杖真人嘱咐，对众同道谁也不曾说起。

这日正要起身，妙一真人忽命门人下帖延请凌浑夫妇，期前赶到。门人去后，凌浑笑说：“我们在自修仙多年，眼前放着这样仙境和前辈真仙，竟会毫无闻知，真是笑话。”五姑笑道：“真人仙山清修，不喜外人烦扰，除偶有两位同辈地仙和灵空仙界中的昔年同道金仙拜访外，因有仙法妙用掩饰，休说深入仙府，就运玄功推算，也算不出他底细。

据丁道友说，这多年来，也有几个灵慧有心之士，欲往穷源查探。不是功力尚浅，难禁前半十万丈风雪烈火之险。便是到了半山以上，为真人仙法所迷，现出一片穷荒阴晦的绝顶，来人以为走到地头，毫无所得，废然而返。行藏如此隐秘，地又如此险阻僻远，足迹难至，寻常想也想不到，怎会知晓？不过以我连日观察，真人实具无上法力。那些初传弟子也不在你我以下。妖人山下盗宝，困陷门人，事前万无不知之理。就算门人该有此难，炼丹大事，无暇分身，门下两辈弟子连同宫中侍者不下三百人，无一不是道术之士，更有不少神奇法宝足以应援，何以要等外人前往解救？后又说起不久将令弟子下山行道的話，并且还令我约你往见。两面印证，与以前隐秘行径不符，颇似有心给你我开门路。如非夙世因缘，便许将来有用你我之处，都说不定。”

凌浑道：“我也如此想法。自你回山一说，我便接连两次默运玄机，虚心推算。不特没有算出对方用意，连那山顶仙府宫中主者都似并无其人。因此心中敬佩，亟欲往见。

他那里灵药虽多，我素不愿假借草木之灵增我功力。倒是这位老前辈道行深厚，我夫妻天仙难望，走的正是他这一条道路。四九重劫，行将来到，仗我前得天书，峨眉诸道友师徒相助，与驼子等合力抵御，你又无意中得了纯阳至宝雷泽神砂，诸般凑巧，足可望平安度过。然而毕竟他师徒是过来人，能去讨教，岂不加倍稳妥？还有齐道友这次开府，仙宾云集，异派中人假名观光，心存叵测的也将不少，如能将他师徒代约了去，不特锦上添花，还可使众妖人见识见识。照你所说神气，即使真人不肯纡尊，门下弟子必肯凑趣，何不试上一试？这次观光诸友，有好些送贺礼的。寻常多是自炼的一两件法宝，准备主人汇集一起，分别传授门人，护身诛邪。郑颠仙因有元江之役，得了不少前古仙兵，送得最多。驼子是用五丁开山，将凝碧崖前通上面的云路，中间所有危崖怪石阻隔，全数一扫而空，多现出千亩方圆天空，却用五层云雾将它隔断。另外把北海水阙九龙真人所居玉螭宫外那座红玉牌坊，用

他当年所得那粒困龙珠换了来，建在五府前面。朱霞映空，富丽堂皇，最为珍贵。白、朱二矮子更是狡猾，老早便用龙雀环，把紫云三女所炼一条神砂甬道，整个收来，凑了现成便宜，拿它当礼物，不特出色惊人，还可随心运用，无往不宜。我夫妻本来法宝不多，你虽有几件，俱都经你多年心血炼成，不能随便送人。

我新创立教宗，法宝飞剑，也应了我外号的典，穷得自己门人都没甚用的，还在到处物色，如何还拿出去装大方？再说也不新鲜，随众附和，我向来不干，驼子为人尚可，决不能被两矮子比下去。急切间既无甚新奇礼物，莫如不送。且到天蓬一行，也许能想出一点花样。如能将人约去，岂不比送礼还强？”

五姑闻言，先只寻思不语，忽然笑道：“有了，只不知人家肯借与否。”凌浑问故，五姑道：“我见灵峤仙府千门万户，宫室众多，而且差不多俱有裳枕陈设。我问宫中怎有这么多人住宿？众道友答道：仙府花开四时，八节长春，仙景无边，不在灵宫天界诸仙府以下。尤其是灵药仙果甚多，内有数种天府奇珍，都是长年开花，结实却是三百六十五年一次，妙在同时成熟。灵空天界有好几位金仙，俱是真人昔年同门同道至交，每当结实之期，真人必以仙云传递玉简瑶章，邀约下降。中有两位仙宾带有不少侍人。每次宴集，均由仙果半熟起，直到全熟，采食之后方走，借此留连。仙府终岁光明，无日夕之分，来者又都是天上神仙，本用不着甚宿处。只因这些侍从各有清课，虽然作客，每隔七日，便须御气调元，依时修炼，时虽不多，必须安排一处净室。真人门下弟子又均好客喜事，一意踵事增华。自第一次请客起，便集全力采炼蛟绢文锦，美玉灵木，就着仙山形势，于原有宫室以外，另添建了数百所楼阁精舍。第二次会后，陈设益发富丽齐备。这还不奇，最奇的是仙法神妙，消长随心，大小取携，无不如意，可由仙宾人数而定。平日宫室楼阁也没这么多，此次因是仙果结实期近，又知这次仙宾较多，瑶章未寄，已有先来之讯，期前便有好些降临，为此早为布置。这些楼台亭榭，连同内中陈设用具，不用时，俱可缩为方寸收起；用时随地放置，立呈华屋。据说每会一次，必有一些不速之客，多为客人约了同来。惟恐临期匆促，备办不好，好在仙山岁月常是清闲，众道友闲中无事，便营建宫室，添置用具。每成一所，再用仙法缩小，以备到时应用。

一切奇珍材料，本山均有极多出产，无须外取。于是越积越多，互相争奇竞丽，集仙法之大成，穷极工巧。直到二百年前，真人说眼前所有，已经足用，无须再建。尤其内中陈设，多是摆来好看，来客均用不着。近来衾褥之类，悉以本山天蚕所吐丝织成，虽然随吐随收，蚕不作茧，不曾伤害生命，终是虚耗物力。起初因众弟子长日清闲，共试法术，营建宫室，为延款仙宾之用，一举两得，不曾禁止。不料近日互相争奇斗胜，铺张扬厉，已入魔道，大非所宜，着即停止。并将内中格外精工奇丽，不似修道人所居的，各自收起，不许取用。众道友奉了法谕，方始停手。那已成未用的共有三百多间。此次峨眉开府，众异派妖人尚未闻有另备住处。如一律住在太元洞内，非但良莠混杂，还得多加小心。我们此行如能把人约去，再把这三百多间用具齐全、陈设华美的宫室借来一用，岂非绝妙之事么？”凌浑闻言，大喜道：“有这样事？太妙了，开府期近，事不宜迟，今天就走吧。”

于建、杨成志闻说峨眉开府，刘、赵、俞、魏四人已经先往，早就心中盼望。看出师父、师母必由天蓬山约了仙宾同往赴会，不会再返青螺。于

建和俞允中一样，人最本分，尽管师父平日不拘礼节，依然始终谨慎，不敢分毫放肆。心想：“这类福缘，不可强求。”心虽盼望，不敢开口说。杨成志却忍不住问道：“师父还回来么？”凌浑看了一眼，骂道：“没出息的东西！自不学好，人家不要你，被赶了出来。就我回山，莫非你还想老着脸皮跟了去么？这次各方道友是被请的，除非有甚不得已，或是洞府须人坐镇，差不多把所有门人全带了去。就是当时不得参与，会完师父回山，也可赶去看看，在仙府留连两日，受小辈同道款待。不特增长见闻，观赏奇景，妙一真人夫妇对这些后辈，不论是会前会后，只要是开府第一次登门的，或是法宝，或是灵药仙丹，按着来人缘福功行，各有赐与。以我和峨眉诸友至交，理应全数登门，独你一人不能前往。上次本心是想将你们四人引至峨眉门下，不料你没住几天，便谋害芝仙，做出那样残忍无耻之事。人家看我面上，不好意思处罚，借着我一句话，将你休了回来。连于建也跟着受累。我是向来说话算数，做事做彻，不能更改。你全仗这一点，才得收容。虽然在我门下，只要肯勤修，一样可以成就，到底不如人家容易方便，同门人多，异日下山积修外功，处处都有照应，少吃好些苦头。自己不知懊悔，发奋向道，一心只羡慕人家，想凑热闹，难道嫌脸没给我丢够么？”

杨成志因在峨眉住了些日，见众女弟子十九均美如天仙，尤其申若兰性情温柔，章南姑美秀和顺，不特可爱，还觉容易亲近。方在心中盘算，不料弄巧成拙，差点没有重返故乡，再入尘世。自来青螺，时涉遐想。可是他极聪明，知道凭自己这样，人家决看不上，尽管心不堪问，用功却是极勤。这次想去参与盛会，虽然为了妙一真人加恩后辈，想得一点好处，就便开开眼界，一多半还是别有用心，打算见机重向旧日诸男女同门拉拢，以为日后时常登门亲近之地。先听被请的人都把门徒带去，心想：“师父和峨眉诸长老是至交，灵云来时又请所有门人一体前往，这还不是十拿九稳？”眼已巴巴盼望师父即日起身，或命自己和于建先期赶往，方称心意。见师父马上要走，还未提起，满腔热望，忍不住拿话一探口气，不特此次无望，便日后也休想登门。最生气的是，谁都有份，便是于建此时不能随往，会后仍可赶去，惟独自己一人无望。不禁又愧又急又伤心，满腔热念，立时冰消，半晌做声不得。追忆前事，心想：“自己虽然不该冒失，毕竟事出无知。师长未曾回山，尚不知情，当时灵云等人如肯担待掩饰，不是不可挽回。就说师长面前不能隐瞒，以师父的情面代为求说，也必可以从宽收容。为一草木之灵，并且还未伤着毫发，便这样视如寇仇，一任怎么苦求都是不允，连妙一真人面都未见，便作威作福，强给师父送了回来。自己和南姑姊弟原是一路，既不肯收容，理应一齐逐出才是。

并且章虎儿与己还是同谋，只因南姑是个女的，和这几个主权的女同门日同卧起，近水楼台，容易巴结讨好，所以连章虎儿也被留下了。于建一个无辜的老实人，反做了替死鬼，连带受累，太不公平。”越想越觉不忿，把初来时恶念重又勾起。由此益发痛恨灵云、英琼诸女，立誓努力潜修，学成道法，以便异日去寻诸女报仇雪恨。

凌浑见他脸涨通红，眼中都快流下泪来，笑叱道：“我收徒弟只凭缘分和我心喜，不论资质如何，只要肯用功，我仍一体传授。可是学成以后，全仗自己修为善恶。好的，我决不使他吃人的亏；要是自作自受，甘趋下流，我却不护短，任他身受多惨，决不过问，稍加怜悯。等刘泉他们回山，便须传授法宝道术，学成下山行道。他年有无成就，是好是坏，就系于自己人禽

关头一念之间了。”

杨成志一心妒恨仇人，正在盘算未来，闻言只当闲谈，并未警觉。五姑觉着这等心术的人，便资质多好，也不该收他。既已收下，师徒之谊就应常加告诫，使其常自警惕，洗心革面，免致堕落，不应听其自然，一面又和别的门人一样传授，助长他的恶念。辨貌知心，老大不以这师徒二人为然。闻言方欲开口规诫，凌浑道：“人各有心，不可勉强。我当年便是这样人性。不必多言，我们走吧。”崔五姑还要说话，见凌浑朝自己使眼色，知道丈夫性情如此，主意已定，强劝无用。可是这么一来，杨成志未来休咎，已可预知。人虽不是善良，资质却在中人以上，修炼更是勤奋敏悟，任其自趋败亡，未免可惜。料定丈夫必定另有用意，不便再为其说，只朝杨成志微微慨叹。杨成志满腔贪嗔痴妄，通未觉察。于建在旁却早听出师父语有深意，又见师母神色有异，益发心中谨畏。

师兄弟二人各有心事。不提。

凌浑说完，随同崔五姑起身，一路无话。过了十万里流沙落瀑，遥见天蓬山在望。

因山太高，中隔七层云空，为求迅速，不由山脚上升，相隔老远便催遁光，斜飞上去。

刚飞过了四层云带，忽见对面高空中一片五色祥云，拥着一男二女三个仙人，由上而下斜飞迎来。五姑认出来人是赤杖仙童阮纠，同了甘碧梧、丁媳二女仙，忙即招呼凌浑，一同迎上。两下里都是飞行迅速，晃眼落在祥云之上。阮纠随将仙云掉转，缓缓斜飞上去。

五姑给双方引见之后，一面称谢，笑问甘碧梧道：“诸位道友，端的道妙通玄，遇事前知，竟把十万里外之事了如指掌。”甘碧梧笑道：“我等不曾用心推算，哪有这深法力？这全是家师适才吩咐。不特贤夫妇驾到，便是此来用意，家师也早算出了呢。”五姑大喜，笑问道：“愚夫妇因和峨眉诸友至交，又是道家稀有盛事，不揣冒昧，所望甚奢。既欲奉请真人和诸位道友下降，以为光宠，又欲慷他人之慨，将道友前说灵峤三百余间仙馆楼阁，暂假峨眉诸道友一用。不知真人和诸位道友肯推爱玉成么？”

丁席插口笑道：“道友说话，何必如此谦虚？自从那日订交，便成知契，以后互相关照，情如一家，何须客气呢？家师近以上界仙宾不久下降，并闻还有玉敕颁来，灵空天界不比凡间，非等到日，不能预先推详，为此不便远离。日前我们听道友说起峨眉诸友法力和诸比丘灵异之迹，才知近来修士大不易为。人心日恶，魔随道长。功力途径虽然今古相同，因是妖邪众多，非具极大的降魔法力和防身本领，不能抵御。不似千年以前，修道人只须得有师承，觅一深山，隐居清修，时至道成，再去行道，一俟内外功行圆满，便可成就仙业。虽也不免灾劫，大都易于躲避。比较起来，如今要更难得多。又值凝碧开府之盛，私心向往。道友未说，不便启口，无因而往，作那不速之客。后和家师说起，才知道友原本有意代主人延客，正遂私愿。现由大师兄起，连同我等三四个小徒，共是七人，已经禀准家师。静俟贤夫妇到来，有人先容，与未去诸同门略作快聚，便即相偕同往了。至于灵峤仙馆所余那三百余间房舍，原是我等一时遣兴，游戏之作。

只因营建部署之初刻意求工，一心模仿桂府宫室，力求华美，哪知只凭载籍传闻，不曾亲见，向壁虚拟，不特全无似处，建成之后，经家师和诸仙长点破，才知刻鹄画虎，全无处。不但不像青女、素娥、玉楼仙史等天

上神仙所居，连寻常修士也居之不宜。不过建时既费工夫，而内中的玉章锦茵、冰玄珠帐，以及一切零星陈设，无一不是成之非易。空费许多物力心力，拆毁未免可惜，废置至今已二百年，正苦无甚用处。休说借与峨眉诸道友应用，如不是物大富丽，不是修道人所宜，便全数奉赠，又有何妨？这类房舍什物，用来炫耀左道旁门中人耳目，使之惊奇，正得其用。甘师姊已命陈、管、赵三个同去的女弟子，用三只紫筠篮装好，随时都可带走。另外还有三十六枚蓝田玉实，不腆之仪，聊以为敬。尚望代向峨眉诸友致意，分赠门下男女弟子，晒收为幸。”

凌浑见丁嫦得道千年，看去年纪不过十四五，容华秀丽，宛如仙露明珠，光彩照人。

吐属更是朗润娴雅，吹气如兰。桂府仙娃，不过如此。阮纠和甘碧梧虽有丑美之分，而仙根道力，无不深厚，骨秀神清，丰姿飘逸。眼前同道中人，能到此者，竟没有几个。

分明金仙一类人物，不知怎么会忽然折节下交，甚为惊异。甘碧梧以五姑极口称谢，笑道：“七师妹修道多年，见了外客怎还似当年心热气盛情景？心中有话，必欲一吐为快。

到了上面，再行奉告不一样么？”丁嫦微嗔道：“四师姊生性温柔，连说话也慢腾腾的。

凡事该如何，便如何，有话便说，慢些什么？本来如此。那日听崔道友说起峨眉开府之事，偏不开口，非等师父有了口谕，崔道友已经来约，才行明告。反正一样，何如早些说出，人家喜欢多好呢！”甘碧梧笑了笑。阮纠接口道：“七师妹心直计快，稚气终脱不掉，没有含蓄。我以前较她尤甚，近三百年才改了些。有时想起跟随师父隐居前许多旧事，都觉好笑。自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许是山居年久，未与外人交往，日常清暇无事，默化潜移，连性情也随以改变。这次奉命下山，许不似昔日躁妄。”丁嫦道：“你是大师兄，同门表率，自然要老成些，那似我和十六师妹的孩子气呢！仙山虽好，只是岁月清闲，无争无虑，连四师姊素来倜傥的人，也变得这等闲静雍容，没有从前有兴了。”甘碧梧笑道：“嫦妹你还要说些什么？当着崔、凌二位道友，也不怕人笑话？”崔五姑笑道：“仙府长生岁月，仙景无边，已是令人羡慕；而诸位道友又是雍容恬逸，纯然一片天趣，真情款款，自然流露。真恨不得早生千百年，得附骥尾，可拜真人门下，便天仙位业也非所望呢。”阮纠道：“道友过誉。我们虽然幸窃福缘，得天独厚，终不能望到天仙位业，便为一情字所累呢。”凌浑闻言，忍不住问道：“休说真人，便是诸位道友，哪一位不是神仪内莹，精华外映，明是天上金仙一流。听内人说，虽是男女道友同隶师门，并非合籍双修。即以千万功力而论，已具通天彻地，旋乾转坤之能，怎么情关一念便勘不破呢？”阮纠笑道：“此事说来话长，并且将来借重诸位道友，也是为此一字。不过暂时奉家师命，恕难奉告，且等峨眉会后，再作详谈吧。”甘、丁二女同声笑道：“大师兄才说改了性情，不又饶舌了么？”凌浑知道来时料中所说借重之事，至关重大，不便再为深问。

五人言笑晏晏，不觉连越云层，到了天蓬绝顶灵峤宫外。阮、丁、甘三人领了凌、崔夫妇，先去拜见过了赤杖真人，略说命众弟子随往峨眉观礼之事，凌浑又略请教些应劫的话。便由阮、甘等门人陪出，先引凌浑把灵峤仙府风景游览了一周，然后去至甘碧梧所居的栖凤亭中小坐。众仙侣因凌浑初来，又命门人侍者去取灵泉甘露与各种仙果，前来款待。凌浑健谈，神情

穿着又极滑稽，宾主双方越谈越投机。内中赤杖仙童阮纠和一个名叫兜元仙史邢曼的，尤为莫逆，由此成了至交。

凌、崔二人因离庚辰正日没有几天，路隔太远，必须期前赶到。虽然飞行迅速，不致延误，当此多事之秋，受人之托，终是越早到越好，便起辞别。众仙再三挽留。阮纠并说：“此行如何，家师已经算出，明早起身，到时恰好。因此次旁门中颇有几个能手，为了事前不使得知，道友到时，使用仙法隐蔽行藏，不到起身下山，谁也推算不出。据我想，也许峨眉诸道友都认作意外，到后方知呢。”甘碧梧和另一仙侣同声笑道：“大师兄话休说满。左道旁门中人，自难知道我们行藏。峨眉诸位道友何等高明，未必也瞒得过吧？”阮纠笑道：“我不是说准能瞒过。只为凌、崔二位道友此来，未向第二人提起，原约定了我们，突作不速之客，以博主人一笑。并且主人连日正忙，素昧平生，我们又非现时知名之士，念不及此，怎会前知？除非我们已经上路将到，主人久候凌道友夫妇不至，无意中占算行踪，那就难说了。”丁嫦道：“这个我敢和大师兄打赌，我们此去，只一动身，峨眉诸道友便即知道。即便主人正忙，无心及此，你没听崔道友那日曾说，日前已是仙宾云集？师兄的转劫好友大方真人，和我们对头的两个克星也在那里，焉有不知之理？”甘碧梧笑道：“七师妹怎地胸无藏言？”丁嫦好似说走了嘴，面上一红，便不再说。阮纠笑道：“我只臆度，哪个与你打赌？”说时也看了丁嫦一眼。

凌浑暗忖：“众仙千年不曾下山，法力如此深厚，怎会有甚对头？大方真人正是乙休，想不到他与赤杖仙童竟是历劫知交。见时一问，便知就里。”故作没有在意，岔将过去。阮纠似已察觉，笑对凌、崔二人道：“我们在此隐居清修，于仙于凡，两无所争，本无什么。只为家师奉到天敕，又值再传弟子和一些侍者建立外功之会，正好命两辈门人一同下山。好些事均属未来，家师默运玄机，为免众弟子将来有甚困阻，预为之备。

其实事情尚早，家师只示了一点征兆，不曾明言。休说乙道友不能详悉，便我等也只略知梗概，此时未便奉告，盖由于此。”崔五姑道：“想不到诸位道友清修千年，早已天仙无殊，怎会突然发生这些烦扰？”另一女仙罗茵笑道：“按说，我们虽然道行浅薄，不能上升灵空天域，到那金仙位业，如论位业，却也不在天仙以下。尤其是清闲自如，既无职司，又无羁绊，不似天仙多有繁巨职掌。只自成道起，两千一百九十年中，有三次重劫，一次比一次厉害，是个讨厌的事。”丁嫦笑道：“罗六师妹倒说得好，假使地仙如此易为，似我们这等清福，那些天府仙官都愿退这一步，不再稀罕那天仙位业了。”凌、崔二人闻言，心中一动，默计赤杖真人师徒成道岁月，正是道家四九重劫以后的第二难关快要到来。起初以为真人有无上法力，谁知仍难轻免，不禁骇然。天机难泄，无怪支吾不肯明言。便朝罗茵点了点头。众仙知道二人业已会意，便不再提起。

又盘桓了些时，一算时间，已经过了一天。阮纠不等凌、崔二人开口，便请起身，二人要向真人拜别，众仙俱说：“真人现正调元炼气，不须多礼。”二人便托众仙见时，代为致意。当下赤杖仙童阮纠、甘碧梧、丁嫦，率领三人的爱徒尹松云、陈文玑、管青衣、赵蕙，共是男女七人。由陈、管、赵三女，用仙府三柄紫玉锄，肩挑着装有三百间仙馆楼阁和蓝田玉实的紫筠篮。随了凌、崔二人，同驾一幢彩云往峨眉仙府进发。彩云一离天蓬山界，降到中层云下，便自加快，往前飞驰。其速并不在剑遁以下，并且一点也不见着

力施为。上面是碧空冥冥，一片苍茫；下面是十万流沙，漫无涯际。等将落瀑飞过，又是岛屿星分，波涛壮阔，碧海青天，若相涵吐。中间一片祥云，五色缤纷，簇拥着九个男女仙人，横空穿云而过。每当冲入迎面云层之中，因是飞行迅速，去势大急，将那如山如海的云堆一下冲破。所过之处，四外白云受不住激荡，纷纷散裂，化为一团团、一片片的断絮残棉，满空飞舞。再吃阳光一映，过后回顾，直似万丈云涛，撒了一天霞绮，随着残云之后，滚滚飞扬，奇丽无俦。

仙云神速，飞近子夜，峨眉便已在望。阮、甘诸仙因此山乃千年前旧游之地，仙府只知是在后山亘古无人之区，不曾去过。刚刚把仙云势子改缓，在夜月清光之下指点林泉，一面追忆前尘，一面和凌、崔二人谈说，询问仙府所在。丁嫦忽指前面笑道：“我说如何？你看前面崖上，洞口石亭均有人在守候，分明峨眉诸道友对于我们来意已前知了。”凌浑正和阮纠一样，心料妙一真人等不会想到会约仙侣同来，又是何等神奇隐秘。

素无人知的地仙，还想突然降临，故作惊人之笔。又知妙一真人等如真前知，此时必是亲身出迎，而洞口崖亭中人，分明是几个轮值守候的门人。方对丁嫦笑道：“道友，你料错了，那是齐道友门下弟子，奉命在彼迎候嘉客的，正经主人并无一个，也许真不知道呢。”话还未完，遥见洞门内倏地闪出好些人来。这时两处相隔尚远，乍见虽还不能辨认，必是长一辈的主人无疑。才知主人毕竟前知，这等大举出迎，自己面上也有光辉，好生欣喜。立即改口道：“想不到主人果是仙机灵妙，早已前知。大约凡是无甚要事的，都出洞来迎候嘉宾了。”阮、甘、丁三人闻言，定睛一看，忙道：“我等不速之客，主人竟如此盛意延款，何以克当？急速催云快去吧。”随说，手指处，脚底仙云又复加急飞驰，晃眼到了后洞上空。三仙因想认一认为首主人，微一缓势间，凌、崔二人已先从云中飞坠。三仙又见妙一夫人似要飞身上迎，知是为首女主人，忙率尹、陈、管、赵四弟子一同下降。

到了太元洞内，宾主分别礼见，由凌、崔二人代为略致来意。妙一夫人等自是极口称谢，敬佩不置。凌浑因阮纠与乙休有旧，闻说乙休同了百禽道人公冶黄、追云叟的大弟子岳雯，在仙籁顶旁危崖老松之下，相互对弈，恰值灵云领众弟子拜见仙宾，不曾走去，便命去唤。随问众人，那些异派中的恶宾不久即至，那三百问仙馆楼台如何布置？丁嫦笑道：“微末小技，极易布置。这些房舍大小隐现，无不如意。微仪已蒙主人晒收，房舍就在小徒肩挑筠篮之内，只须主人命二三高足领了小徒，指出适当地点，立可成就。”青囊仙子华瑶崧道：“既然是能隐能现，索性先只安置，将形隐去。等那些恶宾到来，依次领往，随时出现，岂不更妙？”妙一夫人道：“这样虽好，只是小徒们法力浅薄，不知仙法运用，万无重劳嘉宾之理，还是现出来吧。”甘碧梧道：“运用之法不难，一学就会。小徒们相助照料，有何不可？”夫人再四谦谢，不欲劳动仙宾。嗣由凌浑折中，仍命门弟子执掌，由三仙先传运用之法。妙一夫人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引导来客就舍的人既要本领高强，又须机智沉着，始能应付，便命齐霞儿、秦紫玲、诸葛警我、林寒四人充任。三仙立即当众传了用法，并各赐了一道灵符，以备万一。四人拜谢领命，随引了尹松云、陈文玑、管青衣、赵蕙四人，分四路去讫。

黄肿道人和伏魔真人姜庶重述适才所议方策，将人分散太元洞内。广堂之内，只留二三主人，等候外宾来见。余各自寻居处，不必长聚一起，以便暗中留意，相机应付。

妙一夫人终因仙宾初来，尚未怎样款待，意欲多陪一会，等有异派人来，再作计较。三仙知道主人心意，力言彼此同道倾心，一见知己，无须如此谦礼。并说：“山居千年，极少新奇之事，此行专为观光，就便看看目前左道伎俩，如在太元仙府居住，难于一目了然。好在房舍现成，妖人将至，最好立时便请一位令高足领去，择一高旷之地，可以纵观全景，而又不当要冲，以便作壁上观，实为快事。”妙一夫人见他们坚持，只得亲自陪往。一面并请玉清大师代作主人，时常陪伴。议定以后，除各主人外，一班外客欲睹仙馆之奇，仗着房舍众多，纷纷效尤；一般后辈更好奇喜事，渴欲见识。妙一夫人想：“这样把所有长幼来宾全都住在新添设的仙馆楼阁以内也好。”便陪了阮纠师徒，先往绣云涧去物色仙居。众人也相率走出。刚刚走出洞门，便见亭台楼阁，琼馆瑶榭，到处矗立，点缀得一座凝碧仙府霞蔚云蒸，祥光彻霄，瑞霭满地，绚丽无俦，仙家妙术，果真惊人。方在齐声赞妙，倏地光霞一闪而逝，所有楼台馆榭全数隐去。知四弟子已经布置停妥，正在试法。

正陪仙宾前行，灵云忽然走来，对凌浑说：“乙师伯胜了公冶真人一局，现和岳师兄对弈正酣。闻说阮仙长到此，只笑了笑。弟子久候无信，三次催请，乙师伯才说要请阮仙长往见。不知可否？”凌浑笑骂道：“这老驼子真个棋迷，连老朋友来也不顾了。”阮纠笑道：“行客须拜坐主，原该我去见他才对。二位师妹可随主人往寻居处，令四弟子同住一起，不得妄自多事。我与大方道友久别，要作长谈，也许和他同住。到了正日会集，再相见了。”丁嫦笑道：“我们现时决不至于多事，师兄和大方真人在一起，却是难说呢。”妙一夫人方欲分人送往，凌浑对崔五姑道：“老伴，诸位道友是我夫妻请来，我二人也和主人差不许多。你和玉清道友陪伴甘、丁二位道友师徒，我自引阮道友去寻驼子去。”说罢，同了阮纠自去。不提。

妙一夫人等仍陪甘碧梧师徒六人走到绣云涧，正赶齐霞儿同管青衣二人一齐将仙馆设在涧侧高崖之上，刚刚停当，待要回洞复命，看见夫人等陪了众仙宾到来，连忙迎上。

跟着秦紫玲同了赵蕙，林寒同了陈文玑，诸葛警我同了尹松云三起，也都各按所去的一带地方，相度形胜，设置停当，互相试验一回，隐去真形，回至中途，有的老远望见，有的经同门传说，相次赶来复命。妙一夫人使命齐霞儿将崖上仙馆现出。霞儿如法施为，手一指，崖上突然现出一座霞光四射的玉楼。众人见那楼阁共是三层，每层五间，形如重台梅花，通体碧玉砌成，琼槛瑶阶，金门翠栋，雕云镂月，气象庄严，奇丽无涛。再走上去一看，一层有一层的陈设，无不穷极艳丽，妙夺鬼工。至于设备之齐全，更无庸说。锦墩文几，玉案晶床，尽管华贵异常，却又不是富贵人家气象，于珠光宝气之中，现出古色古香，别有雍穆清雅之致。顶层五间开通，成一敞厅，似是准备仙宾暇日登楼凭眺观景之用。比起下两层设备还更精美，四面碧玉栏杆，嵌空玲珑。更有百十盏金灯点缀其间，燃将起来，灿如明星，夜间望去，更是奇景。

众人落座，正在赞赏，诧为未见。玉清大师笑道：“此崖虽然隐僻，却非最高之地。

如再高出二三十丈，全景便在目下，一览无遗了。”丁嫦笑道：“这个容易，这些房舍原本可高可下。”随说，将手一指，只见祥云如带，横亘楼腰，二楼一段。便在隐约之间，顶层便于不知不觉中升高了数十丈，仙府全景立现眼底。甘碧梧笑道：“区区末技，七师妹也要卖弄，不怕诸位道友齿

冷？”丁嫦笑道：“我们承诸友不弃，一见如故，亲若一家，何用掩饰作态？”先来长幼群仙，俱欲各觅居处，纷起作别，甘碧梧道：“事也真巧。当初原是同门师兄姊妹互弄小技，只顾争奇斗胜，忘了修道人的本色，又没见识过天仙第宅是什么形状，以致徒事纤巧，闹成了个四不像。此次所带楼舍，只这一所小琼楼乃二师妹姚瑟所建，还不过于离奇，恰被愚师徒数人占用。余者多半出诸七、九师妹之手。诸位道友虽然暂寄仙踪，逢场作戏，如见不堪之处，幸勿见笑。主人事忙，承五姑与玉清道友相伴，已感盛情，请自回吧。”

妙一夫人等也觉众异派中恶客行即到来，正当多事之秋，便也不作客套。一面吩咐霞儿等四人，引导各长幼仙宾，仍分四路送入仙馆安置。并请内中几个主要人物，各依方向，暗中监防。事完，便分两人一班，在太无洞中和另外两名弟子随侍，以便外客到来，见过主人之后，领往馆舍。随即分向甘、丁二女仙称谢辞别，各自依言行事，不提。

经此一来，太元洞内诸仙十去八九。长一辈的，只剩下妙一夫人、元元大师、白云大师、顽石大师四个正主人。余者只神驼乙休、百禽道人公冶黄和新来的赤杖仙童阮纠、穷神凌浑，在仙籁顶危崖之上，与岳雯对弈；嵩山二老同麻冠道人司太虚，在前洞上面御敌未归；嫫姆师徒在后洞石室之内，运用玄功，暗中戒备。此外都移往仙馆。一班后辈来宾，有的随着迎接诸仙之便，当时随往，各自觅了住处。有那随着本门中弟子散在各地游玩聚谈的，适才各地仙馆楼阁突然出现，相顾惊奇，纷纷赶往绣云洞，问知就里，俱都好奇，欲广经历。霞儿等再一谈起，不问来客长幼，凡愿往仙馆居住的，均可迁入。

众后辈闻言大喜，相率随同前往，各觅住所。本门弟子虽不得住入仙馆，也都想见识见识，除有重要职司，正在轮值的几个，也都跟去观赏。霞儿等四人分领了各仙宾，每到一处，便依法施为，一所玉宇琼楼立即显现。众仙宾早各约好同居仙侣，分别入内。

妙一夫人等四主人到了太元洞前，回头一看，只见四方八面，一座接着一座的仙观楼阁，重又相继显现。虽不似适才全数毕现，也有二三十处。端的仙云缥缈，气象万千。

再看男女弟子，只有陆蓉波、余英男、庄易、严人英四个在洞内外应班轮值，余人全都不在。笑道：“无怪人情羡慕富贵华美。便众弟子虽然新进道浅，也都根器深厚，平日心情也极清静淡泊，此时见了这等富丽华贵之景，竟然如此钦慕，异派中人更不足论了。”白云大师笑道：“我知他们并非钦慕，只是年轻好奇，想要见识罢了。”元元大师道：“话虽如此，到底不该。所以赤杖真人力说，此举渐入魔道，不是修道人所宜。阮道友等说，此类楼观只宜左道中人居住，不便奉赠，确是实情呢。”顽石大师笑道：“无怪人言，我辈同道中人，只师兄一人铁面冰心，最为刚直。前杀王娟娟，便是证明。无论仙凡，谁不想多见多闻，增长经历？他们又听来的是千年前成道的人物，又见仙法如此神妙，哪能无动于衷？想开一回眼界，所以连灵云和白云师兄门下三个已经入门多年、道力较深的人，都跟了去。就连金姥姥、萧十九妹、黄肿道人，青囊仙子、金钟岛主和两世修为的杨道友，他们论起功行法力，哪一位是在你我之下？他们虽然也有为监防妖人，有为而去的，但见猎心喜，也占一半。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晚辈？”说得妙一夫人等俱笑了起来。

刚刚入洞归座，先是黄山餐霞大师同了汉阳白龙庵素因大师，双双到来。见面谈不几句，杨鲤又引导他的前师南海聚萍岛白石洞散仙凌虚子崔海

客和门下弟子虞重走进。

恰巧齐霞儿等四人将众仙宾安置停妥，头一班是秦紫玲和林寒，正在侧随侍，宾主礼叙。

妙一夫人知崔海客人极正直，便略告以实况。谈了片刻，便令林寒前导，亲身陪他师徒入居仙馆。林寒见他只有师徒二人，便引往洞侧山坡之上，行法现出一所共只三间的飞云亭来。夫人肃客入内。崔海客早见仙府之中，到处神仙楼阁，瑞霭祥光，及见林寒随手一指，便现出一座双层亭舍，益发惊奇，赞羨不置。夫人等仙厨中人献上酒果灵泉，便即辞出。这次回到太元洞内，便繁忙起来。先是铁钟道人、游龙子韦少少、小髯客向善和成都隐名剑仙钟先生等昆仑派中名宿，除却南川金佛寺方丈知非禅师要正日才到外，俱都各带门人，联袂偕来。

这次妙一真人诸长老为要解却辟邪村误伤游龙子韦少少飞剑之嫌，对于以上诸人齐下请柬。韦少少本还不好意思前来，经知非禅师和小髯客向善力劝，说：“上次对方事出无心。对方主者齐漱溟宽厚温和，极知礼让，素无嫌怨，今以礼来，不去反显我们小气。峨眉正当鼎盛之时，仍能谦虚待人，欲借此一会，释嫌修好，实不愧道家本色。乐得就此化敌为友，彼此都好。”铁钟道人也力主同往，但又说：“峨眉势盛，易使后辈向往，门人不可多带。”偏生一干门人欲随往观光，纷纷向师求说。知非禅师只有一个嫡传弟子，必须留守，本人有事，又是后去，不在话下。其余四人，除钟先生是愿教徒弟见识，命即同去外，铁钟、韦、向三人均恐门人与对方交往，见异思迁，不令随行。

于是愿去的好些俱没去成，而不甚心热，如上次在无华氏古妖尸墓穴中吃过亏的小仙童虞孝、铁鼓吏狄鸣歧之流，反因师命随行。

行时，小髯客向善忽然想起还有两人未到，便问知非禅师道：“此次峨眉还请的有卫师弟夫妇，昨日还见在此，怎地不辞而别？”知非禅师微叹道：“他二人近来行径荒谬。自从幻波池受了巨创归来，经我算出，对方应援迟缓，害他夫妇毁了道缘，实是不知圣姑禁法妙用。初发现有人被困时，固然略存私念，可是要想救也无从下手。那等危机四伏的险秘之地，加些小心，也是人情，何况还出死力相救。算起来只有救命之恩，决无仇怨可言。他们出来时不问当门的人是什么道路，便下毒手伤人，已大不该，幸运那人是佛门高弟，未与计较。回来他夫妇只知痛惜道缘，贪得内中宝物，因闻前去二女仍要再往，竟打了恩将仇报主意。我再三苦口劝说，开导利害，终是不听。近更受了妖妇愚弄，益发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峨眉诸友正是那两女子的师长，如何会去？果真肯去时，他们见到峨眉那等气象，也许知难而退，不致将来自取灭亡了。他夫妇明明极好一对神仙眷属，论起功力法宝和所炼飞剑，都是本门有名人物，偏会一入迷途，便双双陷溺罔返。此乃劫数使然，无可挽回。此事不久发作，只盼他们到时知机，能就此兵解，不致形神皆灭，便是幸事。此时由他们去吧。”四人听了，叹息了一阵，便向知非禅师作别起身，一行共是师徒九人，同往峨眉飞去。

妙一夫人早有妙一真人嘱咐，甚是优礼。一面又把妙一真人闭洞行法开府，须等正日开府始能出见；客多甚忙，接待简略，已经备下宾馆，不能随时奉陪的话说了。钟先生等见主人礼貌殷勤，各把前嫌消去，互致了几句谦词，便由林寒引导，餐霞大师陪客就舍，同往仙馆去讫。

这里客才去，跟着南海地仙天乾山小男带了三连宫中三十六个仙童弟

子，西海磨球岛离朱宫少阳神君带了日前曾来峨眉先送礼物谢请的火行者元柄等四个门下弟子，相继到来。

以上两拨虽非同道至交，尚还是友非敌。等这两拨刚刚引入馆舍，忽然轮值弟子苦孩儿司徒平飞身入报：“后洞外来了三个相貌凶恶、装束诡异的道者，一个大头大肚、胸挂十八颗人头念珠的凶僧，随带着七个男女，到了飞雷崖仁云亭前。先由一名叫鬼焰儿朱赤午的妖童，向弟子等声称：‘我家师父等三道一僧，乃北岳恒山丁甲幢、火法真人黄猛、三化真人卓远峰、屠神子吴讼，率领门下弟子七煞手常鹤、鬼焰儿朱赤午、仙掌雷召富、大力仙童洪大肚、独角金刚阳健，以及江西部阳湖小螺洲金风寺方丈恶弥勒观在和号称龙山双艳的细腰仙娘柳如花、小金女童么凤，一行师徒共是十二人。因闻峨眉开府，心切观光，前来拜山，参与盛典。’令弟子等入门通报。弟子来时，隐闻内中一个生相蠢俗不堪、名叫洪大肚的和那朱赤午说：‘你说这一路无甚防备，你看这洞设的不是那禁制么？’弟子因各位师尊早已算出未来，妖鬼徐完来过以后，只仙府上空还不免有妖人来此窥伺，已由白、朱二位师伯戒备，后洞已不会有事，所以不曾设伏。今早弟子等曾见雪山山顶上有金光微闪，似往洞口飞来，细看又无形迹，来人不知怎会看出？这十二人均未接有请柬，容他进来与否，请示定夺。”

妙一夫人知道，来的这为首四人，明初已经得道，虽然出身旁门，已经躲过三劫，隐居修炼。除纵容门下弟子不时出山为恶外，本人踪迹俱甚隐秘，正邪各派俱无交往。

料是受了仇敌蛊惑，来此相机行事，来意善恶尚还未定。既然以礼求见，自应以礼待承。

便请餐霞大师代出迎导，就便暗中查看洞口禁制是哪位道友所设。

大师去后，妙一夫人等因庚辰正日将近，敌友双方来客越多，一一陪叙，势难兼顾，便把五位主人分开，以便分别接待。又因来人师徒以前恶迹昭彰，幸逃天戮，已有餐霞大师接待，不愿多与周旋，便避了出去。

这里餐霞大师到了洞外，见来人师徒都是一身邪气，知道虽是左道旁门，也不可轻视，便按主人之礼，上前通名致辞。

原来这一干妖人，以前为了作恶多端，常受正派剑仙嫉视，备历险难，幸逃诛戮。

先在恒山销声匿迹了七八十年，后始分居。由此学乖，不再彰明昭著，行事力求隐晦，也不与外人来往。近百年中，见同时一班厉害仇敌十九仙去，自问后起诸人莫我之敌，虽然渐萌故态，仍不轻于树敌。近年虽闻峨眉派发扬光大，人才辈出，因一向闭门不出，只由门下妖徒出外摄取妇女，回山采补，对方诸人均未见过。这次原是妖道门人受了与峨眉为仇的妖邪怂恿，言说仙府灵药众多，更有千年灵芝炼成的芝人、芝马。众妖人本为所习不正，必须常年采补，始能驻景延年，长生不老，如能得到芝仙服食，立可免去四九重劫，修成地仙，当时便被打动。自恃邪术高强，法宝厉害，更炼有几只灵禽猛兽，不问明夺暗取，十九可以如愿。对方有此灵物仙药，便为它树下强敌也值。因门下弟子到处闻人传说对方人才辈出，道法高强，剑术神奇，还存戒心。除将所有法宝和所豢养猛兽恶兽全数带在身旁备用外，并命卓远峰的爱徒青蛾仙童左心，去往陕西黄龙山青渺林，卑词约请以前同道中能手猿长老，许以啖肉芝的重利，使其率领门下五仙猿，赶往峨眉，假装不是一路，暗中相助。无论谁得了手，都是平分春色。

行前原有人指点途径，一直便往仙府后洞门飞去。心想：“峨眉仇敌到处都是，这等盛举，为防敌人侵害，近洞一带必有防备重重。不分异同，一体接待，只是传闻。自己未奉到请柬，又非同道，弄巧还许不能进去，一到便动干戈。”及至飞到后山，沿途留心查看，只遥见洞门外立有两人，对过崖亭内也有两人，年纪均轻，似是守门延宾的弟子侍从，并无埋伏禁制。不由气焰渐长，以为人言过甚。照此情形，守门人如若见拒，使用法术变化隐形，硬行闯入，骤出不意，夺了仙芝便走。正寻思间，已经飞近。落下一看，首先入目的便是那四个轮值延宾的男女弟子，个个仙根深厚，道气精纯。又见对方闻言，入内通报时，人过处，洞口上空忽有金光一闪。妖人师徒俱都识货，定睛一看，竟是昔年吃过它苦头的佛家用来降魔的神光。才知对方盛名非由幸致，如不得到主人允许，要想进门，并非易事，不由把先前锐气为之一挫。

等不一会，瞥见对面洞内飞出双道光华，跟着洞口现出两人：一个是入内通报的守门少年，另一人是个女道姑。单看遁光来势，已知不是寻常。再听说话口气，餐霞大师对于外人最是谦让，说得自己好似本派数不上的人物。妖人狂妄已惯，信以为真，觉得对方随便出来迎宾之人，已有如此本领，不禁又是一惊。但既已劳师动众，门人们又都在外夸下海口，无论如何也须勉为其难。想到法力高强，并还有极厉害的接应，心气又复一壮。

火法真人黄猛最是强横，略向大师称谢道扰之后，便道：“贫道隐居恒山等地，清修避世，百余年来不曾与外人来往。因闻近来贵派昌隆，人才蔚起，又有这番千古难逢的盛举，不特贫道师徒亟欲观光，连贫道等平日豢养的两只虎面梟、一只金眼狍儿，也要随来见识。虽然它们通灵多年，能大能小，终嫌兽蹄鸟迹，有污仙府。不知道友可能容许它们进府么？”餐霞大师知这两种俱是最猛恶的恶兽凶禽，妖人带了同来，心存叵测。故作不经意之状，微笑答道：“齐道友门下弟子也有几个豢养着猿、鹤之类灵物的，有主人在，当不至于放肆。不过，外客中也带有仙禽同来的，异类与人不同，物性有忌，带进无妨，主人一律款待，飧以美食，只请叮嘱它们不可离开道友，以免万一生性相克，争斗起来，不论何方受伤，主人俱觉难处。话须言明。幸勿介意。”黄猛暗笑：“猿、鹤之类也值一提？怕不做了梟、狍口中美食。”故意笑道：“它们多是野性未驯，特为瞻仰仙府而来，不惯拘束。不过只要不去撩拨它们，也不会冒犯的。生性相克，自是常事。贫道只恐它们无知冒犯，致失客礼；否则它们这次在外生事，如为别位道友珍禽异兽所伤，好借此儆戒下次，杀它火性，正是求之不得呢。”说时，便听妖道妖僧袖中梟鸣狍啸，声甚猛厉。大师暗笑道：“不知死活的孽畜！不久便是劫数临头，还敢发威。”故作未闻，笑答：“这样便好，道友既不以此为意，那更好了。”

说罢，方要延客入内，忽听破空之声，劲急异常。众妖人一听，便知是同党黄龙山青杪林猿长老，带了门下仙猿到来。故作不解道：“道友，有客来了。”大师看出妖道面有欣喜之色，知是同党，便答道：“不知何方道友驾临，有劳诸位道友稍待，一同延接也好。”一言甫毕，一道白虹带着五道丈许长的青白光华，已一同自天飞坠。大师见来人身穿白麻布衫，猿臂鸢肩，满头须发，其白如银，两道白寿眉由两边眼角下垂及颊，面色鲜红，狮鼻阔口，满嘴银牙，两耳垂轮，色如丹砂，又长又厚，貌相奇古。通身衣履清洁，不着点尘。一对眯缝着的细长眼睛，睁合之间，精光闪闪，隐射凶芒。身后随着两苍三白五个通臂猿猴，看去身材没有仙府双猿高大，都是火眼金睛，

铁爪长臂，动作矫健，顾盼威猛。双方通罢姓名之后，众妖人也故意与来人礼叙，互致仰慕。这猿长老初来时，神色颇傲。及至大师延客同行，偶一眼望到洞门上面，立似吃了一惊，朝黄猛和妖僧观在看了一眼。大师早已看出，那是佛门降魔神光。料定不是芬陀，便是白眉禅师，不知何时路过，见仙府后洞只有几名弟子轮值，无甚别的设备，虽然无事，终启妖人侵侮之心，特意暗中设下，使来人知道戒慎的。见这些妖人以目示意，不禁暗笑，也不说破，故意前行引导，以示无他。直到太元洞中，宾主落座，略谈片刻，便唤当时轮值的诸葛警我、秦紫玲，将妖人师徒做一起，两女妖人做一起，猿长老一人五猿做一起，分别领往仙府安置，静候开府盛会。行时并嘱诸葛警我传示袁星：“来客除猿长老，还有五位仙猿，须多备酒果款待外，黄道友等还带有虎面梟和金眼狍等珍禽异兽，它们俱不耐拘束，到了仙馆，许要放出。告知佛奴他们，遇上时小心，不要招惹，以免性克争斗。”二人会意，随即答应：“弟子遵命。”大师也未亲陪，只送出太元洞口，便即作别回身，自寻妙一夫人等商议应付。不提。

黄猛先见仙云楼观过于辉煌华丽，心想：“这凝碧崖，对方才发现不久，门人十九新进，哪里会建立这许多的玉楼仙馆？必是卖弄玄虚，将寻常事物幻化点缀，故作惊人之举。弄巧十之八九皆是幻景，并非实物，都说不上。”嗣见诸葛、秦二人到了地方，只随手一指，便由地上平空显现出一座亭榭，和前见一样，银壁云楼，金庭玉栋。内里陈设更是罗帟琼帐，冰奩珠纓，日用各物，无不毕具，光彩陆离，备极精丽。越以为主人号称玄门正宗修道之士，自居太元洞只是气象庄严，古雅朴实，无多陈设，两下里比较，远隔天渊。又想：“这类楼台亭阁有好几十所，未现出的想必还有。休说通体琼瑶，难得如此成材的美玉，便室内陈设，也无一件不是人间稀见之珍，绝非寻常岁月可得聚敛。主人师徒正在勤于修为，岂有为了开府宾客数日之需，费上这样大的心血精力，物色营建，成此旷古未有的奇观巨制？”怎么想，也万无此理，益发断定前料不差，是个幻景。初来虚实未得，不便当着主人施为。等诸葛、秦二人转身辞出，黄、卓二人先取两件物事，用禁法一试，并无异状。再连房舍带用具依然行法解破，俱是原形未动。渐渐看出无一样是假的，才知敌人委实不可轻视，不禁大吃一惊。

诸葛、秦二人原因九宫岩这几座馆舍与仙籁顶乙休下棋之所，以及诸神禽所居的老捕巢，相隔甚近，存心把众妖人安置在一起，明是分成三处，实则望衡对宇，相距咫尺。

行时并说：“开府尚有三数日，诸位师长事忙，无暇奉陪。各宾馆中如有同道，不问新知旧友，均可互作往还，结伴游行，宴集为乐。如需酒食，或仙猿仙兽们的食物，另有执役男女侍童，随时往来各处宾馆，略呼侍童，便即应声而至，一经示知，可立奉上。

不过这些男女侍童都是入门未久，朴讷谨畏，师长法戒素严，只知执役承应，奉命惟谨，拙于应对。如有不周之处，尚乞原谅，免使受罚。”一面又指给他们看。

众妖人经过别的宾馆时，早就见到几个年约十二三的道装男女童子，都是一式打扮：男挽抓髻，女的垂髻，短发裁云，容颜美秀；一身碧绫短衣裤，上披翠叶云肩，白足如霜，下登葛履。手捧三尺玉盘，中贮酒果食物，贴地飞行，往来出入于各楼台亭馆之间。

遇到高楼，径直飞上，也不见甚遁光云气随身。只是凌虚御空，上下

如意，脚底好似有甚东西托住一样。最奇的是，不但装束相同，连年岁相貌，高矮胖瘦，无不相似。本来猜不透是什来历，听了主人之言，才知竟是仙府执役小童，十分惊异。接着一童子送了些酒果前来。

其实这些童子是姜雪君前在仙山时，见洞庭东西两山有不少岁久通灵的古树，因是草木之灵，只凭日精月华与山川灵气滋润，尽管饶有灵性，均还未成气候，不能脱体变化。两山地大肥沃，居民日众，时受樵工砍伐，枉自咽风泣露，无计防御。觉着它们与人无害，成长修为不易，一时恻隐，趁着闲中无事，运用玄功和师门心法，度化了数十株，助其炼成形体，使其修为。近以成道在即，这些灵木功候仍差，既恐日后为恶人所伤，违了初愿；又恐樵工无知，妄加采伐。它们自恃有点法力，为了切身之痛，作怪伤人，无形造孽，多半已移向别处深山荒远之地。余剩还有三十六株，俱是杨梅、批把、梅花之类，功候较深，又是东山名产。意欲乘着峨眉开府之便，采来点缀仙山，权当送妙一真人夫妻的礼物。因不愿徒众弟子为异派妖人执役，便令灵木的婴儿现形代替。

这些木婴儿到底功候尚差，有的才只勉通人言，不能应对自如。虽仗嫫姆仙法妙用，看去神奇，外人也不能加害，终与真人有异。黄猛等妖人俱都法力高强，远胜末流，只为初入仙府，便见许多灵异之迹，心志有点摇惑，以为敌人故意炫耀，这些侍童功力必然不浅。及至仙童送完酒果要走，卓远峰故意将他唤住，一问话，果然木讷，说话困难。

再定睛仔细一看，目带青芒，面白似玉，尽管清秀绝伦，却是冷冷的，不带一丝血色。

情知有异，方欲追诘询问，道童忙施礼回身外走。众妖人已经看出不是真人，只不知是甚精灵幻化。大力仙童洪大肚最是莽撞，见那道童生得灵秀可爱，见人却答不上话来，面有窘色，觉着好玩，想逗他一下，伸手便拉。哪知手才挨近，便似触电一般，当时一震回来，力大非常，人未拉着，手倒震得发麻。鬼焰儿朱赤午见状惊异，忙使妖法，将手一指，意欲将他禁住。哪知道童竟如无觉，连头也未回，便从容飞去。

屠神子吴讼忙即拦阻，埋怨道：“你们怎这般莽撞？我们与对方并无仇怨，此来为了何事？这些童子分明是樟柳神一类，主人用来执役，并无深意。正经事还未商议，却去考究这些无益之事则甚？我们成道多年，已入宝山，如若空手回去，休说要被外人耻笑，也实无以自解。我们只是看着好玩，无心作耍，倘因此引起敌人猜忌，下手岂不更难？黄道兄因见这些楼观陈设，便生戒心，其实不过是些珠玉珍宝，因有这么多，营建又如此精巧，便觉奇了。焉知不是七拼八凑，各处借来装点门面的呢？我们带有仙禽灵兽和猿长老的仙猿，都是极有力的帮手，哪能一点真实本领法力未见，便生退心？说出去也是笑话。我看不数日便是庚辰正日，敌人全数出面，党羽越多，闻说内中有不少能手。不乘他们忙于开府闭洞行法之时下手，到了正日，必更艰难。猿长老适才已当着敌人叙见，其实黄道兄过于谨慎，便做本来知交，又有何妨？你看人家将我们都安置在一起，哪有一点防备之心？敌人不是太傲，看不起我们，便是真个客多，人少事忙；正经主人又在洞内行法，不能分身，所以连个陪客的都没有，此时正好把那猿长老和龙山二妹请来此地，从长计议，赶紧下手，才是正理。时机稍纵即逝，悔之无及。”黄猛道：“我因洞口的佛光，觉出洞中定有能者暗中主持。休看无甚防备，惟其托大，才见其有恃无恐。事情自是必办，不过总须慎重而行，免致闪失在这些后生小

辈手里，将来无颜见人。”

## 第二一二回

蓦地起层楼 仙馆宏开延怪客  
清谈矜雅谑 碧峰小集啖丹榴

正说之间，忽听门外“哈哈”一笑，飞近一伙人来。众妖人一看，来者正是猿长老，一手扶着细腰仙娘柳如花，一手扶着小金女童么凤，并肩搂抱，飞了进来。恶弥勒观在最爱龙山二淫女，二女偏是厌他俗恶体臭，人又痴肥，毫不理睬。妖僧自己吃不到天鹅肉，却恨别人与二女亲近。见状老大不快，便发话道：“这里不比自家山中，随便勾搭，无人过问。不问我们来意如何，表面上总是作客。主人男女之分甚严，适才引路那厮明知我们和柳、童两位妹子同来这座楼台，再多十人也有闲空，却把男女分住两起，以示男女有别。聚集无妨，便要亲热，也不要落在外人眼里，省得对头笑我们旁门左道中人只知淫乱，禽兽不如。”

猿长老本来兴冲冲进门，方要说话，一见妖僧声色不喜，连理也未理，径往锦墩上一坐，索性把二女一边一个，搂坐在膝头上，由满脸银髯中咧着一张鲜红嘴唇，嘻笑不已。黄猛、卓远峰均和二女有染，知二女妖淫，性复刚傲，一意孤行，爱谁便是谁，法力又强，永不许情人过问，稍有词色，立即变脸决绝。凶僧以前便因吃醋，二女与他反目，永不再使沾身，反而当着他格外欺侮。奈又奈何不得，终于气得避往鄱阳，离群索居，至今不曾和好。虽不能视为禁脔，但知猿长老内媚之功高出己上，二女又是喜新厌故，见状也自不快，只是双方都不能得罪，莫可如何，听妖僧一发话，便料对方不能善罢。果然猿长老笑嘻嘻等妖僧说完，两只细长眼睛倏地一睁，一双凶光闪闪的碧瞳注定妖僧，哈哈笑道：“你不愿意我爱她两个，要吃飞醋，只管明说，犯不着借题目。实对你说，我这次早听人说，峨眉有不少好炉鼎，便你们不找我，也自要来。老黄、老卓为这两个活宝，将近百年没敢和我见面。今日用着我时，迫于无奈，才约了我来此，还不肯做一路走。可惜无用，我虽老悖，还不犯替别人做牛马。你们也知道，我向来是玄牝交合，很少是我的对手，一交便失阴而死，如像她两姊妹这等棋逢敌手的活宝，至少也得四十九日夜，才得天地交泰，得上一回真快活。我此时和她们干爱不交，也不是忌怕甚人，只为这里共只三四天耽搁，难于尽兴罢了。男女相爱，各凭心愿。你们以为她两姊妹是你们的人，一路同来，我不该平空伸手。既这么说，现时这点亲热，我老头子也不希罕。从今起，各顾各的，我也不再和她两姊妹相聚。只我这样长生快活已足，也不想成地仙，服灵芝肉，你们盗你们的肉芝，我物色我的炉鼎。但是回山以后，她两姊妹如去就我，谁要作梗，却休怪我无情。还有我已命五猿搜探肉芝踪迹，如能到手，我也不要，那是我送给她两姊妹的定情礼物，你们也休想沾染。”说罢，又朝众妖人狞笑一声，一道白光，便自撇下二女，穿窗而去。二妖女也是面现鄙夷之色，冷笑连声，双双装作看玩景物，款步下阶，往左近闲游去了。

猿长老这一席话，休说妖僧大怒，便黄、卓二人也是怒火上升，均欲发作，俱吃吴讼暗中止住。等人走后，吴讼才劝道：“小不忍则乱大谋。龙

山二贱婢原是祸水，这百余年来，为了她俩，关上门在窝里反，闹得同门同道好些伤亡，只我一人立誓不去与她们勾搭，别位道兄哪一个不吃亏？伤朋友，还受她们的恶气。到哪里找不到好女子，何苦非迷恋到身败名裂不止呢？我看老怪物本来隐在山里，拿母猴子做炉鼎，不轻出山害人，无人寻他晦气，过得好好的日子。这次不知又听了何人怂恿，比我们心还凶，竟想将这里的女弟子撮几个回山受用，你看此间一些少女，美固真美，哪一个不是仙根道气？休说无此容易，即使出其不意，一时侥幸，捞走一两个，没等受用成，人家已大兴问罪之师。这不比肉芝，草木之灵，谁到口，谁就算有缘福，已经吃下肚去，无奈我何。即使真个不肯甘休，不是人家对手，逃总能逃，至多弃了旧居，也还值得。老怪物如此贪狂，又把这两个淫贱勾上，定是一场大祸，我们同在此间作客，如与计较，白叫外人耻笑，何苦来呢？倒是老怪物已经下手，我们不能再迟。可令灵泉灵狍一由空中隐形窥查，一由地底搜寻肉芝生根之所。一面命众弟子装着游玩，一半寻访，一半查探敌人虚实。

真要不行，听说开府那日，有不少仙果灵药待客，盛况空前，好歹也大家吃点再走。众弟子去后，我们也以玩景为名，暗中接应。还没下手，先就内乱，兆头大是不佳。一切都要小心，除非看准敌人不如你我。只要不明显出来，便暗中吃亏，也须忍住，不可和人破脸，以免不好收场。”

议定之后，火法真人黄猛和恶弥勒观在，便将袍袖一抖。只见黄猛袖中飞出一对神泉，生得虎面猫头，通体暗蓝，爪利如钩。观在袖中飞出一只神狍，生得人面羊身，白毛如霜，阔口虎牙；前爪宛如人手，后爪倒钩五歧；自前时起，直到腋下，一边生着九只圆如龙眼，金光闪闪的凶睛。声似儿啼，人立而行。神泉一出袖口，落地身便暴长了好几尺，各自磨牙，乱叫发威，势甚狞恶。妖道喝道，“不用这样！”随取了两粒污血炼就的朱丸，喂与二鸟吃了。然后朝那鸟头一按，低语了几句。两只恶泉随手而小，怪叫了两三声，整翅而起，在室中略一回翔，身上便起了一团黑烟，往外飞去，转眼黑烟消灭，鸟影也自隐去。那只恶狍见同伴先行，似欲争功，不住厉声怪叫。妖僧忙也取了块药，与它吃下，照样附耳说了几句。因恨猿长老，并嘱：“遇见五猿，不妨暗算。”随将头链撤去。恶狍性烈如火，不等飞出，身子一缩，就地便往下钻。凶僧一把抓住，方喝：“这里不行！”地上光华闪处，狍头已与地相撞。不料琼玉地面一点未动，狍头却吃了大亏，疼得怪噪连声，不顾命般往门外窜去，落地便自入土不见。众妖徒也分别起身往外走去。

不提众人内讧，各有诡谋。且说金蝉、石生二人，自随嵩山二老和众同门回洞复命之后，二人因见仙都二女人既那么美秀、聪明、年轻，性情又极随和天真，又是一般相貌身材，分不出来长幼，俱都喜爱非常。以为师长闭洞以前，未曾奉有职司，清闲无事，正好相聚。退到外面，先寻一些未见过的同门，说：“现在来了两个同辈的女客，是孪生姊妹。修道已逾百年，人却和小女孩一样。相貌身材宛似一人，分身为二。长得如此美貌，差不多把仙府所有美貌同门都比下去了。人又天真烂漫，没有丝毫作态。同时还来了一个小尼姑，偏是又丑又怪，还有一头癞疤，比易师妹、米明娘还丑得多。言行动作却极滑稽有趣，真个好玩极了。现在中洞同母亲、师伯叔们说话，一会就出来，你们还不快去看。等这三人出来，我叫袁星到仙厨里去取些好酒果来请她们吃，再引去各处游玩多好。”正在逢人便告，说得二女天花乱坠。英琼忽然走来，听了笑道：“小师兄，你两个以为没派差事，好常和仙都二女、癞姑她们玩么？没那么好的事。亏你刚才还说我和易师妹、周师妹

奉有师命，在把谢家姊妹盼接了来，不如你们闲人，可以常见，哪知自己比我们奉使命还重要。这也不说，偏是到时和木头人一样，只呆立在那里，甚事不做。不比我们，遇上机会，还可拿敌人开心试手。真是报应呢。”金、石二人因众同门好些俱是奉命在一定地方侍立，或是手执仪仗排班，觉着这类事最是拘束无趣，惟恐派上。听英琼之言好不扫兴，忙问：“你知我们派的甚事么？到甚时才不能动？适在洞里怎没听母亲说？莫是哄我们吧？”英琼道：“事关机密，坐了不少外客，如何能说、只等到时，着别人传话，事前连众同门都不知道。我也是才听玉清大师和郑师姊说起，叫我来唤你两人前去。我几时骗过你来？反正罚站是一定了。何时开头罚站，却没细问，也许现在，也许庚辰正日，我不晓得。不信，你自问去。你两个男孩偏爱和人家女孩做一起玩，她俩比众同门姊妹长得美，与你们有甚相干？你们请客，谁知道人家爱理你们么？我真替你俩害羞呢！”

金蝉闻言，又急又愧，星瞳微瞪。正要还上几句再走，见女神童朱文和张瑶青，还有几个男女同辈，本站在一起，听已述说仙都二女来历为人，英琼这一嘲笑，朱文便伸纤手朝瑶青脸上连羞，一双剪水双瞳却注定自己，微笑不语。秦寒萼、申若兰刚走过来，也在笑问：“有甚趣事？说出来我们听听。”知道这几个女同门口角尖酸，最不饶人；尤其是彼此交情甚深，和男同门相聚说笑，一有争执，便同心齐上，永远不占上风不止，怎么也说她们不过。再一还口，嘲笑更多。话到口边，又忙忍住，气得把小嘴一呀，拉了石生就走。石生是谁爱怎说怎说，向来不以为意。边走边喊：“蝉哥哥不理你们，顶凶。我们才不羞呢。我们男的拜男师父，你们怎么也跟我们的师父呢？”朱文便喊：“你两个回来，是好的，说完话再走。”石生笑道：“蝉哥哥，我们就回去，跟她们评理，莫尽受她们欺，谁还怕她们不成？”金蝉听是朱文在喊，便不肯回去，说了句：“好男不和恶女斗。她们有本事，在外和妖人使去，谁耐烦理她们？”说完，招了石生，如飞跑去。

众同门知金蝉、石生一向天真，口直面嫩，常被朱、秦、李三人问住。见了二人窘状，俱都发笑。英琼也向众人述说，仙都二女如何美貌可爱，最难得的是那么高功力，一点不傲，纯然一片天真。休说两个小师弟，无论谁都爱和她们亲近。正说得起劲，易静忽然飞来，说妙一夫人传示，命英琼速去。说罢，二人一同飞走。

众人听金蝉、英琼一说，俱想看这仙都二女是何人物，也一路说笑着，往太元洞走去。到了一看，英琼、易静、金、石四人，同了仙都二女，还有向芳淑、朱鸾、癩姑等九人一起，正由中洞往外走出。石生正笑对英琼道：“你说谢家姊妹不爱理我们么？你看，我们到蝉哥哥屋里请客去呢。还有，你说我们要罚站，玩不成，我们才到，便遇见玉清大师说了，跟你说的也不对。这么大人说假话，真羞！”英琼道：“怎么是假话？到底罚站不，我不是说，没细问甚时开头么？”

金蝉对石生道：“反正有两天玩的，人家称不了心，我请谢家姊姊吃百花酒。我们走吧。”朱文微嗔道：“不要我们同去，是不是？”金蝉慌道：“你们也是主人，莫非还要下请？”英琼接口道：“朱姊姊，管他呢，不要我们去，也偏去。两位谢家姊姊是我和易师姊、周师姊先交上的，再说女客原该我们接待，师父本命我和易师姊陪客，没有他们。应该我们不要他两个才对，和他商量则甚？”金、石二人未及答话，忽听身后说道：“你们都无须作主人。我这次还带有一点吃的，原是来时无意中得到，太少，不值送礼，现正

没个打算，请你们同享了吧。此时有事的除外，无事没遇上的也不专请。

内中几人出点花样，看回热闹，也该到里头去了。”原来玉清大师来了。

众同门互相嘲笑为乐，原是常事，当时争胜，一过便无，永无芥蒂。又都爱和玉清大师一起说笑，不特有趣，还得指点，增长见闻，有时还可得知未来之事。一听要出花样，巴不得应在自己身上，俱都高兴非常。英琼便领仙都二女等没见过的，略为引见，便即同行。

玉清大师与灵云姊妹同居一室。平时本和长一辈的人物在一起，一则谦恭，总以后辈自持，又和众弟子莫逆，每人中洞广堂之内，不多一会，便被众人请了出来，所以在外时多。众人行过灵云室侧，正要走进，大师笑道：“洞中无甚意思，不如往灵翠峰故址，不但新来诸道友便于观赏景致，而且相距仙厨又近，饮食方便。免得在洞中着袁星往来取送，外人看见，笑我们嘴馋，客未到齐，先自享受。”众人都被引得笑了起来。

于是且谈且行，陪了新来诸人一路观赏，往前走去。到了灵翠峰左近，寻了一个便于眺览的小峰顶上。玉清大师清点人数，除金蝉、英琼等主客十一人外，还有白云大师门下四女弟子，武当七女中的张、林、孔、石五人，五岳行者陈太真、陶钧、刘泉。俞允中、张琪，连自己共是二十六人。下余太元洞内外，还有十多个本门弟子，不是奉有职司，便是正在准备接班轮值，不曾随来。见那峰头只是一座高耸天半的小峰，顶上才只两丈方圆，人多地窄。便使仙法，双手往四外一推，峰顶石地便似地席一般往四外展开，立即大了数倍。英琼撮口一呼，袁星立即飞来。大师道：“此时原用不着你，既已叫来，那你就到仙厨告知袁、米二人，将本府仙酿连同果脯下酒之物，各取些来。郑八姑还在室内，我请客的东西，叫她带来好了。”

说罢，面向太元洞，用千里传音之法，低声说了几句。一会，便见郑八姑提一竹篮到来，笑对大师道：“我同灵云妹子还在等你回去，你却背了我们，来此领头作乐。他们几个正在兢兢业业，留心师长传呼，灵妹责任更重，如何会来？正好你也是虚邀，我代你把话转到就赶来了。”大师一手接过竹篮，笑道：“我也不是虚邀。他们虽不肯离开，少时却有事寻来，自应此时先约一声，虽然无关，人总周到些好。这已成了我的积习，有时连自己也觉多余，老改不了。其实哪一次都有一点原故，并非有心送空人情哩。”边说，边将竹篮中鲜果取出。众人见那果实每个大约尺许，颜色碧绿，圆形六棱，看去皮薄鲜嫩。从未见过，笑问何名。

大师笑道：“此果名为桂府丹榴，乃金池异种。不知千万年前，在那北海尽头长夜岛上，长了一株。此岛位居地轴中心之下，离北极陷空岛还有二十九万三千余里，与小南极恰正相反。长夜漫漫，终古永无明时。尽管产了一株天府珍物，但那地方除此一株宝树，周围不足十丈之地，阴极阳生，发出奇亮的光华外，四面俱是玄霜黑气包围，比罡煞冰雪之阴还要厉害十倍。并更有千万年前别处已早绝种的毒龙猛兽，怪鸟妖鱼，生息其间。多半口喷毒烟烈火，长逾数十百丈。有的胁生八翼，齿牙如锯，身似坚钢，专由空中吸人脑髓。端的猛恶非常，凶危无比，此果不只好吃，且具轻身明目之功。真正修道人早已炼到轻身明目，吃了得益无多，却要犯上好些奇险，跋涉数十万里，才能到手。而那些恶物，又只在黑暗中互相残杀，以暴去暴，不能为害生灵。乐得由它们自生自灭，迟早同尽，不去招惹。知道此果的人又不多，因此永没听人去过。

“这次原是我由元江回来，便道往成都玉清观绕了一转，这一耽搁，便

成巧遇。行经姑婆岭左近，忽然发现一个头陀驾风急遁，神情狼狈已极。我乍见，只知他是旁门中人，竟会看不出路道。又看出他受伤甚重，不能持久。一时好奇，暗中追随。追出五百多里，忽然狂吼一声，往下坠落。跟踪下去一看，人已死了九成，我用丹药勉强救醒。

一问，他手上正提着这一筐东西，见我，竟似见了恩主一般，不住礼拜，愿将此果奉送，求我赐以兵解，我见此入虽生得丑陋，出身旁门，并不像别的邪恶一流。再四追问，才知甚么险恶地方都有修道人的踪迹。他说长夜岛上，近百年间，有一散仙在彼修炼，出身也是左道，人却机智非常。自知天劫将临，不能避免，所习不正，保不定形神皆灭。

只有长夜岛深藏地轴之下，可以暂避。即或不能，也可以预将此岛地底穷阴罡煞之气，运用法术凝炼，以作抵御。仗着法术高强，率领两个爱徒，以三四年的岁月，费尽心力，备历险难，硬由许多奇险中冲进。到了此树之下，掘一地室，潜居修炼。一面准备抵御天劫，一面想将全岛恶物除去，积修外功。想俟劫后，重来中土，再觅名山，哪知天劫仍难避免，五月前依然降临。总算他防范周密，早打好万一之策。法力又高，更占岛上无穷地利。到了最后关头，一发千钧，万难幸免之际，说定由一个爱徒代他拼命抵御，少延时刻；一个便用飞刀将他杀死兵解。然后护着元灵，并带上这一篮珍果，仗他所传各种异宝，冲开玄霜罡气，逃出北海。师父转劫投生，门徒也另投门户，并嘱此果不可中途失去。

“到了这日，果然支持不住，二徒依言施为，总算尸骨虽变劫灰，兵解却告成功。

二徒一同合力，也受了许多凶险，才得逃出。二徒一名程明诚，一名古正。不知自己运数也终，其师另有用心，不曾明言，一心还想另拜师父，修成正果。因是从小出家，随其师深山修炼，后便随往长夜岛，不知各派门径，也不知要此果何用。只知遵奉师命行事，带了这十几个丹榴，奔往各地名山，寻访未来师父。因闻峨眉、青城为宇内名山，神仙窟宅，先到灌县青城山转了一转。事前并还听人说起，矮叟朱真人在彼隐修。及至赶到金鞭崖，朱真人师徒已早离山来此，一路寻来。行近姑婆岭，劫数临头。遇见西昆仑星宿海北岸小古刺山黑风窝中妖孽血神子的门徒乌萨齐，看出他师弟兄二人身带宝物，强欲夺取，二人自是不服。妖孽师徒所炼，别是一种邪法，厉害非常，如何能敌。交手不多时，程明诚先为妖徒血影罩住，送了性命，并把程明诚从长夜岛带出来的宝物抢了去。古正总算见机得早，乘着妖徒向死人搜索之际，驾风遁走。就这样，妖徒仍放他不过，打了他一血影鞭。后来终于支持不住，毒发晕倒。妖鞭恶毒已极，他虽被我救醒，但是周身胀痛，口鼻奇腥，苦痛有甚于死。自知万难活命，再四哀求我，助他兵解。我想这里群仙云集，教祖和诸位师长前辈多具起死回生法力，妖法不难破解。那头陀又素无恶行，本意劝他暂忍须臾之苦，带来救治。他却坚持求我助他兵解，转劫之后，再加度化。并说竹篮之内有一无字柬帖，其师曾说如遇急难，字便现出。请我取看。我一找，果然篮底藏有一函，字已现出。

“原来他师父竟精习先天大衍神术，所有前因后果俱早算出。函中大意，是说他自幼好道，不合将路走错，误入旁门。一任平日留心戒备，无如所习不正，有时仍难免罪孽。收徒以后，尽管洗心革面，大劫将临，已难挽救。他虽费无数心力往长夜岛，并非是想完全免难，不过希冀以诚格天，免去形神俱灭而已。因是此行须人相助，自知不配收那有好根器的门人，特意选了

一个孤苦贫薄的丐儿，及一个幼遭孤露，为一恶僧收养，日受磨难的小头陀做徒弟，使他们跟随自己受尽艰危辛苦。以他的苦心造就，于此生修积下根行，以备转世之后，再做师徒，同归正道。故意不与明言，令他们护住元灵，到了中土，自去寻师。等自己转劫，仍可重逢。实则是令二徒来此应劫，不特事俱前知，连二人所遇何人，均经算出。除这一篮十八枚珍果外，还附有一道灵符、四面回光神镜。

少时便有应验，适才已经按人分交佩用。

“他那两个徒弟对师极为忠诚，心感师恩，原欲从殉，是他执意不许。二徒后又叩问日后休咎，何年师徒重逢。他说：‘你二人如有一死，不得独生。柬帖字迹如现，便是转动之时，可求所遇之人终始成全，连我也阴受其福。’二人只知奉命惟谨，全不计及师言好些不符。看完柬帖之言，方始恍然大悟，益发非要兵解不可。我怜他心诚，知是定数，便不再勉强。说也真巧，刚使他兵解，便遇见一位老前辈，本是来此赴会的，听我一说，大是赞许。知我无暇分身，竟把元神要去，不辞跋涉，为他寻找好庐舍去了。

“此果我除孝敬家师和赠妙一夫人尝新，尚余十个在此。我闻这果皮薄如纸，一拍即裂成大瓣，外皮色如碧玉，内藏多颗质如荔实，色似火齐的无核朱实。未吃时，层层之间形如一朵瑶台莲花；吃到嘴里，作桂花香，凉滑脆腴，芳腾齿颊，甘美无与伦比。

但未尝过，不知是与不是。”

李英琼笑道：“这丹榴真个碧鲜爱人，还没到口，我已闻见清香。再听大师一说，更想吃它了。”说时，大师已把六个丹榴放到峰顶大石之上，手指处，沙沙连声，全数开裂。每个六瓣，各现出一层层六角的榴子。每颗约有七八分大小，圆润如珠，色红如火，粒粒晶明，朱碧相映，鲜艳已极。众人各掰了一瓣，到口一尝，果然甘腴凉滑，齿颊流芳，质如荔枝，而脆美过之，玉液琼浆，未必胜此。纷纷赞妙不置。袁星适送酒脯到来，大师分了一瓣与它。又命它带两个去，一个给仙厨诸人尝新，一个分给芝仙、袁化和古神鸠等诸仙禽。金蝉道：“它们刚巧六份，还有那匹马儿呢？”朱文道：“芝仙吃不多。这一个榴实不少，不会匀着吃，定要各吃一瓣么？”大师笑道：“蝉弟最疼芝仙、芝马，再带一瓣去吧。”袁星笑嘻嘻，接过自去。谢琳笑问道：“蝉哥哥，听说你那芝仙灵异，长得更是好玩。能给我们喊来开开眼么？”金蝉见她随石生叫蝉哥哥，忙道：“姊姊得道多年，怎能如此称呼？太不敢当了。”谢琳道：“得道不论年久，蝉哥累世修为，总算起来，焉知不比我长？真要比时，我还没有蝉哥哥高呢。你只说芝仙能令我姊妹见识不能呢？”

玉清大师见金蝉作难，笑道：“平日休说二位姊妹这样嘉客，便无论谁也能一呼即到。只为近日泉鸾并集，有好些异派中人，俱为垂涎芝仙、芝马而来。芝仙本来好动喜事，近从本山诸道友又学会了一点防身本术，胆子渐大，越发好奇，不耐藏伏。而来的妖人多半本领高强，有的还精穿石行土之术。为防万一，由前夜起，便将它原来生根之处，用移山之法，连那方丈之地，一齐移向隐僻之处，四外设有禁制。更恐它冒失出游，遭了毒手，另派好些明暗护卫。所以不能唤来。它的魔头不久即到，我择此地与诸位小聚，即是为了在此相度形势，略为指点之故。本来只是两位小师弟可去，二位道友要想看它，且等少时，或者去太元洞，大家散后，可随他二位同行。不但可见芝仙、芝马，这里的灵猿仙禽也都在彼，有好些可笑之事，岂不比叫来

有趣么？”二女闻言大喜。

众人一听，知道必有妖人来盗芝仙，大师划策防御，给来人一个重创，俱欲随往。

大师说道：“对方原是背人鬼崇之行，人如一多，大家都看不成了。适才颠仙寻我，听说掌教夫人说起，少时先有几位瑶岛真仙降临。到后不久，本府便要平空添建出好些仙馆楼阁，玉柱金庭，红栏碧榭，彩云缭绕，壮丽无比。列仙宫观，也是极其赏心悦目之事。最好仍令两小师弟和谢家二位道友同往。癩姑长于地遁，如若见猎心喜，去了倒是一个大助。别位却是不必。”众人只得罢了。

谈到子夜将近，灵云姊妹同了吴玫、崔绮、周轻云、女神婴易静、诸葛警我、庄易、严人英等十多人寻来，说起仙宾将到，令众人齐集太元洞，除有专职者，一体出迎。灵云姊妹因同门人好些散在各地，与同辈来宾中知好作队游聚；又以大师先前留话，请他们尝新：便借传命之便，一路约了同来赴约。霞儿笑问：“好东西吃完了么？”玉清大师笑道：“我早知诸位姊妹道友要赏光，早留有两个在此，吃完再走吧。”众人打开丹榴吃了，自是赞绝。大师向金、石二人略示机宜，并递给金蝉一柬帖，便率众人同往太元洞飞去。到时，已齐集门外候命。大师和灵云姊妹自行入内。一会，众师长同出，除外宾出迎与否任便外，本门中弟子无事的，俱都随出。

金、石二人一心惦着芝仙、芝马，又听大师说起仙馆建设，妖邪接踵而至，内中还有精于地遁之人。芝仙生根之地设有禁制，固是无妨；但须防它一时好奇，忘记出游，适逢其会，遇上妖人，却非小可。仙侣到后，见霞儿等男女同门已随陈、管、赵三仙女分往各地布置，便着了忙，径往凝碧崖前昔年白眉禅师所居捕巢前赶去。行时，本还想约仙都二女同往，偏生二女闻说妖人天亮才来，俱想见识仙家妙术，暂时无心及此。金、石二人也知为时还早，自己的事，如约外人，有似求助，见二女不来询问，也就不便邀约。一看癩姑也不知何往，只得听之。

赶到凝碧崖前，见袁化独坐捕巢之内入定，袁星和神鸠、神雕、神鹭，连同髯仙李元化座下仙鹤，正聚在一起，不时鸣叫两声。地上放着好些果脯，众仙禽神情甚是亲密。

金蝉一到，便喝道：“袁星，这样不行，妖人会被你们吓跑了。告诉它们听，快藏起来，能变小的，越小越好；”袁星道：“小师伯，不要急。今天的事，佛奴它知道。它说先来的的是一个脸上没长眼睛的小羊和两只猫头鹰，做它的孙子都不够。连老客人古神鸠都不用伸爪子，便打发它们变蚂蚁去。另外还有我袁星的几个远族玄孙，凭我们几个，足能打发。倒是它们的主人不大好惹，但我们有老客人打接应，决出不了错。小师伯放心。”金蝉喝道：“你这母猴晓得什么，师伯还有甚小的？也跟你主人学，叫人还添记号，一点规矩没有。佛奴就比你好了。你看袁化，才来几日，多么小心谨慎，真像载道之器，哪似你这样顽皮？”袁星扮了一个鬼脸，照吩咐说了。众仙禽齐朝金、石二人点头叫应，只不动身。袁星回说：“它们都说还早得很，何苦无故自扰？”金蝉气道：“外来的是客，你们也不听话，我一生气，不告知你们主人才怪。”袁星道：“这不干我，我不敢跟小师伯强，叫我藏在地洞里等一年也去。”金蝉道：“袁化怎不下来见我？”袁星道：“袁化要装道学先生，不与我们为伍，打算入定调神，查探妖人来路，玄机还没运完呢。”金蝉道：“到底郑八姑的门下有出息，哪似你们这样？芝仙呢？”

话还未了，石生早去楠树根窟内，将芝仙抱了出来。芝仙看见金蝉便伸手索抱，笑指树内，“呀呀”学语，说芝马因闻妖人要来侵害，吓得在树窟中瑟瑟乱抖，一步也不敢动，芝仙力说无妨，劝它大胆，全无用处。金、石二人闻言，过去一看，那匹芝马果然趴伏在树角落里，一双清澈的俊目注定穴口，一动不动。见了三人，满面俱是乞怜之色。那株古楠树参天矗立，大约十围，通体浑成，只近树根处有方丈许方圆大洞。这天因有妖人覬觐，更有凶禽恶兽同来，俱精土遁，芝仙生根之所易被寻到，为求万全，并免在太元洞内与妖人争斗，特将两肉芝的本根寄生在捕树主根之内，以便借着灵木，施展木土双层禁制。此外环树四周均有防范。只要不离开禁地，便可无事，再要想盗肉芝本根，更是休想。金、石二人自从日前芝仙移植，便将禁法学会。这时见芝马胆小害怕情景，甚是爱怜，便把禁制撤开，纵身入内。芝马见主人进穴，才战战兢兢立起，走近身侧。金蝉将芝仙递给石生，一把将芝马抱起，抚爱道：“小乖，这地方设有好几种禁制，妖人怪物万进不来。何况树上下还有袁星、佛奴、神鹫和古神鸠它们小心防守，不管是人是怪，只要一近前，便自送命。你只乖乖地在此，不要离开，就没事了，怕它为何？”芝马虽然通灵，差知人意，无如气候尚浅，不能把芝仙大胆，受了袁星、神雕等怂恿，要强逼它出去冒险诱敌之事形容出来。只用目怒视着芝仙，“吱吱”乱叫。芝仙明白它是想告发自己，气得鼓着小嘴，由石生怀里挣落，纵身照马头就是两拳，打得芝马直啼。金蝉喝道：“你比它年纪大，欺负它则甚？你两个要亲热些，好好地玩。师父说，开府之后，你不但人话全都学会，还可跟着我们学道，修成正果呢。芝马虽然稍差，早晚也是有份。再若欺它，我不爱你了。”芝仙怒视着芝马，“呀呀”不休，连说带比。

意思似说：芝马自从上次被妖人吓破了胆，见不得风吹草动，太没志气。并说自己和他决不离穴一步，有何可怕？

金、石二人信以为真，调弄抚爱了一会。耳听穴外二袁问答欢笑，与众仙禽交鸣之声。纵出一看，只见仙府各地，忽然现出许多仙观台榭，楼阁玲珑，仙云缥缈，霞蔚云蒸，好看已极。方和石生指点欢呼，拍手夸妙，晃眼倏地隐去。袁化已从树上飞落，上前见礼。金蝉知它法力高强，班行却小，人又恭谨，好似只此已经心满意足，修为甚勤，最是另眼相看。笑问：“你在树上入定，可知甚时妖人才来么？”袁化受了雕猿嘱咐，不便明言，便道：“二位师叔休听那袁星瞎猜。弟子因乘此时无事，做点日常功课。至于妖人来盗芝仙，师祖和诸位太师伯叔早有安排；何况左侧仙籁顶崖上，还有乙太师伯与几位仙长坐镇。妖人有多大法力，也无所施。弟子只知奉命到时隐身树上楠窠以内，操纵禁制，自知法力浅薄，并未敢于多事。”金蝉闻言，心中一宽，问道：“我也听说乙师伯与公冶道长、岳师兄三人，在仙籁崖上对弈。那崖甚长，只不知在哪一面？一路走来，怎未看见？”说时，遥见一道金光，一片祥云，往左边危崖尽头处飞去，到了崖顶降落，现出怪叫花凌浑和赤杖仙童阮纠，忽又隐去。袁化道：“师叔，你看见那两位仙长落处，有两株大松树么？乙太师怕他们便在松下踞石对弈。师叔未来以前，还命袁星到仙厨中取了一些酒果。本来这里可以远望，袁星去时曾听公冶真人言说：‘少时越来越多，莫要跑来乱我们清兴，把形迹隐去了吧。’等袁星回来，就不见了。”金蝉知道乙休和师父交情最深，这里既在他的眼皮底下，有人来盗芝仙，料想他决不轻饶，益发放心。

待了一会，袁化告辞上树，仍自打坐。金、石二人方笑：“这猴子用功

这么勤，莫非真想做大罗天仙不成？”一言甫毕，适才所见仙馆楼阁，重又一座接一座相次出现，有的就在近处。飞升上空一看，竟有好几十所。时见长幼来宾与诸同门，三三两两，远远结伴飞过，往各仙馆中投去。金碧辉煌，彩霞浮空，祥云匝地，华丽无侍。二人俱是稚气未尽，好奇喜事。始而交口咒骂：“妖孽怎不早报？累我们在此守株待兔，有这么好的仙居也不能前去随众同游。”继又自行宽解：“芝仙所居，重重禁制，仙猿、仙禽护卫周密。那古神鸠何等厉害，连妖鬼徐完也非对手，何况寻常妖人怪物。乙师伯、公冶真人等，又在左侧崖上，更添上阮、凌二仙，怎么想也万无一失。这些仙观楼阁均是借来，开府之后，便要还人。偏生到日又有职司，寸步不能离开。自己还没有看过仙观楼阁是什景致。既称仿自天上仙宫，想必比紫云宫那样的水仙宫阙还要富丽好看。难得遇上，岂可错过时机？何不乘着妖人未来之前，抽空赶去开开眼界？只是芝仙还须拿话试探，嘱咐它一回，稳妥些。”

想到这里，互一商量，便一同落下，走至树前一看，芝仙已抱着芝马头颈亲热嘻笑起来。芝马却似害怕，无甚情绪。见了二人，连忙长鸣，似要挣起，吃芝仙强力抱住，不令起来。试探道：“妖人怪物来还早呢，现在上面发现不少仙楼宫观，你还不趁这时候骑了马儿出去，转上一遭再回来？即使中途遇见妖人，你们不会往土里钻么？”一句话出口，芝马先吓得怪叫，周身乱抖。芝仙虽然不怕，却站起身来，连说带比。意思似今日妖人厉害非常，出去遇上，便没有命。并听神雕等说，不久即至，所以连穴口外还在禁制之内的地方，都不敢去。出游须俟开府以后。金蝉和芝仙久处，明白它的言动，自是欣慰。重又改口，恐吓它道：“妖人怪物就来，千万出去不得。这是我试你的。听我的话，守在这里，必有好处。只一离开，我就永不爱你了。”芝仙连连应声。

金、石二人不知芝仙比他们还要灵巧，故意做作。实则等时辰一到，便仗自己精于木土遁法，就是金、石二人在侧，也出去诱敌去了。二人心中高兴，以为不会出事，说完，回身便走。行时，瞥见芝马不住哀鸣摇首。芝仙却抱着它，用小手去按马口，不令叫喊。二人只知芝马胆小害怕，一看树上少了古神鸠，急于往观仙景，均未在意。一同飞起，瞥见群玉峰上一所楼台，通体五色美玉筑成，最是庄丽华美。楼外更有一所平台，有十几个男女来宾和二三同门，正在那上面聚谈。心想：“那里相隔不甚远，万一有事，就赶回也来得及。”便同飞去。

到了一看，乃是金姥姥和步虚仙子萧十九妹、罗紫烟师徒的新居。因地大房多，又与半边老尼交厚，便连武当五女弟子，一齐安置在内。朱文、申若兰、秦寒萼原是随来观光，吃石明珠、石玉珠、向芳淑、崔绮四人强行留住未走。凭台远眺，互相言笑，正说得有趣，见金、石二人到来，朱文便问：“适才众人都在，你两人往哪里去了？”金蝉正说芝仙之事，金姥姥和步虚仙子萧十九妹忽同自楼内走出。金姥姥对金、石二人道：“那想盗芝仙的几个妖人，各带妖禽妖兽，还有五只妖猿，已经到了，你们还如此大意。”二人闻言大惊，忙要赶回。萧十九妹拦道：“无妨，二位小道友不必着急，这里决不容许妖孽猖獗，只管放心。适在楼内，我见诸葛警我引了妖人师徒，分三处安置在东西崖上楼亭之内。中有一白发老妖人，正是陕西黄龙山猿长老。一到楼内，便令五只妖猿，由崖前起始，分五路钻入地底。看那神气，分明疑心芝仙生根之所在太元洞一带，欲命妖猿前往搜索。洞中现有媪姆大师和姜雪君道友二位煞星，妖猿入内，即或手下留情，也须闹个半死，怕他

何来？你二人先不必忙着回去。我听说，古神鸠和仙禽、仙猿，均在凝碧崖前老楠树上，任甚妖物，也非其敌。另外还有两个妖僧、妖道，身旁妖气隐隐，所带妖禽怪兽，现均尚未放出。莫如等我看明踪迹，再行应付不晚。”金、石二人也因玉清大师叮咛，身是主人，只宜引逗戏侮，使其难堪，到时自有人出头；自己不是万不得已，不可公然动手。只为关心芝仙不过，惟恐万一闪失，老早赶去，也不过是拿了大师柬帖中所附的隐形符，暗中窥伺，好放心些，并不定要动手。一听妖猿往太元洞，正好送死，心又略定。

萧十九妹随递过一件法宝令看。金蝉见是一个三寸大小白金环，环中晶明如镜。朝前一看，正赶上猿长老和黄猛等妖人口角，与二妖女相继走出。跟着妖道。妖僧放出两只妖禽、一只怪兽。妖禽刚飞出门，便将真形隐去。怪兽也钻入土内，不知去向。金蝉慧眼，又仗有宝环查看，竟只看出妖禽变作两点目力难辨的极淡影子，四下里乱飞。稍一疏神，便难看出。怪兽更是不见形影。方想还是回去的好，萧十九妹也在身后往环中观看，忽然失惊呼道：“这两只妖禽，怎往我们这里飞来则甚？”言还未了，朱文忽惊呼道：“蝉弟快看，那不是芝仙，怎到这里来了？”金、石二人大惊，忙侧转脸一看，谁说不是？芝仙正骑着芝马，由峰侧小路上，如飞往凝碧崖来路驰去。看那神气，好似身后有什妖物追赶，亡命一般往前飞驰。一时情急，喊声：“快走！”连手中金环也未放下，便和石生同驾遁光追去。

身刚飞起，芝仙好似快被妖物追上，跑着跑着，往下一钻，便入了土。二人耳听金姥姥用千里传声，在耳边唤道：“上空已有人护卫芝仙，你二人速将身形隐去，赶往凝碧崖，妖人也许要去哩。”二人闻言，立即将身隐去。百忙中，再拿金环往空一看，二妖鸟所化淡黑影子忽然飞回。另有一片淡影，比二妖鸟大得多，正往前飞去，飞行既低且缓。金蝉料是芝仙对头，心中愤极，方欲暗放修罗刀，斩它一下。芝仙忽又从地下冒出，在淡影笼罩之下，不但不逃，反倒咧着嘴向空“呀呀”，神态甚是自然。金蝉惟恐芝仙中了那妖物暗算，刀已脱手。尚幸石生觉出有异，手一招，先将刀招回，喊声：“不对！”遁光迅速，二人已双双赶到，同时金蝉也悟出那片淡影，乃古神鸠所化。知道芝仙是故意诱敌，却令神鸠暗中隐形护卫，却被吓了一大跳。这原是瞬息间事，相隔也很近，差点没将神鸠误伤。正想隐身，给芝仙一个虚惊，戒它下次，芝仙忽似又有警兆，重新纵马飞驰，晃眼便驰入凝碧崖前禁地，一头钻下去不见了。

二人赶到一看，连二袁带众仙禽，一个都不在。再赶近树穴一看，芝仙、芝马正在喘息，已回原地。二人纵身入内，才到里面，禁制便自动。因有了隐蔽，无须隐形，现身喝问芝仙：“何故如此胆大妄为？”芝仙这才比划说，是众仙禽的主意，令告主人，不必动手，只看笑话。现在众仙禽和二袁俱已藏起，静等妖物到来，捉弄为乐。一面又指穴外令看。二人探头出去一看，外面禁制发动以后，又经袁化法力施为，已变了另一种景象：好些大树俱已不见，只剩一片绿茸茸的草地。随听空中刷刷两声，先飞落下两只鸱梟一般的怪鸟。每只身高约有七尺，生得通体暗蓝，虎面猫头，獠牙交错，爪利如钩。额前凸出两只茶杯大小的怪眼，睁合之间，凶芒四射，忽红忽蓝，奇光闪烁不定。

身上毛直似精铁铸成，两腿树干也似。当下落的时节，两翼收合之间，似因追敌发威，大者如剑，细者如针，根根倒立，看出既坚且劲，犀利非常。乍看表面样子，竟比仙府神雕还要威猛。金、石二人知道，妖鸟已被诱入埋

伏，便照玉清大师所教，故意在树穴内和芝仙说笑引逗。

那虎面神象也有数百年的修为，又经妖人训练，目光如电，甚是通灵凶猛。先奉妖人之命，隐身空中，四面飞翔，查看芝仙踪迹。芝仙虽然受了雕、猿怂恿，强迫着芝马，骑了出来诱敌，心中终是有点内怯。尤其芝马胆小害怕，一任催迫，只在禁地左近盘桓驰骋，不敢远离。那一带，恰被高崖挡住。妖禽怪兽和五妖猿是初来，地理不熟，只当芝仙生根之所，必在敌人洞府左近。急切间，休说芝仙，连众仙禽所在也未看出。

这时，古神鸠首先运用玄功变化，隐形飞起，一面暗中查看敌人动静，一面准备芝仙出时暗中保护。神雕佛奴自从服了白眉灵丹，脱毛换体以后，道力大进，已能运用玄功变化，小大由心。等金、石二人一走，便令袁星、神鸢、仙鹤各自觅地藏伏，只留袁化隐身古楠窠内，凭高四望，主持全局，操纵禁法。自己也将身缩得极小，将形隐去，紧随芝仙、芝马后，和古神鸠上下呼应。却未使芝仙知道袁星同了秦紫玲姊妹座下独角神鸢正藏在禁地入口要路的一株大松树上。见芝仙只在崖左右一带骑马游行，不见一点征兆，用尽目力四下察看，也不见妖禽、怪兽和妖人、妖猿形影。知道芝仙好高吃激，又知空中已有古神鸠和佛奴隐形随护，定可无害。便等芝仙驰近，由树上飞落，拦住马头，用话一激。芝仙屡经忧患之余，尽管好胜，稚气行事，仍极谨慎。一想金、石二人现在群玉峰上，并有好些法力高强之人在一起，相隔又近，便遇上险，也逃得脱。并且神驼乙休和诸位道法极高之人，就在近侧崖上。看是险事，实则到处都是救星，万无一失。否则，休说雕、猿等担不起这大责任，自己也没那么呆。

一面行强逼着芝马，试探着往群玉峰前缓缓驰去。刚把那一带长崖走完，转入平地，相隔群玉峰约有一箭之地，便吃妖鸟瞥见，追将过来。芝仙、芝马俱是千年以上通灵神物，又在仙府得了真传，何等灵慧，微有征兆，立即警觉，拨转马头，如飞往回路驰去。

其实上有神鸠，下有神雕，便被妖鸟追上，也不会伤着一根毫发。无如二仙禽俱都将身隐起，道力又高，不似妖鸟老远便闻见腥风，只管生具慧眼，神目如电，也观察不出一点形迹。

加上那只古神鸠天性暴烈，飞空随护之际，瞥见二妖禽飞行迅速，来势甚骤，眼看芝仙要被迫上，不由暴怒，忘了同伴的嘱咐，两翼一敛，往下一沉，准备妖鸟飞近，一爪一个，双双抓死。古神鸠虽经佛陀佛力度化，无如本质过于凶恶，功行法力尽管独高，却不如神雕听经多年，气质早变，今番脱劫之后，更非别的通灵异类所能比拟。古神鸠先前为了纵观四方，飞行极高，所以芝仙无甚觉察。这一突然降下，尽管真形未现，威势自非等闲。芝仙、芝马本已嗅到妖禽腥风邪气，追逼越近，心越惶急。猛又感到一种绝大风力，还听到一种似乎以前听到过的怪啸，泰山压顶，当头罩到，不由亡魂失魄，哪还再容寻思，一按马头，双双往土内钻去。

也是二妖禽过于灵巧，动作神速，不该就死。眼看快将芝仙追上，忽然入土遁去，自知再追无用，立即回身，去唤金眼神狗。刚发现那只金眼神狗在锦帆峰附近由土内冒出，獠牙森森，长舌外吐，口喷热气，如飞驰回。还未及赶上前去打招呼，忽又遥见芝仙、芝马由地底钻出，往前驰去。妖鸟凶狠忌妒，先前是因自己不能入土，没奈何去寻同伴相助。二次一发现，觉出芝仙神情不似有甚机心，适才飞遁只是适逢其会，自作游戏，并未觉出有警。一时贪功心胜，便不再向金眼神狗通知，径自返身，重又追去。哪知这次相隔

较远，又中了袁化的道儿，于原有禁制之外，另加了一些幻景：芝仙已经归穴，二妖鸟还看见芝仙、芝马在地面上急驰。相差只有十丈左右，本来一发即中，偏追不上。

不由凶威暴发，倏地运足全力，两翼一收，飞速下射，双双争抢着往下扑去。眼看芝仙毫无觉察，连带芝马，已在各自目光和巨爪之下。妖鸟厉害非常，对方无论是人还是别的生物，只要被它那一双怪眼的凶光罩住，照例爪无虚发。如再被那爪兜住，更连想入土遁，都来不及；即便侥幸，钻入下去，也被连土一齐抓起。二妖鸟都各满拟这一次非中不可，一心还怕同伴争功抢夺，回去分享主人所给的犒劳。哪知一爪抓下去，双双扑空。又因知道芝仙长于土遁，惟恐滑脱，下飞时势子绝猛，如真抓空，那地方无论是山石是泥土，俱应抓裂一个大坑。不料一看地皮，却是好好的，白用了全副精力，竟是无的放矢，没有实处，空抓了一下。

二妖鸟凶顽成性，到此境地，仍不省悟。落地回顾，不见芝仙踪迹，又未看见怎样逃脱，不禁纳闷，互相怪叫了几声。忽听左近有数小孩说话，听出内中一个不似生人。

妖鸟闻嗅极灵，用鼻一嗅，恰又闻出左近香味甚浓，当是芝仙气息，生根必在近处，妄想发掘芝根，顺着香气找去。内中一只妖鸟自以为寻到，飞将起来，再行扑下，猛伸双爪，往那所在抓去。做梦也没想到，地皮比铁还坚，依旧纹丝不动。两只怪爪，因是用力太猛，却几乎折断，疼得厉声怪叫不已。另一只妖鸟，本也相继飞起，作势待要下击，见状觉出不妙，赶紧收势。忽听四外鹤鸣雕叫之声，知有敌人在侧作对，立时暴怒，厉啸叫阵，身上羽毛，铁箭也似一齐直立，身形平空大了一两倍，神态更是猛恶。

妖鸟正在发威之际，忽见独角神鹫高视阔步，由来路口上缓缓走来。神鹫生相虽没妖鸟狰狞凶恶，却是羽毛华美，目如明灯；身子和腿没有妖鸟粗壮，却长有六尺，不似妖鸟项短，看去丑恶；再加上形似孔雀的五色彩羽和那两丈四五尺长的两条长尾，越显得顾盼神骏，姿态灵秀，别具威仪。到了妖鸟近侧，且不发难，只傲然不屑地叫了几声，声如鹤鸣，甚是嘹亮。妖鸟也颇识货，知道遇见劲敌，急忙回身相向。头朝前面，往短项中紧缩；两腿微屈，身往后坐，周身蓝毛根根倒竖；二目凶光闪闪，注定仇敌：活似负隅猛虎，蓄势欲起之状。神鹫相隔约有丈许，表面看去，不似妖鸟矜持作态，戒备严紧，但那形如绣带的两条长尾，已经卷起了一半，两翼也微微舒展了些。双方都是鸣啸连声，六只怪眼齐射奇光，各注仇敌，都在伺隙而动，谁也不肯先发。

金、石二人抱着芝仙、芝马，凭穴窥视，俱觉好玩，双双探头出去，呐喊助威。正催神鹫快上，袁星忽然跑来。金蝉已由芝仙口中问出是雕、猿的主意，反觉这样有趣，并未嗔怪。笑问袁星道：“怎么神鹫老不动手，只是叫喊？还有两打一也不公平。佛奴它们哪里去了，怎么不见？”袁星道：“小师伯没见么？佛奴先和古神鹫隐身空中，保护芝仙，回到树穴，才行离开。因有一只能在地底下走的羊头怪物，吃神鹫发现；另外还有五只通臂妖猿，本领更大。惟恐斗时坏了仙景，又想全数除去，特意命神鹫先对付这两只猫头鸟。它两个仗着袁化法力，把怪物和五只妖猿引去灵翠峰后僻静之处，再行下手。不料妖猿乖觉，竟不上套。正打主意，忽然仙都二位同胞女仙和那癞尼姑相继出现，打了妖猿一顿，竟连怪物的主人都引去了。它们不是不动手，只因二妖鸟怕神鹫那两条长尾；神鹫又知妖鸟口中能喷鬼火，怕不留

情，坏了它的好看羽毛。如今佛奴正和一妖猿恶斗，一会赶来，与神鹞一对一个，就不怕了，妖鸟已经入伏，非死不可。”

袁星说话，声调不曾放低，恰被妖鸟听去。妖鸟原也想用啸声将同伴和主人引来，闻言才知身入罗网，无怪白叫啸了一阵，全无应援。惶恐愤怒之下，更不再挨时刻，骤出不意，双双将怪口一张，各喷出一粒鹅卵大小的碧色明珠，四周绿火烈焰环绕，齐朝神鹞打去。跟着口中绿火连连喷发不已。再看神鹞，却并未抵御，只一跃，避开来势，振翼飞起，闹得满空都是绿火妖焰。这原是妖鸟积年吞食腐尸阴磷凝炼而成的内丹阴火，腥腐之气，刺鼻欲呕，金、石二人忙将头缩退回来，大喝：“神鹞废物，怎这么无用？叫我们看回热闹，都办不到。”说时，方欲用修罗刀去斩妖鸟，袁星忽然拍手笑道：“妖鸟只知听人说话，把内丹鬼火全喷出来，想烧神鹞，不料上了我的大当，白白请古神鸟享受了。”

话未说完，猛听一声怪叫，眼前一暗，那只古神鸟突然在空中现形，身已暴长，长约数十丈，停在空中不动。周身金光环绕，头比栲栳还大，二目精光下射，爪上还抓着一只白猿。正张开铁喙，由口里喷出一股匹练般紫焰，射向绿火丛中，裹住往回一卷，便似长鲸吸海般，全吸到口里头去。金、石二人先前和徐完教下妖鬼交战时，神鸟已经受伤后退，未曾见其与敌相斗，想不到如此威力。正在惊奇赞许，说时迟，那时快，神鸟好似正擒到一只妖猿，还没顾到弄死，闻到阴火气息跟踪赶来，匆匆吸进腹内，长鸣了两声，倏自空中隐去。这里妖鸟正吓得胆心胆皆裂，欲逃无路，神鸟已经飞走。

二妖鸟情知凶多吉少，以为神鸟来去自如，必有逃路，也想升空逃遁。哪知古楠巢内有人主持禁制，仇敌来去方便，自己却是没有出路，飞没多高，便自撞回。略一迟延，神鹞已经赶到，相隔在两丈以外，两只长尾便如彩龙也似，照准二妖鸟打将出去。恰巧二鸟相并同逃，匆迫之中不及躲闪，一下正打在头上。当时负痛，情急暴怒，身上钢翎箭羽，一齐倒竖。忙欲迎御时，神鹞何等乖觉，骤出不意，将那半卷起的长尾，倏地舒展开来，打了一下，便闪电一般，掣退回去。二妖鸟虎面上立即高凸一条血印，几呼连眼都被打瞎。只得厉声怪啸，凶威暴发，双双展开双翅，回身便扑。神鹞也将身旋转，伸开两只钢爪，奋力抵抗。妖鸟秉天地间之戾气而生，也有将近千年功力，腹中内丹阴火虽被神鸟吸收了去，仍有不少威力。尤其通体毛羽坚利如钢，两翼尖上各有毒气射出。

神鹞虽是得道千年的灵鸟，以一敌二，急切间竟也奈何它们不得。

斗到夜晚，只见两团蓝影裹住一个彩球，上下翻飞，搅得风声呼呼，烟云滚滚。再加上神鹞两条长尾彩龙也似起落不停，略有间隙，便朝妖鸟头脸上打去，其疾如电，声势越显猛恶。石生在旁看出神鹞身法比妖鸟灵巧得多，几次钢爪抓下，眼看得势，俱吃了腹背受敌的亏。前面妖鸟还没抓中，身后妖鸟已经击来，不得不舍此就彼，返身迎御。

妖鸟更是刁猾，自知没有神鹞灵巧，老是前后夹攻，以致神鹞持久无功。神鹞尽管长尾打中了好几下，并没伤着妖鸟要害。最后一次，反因贪功心切，前进之势太猛，上了妖鸟诱敌的当。仗着应变神速，虽未重伤，左翼尖上仍被妖鸟利爪抓中，折落了十几根二尺许长的彩羽，疼得怒啸连声。石生越看越生气，和金蝉商量，打算用飞刀飞剑除去一个妖鸟，使双方一对一打。袁星忙拦道：“小师伯不要忙，刚才我们都商量过，最好我们师长不要出手，专由飞的和飞的打，叫妖人知道我们这里不但是人，连鸟都不好惹。”

小师伯师叔不比外客，没有带着仙禽同来，惹了它自是不饶，要一出手便失身分了。藏起来旁观，装不知道最好。其实神鸞并非真败，只因今天是它生日，该有一点灾难。佛奴、袁化给它出主意，叫它独敌二妖鸟，等吃点亏，应完这一劫，再行施展全副本领取胜。免得早胜以后，赶到前面去，遇上妖鸟的主人受害，虽不致命，到底厉害。所怕者，妖鸟口中阴火。现被神鸞抽空赶来收去，已无可虑。休看它中了一爪，乃是受了指教，避重就轻，故意在此挨时候，只等佛奴一招呼，妖鸟就快没命了。要说的话，它比佛奴性格猛烈得多，一向不肯吃亏，早拼命了。何况佛奴这时还在上面闲着，看它疼得那样，反而高兴，一点不急，就知道了。”

二人闻言，再细一看，果然神鸞在妖鸟夹攻之下，时而昂首腾空，虹惊电舞；时而两翼紧束，流星下泻。一味闪躲腾挪，回翔侧避，只将两条长尾抽空打出。偶然用一猛势，双伸钢爪，朝妖鸟扑到，也是一击不中，便即退去。自从上过一次当后，越发乖巧，只在两团蓝影之间穿梭跳丸也似，上下前后追逐不休。真似同类相戏，并没真打一般。

反是二妖鸟逃又逃不出，仇敌身法又灵敏，除抓中了一下翼尖外，再也休想近身。神鸞尾又极长，妖鸟微一疏忽，便挨上一下重的。不由把素日凶野之性，全数发出，口中厉啸连声，爪喙齐施，势愈猛烈，直似恨不能与敌拼命，同归于尽。神鸞仍是从容应付，不去睬它。受伤之后，叫过几声，便即住口。有时妖鸟横开两扇一丈多长、又宽又厚的铁翼，双伸利爪，猛扬铁喙，或是一上一下，或是一前一后，夹攻上来。神鸞夹在中间，身既高大，两翼尤长，正是绝好标的，眼看形势奇险，万躲不过，怎么也得中上一下。

哪知微一转折腾翔，便自容容易易避开，好似妙造自然，一点也不见它惶遽匆迫。那最惊险迫近之时，等于对面掠过，敌我相去不足尺许。每遇这等情势，避时至少必有一妖鸟挨一长鞭。身法之巧妙神速，无与伦比，毛羽又是那么五彩纷披，灿若文锦。

金、石二人各具一双慧眼，都看得眼花缭乱，难分端倪。方觉袁星所说果似有理，忽听灵翠峰那面远远传来神鸞佛奴的啸声。袁星拍手欢笑道：“妖猿不死即擒，妖人也吃了大亏，小师伯还不快去看去。”金蝉闻言，猛想起玉清大师柬帖还未开视，急忙取出一看，心中大喜。刚和石生把芝仙、芝马放下，纵出穴去，就在一刹那的工夫，佛奴啸声已到了顶上。同时神鸞也换了战法，倏地神威一振，一声怒啸，口张处，一股五色彩烟疾如水箭，直朝对面妖鸟喷去。妖鸟原也防着神鸞腹有内丹，所以初上来时，对面相持了一会，迟迟不发。后见阴火被神鸞吸去，仇敌终无动静，胆便放大。又知身陷绝境，适才爪擒白猿，吸去内丹的克星再一出现，立即没命。早打好拼死主意，不问少时能逃与否，先用爪撕裂神鸞泄恨，专以全力恶斗。久战无功，急怒交加。这时一闻雕鸣，知道对方来了帮手，越发忿恨。因觉仇敌狡猾，不可捉摸，主人所赋护身御敌的毒烟邪气，一任施为，竟如无觉。双双怒吼了一声，用起了上下交错、前后合围之法：在前一个，由下斜飞往上；在后一个，由上斜飞向下。意欲与敌拼死，更不再顾自身伤害，只是横来，猛撞上去，能胜更好，否则同归于尽。这一手本极狠毒，不似先前虽也猛力夹攻，终还防自身受伤，有些顾忌。妖鸟满拟仇敌多灵巧，也无法躲闪。哪知仇敌已经得到号令，反守为攻，事已无及。两下功力原差不多，一面比较灵巧，一面却多着一个。妖鸟内丹不失，胜负正自难说；内丹一失，相去便远，况又晚了一步。当神鸞闻声反攻时，并没想到妖鸟竟敢舍命来拼。因见同伴将

到，也惟恐一击不中，相形难堪。双方势子都是既猛且速，而佛奴来势又是迅速非常。神鹞口中彩烟射出，当头妖鸟骤出不意，首先惨啸一声，将颧虎头炸成粉碎。妖鸟以全力拼命，来势过于猛烈，身虽惨死，那没有头的鸟尸，依旧展开双翼，横空飞来。神鹞也不再闪避，双爪伸处，一边一只，恰将妖鸟两腿接住。就听一声厉啸，奋起神威，猛力一扯，当时齐胸撕裂成两半片，掷于就地。

就这瞬息之间，它这里方在得胜心喜，猛觉脑后风生。知道不妙，回身迎御，万来不及，赶紧紧束双翼，疾如流星，平射出去。身还未等掉转，佛奴长啸声中，又是一声惨啸。

忙拨转头一看，身后妖鸟已经头裂脑流，似断线风筝一般，正由空中缓缓下坠。这只妖鸟本是往神鹞身后袭击，佛奴恰值赶到，凌空下击。妖鸟正用全力前攻，瞥见一团白影银光闪闪，自空飞坠，自知万无幸理，并未想逃，依然不顾命地朝前冲去。心想好歹也拉个陪死的，只要双爪能抓向仇敌背上，便没白死。哪知佛奴比它更快，刚听到前面妖鸟同伴惨叫之声，还没看清怎么死的，佛奴已一爪击向头上，当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跟着佛奴又是一爪打落下去，端的神速已极。

妖鸟一死，二仙禽便双双交鸣，振翼飞去。喜得金、石二人拍手大笑，直夸还是佛奴爽快，一击成功。知道灵翠峰故址一带正是热闹时刻，忙令袁星告知袁化小心防卫，道：“妖邪虽然闯不进来，终是谨慎些好。”说完，同隐身形，往灵翠峰飞去。

到后一看，前面空地旁老杉树上吊着一个通臂猿猴，地下还躺着一个羊面人身、胁生多目的怪尸。仙都二女和癩姑正同几个妖人在斗法宝相打。左侧有一两丈来高的怪石，古神鸟、佛奴、神鹞、仙鹤四仙禽或蹲或立，同踞其上。有的剔羽梳翎，有的抬起一足，一个个姿态威猛，顾盼神飞，各歪着一颗鸟头，睁着精光四射的怪眼，注视下面恶战。

遇到三女占到上风，便互鸣两声，助威庆喜，神情甚是暇逸。沙、米二小拉了健儿的手，坐在下面石头上，也在指点笑说不休。

照着玉清大师柬帖所示，这时原应以主人的地位，现身出去，给双方解围。金、石二人偏偏童心未退，先观鸟斗出神，柬帖既然晚到，又忘了开看。又见三女拿敌人开心，打得十分好玩，心想多看一会再说。便凑到沙、米二人身旁，悄声询问。二人闻声不见人，倒被吓了一跳。后听金、石二人自通姓名，忙要施礼，吃二人止住。于是沙、米把事情的经过向金、石二人详细说了一遍。

## 第二一三回

隐迹戏群凶 恶犯伏诛 妖徒授命  
对枰凌大敌 穷神妙法 驼叟玄功

原来仙都二女虽然清修多年，童心仍自未退。并且初次出山，便到凝碧仙府这等洞天福地，所遇又都是天仙般的人物，端的耳目应接不暇，无一处不新奇。加上人又美秀天真，长幼两辈主宾无一个不喜与她俩亲近。二女

寂寞已久，巴不得多交些同道，谁要有甚邀约，无不点头应允。自从来宾各就馆舍，李英琼、易静、申若兰、朱文、向芳淑和石氏双珠都争着约她俩，往各仙馆中观赏奇景，未了又同去二女与叶缤、杨瑾同住的小琼楼仙馆中相聚谈笑，不觉多延了些时候。后来还是女神婴易静无心中说道：“人不可以貌相，癞姑那等丑陋，却有那高道法，人也极好。听说她师兄眇姑比她还丑，法力更高。只是性格阴沉，整年寒着一张脸，遇上异派妖邪，动起手来，又狠又辣。永没人见她笑过，不如癞姑随和，滑稽有趣。这些时没有见人，不知哪里去了？”

二女闻言，才想起适才金、石二人之约，单是去看芝仙也还罢了，玉清大师曾有用己相助之言，此约岂可不赴？便和众人说了。正问了途径要走，叶缤见众小姊妹谈得非常亲密，也颇代二女喜欢，一时之间，交了许多同道良友，恰巧走将过来听去，便嘱二女：“听杨姑说，主人宽大为怀，对于假名作客，心存叵测的一干异派妖邪，只在暗中戒备，使其知难悔悟，在开府前后数日中，不与之公然为敌。掌教真人与诸长老法力高深，神妙无穷，一切均有部署。你二人初来作客，便蒙长幼群仙爱重，此去如遇甚事，只能适可而止，不宜任性而行。如到紧急，金、石二道友身为主人，不便出面，你二人又难取胜时，我和杨姑必往暗助。切忌伤人，树敌尚在其次，身是客体，好些不便。适听道友说，有好些妖人均带有妖禽恶兽同来，意欲加害芝仙。禽兽与人不同，妖人先自失礼，况又纵出扰闹仙府。而这类怪物，大都残害生灵，作恶多端，即便代主人除去，他也无话可说。不过这等所在，既敢驱使出场，决非常物。你二人可将我小南极磁光子午线带去，但能不伤，仍是不伤的好，只将它擒住，使妖人丢一回脸，知道厉害便了。”

如果物主无耻，逞强出头，可将主人撇开，作为你们看见妖物猖獗，抱打不平。他如不服，可去小南极或武夷绝顶寻找我或你义父好了。”

二女知这磁光子午线乃小南极磁光炼成。昔年叶姑曾用它在千寻冰洋以下，钓过一个极厉害的妖物九首赤鲸。妖物遇上，立即成擒。分明是想自己在人前露脸，好生欢喜，兴冲冲接过，便往凝碧崖前赶去。快要到达，耳旁忽听有人说道：“老楠巢现困着两只妖鸟，设有禁制，暂时不能走进。小癞尼现在崖西你们适才分吃桂府丹榴的峰侧杉林内，和一个怪兽相打。一会还有五只猴子赶来，要凶得多，小癞尼和袁星两个恐办不了，你两姊妹快帮她忙去吧。这几个妖人实在可恶，我还想借此惩治他们一回，使其栽在你们几个小人手里。那子午线最怕纯阳真火。捉到猴子以后，可速勒死，再吊起来诱敌。客和客打，多凶，主人也是不管。莫听你叶姑的话，真要出了什错，都由我驼子和凌叫花担待，保你争得光彩，决不吃亏。”二女早听谢山说过神驼乙休大名，又听仙府众弟子说起他许多奇迹异事，敬佩已极，又知是义父好友。来时闻他在仙籁顶崖上下棋，那地方相隔凝碧崖灵翠峰甚近，有他和凌真人二位老前辈暗中相助，自是万无一失，闻言越发高兴，遥望崖上空空，并无人影，料是将身隐去。悄答：“侄女遵命。”随即改道，往灵翠峰飞去。刚刚飞起，似觉身后金霞微闪。回顾来路，适见沿途景物忽然隐去，换了一片没见过的山崖原野。猜是乙、凌二人仙法妙用，先将现场和斗处掩去，使妖人无法追踪应援，以便取那妖物性命。

正往前飞，晃眼便要到达，忽听欢呼之声。往下一看，正是来时在二十六天梯所见沙、米二童和那小人腱儿。前面不远，癞姑正和一羊首人身、肋生多目的怪物在那里恶斗，连忙落下。沙、米、腱儿三小看见二女飞落，

忙即迎上拜见。二女见那怪物通体长只七尺，并不十分高大；头作羊形，却生就一口獠牙，口喷毒烟烈火；前爪宛如人手，拿着半截血红色的兵器；面上无目，两肋却一边生着九只金眼，凶光四射，狞恶非常。

纵前跃后，时飞时降，上下追逐，宛如金丸跳掷，灵活已极；厉啸连连，宛如儿啼而尖锐刺耳，难听已极。看神气，癩姑将它困住，已无法逃脱。不知怎的，只引逗得怪物急蹦暴跳，还未弄死。

一问经过，才知三小适随众人往观仙景，杨瑾因古神鸠性情暴烈，仙府诸仙禽又多喜事，老楠巢芝仙藏身之所刚听说起，恐有疏失，暗将运用牟尼珠真诀传给沙、米二小，命往传示警戒，随时监防，以免生事。若是不服，只须口诵真诀，如法施为，神鸠围身牟尼珠便生妙用，发出佛家真火，立即将它制住。健儿因见仙府这班后辈都拿他当希罕物事，竞相搂抱问讯，自惭渺小，不似沙、米二人已能人前出面，好生愧忿，见人就躲。

这时正和沙、米二人在一起，知古楠巢只众仙禽仙猿在彼，便跟了去。刚到凝碧崖前，便听空中呼呼风响。三小生长荒山，能辨风识物，知是来了猛恶之鸟。仰视空中，已经飞过，只没现形。方想这里既是得道仙禽，怎风中会夹有腥气？猛瞥见前面飞下两只虎面凶泉，还没见它们落地，一片烟云闪过，便不再见。跟着，左近树上飞落下一只尾拖绣带、通身五彩毛羽、目射金光的大鸟，还有仙府仙猿袁星。一落地，袁星先用人语说道：“那边禁制已经发动，你三人且到别处玩一会再来吧。”说罢，便纵遁光，往自己来路飞去。那只身高丈许的独角仙禽，也跟着飞去。飞行甚低，都是飞到妖鸟落处附近不见。

三小初来，对谁都奉命惟谨，不敢再进。正商量回转，忽又听地底儿啼之声，晃眼由远而近，从左近地底，往崖西啼了过去。三人好奇，以为芝仙形似小儿，声音也许是它，正好跟去，看看是什形相。跟追到灵翠峰故址左侧疏林以内，只听叭的一声，癩姑由地底飞身出来，瞥见三小赶来，哈哈大笑，身便隐去。紧跟着原出现处突然一亮，飞出一只羊首人身的怪物。这是那只金眼恶狗，原在地底搜寻芝仙生根之地，没有寻到，刚往回飞，吃癩姑看见，暗中用计诱来，比起仙都二女见时，声势还要狞恶，爪里拿着一柄银叉，叉尖上直冒血焰。满口虎牙错得山响，人立而行，两肋十八只凶睛闪闪，齐射金光，因在地底，吃癩姑逗发了凶野之性，一出土，便转身四顾，急欲得人而甘。忽见三小同立，匆促之中，误把健儿认作芝仙，喜出望外，不顾搜寻敌人，忙即飞身扑去。

沙、米二小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巴不得拿妖畜试手。沙余恐伤健儿，抢先一手抱起，一面和米余正要将毗那神刀放出，猛听喝道：“且慢！”同时叭的一声，眼前人影一晃，癩姑倏地出现。妖狗羊脸上着了一掌，手中妖叉也被斩断，吃癩姑顺手一捞，将半截带着血焰的叉头夺去。飞向一旁，大喝：“你们不要动手！这怪物，我想它不是一天，难得遇上，我还要向它讨东西呢。”二人忙将飞刀收住，在旁观战。癩姑原因妖狗厉害，尤其那柄妖叉必污秽狠毒，得有妖人真传，已与其爪成了一体，爪又坚逾精钢，不易斩断。一面施展佛门降魔金刚掌，一面运用玄功将剑光隐去，出其不意，突然同时下手，因恐妖狗灵敏，如若断它前臂，万一不能一下斩断，有了防备，再下手更不容易。所以上来将叉杆斩断，随手夺去，收入法宝囊中。然后一面和妖狗追逐，一面暗中施为。等已停当，才大喝道：“无知孽畜！你已恶贯满盈，遇上我这识货的，已经给你撒下天罗地网，休想活命。快将脑中元珠和

这十八只怪眼自献出来，还可容你转劫，另去投生；否则形散魄消，连畜生道中都没有你了。”妖狗先前不合骄狂，以为对方除精土遁而外，并无他长。又以乍见健儿，误认芝仙，贪功心盛，中了道儿。妖叉失去不说，那一掌更是受伤不轻，只打得头冒火星，心脉皆震，益发暴怒如雷。起初一心只想报仇，咬牙切齿，怒啸连声，恨不能将敌人嚼成粉碎泄恨，一味抖擞凶威，向前猛扑。及见仇敌只是躲闪，并不还手，不时由身旁取些东西，往四外乱放，每一扬手，便有好些道粗细不同的光华一闪不见。又听发话，方在心动生疑，癞姑已改守为攻，那身法竟比妖狗还要灵巧敏速，端的神出鬼没，隐现无穷。也没用甚飞剑法宝，只将师门独传金刚掌向妖狗头脸打去。

妖狗连中几下，打得头晕眼花，脑袋欲裂。虽知不妙，无如赋性凶横，从未吃亏，仍是不甘就退。后来实被打急，横心拼命，竟将口中毒焰烈火喷出。癞姑知道这便是它内丹所化，意欲全得，不愿破它，只得暗用佛法防身，仍旧乱打不休。妖狗明知敌人设有罗网，一则仇恨太深，又盼主人及同类赶来救援，只管忍痛苦挨。却不知那金刚掌不是挨过便完，初中虽然厉害，还不怎显，随后却逐渐发作。尤其像妖狗这类禀赋奇强，当时勉强能受的怪物，事后反应也愈烈。不消片刻，宛如火烧针扎，通身奇痛麻痒，百骸皆沸。正在咬牙忍受，情急暴怒，进退两难，恰巧杀星照临，二女赶到。问明情由以后，不知妖狗受伤甚重，已快不支，以为癞姑尚难迫使献出内丹，意欲相助，双双将子午线飞出。癞姑没想到二女会出手，瞥见两蓬红白二色、细如游丝的精光电雨一般飞来，方欲喝止，来势神速，已向妖狗当头罩下。同时妖狗也是疼痛难支，忽起逃生之念。它不知癞姑未出之时，早在地底设下埋伏。因见仇敌四外光华乱飞，以为地遁是它专长，敌人所说罗网即使是真，也能仗着天赋和多年修炼之功逃走。身刚往土内一沉，子午线已经飞到。妖狗性烈如火，周身灸痛欲焚之际，猛觉神光当头罩下，上半身立似被好些铁线绑住，深勒入骨。知道难逃一死，仇敌志在得它所炼内丹元珠，愤极犯性，竟拼一死，同归于尽。猛将真气一提，自将那粒有生俱来的天黄珠自行震碎，化为一团极强烈的血焰，炸破天灵飞出，一闪即灭。自身元神也自头顶飞起欲逃。气得癞姑喝道：“孽畜！还想逃么？”扬手一团雷火，将其炸成灰烟四散。随向二女笑道：“此妖名金眼狗，乃天生恶物，脑中有一粒天黄珠。一落地，便有入土之能。又经多年修炼，土中游行，益发如鱼在水。如能得到那粒天黄珠，于我大是有用。妖狗诡诈多疑，来时已在地底设有禁制，本意怕它不献，再将它迫入土内，先使失去知觉，再行设法，不料如此烈性。

心机虽是白用，总算除去一害了。”边说边走过去，将死狗全身拉起，横置地上。

二女收回法宝，觉得自己误了人事，方在内愧，忽听身后吼啸之声。回头一看，袁星用两道剑光护住全身，且战且退。身后有两只火眼金睛，羽毛雪白，身量又比袁星要小一倍的长臂白猿，已各指挥着一道青白二色的剑光，凌空追来。袁星好似吃过苦头，抵挡不住，一面如飞倒退，口中乱喊：“妖猴厉害！沙、米二师弟快来帮我一帮。”神情甚是惶惧。仙都二女方欲上前，沙、米二人已将飞刀先放出去，袁星才得退下。癞姑笑道：“你主人何等威名，你这般大惊小怪，不丢人么？”袁星闻言，羞得毛脸通红，一溜烟逃去。二女、癞姑细看妖猴剑术，果非寻常。沙、米二人全仗所用的乃是佛门至宝，否则早已不是对手。又见妖猴一边迎敌，一边手指二小，嘴皮乱动，知要暗算，俱都有气。癞姑首先扬手放出两团雷火，朝妖猴打去。妖猴

见敌人还有几个没动手，也是情虚，意欲暗使妖法，先下手为强。忽见雷火飞来，识得厉害，往空便起，端的神速已极，雷火竟未打中。

癞姑和二女看出妖怪竟擅玄功，甚为惊奇。手中法宝正要发出，倏地眼前一暗，以为来了厉害对头。惟恐米、沙、健儿三小吃亏，赶忙飞身过去保护时，只听一声雕鸣，杂着妖怪惨叫之声，神鸮、神雕突然现身，朝二妖怪当空下击，各自抓到了一只。佛奴所抓的一只，首先脑裂而死。另一妖怪，被神鸮右爪抓住，正起左爪要击猿脑。妖怪竟欲反噬，一面奋力强挣，一面招回飞剑，朝神鸮颈间飞去。神鸮直没怎理会，剑光飞到，大口一张，便灵蛇也似一口咬住。左爪依旧下落，当时了帐。佛奴随飞近前，将鸮口飞剑抓去。神鸮不似佛奴一爪抓死，立将猿尸丢落，意似想吃猿脑。铁喙一扬，待要啄下，忽似有甚警觉，横转双翼，抱着死猿，往凝碧崖一面飞去。跟着又一仙鹤飞来，和佛奴互叫两声，同往左侧一块兀立的怪石上面落下。不多一会，神鸮空爪飞回，朝雕、鹤又对叫两声，朝众人看了一眼，飞向地上，将死猿抱起，往东飞去。

仙都二女知道佛奴灵异，便戏它道：“妖怪共是五只，告诉你那同伴，再来莫都弄死，留两只给我们玩玩也好。”佛奴正点首长鸣示意，二女猛瞥见远远有青白光华一闪。

心想：“这些妖怪，颇有意思，何不将身形隐去，看它闹甚把戏？”忙即行法，连人带众仙禽一齐隐去。众人因有高林遮体，那青白光华不能看出，在凝碧崖左近绕飞了两转，方往峰前飞来。先只有一只妖怪，按遁光降落。看去这只功候比先死两只稍差，毛作苍色。落地后睁着一双火眼，东张西望，满处搜寻，又用鼻四下乱嗅。一会找向佛奴掷猿尸的所在，忽似嗅出兆头不妙，面现惊疑之色。跟着由地上拾起几根残落的猿毛，拿在鼻前闻了一闻，立即暴怒。一面引吭怒啸，一面把剑光放起护住全身，仍自张望，不住用爪搔头，竟似知道左近伏有敌人，搜查不出之兆。啸没四五声，随有一苍一白二猿各驾遁光飞来。先到的那猿便把猿毛给二猿看，又指了指地上，互啸了几声。后来的二猿也似惊急，各将剑光护身，用鼻四嗅。无如仙都二女得有谢山真传，隐形神妙，尽管妖怪五官敏锐，善于闻嗅观察，近在咫尺，竟闻不出。二女、癞姑又喜看妖怪神情惶速可笑，不肯即出。

挨了一阵，三妖怪往来搜寻，已将那一带找遍，均无发现。内中一只白猿突然暴怒，厉啸了两声，率二苍猿，各将飞剑放出，上下四方乱飞乱射。峰侧树枝挨着一点，便即纷落如雨。二女知道妖怪同伴失踪，地有残毛血迹，断定当地伏得有人，意欲迫人出现。

恐其乱放飞剑损毁林木，暗骂：“无知孽畜！死在眼前，还不自知。”刚想现身出去，忽听佛奴鸣声，回望石上，佛奴和古神鸮已经离石，双双飞起，晃眼离去隐形地带，便自无迹，由此互在空中一递一声鸣啸。二女方以为二仙禽又施故智，三猿已闻声将飞剑放出。先是苍猿的两道剑光，朝佛奴鸣处飞去。跟着神鸮又在鸣啸，白猿也将飞剑循声追去，同时行使妖法放出一片妖云。二女待要飞身直上，那三道青白光华到了空中，略微驰逐，忽分作两起停住，电闪一般掣了两掣，便即无踪。三妖怪甚是灵狡，因见仇敌不曾现形，有了戒心。一面恐敌人逃脱，循声飞剑追击；一面却另使妖法护身，没有连身追去。正指剑光施为，忽然剑光失去，不由情急拼命，竟不暇再计安危，腾身飞起，意欲追夺回来。哪知飞得快，落得也快，刚到空中，便似暗中被甚东西打了一下，纷纷怪叫，落将下来。

二女闻得头上风声，再看石上二仙禽，已经飞回，都是单爪独立，各抓一道剑光。

苍猿的剑，本是佛奴一爪抓来，落下时，意欲交给仙鹤，而仙鹤好似无此法力。同时妖猿不舍飞剑，虽然受创落下，仍然奋力回收。仙鹤稍一畏缩，差点没被遁去。剑刚离爪飞起，吃神鸠往前一探身，张口擒住。这次剑主未死，剑虽被二仙禽擒住，仍如灵蛇也似，颤动不休，看去还不能放松。谢琳脱口笑道：“我当你们不肯跟我们玩呢，原来收剑去了。”三妖猿早就觉出兆头不妙，只因同伴踪迹不见，存亡莫卜，死去二猿又是三猿的配偶亲属，先是关心寻仇，不肯就去。及至飞剑一失，知道猿长老心毒法严，对门下妖猿不稍宽假，自己芝仙没有寻到，同伴少了两个，不知下落，回去已不免于重责。

况这五口飞剑，乃猿长老多年辛苦祭炼而成的奇珍，当初传授五妖猿时，曾有“剑在命在”之训。这与身相合，存亡相关之物，一旦失去，回去这罪孽如何受法？休说归路已为神驼乙休所断，癞姑又在遍设禁制，便放它们逃走，没有剑，也是不敢回去。空中打跌下来，正急得厉声啸叫，两爪向空乱招，妄想收回，抓耳挠腮，情急无奈，忽听近侧有人说话。妖猿恨毒之余，互叫了两声，表面仍装惶急暴跳，暗中却行使妖法，猛下毒手。

二女还想看妖猿急跳好玩，一点没有觉察，癞姑恰又离去。如非佛奴精通猿语，暗告神鸠，抢前迎御，还几乎中了暗算。三妖猿原本背向二女，故作不知，一味号跳。为首白猿猛一回身，前爪一扬，便是千万根细如游丝的银针，朝二女立处打来，其疾如电，发处又近。此宝乃猿长老采炼五金之精，加上奇毒，合炼而成的飞针，只传了白猿一个。

与宝相夫人白眉针，功效相差无几。除却此宝脆弱，不能与别的飞剑法宝相抗，只要先有防备，便可无害是它短处外，如出不意，被它打中，一样也能循血攻心而死。二女事出仓猝，飞针又是大片飞来，难于躲闪。百忙中，刚把剑气发出，待要抵御时，猛瞥见一道紫焰自头上射出，飞针立即不见。忙运剑气护身回顾，正是神鸠所擒飞剑，已到了另一爪上。那道紫焰已经口中收回，妖猿飞针已为它内丹所化。想不到妖猿如此刁毒，心中大怒，双双娇叱一声，一面收法现身，同时将子午神光线飞将出去。因先前隐形法未撤，妖猿看不见对方动作，以为语声相隔这么近，万无不中之理。不料飞针放出，又如石沉大海，全无动静。方在骇异，倏地眼前一花，现出大小五人和一石笋。石上立着三个仙禽。所失飞剑，也在二仙禽爪喙之下擒着。一时情急，顿忘利害，立即飞身纵起，意欲夺取回来。身才离地，二女子午神光线已化成一蓬红白二色的光线，当头罩下。妖猿想逃，已是无及，周身俱被勒紧，嵌入骨内，跌倒在地。二女手再一指，三猿便同离地飞起，被吊向路侧大杉树上。跟着癞姑飞来，说道：“我适往探妖猿来路，有无别的党羽同来，不料乙师伯已将妖猿主人引来。你俩将妖猿吊起诱敌，再妙不过。我们且回原地，等他们到来，再行出现好了。”

二女闻言大喜，忙同回到原处，隐身相候。癞姑便将死狗也提了过来。这时妖猿已被子午神光线勒得快要闭过气去。二女想要妖人来寻，故意将咽喉间略微放松，妖猿痛极，立即惨叫起来。才叫了两声，便见两个妖人张皇寻来。众人见这两个妖人都是道童打扮，看去年纪已是不小。一个身材高瘦，相貌凶恶；一个身子矮肥，浓眉猪眼，唇厚嘴大，相貌恶俗不堪。各都腰挂革囊，背插鞭剑之类兵器。二女见这类蠢物也配修道，不禁暗笑。二妖人正

是大力仙童洪大肚和鬼焰儿常鹤。还有朱赤午、召富、阳健等，尚在后面未到。

众妖徒原随黄猛、观在等妖人装作玩景，出观妖禽怪兽动静，以备万一接应之计。

正在九宫崖前眺望，先见二妖禽远远飞来，忽似有什警觉，往南飞去。一会又见一只金眼狍在左近现身，似往崖前飞回，晃眼又往土内钻去。跟着又见五妖猿空中飞过，看那神气，所去之处，竟和二妖禽走的是同一方向。众妖人初来，不知哪里是凝碧崖。因见各地祥云缭绕，玉楼纷起，时有本洞主人陪引仙宾，往就馆舍。仙侣游行，往来不绝，看出内中道法高深之人甚多。妖禽等所去之处，沿途更是仙馆林立，不便公然往探。等了些时，妖禽妖兽一个也未见回转，也无踪迹。暗忖：“这里俱是强敌，泉、狍踪迹隐秘，外人当不至于看出。猿长老大过托大，手下猿竟连身也未隐，满空乱飞，敌人自无不见之理。老怪骄横，不但不能相助，反有倒戈相向之势。此时除了对付敌人，还得防他先下手将芝仙盗去，端的可恶已极。如若吃亏，原是快心之事。不过他那五猿俱精剑术，功力还在泉、狍之上，如若受挫，泉、狍自然更是不行。它们又这等公然放肆，又偏是走成一路。一与泉、狍变友为仇，既须防它们捷足先登，暗算泉、狍；又恐受它们牵累，为敌所伤。”越想越不放心，便令常鹤等众妖徒持本门隐形神符，前往探看。芝仙如真在彼，急速偷偷下手。妖猿如若作梗，或是侵害泉、狍，便拼着和老怪反目，暗中下手，除得一个是一个。如见敌人防备周密，道法高强，速率泉、狍隐形，任五猿自去犯险。如它们失陷，急速回来，另打主意。如若得手，便出不意，合力抢夺，不可令其得去。行事务要隐秘，知进知退。

众妖徒立即依言行事。内中洪大肚粗鲁，常鹤凶横刁狡。二人偏最交厚，和别的同门俱都不和。哪知神驼乙休和凌浑、公治黄早在对崖隐形了望，暗中主持。崖前景物已变，妖人有什动作，全都看得见。五妖猿隐身法已吃公治黄破去，成心引洪、常二妖入网。只图贪功抢先，结伴南飞，到了凝碧崖侧落下一看，东西两方已是无路，当地一片大广场，只东西疏林掩映，静悄悄的，并无入迹。暗忖：“来路仙景何等宏丽清奇，怎这里如此荒凉？适才明见泉、狍飞来未归，怎会不见？”洪大肚便要回转，或往东林探看。常鹤心细机警，觉着奇怪，居然疑心敌人所设幻景。正嘱洪大肚看清下手，不可造次，忽听朱赤午等后来诸人惊讶之声，就在左近，四顾却不见人。试低声唤了两声，也无回音，再听已无声息。本门隐形符，自己人怎会对面不见？只听一声，便无回音？知道光景不妙，心想：“来时曾见洞口佛光，此中大有能者，莫要人影未见，便入罗网。

且先退回试试，便知就里。”便同飞回。

谁知乙、凌诸人禁制神妙无穷，休想逃脱，除却去往崖东吃亏受气，便是同行的人，只要离开两丈以外，便成了两路，各不相见，不能重聚一起。二妖徒这一回头，立时觉察归路已变，只见无数山石林泉往身后倒飞过去，迥非来时景物。估量已飞行了二三百里，仍未到达，益发断定入了埋伏，只得暂且止住。妖徒修炼多年，法力本来不弱，见状并不惊慌。心想：“自身是客，只要不露出偷盗形迹，便逃不出，也可诿之于偶然游行，误入埋伏，至多丢人，并无大害。并还可以责备主人，为何不先告知禁地？乱撞无用，且先查看出是何等禁制，再作计较。走脱出去更好，不然索性发话询问，对方定有主持行法之人，不会置之不理。便是泉、猿等因盗肉芝，触动埋伏，

也可说是异类无知，背主胡为，此来便为寻它们回去。怎么都有话可说。”想到这里，索性把隐身符收起，再往前进，想去先去之处查看。这回却是快极，才一转身，便已到达。仍是先见情景，怎么细心观察，也看不出丝毫门径。

方在惊惶，忽听妖猿惨叫之声，由东方疏林内传来。二人把灵翠峰一带真景疑成了幻景，本就想去探看，一听猿叫惨厉，料知凶多吉少，立即循声赶往。因恐禁法厉害，格外戒备。赶到一看，树上吊着三妖猿，全身却被数百根细如发丝的红色光线绑紧。

都是长舌外伸，金睛怒突，神情甚惨。见了人来，白牙森森，哑声厉噪，意似求救。妖徒见状，正快心意。又料暗中有人主持，意欲借此撇清，故意喝道：“你们这些孽畜，背了主人，自出惹事，死也活该。那两只虎面神泉和金眼狍儿，才和你们初见，便被诱出，累我们找到如今。它们哪里去了？快说出来。”可怜三妖猿勒得头颈欲断，哪还答得上话。又知妖徒心藏奸诈，未怀好意，立即暴怒，磨牙伸舌，虎虎发威，眼里似要冒出火来。妖徒口里喝骂，暗中查看，当地并未设有禁制，妖猿只被法宝困住，人却始终不见，越发惊奇。方想发话，猛瞥见右侧大树后有小影子一闪，心中不免一动。忙即住口，定睛一看，果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小人，穿着华美道装，藏身树后，满面笑容，探首向外偷看，见了二人，立向树后隐去。二妖掩将过去一看，树后空空，已无踪影。以为世上哪有这样小人？分明是芝仙无疑。因有妖猿前车之鉴，先还疑是敌人有意放出诱敌。

及至走遍全林，仔细观察，毫无可疑之状，终于利令智昏。常鹤使眼色说道：“也许泉、狍无知，误入埋伏，和这三孽畜一样，吃主人擒去。既等不到，我们归禀师父，向主人询问，要将回来，再责罚吧。”

说完，等了一会，不听应声，假装回飞，直到原处，终无动静。又疑主人忙，这里芝仙生根之所虽有埋伏，无人主持。一时贪心大动，也不知泉、猿为何失陷，自恃法力，妄欲一试。只要能将芝仙擒到，如真冲逃不出，便就地分啖，朝尽头处行法穿山，逃了出去。于是二次隐身，重返疏林。老远便见那小人竟在妖猿面前，口中念咒，手执一面小令牌连击了三下。妖猿好似负痛已极，手脚乱颤，两声惨叫过去，身子一挺一缩，便不再动。等到二人飞近，小人已笑嘻嘻持牌跑回原来树下不见。再看妖猿，已被光线生生勒死，头颈、四肢都只连着一点残皮，快要断落，死状奇惨。看神气，颇似妖猿轻敌，吃芝仙用法宝暗算擒杀，越以为先料不差。那面令牌必是一件厉害法主，也许连那禁法都由此宝运用。自以为看破了机密，好生欢喜。知道芝仙灵敏，令牌妙用深浅不知，还是隐伺在侧，看明之后，再行下手为是。

等不一会，小人又跳蹦出现，到了猿尸面前，口中念咒，将牌一指。妖猿身上红白光线便即飞起，往牌上飞去，猿尸立即落下。二妖徒不知隐身法已在入伏以后破去，健儿受了癞姑指教，特意使妖徒自露恶迹，以便处治，分明看见妖徒，故作未见。仙都二女并还暗中随护，收回子午神光线。健儿全是做作。收到第三猿尸身上，本欲故露破绽，不全收回。恰值洪大肚心急，忍耐不住，见小人这次相隔猿尸较远，也只三丈光景，竟想乘机扑出，常鹤一把未拉住。可是小人也已惊觉，只一纵便到了树后，晃眼无迹。常鹤埋怨不该莽撞，洪大肚也埋怨不该拉他，以致延误。各自低语了几句，尚幸身形未现，或许还能再出。已知肉芝生根就在树后，便不出也有主意。只这令牌所发神光奇怪，必须查看明白，以便预防。回顾猿尸，还剩一只吊着，身上

余剩的光线又细又亮。暗用飞剑一试，竟斩不断。后来还是洪大肚想起，用所炼的真火试试，居然烧断了一根。妖徒胆子更壮，正欲同往树后，小人又已出现，先用前法，收了猿尸身上余光，随即遁回，来去甚速。常鹤看他去时欣喜情景，料可计擒，便令洪大肚暂候，自去断他归路。刚到树侧，小人忽然出现，这次竟连令牌也未拿，空手欢跳而出。二人大喜，更不怠慢，忙即合围而上。常鹤更把飞剑放出，一面行使妖法，防他入土。大喝：“芝仙速急束手降伏，免遭毒手。”那小人已被夹在当中，无可逃遁，眼看到手成擒。两人四手，正一把抢扑上去，猛闻一股极熟悉的腥膻之味，眼一花，洪大肚势子最猛，一把抱个结实。同时二人也看出所抱的正是那只金眼狍，已经惨死。小人就乘着这一抱的空隙，竟由洪大肚手底，往斜刺里纵去。耳听少女嘻笑之声，身侧有人喝骂：“无知妖孽！竟敢以大凌小，无故欺我们的小师弟，今日叫你好受！”

洪大肚手中抱尸还未放下，胖脸上叭地早中了一掌，立时顺口流血，半边紫胀起来。

常鹤方喝：“你是何人？现身答话。”一言未毕，随听：“你这瘦鬼更是可恶！你自瞎眼，怪着谁来？”这次更是先打后说，手到活动，打得也更狠。尽管常鹤妖法高强，连脸骨都几被打碎。打得二人两太阳穴直冒金星，疼痛彻骨。不由又急又怒，赶紧纵起，行法护身。再看地上，横着金眼狍的死尸。对面站定一个相貌奇丑的癞头小女尼，身后两个美仙娃、两个道童和刚见那小人，正指着自已笑骂。旁边有一突立地上的云峰，上面站着一雕、一鸪、一鹤三只大鸟，形态非常威猛。知道敌人有意隐去形迹，使已上当。

明知金眼狍比虎面枭厉害，既已身死，枭鸟必更无幸。但上来先受暗算，敌人欺人太甚，仇恨已深。就此退回，不特平日威名扫地，自己也太难堪，师长面前也无法交代。又以健儿这样小人，从未见过，仍误认作芝仙。心想：“敌人年纪俱轻，不见得有甚法力。

适才只是心粗疏忽，骤出不意，吃她打了一下。如真动手，未必不敌。成形肉芝，千年难遇，岂可错过？只要敌人稍形见弱，便可声东击西，施展邪法撮走。”立即同声怒喝：“峨眉鼠辈，伤我金眼神狍，罪该万死，还敢暗算伤人，速将肉芝献出纳命！”随说，洪大肚左肩摇处，首先飞出一道暗绿光华，直取癞姑。跟着常鹤也放出一道青光，朝二女等飞去。二女早在跃跃欲试，各将剑气飞出，化为两道红光，恰好敌住。

癞姑骂道：“瞎眼妖贼，连人都认不清，还敢发狂！你见人生得矮小，便当他是芝仙，真做你娘的清秋大梦！芝仙乃千年神物，久已得道通灵。你们这些瞎眼妖贼，休说没有见它福分，便遇上，你们也奈何它不得。我们因见上好瑶榭琼楼，里面却住了好些异派妖邪，看不顺眼，知道灵翠峰故址清静，来此闲游。你们先打发些不成气候的孽畜来盗仙芝，主人自有安排，托我照看。那芝仙也不是好惹的，你们自做贼，我原本不愿多事。叵耐那些孽畜和你们一样瞎眼，都误把我们同伴当作芝仙，不由分说，上前乱抓，欺到太岁头上，自然送死。不久你们又来打接应，本不屑计较，打算隐过一旁，由你们自去，偏要自找无趣。你们不是说我们暗算人吗？如今我也不用甚飞剑，只凭双手和你们打，看你们躲得过不？”随说，纵身上前，照定常鹤就是一掌。

常鹤自恃一身妖法，方暗骂：“小癞秃这等打法，岂非送死？”扬手一团黑气打将出去。满拟敌人并无本领，只仗隐身法伤人。这黑煞之气炼成的

阴雷，中上必死。不料面前人影一晃，阴雷并未下落，反往对面神鸪口里飞去，吃鸪口所喷紫焰一裹，吸入腹内，连人一齐无踪。心方一惊，叭的一声，背上又中了一拳。这一下比前打得更重，几乎心脉皆被震断。当时怒火上攻，又是情急，又是愤恨，忙喊：“师弟留神！”已是无及，耳边一声怒吼，洪大肚当胸又中了一下重的，受伤更是不轻。急得二人暴跳如雷，只得各施妖法，放出一团暗紫光华，将身护住，一面忙取法宝。癞姑又在面前笑嘻嘻出现，说道：“我本是又癞又秃，人虽丑，却不作贼，说话尤其算数。当面打你，该不是暗算了吧？自己瞎眼，怨着谁来？”常鹤猛一转念，怒喝：“贼尼贱婢，是否峨眉门下？通名受死！”癞姑笑道：“妖贼眼瞎，耳又聋么？你挨头一下时，我就对你说过，峨眉门下个个金童玉女，道骨仙风，没我这样丑怪的。你叫我癞秃么？那就是我的官称。你想打听我们名姓来历，以便现时打不过，日后告知你那妖师，好约人去寻仇么？那也作梦。我师父是屠龙师太；这两位姊姊是武夷散仙谢山道长的女儿，小寒山神尼的徒弟，金钟岛主叶缤是她姑姑。眼前便有两位在此。我们本打算代主人捉贼，一齐把你俩捉住，你这一说，倒不好意思了。你们自去商量，放哪一个回去与妖师送信？当时见个高下，免你们日后还多跋涉。你看如何？还有，你们人只两个，已有谢家姊姊和你们动手，我本不该再上，因你们不服气，特意教训一下。如今你们放心，莫怕挨打，除非再来贼党，我癞秃是不好意思动手了。”

仙都二女和沙、米、健儿五人，见癞姑满口便宜话，神情言动无不滑稽，俱都哈哈大笑。二妖徒也被闹得急也不是，恼也不是，暗中咬牙切齿。冷不防双双扬手，又是两道暗赤光华，电一般朝癞姑射去。正值仙都二女见妖人剑光厉害，难于取胜，癞姑一双空手，反将妖人打得晕头转向，自觉不是意思，便将两柄碧蜈钩发出，恰与赤光迎个正着。二妖人见状，心正惊急，忽听癞姑笑道：“贼党寻来，免我手痒，再好不过，又该我上场了。”说时，便有两道光华飞落，来者正是朱赤午和召富。他二人也是到了凝碧崖侧入伏，寻找妖禽、妖猿不见，和常、洪二人差不多的遭遇，进退两难。后闻二人喝骂之声，遥见剑光飞舞，知遇强敌，追寻了来。

朱赤午在黄猛门下，也是眼明手快、心毒意狠的人物，法宝又多。人未临场，先打好主意，一到更不答话，左手一扬，先发出四绝神叉。同时左肩摇处，又飞出一片彩霞，裹住一柄银光如电的三尖两刃小刀，朝众人面上飞去。同来的召富，也将剑光放出。癞姑一见后来二妖人法宝甚多，尤其那柄长才尺许的刀光有彩烟围绕，必是极毒极秽之宝。

恐有疏失，来势太急，不及招呼众人小心，想用神雷挡它一下。刚扬手发出，忽听三仙禽同声鸣啸。紧跟着一片彩云带起呼呼狂风，疾逾奔马，由头上一瞥而过，神雷也已爆发。满空雷火飞舞中，敌人的青白黑绿四色叉光连同飞剑，俱被仙都二女碧蜈钩圈住，绞在一起，并未伤人。那片彩云，正是仙府独角神鸪电驰飞来，就空中一抓，将那三尖两刃小刀抓去。同时，石上古神鸪口射紫焰，将刀光四外彩雾一吸而尽。四仙禽聚立石上，除仙鹤外，各用一爪抓住适得的飞刀、飞剑，互相睇视鸣啸，得意非常，不时偏头注视妖人，大有鄙夷之色。

众妖人见仙禽也如此厉害，方在骇异，癞姑已纵身入场，动起手来。一个人时在人丛中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得空使用大力金刚掌打上一下，端的神出鬼没，隐现无常。

四妖人见二女剑气红光还在其次，那两道亮晶晶的翠虹却非寻常。本

就全力相持，不敢大意，哪经得起这么一个捷逾神鬼的强敌，在身侧出没隐现。最厉害的是，任何法术法宝都伤她不了，有时反被破去，稍微疏忽，便吃一下重的。干生气着急，无可奈何。可是癩姑早和仙都二女商妥，不要敌人的命，只由二女正面迎敌，去破法宝飞剑。自己用玄功变化和本门佛光护体，抽空便给敌人一下。总算妖人见机，常鹤先自生警，妖法护身之外，并运有真气，将全身要害护住。虽不曾再受重伤，一样也是难耐，神情狼狈已极。

正在此时，金蝉和石生恰好赶到。二人一边观战，一边听沙余、米余述说前事。二人只顾看得有趣，不住拍手叫好，竟忘了照玉清大师的柬帖行事。

似这样斗了多时，四妖人疲于奔命，欲罢不能，虽有一身妖法，无暇施为。同时空中飞剑和四绝叉叉吃碧蜈钩各绞断一道，余者也是勉力支持，不敢还击，大有相形见绌之势。耳听仙都二女高喊：“妖贼！急速跪地服输，由我们押往太元洞去，禀告女主人，便能免死。”自觉危机已迫，人是丢不起，除却四人合力，将本门极恶毒的妖法施展出来，拼命死中求活，更无良策。常鹤首用暗语示意，四人立即聚在一起，先将护身烟光化合为一，将全身紧紧笼罩。然后各自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喷将出去，化为亩许大小一片血光飞起，晃眼展布开来，朝众人当头罩下。

四妖徒不施邪法，还不至于送命。这一施为，旁边沙、米二人见二女、癩姑应敌，自己不得上前，早就手痒。因癩姑先前叮嘱，这次只准拿妖人开心，专破法宝，扫其颜面，不可伤他们。先来二妖人吃二女、癩姑敌住，好容易盼到又来了两个妖人，正好出手。不料来势大快，二女应敌也快，两柄碧蜈钩已先飞出，恰好敌住，也占着上风。沙、米不便参与，方悔下手太慢。及见妖人互打手势，聚在一起；又听身边金蝉告诉石生，留意妖人要施邪法。于是心更跃跃欲动，惟恐金、石二人抢先，又难出手，血光一起，更不寻思，各把牟尼珠发出，脱手便是两团栲栳大的金光。二小只见众人打得热闹，想拿敌人试试法宝威力，哪知佛门至宝，妖人如何禁受。所喷血光，又是妖人元丹精气所萃，与本身息息相关。金光到处，立即震散，化为无数赤烟消灭，四妖人真气击散，立受内伤，同声怒吼，口喷鲜血，几乎晕倒。因是事出意外，初行法时还以为敌人纵能抵敌，也不过用飞剑法宝护身，自己也不求胜，先乘隙遁去，事后再打报仇主意，不料会遇到专破邪法的克星。知难活命，心中怨毒，悲愤已极。反正是死，乘着一息尚存，径将各人所有法宝全数施展出来，一时飞起十余道暗绿暗赤的烟光，朝众人打去。癩姑见状，一不做，二不休，双手一搓，神雷似雨雹一般朝前打去。妖人重创之余，无术逃避，全数被雷打死。同时金、石、沙、米四人见敌人法宝太多，也各将法宝、飞剑放出。妖人已死，所放法宝、飞剑无人主持运用，哪禁得起十来道霞光异彩，电舞虹飞，略一绞结，便都了帐。众人只顾有兴，等到癩姑一声喝止，已化为残萤断烟而散了。

癩姑埋怨众人道：“妖人这些法宝虽是邪法炼成，内中颇有珍物。我们得来，稍加祭炼，便能应用。就自己不喜欢，将来送人也好。怎这等随便糟蹋？也是他们恶贯满盈，我们本心不想伤他们，偏要找死，使出这类太阴赤血神焰。我见他们真气已被佛光击散，拼被师伯叔们说上两句，报仇我又不怕，乐得成全了。妖师一个没有寻来，必被乙、凌诸位老前辈阻住，也许仙籟顶还有热闹可看呢。”金蝉闻言，也失惊道：“玉清大师交我一封柬帖，吩

咐到此给妖人和解，不可多伤他们性命。因见你们打得有趣，看了高兴，忘打招呼，都除去了。不日开府，弄这许多死尸，真是惹厌。”谢琳笑道：“这个无妨。”

乙真人还嘱咐我们，多大乱子都有他担待。杀死妖人，想必无妨。倒是死尸惹厌。”石生道：“这有什么难处？叫佛奴它们抓出山去，丢了就是。”癞姑笑道：“只它们鬼得多，各得了一两口飞刀、飞剑，不知要送谁呢。”说时，三仙禽见妖人一死，已各将爪上刀剑光华咽入腹内，互相鸣啸，喜跃非常。金蝉笑道：“怎这么没出息？一听送人，惟恐有人要，赶忙吃了。”

正说笑间，忽见袁星飞驰而来，对众人说道：“小师伯和诸位仙姑快看，现在又添了好些妖人，连先有的，正和乙大师伯他们在各处斗法呢。听说元元太师伯和随侍的师伯叔们，还几乎中了妖人暗算。我去偷看了一眼，吃人赶了回来。热闹极了。”金、石二人闻言，忙令神鹞和佛奴将死尸由凝碧崖上空运走。并说：“如因仙法禁制，飞不出去，或先觅地藏好，或由我去请乙师伯暂撤禁制，放你们出去，免得污秽仙府。”众仙禽纷纷鸣叫点头。沙、米、健儿三人也要随行。金蝉道：“凝碧崖有芝仙在彼，关系重大，开府以前，不可无人防守。你们那两件法宝颇好，只可随我们崖上遥观，时刻留心老捕巢那边，不可离开，以免来了能手，袁化和众仙禽万一有甚须助之处。”二小忙答遵命。

众人随即起身，飞到凝碧崖顶一看，乙、凌诸人和二妖女、一白须发的老妖人正斗得不可开交。原来众妖徒都是凶狡一流，尽管彼此同门，却是互相倾轧忌妒，面和心违。

尤其独角金刚阳健禀性乖僻，与谁都合不来。行时见常鹤和洪大肚、朱赤午和召富互使眼色，各自结伴同行，无人理会，心中有气。心想：“随众同去，既显不出自己，遇上祸事却是有份。本领又不如人，反正有功劳也轮不上。敌人如此厉害，梟、猿一去不归，弄巧或许被敌人困住，师父尚有戒心。他们既不要我，乐得偷懒。”于是缓缓前进，试稳了步再走。飞到左侧崖下，回觑师父，已被山石遮住，便即降落。一边观看景致和过往人物，一边顺路往凝碧崖一面走去。

也是命不该绝。阳健法力虽然不济，心思却极细密、不似那些妖猴骄狂。自到仙府，便处处留心，又喜观看美景。众妖人仙馆聚议盗取芝仙之事，复又和猿长老、龙山二女起了内讧，俱没留神外面景物，独他一到，便凭窗四望，凝碧崖一带与九宫岩相隔本近，看得尤为真切。初出时，未觉异样。这一落后，正赶上众妖徒入伏，神驼乙休施展仙法，变了原来形势。又当四仙对弈构思之际，本没把妖人师徒放在眼里，不曾防到会步行走来。阳健还没走到，便觉前面山形似与前见不同，心中奇怪。及至走近，为防师父看见，特意寻一隐僻之处立定，再往前路细一观察，越觉情形有异。暗忖：“适才分明见这里还有一条瀑布，又有山石，怎都不见？”不由生了戒心。方在寻思，忽见一丑一俊两个道装童子，突自身后危崖上降落。二童正是易鼎、易震，原为乙休送信飞落。

阳健贴崖而立，又将身形隐去，所以当时连乙、凌诸仙俱未发现。阳健知道崖顶无人，怎会二童由上飞落？正想回头上望，忽听一人哈哈大笑道：“妖猴伏诛，老怪物此时必已警觉。驼子，你这棋老下不够，拿老怪物开心多好。你再不把禁法撤去，我的时候一到，就不奉陪了。”阳健闻言，知道妖猴既死，梟、狗必也凶多吉少，哪里还敢停留，飞起便逃。半路途中，又

听另一人喝道：“我驼子向来不杀漏网之鱼，你既在我眼底逃过，不必惊慌。归告汝师，梟。狍已经伏诛，这都是我驼子命人做的。他那四个徒弟也难活命。如不服气，只管寻我。我和凌花子却不似主人好说话，量不宽厚，劝他及早缩头，免找晦气。”

阳健听那说话的声音就在耳边，吓得心寒胆战，连头都没敢回，晃眼飞回。见黄、卓等四人正立九宫岩顶前眺，面现惊疑之色。回头一看，适来之处，崖顶老松之下，现出老少五人。内中有一身材高大的驼子，极似平日所闻神驼乙休。忙把前事说了。

黄猛怒道：“都是你们这些孽畜，受了五台、华山两派所愚，硬说这里有芝人、芝马，内中主脑多是末学新进，只会一口飞剑，便即夜郎自大，妄开仙府，可以手到成功。”

我虽是觉得无此容易，以为总有几分真实，哪知上此大当。敌人不是易与，来时已经看出。想不到这压不死的驼贼和百禽道人公冶黄，也是他们羽党。那打扮像花子的，定是怪叫花凌浑无疑。还有一个和驼子对弈的少年、一个道童，想必也非常流。如照驼贼所说，不特梟、狍、五猿，连众同门也全遇害。此仇不报，如何出去见人？说不得，只好和他们一拼了。”

恶弥勒观在一听妖狍被杀，遥望仙籁顶上，敌人现身以后，仍和没事人一般，自在下棋，神情甚是从容。越发愤怒，当时便要飞身过去，拼个死活。屠神子吴讼忙拉住道：“道兄莫忙。老怪物出现了，五猿一死，他必不甘休，我们乐得坐山观虎斗。他如胜得过敌人，索性闹他一个大的，抢些美人，仗着你我法宝遁法，冲将出去，回山受用，以报今日之仇；否则，我们也是白白吃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索性忍气到底。当时能走更好，如不能走，便忍辱负重，推说众弟子违背师命，自寻死路。既与主人无干，冤有头，债有主，事后自会寻他。我们硬挨到开府之后再离去。”

说时，猿长老已在所居小楼台上现身，意似怒极，满头须发皆张。一出面，双手齐扬，由十根长爪上发出五青、五白十道光华，宛如十道长虹，由指尖起，直达对崖，并不离手飞起。众妖人见他情急拼命，竟把他采炼西方太乙真金，苦炼数百年，与本身真元融会，从来难得一用的太乙天罡剑气施展出来。知道非同小可，便都停手观战，相机应付。说时迟，那时快，这里青白光华飞出，乙、凌二人还未抵御，对崖观弈的道童已先笑道：“乙道友残局未终，莫为妖孽扰了清兴。我不喜伤人，且代抵挡片时，等到完局，再由诸位发放吧。”话还未了，伸手由左肩上拔出一根珊瑚短杖，往前连指，立有十团宛如初出日轮的火球，放出万道霞光，恰将那十道青白光华挡住。晶芒四射，流照崖谷，左近许多仙馆楼台，相与辉映，幻成一片异彩，耀眼生缣，好看已极。

这时乙休正和公冶黄对局，好似全神贯注棋上，竟连理也未理。猿长老见状，越发怒极，手招处，十道青白光华倏地收回。随由身畔取出三支形如铁钉的法宝，刚扬手发放，猛觉对面崖上少了一人，心方一动，钉也同时离手。就在这一瞬之间，猛又觉眼前人影一闪，微风飒然。猿长老毕竟法力高强，应变神速，一觉有警，忙张口一喷，一道白光首先飞出，将全身护住。然后定睛看时，对崖的怪叫花凌浑突在前面出现，已用分光捉影之法，骤出不意，将三支天狼钉在手边抢去。哈哈笑道：“老怪物不要害怕，我不打你。这棺材钉，现时颇有用处，想向你借，又知你小气，不愿白费口舌，只好不告而取，暂时借我一用。如要用它给你下葬，十五日后，可去青螺峪向我讨

还好了。”

猿长老原是人与猿交合而生，修炼数百年，剑术法力俱颇高强。虽习采补之术，却知畏惧天劫。一向隐居陕西黄龙山中，专择山中有点气候的母猿，来充炉鼎。除像龙山双艳这类自甘俯就的淫女外，以前从不侵害生人。自从近来侥幸躲过了一次四九天劫，才日渐骄狂自大，遇上有根器的少女，便思染指，不过山居多年，习静已惯，难得出山。

虽毁了几个女子，也是旁门左道，多半被他迷恋，出于甘心，也非强求。直到日前受了别的妖人蛊惑，才对峨眉诸女生心，以前恶迹无多。门下五妖猿，却是无恶不作。乙、凌二人觉他修为不易，尤其所习剑术乃越女正宗，并非旁门，与所习邪法不同，只此一支。意欲做戒保全，使其改邪归正，并无除他之念。可是猿长老天性好胜喜斗，几曾受过这等气。那天狼钉又是新近得到的一件前古异宝。先见赤杖仙童法宝神奇，知道此宝妙用无穷，欲取一试。不料还未发出，便被敌人由手上夺去。到手不久，只能运用，还没到与身相合的功夫，不似别的法宝，可由敌方强收过来。不由急怒交加，没等浑凌把话说完，手扬处，又是五道青光发出。凌浑也将手一扬，飞起一道金光敌住。还待往下说时，忽听对崖百禽道人公冶黄道：“天已不早，那话快应点了。凌道友还不去办正事，与这老猴精纠缠则甚？”凌浑随笑喝道：“老怪物，我本想试试你的越女剑法，无如我还受人之托，要去办事。休看我借用你的东西，还代你报杀徒夺宝之仇呢。莫把好心当作恶意。我失陪了。”说罢，人影一晃，便已无踪。

猿长老的徒子徒孙俱是猿猴，内中只有一个大弟子是人，名叫宗德。本欲随师同来观光，猿长老因洞内有玉版天书和越女剑诀，惟恐万一有人乘虚窃夺，一干妖猿不足应付，强令留守，宗德神色甚是不快。猿长老听了凌浑之言，心中一动，暗忖：“五猿已为敌人所杀，此言决不是指五猿。莫非真个有人往盗天书，宗德遭了暗害？但是自己才来不久，敌人怎会知道？再者，宗德乃嫡传大弟子，如有不测，元神也必飞遁，来此报警。适才虽然心惊肉跳，乃是五猿被害，与此无关。宗德不但元神不见，也未行法告急。”方觉断无此事，敌人踪迹已失。再看对崖，道童已将赤玉杖插向背后，凌浑未回，乙休、公冶黄对弈自若，重又勃然暴怒。自知那赤玉杖不破，飞剑无功，敌人神情最为可气。

心想一不作，二不休，一面仍将十道青白光放出，手指对崖大骂，去分敌人心神；一面放起一片剑光，将身护住，以防中人暗算。暗中运用玄功变化，将元神遁出窍去，直飞对崖，猛然下击。满拟敌人狂傲托大，目中无人，自己元神已隐，骤出不意，至不济也须伤他一个。哪知到了乙休等人头上，刚化成一道青白光华，往下射去，却击了一个空，在把崖石穿了一个大洞。如非收势得快，几乎将元神穿向山腹中去。赶忙定睛看时，敌人仍然对弈，自己还在两丈以外。知道敌人用移形换影之法，使己丢丑。隐身法竟瞒不过敌人的眼睛，好生愧愤。神光已现，再隐又无用处，只得咬牙切齿，怒冲冲就势往前冲去。这次不似头回冒失，看清下手，敌人位置也未认错，晃眼冲到。忽然面前祥光一闪，觉出厉害，忙即飞退下来一看，仍是先前所见道童，一手用赤玉杖敌住那十道剑光，一手放出一片彩霞，将自己去路挡住。笑道：“我与你无仇无怨，本不想拦你的高兴，只为我这朋友残局未终。他们除却诛戮那恶贯满盈的妖邪，另当别论，寻常对敌，不喜两打一。我已动手，只好暂时奉陪，只等乙道友残局一完，由你二人对敌，我决不插手。

你的仇人还未逃走，还有你两个同伴也被我挡住，俱等乙休道友发付，稍安勿躁何如？”

猿长老这一对面，才觉出敌人虽是道童装束，看那丰神气骨和道术法力，分明天上金仙一流人物。闻言回顾来路，刚勾搭上的龙山二女不知从何处赶来，放出四口飞刀，也吃敌人杖头上分出来的四团红光逼住，不禁大惊。事已至此，只得怒喝：“你是何人？既无仇怨，何故强行出头？”赤杖仙童笑道：“我姓阮，名字说出来，你也不知道，不说也罢。你放心，我决不和你为难。你元神虽是婴儿，却也活了好多年岁，一部古玉版五十三页火真经，俱能无师自通，悟出大半，怎会还有这么大火气？听我良言，你门下五猿孽由自作，最好就此罢手，候到开府回去，改邪归正，仍由原书自求深造。等把以水济火的妙用功候悟彻，自能成就；否则也把元婴入窍。乙道友怜你修为不易，不忍暗算。如遇别的妖人路过，趁火打劫，就难说了。”猿长老急不得，恼不得。自己修炼多年的一部玉版火真经，珍秘如命，除大弟子外，从未向人提过。只不知敌人如何连自己功候有了几成和其中窍要，俱都知道得这等详细？明知话里有因，身在虎穴，强敌环伺之下，元神出窍，终是不妥，无如输不下这口气去。

方在进退两难，忽见两道金光夹着一道青光，由前面不远自空斜射，落到崖上，现出两个矮子、一个麻冠道人，认出来人是嵩山二老和麻冠道人司太虚。内中矮叟朱梅手一伸，已把残棋搅乱，朝乙休叫道：“适才我三人在归途中，遥见妖贼已顶了一个替身，同十多个妖徒同往后洞飞来。都是你一点不先商量，冒冒失失给主人建牌坊，使凝碧上空门户洞开。少时妖贼师徒知道后洞有佛光禁制，必由前崖云路冲逃。凌花子已经走去，你还有这个闲心下棋？这厮近已二次成道出世，如被逃走一个，异日各派同道后辈，不知要被他们伤害多少。我和白矮子还找元元道友有事，这里交你。这次多亏司道友相助，又代后辈们除了一害。岳雯，你可陪司仙长往仙馆中安置。庆典日期将到，莫下棋了。”乙休推棋而起，哈哈笑道：“我头一次看朱矮子这等狂风暴雨。本来棋只剩了一着，偏要惹厌。这是赤杖仙童阮纠道友，他正代我挡驾。少时事完再谈，你自寻元元老尼去吧。”追云叟白谷逸道：“驼子你莫大狂，休说妖孽本人，便他手下妖徒逃掉一个，看你有什颜面见人？”乙休道：“白矮子莫担心，我约的帮手还没有来，不料又会添出一个，万无一失，你们自去吧。”二老随即飞走。岳雯也领了司太虚，自就馆舍。

百禽道人公冶黄道：“你和老怪物明说了吧，不要闹了。”乙休笑道：“他门下妖猿，是我叫人杀的，他与我有杀徒之恨，不犯讨好。我恶人向来做到底，反正来得及。”

凌花子借人东西，好人由他做吧。那龙山二妖妇，却容她们不得。”随说，随即起立，手指猿长老道：“老怪物，我杀你徒弟，你不服气么？这个容易，阮道友请收法宝，让他们三个狗男女都过来好了。”猿长老连元神带飞剑，俱吃阮纠宝光逼住，也不还击，只不令前进。眼看仇敌目中无人，言笑自如，正干生气着急，阮纠忽把法宝收回，不禁把一腔无明火重又勾起，顿忘厉害。把元神所化青白二色光华，连同那十道剑气，齐朝乙休飞去。龙山二女见敌人宝光只抵挡不攻，正不知是何用意。一见撤去，自恃妖法神奇，轻易未遇敌手，更精隐形之术，败也无妨，为示同仇敌忾，竟指刀光，连身飞来，夹攻乙休。以乙休法力，一举手，二女立成粉碎，只为别有一番用意，未施杀手。公冶黄见敌势太盛，乙休虽然不怕，终费手脚。方欲相助，乙休

“哈哈”一笑，大袖展处，满身俱是金光，直向当空十余道青白光中冲去。那些飞刀、飞剑只一近身，便被荡开，来势越急，震退越远。乙休也不还手伤人，只是闹海金龙一般，在满空长虹交织中上下飞舞，敌人一点奈何他不得。

## 第二一四回

地叱天鸣 剑气纵横寒敌胆

金声玉振 卿云纒縵丽鸿都

公冶黄见乙休法力如此高强，也自惊赞不已。不过暗自寻思：“敌我强弱已分，眼前便有大事发生，怎还不早了结，多此无谓纠缠？”忽听凌浑用千里传音遥呼：“妖孽欲逃走，诸位道友留意，不可放他们逃脱。”语声才住，便见一条赤红血影电驰而至，后面紧跟着又飞来两道金光、三道白光，俱如长虹亘天，与那条血影首尾相衔，快要飞到仙籁顶上空。乙休和公冶黄闻声早已戒备。乙休首由身畔取出掌大小一叠轻纱，朝凝碧崖上空掷去，脱手化为极薄一片五色淡烟飞起，晃眼布满空中。跟着又由袖内飞出一道百十丈长的金虹，横亘天半，挡住去路。

这时血影已经飞到，来势迅速异常，身后五道光华俱没它快。金、石、仙都二女等也已到达崖顶，中间只隔着那片彩烟。公冶黄见势在紧急，惟恐妖孽遁逃，手指处，先飞出乌油油一道光华，迎着血影，绕身而过。那条血影在太元洞侧已连经诸长老剑仙的飞剑，都是随分随合，不见损伤。不料遇到公冶黄这道不起眼的乌光，反是它的克星，当时分成两个半截，虽仍合拢，并未当时接上，不禁着急。正赶上小金女童么凤仓猝中瞥见飞来几道极厉害的剑光，未免胆怯，刚往侧一闪，正赶血影飞到，不知厉害，误以为敌人之敌，即我之友，只顾一心避敌，却没想到这条血影比敌人还要狠毒百倍，未及避开。刚一照面，闻到一股极难闻的血腥气，血影已扑上身来，心神一迷糊，当时惨死，尸身下坠，连元神也未保住。

细腰仙娘柳如花和童么凤同恶相济，情逾骨肉，见状大惊。一面连忙使飞刀护身，心还在打报仇主意，哪知飞刀并无用处，相隔又近，那血影是伤得一人便增一分法力，早由童么凤背后透身而过，直扑过来。柳如花闻得血腥，知道不好，欲逃无及，惨号一声，又吃血影扑上身来，透身而过，死于非命，尸身坠落。经此一来，血影重又固结。

猿长老虽未见过，却早闻说。乍见血影飞来，二女还未身死，心方一动，忽见金光后面凌浑飞到，老远高喊：“老怪物还不省悟？速将元神归窍。你那徒弟宗德，已为妖孽所杀，火真经也被夺去。再不见机，你那元身也保不住了。”猿长老闻言，方知乙、凌、阮诸人前言，竟果应验。那火真经，已悟八九，他年成败所关。元身法体，同关重要。不禁吓了一大跳，忙往九宫岩元身飞去。总算法力较高，乙、凌诸人不曾作梗，血影伤二女又一耽搁，终于元神复体，赶紧飞身隐遁，才没遭了毒手。

那血影真是又贪又狠，忒也胆大。自恃二次炼成出山，已近不坏之身，来去如电，不可捉摸；又恨仇人将门下妖徒一齐消灭，意欲得便伤一个是一

个。因乙休不似和人真斗，竟误认作双方斗法，比剑为戏，尽管为公冶黄所伤，并无戒心。伤了二女之后，一眼瞥见九宫岩上猿长老的元身和黄、卓众妖人，立即飞扑过去。猿长老见机先遁，一面发出剑光抵御，挡得一挡，众妖人也纷纷奔避不迭。血影见人有了防备，知难得手，这才想起遁走。这些事也只瞬息之间，他快众仙也快，微一转侧，七八道各色剑光已经连成一片光墙，将他阻住。同时乙、凌二人的太乙神雷，也如雨雹一般，夹着金光雷火，朝他打去。血影虽然不畏，却冲越不过去，又吃那满天雷火打得在空中七翻八滚。总算公冶黄被阮纠正住，不再放出乌光，少吃点苦。知道这条去路已走不通，地底天空俱有禁制，一时情急无计，恐应昔年誓言，真个为火所伤。心一发狠，意欲拼受后洞佛光照体之厄，仍由来路逃出，弄巧还许遇上仇敌门下，伤他几个，以报杀徒之仇。念头一转，拨头便由雷火丛中飞起，往来路逃去。

那追血影的，乃是凌浑、餐霞、顽石、白云四人五道光华。见他要逃，俱恐遁脱，齐声大喝，电掣追去。忽听乙休喝道：“凌花子，自有人制这妖邪，你急什么？”言还未了，忽见迎面飞来一道金光、一道红光，拦住血影去路。众人认得来者正是极乐真人李静虚，同一少年道者，这才宽心大放。血影也认得极乐真人，情知比先斗诸人神雷还要厉害，仍想乘隙冲出。忽见二人袍袖一展，立有百丈金光雷火从对面打来。正拼着受这一二雷之伤，装作被打落，由下面乘虚飞越。猛看出雷火光中，夹着几点形如火焰、青荧荧的豆大精光。方想：“另一敌人只把袍袖虚扬，未见发出宝物，难道另有诡谋，还能伤我不成？”心念微动，已被青光打中，同时又吃神雷一震，连滚了几下，方觉元气大伤，猛地心头一凉。恰巧佛光、神光已经爆发，跟着众仙赶到，各放大乙神雷，几面夹攻，竟连未一念头俱未转到，便已爆散成为无数血丝残影，四散消灭。乙休终不放心，把手一招，崖前那片轻云电驰飞来，往下一网，全数网去，悬在空中。众仙重用纯阳真火合力一烧，直到形影皆消，连血腥味都闻不到，才行住手。

那与李静虚同来的少年，正是谢山。乙、凌、公冶三人，俱早相识，便给没见过的诸人一一引见。问起来意，极乐真人道：“我和谢道友，无心中做了一件两全其美之事，到得稍晚，差点没被老妖孽逃走。说来话长，我还要应长眉道人旧约，助齐道友代镇地轴，须与谢道友同往，会后再谈吧。”仙都二女老远望见义父，首先飞到，一一拜见。

谢山道：“你姊妹此行经过，昨日我已尽知，会后即同往小寒山，不必多说了。你们和一班小道友，相聚无多，自去玩吧。”说时，金、石诸人也相继过来拜见。极乐真人指着金、石二人道：“你两个职司甚重，还不快跟我走，以免少时不能入内。”说罢，自和谢山、金蝉、石生，向众作别自去。餐霞大师等三人也自回转。

乙休便问凌浑：“昆仑妖孽门下党徒，你都除去了么？”凌浑道：“那还用说？如非嫫姆暗中相助，妖孽一到，便将他那赤血妖光破去，妙一夫人固然无妨，这次他顶了天台修士蒋诚言的肉身前来，装得极像，外表竟看不出他破绽。还有两个厉害妖徒，一个顶着华山派余孽小杀星霍合，一个顶着老怪物的徒弟宗德。也是老怪物不好，受人怂恿，存心不良，想盗芝仙，惟恐无人看家，不令宗德跟来。宗德本就心不甚愿，恰值霍合受了许飞娘之托，往探老怪物行末。这厮自己想来，却恐被人识破，知宗德脸生，异想天开，意欲冒充老怪物的徒弟，混进府来观光。宗德被他动，相约同行。因恐玉

版真经和越女剑诀放在山中有甚差池，一时小心过度，竟将其暗藏身边带来。中途遇见妖孽师徒，连话都未答一句，便已送了终。这两妖徒尚是劫后初出，并无肉体。妖孽因为日无多，五府一开，便难下手，急切间难觅好的肉体。本意只带那些附有肉体的徒党进来，令二孽徒守在外面，等成功以后，另行设法。这一来，恰巧被我们一网打尽，否则剩两个在外，又留隐患。妖孽到时，见了轮值迎宾诸弟子，本欲暗下毒手，就此闯进，逢人便害。幸亏白眉、芬陀二位在雪山顶上运用佛法遥制。他又看出洞口佛光隐现，惟恐因小失大，才暂止妄念，改以客礼求见。妖孽行踪神速，事前好些道友俱不知道。齐道友对我预告，又未详言，只知他要来报长眉真人当年之仇，来时情景，也是茫然。以为这类妖孽，老远便能闻出血腥，只到时守候，一望而知，哪知竟出意料，如非阮道友用诸天宝鉴查出他的行径，险被漏网误事。他见主人时，留有三徒在外，正欲将洞外诸弟子择肥而噬，吃我用天狼钉一钉一个，全数钉住。宗德肉体便在其内。刚把火真经、剑诀取过，他师徒已为媪姆无音神雷所伤，只剩他一条血影遁出。先还想将钉住的三妖徒救走，吃姜雪君追出，仍用无音神雷将三妖徒残余元神消灭。餐霞等诸位道友也即追出。他知后洞佛光厉害，仗着昔年熟地，想由崖前云路上冲。凶狡成性，到这一发千钧之际，仍想就便害上几人再走，终于作法自毙。也是齐道友该要发扬光大。妖孽记仇之心太甚，刚得脱劫，不等火候精纯，便想乘隙侵犯，致应昔年誓言。否则稍晚十年，气候一成，再被五台妖人结纳了去，祸害之烈，何堪设想！”

这时猿长老已是焰威顿敛，忸怩着凑近前来，想向凌浑求告，无如适已与众成仇，羞于启齿。就此回山，又因那部火真经，自己正炼到紧要关头，为他年成败之基，如若失却，无异前功尽弃。等第二次天劫降临，轻则重堕轮回，重则形神俱灭，连兵解都无望。正在为难愁急，乙休忽笑道：“你这老猴头，威风哪里去了？可要和我驼子再斗一回？”猿长老闻言，又愧又愤，乘机慨然道：“乙真人，休再恶作剧。我自宋时得道，虽属旁门，颇知谨慎。说我多收异类，近来往往纵容，或者有之；但我本人只是性傲，不肯服人，别无过恶。只因误信人言，受此大挫，从来未有之辱，门徒好些惨死。我已知悔，从此努力虔修。彼此都是玄门中人，剑诀我已精熟，凌真人又非取自我手，收用无妨。火真经关系我修道成败，诸位如能念我修为不易，将它赐还，终生感戴。真人不允，我也无法。除非诸位今日便作成我兵解，自知不敌，也决不抵御，任凭杀戮。如若放我回去，必以全力报德，死而后已，决不反复。”凌浑笑道：“驼子逗你玩的。那血影妖孽，本是白眉真人同门休逐的师弟，比你如何？如想伤你，哪能容你兵解？连残魂剩魄都消灭了。我不愿乘人之危，你既肯洗心革面，便是朋友，没有要你东西之理。火真经自然还你；剑诀和天狼钉，仍须十五日后，你到青螺峪去取。如何？”猿长老想不到一念转移，事便如此容易，感激万分，朝着乙、凌诸人再四称谢。乙休知凌浑义结猿长老，别有用意，方欲答话，被赤杖仙童使眼色止住，只得罢了。

公冶黄道：“如今风平浪静，我们去下完那一局残棋吧。”乙休笑道：“你已负了一子，只剩有限几着，还不肯认输么？”公冶黄笑道：“一局未完，哪能便定胜负？”乙休笑：“依你依你。”随拉阮纠、公冶黄同往崖上飞去。

猿长老自觉当着众妖人面上无光，意欲告辞。凌浑笑道：“老猿，你又迂了，无此一着，你如何能转祸为福？一存芥蒂，又入魔道。且等会完再走，我还有好些话对你说，都彼此有益之事。能同往青螺长谈尤妙。如不愿往九

宫岩，我引你另找同伴去。”随将玉版真经取出递与。猿长老已经心向正教，闻言点头谢了，随着凌浑，另寻馆舍安置。

不提。

仙都二女初次见到今日这等阵仗，大是惊奇。正觉得有兴，忽见易静走来，对二女、癩姑道：“仙府行即开辟，叶岛主令我来寻三位姊姊，同往相候。”二女还想听完乙、凌诸仙的话再走。癩姑笑道：“凌真人说的只是片段，我们去听全的多好。问问那血影是甚妖孽？怎会是长眉师祖同门？连我都没听说过。”易静道：“说来话长，连我也只刚听说起。现在诸位仙长都聚集在绣云涧，正谈此事，我们快走吧。”说完，同往绣云涧赶去。

这时玉清大师和青囊仙子华瑶崧果在谈说此事，除原有二三十位仙宾外，武当山半边老尼也在座。此外还有浙江诸暨五泄山龙湫山樵柴伯恭、跛师稽一鸥，陕西秦岭石仙王关临，小南极不夜城主钱康，宜兴善卷洞修士路平遥，苏州天平山玉泉洞女仙巩霜鬢，湖北荆门山仙桃蟑女仙潘芳，岷山白犀潭韩仙子的弟子毕真真、花奇，边山红菱磴银须叟，黑蛮山铁花坞清波上人，岷山白马坡妙音寺一尘禅师，南川金佛寺知非禅师，苏州上方山镜波寺神僧无名禅师和门下天尘、西来、沅浮、未还、无明、度厄六弟子，赤身教主鸠盘婆门下弟子金妹、银妹，恒山云梗窝狮僧普化，天乾山小男，滇池伏波崖上元宫天铁大师和门下十三弟子，滇池香兰渚宁一子，武当派灵灵子和门下癩道人、诸葛英、有根禅师、沧浪羽士随心一，太行山阴绝尘崖明夷子和大呆山人，东海玄龟殿散仙易周、杨姑婆、林明淑、林芳淑、易最、绿鬢仙娘韦青青等全家，天师教主天灵子、熊血儿师徒，总共添了数十位长幼仙宾，十九俱是应约而来。那不请自来和一些心怀诡谋的尚有多人，不在此内。这些仙宾，有的各就馆舍；有的闻说灵峤仙府来了千年成道的上仙，纷纷来拜望。仙都二女等到时，刚刚相继辞去。玉清大师正说起头没有几句，仙都二女和癩姑便在旁静听说下去。

原来那血影本名郑隐。当初曾与长眉真人一同学道，后犯教规，被逐出师门，怀恨忘本，投入旁门，渐渐无恶不作。后又得到一部魔教中的秘籍血神经，由此改名血神子，变本加厉，法力也日益高强。真人后奉师父遣命除他，连擒了两次，俱念同门之谊，警戒一番放却，始终怙恶不悛。最后一次，真人恐遗大患，用两仪微尘阵将他擒住，本该形神悉诛，是他苦苦哀求，免去灭神之戮，力说从此洗心革面，并还立下重誓，真人才将他和门下诸党徒，连死的带活的，一齐押往西昆仑星宿海北岸小古刺山黑风窝原住妖窟以内，将洞门用水火风雷封闭，令他率领门下忏悔前孽。别时，并对他道：“你自得了魔经秘籍，炼就魔光鬼焰，广收妖徒，造下无边大孽，我屡奉师命行诛，俱念以前同门之谊，特予宽免，纵恶为害，连我也为你负过不少。现将你师徒等十余人禁此洞内，休看日受风雷之苦，实则替你减消罪孽，玉汝于成。你如真能回心向善，仍照以前师门心法，虔修三百六十五年，难满灾消，那时你应受天劫，已在洞中躲过。再出山去，将你对我所许十万善功做完，以你师徒法力根基，依然能成正果。如再怙恶不悛，人只一离此山，便有奇祸。那时我已成道多年，再想活命，就无望了。我也明知那部魔经已被你参透了十之八九，虽被我用真火焚化，你在洞中照样能够如法修为参悟，不必等到难期届满，便可用那邪法破去我的封锁，逃脱出去。但我同门师弟只你一人，几生修为，得入师门，旷世仙缘，煞非容易。以前只为一念贪嗔，致为魔女所诱，铸成大错，犯规被逐。师父本就说你夙世恶因早种，屡世修为，

全系勉强。因你天资颖悟，看出恩师行藏，向道心坚，苦苦哀求，百折不回，又有诸位恩师的同道好友再三劝说，勉强收下。

哪知你修为虽是极勤，恶根依然难尽，终于不出恩师所料。你入门之时，我既代你力求，后来你犯规被逐，我又力向师父求情，以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意欲力任匡救之责。此时你稍知悔悟，早已重返师门，焉有今日？谁知后来为你费尽苦心，终难挽回。我因头次劝诫，曾对你说，此后必要逼你回头，不到我力竭智穷，决不罢休，并决不亲手杀你。

所以自奉遗命诛你以来，我几乎全副精神在你身上，专在你为恶将成之时，给你破坏，甘违师命，不肯杀戮，也是为此。可是你这类极恶穷凶之人，我为私谊，留在世上，你一日不归善，一日不死，我便不能飞升。我功行已早圆满，已为你迟了一个甲子，难于再延。你虽恶贯满盈，我仍不愿有违初志，为此将你送来此地，看是放却，实则数运已尽。为想尽我最后心力，这次擒你，特早了数日，使你遭劫之期移在他年。吉凶祸福，系你一念。能听良言愧悔，自可无害；否则，你只要期前破法出山，不出三日，便应前誓，为神火所化，形神俱灭了。”说罢，封洞自去。

血神子郑隐自习魔经，恶根日长。因知真人飞升以后，无人再能制他，口虽求恕知悔，怨毒已深，心存恶念。头两年惟恐真人试他，强自忍耐，受那风雷之苦。等第三年真人道成飞升后，立即在洞中重炼魔经，以求出困。自知天劫厉害，真人所说并无虚言，为避他年之劫，甘受绝大苦痛，将魔经中最厉害的一种邪法，昔年不舍得原身，几番踌躇欲炼又止的血影神光，重新苦练。竟将自身人皮，生生剥去；再将全副血身炼化，成为精气凝炼的一个血影。又将随死的几个爱徒，一一如法施为。

此法炼成以后，异日出山，无论遇见正邪各派修道之士，只消张臂扑将上去，立即透身而过，对方元神精气全被吸去；并还可以借用被害人的原身，去害他的同道。再遇第二人，仍旧脱体，化为血影扑去，只要扑中，便无幸免。多大法力的人，如若事前不知，骤出不意，也是难免受害。尤其厉害的是，水火风雷、法宝飞剑皆不能伤。因除长眉真人外，释道两教中还有几个厉害人物，仍难惟我独尊，心犹未足。除将原有诸宝重加祭炼外，又费十多年苦功，练就十指血光与头顶上的玄阴魔焰，以为抵御敌人纯阳至宝之用。满拟真人飞升，去了对头，可以任意逆天行事，为所欲为。因为痛恨真人，便想连他们下一网打尽。

当妖法炼成，破了禁制，脱困出洞之日，正是开府的前几天。知道开府以后，以前秘藏至宝俱要被敌人得去，将易于防身，难以加害。加以心性狠毒暴烈，报仇心切，迫不及待，才一出困，便赶了来。他手下共是十五名妖徒，炼成血影的虽只三人，余者也都各有异宝，精习魔法。因师徒四人尚无肉身，一到便被仇敌识破，有了防备，不能大肆杀害，于是四出寻觅。先是大弟子妖蛮乌萨齐，在姑婆岭左近遇程明诚，当时用血影罩住，得了肉身。总算古正见机逃遁得快，妖徒又忙着回山，不曾追赶，得遇玉清大师，将肉身保住，兵解转劫，未被得去。妖徒行在途中，与妖师相遇，正想将程明诚的肉身让与。恰值天台修士蒋明诚受了许飞娘的怂恿，欲往峨眉覬觐芝仙，摄取有根器的少女，飞行路过。妖人师徒正在山头聚谈，蒋明诚御风飞行，既高且速，本未被他们看见。也是平日淫恶，该遭惨劫，过时瞥见下面风景清丽，涧谷幽奇，死星照命，在空中略微停顿。忽发现左近山头上有一蛮人，带了十二个相貌清秀的道童和三条血人也似的红影并立。心疑对方也

是旁门中人，不知从何处摄了些童男来，竟想上前询问。他这一停，已被妖人发现，便逃都未必来得及，何况送上前去。才一照面，觉出异样，血影已扑上前去，当时送命。又值小杀星霍合同了宗德飞来，郑隐的二妖徒立即飞上前去，也是一扑即死。于是各顶着一个替身，去往峨眉求见。正遇周轻云、吴文琪、杨鲤、尉迟火四人轮值，轻云忙即入内禀明，领了进去。他们前脚入洞，极乐真人便同谢山赶到。

杨鲤认得谢山，正是那年为助陆蓉波开石脱劫，中途和虞重为妖人所困，用太乙神雷解救自己脱险的绛衣少年。又与极乐真人同来，料非寻常，忙即上前拜倒，正要称谢。二人连话都未等和洞外三人说，把手一摆，便往洞内飞去。刚出飞雷径，还没飞到太元洞侧，迎头遇见叶缤、杨瑾，同了几个年幼道侣闲游仙府各地，谈笑走来。谢山喜道：“叶道友，快将那古灯擎与我，小心戒备。琳、瓔二女何在？”叶缤见他神情匆迫，料已发生变故，忙将古灯擎取出递过，方答：“瓔、琳二姊妹现在凝碧崖守护芝仙，古神鸠也在那里，当无他虑。”言还未了，忽见太元洞内电一般飞起一条血影，紧跟着又追出好几道光华，真人、谢山随即腾空追去。

原来妖人掩饰极工，又是正教出身，师徒十余人外表一点不见邪气，妙一夫人等闻报时还未觉察。轻云刚出去引客，忽见姜雪君走来，朝诸仙打了一个手势。妙一夫人本听妙一真人说过，这才醒悟。恐被妖孽觉察，各自会意。刚安排好，妖人已领了十二妖童走进洞来。这时随侍四弟子已各避开，室中只有餐霞大师、顽石大师、白云大师三人。

妙一夫人本身也自避开，却将元神中坐，见妖人进门，故作傲岸之状，笑问：“道友何名？到此有何见教？”妖人一见室中人少，暗发号令，命众妖童寻人伤害。同时因忿夫人无礼，狞笑道：“你丈夫还想承继长眉道统，连眼前的老前辈都不知道么？”说罢，身子往后便倒，立即血腥味满室，血光四射。随着全身四肢，飞起一条赤身血影，刚要往前飞扑。同时十二妖童各由手上飞起一道血光，待向餐霞大师等三人飞去。

就这瞬息之间，倏地满洞金光，夹着十余团碗大金星，朝妖人师徒迎去。同时金光中飞起一只大手，挡在妙一夫人前面，正迎妖人来势。四仙也各将飞剑法宝一齐施为。

一片惨叫声中，十二妖童首先毙命。妖人头顶和当胸各中了一下，当时将所炼血光魔焰震散。认出中的是乾天太乙无音神雷，知道不妙，又急又怒，暗运玄功，由剑光雷火中冲逃出去。

到了洞外一看，三妖徒也被人用法宝将命门钉住，穷神凌浑正待发手雷，越发愤恨。

百忙中，还想救了爱徒同逃。不料姜雪君先在洞中见轻云引了妖人进来，尚还不知厉害，惟恐妖人发难太骤，遭了波及，忙施大挪移法，刚将轻云移入别室，妖人已经发动，恰好当先遁去。见状不顾再伤妖人，先发无音神雷，将三妖徒形神一齐爆散。妖人虽然元身炼就血影，功候精纯，与妖徒鬼魂炼就的不同，不致被无音神雷消灭，但一样也是难于禁受，急得怒吼一声，飞空遁去。

凝碧崖原是他旧游之地，意欲由前崖上升，起初为防应神火灭身之誓，不惜受那极大楚毒，忍痛十余年，才将血身炼成精气凝结的形体。这一来，便是先天阳精丙火也俱难伤害，何况其余。以为最多再中几下太乙神雷，拼受一点零伤，并无大碍。做梦也没想到今日之局，早在长眉真人算中。平空

来了一个谢山，竟持了千年前的佛门至宝佛火心灯，并且来时受有神僧指点，全知底细；又将用法学会，已能发挥妙用，比起从前厉害得多。就这样还恐妖孽觉察，杂在极乐真人太乙神雷中，一同发出。等到妖人心头一凉，觉出有异，已经爆散，连声都未出，便即消灭了。

二女听说义父心灯有如此威力，自是喜欢不置。听完话后，走近叶缤身侧，笑问唤她何事。叶缤道：“血影妖孽逃时，我和杨道友本欲相助除害。甘道友忽令门徒相召，才知峨眉开府大招旁门之忌。一干假名观礼的异派，因为血影子一来，十九都寒了心。

按说已可无事，不料成道多年的散仙，也有来此作闹的。那人名叫余媧，乃小蓬莱西溟岛得道多年的女散仙。她和灵峤宫甘、丁二位仙姑的至友霜华仙子温良玉、瓢媧裴娥，同在一岛修炼。日前甘、丁二仙送崔五姑过流沙时，曾经便道往访，温、裴二友正在闭关入定，未得面谈。余媧得道在后，本来与甘、丁彼此不识，因听温、裴二友说过二仙来历，便延往岛上水宫之中款待留宴，甚是礼重。余媧自云，南宋末年得道，移居岛上只百多年，收有二十多个男女弟子，法力俱颇高强。二仙偶然谈到峨眉开府之事，听她口气好似不以为然，便未再提，宾主尽欢而散。二仙见她人颇自傲，又喜炫耀。她和温、裴二友岛上的各洞府，独她所居穷极华丽，罗列珍奇。意犹未尽，又在岛东大湖上施展法术，逼水为墙，就着湖中碧波，建起九层水晶宫阙。四面水壁，厚达十丈，表面坚凝平滑，无殊晶玉，但只两面薄薄一层，内里却与湖水相通连。各层楼板檐瓦，都用各种金银珠翠铺建，移步换形，五光十色，一处一样。湖中原产有千百种奇鱼，时在水壁之中上下游翔，往来不绝。龟龙曼衍，千形百态，与各层珠光宝气交相掩映，光怪陆离，蔚为壮观。法力虽然高强，但是这类为逞自己私欲，长年矫揉造作，以法为戏的举动，似非修道人所宜。门下男女弟子神情也颇自满，有两三个均不似安分人物。而温、裴两至友所居，只是岛上原有石洞。说是闭关潜修，已逾百年，不特洞门封闭极严，还设有玄门潜形禁制，外人难以窥探。当甘、丁二仙还未飞落，她便飞起，假称迎接，隐有戒备之意。及至问明来意，才转惊喜之色。因她全岛也设有潜形禁制，所说是是否可靠，尚在未定。二仙百年前，曾在仙府查看故人踪迹，彼时只温、裴二友在岛清修，更无他人。

此次往访，因知温、裴二友外功早已圆满，专一清修，不会外出，又是忽然想到，去时并未占算。当时觉得有好些可疑，回山立即禀告赤杖真人，用宫中至宝查看。见温、裴二友果然同在一洞以内入定清修，并无异状。可是岛上隐迹神妙，以真人的法力，尚费了点事，才行看出。正想运用玄功，仔细查算余媧踪迹，何以要如此隐秘，以及她师徒的来历行径，忽有两位天府金仙下降。跟着崔、凌二位道友往访，与真人匆匆一见，便即辞出。仙府众仙忙于待客欢聚，又以二友无恙，也就不甚注意，就此岔开。

“适才阮仙长的弟子尹松云道友，因见诸葛道友领了三位仙宾往就馆舍，认出是雪浪岛散仙骑鲸客，同两个新收弟子来此观光。尹道友昔年奉命下山，引度有缘之士，在大庚岭深山之中，与骑鲸客无心相遇，助他得了一枝九叶灵芝，因而成了莫逆之交。今日故友重逢，前往看望，见面一问，他竟是受了五台妖人蛊惑，特为觊觎芝仙而来。经尹道友详说利害和主人法力，以及周密的防备，方始恍然悔悟上当。照主人的法力，来人一举一动，俱都前知。自觉留下无颜，便欲率了勾显、崔树二徒，不辞而别。尹道友力说：‘主人量大，对客尤为礼敬。你原受人愚弄，非出本心，只要不故犯，便是嘉客。

未至期而去，反显痕迹，日后如何见面？’这才留住，因而谈起冷云仙子余祸。原来余祸的门下男女弟子有好几个俱与晓月禅师、司空湛、许飞娘、天痴上人等相识。虽因余祸岛宫照例不许外人登山，未能当面进谗，而她门下众弟子多半恃强好胜。一半是受人愚弄怂恿，以为峨眉派狂妄自尊，心中不服；一半也是各有私心，想乘机炫耀自己法力，于是纷向乃师述说，齐真人这次开府，海外散仙挨次请遍，独不把他师尊看在眼里。并还假造了些切中其师心痛的谗言。余祸竟被未几句话激怒。她自迁居小蓬莱，已百余年，不曾离岛一步；以前又在海外僻远之地潜修，轻易不来中土。对这里长幼诸道友，只近年才听传说，不知底细，误认作对方法力有限，不值亲来。只命男弟子陆成、毛霄，女弟子于湘竹、褚玲，持了好些法宝，来作不速之客，到后相机行事。依她本心，只是不忿齐真人等轻视，意欲当场给点厉害，使主人丢脸，略煞风景，并无过分加害之心。可是这四人已受妖邪蛊惑，必要卖弄神通，大闹一场。仙府主宾双方俱多法力高深之士，各处仙馆均有监防，绝不容他们猖狂，定找无趣。但这四人均是她门下健者，并且仙府此时另外还来好些假名赴会的仇敌。先来的，已被适才乙、凌诸位道友法力镇住，或者不致妄动。随后来的，尚不在少，他们不知厉害，仍可能冒失行事。这些人迥非你们适才所杀妖徒之比，你两姊妹又都好胜喜事，难免不乘机出手。你义父此来，一切料已前知，既未禁止，当无妨碍。但我终恐你们一不留意，便受虚惊。明日就是庚辰正日，此间昼夜如一，转眼即至。如能随我在此作壁上观，单看热闹，免致将来树敌，最为稳当；真要多事，也不拦你们，但须随时留意。”

“那四人中有一个生具异相的少女，两手两足，各分左右，一长一短，上下参差，便是有名的三湘贫女于湘竹。最是狠毒不过，和人一作上对，不死不休，永无了结。身带法宝也多，更广交游，除峨眉、武当两派，各派均有至交。你们往小寒山拜师不久，便要积修外功，如若树此强敌，要添不少麻烦。丁仙姑说，余祸所习道法，介乎邪正之间，生平只做了一件亏心事，除量小心狠，爱炫耀逞能外，并无多少罪恶。门人等虽多骄狂，也不似别的妖邪多行不义。照这样，主人和诸位仙宾决不轻易伤他们。你们如遇上，务要避开，不可轻敌。还有后来诸敌也颇有几个能手，你姊妹无论自问能敌与否，那件护身法宝必须随时备用，到时最好先放出来，再行上前，便万无一失了。”

二女闻言，口虽应诺，心中却不愿示怯。再退向旁边，将癡姑引到别室一说。癡姑笑道：“那四肢不全的女花子于湘竹，我老听人说，还没见过。人都说她师父早已仙去，原来还有这么大靠山么？难得遇上，倒要斗她一斗，看她如何死缠不休哩。”二女一听，暗忖：“癡姑还要成心斗她，自己怎好意思退缩？凭着法宝防身，至多不胜。如结下仇，会后就去小寒山拜师，凭师父的法力，难道还怕她上门欺人不成？”一心争胜，便把叶缤所说全置度外，口头却不说出。正想借口闲游退出，半边老尼本来昂着那半边脑袋和一张怪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神色颇傲，忽唤二女近前，拉手笑问道：“我自出家以来，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一对仙根灵秀的人物。少时有人扰闹仙府，主人早有安排，我自不便多事。你们初次出山，恰可借此历练。我送你们一件小东西，留在身边备用吧。”随从身畔取了两根长约四五寸，两头俱尖的金针，分给二女，传了用法。又道：“此针我也取自旁人，但经过我重新祭炼，共九根。除留赐门下七女弟子外，尚余两根在此。”

我无什用，你们拿去，如为邪法异宝所困，差不多可以立破哩。”

二女先颇厌恶半边老尼貌丑，人又那么自大，想不到会赠自己法宝。见叶姑面有喜色，越发欣喜，当即拜谢领教。回顾癩姑不在，忙即谢别。追出一看，癩姑正在前面和李英琼说话，问怎不相俟同行？癩姑笑道：“这真奇怪，人家半边脑壳送你们东西，我在旁看着，算甚意思？如不先走，她还当我也想一份呢。你两个真是这里的香包，连她这向来护短薄情，除自己门徒永看外人不上的冷人，都会爱你们，真是难得。”英琼笑问：“半边大师送甚法宝？”二女把针递过，说了前事。英琼道：“我听玉清大师说，这位老前辈性情古怪，素来少所许可。但她法力甚高，武当、昆仑两派同道，对她都带三分敬畏。外人除和师父、崔五仙师交好外，轻易不与人交往。她送人的东西，决非常物，恰又在这紧急之时，内中必有深意，莫看轻了。”谢琳笑答：“我也如此想法。叶姑说，少时还有敌人扰闹，姊姊和诸位同门师兄弟姊妹，莫非还是旁观，不动手么？”

英琼道：“到了正日，这座峨眉山腹差不多要整个翻转。虽由掌教仙尊、各位师伯叔照教祖仙示主持行法，裂地开山，我们都各派有重要职司。到时地轴便即倒转，到处都是地水火风，后洞门也暂时封闭。纵有仙宾降临，也改由凝碧崖前云路飞落，另有白、朱长老与白云、顽石四位仙师代为接待。所有本派同门，各就班列侍立。静候五府齐开，地轴还了原位，重建仙景，方与群仙盛会哩。我也是才听齐二师姊说起。当和敌人斗法之时，众同门正各按九宫八卦、五行方位，用掌教师尊所赐灵符，连同自己飞剑法宝，准备排荡水火风雷，并防妖邪扰害，好些重责。因这次乃千古神仙从来未有之盛举，忌恨的人太多，一毫大意不得。好些地方，仗着长幼两辈外来仙宾相助。自己人尚且不够用，又多和妹子一样，未学新进，哪还敢分心去和人动手呢。你们看他们不正往太元洞去么，妹子虽已得信，也须前往，一会师父便要传声相召。难得我们四人一见如故，开府以后，癩师姊要回岷山，二位姊姊要去小寒山。妹子也须奉命他出，大约将来和易、余二位同居依还岭幻波池，异日便道走过，务请降临。我和易姊姊行道之暇，也必去岷山、小寒山拜望。余师妹飞来，必是唤我前去。会后如能快聚，固是快事，否则前言不要忘却。”说时，二女遥望峨眉门下诸弟子果纷纷往太元洞赶去。闻言未及回答，余英男已经飞到，喊英琼道：“诸位师兄师姊俱往太元洞领命和取灵符，姊姊快去。”一言甫毕，二人便听耳边传音呼名，赶紧默应，同向三女作别飞去。

癩姑笑道：“英琼豪爽天真，只性刚一些，没有女神婴机智有心机，但这两个人我很喜欢。英男初见，未甚交谈，想也不差。闻说幻波池艳尸崔盈气候已成，精于玄功变化。她三人此去必有不少险阻，我很想到日暗中助她们一臂。二位姊姊如若有意，此去小寒山拜师之后，你们别的先不忙学，只凭着你俩姊妹讨人喜欢的本事，硬向令师撒娇，强磨令师将那无形护身佛光传你们。加上原有的几件法宝，足能和艳尸斗一气了。到时，我必先得信，自会前往通知。令师如不应允，我也没法。反正她必爱你们，所做又是好事，不会责罚，不要害怕。”谢瓔笑道：“我姊妹近日所遇这么多道友姊妹，看来数你最坏。难道你在令师门下，平日也这样？”

癩姑把癩头麻脸一摇，舌头一吐道：“凭我这副尊容，也配跟师父撒娇？不被打扁，自己也肉麻死了。头一样，我师父严峻有威，终年沉着一张脸，没见她笑过。最可气的是，师姊眇姑瞎着半对眼睛，模样比我强不多少，神情却比师父更严。师父不开笑脸，还肯说话，她连话都不肯说。除了拼死用

功，便和恶人作对，心肠又狠。异派妖邪遇上她，照例是赶尽杀绝，休想能得全尸。平日老是阴沉沉一张冷脸，又怕人，又讨厌。我平日千方百计引她开口，不是鼻子哼一声，便是拿她那半双瞎眼白我一下，仿佛多说一句话，便亏了大本似的。常吓得我寒毛根直立，老怕惹翻了她打我。我又是个话多爱热闹的人，遇上这样同门，偏生只此一位，真闷得死人。要不怎会见了你们几个，我就爱呢。”

二女闻言，真忍不住要笑。谢琳道：“你爱说笑话，我偏不信。闻令师姊道法甚高，哪有不通人情之理？”癡姑道：“明日她和师父必来，不信你看。各有各的天性，什么怪人都有。起初她原有伤心处，日子一久，习与性成，变成冷酷神情。她又不似我想得开，人看我不顺眼，也不生气。我挖苦自己，比别人还凶呢，这还有什说的？其实她那真心比我还热，只要和你知己，什么险阻忧危都甘代受。只是知道她的人，比我还少罢了。不遇知音，能叫她有什么话说？我这样嬉皮笑脸，她又不会，所以和她好的人就少了。”二女同道：“知音难得，匪自今始。我们如若相遇，倒真要和她结交呢。”癡姑刚说了句：“结交不得。”忽见适往太云洞的峨眉男女诸弟子，三三两两相继走出，分往各地走去，一晃眼，俱都不见。如非事前得知各按方位守候，奉有使命，乍看只当是各自结伴闲游，或往各地仙馆访友神情，行若无事，直看不出一点戒备之状。这时各派仙宾越来越多，仙馆楼台亭阁矗立如林，到处云蒸霞蔚，匝地祥光，明灯万盏，灿若繁星。更有嫫姆师徒用仙法驱遣灵木化成的执役仙童手捧酒浆肴果，足驭彩云，穿梭一般穿行于山颠水涯，各处仙馆之中，都是一般高矮服饰，宛如天府仙童，各具丰神。再加上海内外群仙云集，有的就着所居碧玉楼台四下凭眺，有的结伴同行，互相往还。不是相貌清奇，风采照人，便是容光焕发，仪态万方。目光所接，不论是人是景致，都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三女先前所见，尚无如此之盛；出时又以说话分心，不曾在意。

这一细看，方觉神仙也有福丽华贵之景。二女首先赞不绝口。

癡姑笑道：“我不懂对头是什人心，人家与他无仇无怨，偏要做那煞风景的事，自寻晦气。就说有仇有怨，或受至友之托，不得不作祟吧，也应量量自己的身分本领，然后下手。分明见主人这么高法力，府还未开，首要诸人也还未出，已有这等声势，也不想能敌与否，便敢胆大妄为。幸亏是主人宽大，今日如换我家师徒三个作主人，连那没动手的妖邪，只要存心不善的，一个也休想回去。”谢琳笑道：“都要知道利害轻重，早明邪正之分，不会身入旁门，迷途罔返了。不让他们吃苦丢人，还要狂呢。我们管他则甚？这正是好景致热闹时候，有好些新起的仙馆还未见过。李姊姊适说，开府时遍地水火风雷，宴后仙宾便各起身，再看未必还有。这些楼台亭馆仿自桂府瑶宫，难得遇上。

好在都是作客，就住的是敌人，没和主人翻脸以前，遇上也无妨碍。何况总可看出几分，路道不对的不进门，只在外面看看，不去睬他好了。”谢瓔道：“对头已快发作，莫要看不完就动了手。要去，我们快些去吧。”癡姑道：“你两姊妹须听我的，好歹我总比你们见得多些。我说不能惹，就口头上吃点亏，也须避开。”二女当她说笑，随口应了。

癡姑又道：“你们细看，本派道友俱有职司，已各就方位，不到时，看不见人，晚一辈的外客，俱被各人师长唤到跟前，静候开府。只乙、凌、公冶、白、朱等有限的几位老前辈，专门应付他们。各位正派仙宾，俱已各归

馆舍，不愿多事树敌。这一会，路上走的飞的越来越少，除却仙厨执役仙童，差不多都是面生可疑和不知底细，与双方无德无怨的散仙之流。请想事情多大，目前后辈就我们三人游行自在，胆尽管大，却要心细，量力而行呢。”

二女闻言，再细看各处，果然在这片刻工夫，人少了大半，先前所见各正派中师徒，一个也难见到。依然不以为意，正在且谈且行。谢琳忽对癩姑笑道：“你快有好朋友了，还不快上前招呼去？看神气，还许不是旁门中人呢。”癩姑遥望前面花林中走来二女，一个极美，一个极丑。认得一是美魔女辣手仙娘毕真真，一是丑女花奇，俱是岷山白犀潭韩仙子的门下。忙使眼色，令二女噤声，故意顺着绣云涧往侧拐去。走过两处仙馆，知己背道而驰，才说道：“我不希罕交这朋友。那丑女倒不是不可交，我只恨她把那心辣矫情好做作的师妹奉若神明。最可笑的是，以前问她何故如此离不开她？却说爱她师妹长得美。我生平最不喜像她师妹那样人，觉得比齐家大姊那么真是方正，并非作假的人还要难处。彼此脾气不大相投，两家师父又有交情，却偏都护短，万一有甚争执，谁吃谁亏，都是麻烦。她师妹也嫌我丑，我又爱说真话，闹得连花奇也疏远了。躲开最好，免得遇上，我嘴快，一不小心得罪了人，又生芥蒂。”

边谈边走，不觉绕到仙籁顶对面的锦帆峰下。二女见上面仙馆有好几座，形式极为富丽，与别处不同，便往上走。癩姑低语道：“你看峰腰第二座楼台上有一男一女，面有怒容，不似好人，这一处莫要过去。”二女所想去看的，恰是那里，闻言不以为然，悄答：“我们闪向一旁，隐身上去。能进则进，不能进只看一看便走，怕他何来？”癩姑也是好胜心性，只是暗中戒备，便不再拦，一会转到。这座楼台，全是一色浓绿晶明的翠玉砌成，因经灵峤诸女仙加工精制，把占地几及二亩的一所两层楼台，宛如一块整玉雕就，通体浑成，不见一丝痕迹。宝光映射，山石林木俱似染了黛色，形式又玲珑精巧，越显秀丽清雅，妙夺天工。本想绕台而过，因为爱看，不觉停了一停。

忽听台上一女子道：“适才天灵子说的话，真叫人生气。这三寸丁，枉为一派宗主，竟对峨眉派那等恭维。不但几个为首之人，甚至连那门下一群乳毛未干的新进，都夸得天上少有，古今难寻，真是笑话。如不念在与他们师父曾有一面之缘，我还更要使他难堪呢。”另一男子口音笑道：“天灵子长外人志气，话固说得太过，敌人也实不可轻视。”

休说这里的楼台馆舍以及一切布置，不是寻常道士所能办到；便照崔海客所说，我们未来以前，所来敌人也非弱者，尤其西昆仑血神子何等厉害，尚且全数葬送，事前怎能不加小心呢？”女的冷笑道：“那几个旁门下士自非峨眉对手。至于血神子如何如何，我们从未闻见，只凭崔海客一面之词。现时敌人势正强盛，连驼鬼他们都甘为所用。焉知崔海客他们不是和驼鬼、天灵子一样，想避道家四九重劫，异日打算借助峨眉，看出我的来意，故意张大其词，捧人臭腿？不久便要裂石开山，并非怕敌人全数出现，势众人多，是为那时水火风雷一齐发作，敌人早有准备，下手较难。意欲不等师父飞到，先行发动，给敌人一个大没趣，看看以后还敢目中无人不？”男的答道：“飞符已去多时，师父万无不来之理，师妹何必忙在片时？”女的微怒道：“我只不服他骄狂，又是我们好友的对头。受人重托，夸了大口，如若使他开府成功，气焰更盛，岂不丢人？果如天矮子和崔海客所说，以我们数百年的功力和师父所赐法宝，至多不能全胜，他决伤我们不了。好歹也在会前给他一

个重创，才可稍消心中恶气。待我们和敌人斗上，师父的接应也正来了。你不必拦，就下手吧。”男的答道：“敌人虽然这次不请我们，意存轻视。

一则是素昧平生，好些借口，不便公然问罪；二则来时主人甚是谦恭，现时主要诸人俱在闭洞行法，待承又极周到，其势不能无故翻脸。”

女的不等说完，便怒道：“你近来胆子怎越发小了？安心向他找事，随时随地俱可翻脸，有甚顾忌？今天最教人生气的还有叶缤。昔年游小南极采取冰参，在冰原上相遇，我因见她生得秀美，法力也还不差，有心结识。及拿话一探口气，竟说她素喜清静，平时除二三知己外，轻易不与外人往返。措词虽极自谦，分明是见拒之意，我已有气。但还许是见我随有两个同伴，形迹较为放荡，她不愿招惹，因而连我一齐见拒。当时略谈分手以手，连去她金钟岛上三次，都推说人已他出。这原拿不定真假，但是礼尚往来，应该回访，我并还留有便中寻我的话。她却一直也未到我以前所居沙壶岛去。等我拜到现在师父门下，前年在武夷山左近路遇，远望明明是她，等我跟踪赶去，已经隐形避开。

我正指名数她无礼，值西湖超山唐梅坞岳道友路过，极口说她委实不喜与外人交结，天性如此，决非自大；便岳道友在她好友谢山座上曾遇过两次，有时相遇，也只略一点首即去。既然自命清高，为何这次也到入门上？适才有两位先来的道友，俱曾见她同了几个面生的散仙修士一同闲游，神情甚是亲密，迥非昔年傲岸自高故态。如非对敌事重，依我脾气，当时就叫她当众丢丑了。”

仙都二女和癩姑因身形已隐，拟暗入仙馆偷看内中是甚布置陈设。行至台下，听见上面二人问答，便不再上，倾耳静听。先只想听这两人的来历，女的是否叶缤所说的于湘竹。及听说到叶缤，二女首先有气，都在寻思：“无知贱人，你敢说我叶姑，今天先就教你丢了丑脸试试。”相隔甚近，恐被警觉，也未和癩姑商量，俱想用癩姑隐形打人的故伎，先打那女的两下再说。念头一转，立即飞身上去。癩姑骤出不意，大吃一惊，一把没有揪住，只得跟踪飞上，以备接应。

二女到的一刹那，忽听女的道：“你看师姊不已和敌人动手了么？我们还不快去！”二女恰也掩到身侧，见那女子宫装高髻，打扮得和图画上的天仙一样，姿色却是寻常；男的是个少年道人，相貌比女的要俊得多。二女手才扬起，还未打下，这一双男女敌人本自起身要走，倏地颜色剧变，似有觉察，同往一旁纵去，紧跟着满身都是白光环绕。

女的首先怒喝：“何来鼠辈，速速现形纳命，免你仙姑费事！”随向囊中取出一件法宝出来。二女全都打空，方欲跟踪追过，癩姑已经飞到，一手紧拉一个，一言不发，便即飞起。二女看出不大好惹，料有原故，只得随同飞起。见癩姑手朝西面一指，人却南飞，晃眼到了左近危崖边落下，悄道：“敌人已经发动，且先看这对狗男女厉害不。大敌当前，岂是凭手就可打人的？要有一位老前辈在场，乐得捡点便宜，我们先不要过去。”

说时，那台上女子手扬处，飞起亮晶晶两尺许长一幢银光，流辉四射，急转了两转，倏地一声娇叱，与那男的双双往西南方飞去。所追原是癩姑诱敌的幻影，晃眼便被追上。

这一男一女，正是余嫫的弟子毛霄、褚玲二人。法力虽比于湘竹稍次，但俱各有两件极厉害的法宝。仙都二女几乎被擒，幸而癩姑看出敌人身有异宝，预存戒心，赶急上前将二女引走，缓了一缓，才未吃亏。及至毛、褚二

人追上幻影，发觉上当，不禁大怒。回头一看，见于湘竹、陆成的飞剑已被神驼乙休、穷神凌浑破去，法宝也毁了一件。不顾再追敌人，忙即飞身赶去，一指空中银光，先向凌浑当头罩下。凌浑知道此宝厉害，忙运玄功，身剑合一，化为一道金光，将那一幢银光抵住。百禽道人公冶黄在仙籁顶上见添了敌人，也把自炼墨龙神剑化为一道乌油油的光华，飞出手去。一面笑向阮绉道：“对方人多，道友何妨相助一臂？”阮绉微笑不答。

这边仙都二女和癩姑见乙、凌、公冶三人虽将于、陆两敌人飞剑法宝各破去了一两件，因这四敌人各有一片白光护身，所用法宝均极神奇，急切间仍难取胜。方在惊奇，忽见北面、西面有七八道光华，均如长虹横天，各由所居仙馆中相继飞出。看神气，好似预先相准了对头，刚一出现，左近别的仙馆中也飞出七八道光华。跟着双方现身，各自运用飞剑法宝，在空中交驰互斗。渐渐越斗越近，不谋而合，齐向仙籁顶上空聚拢。

满空俱是各色光华交织，比起先前和猿长老等妖人斗剑声势还盛得多。二女、癩姑定睛一看，那先飞出一伙敌人，只有两个头陀和一个少年道姑似是左道中人，余者俱是散仙一流，法力均颇高强，但都面生。后出诸仙，也只认得易周、易晟和绿鬓仙娘韦青青、凌虚子崔海客、步虚仙子萧十九妹、金姥姥罗紫烟、玉清大师等。先前见过的六人，有三个不认得。这一来，恰好一个对一个，有的施展法宝飞剑，有的运用玄功，大显神通。

也不知是乙、凌诸仙有心相让，未下绝情，还是对方法力高强，本来势均力敌。斗了好些时，乙、凌诸仙尽管连占上风，无如敌人多半均擅玄功变化，法宝甚多，层出不穷，仍是伤他不了。并且乙、凌、公冶、罗、萧、玉清六人，虽然常占上风，易、韦、崔等六人却至多和敌人打一平手，偶然还有相形见绌之势。只见光霞灿烂，彩霞飞扬。有时法宝飞剑为对方所破，碎裂成千万点繁星，陨落如雨。各仙馆中男女仙宾俱出，凭栏观战。神光仙影，交相掩映，祥氛匝地，瑞霭飘空，顿成亘古未有之奇观，神妙至于不可思议。

二女几番跃跃欲试，俱吃癩姑阻住，说道：“我看这些敌人，只有两三个像是路数不正，余者多是散仙中高明人物。乙、凌诸位老前辈不肯伤人，各处仙宾俱出观战，并无一个上前助阵，必是先商量好，有一定步数。初上来还互有胜负，这一会，已各将人掉转，强对强，弱对弱，差不多扯匀。而我们有好几位俱比敌人要强一着，依然不使杀手，显见含有深意。起初我不服那于湘竹，还想斗她一斗。这时一看，人家多年修炼，功候果然不浅，准知未必讨好，也就知难而退了。寻到我们头上，那是没法。既然各有对头，何苦惹他则甚？尤其敌人差不多俱擅玄功变化，精通道法。我们如用法宝神光护身，和他们明斗，不是不可，也不至于便受伤害。但是白费气力，要想伤害敌人，煞非容易。如用隐形暗算，只一近身，吃敌人护身神光一照，立被破去，稍微大意，便受其害。徒劳无功的事，我向不喜作。余媧少时即至，总有新奇花样，乐得在此看看热闹，还长见识，理他则甚？”

二女虽被劝住，并未死心，暗中仍在准备发动，又看了片时，恰值自己这面有一位不知名的仙宾，是个白须老者，本和那少年道姑相斗，大约气量较狭，先本和众仙一样，只是迎敌，不愿伤人，不知怎的，一时轻敌疏忽，吃道姑用法宝暗算，当时躲避不及，受了一点微伤。立即大怒，长啸一声，改作身剑合一，化为一道白烟与敌相拼；暗中却运用玄功，将元神分化出去，猛下毒手，将道姑右臂斩断。就这样，还恐敌人将断臂夺了去，用灵药、佛

法复体，紧跟着，扬手又一神雷，将那条断臂炸成粉碎，正说着便宜话。那道姑名叫王龙娥，也是海外有名望散仙。虽是旁门一流，法力颇高，与余炳师徒甚是交厚，在敌党来宾中最后到达。于湘竹等不知她也是受了奸人蛊惑而来，只当来此作客，无心相值，因见自己和人相斗，同仇敌忾，上前助战。瞥见遭人毒手，仇敌还在奚落，俱都心中愤极。内中褚玲法宝最多，和她对敌的又是凌虚子崔海客，恰是平手，可以随便抽身，忙即舍了崔海客追去。一照面便发出百零九根天芒刺，红雨一般当头罩下。那白发白须老人乃红菱嶝银须叟的同胞兄弟雪叟，知道此宝厉害，来势神速，不及抵御，忙运玄功往斜刺里遁去。

这时众仙各有敌人，崔海客又被褚玲法宝绊住，不及追赶。二女见状，再也忍耐不住，各在辟魔神光罩护身之下，飞起迎敌。因知来人飞剑法宝厉害，惟恐不可取胜，径将碧蜈钩、五星神钺一齐施展出去。褚玲眼看追上敌人，猛瞥见小峰上面倏地飞来一幢光华，将去路阻住，挡得一挡，前面敌人已经远扬。跟着光幢中飞出两道碧虹，一柄俱有五色光芒的神钺，迎着天芒刺神龙剪尾，只一绞便即破去，洒了半天红雨。自身也被剪了一下，觉着力量极强，护身神光差一点也吃破去。不由又惊又急，怒火上攻，一面忙使法宝飞剑迎敌，大喝：“何方鼠辈！藏头缩尾，暗使鬼蜮伎俩，怎不敢现形答话？”二女吃她一激，又因一上场便得手，自觉法宝神奇，敌人法力有限，既已对敌，隐形何用？随在光中现身，戟指同声笑骂：“你自眼瞎，看我们不见，怨着谁来？本是一对一个斗法，你偏欺软怕硬，自不是人对手；却逃下来帮助那道姑两打一，暗算人家。你才是不要脸的鬼蜮伎俩，亏你还好意思说人呢！我姊妹名叫谢瓔、谢琳，我义父乃武夷山谢真人，师父是小寒山神尼，金钟岛主叶缤是我姊妹姑姑。好些法宝还未用呢，知趣的，快滚回去，朝原来那位仙长纳命；再要张狂，我姊妹一生气，你就和猴子一样活不成了。”

褚玲见二女活似一人化身为二，年纪不大，一身仙骨仙根，所用法宝尤为神奇，说话偏是那么天真稚气，不禁又好气，又好笑。猛一动念：“自己还没有徒弟，这么好的资质，何不就此擒去？”念头刚转，回顾那与心灵相合的一件至宝，就这瞬息之间，已被神驼乙休用身外化身，冷不防撇下对敌的于湘竹，平空收去。崔海客正指法宝飞剑追将过来，不由大惊。明知仇敌势盛，斗了这些时候，法力并未全施，直似有心取笑。师父不知何故，迟不到来？心贪二女美质，惟恐不能得手。一面扬手飞出一片白光，迎敌崔海客；一面又把适才几番踌躇，想要使用，又怕被敌人损毁，未敢冒失出手的一件本门惟一至宝施展出来。长袖甩处，先由袖内飞出一团淡青色的微光，朝二女打去。

二女哪知厉害，方笑这类东西也敢放出来现世，忽听癞姑在峰下高喊：“二位姊姊速退，这东西挨它不得。”说时迟，那时快，青光已与五星神钺相接，一触即化青烟，分向上下四外飞起。二女见那青光虽化淡烟裂开，但是展布甚广，又匀又快，宛如天机舒锦，平波四泻，齐向身前涌来，晃眼头上脚下俱被越过。又听癞姑连声急喊，知道有异，忙指两道碧虹，想去绞散。虹光到处，只将那烟撑开，似虚似实，既不再破裂绞散，也没觉出有甚阻力。倏地三道宝光齐被青烟逼住，身后一紧。回头四顾，全身也被青烟包没，钩、钺二宝竟撑它不动。如非神光护身，更不知是何景象。料为敌人法宝所困，急得把以前所有法宝、剑气全数施展出来，一面又运辟魔神光罩不住乱冲，终无用处。

只见四外青蒙蒙一片氤氲，外面景物一点也看不出，声音也听不到。先停住不动，待了一会，忽然连人带宝，一齐往空飞起。估量已经离开当地，要被敌人摄走情景。心一着急，谢瓔猛想起半边老尼所赠两针，因是情急心乱，只管把原有法宝悉数施为，尚忘使用，也许此宝能破。忙令谢琳一同取出，如法一放。只见一溜赤红如火的尺许梭光脱手飞起，叭叭两声极清脆的声音，身外青烟立即破碎，裂一孔洞，由小而大，往四下散裂。

耳听外面人语嘈杂，光华电舞，一闪即逝。心中大喜，不等青烟散完，忙即冲出一看，凝碧崖前云路已通，自身已离出口云层不远。对面有一仙女面带怒容，正和阮纠、甘碧梧、丁嫦三仙说话，似在争执。身后便是适才所见的十多个敌人，乙、凌诸仙已经停战。

众中却多了两个老尼：一个慈眉善目，相貌清癯；一个身材矮胖，凹脸突睛，面黑如漆，相貌虽丑，别具威仪。身旁还随有一个双目半眇，瘦小枯干，相貌奇丑的小女尼。

方估量这是屠龙师太和弟子眇姑，癩姑已从对面飞到，拉着二女笑道：“适才你两人不听招呼，为混元一气球所困。跟着，余蜗便冲开凝碧云路飞下，硬要将你摄去，差点没把我急死。初来时，乙、凌诸位仙长正想施展法力，和她决一胜负，恰值我师父、师妹同了优昙大师赶到，将她阻住。她仍不听良言，已经行法，待和我们拼命。后来灵峤四位仙长出头，她见这些人哪一位也不好惹，一位乙真人就够她受的，这才借风转舵。

并和四仙商量，说你二人资质甚佳，劫回山去并无恶意，只是收作门人传授道法。那意思是心意已定，除非有人将她混元一气球破去，方可罢休。不料那针竟是此宝克星，一下便碎。她已说过，干看着心疼生气，还不能为此发急。三仙留她师徒会后再去，她丢了这么大的人，自是不愿。无如上方云路，乙真人已和凌真人同用法宝封闭，再上去决没下来容易。她不去还好，真如非去不可，便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更找无趣了。”谢琳笑道：“你看她师徒几个不是同甘、丁二仙一齐往绣云涧去了么？”癩姑回望，果然余蜗面有不快之色，也没和先斗诸仙相见修好，自随甘、丁二仙，率领门人同往绣云涧飞去。下余八个敌人，自觉无颜再留，意欲相随同行，因听三仙口气，明劝暗诫，知道上去必有阻隔，一个冲不出去，再回下来，更不是意思。想了想，表面上总算是无心遇敌，未与主人明斗，只得带着一脸愧容，各回仙馆，静候过开府再去。不提。

癩姑随领二女拜见优昙与屠龙师徒二人，自免不了夸赞几句。二女见眇姑果是冷冰冰一张死人脸子，不禁暗笑。谢琳更是淘气，见诸仙只有一半散去，乙休、凌浑、公冶黄、阮纠仍回仙籁顶，那由云路新来的神尼优昙与屠龙师大也随乙、凌诸仙回到崖上，并未往见主人；眇姑好似初入仙府，独在崖下徘徊观赏，不熟装熟，便凑前去假亲热，口喊师兄，不住问长问短。眇姑正喜二女天真灵秀，先也有问即答。一会，发觉二女使眼色，老忍不住要笑神气，癩姑又紧随身后，不禁恍然大悟。朝癩姑斜视了一眼，微怒道：“你倒向外人变着法了编排我呢，回去看我饶你！”癩姑笑道：“奇怪，你自破例和人说话，怪我作什？听玉清大师说，适才各位仙长和敌人交手前，先暗斗了好一阵，内中还有几个旧日仇人狭路相逢，才动手的。因是本来相熟，来意大同小异，动手后发觉自身力薄，不一路的也成了一路。经过情形，甚是新奇有趣，正要赶去打听。谢家姊妹因听我说你的道高，又是我的师妹，特意和你亲近。她们自有心事，哪一处算我编排？莫非你终年不说不笑，人

家和你相交，也要寒着一张脸才好么？”眇姑哼了一声，又用眇目白了癩姑两眼。二女想起癩姑前言，再也忍耐不住，也都笑将起来。眇姑断定癩姑闹鬼，刚要发作，忽听屠龙师大在唤：“徒儿们快些上来，时辰快要到了。”癩姑忙催快走。

四人一同飞上崖去一看，嵩山二老已由山外回转。四人见礼之后，朱梅笑道：“驼子，时候快到，我们方位定了没有？莫要乱了章法。事是无妨，如使外客费事出力，或是受点虚惊，也羞人呢。”乙休笑道：“朱矮子，你想日后创立教宗，多结外援，处处卖力，也不想这点小事，还用过分操心吗？我们恰好八人，到时各守一方好了，难道还有甚错？”追云叟白谷逸道：“驼子少说嘴，你哪样事都是闹着好玩，也不想事轻重。”

我们各人都有两个对头在此，他们不敢和我们明来，保不在要紧关头暗中使坏，哪能不先打算呢？依我说，你的屎棋不早下完了吗？左右无事，我们现就把人分开，各守汛地。

一则免得地水火风突然爆发，事前不看好地势，那些仙馆有一处照顾不到，便是笑话；二则原有那些灵药花木也须保全，不可遗漏；三则可以暗中观察，对头是否敢于作梗，有备无患。岂不是好？”

乙休还未回答，众仙齐都赞妙。乙休笑道：“两矮子只是多虑。本来五六人已够，因阮道友盛意相助，又添上二位神尼，多厉害的乱子，都挡得过去。既大家都愿早点分配，我们便按八宫方位分列好了。”癩姑笑问：“弟子等可有点事做么？”朱梅笑道：“少时全山只仙籟灵泉一处不变，余者差不多暂时俱化火海。你们且到古楠巢去保护芝仙吧，一切布置运用已告袁化，只用法宝、飞剑护住芝仙，骑在佛奴身上，静候仙府重建，又得看又好玩。我这里派差事还有好多，快些去吧。”说时，众仙也议定方向，共推神尼优昙带了眇姑，在仙籟顶上运用佛法，护那左近灵泉，并照预计行事。下余七人，也各按方位自去，相度形势，如法施为。不提。

二女、癩姑随即飞往老捕巢一看，雕、鸞、鸠、鹤四仙禽俱各守在老楠枝上；袁星同了沙余、米余、健儿和芝仙俱在树腹之内围坐，面色紧张，围着树根划了亩许大小一个圆圈。袁化刚由楠巢中飞落，见了三女施礼，引到树腹中去。芝仙、芝马见了二女，一点也不认生。二女尚是初见，喜爱非常，正抱起来抚弄，袁化已向癩姑问明来意，喜道：“弟子正因老楠有三千年之寿，根深十余丈，占地亩许，来宾中不少敌党，到时除将这树连根拔起，还要保护芝仙，虽仗师祖神符妙用和众同门、四仙禽相助，终恐法力浅薄，难胜重任。现有三位仙姑到此，决无一失了。”癩姑道：“那日玉洞真人岳崑，到岷山对师父说起你多年修炼，道法甚高。教祖既有法旨，决能胜任。我们只是借此观赏全洞奇景，并帮不了多少忙。你仍主持你的，我们只看看好了。”袁星道：“本定弟子主持行法，拔这楠树，免为地火所伤。芝根仍藏树腹不动，健儿也守在里面。芝仙、芝马都由袁星抱住，骑在佛奴背上。神鸠站在地上。沙、米二弟一骑神鸞，一骑仙鹤，左右护卫。现在可由三位仙姑抱住芝仙、芝马，同在雕背和两翼之上，袁化御剑殿后，别的仍照原样。弟子便可专心保护这树，比前更周密了。”三人闻言大喜。

袁星纵身飞起，往大无洞略微遥望，下来说道：“时辰将到，请出来准备吧。”随手一招，四仙禽立即飞落。众人依言行事，抱着二芝上了仙禽。遥望崖那边，依旧楼台亭树，林立星罗，金碧辉煌，仙云缥缈，到处祥光瑞霭。时见仙馆中宾侣徘徊于瑶台玉槛之间，宛如无数小李将军的仙山楼阁图

画，呈列眼前，奇丽无涛。仙馆外却是静悄悄地不见人行，连仙厨中执役仙童也都不见踪迹。再看下面袁化，已将头发披散，正在禹步行法，甚是紧急。树底圆圈忽自开裂，深陷下去。

二女方问癩姑：“时辰到未？”忽听地底隐隐轻雷之声。癩姑直喊：“快看！”二女昂首前望，一声雷震过处，正对凝碧崖后，倏地飞起两朵祥云，云头大不及丈。左立石生，右立金蝉，俱穿着一身极华美的蝉翼仙衣，好看已极。金蝉面前虚悬着一口金钟，石生面前虚悬着一口玉磬，相向而立。那云由地面直升天半，相隔约有十丈，华彩缤纷，祥光万道，宛如两朵五色芙蓉，矗列天半，顿成奇观。金蝉等云停住，手执一柄一尺许长的玉棒，向钟撞了三下。各仙馆中仙宾相继出观。钟声洪亮，荡漾灵空，还未停歇，跟着又是三声极清越的玉磬，金声玉振，人耳心清。方在神往，耳听地底风雷之声，由细而洪，越发激烈。猛然惊天动地一声大震，整座仙府忽然陷裂。立即山鸣地叱，石沸沙溶，万丈烈焰洪水，由地底直涌上来。一二百座仙馆楼台也在这时平空离地飞起，虚浮于烈火狂风、惊涛迅雷之上。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册全

